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册目錄

總類

考據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清　王端履撰　紹興先正　一
益聞散錄三卷……清　李元春撰　青照堂　一七七
綠溪語二卷……清　靳榮藩撰　山右　二八五
曼生隨筆一卷……清　張廷壽著　陶社　三二一
蘿蘆亭札記八卷……清　喬松年撰　山右　三二七
讀書小記二卷……清　焦廷琥撰　鄦齋　四〇一
柴辟亭讀書記一卷……清　沈濤著　十經齋　四一三
潘瀾筆記二卷……清　彭兆蓀撰　小石山房　四二三
札樸十卷……清　桂馥撰　心矩齋　四五一
六九齋鐫述稿三卷……清　陳瑑撰　心矩齋　六五九
瞥記七卷……清　梁玉繩撰　食舊堂　六七九

重論文齋筆錄

60/ 3ΔΕ 09

重論文齋者　族父晚聞先生豐其家嗣　小穀太史兄讀書所也　先生自乾隆庚子成進士，擔於名，終身不筮仕，敬敏好學，嘗聚書十萬餘卷，搆樓以貯，世所稱十萬卷樓是也與　先君子爲莫逆交，國中有二難之目，　曼壽年十七，由閩遷里，從　先生橋梓學時文，率以月之三八日，錄所肄業文就質，一日見先生有喜色，顧謂兄曰，此可學前明隆慶文者，其時兄似未之心許也，果以質魯且多病，業不成，閱三年復之　先君子任所，暌隔者有年，及嘉慶戊寅，隨侍先君歸，因得朝夕以經史詩古文相問辨，橋梓間以愛重　先君故，不

以　曼壽材鈍少倦誨也，家箸甚夥，　先生遺集九卷，久已盛行於時，道光丙午，兄之筆錄成，編梨棗，竣事，囊書命　曼壽跋，踖無以應，因對曰，兄之辭翰，苑侍庭聞也，日坐十萬卷樓，披吟不絕口，於書則自十四經廿八史以及老莊諸子，風騷漢魏之文，無不窺也，抽譬三十餘年，朋舊之從游俊髦，之請業，解紛排難，瀹剔抉摩，於事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此當今之世，居浙之東，有詩洒之樂，如白者，舍兄無人也，兄晚築心矩堂，以孝友教子姓，以輯睦和親戚，以任恤惠鄉，有田三十頃，得穀二千石者三倍焉，兄之粟廩多於白矣，白無子，兄有子，且賢，無紲紲氣，家庭之身教又多於白矣，至十萬卷樓之書庫，心矩堂之琴樽，數十年來，竊兄書擁百城，無不展也，有琴無絃，有酒如淮，無不暢也，無不酣也，兄所以

自娛者方之醉吟先生何媿焉劉晌謂樂天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辭祿逍遙惟以吟詠性情爲事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晌言良允就兄之文觀兄之行晌所以稱樂天者蓋不啻預爲兄筆錄之序矣碌碌如曼壽奚以序兄之書哉爰述唐書傳語及池上篇醉吟先生自序以爲之序是年十一月小寒後十日族弟曼壽謹書於鄉鄭學廬

流光荏苒老景頹唐每讀墨籍掩卷即忘氣日以短學日以荒偶有聞見類聚以方錄之於筆以當知舋虛糜翰墨習以爲常積久成帙語焉必詳駁而不醇雜而無章不堪問世斆楹而藏敬告友朋非饋貧糧

重論文齋筆錄卷一

蕭山王端履

重論文齋舊名悅我軒平屋三楹前儲花木後俯清池爲先君晚聞公讀書之所 端履幼亦肄業其中後遭家難鵲巢久被鳩居嘉慶丙寅始復故業先君子愛易今名以志感道光戊子余兄弟析爨室歸於予因逼近內室改建樓居而遷書塾於廳事之西南隅仍以舊額顏之不忘本也

康熙乙酉悅我軒落成時毛西河先生年九十四歲矣爲集李羣玉張喬句書楹聯云披雲漱瓊液傍池觀素書又題一時於縑素云佳士不恒遇垂老歎積薪何期跬步間獲此雙

南珍意氣既難量風雅眞絕倫遠過鹿門客豈減藍田人王楊并樓子從此稱有鄰方今世趨壞高髻徒嶙峋誰謂宇宙寬俯仰空四垠今聯已鋟木詩尚藏於余家

重論文齋改題後先君子製一聯云扶杖故人來白首記君攀桂日過牆喬木在青山見我讀書時蓋庭前有老桂兩株花時少年朋好多喜攀折故憶及之徐古樸觀察 國楠見而笑曰當指我也

嘉慶丙辰儀徵阮相國師以內閣學士督學浙江按臨吾郡歲試統覆生童詩以重與細論文爲題限七排八韻 端履有句云話聯風雨牀頻對夢入池塘草又生師聞之笑曰詩句

倘佳但是兄弟而非朋友耳因出二卷示之曰如此方切題汝其識之一卷爲會稽邵縣一卷爲山陰王文潮也敬錄之於左邵詩云江雲渺渺朝辭岫春樹依依晚悵晴滿地殘英翻燕影橫天孤雁送鐘聲當歌頓念人千里對酒空邀月一觴望遠情懷如有失索居風味似餘醒仙才擊水泛泛寫妙論飛花的的明講律學原憑友細求工字必待君更徒教仰臥摹顏色那得重看歎瘦生獨抱相思向誰語離悰心夢兩難清 端履案云春樹云滿地殘英則是春暮矣又云懶天孤雁未免失檢然風簷寸晷之作不可逐字吹毛且因此益見是場中本色未經刪潤也王詩云故交別後知何處但覺茫茫百感生

紅英點對縈翳我雲停思夙好想君天末結遙情何勞刮目推前哲惟願敲詩續舊盟並案丹鉛消寸晷字連牀風雨聽雞鳴雄才自縱無人識卓午相看倍念縈閒仰屋梁增悵觸誰如庾鮑筆縱橫

端履案此二詩後刻入浙江詩課

余舊藏抄本通歷十五卷字畫譌脫殊甚因取各史及通鑑諸書校正一過命工繕寫差可句讀然無從校正者尚不少也此書前十卷唐馬總懷後五卷張光庭所續今已佚其前三卷詳見阮相國師揅經室提要此本前三卷不知何人所補與卷四以下文義迥殊體例亦異舊題李燾始出依託不

足據也

戊戌仲秋從杭賈購得吳履齋潛奏議四卷前有其十一世孫諮相原序又有十二世孫伯與序稱是刻汝州公類梓之與續爲六卷汝州公即指詔相似此本爲伯與重葺非復詔相之舊且尚有續刻二卷然案詔相原序稱疏凡六十餘種與此本篇數相符且始於紹定四年論都城火災迄於臨歿謝表首尾完具即宋史列傳所稱諸疏亦全載此本中並無闕失不知伯與等所續又是何疏今不可得而見矣

新刻宋鄒浩道鄉集四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學使桐城姚伯昂師所貽讀師後序知爲鄒二十六世孫禾所刻而李會稽徐氏刊本出師門後官工部侍郎卒於位是書僅從明萬歷中重刊本付梓據王漁洋跋其先尚有正德壬申刻木又聞杭州振綺堂有南宋刻木暇日當從又郘假校之也又郘名適孫乃振能世守遺籍爲抗州藏書第一家

內閣學士向俱山三品京堂陞轉讀講學士雖閒列而鮮有超擢者道光戊戌七月　特授侍讀學士徐士芬平湖人嘉慶己卯進士侍讀學士杜受田滄州人道光癸未進士　爲內閣學士上書房行走並　諭令專心授讀不必到閣批本徐謝摺云臣學慙譾陋職忝清華幸講幄之趨承光依日月懍禁闈之侍直報乏涓埃五夜自思寸衷彌惕茲復恭膺異命渥邀逾格之恩異晉升階寵荷超遷之秩且免其到閣批本俾得專心入侍沐鴻慈於至厚揣駑策以難勝　臣惟有慎效管窺勉殫綆汲鵝梁滋愧懼貽糲面之譏蛾術時勤兼廁齋心之業願揭悃忱於劄・冀酬高厚於九重杜謝摺云　臣一介庸愚備員詞館仰蒙簡拔直禁廷以振篋爲專司僅綴班而旅進幸屢承於講諭得稍迪其顓蒙方課授經就簡之程曾無墜露輕塵之效茲復　恩言特沛俾以職居內省官帶容臺步趨丹陛入鶴鸞而知嚴手校紫泥臨鼇峯而滋惕自天雨露莫名逾格之恩近日雲霞倍切依光之願乃復載荷　恩綸專其任使輸直無煩於兼顧曲成更被夫殊施縱竭蟻忱難酬鴻造臣惟有殫誠夙夜悉志盱宵斯邁斯征冀靡虧其職業惟高厚庶稍答於生成

秀水錢鏊石侍郎　載奉使祭告堯陵回京具奏堯陵當在平陽不在濮州奉　旨申飭其疏大抵據酈道元水經注備引成陽有堯陵堯陵有中山夫人祠而結之云考地驗狀咸爲疎懈語爲左證其同年盧召弓學士　文弨著議二篇駁之載抱經堂文集鏊侍郎工於詩畫而考證非其所長此疏尤強辭奪理宜上干　廷議而下招通儒之指摘也

待郎有鐘石齋集五十卷行世其畫尤爲儒林珍貴於是市賈作僞欺世贋鼎雜出百無一眞余藏折枝桂一幅蓋侍郎乾隆壬子重赴鹿鳴後所作者舊爲同里蔡聖涯觀故物後歸於予葉用水墨花綴金粟草草數筆老氣橫秋自題云深被君恩一瓢醇中丞堂敢接如賓拾拾魚鼈南陔古濟濟天香桂子新八袠早開扶杖者三朝生長太平人未能遍語諸前輩感極歸田已十春壬子赴宴後賦此詩回家寫寫此花索錄此詩者甚衆余亦期望情殷有所不辭然古人讓螢映雪之事必宜自省九月廿五坐雨寶澤堂中寫八十五老人錢輯先君子跋云鐘石先生桂枝圖眞蹟今藏余表弟蔡君

聖涯家嘉興人云先生喜作是圖贋者不少當以此本爲證又有湯清泉封翁題云嘉慶丙子閏六月蔡聖涯妹壻出示萬松居士折桂圖七十五老人湯元裕題并觀封翁今掄撰農厥考畫松鷹遍眞其臨摹書法直追淳化帖筆意

朱脩齋周禮句解十二卷明成化戊子刻本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三字前有奉勅提督學校奉政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臨川伍福序後有西安府庠生員六名李文煥韓聰許仁宋欽楊鵬宋繪謄寫字蓋福督陝學時令文煥等繕校而屬西安郡守孫世榮重刻之者其書於經文任意刪節又如天官獸醫之類多有併全職而去之者案諸書所述但言其剖序官不載而不言其刪節經文據伍福序稱梓刻久敝傳布頗夥是成化以前有舊刻本矣又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稱明陳儒督撫淮南時曾刊行之是成化後又有刻本矣豈各本俱全而此本獨刪之耶抑各本所刪皆與此本同耶明人刻書每務刪節然多在嘉靖以後不意成化時已蹈此習也

吾郡暑月歲演目連救母記跳舞神鬼窮形盡相鐵嶺李西園太守名亨特後官東河總督　聞而惡之勒石示禁通衢迄今幾六十年風仍未革偶閱章孝白楹譜崖胜說載江南風俗信巫覡尙禱祀至禳蝗之法惟設臺倩優伶搬演目連救母傳奇列

紙馬齋供賽之蝗輒不爲害又自言康熙子寅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諸村堡競賽蘸之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楣甚衆村氓言神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月傳食於四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卽轟然入隴不可制矣噫演劇果可禦災亦當權宜開禁然吾郡素無蟲孽有驗與否固不可得而知是在良有司因時制宜不可舉一而廢百也余謂之老農云蝗多起於北方五六月間南風甚盛蝗不能逆風而竄至南塘卽比其至則蝗已老而無能爲害未知其說然否

胜說又言建平縣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塘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證行時外

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理有不可曉者端履見近日痘
醫吝惜護苗之費不復傳種及至種痘之時多輾轉購賣貽
害無窮又有點者以水痘苗充數亦能灌漿結膿誆人酬謝
其父母方以兒痘已出可保無虞不知一遇天災仍罹刼數
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故種痘以揀苗爲第一要事當擇紅潤
而圓綻太細則力弱大粗則力猛若沉黑而堅燥者不可用
恐係天痘苗也淡白而平薄者不可用恐係水痘苗也錢唐
梁晉竹孝廉紹壬言今西洋醫喲哈咬善種痘以極薄小刀
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即
見點彼云其國雖牛馬亦出痘恒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
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是術也余未嘗親驗姑妄聽之

施之人無不靡驗然亦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
而已

七零八落吾俗諺語謂散而無紀之辭道光甲午冬旅泰甫
弟抱危疾幾殆病中嘗自言我若死則家事七零八落矣明
春病愈余喜作從此餘年號更生詩五章慰之中有五角六
張難作事七零八落最關情句以俚語入詩恐傷雅道後讀
梁諫菴玉繩薦亡妾倪氏疏有七顛八倒五角六張未免生
憂何如死樂語是前人有先我而爲之者七顛八倒亦失越
閒諺語謂諸事不如意也曾憶一書忘其名遍檢不得七零八落作

七菱八落謂菱角熟時無不自落此又別自一解也恭甫名
蔗南陔中丞師曼壽舊
長關候選同知

碧春雨學博名杏秀遷居蕭山七世矣其籍尚係會稽嘗取陸放翁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句繪聽花圖小影先君子題詩曰江
南二月春信歸餘寒勒花花尚微風五風後雨十雨祟光汎
被爭芳菲長安得意看不足一日萬樹猶嫌稀聽花菴主有
眞賞未與目遇先耳依簷牙靜數羯鼓點屐齒肯踏泥痕肥
雨能催花饗斯應雨消息卽花生機明朝雨歇花更寂拈來
在手散滿衣耳力到處造眼界塵根說用識者希俗曰但解
愛絢爛杉棠穗豔天桃緋豈知幻景等泡露色相雖是聲聞
非憑君寄語雨前蕊莫遣紅雨隨風飛道光戊子嗣君三橋
光祿照復出此圖乞余續咏蓋距春雨之殁已二十二年矣
披圖感舊不覺情見乎辭題云春夢杭州尋不得放翁舊寓
錢唐側賣花聽雨景依然條條門巷分南北詹君名字恰相
同約略詩詞繪顏色披圖重見畫中人圍爐剪燭情堪憶花
耶雨耶雨無生韻事流傳歸翰墨清明魂斷杜樊川一樹棠
梨莫寒食東風老去太闌珊杏花憔悴無消息惟有簷前夜
雨聲春來猶帶餘寒勒
春雨藏有錢舜舉蘇武歸關圖筆墨工細先君子以七古題
之云寫廬徧野沙茫茫風吹草低雁南翔蘇卿乘風還故鄉

節旄禿落旃裘涼誰與送者右校王將注蒜韋犀毗黃仰天
擥手氣不揚菀結抑塞摧肝腸從騎跪進湩酪漿通國十歲
能挽強射兎掘鼠持作糧胡婦對之心感傷欲別不別牽衣
裳更有湟角羝乳羊肱麾不去鳴聲長子卿忼慨泣數行從
此分袂各一方不復相見毋相忘橐駝驒騱齊足良行程蒼
茫紀不詳漢關嶽嶽近在望山川重秀日再光歸詣長安朝
未央太牢祭告先帝旁拜典屬國爲列卿道路觀者如堵牆
面目改易鬚眉蒼丹青圖畫何堂堂謹稽咽雪苦備嘗不降
不辱臣之綱千載而下誰頡頏洪皓朱弁郝仲常垂示風紀
傳無疆歸詣長安晚聞居士遺集本作歸詣北闕未免與上
漢關重複敬依先君子手書原稿本訂正附識於此

會稽徐氏刊本

讀汪克寬撰鄭玉行狀云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壻也山谷
之名婦孺皆曉以師山之壻竟與同名而不之避師山亦不
令改實不可解豈亦王介甫欲據謝公墩意耶

吾邑南五十里河上鎮有巖將廟唐時管氏兄弟長名張實
次名張耀季名張聖聾其舅氏董戈物舅四人並剛方勇烈
協力除害後唐清泰中土人周段書以妖術聚賊張實等設
計入穴奮勇勦滅鄉人德之歿後建祠並祀　國初士寇石
仲方聚衆肆掠一日過其廟門忽見神等四人揮双追捕衆
寇潰散嘉慶二十五年洪水驟漲額神保障水勢立退道光
九年瘟疫盛行額神驅消沈痾咸愈又境內猝遭回祿神爲
管轄之地多有陽越如直隸南宮威縣之間有清河縣地清
河威縣之間有山東冠縣地鄆城范縣之間有鄒縣地青州
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江南之宿遷縣有河南祥符縣地
山西之靈邱廣昌二縣間有順天宛平縣地甚則有如沈邱
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者見顧亭林日知錄所載今不知
其然否

夏小正鞠則見注家皆以鞠爲柳星淇百里　震熥謂鞠非柳
星乃虛星也爾雅釋詁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
虛其猶治之爲亂廿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
者則謂鞠星爲虛星是也其說頗創

李竹嬾日華味水軒日記起萬歷己酉正月終丙辰十二月凡八年蘆爲八卷仁和趙晉齋魏從知不足齋所藏竹嬾手錄稿本寫副流傳余家藏本卽從晉齋轉鈔也先君子手校數次間有題跋但寥寥短章不能彙入文集因敬記於左

嘉慶戊寅正月廿二日寒雨獨坐剪燭閱此吾衰已甚奈何

晚間居士記　嘉慶戊寅二月六日小雨重陰牖開紅梅正開小病啜粥閱此撥悶　君實太僕云近代眞蹟零落得佳臨本亦自不可棄此言甚有會乃知明眼人不肯作高世眩俗語也　石田去成此書時僅百年徵仲則二三十年前事也當時已多贋物何況今日善乎王虛舟之評書曰二王帖

但當論其佳與不佳不必辨其眞與不眞此有得之言彼執印記絹色以校鉥鐙者猶刻舟之見也　近來市賈所售鑒跋多從法帖中雙鉤而鑒家所刻法帖又多從摹本上石輾轉眩幻幾於罔兩問影不謂太僕爾時已盛行贋鼎也太僕言證眞固樂窮僞亦快余直謂眞僞平等但悅目卽爲妙耳

日華手墨余曾見之體雜行草晉齋手自繕定正本可謂勤矣其間誤會筆意似作他字亦時有之

嘉慶甲戌端陽蒙　恩得與館選是秋九月爲先君子六旬壽辰遵例加級得六品　封典因乞假歸里稱慶並乞穆鶴舫師彰阿轉求英煦齋協揆和一聯侑觴協揆欣然撰句云以

少微星流輝奎壁爲鄉祭酒振鐸東南語旣涵字極雄健先君子見之色喜愛錢木懸諸廳柱端履乞假歸穆鶴舫師亦手製一聯贈行云斯堂有蘭生靜契其人若竹　喻虛懷端履至今寶藏之

仁和趙大川測字吳山乾隆己卯姚米山翀拈得死字大駭大川曰君問何事曰功名大川曰必中上一畫是第一名下夕已各具已卯之形可預賀姚果於是年領鄉薦有問婚姻者亦拈死字大川曰吉下夕已有夘央之形上一畫乃一對夘央同到老也又有拈一字以問疾者大川曰必亡一乃生字末筆死字起筆也其人果不久病卒見武林人物新志後有贋者測字吳山亦極靈驗有某欲娶妾者就李問之拈得一節字心頗不懌又舉一物乃燭臺一事李曰卽刻就成汝欲娶之兆汝舊婦之面今復收之所謂破鏡重圓也又有問功名者拈得困字復舉一物乃弓一張李曰不佳木塞口內如何說得出好來有弓無矢如何命中得來其機巧多類是

娶二人耶以卽上有兩个字也此必是偏房以洞房花燭只得一枝耳又有問之者亦得一節字復舉一物乃燒一事李曰汝欲娶再醮妾耶以兩个俱不成舉也此必汝舊婦之兆也又有問功名者拈得困字復舉一物乃弓一張李曰不佳木塞口內如何說得出好來有弓無矢如何命中得來其機巧多類是

余舊藏毛西河先生尺牘一冊內一札云大興周雪客係襟園先生之子廿年老名士作太原參軍候補州牧今暫羈湖頭彼極慕老世兄才望因匆乍之際不敢溷謁聞淮安杜湘草已致意過矣弟明日仍攜尊溯赴敢邀我世兄枉駕作竟日之會不敢具情竟煩主爵不知我世兄肯慨然否若可則示小价以便明早候迎翹切翹切彼有自註南唐二書以陸爲主以馬爲註且遍搜諸書統注其下妙不可言若早見此

書則專刻書者可以不用二本矣彼云馬書在江南有之可
以索寄但此人將之閩粵恐不能即得耳云云 端履案周書
今不知尚存否近得南唐書注十八卷係詩浦湯運泰所著
徵引極爲詳贍想較周書有過之無不及爾

阮雲臺師畢經室集紀任昭才事云昭才鄱人善泗海入海
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渠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
惡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温海底之沙平淨無
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
鮮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
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

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嘗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觔甚
精壯遭颶沉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令昭才往
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
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沉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
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援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
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繼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
繫既定復援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
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乃命昭才入水師營
食兵俱擺爲武弁

康熙乙酉 翠華南幸野人於輦路所經種菜數畝献豫以紅
花子按萬壽無疆四大字界其間花開似由天瑞 聖廟停
蹕賜覽載陳聖恒邊州聞見錄

余同年李冠山比部 閩商 授職後即乞假旋里匆匆話別未
及細論文也瀛洲筆談載其揚州楊柳枝詞二首云廿四橋
邊初種時紅樓對舞擁腰女吹簫又去空惆悵可有隋宮舊
柳枝幾樹垂楊管別離竹西亭外送歸時劉郎題後留春色
更釀清波續妙詞昔王文簡公以綠楊城郭是揚州句得名
今讀冠山詩洵足步後塵矣

道光丙申族恭甫弟讀書石巖山寺余擬上巳日招同盧夢
薇學陳梁衛輿往訪因禪廊小坂不果遂其飲於重論文齋

襲日盧以詩五章爲謝因次韻答之云力從文海挽頹波世
肯公孫曲學阿校罷詩書延夏日籠堂春酒頌三多滿徑蒔
菩綠未除官衙清曠似吾廬小東風雨衝寒去猶勝長安薄
筆車水有淵源木有根文章萬匯細重論昌黎體製南豐格
果孰卑靡果孰奇酒味新榾揭惠泉醉來成佛亦成仙匆匆
萬事從頭過放浪江湖不計年石頭路滑罷行騰石巖寺勞
先君子題其柱聯云立定腳跟不怕石頭路滑放開眼界且看江上峯青鄭傀山中苦行僧彼自有一覽亭

參禪吾食肉兩無罣礙我猶能

省城趙大川李殿颺測字多驗余前已紀其事矣因憶嘉慶
甲子科鄉試後因隸試優行留寓吳山暇日信步運司河下

見一卜肆遂過問焉術者亦令書一字余卽以甲字與之術者曰君今科不中矣甲字分明是中字上被一畫搦住如何中得出頭來然有小功名可望甲字下加二畫便是里字鄉舉既無分里邊其可得乎然將來必得科甲里字申出頭上加一撇一畫便是重字非重重科甲而何況肉中自有甲字乎然必須再進三科方得以下又有二畫搦住故也言畢復曰吾言果驗君亦當重重謝我相與大笑而出後是科果以優行貢成均閱三科庚午始登鄉薦甲戌成進士其言一一不爽吾素稱一雙瞎眼乎無鞅鞅也某惶懼謝罪而已

皆驗甲子至今已三十餘年後顧過其地兒門已易逢寧張船山太守問卿移疾去官僑寓吳閶別營金屋藏嬌平湖錢稚農名士馨一名卿少游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相從也稚農恥之卽日還里假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爲少矣乃尙讀此兎園冊耶稚農益以爲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爲通儒見初月樓聞見錄

嘉慶庚午余忝膺鄉薦主司爲諸城劉文恭公鐶之今大學士滿洲穆公彰阿關防嚴肅弊絕風清有同年徐某者家赤貧向在吳山測字傾口亦預斯選一日其房師某公置酒飲之云壯懷消盡便成衰新醅三年卽舊醅學佛未成姑飲酒也將一滴供如來丙申○師前詩有白水長齋是世尊何故作一轉語解之長生不可學何處覓嫏丹有酒樂今夕關心惟古懽燭隨人悄悄梅饒露薄薄是年冬暖霜不見白歲除梅花盡放老矣無他望相期保歲寒丁酉未能賡矣徐起對曰誠如尊諭但言閻羅平耳某公哂曰此由諸君雖無佳作故耳吾輩不敢不盡心也同堂一噱而罷

談兵戊戌○歲事倥傯而師論文不偕故獻及之

煙草名淡巴菰舊岳全書謂自萬歷時始出於閩廣故明以
前無咏之者讀翟晴江瓢無不宜齋稿有五言排律一篇組
織工細布置妥貼錄之於左云耕地栽瑤草能令四德俱占
肥同黍麥望影接菽蒲戴采香何烈云黃葉已枯縛箱通遠
賈懸旆售交衢柿削堆初積絲分縷不麤輕柔搓柳線瑣碎
落金麩蘭膚紛攙和蘇膏暗洽濡蕊擷情自切嗜炙性無殊
貲薄錢挑杖饞深唾溢盂細筒裁竹箭夾袋製羅襦佩或隨
鳴玦攜常倩小奴鏃金抽箇篆律管實葭莩藉艾頻敲石圍
灰倘撥爐乍疑伶秉篇復效雁銜蘆銎飲三升盡烽鷹一縷
孤似矛驚焰發如筆見花數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兼

岑草亂醉擬碧筩呼吻燥甯嫌渴膚津漸得腴清醒參鼻觀
流灌潤嚨胡幻詡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執祕厭火國
非誣繞髻霧徐結澀胸雲疊鋪積青凝斗室橫碧藻紗幬七
灼心除疫三熏胃滌汚含來愚邈策去步于于歎客尤先
茗薦書不待醪澀問管樴攜疫辟浸茱萸河海諳糟細番禺
蒟醬輸作騷多膳馥採藥早遺珠郭璞箋仍缺嵇含狀莫摹
滇南功獨奏閩右路羣趣種未周三甲風先布八區相思名
旖旎呵應語模糊損益人憑說辛芳爾不渝詩腸縕恐涅吟

謝淡巴菰晴江有瓜子一律亦佳因附錄之初覩珮影疑
狐犀看頰分小令牽鉤七未獻衰年齒欲
殘佳種寬教饗饕盡明朝再發水晶寒

余辛未出都夜宿泰安旅店見壁上有二絕句不著姓名云
琳宮夜半喚朝天風動鉢衣月正圓長跪瑤墀增齊獻壽一年
一度會羣仙羣仙拱手問平安一曲霓裳坐上看燭影搖紅
人未散金烏騰彩已三竿想是進香泰岱者之所作也

讀陳扶正名善仁和籍嘉慶辛酉孝廉　猶齋文集內書哈什河經石後一
篇云此石爲唐古戍所書綽霍勒贊旦經嘉慶己卯秋徐舍
人星伯名松上虞人遷居京師遂隸大興籍嘉慶乙丑傳臚
官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緣事謫戍伊犁有年後復
官內閣中書　從伊犁將軍晉昌獵於哈什河得諸吉里自虎嶺嶺

下舊多石璞上鐫蒙古及唐古戍字佛經蓋其先粟石爲主
以祀神謂之鄂博因刻佛經其上此書自左而右橫行讀之
者不少雲林寺借秋閣有咸平三年外齋所進貝葉梵經萬
松嶺烏龍祉有蒙古字鐘銘今是石又越萬有四千餘里而
至金石之刻日出不窮豈獨茲石也哉扶正性情眞摯謁協
幕中校閱未及半載辭歸蓋協揆規矩非虛不動而扶正衣冠落拓不修邊幅故整肅
嘗見一書忘其名　載家中失物集其僮僕婢媪取狼巾燒之則
竊者股栗伏罪梁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其色褚赤狀之
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爲經文若小
口之甕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質徹上下以是知爲

蠱所結也許周生鴛部宗彥謂即狼巾未知所據狼巾或作有七律一首咏之云此蠱眞合鏤雕蟲蠱化猶驚織作工髣髴學士崔結房嫌緻密簿蠹成隔欠玲瓏誰紉越客千絲綢疑隱仙鶴一翦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

此條前錄訖偶閱居易錄卷十三載段成式云云與此所說小異彼云如巨蠱兩頭光帶黃色此云是蠱窠究未知孰是

西域聞見錄八卷長白八十一所撰載新疆事實甚詳然語多夸誕不可盡信如記控鴿爾云其建都之城南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南大江三山河藪澤不可勝計之類與趙翼北所言迥殊知趙爲得眞矣 歐北名襄江蘇陽湖籍乾隆辛巳探花

又言新疆有八叉蟲形類土蛛蜘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偏身黃綠爲章皮囊通明如繭蠶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噬人最爲毒惡須臾不救遍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即取其蟲碎之尙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云酒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云端履案新疆自入版圖以來迄今幾及百年此等孽蟲想久已消歸烏有矣

端履又案王肯堂續醫說引馬氏日鈔云回紇有蟲如蛛此蟲

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一吐則解想即道光癸巳邑有北海塘改建石隄之役余舟與來往閒日查工時値連歲大祲飢民載道惡少蜂擁登門婦女呼號求救余解紛排難屢致傾囊鄉人亦甚德余殺雞治具相見無猜偶成四絕皆當時實事也荒蕪一片鎖寒煙舊是膏腴上上田翻覺潮平江岸闊拾來沙蟹小於錢俗名沙蚶不可食以小盤雜沙水養之靜觀可供清玩而已 池塘閣閣吠青蛙雨過秧田歌水車閒說城南無點滴一江如練湛紅霞頭編留我試新茶料理雲髻半鬟鴉臨水柴門三兩屋庭前一樹碧桃花繞籬雞犬倉皇日隔岸風濤湧洞時一一問名相慰籍就中閒艷何問材太常培德余中表兄弟也在京行走有年移疾回里後膺末疾輾轉牀蓐而長子病亡遂一慟而絕余以詩哭之

云老去無聊翅已垂明悲來翻覺死生輕一官仙蝶眞同夢廿

藏沙鷗賴主盟觴詠關心曾有約光陰彈指太無情撫棺我
亦傷前事看到淒涼淚暗傾
余中年以後故交零落舊時朝夕過從之地今至其門俱不
得入因以一詩寄懷云壇坫當年此主盟後園花竹尙縱橫
春風莫認堂前燕細雨還啼柳外鶯玉軫七條今寂寂銀河
一水古盈盈行吟偶向門前過滿樹緋桃正落英
各州縣凡遇行禮坐班之地文東武西紳士隨文職就東班
耆老隨武職就西班一日班退有武弁某者忘其姓名顚詰文墨
戲語余曰某得一詩贈君遂誦之云瑤階咫尺隔仙凡班判
東西禁往還君是儒官隨令尹神仙多半就西班相與太笑
而出
吾邑名醫張樹堂應椿於古今醫書無所不藏亦無所不讀
且精賞鑒工篆刻是以文士多與之往來然性迂僻每讀一
書卽用其中方散以治病有謝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至病
亦至焉又有某者亦精醫理而讀書不多所用方散不過一
二百種又存謝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盡病亦盡焉
產婦爲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視手足瘛瘲名曰蓐風
用荊芥穗一味新瓦上焙乾爲細末豆淋酒調下二錢卽愈
古人糜括其名曰槀卿古拜散蓋用韻之切語舉卿爲荊古
拜爲芥見王肯堂續醫說編履案此方最佳余嘗舉以語人

此乙亥黃楠對雨記於十萬卷樓

端履案張樹堂名已見前余家藏兜沙經尙是伊所贈幸

卯雨窗展閱因題一絕云故人長往成千古文采風流尙

宛然一卷兜沙曾手授愴懷三十二年前

下第情懷最難消浩然鄉試落解尙無失其爲故我至會試

被黜則親朋絕跡憧僕垂頭加以黃金已盡蹇裘蕭條趨企

家鄉茫茫天末此種淒涼光景眞有令人不堪回首者余有

句云到門茶竈都無燄訪友梨園大有人蓋紀實也又有某

詩云路經花市都無色風動蘆簾別有聲亦覺逼肖試落解

末免塗泥有故人語極蘊藉

或問末免塗泥有故人句與下第何涉曰此正無聊極思

益見同病相憐若出諸新貴口中便是富貴驕人矣

然則得第詩當若何曰余有二絕云三十五年纔一第勞

人爭羨我心傷秋風鍛翮尋常事親見槐花七度黃神仙

方許到瑤臺丹鼎今朝幸一開同學少年裘馬客半提玉

尺去量才

惠定宇棟云朱子詩伐木許許傳引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

邪許邪許是舉木之聲非伐木也端履作王聚泉家傳有問

邪許聲自遠而近句蓋本其義

羅官光景較之下第尤難爲懷吾郡王笠舫衍梅大令詩春

在花光濃淡裏宦如山色有無中未免強爲歡笑也不如昆

明李橋東芬嘉慶己巳進士大令云老吏多情猶送酒黠奴

宰吾邑凡六年

託故半歸家又云早起轉調琴入趣夜眠乍聽鼓無聲情形

愈覺宛然又有賃其宅於他姓者後過其舊居詩云舊時門

徑已全更尙剩堦前兩紫荊路上旁人憐舊識籬間小犬吠無情相迎僮僕都呼容細看琴書

別有名多事主人勤問訊撥軒唯記手經營

仙游有殷某者酷好作詩一日患腸癰甚篤其甥往問之某

於枕上剛吟云君才酷似何無息我病難尋押不盧言訖而

歿人但服其垂危神明勿亂而究不知押不盧爲何物余案

王肯堂續醫說引古雅堂雜抄回回國西產一物狀如人參

名押不盧取者若傷其皮毒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先開大

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繫於犬足用杖擊犬犬

奔逸則此物拔起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取出別用藥製之

若以少許磨酒飲之卽遍身麻痺而死別以少藥投之卽活

昔華陀治病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湔

腸滌胃恐卽此藥云云未知其說然否然此老臨終尙憶及

此可謂博矣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弓

陳仲魚鱣云韓非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吾邑當務爲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

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推南氾論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葢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孔以古弓字從身訓爲直身失之鑿矣釋文躬鄭本作弓

吾邑陸文恭公所遺木畫其形製詳袁簡齋新齊諧中余在京師時時見之後十年題陸左行小照云慣在小詩巢裏住小詩巢文恭公齋名五湖歸夢未全荒春明聽罷尚書履相見都驚鬢有霜曾記天然瀑圖十年想像已糢糊細將舊事從頭問

吾邑陸文恭公珍藏其封公所遺木畫其形製詳袁簡齋新齊諧中余在京師時時見之後十年題陸左行小照云慣在小詩巢裏住小詩巢文恭公齋名五湖歸夢未全荒春明聽罷尚書履相見都驚鬢有霜曾記天然瀑圖十年想像已糢糊細將舊事從頭問古端履上堂繳卷公閱之曰汝賦雖清麗未能脫唐人窠臼汝詩頗能規橅長吉吾爲汝點定付刻可耳詩曰漢家宮樹啼鴉急瓦當苔繡鴛鴦濕通天高闕日曨曨銅人獨背西風立西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通靈拜罷竹宮祠上陵霍嬗磨刀吏豈有神仙妖妄耳吉雲寶鼎爲此物出于手將毋是乎蒼頭以告公曰愼勿洩彼將不安已而事稍露同鄉子攜貲以償公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

此畫而今尚在無葢左行依文恭居最久也

又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發其已費用一紙裹餘尚在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竊之法非惟壞此市

名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以上二則大同小異當是一事傳聞者濶包其辭遂分而爲兩耳公清風儉德至今鄉里猶稱道勿衰呼爲魏老尙書而不名又有言公年九十餘尙康健如常一日有館生魚者公命畜之池則已薨矣乃亟沐浴肅衣冠而逝衆遂曰公爲此魚之精所化是則委蛻之談不足以徵信也

嘉慶丁巳阮相國師科試吾郡經解覆試相國笑曰汝等經學吾已盡知之矣皆出於記誦而尙無心得也今日且試詩賦可耳乃以得意忘言爲賦而詩則爲金銅仙人辭漢歌七古端履上堂繳卷公閱之曰汝賦雖清麗未能脫唐人窠臼汝詩頗能規橅長吉吾爲汝點定付刻可耳詩曰漢家宮樹啼鴉急瓦當苔繡鴛鴦濕通天高闕日曨曨銅人獨背西風立西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通靈拜罷竹宮祠上陵霍嬗磨刀吏豈有神仙妖妄耳吉雲寶鼎爲此物出于手將毋是乎蒼頭以告公曰愼勿洩彼將不安已而事稍露同鄉子攜貲以償公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

又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發其已費用一紙裹餘尙在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竊之法非惟壞此市

背有嘲新婦阊門詩云奴僕隨行俱歎歎夫妻偕至即雙雙

對夕陽末二句葢師所手改也

案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跳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注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歸之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引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或以爲鳥或以爲獸未知孰是

余在浦江浦督喫過河豚一次大約味似螃蟹而鮮嫩過之店主人亦甚慎重菜葉緊裹以醬燒之其毒在牙子次之血又次之必洗滌淨盡然後可烹故至少必須一二時之久出今思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何必冒險於數千里外哉

酈道元水經注見漸江水篇云諸暨縣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縣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縣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縣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

嘉慶辛未秋暮余偕周未葊同年柯往游山而迎人愈轉愈遠曲眞令人應接不暇夜宿山寺未葊約窮西龍湫之勝明日飯後徒步而進山石壁立步僅容趾兩土人舁之而行惴惴惟恐失墜葢下臨不測之淵亂石巉巖水聲澎湃險莫甚於此矣偶因憶及錄之

以上兩則皆生平履險之事故書之以爲子孫戒曰河豚斷不可食五洩斷不可游

魏文靖公諱銀之事已載於前又有言公於每歲除夕必請衣冠於大門之外祝曰凡有孤魂今夕無處棲止者俱到僕家度節堂上則盛設酒醴以饗之元旦昧爽復衣冠送出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邑有鉅公欲擴族衆香火地爲墓基而不可得乃結壙於其前而葬焉族衆果凋零殆盡而鉅公之墓亦漸淪於水余有詩傷之云衰草西風颯颯涼一年一度弔斜陽遺書零落悲身後斷碣叢殘認道旁回首重門巢翡翠關心孤冢臥牛羊白頭野老翻惆悵敝屋猶留一瓣香欲吊噫鉅公居鄉嘗大追踪

文靖而賢否相懸若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耶傳聞有某葬先塋墓者作詩云石馬翁風落照寒墓門松柏半摧殘富翁死後埋黃土貧子生前哭墓門別姓墳于穴憶賜前朝祭九壇滿地榛蓁狐兎竄一盂麥飯子孫難行人累談碑中字指說頭銜是講官

道光戊子先繼妣周太宜人年七十矣召端履兄弟謂曰吾老矣不能握擔家政汝兄弟年俱長成自應各立門戶此出於吾意非汝兄弟不和之故可不必寫立分書轉致存形迹也端履及弟端蒙俱敬應命迄今已十餘年各有增益此可爲後世子孫析爨良法後有挑端履兄弟補立分書者端履汝欲我兄弟受不睦之名乎抑欲令我兄弟受不孝之名乎其人慙沮而退

邑有某公者有子五人已析爨矣慮日後兄弟之爭競也

時時寫立遺言朝令暮更然防之愈密錢漏愈多殁後兄弟各執一紙以搆訟先君子每舉以爲戒周太宜人不立分書承　先君志也

光緒十五年徐氏鏞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完　會稽徐氏刊本

游仙之作大抵盡寫言故能抒寫忙霞飄然有凌雲之槩近時惟畢秋帆制軍沅諸篇敦厚溫柔不失詩人風旨至洪稚存編修亮吉未免鋒鋩太露矣余幼時最喜效顰近已盡歸澹偶存一二不忍付之一炬附錄數首各紀以事知非抗懷沖舉聊以借述聞見云爾諸暨避水嶺山川清曠先君子最愛所地曾題其廟中楹帖云水路界三叉避水先營臨水屋山光環四面避水先營背山仍起看山樓端履茶用下二句演成二絕

臨水屋水聲頻向小樓聽神仙要享清閒福先把衡茅搆一亭背山仍起看山樓樓下清溪一帶流如此溪山明媚甚神

仙前度也來游端履先曾祖墓在會稽東南三十里春秋展謁風日柔嘉舟行安穩盡攬若耶射的之勝眞是謝公屐齒所不到者效游仙體牽成四絕

峯峩百丈絕躋攀射的傳聞即此間石色騰青圓似甕舟人指點酒缸山射的山俗名酒缸山山前綠水湛玻璃山鳥時兼水鳥啼一路樵風吹不斷輕帆已過若耶溪

傍溪三兩即仙家涼夜停橈似泛槎數乃一聲人不見月明如水浸蘆花蘆花深處歇柴扉潦盡寒潭露釣磯時有夜山橫對岸滿江紅樹靜朝暉余邑南三十里爲橋源鄉爲芝蘿麗諸暨江界其中江北即臨浦爲邑南巨鎭商賈輻湊酒樓徵逐達旦不休舶婦艤裝估游雲集余有莊田在彼每屆稚租信宿僕僮生硬大費防閑偶託游仙率成四絕

偶到仙家小犬迎槿籬深處有人行石橋低矮溪流淺此是桃源第一程桃源村接芝蘿村除

別纂神仙傳特豔劉安不許登仙籙俱將實事臚詼諧游戲盡刪除歲星也要修年譜翻向蘭臺借漢書同首紅塵下第初自慙詞賦太荒疎近來謝絕人間事靜閉瓊扉讀道書

游仙意別有感又成六絕偶然攬鏡鬢毛衰不信壺中歲月馳只有吹笙王子晉風流依舊少年時玉霄回首記曾游屈指光陰廿八秋畢竟眞靈無位業故人多半去瀛洲手澤流傳天上來琅琊墨重三台右軍眞蹟維摩畫曾憶臨摹撫日幾迴貪心竟奪道心堅解脫塵凡別有緣成佛恐居靈運後又携瓶鉢去參禪老朋特許住人間柱下頻將與禮姍本是散仙無管束青牛任爾度函關游仙一夢夢匆匆夢到青城夢赤松夢裏

情懷無限好最憁蕙醒五更鐘

余嘗觀畫師作瀛仙圖小影凡花鳥之以仙名者皆羅列標
內系以六絕云蝴蝶尋香歎數飛竹籬隔斷路東西不知誰
是羅浮種老眼深愁五色迷屋外青山設色鮮一灣流水繞
門前琪花瑤草蒙茸處鶴戀光陰不肯眠小謫蓬萊幾度春
蟠桃初熟許嘗新生憎味太酸甜甚不及湘湖雉尾菰買得
城南數畝田手栽紅紫各爭妍水仙標格難親近只向階前
種鳳仙修竹圍牆數萬竿春來貓筍已登盤上清管領森嚴
甚不是仙材不許看恰好羣芳曉露濃避風避日恐摧殘仙
名別署威靈號藥籠攜來種最難

阮相國師以游仙題試杭郡士子刻入浙江詩課中者甚夥
然迫於風簷寸晷或未盡才人能事又應試體貴莊重勢難
發揮已意故較畢洪諸公所作未免少遜一籌今錄其尤者
數首著之是編亦伯仲間見伊呂也圓月都圓五色霞曉寒
曾訪玉清家夢回忘卻新詩句只記瓊樓倚桂花官府何當
位上仙侍郎紫誥蔚藍天但須游徧名山路一處花開住一
年錢唐陳文燾　莫道方蓬別有山一舟弱水往還閒芝田縱有三
千頃春到年年課吏閒錢唐陳仁和湯禮祥　幾面芙蓉
隊游潮到碧桃花發處蓬萊清淺不勝愁一曲笙歌空際聞
慢亭高會武夷君當筵卻唱人間曲只恐人間手易分仁和陳鵬　錢唐孫若夢　附

余舊藏盛子昭山水畫冊十幅有同邑蔡君演跋云盛懋字
子昭臨安人僑寓嘉興之魏塘鎮父洪字子裕工於繪事懋

能世其業學而過之善山水人物花鳥始學陳仲美仲美名
南渡後三百年名手累變其法茲冊爲會稽孟氏寶翰樓中珍藏觀其
仿各名家畫法十葉色色逼眞於蒼老之中別有生趣評者
嫌其精緻有餘特過於巧此則不然未可執一論也又云樓
閣界畫稍有土氣觀此第五葉中樓閣用紅絲作格似近於
俗然愈絢爛愈見其平淡也歎署紀年至大由元以來五百
有餘歲矣絹色如新定有眼福人賞而玩之也頻水居士濱

識

端履案此冊爲類水居士舊物後歸於予細驗絹色係前
明中葉贋鼎然亦幾四百年物矣爲作匣而藏之

余舊藏王元章墨梅卷草草數筆老幹橫斜疎花暗澹自
題云雪凍羅浮路苔封瑪瑙坡無根華自好想是得春多山
農王元章幀首江南春色四篆字係魏文靖公手書歎署南
齋而不名引首有南齋一印末有南齋迂叟吏部尚書之章
兩印又題詩於後云慣寫冰霜質山農何可當不孤今日重
深感故家藏大庾蒼崖頂逋仙老屋傍一枝開傲雪誰敢敵
奇芳又跋云此梅荃元王山農先生之筆爲今之罕有者龔
鞏沈廷用持以請題故書天順癸未十月初吉天官致仕九
十翁蕭山魏驥識引首有南齋天官歸老二印末有仲房南
齋迂叟吏部尚書之章三印其餘題者爲陶元素葉冕賀確
蓬壺道人不署名朱廷訓韓琦朱純沈環詩繁不具錄又有一
詩署名草書半蝕不可辨其印章則憲夫天官亞卿二方既
日當細考之也

端履案南齋係山農於元豈元章未嘗入明耶天順去明
初不遠當確有所據也

又案此卷爲吾邑潏池沈氏舊藏道光癸巳予爲沈氏題
歷代神主姻家獻夫太學琛出以贈余今獻夫已亡展閱
之餘不勝物是人非之慨

高郵王懷祖念孫觀察謂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
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
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
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實爲晉之始祖故言
晉唐叔虞以別之案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
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錢唐厲樊榭徵君鶚搆花影樓落成陳句山太僕兆崙手書
楹聯贈之云座上酒人忘甲子門前花地課丁男甲子丁男
屬對可謂巧不傷雅

阮芸臺師按試嘉興以鴛鴦湖詠鴛鴦試士佳作甚多今錄

其尤者於左南北湖如雙鏡清照來翠鬟影分明圖經久著
鴛鴦號不比能呼鴨鴨名嘉興楊蟠蓮開並蒂滿湖香歎乃蓮舟
聲最長水入雙湖分兩派生來不宿野鴛鴦嘉興張霖儂家生長
水雲鄉白露團團蔪菂香飛宿何曾出湖去鴛鴦羞見野鴛
鴦海鹽吳放鶴洲前泛畫艭沙汀水鳥度雙雙吳嬝秋色
鴦散低唱菱歌過石矼石門周譜入流黃第一機吳嬝怕見鴛
冷羅衣東湖不與西湖隔任爾雙雙處處飛嘉興王白葦灘
連紅蓼洲釣罷磯畔滿湖秋知他水鳥成雙宿開得芙蓉亦
並頭嘉善沈芙蓉片片落霞紅秋水空明兩鏡中莫放蓮舟
大成鴛鴦湖水繞湖流鴛鴦湖吳
鴦並翼湖西飛去又湖東石門吳繩曾貫

月照湖頭鴛鴦一雙何處去飛度鴛鴦湖上樓嘉興李遇孫南湖
十里好秋光水鳥隨波泛夕陽紅蓼花疎菱荇老雙流合處
起鴛鴦石門朱紳比翼棲來等野鷗離煙別雨笑登樓相逢依舊
雙飛去秋水蘆花到白頭海鹽蕭祖繩莫翻水調傍蓬窗莫打蘭
橈過石矼水若打開還再合怕鴛鴦去不成雙嘉興蔣浩紅錦鴛
鴦兩翼齊鴛鴦湖水滿湖隄湖邊盡種蓮杪樹好讓鴛鴦到
處棲嘉興曹言純

仁和汪文郁適孫寄示借閒生詩詞一冊乃其兄小米舍人
遺孫所著也小米卒於道光丙申轉瞬已六年矣挑燈細讀
如見故人其春秋宮詞云天家中使敕求香選得妍娥儷至
尊帶得來晉報說荊尸振旅旋小君翟茀到軍前隨行還有
雙嬌女髻髮鬌鬌正及肩鄭新荷君恩賜副笄綠雲添覆髻
髮低後宮那曉人間怨笑說戎州已氏妻衛貴主韶年色致
佳相攸心事卜金釵頗聞邏得東阿筆宮妾傳來事不諧齊
密語帷中日幾迴易儲謀洩起疑猜寵姬赴宴青宮去已爲
熊蹯遲鬲來楚三百蛾眉望幸時魚軒停向夕陽遲那知還
有雙珠在婉孌偏啼季女飢曹芷日微聞二國求託詞傅母

尚含羞廬漕果仗齊邦力空望淇泉淚暗流許嫡女殷勤託
大夫親教晞姓入句吳未知鹿走姑蘇日可有安車載得無
越讀之齒頰生香古人云匡說詩解人頤此詩眞無愧解頤
二字
小米詩詞並皆佳妙而詞尤勝於詩其哭吳子律教授百字
令云先生長往聽鼈歌江畔肝腸摧碎斗米折腰渾不屑笑
殺酸寒孟尉落拓傑懷蕭閒意趣獨醒人皆醉此生行樂尚
平之願初遂最憶交訂忘年燈前酒後咨我狂言肆菩病
維摩還健倚甑愧元章研鴨賦別據句到官五日風雨愁新
鬼天邊逐鶴遽廬甚處安睡又松濤亂捲痛知音已矣牙琴

拋碎抔泛扁舟蓬海去去訪丹陽仙尉坐上若生題遍竹裂
生怕今宵醉騷壇海寂飲中仙失焦遂圖因甚屢召修文天
胡作劇欲問成都肆還記故人情獨重寄我桐江乾鱠縐水
詞名淩雲賦筆高唱秋墳鬼夢魂來也北窗奈不成睡題西
湖訪秋圖金縷曲云一碧空明裏望遙天雙峯雲樹六橋煙
水楓葉未霜盧已雪做得秋光如此正驅客扁舟乍艤這段
閒情何處著倚吟筵笑向南屏指聽一杵梵鐘起　儂家別
有悲秋意惱西風幾番吹鬢幾分憔悴生小湖邊來往慣鷗
鷺都成知已到今日情懷何似秋上心頭無計遣算鳴蛩差
徑花晨月暝只水面輕漚舊游能省見說年時納涼池畔綠
荷淨一閒愁都付畫苑騰蕭疎幾筆鴻爪尋更古木鴉啼荒
階蛩訴做得詩情淒冷聲聲喚醒愁紅粉青衫例隨蓬梗說
也無聊把杯抔酹酌

小米振綺堂藏書最富予曾向借抄孫逢吉職官分紀雙行
細字凡二年方得藏事卒前數日尚有書來招余泛棹西湖
作文酒之會余答言年已老矣恐難知也未幾而訃音至故予輓以聯云何時重到西湖此事難知
只素往還成識語少日名馳秋水先生長往汗青零落剩遺
書文和其百字令原韻哭之云遺愁無計翔五樓人去冰壺
畔碎少日豪華兼落拓不怕郵亭里尉春雨尋詩秋燈校字
興盡陶然醉臨安鐫志有情詢到毛遂君刊咸淳臨安志
愛我意氣疎狂評茶說餅相對果仙肆更約秋風帆落處細
斫鱸魚作鱠訣證長生藥尋不死休論徐無鬼南柯纔了秋
墳一枕孤眠

連平練伯穎恕生而聰慧異常年十八得暴疾亡所著有後
漢公卿表後漢書註刊誤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五代地
理考明證法考雜文十餘篇殁後其父立人大令璜合而梓
之名多識錄武進李申耆翰林兆洛爲之序

伯穎雜文援据精確斷制謹嚴其漢刻五諸侯兵攻云漢二
年漢王刻五諸侯兵東伐楚楚大破之五諸侯者應劭謂雍
翟塞殷韓如淳謂翟塞魏殷河南韋昭謂翟塞韓殷魏師古
以爲皆非乃常山河南韓殷魏也雖然顏氏之說亦未爲得
也夫此文下言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
王卬死則知伐楚之役塞王翟王殷王皆與之三者卽漢王
所刻之國歟又魏豹傳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豹至國絕河
津畔漢陳餘傳漢東伐楚使告趙餘遣兵助漢聞漢敗卽
背漢此三國者皆始助漢終畔漢與高紀所言相合然則五
諸侯者乃塞翟殷趙魏耳故曰顏氏之說亦未爲得也讀書

得閒頗能正前人之失

鄧全謝山祖望解堯典象恭滔天云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達云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慆慢通於慢故諸葛忠武曰滔慢則不能研精合之孔傳所云嫩狠孔疏所云侮上陵下是滔天者慢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泯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莊而心險實與僞言僞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正合是旨

端履案堯典又云浩浩滔天孔傳亦以漫天釋之疑此二字乃堯時常語故斥鯀惡用之咨洪水亦用之必求其義

以通之則是天步艱難天眞有足矣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天眞有耳矣

祥符周稚圭侍郎之琦最工倚聲著有金梁夢月詞錄其佳者數首葛仙米玉漏遲云紺珠塵未埽綠鸚啣後黛螺痕小一捻圓匀春出玉山香稻雋昧青精漫凝待糝入姜湯還好春又早紅鹽碧醞者時情抱相看勾漏封只乞米長安軟塵閒笑旅食年年依舊石田荒了儘把丹砂寄與怕夢裏黃粱人老鄉信杳知他雁鴻多少送劉芙初南歸蝶戀花云解簾底斜陽紅一綫怕近黃昏不放銀鉤捲燭影西堂看又短金尊只訝宵來淺賦罷離情魂欲斷砧杵誰家喚起征

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濶幽炯黃雲畫角見并州濶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卽不宜端履少時戲倣其體多有押州字者今稿已散失追記數首附錄於後生平蹤跡等浮漚趙北燕南幾度游閒道赤城風景好芒鞋尚擬到台州春流得雨櫓聲柔觸網鱸魚拍水鷗石細沙平江路窄釣臺高處認嚴州店家醇酒膩如油醉到西湖第一樓狀起薈騰全不管春茶爭試六安州江南雄鎭數奔牛客裏帆檣薄暮收屈指明朝泊何處絨花記得買常州此詩係由京回桑陰深處聽鳴鳩雨過秋鍼綠滿疇城郭空濛煙水闊苕溪如帶繞湖州了了青齊黛

色浮車聲轆轤暮方休關心換季無多日新樣藤胎揀德州
當年酒換鵝鸛裘消渴文園已倦游故蹟當壚無覓處臨邛
傳說卽邛州刻石摧殘鳳凰留長隄十里障洪流當年人物
知誰是汪道州偕鄭莒州乾隆癸丑江塘之役先君一手經
功於二公詳見汪道
州病榻夢痕錄中
池北偶談言王陽胎仙景州人有道術知湖州府府弁山中
每稻熟嘗有雲霧居人輒見霧中有人若負擔者什伯爲羣
霧散則稻穗已空突王命結壇山上令道士吳梅岑者代已
禮拜而自具衣冠書符籙忽顧吳曰大風且至但弗動須臾
果大風發屋拔木壇上人皆惴恐已而風息自是雲霧不作
爲孽此物居仁和臨平山穴中每遇稻吐花時夜半輒有白
雲如匹練自北而南所過之處稻皆秀而不實然畏礮聲及
鑼聲鄉民互相守望遇其將至鳴鑼發礮雲輒四散遂不爲
害迄今迹已銷滅故年老人尙憶及之而少壯無知之者矣

歲獲豐稔　端履案吾邑數十年前亦有此異士人云是白虹
吾邑數十年前又有青蟲之孽能聯捲數苗葉作繭處其中
久之成小蝶飛去苗亦隨槁先君閏劉猛將軍神專除蟲孽
令鄉民塑像於城南十里垾大橋廟中并親書昆蟲毋作扁
額榜諸廟門其患頓息今亦無知之者矣其像及扁額現存
端履案居易錄云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說南
宋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爲災
俗呼莽將殊爲不經按趙楓密前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
伊雒文藝過漢唐不知身後何以矯誣至此亦如江湖間祀
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也猛將俗呼莽將想因聲近而訛然
吾邑自建祠以來迄今二十餘年
災而蟲不爲
災亦一異也
道光辛丑三月邑東鄉瘟疫甚盛曾記族樸存兄淳言兄賙
鬼凡黑夜往
來俱不用燈凡鬼皆依附牆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
遇牆壁必如蝸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而目
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凡往瘟病家探
望亦無碍但必須憑空坐立不可倚牆切不可飲其茶水以
毒皆施於水中故也吾鄉有諺語云喫要喫得飽睡要睡得
早夜裹蓋綿被病就了語雖鄙俚不惹了語雖鄙俚得
要訣也予笑曰是眞有鬼矣兄曰孰謂鬼無之者但未嘗
如森羅殿上種種變相耳至疫鬼則恐係天時不正之氣結
而成形未必眞鬼也予曰氣能積而成形矣安知形積久不
又成質耶兄曰是亦在不可知之數耳兄又言鬼最畏風遇
風則牢握草木蹲伏不敢
動
余嘗問兄縊死溺死之鬼必求替代何也兄曰非求替代也
古人云魂升而魄降魂善而魄惡橫死之人氣由遽絕故魂
雖上升而魄不能遽降遂四出而爲厲耳由其性惡故也試
於縊死未解以前掘其足下土尺餘有形如桴炭者卽其魄

也焚之則不能爲祟至溺鬼沈淪水底魄爲水氣所迫不能驟入於土久之附物爲患或如草鞋或如埽帚非草鞋埽帚也附之久而成幻形也碎之有血痕者恐如子所云形積久將成質也至成質則不可復制矣

兄又云左傳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說確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則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視之如煙雲銷滅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見人則躍入水中水有聲而不散故無圓暈余笑曰此又形久成質之一證矣

吾鄉土音其字有可證者藏物曰伉直音抗以油塗物曰油去聲直音有以身踊擲曰趄直音透火杖曰捻直音忝今俗呼火捻凡即挑以火杖亦曰燈捻凡

物不平以他物襯之曰墊直音甸寶突曰煙囪直音蔥墜塵曰蓬塵以湯去鳥獸之毛曰燖音推讓之推物色陳曰蒐直音搜食壞曰餿直音叟咏觸口曰譁直音軒與瀾異義攔者氣觸鼻也或混而一之讀譁如攔非也

元方輿勝覽三卷題曰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從元槧本影抄其碑書者元翰皆陰文也

乾道四明圖經二冊不分卷郡仝謝山太史祖望跋云四明志乘以吾家爲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士延祐志至正總管至正志李謙永樂志楊教授成化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矣張制使乾道志則最初之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天一閣范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文爲之狂喜乃別爲抄而出之於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梳之小山堂趙氏皆來借抄顧余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中於選舉二廟下紀劉毅胡襲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爲出自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凡新進士釋褐必在國子監是日祭酒就座受拜戒不得動相傳頭動則害狀元左右手動則傷榜眼探花嘉慶辛未天門蔣丹林祥墀爲祭酒狀元爲蔣笙陔立鏞即祭酒子也有朝士贈以詩云回憶趨庭學禮時　國恩家慶喜難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起跪遲父子行此大典遂爲一時佳話端履案是科榜眼王毓吳散館改授部曹探花吳廷珍不久病殁豈左右手動故耶

關帝廟籤語天下皆同惟吾郡至大寺獨異然極靈應嘉慶戊午科蔣公祥墀時爲編修副吳公省蘭來典浙試余省試畢適有事郡城因入廟祈焉籤云萬年日月耀清光惟有文章壓四方三級浪中龍獻爪九霄雲外鳳呈祥或曰子當中九十五名浙額至九十四名是科遇覃恩廣額二十名三級浪中非九十平龍有五爪非九十五乎九霄雲外非在九十四名原額之外乎後榜後被放領閱遺卷乃大悟曰神先告我矣葢余卷內號鈐鳳十一所謂九霄雲外鳳也經房師閱薦而爲編修批點呈者呈薦也祥者編修之名也其驗如此憶乾隆癸丑余赴郡中有莫道神明今語怪後來還有事跋跋先君大駿曰不售分內事復有何跋跋事乎至次年甲寅應試出場先君大悟

日汝又不舊矣汝知神已將是科之題先告汝乎蒼試題係有事二字也榜發果然○又是年場後蔚籛於畫壁關帝廟鑱云蛭峒城裏事如麻無事如君有幾家先君曰題係有事而神言無事非相背乎恐難獲售也孰謂神無靈哉

嘉慶戊辰富春江水泛溢吾邑西江塘潰決數處時阮雲臺師重撫浙江亟籌捐貲修築仍延先君董其事越二年功竣鄉人感戴公德創建阮懷亭以志勿諼之意中豎重修西江碑記先君即以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句鐫作柱聯今歲久亭圮碑石無存故址已不可問故余有詩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白頭野老談遺事猶說碑亭向大江

吾邑濱臨浙江江水環其三面故西南爲西江塘東北爲北海塘皆所以障汀水也塘外之田名爲竈地錢清場徵其課入城市塘外竈地淪入於江江身直逼塘根居民咸惴惴不保旦暮不二十年江流北趨海甯不特舊時竈地盡數漲復並添漲新沙數十里土豪咸思佔墾爰定舊有者爲原業新漲者爲報陞然地淪水中已久無從辨別新舊界址於是舊有者指新漲爲原業報陞者指舊有爲新漲攘奪紛爭鬨然械鬬撫軍覺羅吉慶公不得已奏請將報陞之地作爲牧地歲收其息作養贍杭城駐防鰥寡之費而爭端始絕於是吾邑有牧租之課向者龕赭二山對峙大江南北南爲蕭山北

乾隆庚寅七月二十三日風潮大作俗名海嘯北海隄潰江潮直

壘佐韭菹盤飧留我意何如官衙遠市無兼味烹得池中兩

鯽魚

余作詩弔某公墓已錄之於前矣今歲重過其地意有所觸不覺情見乎辭復成一律云烏衣只隔一重垣兩不相容竟兩存喬木百年留故第青箱五世守文孫西泠月冷霜凝屋南樂橋低水溢門昔媾仇讎成轉瞬悵懷舊事竟難論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大越云者如爾雅西至日所入爲大蒙之類蓋當時國號如此非僭而稱大也竊謂春秋於越於字亦當作于于大也見方言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正作于越楊倞注子越猶言於越今本荀子于字多誤

作千而古義廢矣如今府名大同大理之類亦是仍其舊稱縣名如大城大邑之類更難悉數

居易錄載桐城姚文燮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即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知爲何證也端履案余友汪蘇潭吏部繼培亦患此證有醫者云凡人記性皆司於腦吏部久患頭風腦已枯涸矧腦處至高之位藥力所不能及後竟不起或云得百活馬腦食之可愈嘗制馬有定額安能得其百腦以療病蓋明知疾不可爲姑爲大言以欺世耳近世醫者云治噎膈用鳥亦皆此類啄木鳥倒一見之獅子油從何得哉

蘇潭博通經史器重藝林累於家境抑鬱而歿余哭以詩云玉樹臨風迴絕塵新詩脫手已無倫憶同剪燭論文日始識

湘湖雉尾蒓君幼隨侍尊人龍莊公湖南任少時詞賦動公卿吏部文章最有名緯候辨同書冊考見所年十八歸里始得喫蒓菜後一時傳誦已刊行十年憐我滯書彩珍祕書函手自緘往返京華纔百口到門幾度訊歸帆詢君家事語支離偶問旁人始得知如此情懷如此病縱逢和緩也難醫

蘇潭爲文援据奥博精審不苟今歿垂三十年家徒四壁長嗣又亡斷簡零篇字字皆當珍惜故備存之不厭其繁也

史記闕篇補篇攷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漢書班彪傳並云十篇有錄無書所闕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晏注漢書班彪傳注張晏注漢書百官表注皆云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褚先生所補是二十篇之目班氏所不著者也

兵書顏師古已糾其謬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辨肆淺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二篇固未嘗闕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卽位之文使非出自遷乎何以并年歲而襲之觀其自序三篇原止略舉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

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載天漢後事爲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增補而本書要無闕者也傳靳傳班書多仍其舊其敘事簡而有法尙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當有必不作誣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冊文而略於事目而無其書舊說皆謂武帝怒其短已削之不知遷書至宣帝時始宣布武帝曾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爲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泰誓之比亦未可定紛紛指屬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續史記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注漢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屬之少孫則三代世表

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之數而始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厤書之附厤日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以後事者凡數十處安能一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斯爲謬矣

周代書冊制度考周時書冊所用見於經書有四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書之以版者也內史王制贊爲之以方出之誓簇書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又隱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注謂仍其謂以事異者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于策是也有書辭告命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是也其長短之制各視所施聘禮左傳序兩正義引鄭元注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儀禮正義作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尺二寸誤三分居一又謙焉尚書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束晳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發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南史王僧虔傳云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簡廣數分長二尺江淹傳云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此皆周時策書之制漢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而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則周律與漢律簡當並用二尺四寸杜周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耳後漢書

曹褒傳云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簡制與周時經典合獨斷謂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左傳正義謂此據漢世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釋名槧版之長三尺者也說文以槧爲牘樸削槧爲牘當必減小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二寸牘周時牘制長短當與漢不甚相遠而杜子春謂方即漢時牘則方版之制亦與牘不甚相遠矣漢書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牽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正義謂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版蓋便於更換不復編綴舉士所習則多用竹故周禮每言方版而六經則皆策書內則請肄簡諒學記云呻其佔畢畢即簡見爾雅佔即說文笘字類川人名小兒所寫書亦用竹之證若夫陰謀祕密之書及國家常法亦有以金爲之者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篇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六弢即太公六韜其書蓋亦冶金所成左昭六年傳鄭人鑄刑書二十九年傳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鑄范宣子所爲刑書焉然則所云金版蓋亦鐵也學記云人學

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一簡容字多少亦靡定也周時史策之外官府文書類用木版蓋便於更換不復編綴釋釋譙敏碑稱故國師譙贛深明篤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是讖緯之書宣元諸儒莫已傳習其證二也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況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漢書言翼奉治齊詩專元帝乃云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公羊傳隱元年何休注云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疏謂本春秋緯文而董子繁露實用其說其證三也朱子晦庵易緯通卦驗而禮記經解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漢書郎顗傳稱爲易曰而史記伯夷傳用之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說苑亦稱易曰而韓詩外傳引之凡斯遞文類本易緯其證四也宣帝時王褒作九

懷其株昭篇云神章靈篇王逸注以爲河圖洛書讖緯文成
帝時李尋說王根云五經六緯孟康注以六緯爲五經與樂
緯張晏注以爲五經就孝經緯本文義隱注爲闡達共證五
也漢初求遺書讖緯不入中祕故劉向七略不著於錄而民
間誦習歷可案驗張衡謂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又言成于哀
平之際褒據其盛行之日而言劉勰正緯遂謂起于哀平荀
悅申鑒俗嫌篇以爲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均未爲
得也

蘇潭著述甚富惜天不假年僅成潛夫論注一書已刊入湖
海樓叢書中鹽鐵論注漢人說經錄諸書皆未卒業歿後遺

稿散失今得其詩數首亟錄存之　由靈隱至韜光明湖西
去古禪林欹欹籃輿度曲岑門擁白雲分樹色泉穿寒澗落
峯陰佛前旛影隨風轉山外鐘聲到晚沈爲滌煩襟閒憩息
不妨猿鶴伴長吟磴道盤空客到稀偶攜吟策欹僧扉板橋
人跡尋黃葉老屋經聲出翠微海日江潮都入眼藤梢花刺
欲牽衣採幽獨領登高興坐對斜暉未肯歸　范鑾載西施
游五湖留別文種三千犀甲共驅除生聚功成甘載餘大敵
已亡臣事盡美人無恙宦情疎吳宮麋鹿添新恨越國山川
壯昔居從此不須懷舊事五湖煙水近何如　畫船一聲欸
乃過前汀柔櫓輕搖送畫船紅入落花粘片片綠隨芳草映

生子夢川孺人卽嗣爲已子愛之如所生夢川長克盡孝道
乾隆五十有三年以孺人貞行呈請有司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如例論曰孺人之姑王太孺人　端履曾祖姑也孺人
胞妹適瞿杏川公又　端履舅祖母也先君子嘗以母禮事之
故　端履幼時陳瞿諸親長往來者不絕每憶新歲節屆燒燈
瞿姓少長咸集燕飲信宿相得甚懽廣宗公率　夢川踵至親
串同堂敘語竟日老成典型追溯如昨而數十年猶零殆盡
音問契闊彼此子姓相見均不相識幾不知先世之爲姻婭
也者良可慨已陳氏舊譜載立人公生雍正三年九月十五
日卒乾隆三年九月十二日案乾隆三年歲在戊午距雍正

三年歲在乙巳是公卒時年止十四齡恐未可以娶妻又載
孺人生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
五日案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下距乾隆戊午僅十二年尤非
理之所有據山陰俞檢討　鴻　所撰家傳言公卒時孺人年二
十一推之當是乾隆十二年丁卯歲疑莫能定故不收敘之
傳中某等其詳稽祠堂栗主函中所載據實訂正無仍舊譜
之誤可也

姚檗山東之連山廳志物產門載龍鬚草生峭壁上取之甚
難盤長四五尺以水浸之去其毛織爲席唐令文安定彭原
汾陽中部洛交天水諸郡俱貢龍鬚席多者無過十領其實
是純以爲無于耳

道光戊子端履兄弟析爨時余將典業給弟端蒙作爲己業
周太宜人曰讓肥受瘠固是美舉但汝何以爲生端履曰某
年逾五旬精神不能周到且夥開有違禁令耳太宜人曰雖
然將來須添設一業以慰我心端履敬受命但此願未知何
日償也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無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道光巳亥秋先繼妣周太宜人患癱垂篤端履每夜四鼓起親湯藥一日行至廳後覺寒氣一縷由足心直注小腹即跨伏不能行先慈大故後遂昏迷不省人事明年二月始能杖而後起而家稚彝弟端蒙又去世矣撫景傷懷情殊惘惘適座間懸蘆雁一幅因題其幀首曰惘悵鴒原痛弟亡何時風雨再連牀江頭轉瞬蘆花白忍向雲中看雁行垂死病中驚骨肉少陵詩句最關情傷心五十年前事重仰遺容悵紫荊乾隆丙午庚戌先祖考孫雲公及先叔祖考世揚公相繼逝世先君嘱畫師繪鴒原風雨小影朝夕供奉屋外紫荊數株一會稽徐氏刊本

紫蔡養堂丈英所布也

無情燕子閙春華振翮予懷百感除舊句而今須改定棣棠不種種梅花家荼甫弟端履題其十里梅花一章堂圖余應以四絕中有他年得遂連牀約不種梅花種棣棠句

端履年十五時戲作湘湖竹枝詞止下平韻三十首先君見之頗心喜爲題一絕於其上云錦纜牙檣工部句荷花桂子屯田詞誰知見慣湘湖景也譜商聲唱竹枝幼時吟咏稿久無存偶然記憶一二不忍棄去錄之於後越王城上白雲齊越王城下雨淒淒一棹跨湖橋外泊綠楊兩岸鶗鴂啼十里烟波兩劃開我南君北其徘徊白蘋洲外逢僧話知自楊岐寺裏來陶侃亭先生摩烏山寺題壁有望到白蘋洲外路攲篷貪魚腸載一繪歸余幼時尚及見之今已無存矣攲

笠芒鞋小暑初梅風如翦碎菰蒲少年邀喫楊梅去行過頭湖到二湖湖鏡如揩浸碧虛一枝柔櫓蕩芙蕖竹篙輕傍漁舟插要買新鮮杜父魚杜父到處有之佳湖心三月水鱗鱗湖出湘湖者尤佳而花開盡白蘋採得蒓絲全不滑祕傳煮法要腈人生蘋菜蒓簡不可辨認惟土人能識之春時採摘雲影空濛露一斑峯沃以沸湯方能柔滑其法祕不傳人頭攲束翠如鬟到來漱口須拖壩且看隆興寺後山脩竹根從石罅穿綠陰罨盡鎖寒烟擷來貓筍論觔賣醃菜蒸湯味最鮮裏湖深處即山家山骨玲瓏一徑斜竹篦插腰垂似棗滿山兒女採新茶春水初生繫短篷錦鱗發發藻叢叢蒓鱸何預秋風事試約張翰到浙東余原句云蒓鱸美不滅吳中張翰何曾到浙東先南陔師

云句則佳矣而未諳音韻也翰字季鷹當作平聲入十四寒讀與翰墨之翰迥異端履服膺此訓五十年矣同憶函丈觀渺不可追言之心惻

凝駿稚語見笑大方然令今日搦管轉不能如此眞率也

先君嘗言作詩須從溫李入手方能工細而免粗豪故端履少作皆緣情綺靡然恐見譏大雅未嘗存稿也偶檢敝篋尚有四律追憶往事頗寓寄託不忍付諸焚如附錄於此太息年華似水流重門落葉易驚秋臨風每被輕寒襲看月都因小病休團扇情懷團蛺蝶麻衣身世託蜉蝣自憐不及西飛燕得仗春光入翠樓只隔形骸不隔思黃昏人靜晝簾垂生憎小字名桃葉最怕新泥污藕絲水遠文魚偏宛宛香熏睡

鴈故遲遲一樽醉後添惆悵辜負參橫月落時闌干十二靜無塵只有游絲習落茵春夢攪人多不醒風懷似爾竟難伸鶯梭織柳成金縷燕剪雄父魚得細鱗九十匆匆花事了酴釄滾倒閒前因疎狂深悔少年場作事原應忌角張詞調漫填青玉案堂名翻誤鬱金香不禁憔悴同河柳況復光陰過海棠綺業而今歸解脫白魚紅豆兩相忘

海鹽海中小魚也曝乾大僅如米粒甬東人目爲珍味苞苴致遠意頗矜貴然食之不過較勝蝦米一籌慈谿姜西溟太史咏琴魚而兼及之云儂家本住扶桑東扶寸的嚼連枚筒薄鹽之味將無同勿詡鄉物輕比儗爲公多致爲佳耳他日當時草率應酬久不復關懷詎意不棄菲並登梨棗因重讀其詩一過五言如蟹斷棹聲急漁磯燈影涼山疊飛雲石池通夢筆泉一寒猶范叔多病似維摩愁多詩意澀歲暮客情深七言如天涯晤對梅爲主客裏相親燕亦賓雄心似墨徵公海鹽詩但言此心已馳彼未免傲人以所不知耳亦如吾邑楊梅味誇獨絕士大夫多以未經嘗試爲憾然酸甜相雜見慣甚覺平平未能動人食指也又如張翰蒓鱸相傳韻事統固佳品至鱸魚味極薄劣何至有秋風之興近有松江人以醉鱸見貽者啟之乃杜父魚也魚皆二腮惟杜父魚四腮耳食者流傳聞不實遂謂鱸皆二腮惟出松江者四腮是誤認杜父魚爲鱸魚可發一粲杜父魚最鮮嫩然只宜煮食嫩芽極爲甘滑生熟俱可食至秋槽之便失眞味至蒓菜春時吾郡士人無食之者始轉販吳都羣誇異味耳

明湯紹恩爲吾郡守於三江口建閘二十八座名應以時蓄洩其行數是本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四字則非宋刻可知然喪旱潦有備殺後郡人於閘旁建祀春秋祭之其詞聯云鑿山振河海千年遺跡在三江纘禹之緒鍊石補星辰兩月成功當萬歷于湯有光係徐天池渭筆最爲警切萬歷云者猶非神宗年號也後果應其言萬年云爾

蔡陸士秀才名衡貽予同邑任視鄰雌使國任詩稿卷首列予題語不屑模山範水而纏綿悱惻字字從至性至情中流出邁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吾於視鄰詩見之矣云云

滬北偶談載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夫人夢神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蕭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端履案陳生不知是何族人吾邑陳姓凡十餘族

俱不勝宗偏詢故老無有知者

阮芸臺師巡撫吾浙時建詁經精舍於孤山之麓選士之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刻有詁經精舍文集茲錄其吟物數首以見嘗鼎之一臠云　牡丹

洛陽金粉冠皇州品是瑤臺月下留七寶裝來難著手百花初見總低頭香圍銀鏁煙初重紅壓珠簾露未收記得宣和圖畫裏玉貓相倚照珊鉤

繡映葉輕盈賸更肥驚殘蝶夢認枝飛玉顏易省千金賦仙骨容披一品衣名重豈緣栽處少價高方悟見來稀九天雨露恩原厚不用園林翠幙圍

周勝奎

綠陰萬綠排雲撲眼前濃陰如水更如煙林塘黯黯連三月門巷憧憧又一年芳草有情還自秀落花無主倩誰憐攜尊遮莫鉤簾賞不放斜陽到酒邊

孫同元

滿林幽翠滴巖廊小憩還憐綠野堂暮景早從千嶂合午陰多占一分涼鬧蛾舊市聞桑剪睡雨秋魂到石牀籬落無人清晝永菱雞獨自下迴塘

張慧

諫果錫爾嘉名諫義長雙尖觸處露鋒鋩同舟始覺中邊徹微澀須教次第嘗臣直原來多苦口儒酸留得沃

鴈刻成莫笑三年楮諷去猶隨八月查海上扶桑日邊杏春風依舊燦紅霞　陳文述　方鏡正色寒芒百鍊精寫形端合號一盂寒水淨無埃生面從今爲別開未許磨將圭角去似曾照過壁人來神光半吐先輪臘皓瞭微棱自蘊胎認取飛仙眸炯炯始知明鏡本非臺　胡敬　嘉慶辛酉壬戌閒先君主杭州紫陽書院講席阮芸臺師時屏騶從過訪因出詁經精舍課卷囑爲點定故先君亦有擬作　夕陽落照銜山半欲遮錯疑初旭上窗紗樓頭塔影明雙寺屋角桑陰帶幾家野草烏衣飛舊燕寒煙紅樹點歸鴉夕陽惟有江南好只聽鐘聲不聽笳　會稽徐氏刊本

騶匆匆過征鞍一樣留難繫不負分陰是嘯儔流水繞馬蹄聲急亂山多長繩停車猶愛晚林紅砧敲秦塞三歎　落葉蔭槲曾依綠滿叢倚棹漸士解經錄其中有擬作論語鄉人飲酒解一更月帆冷吳江一夜風未肯借枝因擇地幾曾附木自飛空　阮芸臺學使寄贈浙士解經錄其中有擬作論語鄉人飲酒解一篇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歲寒留得貞柯在好養根荄待化工柏翠松蒼健自加紛紛鄉人鄉大夫也爲据此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立說最精而於鄉人儻之鄉人未經疏證余恐滋無識者之疑爲之申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驅疫鬼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是也凡儺有三季春圖儺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儺仲秋天子儺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儺惟季冬儺責歲皆得爲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只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儺通於天下必有舉其事者鄭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儺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從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儺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於東郊爲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從禓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疏以儺爲季春之儺失之孔融注謂

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

編履案吾邑俗例立春日令乞兒數十聲著伶人衣導土牛而行名曰春官想卽古之所謂儺也易儺而爲春官易謂失其義而陳其數矣

黃金四目而扮演故事可謂失其義而陳其數矣

吾浙某科鄉試詩以月點波心一顆珠爲題予被時有擬作一首藏之篋中已不復記憶已亥春日偶檢得之不忍棄置錄之於後波淨中心澈秋宵月滿湖四圍凝曉鏡一顆浸明珠雲共消銀漢冰同映玉壺清澄天上下圓折水縈紆驪領探難得蟾光近卻無皎潔翻皎潔兒顧轉糢糊七竇福羣動

千潭悟萬殊景星昭　聖壽瑞鷄溢　皇都

者姓名謁其家主人出飲漿嫗也視而愕曰孝哉吾始憐若

筆姑紿若歸耳若去三日吾子方漁有屍隨潮入沙尾不
復下吾易衣履而植之藏所易以俟求者信若母耶出示之
符所識而多一半臂衣孝子疑母平日不衣半臂又歸問之
婦婦泣曰姑臨行奉以備盥櫛不意遂襲之也孝子曰信矣
復返倘媳子至棺所即前禱神地地也焚楮迹尙在距母溺一
月餘矣啟視面如生孝子憑屍大慟血淚俱竭卒奉歸以葬
視者如堵牆皆爲隕涕嘖嘖稱孝子事在乾隆癸巳距今五
十有一年孝子年七十矣教子孫力耕爲食嫓嫓畏謹語狄
其親負罪引慝淚承睫不可止庶幾終身慕者

端履言面如生者此行文修飾之辭耳焉有屍沈海中面

尙能如故者乎孝子言可證有三一緇履一半臂衣也三
則吾母有陽疾此實而可據也然其文不雅馴故不具錄
錄其所可言者

嘉慶甲子余與仁和周青上雲煙同以優行貢入成均青上
不久病殁詩文零落今僅得其表忠觀落成詩以誌事百韻
錄之樸觀標忠順堂階又創垂考成宮已落誌事筆能摛青
藝輝新緒朱甍陋舊規重來瞻廟貌相與話興衰文物中郎
道車才去莎亭鶴正怡雙峯靡杏雨二月采蕤絲勝境斯爲
曩名區定屬誰夜豔花仗曉春逗錦城熙熙既溯東陽蹟空傾
瑣玉屢堆荼既竭登瀛力探韜美富基巍江方滄邐鬱嶺入
北斗扈菊邊來樸樕蕉底覆伊尼五坐驚封葬寅酉不剪茨
蝸牛涎欲上鼷鼠跡頻窺夜月飛神鶴秋風走玉貍奉盛嗟

尊享叫廟或聞嘯呵護靈恒庇趨蹌禮自卑宮牆中葉圮修
實使臣司壯麗神威助經營意匠持遒材皆杞梓守隸必龍
蕭爽令鳩功駿齊致捨錢嫗繼增鴛瓦燦豢豈蜃構危快搏
鵬鎗戶欣籠翥帷荼黃芬綺幔珮玎璫飾文榱雲翬干層構
氣通一線曦櫺多排雁齒梁或亘虹馨館以琳琅合宮將紫
翠累旌旆標大木棨戟豎亭楣輪奐羣誇美雕鎪諏告拔譽
非分堆觀晉室陋廬祁屋角重重隱廊廡曲曲通金鋪含了
鳥銀鎗鎖葳蕤柳綻垂隄線梅開寄隴枝鴉鳩飛格格應鹿
叫咿咿水色涵僧眼山光出黛眉坊前爭繫鴿館外共聽鸝
居然出檀有花糕想是署中幕賓故有依人籌海之語
孟子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趙注當何脩治是趙以
看東海雙峯色謂鹽捕二山曾聽西陵八月濤莫怪盤飧供草草
勞況復登山百丈高暮齒依人憐白髮壯心籌海挽烏號遙
矣　又有壯田字者復依原韻獨題一律云栽花種竹已嫌
氣添詩興西點筆仍閒此日糕田今亭已久圮原蹟不可問
羅勝老病勞田重陽循例又登高西陵雲黯干門靜江北幹
風高萬木號海國帆檣橫島嶼渠江城樓閣湧波濤消除豪
遣余同社蘇潮吏部陶安生拔萃作登高之會見有聯句於
吳越兩山亭壁者墨跡尚新而其人已不可見矣詩云扶杖

治釋脩端履案脩與循古字通易繫辭德之脩也釋文脩馬
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循本作脩是也循從也由也見漢書武帝紀集注爾雅釋
詁循從由同訓故得相轉注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釋文脩馬
本作循是也循從也由也見漢書武帝紀集注爾雅釋
孟子則之野則字邪卿無注閻百詩若璩引召誥則至于豐言乃至于
謂古人有此句法端履案則猶乃也書則至于豐也孟子則之野言乃之野也月令豺乃祭獸豺禽吕氏春
秋季秋紀乃作則是其證此節文義趙注最爲迂曲以善士
爲善搏虎有勇名則是馮婦未嘗改行與上節殆不可復意
毫無關合蓋發棠之舉孟子雖行之當時必措置失宜有虐
名而無實惠上下皆歸咎於孟子孟子深悔其事

門弟子盡知之故陳獵先以不可復以望見馮婦爲馮婦見止之而不知孟子已決然不復也 嘉慶乙亥鄞縣紳士於學宮之西建祠祀錢忠節張忠烈二虎則馮婦二字當在望見之上趨而迎之攘臂下車文氣貫注不必更複馮婦二字於攘臂上矣古文莊義當攘善而從正不必墨守一家也

公而以後之左室祔祀全謝山先生撫成先君爲之記曰鄞全謝山先生負閎博淹貫之才仕焉而已教於其鄉論誤節哲成仁取義致命遂志之事以垂不刊而錢忠節張忠烈兩公尤其生平所樂道者也夫兩公丁亡國之餘不大宅天命著述則伯厚東發之儔也其餘事爲文章平覩攻媿剡源清嶠巉山海至於喪元湛族義不返顧洪惟 聖朝寬大褒嘉容所不屑道也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與宜祀於學又不僅在

同量愍其勤勞之心勒諸史傳 錫之通謚學者閒兩公之名思考見其行事而請家紀錄或隱約而不詳或牴牾而失實蓋殷頑迪屢明越之閒僅端於饋錄骨肉書於鐘鼎家毀於剝劓之株逮民人愁痛固已多口隕閒矣而且將使之跋扈士卒之反覆同事者意見之牴違有覿面握手而不能相告以心者百年以降傳聞異辭宜其日就湮微也先生

爰章兩公矣

諸謚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注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 大禹謨孔傳以困窮爲天民之罰告者永終謂天之祿籍長終沒身舜終字與包同是孔包皆以充義釋終士冠禮廣終幅邇注終充也王伯申釋詞允猶用也與書允釐百工允迪厥德庶尹允諧允釐百揆寧皆當作用字釋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端

厥用作歲詞鄭亦可作實義解中庸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我執是兩端此執是中義雖少異但用中於民與用執其中用字似無二義允執其中猶言執其中而用之或疑此三句文氣不相貫注不知允執其中乃諄勉之辭四海困

算天祿永終乃頌禱之辭終者盡也見釋名釋喪制竟也趙注此
天祿永終皇侃義疏云終猶卒竟也言必至四海極盡而天
祿方竟史記高祖功臣表年表載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
山如厲國以永寧實本此意正言之猶云億萬年有道之長
也此毳禪位之文當時自有一定之體式故舜禪位時亦以
此命禹也

候選主簿樸生曹君像贊　嗚呼此吾友曹君樸生之遺像
也君性和易無疾言遽色家庭雍睦不閱有詬誶聲簿籍出
納未嘗刻意鉤稽衣服飲食不擇精麤溫飽而止櫳軒剝落
任其頹廢几案凝塵不加拂拭或有誚其疏略者君一笑應
之終不隨世俗爲轉移然家事不嚴而辦臧獲無所侵盜歲
會率有羨餘人又咸以爲異蓋君神明內湛燭照數計物無
遁情猝然指摘悉中窾要是以不敢毫髮欺也君生長邑南
鄉七都距城六十餘里其地萬山讙立親友罕覩其門年二
十餘始隨父南畦公遷居城市故與余交稍晚余指數四十
以後總角舊交如陶安生拔萃汪蘇潭吏部何問材太常潘
德安明經魯東山光祿魯春雨學博輩凋零殆盡見君相得
歡甚嗣後昕夕過從靡間寒暑二十年如一日邑有善舉必
偕君董其役君黽勉奉公不辭勞瘁事蔵而功不居當道無
有知君名者亦可見君之狷介已君體素強無疾偶染微痾

沈困牀蓐者五十餘日侵尋委頓遂致不起余謂君病若遏
良醫可以無死而世無和緩不能箴膏肓而起廢疾嗚呼其
命矣夫君生於乾隆庚子年四月初五日卒於道光丁酉年
七月初二日春秋五十有八贊曰聆爲鄉愿公而學柳下惠
之和塵海紛華而汩沒兮君不肯沿流而隨波若竹箭之有
筠兮貫四時而不易葉攷柯喜友直諒與多聞兮以文章道
誼相切磋余性落落而寡合兮生平同方與同衛者無多見
君言必信而行必果兮謂久要不忘者非君而何忽歲月之
徂謝兮吾不能爲君揮晉陽之戈感死生之異路兮撫遺容
而老淚滂沱

余偶購得玉臺新詠中有詩箋乃擬古四章不著姓名似膠
漆之交後至隙末然婉而多風可謂怨悱而不亂矣其詩曰
投我以書報之以畫畫中有詩其人宛在投我以錦報之以
羅羅輕錦重傷如之何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同坐春風竟成
彼此投我以玉報之以金相期永好無有遐心

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水道多不合因作
論而解之曰據戰國之水道不可以釋禹貢據水經之水道
不可以釋孟子禹時淮泗斷不注江故揚州貢道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孔傳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說本精確後
儒概以爲僞而斥之又求淮泗注江之蹟而不可得則以水

經注泄水之滻須口施水之施口當之夫滻須口爲泄水注淝淵卽汰之處原未嘗與江通況經明言泄水與汰水合西北入于淮注以泄水上承汰水故總之曰亂流同歸是經注釋泄水經流甚詳又無支流可以附會若謂肥合於淮肥分爲施施注巢湖湖水入江今以水經論之經于施水明云從廣陽鄉與肥水別東南入于湖則施水本與肥水別流不能相合惟注言施水受肥于廣陽鄉似施水從肥水分支經注已自相違異今欲據以釋孟子不得不舍經就注以證成其說而經與注之孰是孰非又不暇顧矣且禹時貢道果可由江入湖由湖入施由施達肥由肥達淮則禹貢但云

沿于江達于淮泗可矣何必錯出一海字予竊疑孟子言決汝漢者決汝入淮決漢入江汝與漢施功皆用決故總而言之注之江專指漢言不指汝言蓋江淮皆發源注海爾雅之文甚明汝本入淮漢本入江自故道就堙故橫出而爲患決汝入淮則汝治決漢入江則漢治然江自受漢以後江之勢益大淮自受汝而後淮之勢亦大至於下游淮泗與江彼此泛濫互相貫注而莫可分別故必排淮泗不使之注江而後江與淮泗各得安流而入於海趙邠卿所以訓排爲壅也蓋孟子本當云排淮泗決漢而注之江因與汝並言決不得不先敎汝漢而後及淮泗古文每有此文法說者又據班志安豐縣見尚書正義故

豐禹貢大別在西南鄭康成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見尚書正義故城在今安徽霍邱縣西南謂古時漢水直至安豐故可決汝入淮決淮入漢信是則孟子當云決汝淮而注之漢矣況禹貢導漢明言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則漢水入江尚在彭蠡之西安得復至安豐界也且古今山水容有同名必執安豐之大別以當禹貢之大別則穿鑿而不可通矣杜預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此說最爲得解

武昌張松生邦棟與余同舉嘉慶甲戌科進士由新昌令移劇蕭山暇日出其政績圖囑題余應以二律云劉源水濕綠波平天姥峯高翠黛橫九曲溪山桑別緒百錢父老送行程

披圖恍聽神明頌握手尤欣臭味情話到師門眞不愧甲戌會試偕余同出楊誠庵伯昂師門下甘棠桃李蔭春城江鄉迎得候君來潮上西陵日兩遍要築金隄資砥柱瀾翻西陵潮時改建條塊石塘尚未藏事更譔玉燭上春臺風濤遍歲無噴浪甲申歲抄墾灘南塘潰警參苗有秧雁告哀民困蘇時公報最農桑溝洫倚長才

論語如其仁如其仁兩其仁字應上未仁而言仁字是全章關答主腦兩如字頗不得其解孔傳曰誰如管仲之仁朱子便是增益聖語矣因之謂誰如其仁者於如字上加一誰字便是增益聖語矣

編脩如當訓乃未敢自信及讀王伯申尚書釋詞渙然冰釋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王尚書曰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兵而天下乃其仁乃其

仁也○又詩常武如震如怒大載禮少閒篇臣之言未盡諸
盡臣之言君如財之王皆釋如爲乃猶履案君如財之之如
不若訓爲則義更
明顯如猶則也

釋詞於論語多有異訓今去其常語而錄其別釋於左　學
而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無不漢書谷永傳引作居不
求安食不求飽爲政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以猶
爲政奚其爲爲政其猶而也是亦
乃也其與乃同意里仁篇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一猶或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猶
也惡也一聲之轉故矣可
訓爲也也亦可訓爲矣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若猶此也謂此人
也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與猶
也猶言於予也何誅於予也
改是也雍也篇今也則亡也猶者也子罕篇今也純儉
今也或是之亡也並同斯人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也及也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
宋朝之美也女得人焉耳乎耳猶
矣也言汝得人矣乎泰伯篇吾
無間然矣然猶焉也先進篇若由
也不得其死然並同子罕篇偏其反而漢書韋
曰而者句絕之詞徵賢傳注
子篇已而已而同　鄉黨篇便便言唯謹爾猶而
矣斯猶已也　公羊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休注色
然驚駭貌先進篇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無言人無
有非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如猶與由之
瑟奚爲於某之門爲猶也猶與也及也
以也皆不及門也矣也子路篇又何加焉
焉猶乎也陽貨篇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端履案古也者通用左成七年傳此申呂所以
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猶言此申呂所以爲
賦以御北方也也字當釋爲者杜注言申呂輔此田成邑
耳不得此四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未免望文生義微
子篇而誰以易之以與言誰與易之也子張篇無以爲也爲
助也言無用毀也皇侃義疏使無以爲醬毀邢昺正義曰無用
爲此醬毀皆誤解爲字顏淵篇何以文爲子路篇亦奚以
爲季氏篇何以伐爲並同是語助聲
曰篇允執其中允猶
用也言用執其中也猶之與人也猶猶之
與人均之與人也物相若則均故猶有均義

衛藏圖識凡圖考二卷識略二卷蠻語一卷馬少雲揚盧梅
溪繩祖同輯前有魯華祝序所記道理程站最爲詳悉此赴
藏者必不可少之書也因與西域聞見錄合爲一函藏之
圖識言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
轄六十餘城拉撒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萬有二千餘
里後藏在前藏之南至京萬有三千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
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
又言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其炊爨具狀如
樸頭亦傳爲唐尉遲敬德冠番人仿而製之也
又言西藏以賽蘭香供佛佛經名伊蘭花花小如金粟特馥
烈戴髮髻間香可聞十步經月不散後漢書所謂伊蒲之饌
也
又言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人番民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

自內地攜竹器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

近得張沅白桃花立軸秀麗絕倫一時題詠者四人爲備錄

之　十丈紅塵飛紫陌掩關閒煞踏青屐梨花勻面柳仲腰

容裏春光總浪擲忽聞素豔倚東風叢叢深鎖梵王宅淺碧

深紅千樹嬌得此一枝都辟易檀窩破笑蕊初圓玉應含羞

苞半折錯疑扁舟入武陵恍見仙姝下蛤射平生好花如好

色不過傾城雙眼白天姿淨洗粉和朱佳名應賜秦與虢想

見世尊微笑時月籠雲遮爭愛惜縱有芳情引蝶蜂可無好

事護鈴索見嗤塵俗爲態幽未遭攀折緣地僻人生榮落似

此花彈指韶光屬陳迹當歌不飲更何爲鏡中兩鬢霜誰迫

列炬燒紅照晚妝重來莫待花狼籍陸卿此地宜空色濃花亦

鵝來碧鄰天上種紅誤禁中催燕子初相識鷸哥莫猥猜鷺

衣緋未著鄂被錦難堆鳥屬窺何處胡麻嗽不迴雪迷洛陽

道霞幻武林隱仙骨金丹換塵心玉線摧舞圖居士座獻上

世尊臺元觀悲陳迹嫣山悟別裁憶塗雲母粉肯浣夜明苔

銅盒眉從掃精盤手自接妝除釵孔雀曲罷柱玫瑰小燼鬱

深注單羅避遠崖吳嬭鹽昔昔卓女雪皚皚嚼盡朱霞氣燒

完劫火財銷魂長黯黯映石獨鬼鬼影不勾流水華仍吐韡

雷對宜冰鏤簟酬只玉交盃憶昔繁華夢當春匝晝棡溫磨

因君醉癲困仗風培上苑千重綺芳林一樹緘別時韓愈李

折處貴如梅鄴下邀場簇邊鸞畫譜該公乎顏點染夫也呪

遲佪忍爲胭脂死深防露雨垓唾壺猶有淚蠟燄儘成灰不

意光明地偏於麗治魁妾銑裁作素郎玉小宜頹自笑非爭

媚無言更息脞馬驚霜練匹鶴翼翠禽胎片紙和煙浣輕歌

入夜推霓裳聲益擅郢客謂同哀會解東皇屬能持鬱壘災

尋猶梳霧髻醋可貯雲罍天意憐殊絕吾徒悔蘞才高人中

前劣羽客裕毯毸露井猶輸此波斯足駭哉莫隨柳絮亂錯

認杏花媒頃刻冰肌理多生慧眼恢紛紛好容澤留與頰邊

孩胡紹安閩歷花意遲他鄉春思駒度柳馬嘶嵓供卓倦飯鼠

虛白何時生空色此中宿漢廷留別種漁郎問津窅深紅芳

爛漫重碧田緣繞素面與天看芳心竟誰挑冷著露叢單靜

愛此佼人憭情知前度迷怨結五更嫻別裁浣花箋詩成到

白曉陳聶恒　乘閒選勝梵王宮冷絕幽香愛此叢吹入武陵疑

是雪映來人面不俱紅留將素質塵埃裏占得濃春淡蕩中

庭院蕭條苔徑靜無言未肯嫁東風雪樣精神柳樣腰天然

眞色顯清標枝輕也欲迎風舞豔極還愁見晚消淡掃雙蛾

嫌膩粉不盈一握試單紈往來多少看花客肯信春風第二

論語放鄭聲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白虎通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士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漢書地理志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是漢志引詩以證鄭聲之淫非謂鄭詩淫也樂記正義引五經異義命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踶跂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是許君亦引詩以證聲之淫其實鄭詩皆譏刺時事而託言男女故孔子列之於風與鄭聲之淫無與也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莊淫聲鄭衛之音也

攴遠佞人佞人殆廣雅釋詁遠疏也大學亦曰殆哉鄭注殆危也佞人不可親近者以其人可危也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傳鄭詹鄭之佞人也秋鄭詹公羊作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解詁痛智知而受之行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患也此是佞人殆之證說文佞巧謂高材也佞人所以當遠而巧可放者古者事鬼神非用佞不可故祝史之任惟佞人能勝之金縢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詳仁師佞是周公亦佞白居矣故孔子言祝鮀之佞又曰祝鮀治宗廟故佞人不能竟廢特疏遠之而已白虎通曰佞人當詠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院相國師曰佞字不見虞夏書商周之閒始有仁佞二字佞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故佞與仁相近或言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夫子言不知其仁端履案不知其仁言不知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不知有其仁知佞者之仁故孰疏言德之人朱子言不知仲弓之仁恐非始言佞異於仁說文佞巧謂高材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謂又一義穀曰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端履案巧謂與高材對文巧謂卽巧言亦卽口給也不得分巧爲一義謂者有巧與不巧猶材有高與不高惟巧謂口給又爲一義謂者有巧與不巧猶材有高與不高惟巧謂而又高材乃始爲佞如此巧爲一義則高亦當又爲一義矣金縢子仁若考仁卽佞也太史公周本紀作旦巧以巧代仁巧卽巧謂也長言之曰巧謂短言之曰巧諂卽謂之省文

重論文齋筆錄三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蕭山王端履

乾隆辛丑端履年甫六齡先君延族父南陔師教讀至庚戌歲師以選拔入都始解館去後師成癸丑進士歷仕閩中至嘉慶丁丑罷職旋里又隨侍衙丈者有年以故知師最悉者莫如端履於其葬也寵幽之石不敢以不文辭也爰爲之志

曰道光乙未秋八月先師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族父南陔公不敢忘就謂天不慭遺哲人其婺日月有時復歸於土孤子曼壽等將以冬十二月奉公匶於城南十九都河南韭之原已公以名進士出宰閩中蒙　仁宗睿皇帝特達之知山縣

一　會稽徐氏刊本

令游任封圻眷注優渥垂二十年公躬膺重寄矢勤矢慎陳請請志貞瑕惟公含和履仁篤信好學敦樸慈讓砥礪廉隅孝乎惟孝施於有政視民如傷若保赤子居上不驕莅而有禮舍之則藏知止不殆燕居申申鄉黨恂恂粥饘餬口歌哭無地　聖恩寬大逾格矜全感激涕零職兢沒菌杜門謝客全要生榮死哀可謂無遺憾矣至　恩綸治行例載史館道德文章光昭宇宙無俟　端履再述謹遵治命詮次世系官階生卒子女使後世有可攷見焉　世系官階等不錄

嘉慶庚申師奉檄赴姑蘇採辦洋銅爲同邑單蘭圃澄題垂釣圖有少埭紅牆夕陽外畫師原不到蕭山句一時傳誦以單居近學宮故也後　端履爲蔡某題小影云里共桑陰臭味投西頭君住我東頭登登一帶宮牆水猶繞烏衣舊日樓樓

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凡將篇逸文注一卷漢書地理志校

附中文尚書齊論語問王知道補亡一卷夏大正逸文攷一

卷附杜林訓故逸文桑欽古文尚書說地理志攷逸合一卷

外參天樹色蒼柏亭遺蹟劇荒涼西城者屋三間裏時對紅
霞看夕陽蓋實本師意蔡居亦在學旁爲吾族玉皇公故業
曾有柏亭今頹廢矣
吾師精熟選理詩古文辭並皆沈博絕麗有專集藏於家少
作七古數首已刻廣正續試卷內爲全集中所不載因錄而
存之　擬呂黎峋峻山尖神禹碑峋峻之山高崔巍上有神
禹摩窄碑工倕察書及刻石鳥蟲蹟迹交屬厥初元圭未
底績厥厎無肢躬忘疲隨刊蹻邇傅下土冀州既載先京師
龍門後鑿呂梁關泥行蹈轂山乘橇黃能深潛羿澥底九金
合鑄魑與魑蔵嶷玉字狐宛委縱橫鐵鎖沈支郡氏碑磬聾
聾黑窟大義椅比枝交柯寄豭逃嫁化識絜男躬秉耒女織梭
和安敦勉遵度軌至今越俗殊斐蛇苗山窆石其千古是時
黃絹無曹娥後嗣久遠永撫極譬何有事先淳沱馬遷東游
探禹穴手拓樂石同雲和作秦本紀本末史法九旨詞三
科殘碑剩字並收入珍惜不少憾哨多我登秦望哀秦過常

五峯頂絲飛蠅隱光粉拔我生書古比昌歜捫蝨蹈軫游荒
嗣苔斑蘚駁色墨黑字凹石凸形離奇摩挲夜索火來照古
文難讀心狐疑後人好事失眞意櫝龕苞筥差毫釐有如岐
陽潞石鼓琅琅猶體車攻詩丙鎌淼騑遵繁重舊科一一搦
奇辭又如壇山穆王碣千支勵攜酉京遵岱宗封禪北十二
荒碑漫漶都如斯況遍片石顯禹迹豈有文獻能徵之狗翳
山經紀神異史臣夏貢鐫蔵台帝篇雖佚禹功在吾魚蕾魯
徒齎咨謁碑詎忍就歸徑遲見木末龜趺移　秦刻石厚昌
黎石
鼓歌
原韻秦始皇帝併海寓傳令博士爲弭歌車轍馬迹偏天下
怪無踰跬　望海亭放歌用東坡自金山放
船至焦山原韻　神龍掉尾雄眈
眈欲化鼈整天東南何人作亭據韶蒼遠見方丈蓬萊三翬

山羅沓赴履底視若螺螄蜎蜎蜎其下周以大香海潮夷跋
走天吳鼉渾茫溟薄俯一氣極目窅黑深潭潭萬象悅忽百
怪聚日輪湧出紅雲酣而我望海不見海滄波瀰渤同虛談
河莊禪機隔衣帶豈有潮汐經赭龍南坍北漲意計事嚮如
噉橄當回甘連番六龍忽昂首赤手捕得霜嫌貪天雲下垂
海水立筆力撐拄吾猶堪黃金銀鋙許身到何必窮老棲山
巷

嘉慶庚申　仁廟命各省督撫保舉堪勝知府大員備撫桐
城汪稼門志伊既以裘增壽陳鴻漸二員應　旨矣又另片
奏師品端學裕守潔才優民情愛戴等因附摺入告　仁廟

即硃批其旁云此从勝剏其名原係好員復明降　旨嘉獎
令送部引　見師之受知　仁廟自此始也時師方爲閩縣
知縣不二十年遂膺開府之任始終不離閩省故公之薨也
端履泣讀輓聯飾諸靈座云閩疆宣猷守深才優廿載靜員
知　聖主寵門慟逝山頹梁壞大甸猶子哭先生攀轅實也
嘉慶甲戌師由閩藩擢任巡撫入　覲過淛先君買舟迎於
錢塘江上爲歌四絕贈行中一首云不是天涯不到家彭城
風雨願偏賒匆匆便算連牀約同坐船頭看浪花想見王事
靡盬不遑啟處之況後師龍職旋里　端履　歲以純棻作羹餽
食并佐以鼠姑俱插瓶之玩師賦一絕答之云漸老東風拂
面寒晝長獨自倚闌干年來韻事都成例饒喫蒓羹看牡丹
言外見賓從稀疏門庭閒寂情景讀之可爲酸鼻
師守泉州日訪知有某者素藉出入公門以誇耀鄉里飭司
閽者不得通謁某問計於司閽司閽者曰汝但日來候門吾
當令汝一見一日師送客至門司閽者咸出站侍某亦衣冠
前其中師問爲何人司閽者即以手版進師呼與坐匆匆命
茶茶畢一揖而出師責司閽者司閽者曰奴輩奉嚴諭阻不
許見主人自延之入耳師默然而不知司閽者已得重賂出
道光丙申同邑蔡凝堂大令　五辰　成進士歸里余詢吳梅梁
近狀是科梅梁爲副總裁　曰吾師畏風特甚見客亦帶風兜子歎曰梅

梁危矣此與汪蘇潭同病蓋腦枯也其能久乎未幾而訃音
至是科二三場出題錯誤自行檢舉
交部議處想亦由精神恍忽之故
桐城姚伯昂師元之○係端履
甲戌會試房師　由左都御史降補內閣學士
其謝摺云竊臣前因陳奏致蒙恩尤仰荷矜全曲爲寬貸簡
議僅鐫其二級銘心深渺于五中覺已往之難追豈殊榮之
敢望茲聞　綸綍又沐寵光直閣班崇兼旨銜重　聖無棄
物木雖朽而仍雕　帝有恩言垢縱汙而頓滌欽承　新命
同憶前塵燕識舊巢庇廈之歡更洽羊追岐路補牢之計端
賡　恒惟有事事講求時時省察向領蔡藩感
除收望棻檢糾過常縈於寤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繕

揭泥首　宮門叩謝　天恩伏祈　聖鑒謹奏

數年前阮相國師自都寄札并論吾師近況端履敬呈臺誌一通並覆啟云先師素性清廉罷官已久琴書而外別無長物近復視疇作祟盡付焚如因此驚悸成疾浸致不起伏念先師身任封圻愛民潔已身後一貧如洗幾至無以爲殮端履等目擊心傷糾合賻金始得勉襄喪事循吏下場顛連若此可爲心惻辱承垂詢用敢附聞相國得書置之不論尋亦子告出都矣

乾隆丙午先南陔師以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受知學使朱文正公迄今幾六十年傳本日尠邑中新進已無有知之者故備錄之不敢以文繁而輟筆也　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臣聞虙犧氏作河雒吐其天苞軒轅氏興龜鼎圖其地絡古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肇造書契以代結繩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施典邦國百工以治布在方策萬品以察亞斯之代七十有二封於泰山厥體異焉周官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迄於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頗有同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書六經左氏傳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周綱陵遲七國雲擾禮樂害已皆去其籍田畴異畤車涂異軌律令異灋文字異形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適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倉頡七章斯所作也爰歷六章中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籀篇頗或有所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時燔滅文章以隸人佐獄吏程邈增減就簡隸書萌芽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者秦獄吏程邈所造有八體大篆去其繁複以邊徙隸謂之隸書自爾秦書適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是也漢興有尉律太史試學僮十七以上能諷書九千字適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史字或不正輒舉劾之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宣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徵爰禮等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字於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

璧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後漢杜林作倉頡訓纂一篇倉頡故一篇班固續揚雄訓纂篇作十三篇凡一百三章無複字郎中曹喜號工篆體郎中賈鯧作滂喜篇會侍中賈逵受詔修理舊文於是太尉祭酒汝南許慎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分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首一終亥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六藝羣籍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皆纂括有條例剖析窮根原鄭氏注經多引爲證左中郎將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通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爲書丹於碑立於太學門外魏初博士淳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蒼頡覽埤廣並擇摠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入方殊語底物易名詳錄品覈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有得失矣陳留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又善倉雅許氏字指太祖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淳名因敕淳使在文學官屬中臨淄侯植亦求淳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校之說文篆體大同古字少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著字林五卷尋其況趣附託說文忱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遺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仲爲幸韻集以成仍宏登合爲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文辭舋衛音讀楚夏皇魏道續百王文同六合世變風移字畫遷改以影代景以繇代紺以鑼代鏤以楔代盡金旁作患爲鍰火旁作庶爲炙席中加幣患上安西鼓外設皮鞮頭生毀離側配禹鼏迺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追來爲齺巧言爲辯小兒爲覣神蟲爲蠶率字自有律音妄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遷析成異如此之例專輒不少皆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臣六世祖現家世陳留受學於河東衛倉徐氏刊本衛覬善蟲篆訓詁洛陽鼎沸避地河西世祖太延中臣祖文威獻五世傳掌之書序列於儒林臣體質蒙蔽學謭辭頑聰鑒祖考之舜訓墨守六代之家學不揆檮昧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纂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以類編聯分列於下統爲一部臣謹案說文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經典疑義有時以澤宿儒癗疾診之立解臣嘗讀易姤卦繫於金柅不知何物馬融云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王弼云制動之主意與馬同王肅之徒皆謂織績器用衆說紛紜靡所折中及檢說文柅字兩出一云

木實如梨一云屎是雙柄或從木尼聲玖之易義並不相關
別有柅字爲絡絲柵音讀如棍酒知易之金棍當作金柅絡
釋之器婦人所用柔道牽繫允合彖旨蕭等所說信而有徵
又商書曰蒙曰驛莊者云氣落驛不連屬鄭氏以驛爲圜解
圜爲明言色澤光明王肅云圜雀驛消滅如雲及檢說文圜
讀同行引倘書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乃知圜聲如
驛經當爲圜也又周書陳寶赤刀檢之說文引爲陳宋訓宋
爲藏因疑禮記陳其宗器或是陳其宋器不敢輒改義合兩
存又讀齊風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亨傳云昌盛鄭箋亦同
及檢說文昌訓日光東方已明朝有日光正君日出視朝之

時詩旨既顯禮意復合又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毛云如
林言衆而不可用及檢說文引詩通作其旆如林旆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之以機用以追敵春秋傳云旆動而鼓建木爲
旆木衆如林言以知物此之謂也又禮記既稟稱事鄭氏注
云既讀爲餼檢之說文既訓小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
集解既字作氣又檢說文氣字訓云饋客芻米引春秋傳齊
侯來氣諸侯又气字訓爲雲气通知鄭注之餼字當作氣集
解之氣字當作气既氣古通不煩改字又坊記引君奭曰在
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氏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
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嚴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

甲蟬聯廷揚第一圖卷行並題其幀首曰此圖首畫蜻蜓款款
款然挾飛鳴高舉之勢且無雙也其所謂廷揚第一平說爾
雅者以大者爲膺膺諸小者爲科斗蓮葉正面有躍躍欲騰而
上者膺諸也是其取義於科乎又葉邊空洞狀若蜂窠窠亦
科也蟹以旁行二螯八蹏中央隆起者非甲乎夫蟹者解也
高居葉頂殆寓意於發解之首焉蓮房如生蟬脅如鳴潔靜
莫如蓮清高莫如蟬綴蟬於蓮證以諧聲纏聯之義顯然矣
此四者比物聯類其所謂科甲蟬聯者乎老蓮書意蓋如此
道光戊子七月望後小阮仲猶中翰將赴省闈無以壯其行
色因取章侯此幅贈之蓋深望其子丑三捷云爾井系以詩

曰不才于丑曾聯捷及到臚傳甲第三幸喜三元我家物百
花頭上試高探好音伊邇洗耳以俟端履依韻敬成六絕志
謝云青稚舊事欣逢子先君以乾隆庚子科成進士端履
亦於嘉慶甲子科以優行貢成均宵雞吹笙又肆三珍重大羅天上曲環梯試與躡雲探時樣淺深無定相畫眉可似月初三佳攀蟾窟尋常事莫作奇書宛委探葩經解領歸廬叟恭榜題名紀第三同邑汪龍莊先生試第三名時詩一房以先生領首故有葩經解元圖額歸廬先生自號也

鼇位業望重探當代大儒王伯厚德兼齒爵達尊三蟬聯科
雋兼平兩考有祉裳十二幅諸侯大夫士夕服庶人吉凶亦
服之特是衽爲斜裁之布說者多因鄭氏小要之訓謂衣旁
有兩斜裁之布一布綴裳裳殺而上合而望之中要所狹故曰小要或又謂衽
衽又見經言裳十有二幅以爲指明合幅則要齊適均不得
要半下齊倍要矣故謂取二尺二寸之布幅三分之一頭闊
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頭闊七寸三分寸之一皆以闊處

敢廁庭槐手繪三碧樹荑他梁楝器百花留待孝先探謂師孫子
敬

傅子經學瀚先生居邑南鄉橫山村言行庸謹非禮勿動生
平篤信朱子之學然於名物制度咸考訂精審一字不苟迺
非講學家空談義理者比嘗見試經解曰與學使阮相國師
面論深衣之制曰講指盡相國師復出任子田侍御深衣稱
例相質先生立摘其誤數條相國師深服其博奧然性迂闊
恒面斥人過人多畏而避之端履一日遇先生於塗先生呼
端履爲老姪心甚駭蹐告先君先君笑曰此正先生屈節下
交也先生長於予三十餘歲其進學年分尚在汝輩之先今

呼汝爲姪非降心相從而何先生嘗與先君相見先君曰人
若儀禮難讀奈何先生曰是不難君試倣其宮室規模建屋
數楹令生徒以時掃除登降於其中則嫻熟矣先君笑曰君
言良是但儀禮十七篇喪禮居其四亦可令生徒裹麻哭泣
以從事耶相與一笑而罷先生後以年例貢成均復以年老

欽賜舉人國子監學正子碣與端履同年入泮附先生深
衣考○古者男子之服上衣下裳至深衣則連衣裳爲之裕而祛袂
圜袪與平兩旁有衽裳十二幅諸侯大夫士夕服庶人吉凶亦
有兩斜裁之布一布綴裳裳殺而上合而望之中要所狹故曰小要或又謂衽
衽又見經言裳十有二幅以爲指明合幅則要齊適均不得
要半下齊倍要矣故謂取二尺二寸之布幅三分之一頭闊
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頭闊七寸三分寸之一皆以闊處

向下狹處向上聚合之是謂下齊倍要除去裁縫上要得七尺二寸有奇而後人且有以爲尺二寸有奇下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有奇而後人且有以爲一丈四尺各綴裳三幅通計爲六幅背後衣下亦綴裳六幅又謂衣之對襟之衣其製面前左右兩相衣下各綴裳三幅通計爲六幅背後衣下亦綴裳六幅又謂衣之時取右襟之三幅牽之向右而冒於外如是之向左而掩於內取左襟之三幅牽之向右而冒於外如是則恰得交掩而方可廉矩矣不知未衣之先前後各六幅既衣之後前襟六幅以交掩而成三幅而後襟之六幅自如則是背寬於腹一倍無是理也竊以爲凡斜裁之布謂之衽不必曰尖相對成小要方謂之衽也衽當旁專謂在裳者也蓋深衣乃交襟之衣非對襟之衣上衣用整布二幅對摺而前左襟外綴一斜裁之布向右襟外綴一斜裁之布向左是爲續衽生時右衽掩外士喪禮左衽掩外反生道也鉤曲也考工記輈人句者折是也惟其續衽故衽與裳接處有鉤曲之形是爲鉤邊若然前左襟下綴裳二幅左衽下亦綴裳二幅右襟右衽之下亦如之背後衣下左右亦各綴裳二幅合而計之則成十二幅如是則衣之時左襟掩內右襟冒外既無斜牽而成交掩之失而裳之十二幅與衣後之四幅而已前後相當而亦無背寬於腹一倍之愆也又案衽之在裳旁者方言云襜謂之衽注或曰裳際也云裳際則裳之旁也左氏成十七年傳公使清沸魋助之擒戈結衽而僞認者杜注衽裳際也亦以衽爲裳旁際也蓋襞積羅紈以陳辭淇奧祖補注

引爾雅蘧祖裳際此皆確證也○先生著

閱書名物雖一書藏於家不知今尚存否

道光庚子科庶常卓樫爲卓海帆協揆　秉恬之子辛丑散館

授職編修協揆謝擯云竊　臣　初由翰苑游賚綸扉曾無報國之文章詎有傳家之矩矱　臣　子樫　未嘗學問遼博科名忝射策於南宮獲讀書於東觀飽霑廩祿黎養優施　特簡館師甄陶備至茲以屆期考試又蒙授職編修時未一旬疊荷生成之德　賞延再世均叨侍從之班槐廳傳爲美談蓬戶忻　臣　惟有勗以勤慎加之督課無使山徑蹊間之塞致辱玉堂天上之榮庶共竭共庸愚

其　寵遇受　恩愈篤銜感彌殷

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陳事方棘先生憚衆意頗阻先君子持之力曰非君誰能任此舉者先生意遂決厲鬼爲虐語頗言之凋與先君子夾囫志怪然質有其事先君子時爲編脩言之凋與先君子夾西河居牲傲岸不諧俗先君子憐其窮乏亦其嗚之一日煮黃精甫熟周以無藥餌告卽舉以相畀旁觀咸腹誹謂厚其所薄勿顧也忽忽數十年先生久返道山先君子遷於丙戌春初棄養追憶舊聞竟成遺事因據福麟來狀謹加詮次俾垂諸家乘先君子言先生初本名紀字山廉深得古人解詁制字之義今先生子孫無有知者因附識之

嘉慶甲戌計偕復至京師客邸晝長意有所感戲作夢游仙詩四絕大羅天上點仙班小謫新從海嶠還闕下千官齊拱手三年容易住蓬山漁人重到武陵源雞犬都非舊日村紅雨隔溪人不見只添春水一篙痕玉宇瓊樓原幻影白雲黃鶴又愈期神仙無限滄桑感說與人間總不知朝乘彎鶴暮騎牛少日紅顏老白頭萬事不如春夢好夢中風景我曾游

湯敦甫協揆向不宴客余辛未入都一日忽招飲時協揆尚宋文正公之孫賜郎中至則迎謂曰熊書谷常餽家有古事以一席餉余故延君共嘗之耳因命招朱簡石涂。文正公之孫後官江蘇糧道同坐終席朱不舉箸公問其故曰無下箸處罷朱先出公問今日之菜何如余曰甚佳公笑曰此君世故之談耳吾謂何至不

面寒又騎驢背出長安同頭弱水三千里來試匆匆去太難天上人間一霎分泥塗麴首望青雲英雄同輩知誰是昨日相逢尚論文

同年上虞錢西來前輩駿。錢由嘉慶辛酉科拔貢朝考授職七品小京官庚午科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是科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官江西九江府知府游擢湖北荆宜施道

堪適口但蘭石對之自然食不下咽耳

嘉慶辛未予會試入都試畢薄游前門見禮部示云論三場完竣舉人知悉揭曉在卽爾等各宜在寓靜候毋得擅自出京探望親友以致臨期自誤功名榜發被放復以事至前門又見禮部示云論下第舉人知悉爾等務宜及早回籍無得在京逗留觀望時主儀制司稿者爲山陰童望軒前輩。先君

門下上來寓慰問予因語之童正色曰此向例也予潛然出涕率成四絕以志慨云都門頃刻判仙凡前苦相留後放還同學笑言循故事照依舊例不容刪參禪瓶鉢已全拋行腳僧踏要打包燕子不知人事改倚啼花片補新巢料峭西風拂

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淵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筐出甌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割愛矣

太學生東皐陳公像贊　公諱夢川字東皐蕭山塘里莊人公生前彌月公父廣川公即命公爲伯父立人公後時立人公早卒母俞孺人守節已十餘年公事俞孺人及所生二親均克盡子職乾隆某年以俞孺人貞行呈請有司上其事於朝得　旨旌表如例公奉俞孺人栗主入節孝祠宗族親朋會送者幾數百人道路觀者咸嘖嘖稱公孝思不匱此端履

得之親見者也公輕軀鶴立外癯而內腴神氣清朗老尤矍鑠援例捐國子生以親老故棄舉子業奉車服賈思得什一之利以養遺時不偶屢喪其貲晚境甚困公處之泰然不以菟枯易志公祖母王太孺人端履曾祖姑也故公於端履高祖甸侯公爲外曾王父歲正月公必肅衣冠詣神像前再拜展敬先君子治具款接縷問家人瑣屑及親舊存歿娓娓竟日端履隨侍在旁者數十年知公爲詳故不敢辭而爲之贊

公生於乾隆乙亥年二月十一日卒於道光乙酉年三月初五日春秋七十有一贊曰有穆其容有澤其躬行修於外德蘊於中毋氏若節卅載阨窮體情哀額形管褒崇幸哉有子

全謝山春秋五霸失實論　雖一偏之見不可據爲定論然實能自伸其說備錄其文於後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勾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寔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皆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虢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中而其病已成然以襄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至吳則黃池

主盟方遂其霸而圖隱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
然從之者寥寥距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
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
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愧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
如越草竊苟簡不過霸之閏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
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晉之霸由
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寔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
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以深恨也幸襄
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郤之敗幾失
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

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議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
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頗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
此而絕世之無議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
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特強而好
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
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編履案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五霸統三王則
是統夏商周而言非專屬有周一代明矣是當以杜預左
傳成二年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
錢唐蔣薛郁學博洞亦有五霸考一篇並錄於後以俟後
人之折衷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

通一則孟子當言五霸者周室之罪人不當言三王之罪
說人矣且楚莊觀兵周疆已成問鼎之勢尙得謂之霸乎至
晉世主夏盟不過承先代之餘烈以糾合諸侯不當在五
霸之列故穀梁傳徂言二伯二伯者齊桓晉文也論語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祇論齊桓晉文是
孔子時亦止二伯無五霸之名也然則孟子言五霸桓公
爲盛者乃三代五霸亦無有盛於齊桓者耳
或又曰孟子旣言無道桓文之事矣又云其事則齊桓晉
文何也曰此卽春秋天子之事也之事所謂大事也知宜
王當日所問必是服威定霸之陰謀以力服人之方略故
或又曰論語明言齊桓晉文而孟子對齊宣王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何也曰讀書當逐字體會孔子所言論
桓文心術未嘗言其事也宜王問者乃桓文之事故孟子
以無道桓文之事而對之春秋雖似但舉會盟侵伐以定
褒貶未嘗臚陳事迹至於三傳左氏爲詳未免有失誣之
請是孟子言後世無傳乃是據寔以對非諱而不言也
傳成二年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
錢唐蔣薛郁學博洞亦有五霸考一篇並錄於後以俟後
人之折衷 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

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氏注爲三代之五霸確是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趙注謂春秋之五霸確是丁氏釋孟子從左傳注與趙說異集注並存二義而無所折衷豈以嚴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衷歟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推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文五霸三王之罪人似統論三代之伯汉左傳椒舉言六王二公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周伯惟二但數齊桓晉文則五霸又宜從丁釋故不折衷歟竊以霸古字作伯所謂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專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諸侯爲罪於此可證此五霸推據東周以後而言若夏昆吾商是仁而可謂之仁皆是當前指點口氣與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語意迥然不同白來作制藝者均未體會及此因附論之

大彭豕韋皆受王命爲伯征伐不得爲罪者竹書紀年夏帝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商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是也春秋之霸惟齊桓晉文有王命左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然齊未受命之時已先滅譚滅遂遂伐宋伐鄭晉未對命之前已先入曹伐衛戰城濮至朱襄王者之後例不爲伯秦繆楚莊僻在戎蠻並無王命莫不連兵侵伐以爭雄長此衰周之五霸搜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罪也

吾越俗諺雞寒上嘴鴨寒上水距今云雞寒上樹鴨寒上水者誤也水禽每遇天寒則拳其一足而以一足立於水中不特

家畜鵝鴨也推之鴟鵂鵝鶩之屬無不皆然故余有句云白鷺拳煙孤掌冷蓋紀實也今錄全律於左云出郭低垂盡斯雁乍寒天氣曉風尖孤篷曙色侵詩卷十里朝暉吐酒帘白鷺拳煙孤掌冷紅菱刺水兩頭纖吾邑紅菱四角者熟於夏時俗名水紅菱多種於水田中至秋菱皆兩角青色亦間有紅者城南一帶柯中種植殆遍插竹爲界岁通舟楫鄉人視爲利藪一枝柔櫓秋波闊尚有同舟夢黑甜意有所指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此當著重兩謂字蓋務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並不是知而可謂之知先難後獲並不是仁而可謂之仁皆是當前指點口氣與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語意迥然不同白來作制藝者均未體會及此因附論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總衆庶與衆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兒本或作蒼雉馬融曰蒼兒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兒水獸九頭今蜃象令急擠故言蒼兒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兒之所涉蒼兒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間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蓋蒼兒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職者常以蒼兒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尙父

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蓋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此條見臧琳經義雜記

爾雅釋草荷芙蕖芙蕖蘜韻荷卽芙蕖之合音今杭州土音皆讀何如胡是其證吾鄉讀荷如本音惟城內西河下吾族世居其地則土俗相沿讀河如湖想因下字俗作賀聲河賀不分故以杭音讀之歟城內別有西河沿則讀河如本音矣

同邑潘德安明經揚蘭後字掇菴年十五入邑庠詩古文辭先君門下士援筆立就兼曉音律工繪事賦性眞率喜無城府又善誅諧問出一二語滿座爲之傾倒故人無不樂與之交者不幸學力未充聲名太早遂誤墮入鍾譚魔道織仄輕佻不合有司程度以年例人成均貧病而歿余哭之以詩中有云文被聰明誤材因患難多襟懷原磊落老境益蹉跎蓋紀實也

掇菴歿後其喆嗣炳藻出其所畫山水一幀乞題余以五言一律應之曰作畫無師法居然秀可餐偶然摹北苑隨意寫巖灘山色佳雲潛泉聲落澗寒生平知己淚對此爲君彈

掇菴有文昌帝君陰隲文詩一卷歿後同邑施君刊之余爲之序曰潘君掇菴續學工詩暮年多病取文昌帝君陰隲文析句各爲一律以自消遣君歿後同邑施君文新武銘兄弟等梓而行之問序於余展誦展曰詩之爲教所以感發人之善心而懲創人之佚志故孔子論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至於儒者之道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陰隲文意雖主乎勸善而卒誘之功利故爲君子所弗尚然大禹謨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文言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感應之說古聖人未嘗不默存其理是陰隲文覺世牖民之心固與詩之爲教無異旨也潘君字簡句縝細也而引之以精俚也而文之以雅使讀者紬繹深思而爲善之念油然而生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良匪淺鮮則謂爲陰隲文作注釋也可謂爲潘君之自爲詩也亦可

作序前成或問於予曰古文尚書近儒皆以爲僞而斥之矣子引大禹謨伊訓之言何也予曰噫古文尚書何可廢也卽爲梅賾所僞造亦是東晉人著述今人於漢魏六朝文字莫不採輯而編次之何獨於梅賾而絕之惟恐不力耶且梅賾撰集實有所本並非臆造其散見於古籍者可覆按也梅賾但以意爲貫串之耳是合之爲梅氏之書析之則皆古文尚書逸文也　國朝閻百詩若璩著疏證以攻其僞吾鄉毛西河奇齡著寃詞以辨其誣出主入奴弦無定論其實以古文爲僞者不過曰此明見於某書所引者也況自唐以古文爲眞者不過曰此明見於某書所引者也況自唐孔穎達作疏以來已歷千百餘年家絃戶誦我　朝頒列

學官命題試士且蒙　聖祖仁皇帝　敕撰彙纂嘉惠士林燦然若日月之經天而顧可以儒生之臆見妄參同異於其間乎或聞余言遂昭然若發矇矣

余宅後多尼菴每昧爽聞木魚聲遠近相接一似苦行焚修者或告余曰此黠尼藉此以惑衆耳豈眞於佛前頂禮盟誦哉蓋在牀第間擁衾以擊之耳或高唐夢覺令所歡代擊而已則達旦酣眠吾益目見而知之也余大笑曰眞所謂千聞不如一見矣

此條語甚穢褻存之而不刪者蓋戒子孫當約束婦女不得入廟燒香并當嚴飭司閽禁絕往來不得賓緣入內朱子格言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蓋亦有所見而云然也

如有不遵敎令者則祖宗家法具在我亦不能稍爲寬貸也尼姑藪淵最盛吾鄉城中亦多有之名爲女僧實媚婦也且止煽惑男人未嘗勾引婦女也至吾邑尼姑則外護清淨之名而內逞其奸盜之實尤防之不可不嚴而拒之不得不力者

重論文齋筆錄四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蕭山王端履

先南陔師與先陳宇風師應坡同年入泮交誼最篤南陔師將入都卽代延陳師來授端履之讀師襟懷坦白讀書而外襄至不辨菽麥作爲文章渢厚機警尤喜吟詠遇一邱一壑卽徘徊憑眺不忍捨去然屢躓秋闈頗有牢騷不平之意歿後無子遺稿散失今僅從浙江詩課中錄得數首未足盡師之能事也　焚香夜坐愛坐何知夜色闌況於滿屋嗅旃檀細從寶鴨參差出獨對銀屏爛漫看遠漏漸沈花影重尖風輕側剪刀寒添衣檢點春宵課幽韻清香繞畫欄　畫欄畫

鵝搖柔櫓春江送遠人水肥青芊蘸山瘦碧微皴喚渡名桃葉迎風搴麴塵絕勝攤晚飯枕上聽頻頻　烏篷樣製烏頭小編成篛葉工春潮紅雨裏秋浦白雲中開爲安茶甌推應捲釣筒翻疑牛背穩麥隴過薰風　布帆白布聯成幅當風類馬馳不知春雨重但見遠山移送客隨湘轉拖煙入畫宜

東西二百里欲速更何之

予撰族祖履旋公五世神像贊云族弟始然合繪其十一世祖履旋公至其父蔭堂公五代神像並列本生曾祖宜美公於第三代之右同案享祀不忘本也謹案家譜吾族自定二公由邑桃源鄉遷居蘇潭閣九傳至德十五公生四子惠六公惠九公惠十公惠十一公端履

支分派別親已盡矣惠十公有子五人履旋公爲嫡長諱元吉配陳孺人子沛園公諱垓是爲始然之高祖配傅孺人側室鄒孺人生五子次榮山公諱應揚是爲始然之曾祖配張孺人繼配來孺人無子以親弟宜美公子企泉公爲後宜美公諱鏸始然本生曾祖也配吳孺人企泉公諱某始一輩始然祖也配陳孺人企泉公生四子長蔭堂公諱某始然父也配曹孺人吾族子姓蕃衍家譜垂八十年因循未輯故自乾隆二十年以後服屬之遠近昭穆之倫次無從究其顛末或兄也而以弟呼之或親也而以疎目之嗚呼上治下

治旁治之法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煩矣始然乞端履爲贊因詳述其世系傳後世有所考見焉贊曰惟我祖宗忠厚積累子子孫孫永錫爾類歷十一傳至履旋公保世滋大年齋德豐善積於躬澤流後裔惟沛園公繼承弗替嗣榮山公瓜瓞未綿兄弟之子克紹其傳教誨式穀以似以繼惟企泉公同氣攸屬夙夜靡懈無忝所生愼乃儉德通覩厥成至蔭堂公率由前烈業廣惟勤咸正無缺五世其昌俎豆一堂愷悌儁良見春露秋霜在後之人聰聽彝訓孝弟力田光昭令聞展圖肅拜尚有典型垂諸奕禩永妥先靈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注大德小德猶

言大節小節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
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太節非也小節雖
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蓋本子夏之言而推闡其義其曰孔子
者託辭也又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子路
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
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
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
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
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外傳引此二句以證解后相遇
適我願兮之旨皆出於託辭錢獻之坫以爲是夫子之言而

子夏述之恐未必然也

輓壽聯以數語包括一生最難措手梁晉竹孝廉紹王記其
叔曾祖山舟學士所撰諸聯皆吐屬天然渾灝流轉載在其
所著兩殿秋雨盦隨筆中先君少年亦工此作晚更削盾存
液如輓何葭汀孝廉云一个弱焉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往
矣言有盡而意無窮末一句係先君永訣之言徐古樵觀察云老淚
難乾四海論交無如我早壯心未已五河濟運猶望公來徐官
山東運河故云陳北坪學博云相見無幾集霞必驚最憶琴樽里
耳戲言成讖過車腹痛雖忘俎豆宮牆陳修菴學宮
大令云有德行有文學有政事才可傳於後爲孝子爲循吏
倘人報功祠汙龍莊

神又有爲友人代擬者輓徐古樵觀察云治河方畧靳田錄
從政遺規善俗書爲某輓其姊云執手憶無窮弱女牽衣嬌
兒繞榻傷心言尚在無父何怙有母尸饕惟輓陶思和封翁
擬一出聯云駒隙彌留惜到分陰猶運甓竟不成對而止壽
未免稍涉訣辭故止不錄

余兩度入都每讀旗亭畫壁大率脫草塗鴉不堪寓目僅記
有抱琴人比亂雲多一句頗肖一路旅店光景因續成四律
云抱琴人比亂雲多纔卸征鞍喚奈何愧乏金錢兒西子差
無綺夢續南柯茶縻架外花含露豆蔻梢頭月上波一種閒
情誰領取橋霜店月久消磨抱琴人比亂雲多楚楚衣裳馬

挽螺花發紅塵名玉樹水流碧落隔銀河輪蹄舊夢縈齊魯
松柏前緣施去聲蔦蘿獨有天孫伴明月七襄雲錦夜投梭抱
琴人比亂雲多夜靜雲消出絳河野店殘燈隨夢息荒村寒
杵點更譙虛車那得人投轄塵網空勞鳥避羅如此風波行
不得鷓鴣枉自叫哥哥抱琴人比亂雲多銀燭銷殘半夜過
吾越讀過如孤一更盡則謂之一更過
推之五更皆然半夜盡則謂之半夜過絳幘紅鑪猶宛轉書
殘白蠹倘摩挲鏡中鬢鬌顏如玉塹外分明露湛荷老去夢
游游亦夢少時事業悔蹉跎

制藝代聖賢立言必須體會聖賢語氣方可下筆嘗見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節題文莫不將季文子痛加貶斥不知君子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文子歷相魯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滑厠儉德見稱大國而可妄肆譏評乎然而孔子之言何也
曰此美文子也孔子意謂後人心思材力斷不能如文子之
作詩並非漫爾吟咏寔皆被諸管絃故或多或少皆不可以
拔譜李青蓮清平調祇有三絕李義山師其意無題詩亦止
三律近有作四首者乃後人合併也

辛丑立冬寒雨連夕復用前無題韻作三律云悲因秋氣恨
因春宛轉流光最困人易謝易圓天上月忽開忽合水中蘋
花前消息原無定夢裏情懷恐未眞我欲醉眠偏獨醒一樽
難得酒沾唇惆悵鄉如煙綠滿江花陰客到吠村墟雨三點雨
侵晉徑十二迴欄繞綺窗靜掩重門通別戶偶友一木寫徙

過借作指點自來作者沿訛至今竟似此章專是論思非論

詩矣

唐宋以來無題諸作皆別有所託至朱竹垞彝尊風懷百韻
則僅付諸冶游矣因戲倣其體作三律云柳黯花愁一片春
春來無主最傷神隔牆消息通紅杏似水光陰轉綠蘋月影
照來終覺淡風聲傳到恐非眞憐他不及西飛燕金屋年年
點絳脣亂頭粗服臥滄江靜掩柴門不吠尨流水無情繞石砌一
木悲騰野馬度紗窗殘星作意橫銀漢流水無情繞石砌一
夜西風人擾擾胸矛難仗酒兵降衣衫時樣稱身寬翠袖輕
籠容倚欄蟋蟀聲中秋雨急笑聆梁外燕波寒低傳主漏風

催箭高擢金堅露溢盤東閣才華何水部錯將定力誚儒冠
或問於予曰律詩凡二首或四首子獨三首何也余曰古人
作詩並非漫爾吟咏寔皆被諸管絃故或多或少皆不可以
拔譜李青蓮清平調祇有三絕李義山師其意無題詩亦止
三律近有作四首者乃後人合併也

辛丑立冬寒雨連夕復用前無題韻作三律云悲因秋氣恨
因春宛轉流光最困人易謝易圓天上月忽開忽合水中蘋
花前消息原無定夢裏情懷恐未眞我欲醉眠偏獨醒一樽
難得酒沾唇惆悵鄉如煙綠滿江花陰客到吠村墟雨三點雨
侵晉徑十二迴欄繞綺窗靜掩重門通別戶偶友一木寫徙

杠封侯夫壻知誰是聽客談兵意未降十畝桑陰地太窄竹籬盡處露紅欄假山石本玲瓏疊小屋風簷料峭寒但聽雞鳴知早晚何曾狐籍有杯盤渾忘憔悴無顏色翻笑他人戴鵷冠

陸文烝公與韓仙霞城同領乾隆戊申鄉薦韓每會試入都則寓居旅店而日食於公第公極敬禮之曰此吾老同年也一日語韓曰君何不憚煩乃爾吾空屋甚多任君移居可耳韓即指計曰尙有某某數處可以傳食至某日則徧嘗矣公治具宴客韓亦與焉庖人以鴿蛋進公舉箸讓客食韓曰公無然吾已悉數之矣主人同食每人各食一枚而主人無與焉韓乃以箸挈其一曰吾之所得止於此矣坐客咸失色遞巡不敢下箸公乃一一親送之韓老境貧困詼諧遼倒然極有世故之言耳官宅可寓居耶一則防嚴譏不能任意出入二則早晚兩餐必須按時靜候三則茶湯燈火吁嗅無人照應四則來往賓客門丁絕不與通五則歲時犒賞不能絲毫減省六則隨例盤費不得自行添菜七則大小生日按人要派分金入則主人宴客必須及早迴避九則衣衫垢污無人爲之漿濯十則主人入室必須衣冠相見吾此束縛否耶

陳讓園槐○嘉慶癸酉科舉人後官嘉善學訓導與文恭公冕女姻親甲戌會試偕余同寓旅邸公就冕曰有女在京而身居客店人其謂我何乃命車強載其行李而去陳不得已從之後數日余往候之陳頻顧曰不可一朝居也吾靜坐此室足不能出戶外不覺天日者已數朝矣尤難處者已之家人耳葢家人與其家人同食每人每日支鹽菜銀一分帳房折給止大錢七文耳故廚房公饌惟菜腐一盂餘皆其家人所自備也平泉屢任學差億僕類皆奢侈驕悍飲酒食肉旁若無人吾家人止許餐其常饌彼自備珍羞不得妄下一箸又一言不合卽加譏謂斥爲寄食吾家人屢向余垂涕然此等細故豈可令平泉知也讓園又曰吾與平泉同食常饌而外例有添菜然命之食則可食不命之食則不可食所最難者命之食而不食則又爲違式耳

嘉慶甲戌入都有一僕求余附載余曰吾今歲與人合車主僕已四人矣復從何處位置汝乎乃大哭曰小人若能到京則不憂凍餒矣後隨同邑盛蘆汀前輩唐○後官給事中時倘爲編修進京時余已乞假將出都矣又求余附載同籍余曰汝前言到京不憂凍餒今又欲南旋何故復大哭曰小人已三月不知肉味矣余大笑曰汝欲跟京官則肉味二字先當蠲之高閣吾家人已半載不知矣尊管如此煩惱何不靜赴義眉修鍊侯功夫到三年不知肉味地步自然此心無罣礙耳一日向陸文恭公言之公曰斯人也吾知之矣吾前往拜蘆汀彼已接吾名片復回問吾尊姓僕從無不匿笑吾漫應之曰汝但只此通報想汝主人當識字也吾與蘆汀同鄉本可相忘形迹

但被旁觀竊笑未免轉爲抱愧耳

先君年少時質羸弱晚歲加意靜攝貌轉豐腴徐古梅觀察軀幹壯偉罷官後賠項甚多憂形於色年甫六旬皤然一老翁矣一日與先君同坐笑語人曰汝輩亦知吾二人所以豐悴之故乎蓋做官與不做官之分也 端履甲戌座師爲錢唐章文恪公 端履 恪公久任封圻規矩嚴肅見門生如見屬吏咸惴惴懼失儀後予告回籍 端履拜謁里第則一見歡然如家人父子跟僕大駭曰中堂何前倨而後恭也余笑曰此亦做官與不做官之別耳

向來浙江廣東鄉試首題例不出大學以爲犯之非貢院被

火卽主司有譴責亦不盡然嘉慶戊午廣東首題爲此之謂 趙公 艮疇 嘉慶丁卯廣東首題爲絜矩之道何主司爲吳公 烜○後官至按察使何 杰○後官至侍郎 凌漢○後官至尚書 是兩科主司皆終身未嘗得罪卽貢院亦不

後官至尚書

編云移鳴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云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

閩被災也惟浙江則至今尚無出大學題者

端履案浙江自雍正紀元以後未嘗以大學命題雍正以前則屢有之康熙癸卯科生財有大道一節壬子科如切如磋者六句庚午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一句卽康熙丁卯科廣東亦以民之所好好之二句爲題不知此等謬論起於何時

論語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朱注異非常也詩小雅正月篇正義引洪範五事篇爾何晉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比於何乃也爲

有也孟子嚴文公篇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之是也詩小雅蓼莪篇欲報之德昊之稍是也言吾以子有非常是問乃由與求是問也端履案孔注則此二人之問訓會爲則義似未安又異字與由求對當指非常之人而言故下文先論大臣之詣而後及由求言大臣當以非常之人任之而乃以由求當之故斥之也

蓬山風引固屬方士荒誕不經卽張騫河源之論亦是飾辭欺漢武也故余有詩云片石支機重若何黃河終古隔銀河果然識得天孫面何不輕携織女梭或曰旣云天孫又稱織女非重複耶余曰織女宮中豈止一天孫乎天孫不過管領織女之事耳或曰子何從知之余笑曰煩君爲問張騫彼何從見之也

嘉慶甲戌端履在京向陸文恭公言旅邸臭蟲作孽夜不能寐公笑曰子如此卽不耐煩耶余按試涼州界連邊境故使車所至騎從森嚴後擁前呼旌旗雜遝每至人煙稠密之處回見如黑毬一塊當輿而墮視之四散皆臭蟲也入試署後命墀除淨盡設榻於室之中央并命家僮納帳之四面於席下然後睡初皆頗覺安穩四鼓卽起點名第二夜卽机陬不安至第三宵則血流徧體矣聽轅門前傳初更漏盡也大憲帳門點滿傳至二更則放炮一聲俗謂之盡更砲又天明放炮一聲則謂之天明炮日落放炮一聲則謂之起更炮陝甘文風向推武威第一余嘗曰武威臭蟲第一文風次之

貴州龍泉係貴州者以浙江江西皆有龍泉縣故也盧石甫先生名光璐乾隆丁酉拔貢揀先生者以與先君交好故也兩任吾邑先生於嘉慶壬戌來署縣事阮芸臺師卽行題陞送部引見後乞養回籍後養親事畢部令仍赴浙江坐補原缺忠信慈惠不事文飾與先君交最篤相國阮師初任吾浙巡撫時公尙爲縣丞以老病乞休卸篆之日極賞之命充巡捕官奏擢知縣公處之泰然卽已斷炊寓居蕭寺貧不能歸後同人醵金贈公再任時倡和之作也做錄於左　迎來竹馬又三年憂喜薰風話果然抱牘人稀溜近古放衙吏散冷如禪劉公棠芾思周甲乾隆壬午安順劉公來宰蕭山政績卓懋民到今思之　楊尹坊崇仰昔賢治東遺愛坊爲宋楊文靖公建珍重瑤華耀蓬蓽新詩合與口碑傳政成畏壘大

藩年懿戒箴猶視啟然過眼喚醒蕉鹿夢當頭喝破野狐禪頃閒縱談往事意有所感相期晚節堅猶白獨抱初心向聖賢此日因公督至室他時附驥或同傳吾邑生漆皆販自貴州後十年買漆人歸云先生尙僑蕪公子已入泮矣盧再任吾邑時年已老矣故舊漸稀新交太濫遂致爲所辜制先生憤悶形於辭色然無可如何也端履以二絕規之云此行借寇自何人山水原非舊日春簪笠攜杉誰似我湘湖深處獨垂綸新人定與故人殊用朱竹垞先生句　金屋裝需論斛珠記否吳山嘯袂日一輪明月浸西湖公寓省垣日曾與端履秋夜登吳山看西湖月色　先生得詩亦不甚省蒸讀先君子次律已情見乎辭矣去任官不宜再涖舊治阮相國師重撫吾浙清操勁節始終

一轍卒致被議罷官錢唐黃鐵年超再司吾邑學鐸人間亦
嘖有煩言余寄以四絕云劉阮重來事已非天台惟見亂鶯
飛日長飽喫胡麻飯切莫無端叩玉扉前身本是少微星手
種垂楊色倘青仙骨珊珊衣一品閉門無事誦黃庭庭前桃
李已摧殘倘剩當年苔蘚盤畢竟棊根滋味好但將芹藻勉
加餐彈罷瑤琴讀罷書長吟抱膝意何如一池春水煙波闊
且慰桑陰靜釣魚蓋諷之也鐵年學長生訣按摩運氣時萌
妄想故余贈詩亦雜以仙語
鐵年原名楨精於天文推步及九章算術能自製寒暑表不差
絫黍余素不諳其學故未嘗與談也生平著述甚多今恐亦

散失矣余所存者僅伊應試時經解一條爲錄存之　問保
氏九數終於句股罇人句倨卽銳鈍設股四十二弦六十得
句幾何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得句幾何對曰句股之名見
於周髀算經廣者爲句修者爲股句股兩端之斜綫爲徑隅
種隅亦謂之弦銳鈍者幾何原本云凡角大於直角爲鈍角
小於直角爲銳角句股無鈍角合兩句股爲三角形斯銳鈍
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祿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
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遜厥勞予子不絕爾善論語曰興
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

之得方邊周計二又八十五之七十二爲句數又法股弦相
併得一百零二股弦相減得十八以兩數相乘開方亦得句
數如前又法以長闊相和法求之得數亦同設銳角四十二
弦六十則得數又不同蓋角之數在對弧與句股異今有角
度有弦求句此卽八線求他形之術法以半徑比所設角餘
弦若弦與句以半徑爲一率所設角四十二餘弦爲二率所
設弦六十爲三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所求句數四四
五八八六八八卽四率蓋句股皆直線所成其求之也易角
度則度在弧背爲曲線曲直無相通之率自西人用中比例
推得八線之法以列爲表而得一線卽可以求餘線可以因

角求邊可以因邊求角可以八線求他形亦可以他形求八
線卽古八割圖弧矢之法而益精之者也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鄭得世不公
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
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
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祿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
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遜厥勞予子不絕爾善論語曰興
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
乘之積以開方法開

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是許叔重引論語以證周之世祿 端履 秦此言興滅繼絕當指反商政而言國殷之國世殷之世似與周世祿不合 白虎通王者受命而興繼絕世何以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此泛言受命之王不過借論語以證其義非專指商周而言

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每葉二十二行行則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盡然如錢竹汀曰記鈔所載宋板儀禮注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溫公集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畧舉一二餘不備載則其說不足據矣近日書賈無不作僞以欺世新進後生皆當愼之 先君嘗言書賈

惟吾可與周旋爾等愼無與交未有不被其愚弄者不特書賈也即同學中如何夢華元錫趙晉齋魏稼孫小琅嬛仙館藏書皆伊二人代賺恐將來半是不全之本也嗣後何趙以書來售余皆婉辭謝之

嘉慶甲戌 端履 釋褐後偕錢西疇來騶上虞人辛未翰林保梅垞 汝晉 陳玉峯 驤 胡修展 鑑○ 慶庚午同舉於鄉姚山陰籍陳同門之誼故偕往耳 姚歸安胡仁和也吳梅梁 傑山陰人爲劉文恭公於邸第公曰譬如乳母然爾輩皆吾保抱哺養以至於成立也今幸各授室矣乳母之恩可不報乎吾亦無他求但爲我謀一醉耳又曰龍子嘉 汝言吾天津閱卷所得士亦當預斯會也又曰何十五一坤伊別號屢改不知其的故師亦以其行第呼之亦吾門下士何爲師督學吾浙時優貢生 今現居吾書館當招與其飲不可令其一人獨自向隅衆皆諧乃尅日治具移樽師邸師大喜先令讀證繼復投壺師投壺之技百發百中其投法亦與衆不同 然後入席尊行師曰今日可謂人生難得之遭逢矣諸君皆當不醉無歸耳於是覆盞藏謎飛觴傳令又出令盃一匣磁銅玉石大小參差斑駁陸離寶光耀目師云是文正公所留各隨酒量之淺深取盃之大小師自取其最小者曰吾本涓滴不入口今日亦當盡興也於是 端履 分得玉船一事意謂不過一盃之數耳不料舵尾中空旁通一穴酒注其中涓涓不絕遂至酩酊大醉餘亦屢舞亂籩無復儀節時師先已被酒入室遂皆不辭而出次明羣赴師邸謝過師大笑曰吾一睡直至天明方醒實不知君等幾時散席作何了局也

文恭公言凡君臨臣喪則移尸柩於北面而其子孫吉服出迎此定例也或又云須繪一死者跪像主喪者捧之迎於門外未知然否文恭公未及言之惟吾文正公薨 高宗聞信即趣命駕時文清公巡撫陝西家中止我一人年尚童穉不諳定例諸事未經預備惟聞傳呼接駕即喪服倉皇趨出而 駕已抵門進內又不敢隨入惟聞門內哭聲震地定例凡 上哭則隨侍之人無不隨哭而已少頃又傳呼送

駕予甫伏地而　駕已出門顧子問曰是某孫耶料此孩子
語能辦大事快叫劉墉　玉音甫畢而　鑾輿已行數十步
矣端履案公第本極寬敞因曾經　駕臨故大門廳事咸扃
鐍嚴肅而別啟一門出入朱文正公之喪　仁廟擇日
　駕臨故諸
事皆得周備
文恭公又言乾隆甲辰紀文達公　向主禮部試釋褐後其館
選門生又羣赴公第修後進禮例以白簡三易紅
手版俗謂之換帖　公飲之酒
正公爲
副考官　吾身後亦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不知誰當得此硯
者會稽茹古香棻○茹爲
是科狀元起對曰何不即付與某收藏公大
天解元是科劉文

笑曰吾明言要俟身後而君即欲攜歸豈以我爲已死耶
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先南陔
師曰亥之二首人盡知之其云六身聱能解者因閻商鐘銘
吉日丁亥之亥作刻正合二首六身古之造文者本有移置
之法右旁之一橫之爲一置於中一之下即爲上矣左旁之
二豎其上畫作一置於一上亦爲上矣左旁之丨作
一置於一上亦爲上矣總其六身則爲止合其二首則重豎
其二首則爲川下而置於止之左旁則爲卅於是士文伯見
而歎之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讀朱子論語三嗅而作集註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

全謝山謂朱子所引石經皆成都本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　未知所
據
浙江提督李忠毅公　長庚　勦擊海賊蔡牽於黑水洋中礮盡
斃阮中堂師重撫吾浙爲建昭忠祠於甯波作詩四章哭之
粵海闖天接颿烽大星如斗隕殘冬一生精氣騎箕尾百戰
功名稱鼎鐘死後人知眞盡命生前　帝許得崇封至尊
震悼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誰遣孫恩剩一船非公追
不到南天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慝鯨波二十年隔歲過門皆
不入乘潮徹夜每無眠雅之若與牟之合早見澎臺縛水仙
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手中曾擊干舟盜海上
如連萬里城絕吮原知闕運數寄牙早已斷歸情誰憐伯道
終無子好與恩勤待館甥甬上重來特建祠舊時部曲竟依
誰鈴轅月冷將軍樹洋水苔深叔子碑如此致身眞不愧
爲何賁志也休疑臨沮久合闔家識彷彿英風滿廟旗
塔陳君大琮　後官甯波　公
府同知　乞先君撰祠堂禪文成極爲當時傳
誦文曰嘉慶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壬辰浙江提督西巖李
公以舟師迎勦海賊蔡牽蔑於廣東黑水洋面明年春正月
閩浙總督以聞　天子震悼　賜祭葬追封壯烈伯世襲
子證忠毅　敕建祠原籍福建同安有司春秋以時享祀備
哀極榮無與倫比其年冬祠宇落成楹桷堂庭廣侐迎
奠粟主精爽胖饗瞻謁肅祇若公生存麗牲視景之石蘭材
既具宜有銘刻以昭忠伐公塔浙江候補同知陳大琮以屬
某固辭不獲謹案公以武進士入宿衛出官浙江福建由偏
裨洊擢至大帥總領各鎮逐捕洋盜窮洄
暑赴蹈危險轟水澳躪鳳尾犁石塘釣艇埽林阿金礵邱搭

亦肥寘攘安南夷艇於松門乘颶風滅之磔僞侯倫貴利格
朱濆於甲子洋斬紅旗賊目椅鄭一於佛堂外洋獲其乘舟
前後禽賊首林權吳三林明灼陳禮禮侯納羅二十等諸所
殲獍不可勝計羣盜慴面縛投首台溫之閒淵藪綏惕蔡
賊憑逞狡猶鴞義敗據公蘆之白犬洋逐之旗頭掩之漁山
幾獲之賊詭降走迺追之三沙及於南麂大双之親搏之浮
鷹洋擒四十人屠之黃礵至於盡山挫之青龍港擊之斗米
洋戰三晝夜擒七十二人賊走臺灣攻之安平乘之柴頭港
戰皆捷大破之洲仔尾賊遁邀之鹿耳門外圍之張阮洋克
之調班洋殺傷多逼之竿塘功最蹴之三盤覆之大星嫫收

其戰械敗其礮毀其艤艭斷其綠索折其桅燒其巾頂插花
及其頭篷梟其黨許老陳帖陳火燒彭求陳貴李七李來鰲
其姪蔡添來脅從羣醜鳥駭獸散賊僅存三舟亡命奔竄入
於粵洋公銳師衝突以所製火攻船粧賊梢後而身躍登賊
艦者三賊皆股栗墜海不知所爲俄而烈風反逆海水飛立
天地晦冥士皆傾眩公大呼奮擊猝受流礮中頷及咽始於
齒沒匪躬終以致命遂志　嘗宁爲之拉下三軍爲之慟哭
稽古死綏仗節之臣類變起倉猝義不返顧或中讒投忌援
絕身危甚則撓阻臾夆左次失律進退不可捐軀明志論者
尚悲其遇原其心俎豆尸祝以廟享之謂勳雖不足烈則有

餘也公被　兩朝之知遇際　十全之盛會師三省之勁旅
賈百戰之餘勇賊以螳斧蟲負之力弄兵潢池使公早統戎
行當此文武和衷將佐用命出其暗啞叱吒指顧之閒撥亂
灌炳綽有餘裕且夫總統之任非一手足之烈公從容帷幄
發縱指示令輿厮扈養縛渠獻捷不難坐膺懋賞況復　聖
慮萬全　申命持重公卽涉履波濤可不必鋌冒矢石顧以
受　恩深渥未敢啟居懲賊之諸作士之氣晝夜駿逐不予
以暇審度緩急決定機宜以爲不先除餘盜不能翦蔡賊之
翼不直擣蔡賊不能靖餘盜之心往來分合次第廓摧使蔡
賊勢力孤竭然後一鼓撲滅又念身專重寄師之耳目先登
陷陣率厲士卒甯衽鋒鏑以鬬大慈而困獸猶鬬死灰竟燃
此公所不及料要其敵愾致果誓靡頂踵成仁取義定於平
日惟勳與烈實兼有之合於祀典所稱以死勤事能捍大患
之義　國家使臣以禮有功而能知之盡忠而必報之名炳
於丹青賞延於後嗣廟食桑梓傳諸無窮所以慰恤激厲者
跨越前載公生爲名將死爲明神志意有所未伸事業有所
未竟正氣不泯發揚昭明其光景動人民宜有煊赫震耀宣
助威武殲鯨鯢澄謐隩澨以默相我　大清鏡平砥厲之
治爰系以詩常羊之維大海邕之浮滀欲納問氣鍾之篤生
李公龍驤雲起繼其家聲臨淮成紀載仁抱義說禮敦書雅

歌投壺如古大儒入衛周廬出擁旌東南倚公仡然長城
參戎鎮山追盜象嶼入船回環若捕雀鼠　純皇褒嘉擢鎮
定海柁是汝主汝勤無怠公拜稽首臣在洋久誓埽檝以
報我　后惟　帝謂公雄挺傑出宜在要地勿輕奔遁蠭爾
蔡牽抗逆顏行敢窺臺灣敢擾浙洋　帝命總統提督舟師
用汝浙江汝惟勉爲公感泣言臣敢不力誓死滅賊以盡臣
職爰率諸鎮孫羅王許飛礮霆轟浴血濯雨猟山掩圍樓船
雲集制賊死命懸於呼吸詭降大府哀惶踧踖緩待漏網狡
謀反覆公出新意造火攻船鐵銛藥綫所向無前鯨濤遠抉
焰穴窮搜蚺雉禽獮無俾種留誓師杭慨滅此朝餐賊餘三

舟心破膽寒殭梧單鬪極涂之月鑿門而出底天之罰聯艦
南下蒼兕黃頭至黑水洋公先衆舟踊登賊艦往毀賊梢左
手執盾右手執刀積爓焚輪駭浪噴薄妖鳥晨飛太星晝落
濃濃鬚眉殺而猶視生長於海與之終始　九重太息　褒
綸殊眷　帝聞公名未識公面冀公獲醜觀封鼓纛登於明
堂酬庸錫爵何期齊斧遽悼灰釘蜜葬纏綏以寵公靈　詔
守土吏建祠同安慰公忠貞祭以賊纛祠堂枚枚在海之隈
公歸其鄉靈旗往來上爲日星下爲川嶽更千百年曜此榱
桷定軍之山欒公之社歲時膰臘惟牛奠羣蔡賊既平薄海

都政擊蔡牽坐舟破漏及其二妻一子同時沈海沒
獲得　旨王得祿晉封子爵邱良功亦晉封男爵

近日經籍文字皆以居爲尻段太令　玉裁曰說文有尻有居
尻處也從尸得凡而止凡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處居蹲也
凡今人蹲踞字古祇作居廣雅釋詁二尻也一條釋詁三踞
也一條晰然分別晉灋曰按說文今居字乃箕居字近之矣
但古人有坐有跽有蹲有箕踞跪與坐皆鄰著於席而跪聳
其體坐下其脽詩所謂啟處四牡傳曰啟跪也處居也四牡
不遑啟處采薇出車作不遑啟居居皆當作尻許尻下云處
也正本毛傳引伸之爲凡尻處字也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
其脽聳其鄰曰蹲其字亦作竣原壞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

迎也若箕踞則脽著席而伸其腳於前是曰箕踞趙佗箕踞
見陸賈聞賈言乃蹶然起坐是也箕踞爲大不敬三代所無
居篆正謂蹲也今字用蹲居字爲尻處字而尻字廢矣又別
製踞字爲蹲居字而居之本義廢矣足部曰蹲居也二字爲
又妄添踞篆謂云蹲也總由不究許書條理（轉注今足部改居爲踞
耳立部竣下亦曰居也亦同義而謂爲俾竣也蓋俗本之譌）如
此

子兩度入都每見旗亭旅舍多有題壁詩篇襍被籌燈亦復
效顰遣興匆匆不復留稿所記憶者止此二二章耳原非漫
賦治游實以借存聞見云爾曾控青鸞下碧霄瓊樓玉宇夜
迢迢二分明月人間好腸斷揚州第幾橋門前高柳碧煙籠

恰恰鶯聲細雨中一縷柔情牽不斷當年幾度剪春風甚社
鵝頭日暮雲離情無限水沄沄阿儂見慣春波綠載得雙橈
便送君蘭風習習透輕裾豆蔻梢頭月上初郎自論文儂度
畫衣香人影最愁予軋軋機聲隔岸多七襄雲錦夜投梭分
明衣帶銀潢水未許黃姑喚渡河清溪斜抱數弓牆幾樹桃
花倚夕陽無復雕梁棲海燕題名尚署鬱金堂櫻桃花底酒
如淮人在瑤臺分外佳回首蘭亭好絲竹踏青時節負芒鞋
殘月簾櫳透幾重樓頭初聽五更鐘酒痕燭淚消磨盡只剩
爐香滿屋濃作非一時題非一處爰類而輯存之

仁和胡書農前輩敬重修曝書亭記組織工雅洵推當代作

手讀之令人齒頰生香記云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尚所
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廬阜者必跂望於會稽經灩西者亦流
連於茅屋況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
於同代訪舊事於采風之始振清塵於問俗之餘洵爲政之
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
之所也鴛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百
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溯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
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瓢之偕閱來肆上不辭十笏
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南渡尤家舊日入
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線詩詞珠囊則墜典

盈筍筒字讀作平聲未知所据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
凡風清問字有外家羣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
筆爭推巍然尊宿王筠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動
江關之望無何染聲有猷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峯
亂丹鉛之本叢殘黃墨之編舊倉卷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縢
歸於他姓槿花紅縠空餘理帙之痕蕉葉清濃漫蔭論文之
座綠陰匝地是處生姑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苔深徑沒水漲
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
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蓄於遙情愛才深於曩日輶軒昔詠
曾經通德之門簡牘今茲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
人睠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
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尚想追
棠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酣
尊酒以招吟魂如接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邈代之
才白雲能來應慰生平之舊於以攬遺芳於末沫啟夕秀於
方來豈同蘭上續游徒誇觴詠滄浪重葺但侈名勝已哉攬
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說苑君道篇未見君子憂心慘慘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
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劉
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皆引詩以證其說向爲楚元王交之孫

交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 端履案此說實非
新序說苑列女傳引詩證明之說實多襲韓詩外傳文其不
皆魯詩一證也漢書儒林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
經爲訓故以教亡傳是魯詩本無傳今說苑所引詩說多冠
以傳曰字其非魯詩二證也又儒林傳向以故諫大夫通達
待詔受穀梁而新序說苑中多雜引公羊左氏二傳文知所
引詩亦當雜齊魯韓三家之說其不皆魯詩三證也三家詩
久亡學者無從分別幸韓詩外傳尙存得以尋問求索亦一
快也
先南陔師家居時有書吏誤差本管官將杖之泣求師爲緩
頰師問誤差之由曰聞召趨赴失跌傷足故耳師笑曰所謂
此日足可惜矣嘉慶甲戌子乞假偕汪小硯大令名世鍾時
見以知縣用以拔貢引
發江西出都道過揚州適同邑韓蘿嚴太守桐。曾署
揚州府事
儒寓其地同往謁焉坐定小硯以右足加於左膝上而問見

上官儀注蘿嚴歎曰此足恐終身無加膝之日矣予憶師言
笑曰所謂此日足可惜也 憶辛未會試報罷偕諸友結隊南
旋共有二十餘人前抵揚州適蘿
嚴下車伊始時知江都縣爲貢君儀
邑人江都典史則山陰淇某甘泉典史則會稽章某也蘿嚴
翟酒高會署分言情命以揚州菜與紹興菜相間而進適漁
師以鱘魚獻並令烹而食厭罷各贈香珠草席諸物皆揚州
士產也轉瞬卅年已無一人在者
而蘿嚴亦罷官落拓寄居蘇寺矣

王雅宜借銀券文曰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
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爲證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
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錢竹汀少詹題詩曰紳堂貴待王錄
事少米惠乞李大夫分人以財今已罕稱貸保任古有諸詩
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飢下策隔
窗憑約契誰其借者袁與之白銀五十無零奇萬息二千一
歲率貨財之傳甯吾欺年月日子紙尾歷歲暮責償應不乏
生平恥食豪家鯖此來卻費山人押風流寸楮偶流傳筆法
圓勁鐵褭縮好事墜賞歸與趙評估一字值才千褚先生客
馬少游乞我作詩述其由歲將暮矣我亦愁有臺逃責招我

重論文齋筆錄五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會稽徐氏刊本

衛世家於好鶴下繫以淫樂着後四字　平日本不知兵臨事恇怯委之國人國人久無祿位已無兵柄故不能戰也當時國人爲大夫者止有石祁子甯莊子二人故與之玦與矢而使守下渠孔子伯黃爽孔嬰齊諸人想即鶴人故致敗績杜元凱於鶴無注正義以鳥稱之失其旨矣又新序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與鶴對文正是外嬖之屬呂覽忠廉篇同

蕭山王端履

青安生定山幼受業於先君之門讀書沉靜精細尤邃於經學而齗語非其所長間有所作皆捉刀也晚年意殊剛愎又擇交不愼竟至貽禍蕭牆時君病已革余方觀穫桃源亟買舟歸視而事已決裂故子哭以詩云已棄新榛命臧紇申豐在具做車行蓋傷之也嗣子秉涪道光乙未舉於鄉君於是知有讀書種子矣今錄其雜文數篇亦不嫌其繁也　諸經

精舍崇祀許鄭兩先生記嘉慶二年侍郎阮公視學兩浙雅意古訓舉唐以前經傳子史諸書依韻而編次之遴湖士之能經者饌集於西湖孤山之麓越兩歲復來撫浙乃闢爲精舍顏曰詁經招諸生肄業其中設木主祀漢太尉祭酒許君叔重北海相鄭君康成爲先師俾諸生以時習禮其間甚盛事也閒之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謂若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樂有制氏之類漢時以經爲博士者皆自名其師無師說者不得立學官能兼通者聽之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明章之間儒術始顯經生暫建精廬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於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於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夫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於五行豈有舍五

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於

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蓍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入之數故六十有四蓍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於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會稽在秦望山南夏后啟使使以歲時春秋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越絕書曰禹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至漢謂之故宗廟明紹興府志云禹廟在塗山南麓宋元以來咸祀於此今始卽會稽山陵廟致祭茲廟遂廢攷吳越春秋言少康封其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稱禹墓於會稽是墓故有廟如漢原廟之制有司掌之不親奉也越滅於楚子孫散處海上不敢復立宗祧百姓思慕輻就龍冢禱祀瞻戀後世順民之情增飾陵廟斷其私祭所以壹民志而崇明德也謹案禹貢記禹所導山水原隰無一言及於會稽然山海經載夕水漸江餘暨諸地名皆禹跡所掩而後儒說三江者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當之是浙河以東未嘗不勤排瀹矣閒嘗博稽經訓旁徵圖緯咸以禹按黃帝襲氏既宅四海會同南巡守會羣神苗山大會計受功誅汪芒氏之後至者治水之功惟會稽實終始之舟車楫檝之跡胝胼踽之容過化存神彷彿想像鑄貌虔事亦固其所何況緘縢藏裘爰宅體魄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尤服教懷德於勿替者哉洪惟　國家加意東南宣河防海平地成天遹績姒夏　聖聖繼承先後合節履義宣風肅將祀事培護修葺必愼必時宮廟闕伾光於前代　聖天子孝思維則嚴事配天大禮隆文辯告羣祀絜牲嘉幣駿奔在廟宜益虔翼翬桷榱塗彤飛構雲煥日儛堅且麗以稱　朝廷尊嚴崇祀之義以

恩百姓報功崇德之思爰自嘉慶某年某月鳩功載朔越某月日克觀厥成乃紀貞珉繫之頌曰於皇惟　清紹天建極　聖祖受之欽明允塞精一傳心平成奠職聲教所漸嫗育黎民粒食萬世之賴稽山岣嶁意曰禪虞以粒黍亦越禹宗是繩是翼豈惟古帝永懷明德風陵橋阜巍巍穀膚孰云不欽庶官是享越國之陽古殿深蒼碑以　綸綍揄揚宸章巍巍王功肅肅陵岡如何雷雨失此神梁敢不馳驟民儁士蹈時月之令蒼水告符文梓自出飛石自趨法以身度準彼室衙采椽已翦茅茨既塗龍夾浮柱斲鴛隅扶日月飾黼扆神是護是持勸以勿壞珉勒于斯　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唐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疏謂之正義由是易書詩禮春秋之學皆宗於一竊惟訓詁師承波沿兩漢章句箋釋橫抉六朝一旦取長棄短務定一尊酌雅鄭經型垂萬世其融貫羣言誠足酬門庶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子嘗論之矣曰五疏之中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書易爲下試參稽而博考之猶可知其得失所在者易自輔嗣宗尚元風拜鉤鈐爲樞垣拱紫極穴導蒼梧烟霞變幻爛於有無駢胏龍罷宮室不卑毋謂雕峻歆歆以時欽惟　聖敬于以奠之涉淺近拋所根據較諸他經誠爲劣矣書則專宗孔傳先儒謂因梁費馗疏而廣之非也據孔原序稱隋初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馗顧彪劉焯劉炫而焯炫最爲詳賅雅則書疏本二劉爲多第欽明文思旁引顧氏闓石和鈞兼引費氏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則述鄭注以補傳所未備且亦有直斷孔傳之失者立政三亳非文王時官呂刑九黎非苗尤宋舊曲爲回護也惟是孔傳之僞至宋以後始確有證據而沖遠往往曲爲附會斯固不待馬嘉運撋其疵王元感糾其謬鄭門庐黨同之習而支離曲護亦不免阿私所好之弊昔朱矣左傳則本杜預其先爲正義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三家沈長於義例故元妃孟子及華督賜族二條引之蘇多棄本

其而考仲子之宮仍叔之子二條亦引之桓七年鄾伯鄧侯
全述衛冀隆秦道靜之說桓九年享以生賓並著膏盲鄭箴
之義其他考證之言多悉賈服旁採之說亦取劉規數典之
誤桓二年戰於干畝有晉世家穆十年伐干畝有功可證而
疏引王戰姜戎之事則以周事爲晉事矣舛錯之誤襄十三
年九族自高祖至元孫杜注自明而桓六年則謂九族兼外
親直自相矛盾矣先儒謂左多古言亡於杜注然自有此疏
而杜注以明則孔又杜之功臣也至若詩疏注有毛傳鄭箋
既貫通於爾雅疏有士元光伯復囊括夫羣言間有可指摘
者度其餅原本屬商周之邑有周書程寤解可證而孔誤以
異議徇足多已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
賀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
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
沖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
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荅問一一旁證而疏通之注
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讖緯以譏要亦宋以
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
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

爲程邑古詁訓道篇首訓詁傳下疏自不易而烝民則以爲
古道先王之政事要其考證之博援引之詳終唐之世無敢
異議徇足多已禮自穎達以前傳習最衆南人有賀循賀瑒
賀蔚之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
侯聰熊安生等孔則以皇爲本而以熊補所未備夫禮學固
沖遠之所長而又兼採南北著錄凡古左氏說公羊說周禮
說五經異義及鄭氏張逸趙商荅問一一旁證而疏通之注
固簡奧精微疏亦詳贍博雅後儒徒執讖緯以譏要亦宋以
後之論不可以議唐以上之儒矣蓋疏之爲體不使稍有出
入其識亦似太拘康成之箋詩也宗毛而時異毛其注周禮

也本杜而時背杜況唐之初易有孟京荀鄭書有馬鄭春秋
有賈服漢經師授受之微言猶有存者倘參互考證兼收並
蓄則鑄鋼於山煮鹽於海網羅古今包容萬有不更爲經術
之淵海也哉　司馬溫公書家人卦考摩崖家人卦及樂記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畢而措之凡百九十二言中庸道不
遠人至無人而不自得焉凡百九十七言在南屏山旁刋石
司馬溫公書六字朱竹垞言家藏宋鑑有高宗紹興六年論
大臣以司馬光所書中庸家人卦隸字眞似漢人事疑當時
承旨所刋然所據宋鑑藏書家不著於錄未敢徵信或云光
父池嘗判杭後亦封溫公嘗書此以教民亦屬臣記今案家

人卦貞字敬字皆不避諱疑非溫公所書武林舊事謂是唐
人摩崖入分書後人於石旁刋公名者較爲近之若李日華
六研齋筆記稱其篆書道勁則未見其書而妄識之爾相國師忭
學吾浙時先以是題試杭郡士子今錄存陳文燕一首云開
招吟招游南屏南屏山色芙蓉青松間一徑人寒翠流泉盈
耳鑿冷冷漱書右勁透山骨蘚痕半蝕土花碧云是溫公舊
日書未識何時勒崖石我聞元祐間沿年黨人傾軋相鈎連
禪上有名不肯刻當時惟有安民賢一聲白雁催南渡異國
湖山最佳處德壽宮中紹聖梅半開堂上不章樹自從宮殿
付蒿萊金枷鎖變變灰飄風山下薤露無復當年御輦
來公書三經破崖翠森然獨石山靈庇萬古峥嶸翰墨香要
緣古義
留天地

安生既歿余往哭奠其靈有友人從旁語余曰安生臨終如
何痛哭流涕伊如何委曲調停剌剌不休林意殊可厭余應之

曰君正可謂臣之棄在揚水之卒章矣其人語塞而罷

有某友甥子先立其期服兄弟之子爲子後又並立大功兄弟之子爲子而大功兄弟之子年長於期服兄弟之子於是爭爲宗子期服兄弟之子曰我親也大功兄弟之子曰我長也議久不決以問於予予曰定例不云乎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敬繹先次二字之義則不得以疎間親也明矣此亦如庶子年長於嫡子不得越嫡子而代主其祀也且律有比照之條今例無明文卽可以比照之矣後二人析產又爭長孫田畝吾鄉俗例長孫向別給財產燄所得甚微如二人各得田一百畝長孫不過給田一二畝耳　又決於予予曰爾等亦知長孫給產之義乎蓋

嫡子不幸先父母而亡其嫡孫例當承重故於析產之時先宜親親之意此其旨甚微有爲父母所不忍言者今繼已定矣試思將來脫有不幸之事果誰之子爲承重孫乎其爭乃息予議長孫卽產當令長孫之子孫世守其業不得分賣亦不得售賣若子孫有力許其陸續贖置日後各房愈昌愈盛或典賣罄盡而長房嫡孫之後尙得以其田產之所入祀其先人良法美意莫過於此今吾邑惟長河來氏行之他族則不能也

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注言不可與事君是讀與爲相與之與王伯申尙書曰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後漢書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表

謝應對固閒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法之言如此是不說人以無罪而以鄙夫自貶且自謂其不可以事君也然則法之意亦謂鄙夫不可以事君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明矣顏師古匡繆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猶言鄙夫不可變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鄙夫不可與事君猶言鄙夫不可以事君也與猶以也

徐北溟鼒○後阮相國師邑東南楊樹莊人補縣學生家酷貧無以自給乃赴杭州販書度日暇輒繙閱因通聲音訓詁之學嘗自言初入省城惘惘無所適偶閱市肆得山海經一冊自以爲枕中秘未嘗示人適盧抱經學士文弨欲覓鈔胥皆閒所未聞面無一言及山海經意謂此必其未見之書矣乘其問及乃起對曰某家無藏書惟有山海經耳學士曰救所有者何時刻本復不能對學士曰山海經有某本某本因由其所藏凡十餘冊曰救先爲我一校亦足驗汝之學力也乃攜歸悉心讐校閱半月而卒業竟得其譌異者數字以復學士學士見之極喜乃歎曰吾閒知書亦當令不通人校之也

阮相國師督學吾浙設館西湖招集諸生修經籍纂詁北溟

秀與晉越明年遘事乃遁還蕞在東改名庸爲總纂以北溟副之時相國將任滿還京督促成書甚急北溟見相國欲爲將伯之呼相國問誰可當其任者北溟以端履等數人對相國曰是數人吾今科皆望其中式當令潛心誦讀豈可以編纂之事擾其心思北溟對曰然則某亦須赴試耳相國笑曰子之制藝卽令連下百場萬無獲雋之理不如爲我纂書尙可月得數金贍養妻子也此事亦北溟親爲予言之

北溟詩文無人收輯零落殆盡今僅錄存數篇亦管中窺豹之一斑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又傳

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雖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虞左氏春秋何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淵源遺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尙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標幟故史稱魏氏雅詁衷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尙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

槀侯景亂而文阿縱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攘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惟於徐遵明見之矣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不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意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獨則惟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閉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觸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具議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尙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而得安生李則稱爲高弟熊則號爲祖師兼得房虬之授並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俙之薦戚袞就質儀禮獨得棲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所得又係永嘉荀爲讀經數載手授義章執疏數請浸以成俗其視河外

儒生止知服膺杜氏不施服注精徵相去奚啻倍蓰崔盧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誕小儒乃譏譙作申杜難服以答盧愚迷形其謬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論即如易書禮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

師訓爲主學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訾服氏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步作三百步此磓石之顯證也特自漢以前未見所謂磓字釋聯易聯卦釋文引說文云坦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字爲視字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鼎周易會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尚作聽字與今本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二齊聯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聯字注引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十引廣蒼亦云聯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聯字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聯字目少睛本訓致斯誤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

作炮宋太祖將平江南簡精軍實置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所

造有炮其字借炮燔之炮皆當音匹孝切蓋古之爲礮也以機發石而載之以車通典載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又攻城戰具篇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開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槹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火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其制如此自漢唐迄宋皆用此法若今之所謂礮者與古大異其制用銅或鐵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蓋起於南宋金元之際自宋虞允文采石之戰用霹靂礮砲敗敵而火礮之製已鑿

其端然霹靂砲以紙爲之未知用鐵也自金人守汴城中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此火礮用鐵之始然猶未工也至元世祖時得囘囘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攻破襄陽世謂之襄陽礮此則火礮之用精矣然造法不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亦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八年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而外間始知製造之法萬歷時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有明一代之礮大概具矣我　朝軍法嚴明軍器精備而火礮之用有過非前代所及者伏讀　皇朝禮器圖式自　大清崇德

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後至康熙十五年三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年造神威將軍礮又造金龍礮者鑄銅爲之前奔後豐底如覆笠重自二百八十觔至三百七十觔長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受藥自六而五錢至八兩鐵子自十三兩至十六兩此軍營第一利器也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神功將軍礮制勝將軍礮威遠將軍礮皆　聖祖仁皇帝御製此外又有得勝礮九節十成礮衝天礮鐵心銅礮子母礮嚴威礮紅衣礮龍礮奇礮行營信礮渾銅礮臺灣礮同礮等名仰見　天威震疊有征無戰招搖所指四散披靡良由武備修而軍政善故能奮士氣而肅戎行也又按

明史兵志佛郎機礮式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觔小者百五十觔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今海洋中不聞此器豈造法不傳耶近日有西瓜礮之器頗似此式但形體輕小可以用索掣引開海盜最長此礮是亦爲水師者所亟宜演習也

予最喜作游仙詩已屢錄於前矣偶檢敝篋又得六首並錄存之樓臺合霧樹籠煙貪看桃花只向前四五謫仙迎客出不知誰是李青蓮神仙留我宿山家綠樹陰濃似幕遮夜靜簾櫳風露溼一池明月浸荷花荷花深處隔銀塘最愛凭欄

十里香無數木禽棲宿穩就中多半是鴛鴦楓林斜日乍停
車不看朝霞看落霞天意似憐人寂寞隔溪添得數聲鴉亂
山風雪太紛挐驢背吟詩石徑斜每笑神仙無笠屐衝寒從
不看梅花夢境迷離記不眞偶然冬夏偶然春醒來枕上初
聞鳥猶認桃源欲問津

大學無他技至寔能容之九句無他技是形容斷斷如有容
是形容休休人之有技二句是證無他技有字與無字相對
人之彥聖至寔能容之是證如有容寔字與如字相對今講
家以不啻口出截住以寔能容句合下保我子孫黎民作兩

項總束非也

望與山陰爲界山陰之界自東迤南蕭山之界亦自北迤南
至諸暨江爲界江內之地以麻鞋分浅之江爲界江西爲蕭
山地江東爲山陰地然往往混淆以西江塘據山陰蕭山之
高也道光甲申邑有修築西江塘之役端履隨湯敦甫侍郎
往查閱以天樂鄉塘歸之山陰世居天樂鄉與余家有連
以西江塘歸之蕭山其議始決

記前來謁余時佩刀入見余再四遜謝方解刀就坐與之談
恂恂風雅余早識其必爲儒將不意竟効命疆場舍生取義
扇食海塘澤流後裔可哀也寔可榮也故於其喪之歸也以
一聯哭輓之云覩死竟如歸過大節不可奪志臨難毋苟免
催殺身乃得成仁聞葛殉難時手刃數十人身被重創不能
運刀乃躍入水中而死越日出其屍兩目

炯然鬚眉如監容
凜然有生氣　又爲其母舅代讓一聯云上將隕星辰軍
中竟失何無忌大名垂宇宙海上羣思郭子儀道光二十二
年六月奉
上諭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各總兵後尚一摺原任浙江定海
鎮總兵葛雲飛之長子葛以蘭著賞給
蔭生並賞給武舉人均准其一體會試欽此
忠貞賞延後嗣殺賊衛國知亦當結草以圖報聘也

余甲戌入都得董文恭公詒瓊島蒼虬立幅以泥金繪於磁
青箋上工緻絕倫陸文恭公見之歎爲得未曾有瞿姜門前
輩昂因欲强攜以去文恭公爲之調停以別幅贈之乃止今
畫幅尚存而陸翟二公已久返道山矣因題一絕以志感云

燕市恒頭三十年仙山樓閣尚依然風流前輩今何在空結
延陵掛劍緣後陸官至江部尚書翟
官至河南陳州府知府

又萱文恭公墨竹立幅亦同時得之燕市草草數竿圖勢秀
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等減殉難
欽差大臣裕謙據實

澗縣之座間翠露欲滴眞名筆也

荻園雜記載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罈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大糞厠中日久撈水摻入罈內取出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畧無穢氣凡癰疽毒瘡初發時取一盌飲之其毒卽散俗名金汁是也　端履案以大毛竹長二三尺一節者不去膈浸之尤良然虛寒者不可服

公羊莊二十七年傳通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通可以已也謂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通可以已言可以已也端履竊意此傳二通字亦當訓言通季子之私行猶云言季子之私行猶云言季子之私行也漢書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忘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穀梁僖二年城楚邱傳雖通其仁以義則不與也王尙書釋詞云而猶則也引莊二十三年傳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爲證而不及此傳豈舉彼以例此耶

論語周監於二代朱注監視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也且禮字又屬添出彼章指禮言也竊謂殷監不遠宜監於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殷監古並通　皆指監其失言緣夏

尙忠殷尙質周監其失故特尙文表記言夏民之敝蕩而不靜殷民之敝蕩而無恥是也　郁郁乎三字是跟監字來不從文盛推出未知鄙說然否

嘉慶壬申二月予有事姑蘇泊舟吳興城外時春事將半風日柔嘉蓬窗清暇戲作櫂歌四絕汪蘇潭見之以爲頗肖湖州風景也夜靜琳宮隱佛燈寺門清閟寂無僧人言此是莊嚴地不布黃金不許登芳艸如煙綠一塍鄰鄰新水漾春冰阿儂生小菱湖住繡出弓鞋也似菱何山相對道場山人在虛無縹緲間萬樹桃花紅似錦只容遙望不容攀偶愛桃花第幾株較量顏色似羅敷舟人相戒無多說明日風帆下太湖

庠二十一歲舉乾隆己亥浙江鄉試端履案先生中式第七人其第十一名徐古樵觀察題係北車必正立執綏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亟其乘屋詩題經訓乃蓄舍迄今六十餘年猶能記之聲譽隆起雅自負不爲詘迺六試禮部不中第以捐輸例敭歷州州同非其志也未幾卒歿後數十年來此風已漸不可追矣更閱燭施徵文談獻辭辨鋒起縱言所志密日用瑣悉家庭委曲傾肝膽相指示天雨雪兩人皆喜著風帽釘鞋以自表異子有詩曰生平一知已動卽到君家風色兜羅帽冰聲吉莫報蓋紀實也無何來先生死顧先生死於鎭海徐君會試入京師蔡仲鄭陶諸君相繼謁選人去君招君及予相過從予已老大短氣君習世事久意象深邃非復疇時精悍之色而才識益明練邑西江塘地擾部侍郎覺中棄其宅意悒悒鮮歡久之汪君自糊南宦歸徙居城南復提百二十丈爲錢二千四百萬是時銀價昂錢價低故龍莊緻招貲諸多不便物議蜂起屬汪君總其成賦功計直鳩材度地皆聽君議定上大府報可以授視役者成不惎累費不虛糜當是時山陰會稽皆有局以治事大府獨才蕭山君以謀汪君以斷相濟而成也汪君直諒好面折人過君婉曲導引使人說以解予亥汪君晚君更後於予數論事予是汪君君始持異議

之間邑人士以意氣相期許來先生起峻爲之職志端履案先生中式第七名是科吾邑獲雋祇二人王顧先生青選○端履案先生字蓀南原籍江蘇最有文敏奏請改建石耀長公齡○公乾隆乙未科進士官江蘇巡撫部侍郎覺羅兩廣總督入爲大學士謚文端履案先生字謙木號古樵乾隆丙午科進士官湖南衡永郴桂道觀察諸多不便物議蜂起屬汪君總其成賦功計直鳩材度地皆聽君

字碧巷號江皐乾隆己卯科舉人壬辰科進士官戶部湖廣司額外主事兼會稽雲白父號養堂乾隆庚子科優貢生子璋由仁和籍成道光己丑科進士官山東蒙陰縣知縣○先君稱君而端履仍稱先生者以諸公皆與先君至交以父執之禮事之也

蔡仲雄○端履案先生字念齋號鳳洲與先君同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官山西萬泉縣知縣○陶君廷琡○端履案先生字蓮川號南園世居蕭山西鄉仍係會稽乾隆辛丑科進士累官貴州清平江西鉛山知縣係恩培道光乙未科進士現官翰林院編修福建學政鄭君應薦○端履案先生與先君乾隆甲午同年後官雲南祿豐縣知縣謝會澤○端履案先生字謙木號古樵乾隆丙午科舉人癸丑科進士官內閣中書嘉善縣學訓導擢山陰縣知縣卒於官徐君元慶甲子科舉人乙未科進士官湖南衡永郴桂道觀察卒於官湯君金釗○端履案先生字蓀詒號稻邨乾隆丁酉科舉人乙丑科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己亥科舉人癸丑科進士官內閣中書嘉善縣學訓導擢廣東徐聞縣知縣欽州知州江蘇海州直隸州州同非其志也未幾卒歿後數十年來此風已漸不可追矣更閱燭施徵文談獻辭辨鋒起縱言所志密日用瑣悉家庭委曲傾肝膽相指示天雨雪兩人皆喜著風帽釘鞋以自表異子有詩曰生平一知已動卽到君家風色兜羅帽冰聲吉莫報蓋紀實也無何來先生死顧先生死於鎭海徐君會試入京師蔡仲鄭陶諸君相繼謁選人去君招君及予相過從予已老大短氣君習世事久意象深邃非復疇時精悍之色而才識益明練邑西江塘地擾部侍郎覺羅兩廣總督入爲大學士謚文端履案先生字謙木號古樵乾隆丙午

久而無間予與君性情嗜好不同而志誼孚洽爾縫補救若
心之於體不言而喻其意汪君老病予失所因仗君死而予
之質亡矣君病甚執予手泣曰吾言有盡而意不可窮先生
先君子輓之以聯云一个弱焉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既殁
徵矣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即用先生臨殁之言哭之也若何
言畢而氣絕嗚呼孰知予意之不可窮有甚於君者哉君生
三歲而孤十四喪其祖逾年哭其伯兄二十而喪祖母又哭
其仲兄嫂初娶於陸再娶於沈皆有子而失之三娶於任撫
子履貿妾皆不育一女甚愛之及笄而天君哭之慟顧景循
髮不能自已宿有胃逆疾至是而劇李太安人春秋高不忍
傷其意力疾強飯以謀養故薄游江南歲二月往七月歸侍

金登國廷棟
本吾邑東鄉塘上莊人屢困童子試貧不能自
此一律也安生蓋與之同病相憐耳
存漂泊杭州有薦人滿營教讀者將軍某公見而愛之遂令
儻屋以居言於學使得入仁和縣學稍能自給遂潛心經學
博通羣籍阮相國師督學吾浙深加器賞後爲巡撫會同學
使劉文恭公以優行貢入成均復招入詁經精舍讀書相國
去浙後又無所依兼兩目失明遂老病而殁士林惜焉○石
經穀梁傳考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亭林金
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
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於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
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
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
爲雅以則每一篇出讀者未嘗不稱善也昔人論作賦之法

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
案御覽引廣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止是當不義則
爭之似於曹伯失正義相融治則故命宜作放命也莊十有
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案穀梁傳
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
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
于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
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
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
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

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事事上石經
之字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
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案帥率
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
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侯下石經有齊侯
二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
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案嬰與
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罌作嬰罌廣雅云瓶也罃說
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
比事字義深彼婁壽碑謂宦卽貫字不足據以解此○齊欒

施晉欒施解左氏傳昭公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傳昭公十
年晉欒施來奔施字子旗齊惠公後非晉欒氏公羊異矣案
晉卽齊字晉齊一也考晉卦之晉孟氏易作齊說文晉從日
臸聲今人以晉易之非也益齊可爲晉晉不可爲臸蔡邕石
經改晉爲晉而齊晉字不通矣然則古齊字則爲晉非古晉
字讀爲齊也公羊不異

予舊藏達摩小幅金環穿耳身著紅袈裟跣足踏水上水著
衣處似有濕痕予素不佞佛因題偈於幀首而施諸僧寺已
二十年矣今不知尙存否偈云何苦走釗塵寰生出許多煩
惱不如色相盡空方覺頭頭是道彼言我佛如來教你回頭
是岸會僧徐氏刊本

阿耨者華言無也西山經曰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
注於無達無達卽阿耨達矣端履因悟爾雅釋木無姑山楡
無姑曇韻楡卽無姑之合音也長言之曰無姑短言之則曰
姑又悟方言螻蛄謂之螻蛸古音十一尤之字皆讀如七虞螻蛸卽無姑也
施之於木曰無姑施之於蟲曰螻姑若急言之則螻蛸亦可
名貽父母稗訓聽祖考若如汝佛言豈非三綱廢滅五倫顚
倒你且歸兮勿擾我懷抱你有梵經勿煩我搜討我若生兮
旦夕餐秔稻我若死兮魂魄游三島彼聞吾言遵海而逃棚
令我心悽焉如擣

庚子立冬漏下三鼓大雨如注宵寐匪禎披衣起坐復顚
倒其組作爲一偈然太涉游戲矣附錄於後若有識者刪
之可也偈云柴若要釜淵椒辛要曰擣有山必有泉有海
必有鳥寒必衣布帛饑必食粱稻有善必旌有惡必討汝
言我佛慈悲一切痾瘵在抱旣非三令五申必至七顚八
倒譬有車馬弗馳弗驅譬有鐘鼓勿叩勿敲勿考以比我儒家
言若河海之於行潦食色天性也不空五蘊孝弟至樂也
不證三寶汝且歸兮爲語汝長老云我聞如是彼不能如
灰之死木之槁世緣不可絕塵網不可埽時常說喫要喫
得飽睡要睡得早咿嗄呫嗶嗶佔嗶但云願偕一世而游之大道
想佛聞是言拈花微笑立時解脫煩惱

水經河水篇酈注南河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先南陊師曰
阿耨者華言無也西山經曰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
無姑曇韻楡卽無姑之合音也長言之曰無姑短言之則曰
姑又悟方言螻蛄謂之螻蛸古音十一尤之字皆讀如七虞螻蛸卽無姑也
施之於木曰無姑施之於蟲曰螻姑若急言之則螻蛸亦可
曰蛄孟子蜩蚋姑嘬之姑與蜩蚋爲一類卽螻蛄矣姑益蛄
之借字螻蛄亦曰螻蟈蟈卽蛄之轉聲方言曰螻蟈月令曰
螻蟈字不同而聲之轉則一也禮記釋文引蔡云螻螻蛄蟈
蛙也不知螻蚋與下蚯蚓對文豈亦可分蚯蚓爲二物乎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筆錄六

无 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先南陔師撰傅毅菴中翰家傳字字眞摯無諛辭無愧辭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也亟錄於左而以端履所知者附注其一二焉　傅中翰諱淦字毅齋端履案中翰又號篁山蕭山橫山里人也父縣學生震南先生博學多聞有聲庠序叔父駙川先生無嗣中翰後之幼孤依伯兄兩山以居且受學焉端履案兩山先生湛深經術作爲文章亦醇亦肆後患痰疾屬其先君子而歸家養病後十餘年方卒　性穎悟日誦數千言習科舉業年十七補諸生參試高等遂食餼王文端公朱文正公先後賞其儁才端履案中翰與中翰俱以月課卷受知朱文正公是時尚

分經專習師習書經題爲汝劼毖殷獻臣一節中翰習禮記題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四句先師廣疋樓試卷中末梓經藝故附識之　許以必成大器其文章不苟同於疏俗每操觚必默而深思毫入霜出轡爲沈博絕麗之文朱文正公手批其試卷云覓覓獨造筆意大類倪鴻寶其思力精銳可知矣兩山之教中翰窮微極幽歐心血殆盡適得病家無儻石儲中翰扶持抑搔一夕或十餘起延高手醫市珍藥雖屢空不恤論者多兩山之宜兄而賢中翰之難弟也無何家人衣食益不充中翰又不善治生惟以勤儉自持或省齋館穀用之而益專心於學乾隆五十有四年萬壽恩科主司竇東皋先生得中翰卷奇之拔爲魁端履案題係君子矜而不爭一節優一節則有優二句詩視履考祥得祥字三蹟禮闈六十年會試榜後　帝簡大臣搜閱遺卷得三人中翰與焉特　旨授內閣中書誠異數也端履案科總裁爲諸城劉文清公光賁公光黼滿洲瑚公圖禮武進劉公躍雲第一名王以銜歸安人係同胞兄弟第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同胞兄弟高廟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　命嚴行覆試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將落卷悉心覆勘大臣以中翰及天津徐柳山西李端三卷進　呈俱　命授內閣中書後徐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科進士入詞館嘉慶二年選入軍機行走充方略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時文端文正兩公相繼入相劉文清公董文恭公汲引皆恐後端履案董文恭公邸授公子涪書兼同筆墨　久之聲名大著中翰澹泊自如外和而內介俸入不敷出敝車羸馬居然晏子之風從不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世競稱中翰學識精敏事情通達鮮知其操守之嚴內行之篤有如此惜乎天不假年而未竟其用也中翰生於乾隆三十有一年某月某日以嘉慶六年七月某日卒於京年僅三十有六子一簉道光辛巳科舉人端履案現官天台訓導　酯謹好學能世其家論曰中翰天才英敏生於累葉儒素之家方其帶經隴畝襁褓攘鉏爲伍苟非遭逢　盛朝烏在其能致此清顯乎顧紹蘭之獲交中翰也自乾隆壬寅始時韓城相國科試蕭山同入學官甚相歡久相敬交相助也端履案是科題爲今惡辱而居不仁詩題載酒問字得揚字先陳宇風師亦以是年入泮陳師嘗謂端履曰余與篁山聯號以其年幼未之奇也適詩題牌下合號大謙以爲揚字必楊字之誤余心竊笑之然秘不告人也迨謄眞畢彼此互相校閱見篁山卷竟抑揚字大驚蹙遂訂交焉　當是時各不知天壤間有飢飽事遑計米鹽

瑣屑者爲哉過此以往或先就公車或忝竊一第或趨陪樞密之班或執掌風塵之吏此其間蓋各有天焉讀仲任逢遇簡命諸篇不其然與迄於嘉慶庚申紹蘭以閩縣知縣蒙恩召入都中翰退直之暇偶相過訪慰勞平生致足樂也匆匆還閩握手而別方以彼此皆壯歲艮會且長乃辰巳之夢甫起而庚子之日已斜悲夫逐貧之賦難工養生之論已拙長愁善病不樂損年自古已然豈惟中翰所不解者天既畀其材與時何獨靳其境與壽豈蒼蒼者誠難測將所謂是有命焉不可彊而致耶抑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耶吾將於是乎觀之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雖褻必以貌與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引鄭注論語弁冕謂弁絰今從古　錢曉徵少詹大所謂絻即免字齊衰服之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又云古作弁者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　端履案鄉黨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與下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連文皆主有喪者而言儀禮喪服負廣出於適寸鄭注負在背上者也鄉黨篇負版係凶服之後當以喪服爲見與瞽者正孔鄭注論語皆以版爲邦國圖籍失其義矣　端履案喪服負版輯下又云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前有衰後有負版似五服皆有衰有負版傳無明文亦未敢遽定專據上云凡衰又云若齊衰內衰外鄭注凡五服之衰一斬四升其布一也惟升數有細麤之異耳負版猶上言齊衰言絻也放繼公據鄭注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負版惟孝子乃有之然鄭注總包衰與負版辟領而言不專指負版也

嘉慶甲子先君主講杭州紫陽書院端履隨侍讀書且應鄉試中秋後一夕三場竣事月明如晝因偕楊書巢兼初汪選樓家禧汪虞樽應泰高小農應松○小農後屢易其名迄無一定今從在院之名書之信步吳山遂登大觀臺時桂香零露蟲聲滿山憑欄移時見壁間隱隱有題字以火來照乃七律二首因錄之以歸云乍上層臺百尺高風飄黃葉樹蕭騷漫憑一將成孤注只恐千金失孟勞原注時蔡牽倘未就擒海氛連年不靖李提督長庚往來攻擊賊中有不怕十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　王導定能揮羽扇盧循聞說畏秋濤文場鏖戰書生事得失誰云券可操木芙容放滿汀洲斜日帆檣起落秋捲地風雲驚海若從天鐘鼓下瀛洲原注時提督軍務者爲阮元時駐芸臺中丞山幕休出身　擁無雙譽投袂知誰第一流搖落我同楓葉冷蕭蕭自髮最

悲秋詩云文戰想是應試士子云白髮想已年老矣

會稽吳梅梁侍郎傑少有終軍之目嘉慶丁巳以詩賦受知阮相國師年才十三齠丱年十七拔萃成均一時聲譽雀起孫淵如觀察星衍○時掌教紫山王蘭泉司寇昶視○時掌教敷文皆歎爲後來之秀時袁柏田隸直觀察杭州以女孫妻之嗣後苦被飢驅奔馳南北者十有餘年至甲戌始成進士入詞館兩主江西陝甘試事一爲四川學政一充會試總裁以御史授巡道陞任臬司入爲順天府尹旋擢侍郎卒於位年未五十也嗚呼天道難知人生不再舊時著述盡飽蠹魚老友僅存緬懷宿舸今得其遺詩二首亟錄存之　越海風潮秋波不合積飛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識其未免有老景稻山之龍之熊況衆

雪怪底龍韜眼前掣一線潮來天地青奔騰獨駕東風烈排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赭嶺翻雲車勢泊龕山撞雷鼓素車白馬恨空吞錢塘折向蕭山奔控弩將軍不敢發掣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飛鴻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亘千古君不見銀河之水靜無波洗盡兵甲滋嘉禾　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臥龍不化梅梁飛玲瓏佳氣騰翠微風雲萬里護名鎮百神朝罷迴靈旗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醒酣洞滿胎佳名徵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簡精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窆碑亭下龍蛇掣巉巖石氣涵餘青玉鼎千重會大延回首蓬萊舊城閟鴟鴞啼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宴罷笳簫四面錦字漫周回牢角

古琅琊北徙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不封不樹明德馨馭下九龍臥風雨

端履案浙江素無鷗鵠古人詩鷗鵠飛上越王臺蓋指嶺南趙佗之越王臺而言非謂勾踐之越王臺也詩人沿訛說用

已久習焉不察故特正之某公撫吾邑越王城寺樓聯云沼吳業廢錦衣化鶴殿飛鴻壁烟水人天歡喜翻覺臥薪嘗膽煩惱何爲飛鴻二字亦屬

梅梁西湖雜詠詩有金碧樓臺無限好何人看到夕陽時一時傳誦先君聞之歎曰詩則佳矣梅梁其不壽乎占人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讖其未免有老景稻山之龍之熊況衆看到耶後梅梁知遇兩朝宣猷中外先君繾綣前言之不驗而不知言爲心聲固自有不可逃者在也是時先君已棄養久矣迴憶囑詶不覺悲從中來也

印泥古無詠之者石門方鐵珊孟瑚○嘉慶辛未進士官直隸平谷縣知縣鐵珊爲鶴坂先生薰詩酬先生工繪事山水與錢唐奚鐵生齊名奎其設色花卉秀麗絕倫尤爲世所貴卷中排一篇細膩熨貼體會微至眞工於咏物者吞篆管待考研朱刷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漏分仙藥醒酣洞滿胎佳名徵火齊細質礦冰臺翡翠臉應貯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升詔出花來字字榮先發重重護未開軟疑堆緑韻豔轉奪玫瑰餘事韜斑管叢編展玉杯紅雲暨四面錦字漫周回牢角

瘦初淡中央色豈摧直將珊作骨窗比蠟成灰畫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裝氣一丸該迹肯符鴻爪香猶壓脚煤定教微省客把玩重徘徊時同作者爲會稽顧鄭香廷編○嘉慶戊午優貢後官天台學訓導詩亦佳而起聯尤爲超脫絳雲猶不盡一朶縮緗牀結體冰臺淨甌陶石髓艮錄猶金出治珍藉玉留章芝檢探奇字花蕊釀異香如胥蒸紫蕙和露膩紅薔凍捏玻瓈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歲押薛濤方卍壽延科篆平安記吉羊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爲裝五鳳曾慕漢神龍或志唐寵趺微礙綠鵲紐漫添黃寶以紗籠護鈐應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丸似封函谷文疑造未央岡昔三殿

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飛屑開盂錦貯囊藍非資蘇韌青亦前賢簪賦有金門獻名從汀簡望銀符輝列綴粉本署諸郎合是中書伍長依　莽室傍

嘉慶甲子　端履與鎮海鄔尚齋　驛同以優行貢入成均同榜者爲仁和周青士　雲煒歸安趙雨樓　光祿○後成嘉慶戊辰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鄞縣張記水　慧○後官青田縣學訓導改主事　麗水董一山　迪○後官壽道擢湖北　安府經歷凡六人　端履　忝以一日寸長受知學使文遠皋師原名　琅　御名下一字同因改名幹滿洲正紅旗籍乾隆甲辰進士官吏部侍郎屢起屢蹶後爲駐藏大臣殁於任所

其貲轡轡不得志而歿先君哀之爲銘其墓敬錄於左　嘉慶十三年浙江巡撫侍郎清安泰公以鎮海鄔君創造靈山書院事疏聞下吏部議略言君爲國家廣敎化美風俗資不及中人數所興作費錢三千一百一十二萬有奇宜　賜階府同知用介資志仁勇義之士　俞旨報可君感激涕零深以　褒錫逾分實不副名爲懼手疏規條刊板爲書傳後有所遵守某名而序之所謂敦善錄者也復以次推廣措置其所未詳備者晝夜思維心力耗竭越三年而君死矣靈山書院者在君所居靈巖鄉當中經河入海處累石爲岸醜流爲渠作堂於南奉文昌焉少東傑閣三重像奎宿焉西南爲館

孝義院鄉之貞婦祀焉其存者覈實而衣食之歿田五十畝義學在西廡寡婦之子不能就傅者學焉東脩之田斗有二畝入西爲廣濟義院鄉之無主後者享焉東則學舍三十六楹中爲講堂諸生所肄業也脯膳之田六十畝其後爲宗廟君祖若考栗主妥焉歸善於親也河之北石浮屠三以歲時收遺骼辨男女而叢掩之經費之田八畝皆君出私財所營搆鎮海由是稱君鄔善人矣同里胡鑑曰君善行不止此鑑所知者君族父昌隆死妻王守節撫子娶婦張而子又死君陳大義論張且饋之粟俾安於室王死焉之請　旌宗人茂才死妻張少而貧有以他適勸者張抱孤泣告君廩之十

五年祖佑少喪父母不得食且死君長育而婚之明昶少孤依叔居比長析產久矣叔死負百金索償於昶將貨其居母老不忍去君爲理逋責籌生計以養其母汪孝昌聘君族女不能娶寄養女父母家女父母別受聘悔汪婚君還後聘者金迎女居已家長而歸汪其他周急拯危未嘗告人身受者或終不知君所爲也君誠樸少文采言訥訥不給於口內沈毅有識斷聞善必爲爲必果不近名不望報盡已而不責於人推其心得同志之士依而比之可使由縣而府徧於淵河以東孤寡窮獨無不得其所者書院之建惠僅一鄉非意所滿慊荷被 寵命志願益大毀其家而恣不贍至徇之以身

故夫寵嘉榮顯人之所喜君之所懼也經畫勞悴人之所苦君之所樂也然君窮陬下士好行其德大吏揚之 天子賞之士君子歌誦而稱道之天下之爲善者可以興矣君諱翬字商珍號尚齋嘉慶甲子優貢生議敘府同知銜先世遷自奉化曾祖維城贈波府學生祖大寶國子監生以君請 贈奉政大夫父熊國子監生 誥贈奉政大夫曾祖母某氏 贈宜人君生於乾隆乙亥二月初二日卒於嘉慶壬申七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同邑胡氏有賢行先一年卒子二鎗國子監生鎧先卒女二孫男三君殁之明年某月某日鎗卜葬君於某山之原以

胡宜人祔先期胡鏗借君兄子鏡來蕭山奉狀請銘案君階五品法得立碑謹據敦善錄及鏗所爲狀件繫君行誼表揭於阡辭繁不殺冀闕著盛德益明朝廷章善之意銘曰烝民之生攸好懿德有能有爲羞行昌國爵顯之錫訓行保極匪惟好之實允蹈之風夜匪懈存則操之陰行之德惟神勞之志在美報必怠於施進銳之力其繼易衰德輶如毛能舉者誰恂恂鄙君厚重少文庸行之謹篤志不紛非聞之求惟善是勤爰建書院靈巖之鄉傑閣峩峩學舍將將春誦夏絃栽育秀良旁作義院厥祀貞婦恤緯之嫠繼粟以守塾訓其蒙俾見爲友游魂餞而祭以廣濟楷破慳露石塔埋蔽鬼石所歸乃不爲厲負郭上腴盈千累陌耕者之獲釜庾鍾秭割輸供億定著版籍寸樣尺土皆出君身君不自有善則稱親作廟翼翼奉其先人凡君所爲維神風敎樂善之誠孚譽學校適貢成均興賢舉孝疆吏膺實入告 楓宸 天子褒予爰咨部臣品曾惟五以旌好仁受 命駟抑小臣何力臣父遺志是循是式榮及臣身荷懼弗克況此書院租入未充臣創厥始思圖厥終積勤殫勤心枯聽孽作法垂後可久并慚克已紓公沒齒無憾屬纊順妥始弛負擔族黨悲哀鄉鄰慟哭宜享壽考云胡不淑死而不朽敦善之錄前剛後岡左林右泉封之若堂翠樹欝葦過者式焉善人之阡

論語子張學干祿鄭云干求也祿祿位也竊履案廣雅釋詁祿善也子張欲求善猶今俗語故夫子告以寡過寡則善要討好自在其中由此推之詩旱麓干祿豈弟言求善而得樂易也假樂干祿百福言求善而得百福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行德自不回邪非有意求善所謂性者也干祿與下正行對文益知非爵祿之祿祿之釋善古有是訓故廣雅列之釋詁自鄭趙諸注俱以祿爲祿位而祿善之詁遂昧王懷祖念孫錢晦之大昭作廣雅疏證俱引周禮天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祿亦當訓善爲釋詁不得其本義故也

道光辛丑長至前後大雪盈丈爲數十年來所未有園爐閒坐意有所觸率成四絕錄之於後風雪連朝壓起運視絁冰漏罷吟詩擁爐別有懷人意說與梅花總不知佛手垂黃淵屋香一簾深處漏斜陽始知雪罷天容濟扶杖衝寒到畫廊畫廊面面玉山多入夜微茫月海波鳥鵲無聲人有影一亭咫尺隔銀河天竹叢叢繞砌垂雖非紅豆也相思一線要倩騎驢客寄問袁安定有詩余所見大雪一在嘉慶丙辰一在嘉慶庚申然彼時俱已交春不數日融化滓盡不似今之堆壘庭院積月未銷也

乾隆四十七年　高宗命兵部侍郎大理寺卿陸錫熊等編

撰河源紀略三十六卷千古異同一朝論定惟江源未蒙勒

有成書儒生無從徵信讀全謝山　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內有江源辨一篇未知其說確否姑錄之以備考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古今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某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然某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測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礱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穆堂侍郎紱則直以金沙爲江源勿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沖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今屬雲南屬縣疑卽邊鄙也又東行二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安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

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既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礱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打沖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不取按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泗濱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禹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

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虞士臚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尙遠斯皆前代史書輿方輿圖之可考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乎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綿牙超伏走巒簇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蠻以南大山峻嶺

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腊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氐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腊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並在極西以其在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朱考亭所以請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思所首推而江源考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

昆明龔檢討綬○嘉慶辛未進士後官湖南藩司館選時尙未授室也撤館後始乞假旋里完婚因繪玉堂歸娶圖徧索都門題詠予爲賦四絕云學士頭銜署玉堂八磚花影許迴翔吹簫本是神仙侶定向雲中引鳳凰鵲橋初駕渡天孫百兩如雲顧燭門擁得蘭臺修史筆濛濛時樣畫眉痕金蓮撤賜有光輝爭羨儒臣異數稀寶帳春寒熏睡鴨爐香猶記惹朝衣團扇新裁五色雲合歡曲裏溯傳聞溧陽嘉話隨園續前輩風流竟屬君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裔孫才皆石玉堂歸娶圖

錢唐梁眉子祖恩○嘉慶戊午舉人君爲文莊公容孫山舟學士姪孫生長簪纓怡情詩

酒本不長於吏治晚年爲家境所累出宰粵東閱平鬱鬱而歿時喆嗣紹壬詹試入都幕客嘉興陸琴臺咸高爲之棺殮其淒涼光景蓋有不忍言者故陸贈臺城路二闋輓之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正呼歸去逋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刃圭何補恨秦緩來遲玉樓先赴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　甘棠歌遍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缽況有傳經小杜眞無憾處儘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淒涼彌留無半語又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來凶夢關山阻雁只寫鵜孤覺據牀啼溯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　葬跡飄散太促

會稽徐氏刊本

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閒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縱眉子與黃鐵年兒女姻親喆嗣紹壬爲鐵年之壻　鐵年司鐸吾邑眉子時常往來故與予交頗密歿後詩文散佚無人收拾今得其春草一律云宵來清夢繞池塘檢點新痕一例芳小雨微風皆入畫新苔嫩柳並生香簾波款款搖流水院落陰陰正夕陽莫向天涯作游子春輝終是北堂長又游仙二絕云碧夜樓臺太華鐘眞人爭把玉芙蓉乘風破曉麟洲去已過青山一萬重百首新詩破曉寒羽衣來謁岳陽官千年重見毫資過不踏青牛踏彩鸞

吾邑三面瀕江全賴西江塘爲之保障而南鄉臨浦據岡邑上游又爲諸暨江頂衝尤爲險要外爲山陰天樂鄉地有田千餘畝居民環築一塘名石堡阪塘包西江塘之外道光辛丑五月江水驟發石堡阪塘圮幸鄉民救護得力西江塘得保無虞蓋石堡阪塘向任之阪內孫姓今孫姓日就陵替無暇顧及塘工故瀾決屢見因讀先君孫恩贊家傳敘述情形瞭如指掌謹錄之於左俾後承辦江塘有所取法焉○孫恩贊家傳君姓孫氏諱上驥字恩贊山陰縣學生世爲臨浦鎮人鎮在山陰蕭山之間君居鎮東偏隸山陰天樂鄉有塘環之曰石堡阪其北則蕭山之西江塘屬於麻谿者也麻谿承諸暨南來至臨浦折而西由磧堰以合富陽江富陽江者古浙江也浙江之潮逆上會之遇盛漲不可遏則橫流泛濫而石堡阪塘當其衝蓋屢有瀾決之患故君家世能治塘乾隆中君父遇東公修麻谿開有勞記於石君習聞緒言慷慨果毅有利於鄉無不舉行也而治塘之績尤偉嘉慶十三年大浸水由塘裏陳決口入西小江歲以不登署蕭山縣事者從政新護堵築於胥若僕不愼寘薪而塗附之人行其上者若履巨緛幓幓而掉民大惴恐今兩廣總督阮公方爲巡撫

開其事捐金倡修蕭山士民覩力出泉計丈賦役臨浦至麻
谿則以君任之君於塘裏陳斥所寘薪去塗之浮者掘得堅
壤下木爲楗而甃以石中實以土其高丈有三尺於廟後塘
端履案其地有張神廟俗因呼其塘爲
廟後塘據山會蕭三縣上游最爲險要以木衛石以石闌土
凡塘一千三百餘丈築之平之增加如砥如阮公嘉之以力衛
鄉閭旌其門阮公去今協辦大學士蔣公爲巡撫撤山陰會
稽兩縣捐輸協助以續未竟之工而君任修石堰阪塘捐不
時集出已資以濟工需爲緡一千六百期歲而後庚當是時
君晝夜立塘上指畫董視風雨寒暑未嘗倦輟役者減勒工
以堅完十年之間水洊至而塘不壞君之力也君卒時年七

十有六子三柱廷例授武略騎尉　封君如其階度候選儒學
訓導出爲君弟後涵山陰縣學生論曰西江塘之患有三焉
西巽以西至鎮水菴浙江所往來也患在潮汐之擊塘面閒
家堰西汪橋孔家埠漁浦楊家瀆漸江所滙也患在汕水之
漱塘根磧堰臨浦麻谿浦陽江所委輸也患在盛漲之溢塘
身不知水之性塘不可得而治也石堡阪爲西江塘之衛外
塘圮則內塘隨之然以尋尺之土受建瓴之水急者爲湍深
者爲淵非下石纍礴激溜使遠塘不可得而治也予嘗爲君
言之綢於力而止今議垂定而君逝矣廬有事於塘者之以
智鑿也故附論之若君之於臨浦塘可謂盡其心而得其道
者矣

論語直哉史魚荀子不苟篇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
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蔽世者也
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又非十
二子篇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
明大分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
史鰌也　端履案莊子以史鰌之直爲欺衆盜名與孔子異義
公羊僖四年傳序績也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恩
王政益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繼絕信義大行
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士積而成山
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王伯申尚書謂所引傳文序
績作子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水於嚴氏春秋　端履案漢書
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西不講以爲過也
白虎通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卒叔
姬升干嫡經不譏也疑亦皆嚴氏春秋義
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今人則以
背毛爲裘而兼其白蓋取其厚而溫也知唐時狐裘尚黃色
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當一
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白虎通君
善而衆臣勑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畀隱爲不可殆也　端履

案此引論語以證君不爲臣隱之故非釋論語義也適釋文引鄭音敵又鄭曰莫無所貪慕也是鄭讀莫爲慕慕無敵無慕與義字不協范甯適莫猶厚薄也那昺本其義而作疏然古無訓適爲厚莫爲薄者竊謂此章卽孟子所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亦卽孔子所謂可與權也適莫者恍中無權故執一而不能變通適主也伯兮誰適與從毛傳莫定也釋詁文無主無定權也孔釋好信不好學謂父子不知相爲隱之義趙注言不必信爲子爲父隱是無適專屬隱不隱言漢時本有此訓適爲言一邊莫必屬行一邊矣故白虎通引以爲證

大興朱竹君編修筠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爲小山號筍僊

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餘人亭而爲之記

仁和蔣蔣邨炯世居西溪之山墩地饒竹木蠶桑之利君性敦厚眞摯工詩文援例授某縣訓導擢湖北某府經歷非其志也時今大學士潘公芝軒督學吾浙太息曰蔣邨吾本欲以優行升之成均何遽入宦途耶君與人交恂恂似不能言及酒酣耳熱則意氣激昂議論奇肆蓋不得志於場屋未免流露於不自知也其詩自有專集不具錄錄其文數篇　南宋中興四將論將莫患於不和軍莫患於不一軍不一則墊

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忠追襲於白鷺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餉艱難爲辭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則灑涕相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於此願不謂然蓋檜所以得收四將權者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四將之權莫大乎班飛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力矢恢復爲已任范同壬次翁之計未行也使果於使命初頒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執大夫出疆之義世忠由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復何也四將合則槍勢孤也兀朮既捣臍洛關陝之地悉復

則功孰有大於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而去又豈能出死力以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蟻得寢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既知投檜以間何不卽用檜間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況其先又隱有

以中高宗之忌哉高宗之爲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既任檜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詬檜誤國徒以賣田新塗有以免帝之忌檜雖衛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觸檜有幸有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俊獨居樞府不踰年復爲江邊論罷以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外侵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閒而其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閒也青衣之辱不再見於紹興之世也幸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其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囘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率合而其地卽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從糸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於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

明屬二木不得名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則絳與漳當別爲一水不得卽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於合漳之絳則木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於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況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木則導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

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於
是時或淪於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
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
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瀆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
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
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
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
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
明則或謂之其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即以爲降水之
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譏鄭說之謬也明矣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
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
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於
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浙爲岷之末流
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於漸水但言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
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
而不言浙蓋經之例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
而異流者雖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
稱漸江水右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由彭蠡入江
延江水從酉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若導江自
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海其水道枝指燦
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
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
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營細繹酈氏薛文參
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山於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
由於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
塘爲尾閭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於尾閭者岷源既
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瀾激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強之
東洪波日浸半爲平壤斥鹵於是人苦鹽水不得不捍江以
衛民白居易之禱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
興地理日失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
始有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孟子
齊四境考閻解孟子齊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蓋賜履實在境外而春秋
戰國疆宇大小又不同也謹案史記田完世家威王田吾臣
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
之四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楚北燕其大勢也康公貸十

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齊東境也威王起兵西擊趙魏趙人歸我長城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伐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國取桑邱至宜王時齊地未開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

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譚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梁詣竹枝詞云作歌云吳鬢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無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蕾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闢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依正面嫌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流混韶與甄香肩骨肉勻纂來背面果然眞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西湖畫裏人

南朝周昉畫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髻雲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黛等若干遂征四方凡蠻國九十有九賊俘若干狗禽與賊俘對文虎犀熊羆鷹與蠻國對文明是人名而非獸呂氏春秋仲春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正是五十國之一自史記秦本紀紀蜚廉事不言是奄國之君史記但言蜚廉惡來有力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並不詳所封之國惟紀蜚廉之死與孟子異當是傳聞異辭今就孟子釋孟子而也後儒又涉上禽獸字遂以虎豹犀象當圍圄所斎之獸若然則飛廉亦是獸名又何所分別哉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事以孟子文義言之飛廉卽是奄國之君則虎豹犀象亦卽五十國之君古者多以獸命名如朱虎熊羆之類故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麗等若干遂征四方凡蠻國九十有九賊俘若干狗禽與賊

圃在耳披圖歎逝未免感慨係之矣

鹽鐵論執務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此統舉關雎河廣車舝三詩義釋之嫡履案鹽鐵之議起漢始元中至宣帝時桓寬推衍增廣爲鹽鐵論其時毛詩未立學官所引皆三家詩說也案大田篇有滌萋萋興雨祁祁韓詩作興雲此水旱篇引作興雨又鄭南山篇憂心如惔釋文引韓詩作炎此散不足篇引詩正作惔皆與韓異義知所引非韓詩說

海隅而戮之是一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一讀孟子及紂之身節疑誅紂是一事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

歸獻卽獻俘也王制出征執有罪以訊馘告是其義若飛廉非奄國之君則當誅紂時已就戮矣何必係累戮於伐奄之

光緒廿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會稽徐氏刊本

蕭山王端履

先君夕陽詩已錄於前端履彼時亦有擬作稿已散失道光辛丑九月風雨連旬翦燭悶坐意有所觸復成二律云焚罷爐香看罷花曾驚遲日度窗紗曾含涼影騰朝旭倘帶殘痕襯落霞聲聲催牧馬關心幾點認寒鴉銀蟾揖顧凝空碧遮莫貪停石徑車杭州七載舊居停時趁斜曛醉綠醽金碧樓臺湖上寺用吳梅梁詩意說已見前蕭疏楊柳驛邊亭舉頭容易杯邀月彈指光陰鬢已星多事參軍誇俊逸當年詩稿久飄零鴛緣飲先生著有夕陽詩一卷係袖珍刻本予幼時曾見於汪蘇潭處今無從訪覓矣

或議予畫角對關心容易對光陰爲非余曰此卽古人借對法也白樂天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已鑿其端悟得此訣則句法圓動而無板重之病雖非詩家正宗然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偶一爲之尙是無礙但不可時逞狡獪伎倆也若應制莊重等題斷非所宜耳

詩有句通而理不可通者如朝鮮金靜江南春思云江南殘蕾日懨懨愁逐年華夜夜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泥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鳥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二詩俱見梁晉竹雨般臥雨菴隨筆詩則佳矣但不知所謂江南者指吾中土之江南耶抑彼國亦有江南耶如吾輩作詩而用彼國地望可乎不可乎詩人下筆往往失於檢點大率如此

今世神主末行類書孝某或男或承重孫之類某其名也奉祀某義蓋有所本史記魯世家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有後奉祀四字本連讀謂有後以奉祀也今左傳節其文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是左邱明但伸有後二字之義而奉祀之旨晦矣

論語忘其身以及其親荀子榮辱篇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注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端履案孟子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是論語親字專屬父母孟子之言正合孔子之旨公羊莊公三十二年傳君親無將將注亦云親父母也荀卿於親外別出戚字假泛指六親六戚言矣六親見賈子新語六術篇六戚見呂覽論人篇世傳化州橘樹乃仙人羅辨種於石龍腹上其九株相去數近者次之城內又次之城以外則臭味迥殊矣廣西江孝廉

樹玉蕉橘紅辨請橘小皮薄柚大皮厚橘熟由青轉黃柚熟
逕纔轉黃閒嘗坐臥樹下細驗其枝葉香味明明柚也而混
呼之曰橘且飾其皮曰紅何也

嘉興錢文端公 陳羣 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
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
桂籍懸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
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撤
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君
生太史 士銓 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
來髯若絲宮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餘姚黃晦木其諱輿 先君同故不錄圖書辨惑十卷輿所著周易象辭
詩門餘論皆別本單行後因象辭目錄列此二書因附錄於
其後象辭子不得見恭讀 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如釋剝六
五貫魚引儀禮魚每鼎用十五頭昏禮用十四頭其數多必
貫援据精確非空談義理者比易學辨惑文繁今錄自序一
篇其大旨已瞭然矣序曰易有圖學非古也注疏猶是魏晉唐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於此
者有宋圖學之派出自陳圖南以爲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
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契悟眞篇之類
與易之爲道截然無所關合儒者得之始則援墨入儒卒之
因假即眞奉螟蛉爲高曾甘自屈其祖禰據朱子發經筵進
表宋易之陳氏亦猶漢之易學授受俱鼻祖於田子裝田氏
之學傳自聖門歷歷可數圖學從來出自圖南則道家者流
雜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稱爲易老儒者極其崇奉并疇其
所謂老專以易歸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嘗有圖但文字未備
書爲奇耦示文字之造端爾陳氏不識古文古字誤以爲圖
也文周孔子文字大備始得暢其所言著之竹木而義理昭
然可覩皆所以闢發古文古字之幽隱破除其期
坦夷讀十翼正所以明顯象爻辭象明顯象爻
追測卦畫之古文古字也創爲三圖而欲掩包犧
目使天下後世重求之晦冥蒙昧之途何殊卻遷
毛飲血爲至味毀廬舍而以上巢下穴爲適安也
易獨以卜筮得免若有圖亦宜不禁胡爲偏遯而
秦漢之時雖有黃老之學亦只在民間豈有與世
於學士大夫之理乎此皆據其偏辭無能強
仲者也非惑與可不辨與乃作圖學辨惑

卷末有其元姪孫璋跋一篇並錄之云先忠端公家嗣文
孝公次立溪藤龕二公崇禎末皆負盛名藝林稱三黃滄
桑後息影邱園閉門卻埽文孝公承證人之緒講學東南
海內至今迾溯其澤藤龕公有縮齋文集吉光片羽略見
一斑惟立溪公憂患學易論大書會通本草注二晦山樓
詩集共若干卷竹浦舊里游經水火後嗣貧弱弗能廣其
傳憶璋踰冠時獻歲拜影堂過花園老屋數楹見遺書一
篋欵細夾板懸之梁間煤重塵積詢之則家人曰已五六
十年於茲矣先人故物前此尚歲時翻曬今則無復問者
然自祖父相戒勿輕示人璋固請竟無從一啟視然日以
耿耿胸中多方購之不可得蓋其家人別有億虞有不可
以理曉譬者甬上全謝山太史嘗舉及此則曰梨間之物
若何璋自慙無以應命丁丑公車北上旋游齊魯之郊僕
僕者七八年甲申夏旋里始知家人已誤付之一炬爲扼
腕者久之今春偶過武林晤汪文桂塘出圖學辨惑一卷

示曰此君家故物也得之秀水曝書亭中鈔釘整好其題簽亦係竹垞手書又分璋拜受驚喜累日因告於荻林夫子即以特刻脞氏窮意立溪公經學湛深尤邃於易憂患學易論大旨已採入竹垞經義攷此書特其一種旁及辨證周子太極圖說立論斷斷祇求同於往聖不顧異於先儒瀾翻水決撾露無餘寶瑣墨守之徒見而咋舌要其一縷心光證之羲文周孔無不脗合故雖厄於後嗣尚克守夫世族而微文大義弗絕於今日也先高祖文孝公有易學象數論是書出足以並垂天壤爲不朽之盛業則揖東南之美豈僅虞氏一門也歟

孟子與鑽穴隙之類也王伯申尚書釋與爲語助周語其與能幾何輩注與無意義 端履案與當讀爲惟我與爾之與之是也詩小雅謀我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謂不由其道與鑽穴隙是類 郎同故趙注云是與鑽穴隙何異何異正釋之類二字知與字之俱不當作語助解孔檢討廣森讀與爲歟屬上讀焦里堂循疑之字爲衍文皆未審之訓爲是故耳

嘉慶甲戌杭州陸爾雅棗春 小雅以炬父子同會試中式錢塘仁和兩縣例得通考故爾雅仁和籍小雅錢塘籍 故小雅盡呼通榜爲年丈而通榜亦盡呼爾雅爲年丈余笑謂小雅曰君曰前太吃虧而曰後則太便宜小雅問故予曰君之令郎則盡呼吾輩爲年丈矣

吾輩子姪則盡呼君爲年丈矣爾雅旋丁內艱未及　廷對小雅曰家君下科當補行　殿試則丁丑通榜吾又當呼年丈矣何吾年丈之多也予曰此則眞吃虧事矣恐丁丑諸公之子無呼君爲年丈者耳

爾雅丁壯殿試入翰林散館授江西某縣知縣生平湛深經術篤錄存數篇　爾雅序篇說爾雅之有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尚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也按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其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爾雅疏襲用孔疏但於釋詁下引上三句足見那氏之陋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止十九篇漢志或即合序篇而言也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止十三篇爾雅者蓋即漢志之三卷古人篇與卷同也陸氏釋文謂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因一篇專指釋詁而言謂張揖論之詳矣似猶讀張揖表未審也　倉頡篇逸文考倉頡篇說文所據於小學爲最古其書之不傳久矣近孫淵如觀察刺取書傳得數千言與中若以凸爲凹之據廣韻胊胊爲劉船之據廣雅鼈爲雞之據論衡爲爲鵝之據說文麼爲麝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其有偶未采輯尚須補錄如抒取出也見詩生民釋文冕冠也見後漢書班固傳注愉次光銷也見莊子胠篋篇釋

文奸犯也見韋子天運篇釋文摘正也見文選注十又炯明也見文選注廿七在內曰奸在外曰宄見一切經音義一竅小孔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又若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見公羊定四年傳注人知鄭注論語有此語本漢武謂司馬遷之言而不知其先亦出於倉頡也至若揚音盭爲揚子雲之揚應入手部而誤入木部椭盛鹽物池池爲泠字引一切經音義而不引史記貨殖傳索隱之盛鹽豉器又偶有未檢者　州爲川誤證盧學士鍾山札記云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溝九今本皆脫九字惟道藏本有之後漢郭璞贊云竅生尾上號曰溝龍能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

白州騶以州爲竅故畢秋颺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接春秋外傳周語云川氣之導也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文引李巡注云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竅之爲州取義於此州則廣雅訓國訓官訓居訓殊訓浮釋名訓注韋註國語訓聚皆於竅義不合卽州譬也之訓見於廣雅釋親亦無意義可尋竊疑山海經之川字本不誤而爾雅經註及廣雅訓譬之州皆當爲川也又案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州亦疑作川九竅必原注其旁以釋九川者自後人羼入正文並誤川爲州於人之生氣上通於天專指人身而言可以得解其誤當由六節藏象論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天氣句九州下脫去五藏十二節五字亦衍九竅二字而下文又有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語遂致踳駮至此其實九野之名卽指九竅如五官之稱官耳若解作地之九州州可九亦可十二初非一定如九竅不可增損者義恐難通故王注亦謂九野應九藏而爲義不云九藏應九野而爲義不知於經文一爲字先已窒礙矣蓋野古作壄壄當爲埜古序字以形近而致譌也言其氣之相通則爲川言其體之相次則爲序猶漢書古今人表之書九等序耳參校墊書其義自見故書之以質世之精於考

古者

大算袋魚卽望潮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以爲蝤蛑皇東巡漁算袋於水中化而爲魚羅願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劉之別名非也劉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既不同種類亦判見鮚埼亭集外編

張時徹撫生衆妙方十一卷目錄後有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望日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姚一元右布政使王遵校刊字時徹字維靜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中有治體氣一方田螺大者一箇巴豆去膽搽一豆殼麝香少許右將螺用水養三日去泥土揭起螺殼入搽麝豆在螺內以線拴住放

襍器內次日化成水凡用須五更時將藥水以手自抹在兩
簷下不住手抹藥直待簷內欲行臟腑卻住手要揀深遠無
人到處空地內去大便臭甚極臭是其驗也以厚土蓋之不
可令人知如不盡再以藥水抹之又去大便次日用枯礬一兩
蛤粉半兩樟腦一錢爲細末研勻每用少許擦之永去病根

孟子然則砦炙亦有外與超注如者炙之意豈在外耶是趙
以在訓有與下章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同義王伯申尙書曰
也猶與也飲食亦在外也猶言飲食亦在外與吐章然則
砦炙亦有外與同義

蕉蟲性極涼治瘡毒者可以助發然不可多得地產東潮州
不須疑有蟲庶生原可處斯孟似誰折節吟腰細愛彼衡花

蕉旧接壞蕉蟲往往有之形如蠶蛹而小殊極甘美媲荔芷
蜜口空畢竟冰心難其語一搏愁絕對蠻風端履案瘴有寒
熱虛實之分蕉蟲用療熱證則可若虛寒者一概用之則鮮
不僨事矣又杭人類言用活鴨割之覆於患者胸前謂可以
起瘵此施之於寒證方效若熱證以此治之亦敗壞而不可
收拾矣可不愼哉

讀全謝山先聖前毋祔與或問云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議者
義有別蓋伯魚之母對子思言先君子是指伯魚而言蔑以
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指爲
父後者言也又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絕既葬除
之此指未爲父後者言也若孔氏喪出母與不喪出母則其
蓋出之名夫可施之於妻子不忍加諸其母故變其文曰出
妻之子爲母係夫言不係亭言聖人緣情制禮其不得稱爲
出母明矣若所生之母則喪服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
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指爲
父後者言也又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絕既葬除
之此指未爲父後者言也若孔氏喪出母與不喪出母則其
義有別蓋伯魚之母對子思言先君子是指伯魚而言蔑以
是繼室並非妾母後升於嫡故伯魚喪出母所謂道隆則從而降也
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

子上之母不升于嫡故子上不喪出母所謂道汙則從而汙也觀子思言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其義顯然蓋子上之母於子思爲妾而不爲妻也然則子思之母死於衛何也曰子思嘗仕於衛矣當是奉其母以行故死於衛也猶今之觀柳若之言與子思之答則非迎養

伯魚死而改嫁明矣

鄉先生某公論詩主温柔敦厚素不喜庸腐說理之談嘗應乾隆己酉科鄉試詩題爲視履考祥公讀聯云踏花春有信步月夜生香見者大駭而不知亦有所本明滅子平衡咏繡鞋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人以蘇繡鞋呼之

但施之於賦得題斷非所宜耳某公詩文並皆佳妙兼精岐黃之術其妻弟辭曰世事險巇毋甯斂迹未幾妻母八十壽辰公欲製幀介壽其妻弟辭曰世事險巇毋甯斂迹未幾妻母八十壽辰公病公診其脈曰疾尚可爲然非人參不可妻弟又曰人參難得覓者及卒公往唁之又答曰此劇一生大數公大恚乃製一聯輓之云靈素曾諳詎曰刀圭乏術奈仙草難尋世緣久盡大化文章我事敢云祇趨歲厄午科鹿鳴筵宴　欽賜六品頂帶然龍鐘蹇澀不能成禮但伏地叩首而已不如學士之精神矍鑠遠甚也

正癸卯陳克鎬　己酉吳鼒富　乙卯馮浩戊午顧光苑崇棨也

端履案海寧周松靄大令春亦以乾隆庚午科舉人重赴嘉慶庚午科鹿鳴筵宴　欽賜六品頂帶然龍鐘蹇澀不能成禮但伏地叩首而已不如學士之精神矍鑠遠甚也

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節孟子滕文公篇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推天上無巍巍乎三字似論語涉上下節而衍耳白虎通唐猶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蕩蕩正釋堯之所以大若增巍巍字似兼高言而非專言大矣故趙岐彼註云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漢

鹿鳴盛典　恩加侍講學士銜公有紀恩詩四章云姓名何意達　天閶白髮從新拜　寵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三杯婆尾階燒尾一番登場等戲場可惜弟兄雙折桂北枝今日不齊芳自分西湖作釣徒帽箱經笥久糢糊

書儒林傳唯天爲大上亦無巍巍乎三字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家觀察某公皆以爲非而釋介爲恃言恃江淮之險 端履 案爾雅釋山山夾水澗夾字正釋澗字之義釋名云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孟子梁惠王篇問於齊楚即是界於齊楚也然則年表言楚介江淮亦是間於江淮可知非恃江淮爲險矣

吾邑於京師向無會館士子會試者咸寄寓客邸旅費艱難居太不易道光辛卯湯敦甫侍郎倡捐銀三千爲之倡率并糾集同志買屋於西河沿沈君青士經營締造落成尚書爲文以紀其事親書刻石以一本寄 端履 記曰吾鄉人文蔚起來試禮部者不下五十人曩無會館下車逆旅事雜言厖到稍稍佩人滿儻價益昂寒士苦之同人議築館久矣歲辛卯畯金集貲買得西河沿房屋一區新其堅完葺其頹敝增其不足整其規模沈君青士諳練工程實董斯役踰年落成凡用白金五千九百兩計東西兩院爲房四十五間又西偏二所房其二十四間出賃爲歲修費草創物就屬當壬辰會試朱君桐軒以第二人及第爲吾邑未有之科名雖會逢其適乎亦吉事有祥也繼自今登鼎甲掇大魁者當不乏人後之君子尚同心保護隨時振興擴而充之埋而葺之俾桑梓公車永得甯宇是所厚望也夫捐助銜名銀數依指到先後勒於碑陰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夏六月邑人湯金釗撰并書

子甲戌同年官浙江者道光辛丑年爲最多制府則連平顏公伯燾藩司則鳳臺常公恒昌泉司則漢軍蔣公文慶糧道則盧龍趙公光祖嘉湖道則益都宋公國經台州知府則陸涼周公師然予未嘗通一刺也憶當時榜下以知縣即用者分發吾浙凡五人武昌張君邦棟 署吾邑篆 鳳臺楊君鶴 碧保山沈君仕義 遵義黎君恂 右玉貢君學閔 今已無二三人在矣又桐城徐君璈以部屬改就知縣任台州臨海篆曾署語都南郡通判事

嘉慶甲戌科運最盛先後官一二品大員者已有十餘人壽陽祁公 奕藻 戶部尚書南書房行走 滿州奎公 照戶部尚書武威牛公 鑑河南巡撫會稽史公 貽謀戶部侍郎上元伍公 長華廣東巡撫滿洲呈公 麟內閣學士涸州楊公 殿邦山西布政使後任太僕寺少卿 新建程公 懋采安徽巡撫連平顏公 伯燾閩浙總督諸城王公 瑋慶戶部侍郎安岳王公 炳瀛倉場侍郎同安蘇公 廷玉四川總督後降四川臬司政授補大理寺少卿原品休致孝感喬公 用遷山西布政使滿洲慶公 祿某省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滿洲覺羅德公 厚恒昌駐藏辦事大臣 鳳臺常公 盛京工部侍郎天門程公 德潤甘肅布政使

徐俟齋名枋字昭法　眞蹟世難多得予舊藏其山水小幅筆墨圖
澗而渾厚迥非時手所能摹擬自題詩云小橋流水接孤邨
寂寂山家常閉門有客扶笻來剝啄披襟應共倒金尊近有
以賡鼎求售者因出此幀較之奚啻霄壤之別

吾邑人家門戶當橋梁巷陌之衝則監石碑書泰山石敢當
五字以鎮之田易鄉談謂石敢當見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注
曰衛鄭周齊皆有石氏其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
此則古名始於西漢五代史劉知遠爲晉押衙高祖與墜王
議事知遠遁勇士石敢袖椎侍晉祖以虞變敢與左右搏鬬
而死今立門首以爲保障似五代之石敢其云當者或謂惟
石敢之勇可當其衝也然泰山之義未知何居　蟫隱案此當
爲禦火而設非折衝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徧雨手天下者惟泰山爾似泰山石敢當者
謂其地有泰山之石能興雲雨敢當其災也臆見如此未知
然否

道光辛丑靖逆將軍奕山等奏言廣東省城北面依粵秀山
爲城舊有觀音殿俗呼爲觀音山士民瞻仰久彰靈感本年
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暎夷攻城之際據捉獲漢奸聲稱賊
攻靖海門撲近城牆正欲開炮烟霧中望見白衣神像立於
城上遂不敢轟擊火藥局在觀音山下貯藥三萬觔漢奸潛

拋火彈火焰衝起倘藥力發動全城灰燼當兵弁搶救之時
居民望見衣白女裝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時撲滅且夷匪火
箭如雨射入城內無一延燒所有火箭非入水塘即落空濶
之處而夷匪方欲謀大砲向城施放而迅雷暴雨瀉若傾盆
衝沒漢奸及黑白夷數百名夷人無不畏懼現在海氛既熄
省城安堵雖文武同心亦神明之默助此皆仰賴　聖主洪
福　德威遠播上邀天佑百神效靈　奴才等及軍民無不其
深感戴爲此不揣冒昧恭請　御書匾額供奉山巔以彰神
貺等因得　旨准行

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卽禪也曲禮鄭注孔注暑則單服
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端履案袗字對下絺綌言之
黃衣而言謂裘必有褐絺綌則單服而無褐也蓋裘之褐也
見美也絺綌無美可見故不必褐也說者謂服之有褐襲不
以寒暑異節月令天子始絺與始裘對文似絺制一準裘制
故聘禮賈疏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
服之等是賈以中衣爲褐衣鄭深衣曰緣云深衣者謂連衣
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是中衣卽深衣也蓋表也有表則謂之
上服中衣冬夏二時則以素葛表之於外裘則加褐焉不加
褐則謂之表裘實混中衣褐衣爲一見裘有褐衣遂謂絺綌
之上有中衣是以深衣爲褐衣矣於春秋二時又云袷禪之
時則加中衣中衣則中衣又爲褐衣矣竊疑絺綌既單復用何衣爲褐且內服袗衣
外又加中衣亦非當暑所宜崔靈恩謂中衣加裘裘外加褐

衣則中衣在裘內以裘準緇則中衣亦當在緇內必表而出謂必以緇紒爲表而內著中衣以防其見膚若入公門則仍加上服故禮振緇紒不入公門褖裘裘不入公門褖紒與表裘連言則此表字正指緇紒言朱註先著裘衣表緇紒而出之於外是也孟子被褖衣鼓琴史記作緇衣褖衣言被則無袖可知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正是當暑時事趙岐注以褖爲晝非詩衛風君子偕老篇蒙彼縐絺承上其之展也爲文毛傳蒙覆也謂以展衣覆絺紒非以縐絺蒙字又云此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似非見君與賓客則亦褖絺紒矣朱子引以證必表而出誤也

檀弓子卯不樂註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端履案漢書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與鄭異義

孟子封之也或曰放焉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象而不殊師古曰象明也端履案象當是象字之誤左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說文作棄是棄卽放也上言封之下言棄而不殊不殊謂不絕其封也故下文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詔蓋兼孟子二義而言顏注似誤

戒於火越一年君友莊芝階中輸搜采得文五十二篇編爲四卷名之曰燼餘荃幸其不盡湮沒而深惜其言之不盡傳也於是君妻兄胡書農侍讀伕資以鏤諸板既成謂某習知君宜敘其端敘曰儒者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此汪君立言之旨昔者以告某者也君具通敏之材於學無所不窺而能識其大由程朱之義理許鄭之故訓上溯劉子政董子賈生之論說以尋繹七十子之徒之緒言而求合於聖賢之道作爲文章思周乎物氣倍乎辭深肆博浩博通於當

世之務不屑分文析字繁言碎辭狥人以邀一時之譽其與人也虛中下氣歛然若不足至於論事得失學術是非閭閻侃侃未嘗少貶損自名公鉅卿文學之士下及村俺販豎知君名者莫不重其人與其言既連應鄉試不中有司程度衣食於奔走歸而貧益甚侘傺困殘而無子其精神所結撰又皆灰飛煙滅百不存一二遇至窮矣然使君致科第致富貴其所言度未有外於修已治人者而五十二篇之中大略具之學者因君之言推其所未及言以大闡其明體名家之旨則君之言足以傳言傳而君之行與事可以想見取數之多寡不必論也君志進取而守猶潔處艱阨竭力以養順於親信於朋友先立乎其大者若天假之年見道益深必能濟得失泯荒枯以副至於樂天知命之詣而受命不長未見其止此則可爲長太息也君所著正氣遺愛先覺三堂祠志陳曼生司馬嘗寫其副漢制考疏證意林翼王右軍帖莊皆不傳師其意而述之所望於爲君之學者

漢郊自有文集行世故祗錄其文一篇以存梗槩○儒與二氏出入論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趣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家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乎旦氣萌鮮不幡然悔悔思通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

四輔說行流爲神仙如眞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尊
氏者言施捨盛莊嚴震以禍福靡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翺
翺著去佛齋說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
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
顯寂靜之說未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
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穆脩受學華山邵子閒
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圖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
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澈厲名節
已也楷後二陸提唱心學蔑棄墳籍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
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
怡諫謂之鼹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鼹鼠豹文
鼹鼠爲句終軍竇攸幸怡諫從之許讀爾雅鼹鼠豹文爲句
虛若虛從之其是非詘難定也說文有鼹無鼹疑爾雅六字
而形小一坐盡驚金壇段大令玉裁曰他人讀爾雅皆豹文
引魏略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王伯申引之
曰昆子卽鼲子也後漢書鮮卑傳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
頓天下以爲名裘按今俗語通曰灰鼠聲之轉也如揮翬背
本軍聲端履按爾雅鼫鼠郭云未詳分軍聲相近疑鼫鼠卽
鼬鼠也凡從分得聲之字皆有相半之義灰鼠背微青面腹
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歟

漢郊詩不多作故絕無存者僅得其篁詞二絕錄之相燈低
照緒參差恰好呈蠶上箔時舊穀尚存新麥熟莫愁二月賣
新絲也有春風到薛蘿城中人莫笑山阿綺羅輸與茅簷樂
女伴桑陰互唱歌

說文鼠部鼲豹文鼠也從鼠冬聲案爾雅釋獸曰鼲鼠豹文
鼲鼠郭景純以豹文屬下讀云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
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至文選注藝文類聚皆引
竇氏家傳載此事系之光武時竇攸以豹文爲鼲鼠則同惟
唐書盧若虛傳云時有獻異鼠者豹首虎脰大如拳職方幸
怡諫謂之鼲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鼲鼠豹文
鼲鼠爲句終軍竇攸幸怡諫從之許讀爾雅鼲鼠豹文爲句
虛若虛從之其是非詘難定也說文有鼲無鼲疑爾雅六字
爲一物

說文鼠部鼫鼠也丁零胡皮可作裘段大令玉裁按魏志注
引魏略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王伯申引之
曰昆子卽鼲子也後漢書鮮卑傳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
頓天下以爲名裘按今俗語通曰灰鼠聲之轉也如揮翬背
本軍聲端履按爾雅鼫鼠郭云未詳分軍聲相近疑鼫鼠卽
鼬鼠也凡從分得聲之字皆有相半之義灰鼠背微青面腹
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歟

白故謂之殷軍灰皆分之轉聲也

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似放勳上當亦有名曰二字傳寫者奪之耳上文帝嚳取陳鋒氏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摯既是名則放勳亦是堯名可知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運行曰帝堯刻璧東沈于雒書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白虎通引其文曰天子臣放勳子於天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其云臣放勳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之義也

孟子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王懷祖念孫曰豈以爲其以爲非是而不貴非其道則不貴之矣故曰非是而不貴是字正指薄葬而言言夷子思以薄葬之道易天下其以爲非此則不貴耶然則厚葬者夷子之所不貴者事親也故下文曰然而夷子乃厚葬其親則是以所不貴者事親也趙注曰夷子豈肯以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注以如使釋然而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於語意不合案此說焦里堂循孟子正義不錄以與趙注違異故也又趙注以如使釋然而義亦未安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非疑而未定之詞夷子葬其親厚是夷子實厚葬其親故朱子亦云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趙註以厚葬爲孟子設

也也與邪同夷子以薄喪之道爲貴非其道則不貴之矣故

孫星衍撰商邱宋牧仲所藏本是本明萬歷時藏陝西東雲騎軍商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家昌允伯重裝之天啟元年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 國朝華陰王山史字無異名宏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間在淮安張力臣留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確齋儀處獲觀言乾隆初在上海陵侍郎如煥家乾隆三十一年上海黃星槎寘一在陵爲鄉親遂得之後七年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家一在成親王詒晉齋中即商邱宋牧仲所藏本是本明季長垣王孫蓀寘王鑒斯鐸爲親家歸首有覺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商邱宋漫堂犖宋竹垞跋所謂驚心動魄者繼歸商邱陳氏嘉慶二年歸成親王詒晉齋中兩本皆曰顓頊成冊一在揚州阮相國師小琅嬛仙館是本明時藏蘇州豐學士熙萬卷樓 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翰林祖望後歸范氏天一閣嘉慶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於印氏十二年丁卯乃歸於阮相國師此本單紙未標整碑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額閒有唐太和閒李衛公題名二段碑內空處又有宋元豐閒題名一段皆他本所無尤爲希世之寶相國裝成立軸與泰山碑同貯一匣而系之以詩曰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又一兩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圓明本玉軸綃囊示尊顯豐全范鉞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剛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翦唐宗題字皆分

明衛公兩款夾額冢全身平列十二行波磔毫釐盡能辨一字一朶青蓮花玉女攢盆黑雲軟已巳墓鐫向北湖市石察書書佐遺湖邊更刻泰山碑嶽色雙雙照大眼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謹案古文論語作問主鄭讀從古而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見釋文蓋鄭以何休誤以主爲廟主何休公羊文二年解詁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貌容也想見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義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義也故云主田主又恐人誤以田主爲作主故云謂社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彼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其說蓋本之馬融論語注云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說又本古尚書逸篇又於周禮小宗伯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是鄭意樹木以爲田主使后土田正得所憑依復用石作主以爲祀正與論語互相發明說文示部社地主也春秋傳其工之子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許亦與鄭同義故於五經異義曰見太平御覽禮儀部所引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以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潧鎬宜栗也雖其說小異但云宜則是樹木而非作主作主當取木之義不必論上之所宜也祭法正義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考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詩秦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蓋許著異義多從公羊但不敢駁斥作主之誤故致自相違異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即使民戰栗之義所以表有功也五經通義云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者土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皆言樹木而不言作主則非以松柏栗作主明矣

詩大雅下武應侯順德毛傳應當侯維也端履案水經濕水篇注濕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也是鄗善長以應爲國名與毛異義或是三家詩說按左僖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下武詩序言武王聖德繼文而作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安得應侯先已就封豈三家詩說以下武篇非爲武王而作如關雎興刺之類歟

又按路史國名紀應汲古文云商時國寔宇記云故城郊城東南四十里故殷之應國豈所謂應侯者指殷之故國言歟

又按汲古閣本杜預左傳注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大誤城父即今河南汝州龑寶縣地晉時名父城不名城父且

重論文齋筆錄八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毛會稽徐氏刊本

屬襄城郡不屬襄陽高小農應松仁和學生一日嘻保說曾任山東城武縣典史學使忽詢其三代翁色對言生父某日論語子之武城孟子曾子居武城則名武城至生父所任之縣實是城武屬曹州府管轄學使聽而不復再問正與城父城相類是否毛本失於校正抑宋元舊刻沿譌至今或實係元凱舛誤均未可知也

蕭山王端履

道光辛丑八月恭逢　皇上六旬萬壽率土臚歡普天同慶端履宗塾秋課以一人有慶爲題令作五言排律是題只須典麗矞皇頌揚得體不必沾沾關合題旨此卽古人斷章取義之法諸作殊少愜心因擬作一首云　錫福敷仁壽嘉祥奉一人盛逢千載會慶溢四時春望氣輝南極瞻雲拱北辰雨暘惟　帝念福祿自　天申臺其登熙皞郊應集鳳麟萬年延億兆九域並尊親　蕊榜歡騰士　璇圖瑞貢珍華封齊進覲歌詠徧臣鄰

會稽徐氏刊本

先南陔師湛深經術實事求是雖一名一物之微必博綜羣籍折衷一定所著思惟居士存稿卷帙宏富尙未付梓敬錄論石數篇輯爲鄒鄭精廬藏石記登之於左丹竈紅蠙石記圓石徑寸餘兩面深綠似桐廬江水正面一層諸伏其上長寸而純赤猩血雞冠莫名赫赭蓋仙人以萬斛朱沙十年伏火九轉成此渥丹耳行則矗矗目尤睒睒餘光穿背而散爲霞赤城絳霄未足方其綺麗段柯古云竈無故自溼潤者赤蝦蟆名鉤注居之此桐君藥爐中物也因名丹竈紅蠙石而繫以歌曰誰燒萬斛金丹沙竈煙絲鎖紅蝦蟆眼光透出絲煙外滿天化作桐江霞蕃馬漉河圖石記　李伯時三馬圖東坡贊其敘略云

會稽徐氏刊本

元祐初游師雄行邊至熙河蕃官包順擒滑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時西域貢馬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來年羌有良馬請以饋於洛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西河帥西番有貢駿馬汗血者之奇爲請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事遂寢私請於丞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効之藏於家紹聖四年在惠州爲贊云云政和以後有蓬池生龍題龍眠畫鬼章牽錦腳驄各詩跋附末錦博驄者蓋三駿馬之一此石圓徑寸餘而有萬里之勢遠山三成其狀混淪昆侖也有區若田顯氣周帀其中星噴萬點金精陸離疑是火敦腦兒又有雙量珠圓乃河之亶源色白匯而東注不知其幾千

里始得一曲兩岸目宿蒲萄鬱索相望熙河也一馬絕流而渡其後左由胯以下在水不得見惟睒睒崔嵬形色可辨右由鄒以上亦彤色而陰白雜毛前左可見者鄒上同後右右足登岸具虎氣騰上之槩其蹄隱躍目宿閒鄒以下陰以上黃白相次是眞錦腳驄首似師子銜勒宛然一西蕃橫踞驄背捽御甚適驄首後卬雙耳遂爲鬣掩至其近尾本處見若五花者焉見若九花者焉見若萬花者焉可謂一川雲錦尾絕有力河水濡其末風洒雷鞺聲振水外知其大而能掉也西蕃奇絕舊髮科頭虬須甚巨紫眸墨電蒼鼯凝煙略與馬首師子同而頰頰眉目之間皆青澱色袒厥黃衫大胸豁露濺者

深墨青者出藍是眞鬼章青宜結矣此馬權奇萬分此人傀
怪萬狀殆出咎頌騶詩楚詞山鬼之外固知龍眠駭顧而輟
畫東坡愕對而廢贊爾萬年太平石記此卽蕃馬渡河石背也石樹
焉臨清流拂白雲密葉青葱繁陰翳薈一禽棲於虬榦間厥
音赭黃眼光如漆宛頸而舒其咮翎羽備五采穠豔絕倫隔岸
嶼石成林參差與樹相對黃荃畫法蓋本於此宋畫學嘗以
萬年枝上太平雀命題萬年枝冬青樹也太平雀頻伽鳥也
然則此樹爲萬年枝此鳥爲太平雀矣梅花寒雀石記此石橢圓直
徑一寸五分橫贏一分寒林小景也凍雲滿天殘雪在地古
梅一樹花繁而枝斜下爲寒雀所啄者以雘雪中未知何物
疑是摩詰所畫芭蕉或石菖蒲根耳其味開而不合若管夷
吾謀崑時焉石背則白雲右繞清江左洄雪消水生白斷崖
間衮衮而來如游臨皐亭下龍華秋色石記此石圜而微橢從橫皆
不及寸色淺綠兩面各隱隱有形正面一山妍如華蒂小雅
常棣鄭箋讀鄂不爲鄂柎謂承華曰鄂柎爲鄂足蓋卽蒂也
雙鳧戲藻石記石形橢圓長約二寸有奇廣減寸許視宅石爲較大
正面兩岸玉山對時清谿流貫其中翠藻紛披一鳧游泳於
脊語衣緑韋之跗注各本衣作以周官司服鄭注引作衣跗
柎古通用注者屬也韋昭云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左
上白頸以下沒烟波杳靄間雨雅所謂沚
氏說齊山有華不注華不卽華鄂之跗不注卽跗注總稱之
則曰華不注言此山秀絕寰中如華蒂屬於承華之鄂鄂道
元所謂單椒秀澤是也趙鷗波常寫鵲華秋色卷贈齊人周
艸窗敘云齊之山獨華不注最知名又峻峭獨立有足奇者
東則鵲山也艸窗未見有詩其題高房山畫云何當架松广
分我翠一巒說者謂可移詠趙圖此石鵲山在其背山下湖
光搖翠爨波渺然必在背面者地勢縈紆中隔北湖南浦太
白詩固云遙看鵲山轉矣兩山之頂綠色尤淺而帶白蓋涼
雨新晴微霜初墮秋光撲面空翠滴衣秀色可餐貽徧齊煙
九點豈止分翠一巒而已唐人云清泉煮白石此雖綠石但
秀既可餐試汲清泉煮食之其味當遠出白石之上松雪之
畫殆無足觀霽雪江帆石記此石橢圓長僅及寸廣又減之質白雜
以墨文審視諦聽則曉雪初霽江流有聲枯木垂藤片帆樹
杪昔摩詰有雪江勝賞圖又有雪江詩意圖恐不能如此天
然妙畫也知雪已霽者以月湧大江冤魄團欒如鏡耳左畔
沙清凌競石背適當潴曲千巖萬壑盡在冰天雪窻中并難
辨其競秀爭流之致宜子猷訪戴不必見而返剡谿之櫂矣
雙鳧戲藻石記石形橢圓長約二寸有奇廣減寸許視宅石爲較大
正面兩岸玉山對時清谿流貫其中翠藻紛披一鳧游泳於
上白頸以下沒烟波杳靄間雨雅所謂沈鳧故不可見其
可見者頸毛擁雪知是白鳧急就云春草雞翹鳧翁濯說文

鵝字以翁爲雙毛今觀此鳧頸間非特細毳茸茸實亦豐豪
鬱蓊正如雨雲溶起穠厚成叢足爲翁字解加一證矣又其
飛光射森喙穎啄錐水草交而作聲嘵嘵可聽也潛回沙轉
有白鷺在遠灘望而不見其目宛頸引吭通身如墮林粉因
蒙白鳥之稱右腳拳曲亦不可見獨左腳突兀而立爾雅釋
鴻春鈚盞古時方言如此耳說者謂行則如春立則如鈚不
已盤乎背面谿山鳧藻大略與正面同惟正面之鳧自右向
左背面之鳧自左向右隨波往來各適其性在藻之樂與魚
同趣任天而游亦與道大適此化工自然之妙非畫家所能
仿佛老杜云白鷗沒浩蕩煙堪移贈斯鳧錦江玉壘石記此石亦稱
戟盞岷山初導濫觴而來東遶成都絢爲錦江在錦官城外
耕傳錦工織錦濯之此江則錦至鮮明因命之爲錦里也此
石穩盞絕麗繡紳天成觀其夾岸有若遙岑者焉有若瓊島
者焉有若元圃者焉有若瑤砌林木者焉有若藍田者焉有若
碧岫者焉有若紫巖者焉有若黃崖者焉有若球琳琅玕觸目皆
是前山見後山足後山見前山頂如畫重棨玉山矣殆郭景
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莫名其實名之曰錦江玉壘云
爾青蓮曉發華陰石記有客烏帽唐裝驢背徐行讀輕耳碟喙潤目瞥
似孟襄陽探梅雪鷗灞橋詩思歌後鄭五驢鳴否否掉尾長
吁遠山隔岸斜月臨林是李青蓮曉發華陰也飛山鳳風壽
嘉慶甲戌涂月予入覲還閩舟行巖瀨赤光燭波得卷石焉星巖石記
厥狀如桃赫如渥赭一鳳陽文圓首丹毛修目銳喙錦翼將
翔半在霞表一鳳陰文色紫九苞蹲龍尾上綴蒼雌皇也一
壽星巖際長眉白髯面凍梨耳目鼻口豪末惟肖幅巾緋衣
石杖桃杖有節仰袂微觸指見杖間開口笑有小鳳依袂而
飛文采豔麗巾上一紅躉齡纖於芥甚圓光熊熊四射巾帶
左垂雄鳳在上雌在下旁多虬松松杪一珠即溯仙露石面
純赤鳥跡蟲文皆丹篆可辨絕頂朝日初升慶雲紫氣璀璨
萬狀背有穴弓形月恒矣右側芝珊如琢應平可立半有濤
湧碧海也聖慮覃敷庶徵時敘歌舞仁壽咸大安平遂名
其石爲丹山鳳皇壽星巖云五色盤龍譬嘉慶甲戌季冬之陀巖石記
月予得丹山鳳皇壽星石於巖瀨既紀其事是月之望放櫂
謳谿舟人以異石告啟牖觀水神光陸離亟令出之狀若蹲
龜偃右臥五采皆備其陽崖爲龜頸趣而廣稍左一巖欹鑒
若覆屋巖際見大士爲金軀寸許長顏隆準閉目內觀梵
音在口首戴巾俗言觀音兜者巾綴芥珠須彌普照袒衣千
手巾帶飄縈蓮華鄂不堊茄承蒂跏趺端坐妙相莊嚴瞻禮
者咸合掌生敬矣循巖而東龜腹也大海環之珊樹瑰葩萬
叢柿榦中有一龍昂首向人欵乃雙仰丹霞綠雲烝蔚其上

深目陰囊甚巨陽張卿孫鼻噓之而頷作冉垂頷下于思于思若鬚若鬣可攜可玩其身蜿蜒自右旋折而南繚於巽又盤而上蟠蟄之背又東縈遂繞於北鼈脊盡矣過而盤見蹄未也鱗甲斑爛青與黃相間也黃與赤相間也赤與紫相間也非畫非染非繡非刻其爪僅一見於鼈背一見於鼈脊之盡而左攫拏雲雨不可捉搦蓋天將使神龍呵護靈儻是以通體盤際在上在旁不知幾千萬里而莫窺其尾也鼈眼似古洞力士守之擐甲立衰正赤丹韡望之如火由帶以上赤氣縵縵不得見鼈背之右當臥所或垤或窪有獸焉虎身馬首尾如王彗超小山而走前足出其陽後足在陰不知是何物也石之陰厓即鼈背錫名曰五色盤龍普陀巖神奇之石不二日又獲其一觀者詫焉與丹山合璧孟水瀹香作清供矣柳星石記瀙水之瀨得片石焉高五寸許橢上中廣三分之二下半之厚不盈寸沈於盆色如翡翠二柳在面背星瞭瞭天有星名柳因名柳星石爲硯屏綠涵墨外石面之柳高與石齊幹若纖腰嫋婀而上柔條臨水風度依依南浦銷魂不減渭城朝雨有綠牡丹娉婷柳下葉籠綠雲蕊含綠萼繁星頗之夜光懸藜疑此花身是綠珠矣瞥微四旁若斷岸岸側楊柳一株凌波而過隔岸成陰新綠參差垂絲嬌旎一鉤殘月斜挂梢頭令人憶西湖春曉有十六七女郎蛾眉鶯舌低唱花田絕妙詞也乃歌曰東門之楊葉牂牂昏以為期兮星煌煌煌翡翠屏張兮樂未央樂未央兮樂無荒學師盧夢薇　梁以東陽土裹饋先南陔師侑之以詩云嘉果枝頭熟樹上熟者土樗原紅山人摘取偏剝裹時先鉚取紅者後摧青者色非同假借湯紅用滾水燄成原紅則否　甜自買中邊原紅較甘於湯紅　小核離應早原紅核小而不茄黃庭入最先木草甘肉黃庭入脾晨餐薑配煮用裹七枚薑二片煮軟去滓服之佳恰好奉高年高年以能食爲本薑棗和脾胃進飲食多則壅清氣小兒尤不宜　師佚韻答之云東東筐中果東方朔外傳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朔曰叱叱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四十九枚上大笑　原紅　木草甘棗七枚薑二片水煎服之佳恰好賜朔帛十匹原紅姚合詩亦藤歷樹偏赤心岐北極趙整詩北圖有棗樹內實有赤心王子年拾遺記北極岐峯之陰多棗樹其實長尺百歲一實黃布海晏子春秋秦穆公以黃布裹烝棗至東崖蜜甜輸早用東邊海而投其布破水未烝棗放花而不實崖蜜異美此間棗皮棚檻　離枝辣媳先去蒂先生詠荔枝詩有瑕疵咀餘味轉幸句　安期眞可比豈止二千年　馬明生別傳明生見安期生曰食棗大如瓜小不及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曰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聊可相比也尋常贈答而考訂精審如是眞介才人學人一齊頫首矣讀孟子在下位章細玩下二節則獲上信友悅親皆是動字實效反身不誠與不誠未有能動針鋒相對明善卽是思誠故游氏以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立說然以知貼明可以知貼善不可且孟子明言誠身亦不得以意釋身朱註不能卽事

劉瑾亦似以善貼事言按中庸云誠之此云思誠以誠屬思是在內不在外竊謂誠身是修身明善是誠意大學意是修身爲本朱註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齊家以下舉而措之是修身乃八條目中間一大關鍵又大學以毋自欺釋誠意朱註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卽此章明善確據亦卽思誠確據獲上信友悅親皆齊家以下事大學孟子實一以貫之也

仁和趙寬夫坦　性情敦樸襟懷灑落熟於唐宋古文流別故其爲文亦懿茂老潔嘗與予晚登吳山每遇縣崖峭壁必手自摩挲恐有南宋人刻石道光辛巳保薦孝廉方正賞六品

頂帶余往見之至則扶杖出迎肅衣冠相對轉無少時眞率氣象余笑曰人言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余嘗作一轉語云孝廉方正可爲而不可爲也又有孝廉方正某者鄉試入場將所得向某索求囑勿與後至者曰君是孝廉方正何乃爾耶某黯然曰孝廉方正不過是出身階耳豈實事耶正可與前相對

寬夫雖以古文名家實則湛深經術故特錄其釋經數篇知其非空談義理也○春秋異文解三傳釋經爲例不同其說自異至經文同出孔子而亦多互異者公穀率多假借字間或雜以方音由是參錯迭出今卽其紛糾者一一疏通證明之如隱八年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案鹽鐵論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包邱卽浮邱一聲之轉耳禮記投壺若是者浮卿注浮或作勉說文枹从木包聲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音浮此浮包通轉之明證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傳云公會鄭伯于鄀杜注時來鄀也襄陽縣東有釐城案來古音釐時來之合言爲鄀故傳作鄀至釐城之釐又鄀之假音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來汝孝孫鄭注來讀爲釐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此本韻訓也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之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是知公羊作會鄭伯于祁黎蓋假音字傳二十一年經會子孟公羊作會于雩穀梁作曾于雩案白虎通巡狩篇南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是霍與孟雩音相近也故公羊作霍若顏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鐘字爲霍字亦足借證也文二年盟於垂隴公穀並作垂斂案易繫辭云不封不樹虞翻注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禮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窆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鄘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此方音隴斂相通之明證文十一年經楚子伐麇釋文麇九倫切公羊作伐閩案禮記王制篇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

釋名釋首飾篇袞卷也畫卷龍于衣也說文冂从口从卷聲是圈字與九倫切之檻字音正相近宣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作牟婁案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禮記郊特牲篇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釋文毋音冒是方言無有牟音故公羊作牟婁宣十八年經楚子旅卒彀梁旅作呂察國語周語云胙四岳國命爲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牲韋昭注呂之爲言膂也是呂旅音同義通也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徐邈以眞反又音夷爽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案夷與寅古音不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是又讀辰爲夷矣凡若此類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音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始謂是歟○論語過位解包咸注卿黨篇過位曰過君之虛位也釋者以爲門屏之間顧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見爾雅釋宮不當混宁爲位或又釋爲外朝之君位而堂爲治朝之堂然古者朝無屋治朝亦宜然安得有堂案曲禮君子式黃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

轉古方音則通廣韻既收寅入眞韻復收寅入脂韻亦因方言而兩收然則公羊作寅殆讀寅爲夷耳若宣十一年經楚且孔安國注復其位云來時所過位也益足證位爲卿位矣爾故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道光辛丑歲將暮矣家恭甫弟邀地金華無以餞別率成四絕贈之云白髮憐予種種何那堪風雪聽驪歌送君一棹蘭谿去猶勝微霜喚渡河日月匆匆等擲梭此行未免悵離多相期一歲一相見切莫聽琴爛柯少年劍佩玉磋磋老去光陰逐逝波如此情懷眞太惡一杯酒更勸君何水驛山程次第過一屆行李笑無多篋中剩有遺書在閒與挑燈校字訛後開但令喆嗣子敬慙拔萃奉母以行而已獨留故宅又依前韻作四絕以懷之云聞說行踪未定何戀聽漁唱厭樵歌西頭依舊東頭對雞犬圖書隔一河耕有鋤耰織有梭消

將兒女別離多著夫獨住三間屋伐木從誰假斧柯道學從
今又切蓬生平閱歷慣風波琴書典盡無長物縱有荏蒲牽
爾何去去行程水陸過鄉關回首望雲多郎君且自寬懷抱
消息傳來半是訛

論語侍於君子有三愆章擇文引鄭注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
隱不觀聲色謂之瞽是荀卿從魯讀也陳仲魚曰讀躁爲傲
言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曰與猶以也未可與言猶云
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者未與言及而先自
未可以言也言未及故未可以言可與言猶云可以言也古與以字多
通用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貨殖傳
以是與卽以也

海寧俞鴞莊字中嘉農庚午科副車與余爲同年生少
蓮石　會稽徐氏刊本　十四

以詩文受知阮相國師然恃才傲物嗜酒放誕人咸畏而避
已可以無恨當世有道德居尊位氣力足以援引者皆知重
之蓬至窮無所遇鬱鬱而歿先君嘗曰鴞莊之爲人其遇可
君而君之所就止於此蓋　國家登選之制極嚴公卿大人
矜其才尤可惜故作哀辭以憫之蓋紀實也海寧俞君蓮石
不能私其所厚而君之安義命而不爲詭遇亦可槩見矣君
情行不必掩其言矜言不必正其行清亦罹足矜濁亦濯纓
死無錫秦侍郎瀛履案侍郎名瀛號小峴官杭嘉湖道最久　傳之某故爲之辭以
逃其意以慰潛山翁之思曰情足以盡其才矜才足以達其
吾孰知其志之所貞吹之不枯矜噓之不生吾孰測其意之
所成繫中情之沈默而不得見矜羣傾耳於論說之觥觥予
嘗叩之錯規矩而就禮法矜然後知其量之沖而不盈嗟乎
謂君遇之達矜不能偕鄉貢之士鼓篋而吹笙謂君遇之窮

分所與交臂而促膝者皆當世之名公鉅卿窮不足君感分
達不足君榮所可自信者殁世而俪名彼感舊之什分胡以
爲不平之鳴

鴒莊殁後詩文無人收拾零落殆盡予搜得數首存之○游
南屏懶司馬公摩崖隸書南屏洞天春雲稠疊碑客向丹崖
游蛟龍盤拏波磔老健筆直與東京俳響揭悔失攜竹杖但
覺眼底驚清適草窗著論異哭葉款題淚水知誰留公特親
閱判府事總宜一棹曾杭州趨庭縱目尚年少那遽石墨垂
山隩中興宜刻事或有秘府清玩光堯搜長編資治已進御
法書五卷重雕鏤石經太學兩輝映自謂文治光華鄰豈知

金繩索歲例偷安半壁非良謀惜哉和議信長腳漸險符夢
忘同仇三經之文試進講致堂經幄應含羞摩崖誰人有深
意戛戛珍琅琳瑯寥南渡宰輔得公倡中原未必竟沈浮讀
碑如見公忠義凜凜生氣來雙眸程蔡梁鍾古能手精神魄
力難公偉一字一拜心一況直欲變化如潛虬長逐蛩蟄蟠
波蔚有甬東詠古八首格律雄健紀事精審爲備錄之蟻闘
不散爪痕攫石縣崖秋○蠶詞禁忌湖杭約略請桑陰深處
燕呢喃遠來客訝新鄉俗帖改宜春寫育浴蠶稚綠環村春
晝長販鮮人到價爭昂簸衣可典愁難遣忍斷香杭莫斷藥
晝成淮海問如何裕種纔看穀雨過最是江南三月半蠶愁
暖少麥愁多○擬唐寒窗小游仙詩金磬聲圓度綺牕步虛

不同愚恩唐室廢興中幸着巨寇干戈城得見遺氓裴賜通
淡口森嚴安巨鎮鄱江守護詫奇功千年府治從茲定奏稿
分明憶薛戎武肅英風拓土疆鎮名底事自朱梁九泥獨力
支盤礴鐵弩餘雄及大洋航海建炎心頓洞關心德佑事與
亡東錢湖畔增惆悵史相頹祠尚夕陽鋌險黃巖起國珍醢
徒何意有經綸十年竊據分諸縣一道降師散浹旬金盞山
深狼露靜石蟬門黯海舟淪可憐血戰慙吳楚枉受元封負
此身信國舟防老將才三時分哨令嚴哉何期中葉經倭汎
復見南塘備海來烽影嶕生螺髻嶺礮聲潮湧碇江亭舟山
本自稱天險鎖鑰無端爲寇開招寶巖前番舶過蛟門控扼
市浹湖南浦盡通波居人指點露山岸一髻烟中見普陀鮫
宮屋市出危樓千里驚潮一郡收風挾剛威來颺母山盤遠
勢自台州天封塔古唐碑廢阿育王空梵迹留此地海東門
戶重壯懷不但爲清游

予嘉慶甲戌會試出桐城姚伯昂師之門下後撥入儀徵
汪小竹師全德房中師少年科第詩古文詞援筆立就後官
江西吉贛南巡道卒於官其遺集未知曾蒐輯否今僅得與
兩中丞書一篇錄之云歲月不居飄忽如流違侍以來倏焉
三祀白雲興懷有深於記室仁風載詠何殊於舊寅采山使
還再寓箋素因參掌錄得謁興居蓬心勞勞惶恐無任頃枉
嘉問曲賜故言德音孔昭大雅宏達省覽未竟神意交馳雖
賓叔向之縱橫八行睦孔璋之紛紜六紙洪筆巨製蔑以加
諸某材慙菹梓學非鑿枘坐挹羣籍莫辨朱紫行操一卷總
記姓名類宋工之刻楮三年而不成等鄒人之倒棘一朝而
思遂比於敬禮淵色之請未嘗以德柔郊居之音莫判何
圖閣下喻及兩賢正恐彌月不獻有愚陳思集中他竊貽羞
沈隱來書所論三蔽二難博參流別妙思典論哭均文釋李
充翰林深檢厥章未覩斯奧接樂令之趣雲霧可披聞謝公
之談河漢非遠自揆檮昧有闕窺尋譬若空桑之流蛇鱷弗
知大椿之年螻蛄何覺今以獻歲下九裝橐北征擊汰湘衡
周輪輦洛望天門其不見涉馬阪以何歸緜緜遠道青草之
詠未成湛湛江水長楓之魂易斷頃所綴輯錄爲一編伏冀
鴻裁覽斯鬼說臨發祇悚庶陋不宣

孟子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趙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
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端履　案舜雖愛
象豈不知其不仁他日封之有畀尚使吏治其國今甫讀訖
之後反令治其臣庶恐無此理史記五帝本紀作爾其庶矣
雖與孟子小異並不以爲臣庶之庶先大人曰臣當作百古

臣呂字形相近而誤呂由也見漢書劉向傳注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所以即所由也　于讀如檀弓于則于之于彼疏以廣大釋之廣大即寬博之義治有安意蓋象入舜宮見舜鵦恙乃盡委捨井之過於瞽瞍而反飾言思舜而憂之甚舜誠信象實不與謀乃曰思惟思也爾雅釋詁文此由徼幸詩檜風庶見素冠傳庶幸也爾雅釋詁庶幾也　汝其寬博子安也猶今俗語云汝放心我好也　憂者心必迫蹙故令其寬博若如史記之言則當云爾之幸也其之也見王左伯申釋詞成二年傳邵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子謂也二三子之力也古人語歸美於人類此者甚多猶今俗語索隱言汝云仗福　猶當庶幾於友悌之情義也則是責備之辭而非親愛之言矣當曰兄弟相與慰藉亦猶今人之常語若過以高遠求之反失其旨矣

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孔傳鬱陶言哀思也陸氏釋文憂思也因悟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繇喜二字當連讀以繇喜訓鬱陶正是釋孟子之義蓋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意言之緣上既釋繇爲憂矣此不當更釋爲喜也或云繇喜即憂思之譫案繇喜與憂思聲本相近但擅易繹文吾所不敢

先君題毛西河先生遺像并敘云朱南崖相國端履案相國謚文正順天大興人祖籍諸山　得毛西河先生遺像於閩中寄歸毛氏今爲家南陔中丞弟所藏道光乙酉長至前十日奉至悅我軒贈端履題此詩時於書古今文尚無有成見故有第三首之

句後定宗西河之學說已見前

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端

案發憤三句是爲人實事云猶有也言其爲人有此三事爾王懷祖念孫謂公羊文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與無災對文是云爲有也又商頌元鳥景員維河筬員古文云廣雅員云有也論語皇侃義疏曰汝何不曰我有如此之德云爾以示之也增有如此之德五字於云爾之上益不知云卽有之故耳

仁和趙鹿泉先生佑○乾隆壬申進士經術文章士林景仰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驂體文不多作清獻堂集所載祇寥寥數篇不能成卷然布置妥貼吐屬天然眞能合唐宋諸家爲一手非貌襲六朝者所能望其肩背也茲錄存二篇當管豹之一斑云○庚午端陽

案當是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北上覆車還寄友人書回首高雲關心舊雨相逢脈脈江花搖曳之情惜別匆匆燕樹蒼茫之色每經歧路多平昔所未曾試迹離蹤覺天涯其易已頃逾黃道陸舍舟卽車歷宿男之故封近下邳之北界泇沂流合土名三汊河頭新舊年交節記小除日廊問遠堠則荒烟幾村鄰平沙則亂鴉千點撩人感慨鎭集百端範我馳驅猝驚一蹶時則橋因小築不過徒杠棹爲寒撥罕逢漁父惟是避深就淺未嘗非禱旱之觀因之攬轡臨流大抵作滹沱之渡非有先驅之遇覆聊爲後乘之追奔不圖有淖於前小騶遽驚西莫邏急欲掉鞅而返重輪亦發而難收旣濟未濟之間進謀退謀之地無多輾轉頓成反側之形不及扶持遂迫顚危之狀我僕痛矣胡爲泥中匪車嘌兮宛在水泚落將席帽甯緣黃菊之風淫盡征衫不爲杏花之雨於是立之積雪亟募來援易我敝襦別趨他馬涼颸颯颯然且過河者三落日漫漫幾乎及溺者再迨至遙郵挨宿野店棲遲攤書而大有浸淫發篋而都成沾漬倚圍爐而就燥眞作冬烘憑濁醪以攻寒漫添春色惺忪入夜還餘定後之思蹈蹬連朝重效開頭之祝也往者江雄天塹片帆凌萬頃之波河阻金隄一葉翦長空之雪未聞失之川上胡乃納諸溝中固知險易何常康莊可以顚趾風塵有命閱歷可以平心見其大則加夷思其難乃无妄曳輪脫輻古有是占履薄臨深聖垂爲戒敢佈大略藉質素心匪徒作事後之牢騷亦聊寄途間之抒寫而已○謝

賚麥酒桃杷啟空桑作醴乃有女巍廬橘令精最誇炎果邇原貲夏釀踰竹葉清醪花獨凌冬種配蒲萄仙樹詎須頓遜安石千盃漫說無綸元陰百畝乃者辱蠟見之見過特從杜老家園煩撇伯以偕臨藉破步兵瑰鼈巖金九之頒宜奪

梅黃翁翁碧盎之齊還浮蔥白應是汁糅三味挾奏樹以蠲
甘其看盤滿一梢佐周醅而並美長卿善渴獲飽上林吏部
工眠免窺比舍腐何須思況復兼償甘醴之思醉或多狂得
毋錯認琵琶之字感同膏黍愧甚投桃

鹿泉先生呂城鎮書事詩呂城土穀神祠二南岸毋陽北顏
哀郭公明德祀宜廣顏也何功食此方土人相傳明代末廟
覩見夢帝命將報賽至今有禁例近祠各廟無關王後世民
神多樣雜誰能一一窮渺茫自注云雍正某年縣令某疑其
說使優人演單刀會事試之神像遽隕化是年大疫令旋謫
死遂相戒不復然也又七律云門前魚網後鵝籠案有圖書

壁著弓憂客能留三日飲奉親難得兩昆同太平不廢身焉
用奇姓爭教籍罕通記取漸家兄弟事求之合在古人中自
注漸愼行居濟寧漸家淺博學知易力能挽強百步射與其
弟躬耕養母好客善飲客至輒留款盡意叩其得姓之源曰
本姓賊先賢子賜後以字爲氏也獨見遺於氏族略姓譜諸
書自宋時遷豫章始隨音呼改爲漸還居此三百年矣

以藥名入詩始見黃山谷集然必須減盡鍼痕不露裁縫形
迹方爲妥貼書窗多暇偶爾郊墅然未免墮入魔道矣常山
西去一帆通旭日曈曨映橘紅聽得歌聲時斷續蓬牕五說
要防風薄荷貼水尚平鋪水藻參差綠滿湖我識漁人無遠

志賣來鼈甲醉當罏糟縕益智喜開筵戶插菖蒲艾旌懸節
過天中纔半夏螳螂奮斧逞車前淡竹環籬境絕塵藏書百
部未全貧生平五味都嘗徧且嚼乾薑耐細辛滿地黃花九
月初蚤休陶令憂吾廬茱萸插鬢人何在空撫長松淚滿襟
大儒出處嚴防已肯任雌黃道路識王不留行孟子去漫勞
尹士勸當歸文壇掉鞅車旋覆暗室挑燈草決明老去射干
難貫眾少年巨勝最關情少婦深堂號鬱金藥爐時祀紫團
參年來石斛金釵少不信花名尚玉簪秋高露冷仙人掌作
意凝霜逗白微百尺凌霄盤溢虎睛冬日及夫應啼芭臼麻
黃已及時牽牛花放露華滋詩材杜若人誰是試問青蓮也

不知
吾郡自順治開科以來　賜進士及第者凡十有四人會稽傅
王露康熙乙未科探花會稽梁國治乾隆戊辰科狀元餘姚盧文
弨乾隆壬申科探花餘姚諸重光乾隆庚辰科榜眼會稽王增乾
隆辛卯科榜眼上虞范衷乾隆辛卯科探花山陰會稽俞大猷乾隆壬
辰科探花以大興籍中式後改歸原籍會稽茹棻乾隆甲辰科
狀元會稽邵瑛乾隆甲辰科榜眼山陰史致光乾隆丁未科狀元
會稽莫晉乾隆乙卯科榜眼餘姚朱蘭道光己丑科探花蕭山朱鳳
標道光壬辰科榜眼蕭山張百揆道光庚子科探花其有寄籍
他省不改歸原籍者俟補錄

以藥名入詩已錄於前矣有某友擬作二首亦佳因並存之

香含豆蔻隱花叢翠鳳連翹面面通何首烏雲蟬饕餮當歸

羨煞白頭翁鵝黃一色綻芸臺大麥花先小麥開徧插杜鵑

紅似錦畫船簫鼓墓頭回

爾雅釋畜白州驪郭注州竪那疏謂馬之白尻者名驪王懷

祖觀察念孫曰廣雅尻州臀也故馬尻亦謂之州北山經曰

倫山有獸焉其州在尾上今本州譌作川郭彼註亦曰州竪也內則

曰鼈去醜鄭注醜謂鼈竅也醜與州聲近而義同釋鳥云燕

白脰烏此云白州驪蓋古者謂白色爲燕也

脰履案王以白色爲燕未知所據俗呼淡巴菰爲菸其色

誼 會稽徐氏刊本

淺黃而微黑今人以衣服之類不鮮明者爲鷰以其色言

之也燕焉聲相近非白色也且說文明以燕爲元鳥安得

謂之白色乎

又案王以燕絕白脰烏三字連讀以白脰烏釋燕字然燕

與烏絕非一類燕字當是鴉字之誤莊子齊物論鴟鴉耆

鼠釋文引崔注鴉烏也本亦作鴟烏鴟同類惟以脰之白

不白爲別脰白者爲鴟鴟或省作亞亞惡古通用心俗省

作小後人又以四點平列形與燕相似遂訛爲燕耳小爾

雅云白項而翬飛者謂之燕烏蓋因爾雅之言而望文生

義耳不知烏白脰者卽爲雅安得別有所謂燕烏者乎

或曰釋鳥鸒斯鴨鴟郭注鴉烏也蓋本詩毛傳義小弁弁

誼 會稽徐氏刊本

傳鸒卑居卑居鴉烏也是爾雅旣以鸒斯爲鴉矣子又以燕爲鴉之

誤字何也曰爾雅上釋鴉之異名此別鴉之異類也且郭

注以鴉烏釋鸒不知鸒之一鳥爲鴉乎抑爲烏乎亦未免

混而同之矣或謂毛傳鴉烏二字連讀烏但名烏鴉則謂之鴉烏未知然否自來學者祇

知博考舊聞未嘗得之目驗遂致承譌踵謬吾亡友王懷

齋名述曾仁和學生曾作爾雅今證以方言釋古訓以今物證古

名一一實事求是惜乎天不假年未及成書而死也或又謂毛

傳郭注鴉烏當是楚烏之誤

說文雅楚烏也備存其說

張繼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詩久膾炙人口然律法未免太疎首

句不叙明泊舟夜宿之由則次句對愁眠三字是對誰愁而

對誰眠耶子嘗戲易之曰羈客姑蘇乍繫船江楓漁火對愁

眠鐘聲夜半寒山寺月落烏啼霜滿天江南臨水多植烏桕

詩人類指爲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溼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

又楊萬里詩

梅子留酸澀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

兒童捉柳花自是佳什然梅子留酸芭蕉分綠已是初夏風

景安得復有柳花可捉乎詩人失檢比比皆然

先南陔師藏古銅梐一爲文記之與核質實敬錄存焉○此

公食大夫禮之銅梐也以慮俪尺校之長尺有一寸五分葉

長五寸一分强博二寸五分深入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分
强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立羊一豕一皆向葉其端
爲牛首外向仰而迤高三寸豕大於羊牛首又倍之牛頷下
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三分并紐徑一寸四分閻陳恭甫編修
壽祺曰禮有醴梱有鉶梱醴有糟鉶有菜故以梱扱之士冠
士昏聘禮授醴者皆加梱受醴者皆以梱祭醴三醴梱不必
飾三牲則此器於祭醴無疑也少牢饋食上佐食羞兩鉶皆
苦皆有梱尸扱以梱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宗廟之事鉶各有
梱不宜一器飾三牲則此器於饋食之祭亦無施也惟公食
大夫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

賓扱上鉶以梱辯擩之上鉶之間祭記之鉶苦牛藿羊苦豕
藏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一梱而施四鉶此器
三牲之飾所以尚象斷爲公食大夫祭鉶之梱牛頷有鉛以
鉶羹宜盉扱鉶之器取焉愚案士冠士昏聘禮祭醴用梱皆
膚脯醢冠皆有特豚無鉶士虞特牲皆祭鉶而特豕無羊牛
少牢則羊豕無牛聘有六鉶四鉶三牲備矣然陳而不祭其
梱經無明文公食大夫有牛羊豕且四鉶以一梱辯擩是器
也三物畢具象形指事其爲公食大夫之鉶梱無疑也

重論文齋筆錄九

同邑汪補堂　諫幼受業於陳待軒教授之門待軒名家驟字遠期乾隆己酉科副貢生甲寅科舉人嘉慶辛酉科進士授內閣中書以親老改授嚴州府學教授受業先君門下最久故經術詩文咸有根柢不苟爲炳炳麟麟者晚年自訂爲蛾術堂集而問序於余爲序之曰補堂沈君幼擅詞華長耽經訓久客江淮通知時事聞見日擴學問益深恥蹈隨俗諛遇之習課讀多暇鍵戶探賾咸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皇清經解提要二卷羣書提要一卷讀經如面一卷讀易寡過一卷周官識小一卷左官輿禮略一卷羣書雜義一卷袁浦札記一

卷讀史雜記一卷秋陰雜記一卷仿今言一卷芙蓉文鈔二卷芙蓉郵學吟一卷凡一十四種總名曰蛾術堂集分而言之實在外故樞囘里不入門議近俗客外亡故者柩囘里每設靈於門外或壽　既築壙厝有所卽至其墓前設主受弔喪呼是薄道也豈仁人孝子之心所敢出此哉禮曾子問曰自天子及士凡死於道者未在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皆奉之以生之禮稱此而推卽在棺者亦斷不令暴露風霜之生面致死也雜記上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設輤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註殯當兩楹之中葢不忍遠之也春秋定元年六月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穀皆云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
夫禮由義起恩自情推五世親盡主遷祧廟仁人孝子非不
欲日祭月祀也迫于禮殺于恩也今之扶柩而歸者父居其
八九祖則二三矣曾祖則百無一二矣揆之以禮則斬衰論
之以恩則天性而顧令生爲異域之人死爲大漠之鬼可乎
哉子輿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世之圄於俗說者其尙知所
反乎○請停挑北海塘外引河書蓋聞圖事必謀其萬全建
議貴衷於一是上年夏仲嚴徽暴水漲蕩廬墓億秭無算被
害紳耆咸探蒿目今春劉大中丞札論道府詳勘籌邑海塘
自長山以東相度情形以爲開掘引河消納上入府洪流漲
難免也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矣顧執此以論得無以鄰國
爲壑而不通時務乎又非也僉與邦擊柝相聞若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亦豈爲 聖天子撫綏兆民之至計可卽上游一
帶察看情形或開其溪澮或瀦其汙池俾梅雨淫霖有所蓄
洩而何至潰圍衝突有沈竈產鼈之苦乎況滄海桑田變遷
年來開荒之地盡爲魚米其間生齒之繁衍物產之豐多支
候忽今年五月海水驟進直至三义路口安見不欲又安上
入府之生靈而復遺故道無侯人力爲也且舊志云劉帥築
塘稱名捍海東發作記謹載萬柳恐蟻穿蝺漏明明欲其固
吾圍也今欲壅而通之無乃與前賢之經畫相左乎子與氏
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今者欲行其無事可乎某謝罪
故紙時勢未諳卽舉舊志撮述大略謹陳管見望明公垂察

之
補堂駢體文字亦能追踪六朝今錄其數篇於左○明副總
兵嚴毅青來沈公像贊昔者呻季授士作周室之司空葉公
爲政爲楚邦之令長復有東陽舊族書續麟經餘不名賢直
傳豸節家乘既詳國史尤備公姓沈諱邦通字青來浙之蕭
山人也祖鴛山漢室茂才求倘於異等晉代秀士名重於舉
人父益州天山逸民隱居樂道作求世德誕育英豪公少有
奇氣膂力過人號許褚爲虎癡晒策士在牛後斯時也值有

明末造山嶽摧頹江河麻沸銅駝淚下熬炎漢之將亡玉馬
奔來兆太安之大亂公之族輩如道州守備領游擊將軍鎮
驅歌乍催南浦之魂銷於遠道西江之月冷此征途大難爲
情値茲小別雖然合而復離者勢也聚而必散者理也古槎
悲莫悲於生別離予於古槎十載傾心一朝識面握手未幾
方之遺狀○送葉古槎之京序江文通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寥旄旄雅量圖繪宛然繡豸高瞻我慙哀后之鴻文公有東
裒鞏我勇夫驅除虜掠爲有明盪寇爲

天姿亮拔豪興高騫鼓逸翮於鵬程濯長髯於鯨海懸布之
役復上者三博浪之椎幾中者再邠卿有才而無命卜式納
粟而入官此則賢哲之通途鴻儒之生面也夫器不論精粗
適用者爲貴士奚必科第裨世者較優假使搖頭通市之流
膠柱鼓瑟之子與之膺赤綟淮劇繁鼎足之折無俟於三公
朱紱之來有慚於一命此短於才者之不可與言東治一也
又或案牘山積判決爲勞姑息養奸莠粃滋厲羅漢之號何
當於邊生父母之稱徒思夫君子此絀於力者之不可與言
事功一也又或峭峻爲能刑名是尚酷吏之傳鷙若蒼鷹苛
政之形嚴於猛虎繭絲憐夫尹鐸蛇賦若於永州此刻削爲

事者之不可與言經濟一也又或處非廉泉渴思盜飲求唐
成公之鵝鵝請韓宣子之寶玉無慕楊震卻金之節不解任
棠置水之情黷貨無厭多藏厚亡此貪鄙爲懷者之不可與
言攜字一也足下夙擅九能亡茲四患曰清曰愼曰勤廉善
廉能廉敬一行作吏美哉始基某杵曰訂交桑梓話舊退飛
之鷁聞振羽而神馳點額之魚想衝波而尾奮卜彈冠於異
日羨整轡於詰朝好踏軼紅駿骨收夫燕市聊且浮白驅懷
小敘錢江壯哉故人此游最樂

論語鯉也死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
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殘稱字而
故稱字穀梁同左氏說穀梁說以爲論語鯉也死時實未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柏而無椁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端履 案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索隱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伯魚年二十而娶亦出之後更娶生子思子思年六十二與衛人共擊縣子琴瑤事見檀弓正義引家語孔子年六十九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引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校其年則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則實似未死而假言死然世家絕糧陳蔡在楚軍城父之歲實魯

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顏回尚從行有道大莫容之說則
死時年必非三十二家語王肅僞造不足爲據列傳渾言蚤
死亦無實據如鄭君說則顏淵死時距伯魚尚未葬皆疑莫
能明也

論語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朱注言何
者能有於我也阮相國師謂此與聖仁章合未有在彼自任
曰可謂云爾云謂有見前此忽謝不敢居非自相矛盾乎當以鄭
注爲是 端履 案皇侃義疏本鄭元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
有之也人無有是行句是釋何有二字於我句我獨有之也
是釋於我二字皇疏解人無有是行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
也解於我我獨有之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也
今註疏本或脫人字有字邢疏亦不能斷其句讀此與聖仁
章皆任之辭彼言云爾此自言何有對文見義

龍泉周篤甫 耿光 少游杭州從先君講學後受堪輿之術於
青田端木子彝 國瑚 遂精其業薄游京師無所遇援例得儒
學訓導又謁選需時嘗不遠千餘里來爲先君擇地得吉壤
於城南凌家莊之原遂卜葬焉篤甫爲人方正樸誠不苟言
笑其於地理也謹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八字故不能隨俗
俯仰以邀時譽予贈以詩云點穴須憑自在身來龍曲折始
能伸要知平近無奇處方信先生眼力眞昨歲曾登大禹陵

千巖萬壑勢飛騰嘯然一覽羣山小莫數蓬萊最上層欲窮滄海
鰲魚洞試躡蓬萊最上層
飯龍山望海亭中杜聯也
田易鄉談云人謂愚者曰不知鼎彝爾雅釋艸蘋鼎彝注似
薄而細不知鼎彝者卽不辨菽麥之意端履案此則求之過
深恐非方言常語爾雅邢疏固屬疏略卽近時邵氏晉涵郝
氏懿行二家亦不能確指鼎彝爲何物竊謂鼎者顚之轉聲
一切經音義引倉頡吾俗呼柱與棟相接之處謂之顚棟不
篇頂顚也是其證
知顚棟者猶今諺不解事之人曰天不知多少高也至釋艸
之鼎彝則不能辨其義鼎彝之爲蘋急讀緩讀亦俱不可通
闕疑而已

丁小鶴茂才 子復 長於予十餘歲經術詩文咸有根柢與人
交性情眞摯雖初識面必忠告善道以道義相切磋故人皆
久而敬之爲錄存其詩數篇○銀河篇秋河伴月案戶牖蒼
龍掉尾連箕斗白雲飛盡夜未曉金波無聲瀉空杏仙槎徑
渡水清淺癡牛服箱車輪轉白練橫斜冷不收宵寒織室機
聲秋靈鵲飛來濡兩翼鈎星耿耿秋繩直機槍婦落摧寒芒
西流向曙迴清光烏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聽
蟬蕭寥池館有餘清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嘶雨重遠
山森木叫雲輕來禽帖好看雙翼雨雅經繙檢入名高拓吟
窗聽未厭夕陰無際暮陰平關簾秋爽入遙天遠綠層層漠
漠煙竹戶晝長詩夢破荷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停雲外
人在高梧落葉前清絕無煩更相警輪他占得露華鮮林亭
蟬處轉清幽平野蒼茫暝色投坐愛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
白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爲不平鳴不
已郤憑裁作錦囊收歲歲蓬門和短吟塵埃脫去獨關心亭
皋響斷初飄雨水檻聲多罷弄琴清露高寒仙館迥綠槐蒙
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飛去莫漫棲風臥一林○落葉林屋
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響柴關呼童開徑乍疑雨攜客登樓
初見山埽不須頻容鹿臥棲猶未穩惜鳥還酒邊莫漫驚搖
落一倍柊添雪後顏

銀河篇爲小鶴應試之作同時有秀水金衛宗一首亦極端
莊流麗並錄存之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溼銀河
案戶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練痕遙掛暮天長新月如鉤
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知隔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
浦城上烏啼聞戍鼓刀鑑望斷玉關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
時別殿晚風天紈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蕉
籠悄未眠況復高樓愁永夜天街一片金波瀉羅帶風飄下
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槎何事獨歸遲
人間悵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又嘉興金光烈一首格
調雖同而命意迥異亦並存焉井梧葉落秋風起碧天夜靜

琼如水箕南斗北火西流耿耿銀河千萬里仰視流光照女
牛羽車雲輦幾經秋素影遙連鵲鵲觀清輝先入鳳凰樓鳳
樓鵲觀夜還曙一水盈盈不可渡縹緲如聞玉宇笙高寒下
滴金盤露誰家機杼動離情天漢無聲似有聲蟋蟀階前霜
乍冷芙蓉塘外月還明關山萬里同今夕惆悵河梁終歲隔
天下虛傳織錦梭人間那得支機石奉使尋源憶漢家客星
遠訪遍天涯若從井絡西邊去試泛張騫八月槎

道光甲午季冬家恭甫弟臥病幾殆喜其得生擬約次歲花
朝作更生湯餅會因用洪稚存前輩亮吉句爲倡以下蟬聯
屬韻率成五律云從此餘年號更生休言先甲與先庚花朝
屈指添湯餅風物從頭換蟄蟲立時歸解脫吉羊一歲今年
紀分明時憲書道光十五才華但願消除盡莫使修文又促
年乙未一歲羊

行莊莊萬劫一身輕從此餘年號更生五角六張難作事七
零八落最關情詳已見前君憐白傅官司馬我乞蕭郎作騎兵
延弟課兒子蕭長得連宵話風雨著書歲月定竟程劉向當年自命
名峴原作字有同情同邑夏峴原先生名甦字更生乾隆壬
申科進士官金華府學敎授聞當年亦死而復生因以爲名欲將故事追前輩從此餘年號更生碧樹定能培
杷棕白頭知尚美公卿況逢壽宇延洪日應赴秋風聽鹿鳴

盧夢薇學師贈弟詩有培成梅子待和羹何弟和詩註引予碧樹表他梁棟器二句云　孝廉船競阻前
程傷放弟敬甫孝廉○敬甫揮手行行到玉京一个弱禹人
名端臨道光乙酉科舉人揮手行行到玉京一个弱禹人

編論文爲我評得失切磋不憚殷砥礪益加密光風儻入座
水木盡明瑟
凡爲族譜作序大抵勉徇人求惟子作邑詹姓譜序則頗詳
其本末故錄存焉○蕭山詹氏族譜序蕭山詹氏居邑西白
馬湖之濱二十餘世矣類謹慮敦樸力田服賈間有賢秀異
游庠序者卒未顯貴赫弈故世系之先後支派之流別多不
得而詳族故有祠粟主充物其中道光庚寅裔孫某等理而
董之由近而推諸遠由分而溯其合詳其可知者而略其不
可知者輯爲宗譜而告於　端履曰吾族不知所自來相傳南
宋時有諱驗者登大魁歷中外其幼子諱純居蕭山是爲

遷蕭之始祖又別族居諸暨詹家塢者亦祖於驗但其字作
檢疑莫能明不敢與之通譜也惟吾子博稽焉　端履按詹之
得姓世咸謂出周宣王之支子封詹侯仕爲周大夫此據明
凌迪知萬姓統譜言之耳夫姓氏之書現存者莫古於林寶
元和姓纂其於詹氏也僅云楚詹尹之後有詹何善鈞鄧明
世姓氏書辨證糾其誤而不詳所自出況晉有詹嘏號有詹
父鄭有詹伯世之相去不甚遠必泥詹侯爲受姓之祖此
譜牒之依託不足爲徵信也若吾郡詹氏顯於宋時洪邁夷
堅志稱爲會稽巨擘有撫幹者富於財子元宗爲諫官孫騤
魁天下今考張元忭紹興府選舉志詹京登元豐五年進士

佚志矣子謝曰豈吾詩之力哉彼自能及早囘頭耳

子於嘉慶戊寅歲悼亡中懷悽惻復遭外侮愈邑邑拋歡偶賦菊影一律以寄慨今尚藏篋中乃錄存之秋來未識黃花瘦對影方知瘦逼眞林下風懷曾對酒燈前綺夢久成塵孤鴻留爪都無跡寒蝶循墻不遇人獨有餐英搖落客每偕閨雨共傷神

子年來閉戶養痾絕不知門外事反招小人之忌謂子高自位置遂遭橫逆欺凌適有以行腳圖索題者率賦二絕云萬丈危崖撒手登與酣劇偏傷前燈年來餘勇猶堪賈問爾入山能不能七級尖頭憶獨登蘭香一灶續殘燈老僧切莫多等又合族衆而續修之問序於

端履端讀其譜而喚其得

饒舌何故能時謝不能柳下不恭之誚愈知不免矣

嘉慶庚申先南陔師奉憲委赴姑蘇採辦洋銅時知吳縣事者爲善化陶山唐公名仲冕與師同成出一舊磚相餉師琢以爲硯溫潤而澤因繪餉研圖徵題詠歸田後並令

端履

補作因賦七古一首以應命云不耕而穫語匪虛直向經訓勤畜俞修綆汲古功徐徐逢原左右差溝渠先生學優而仕歟六旬歸老西河居形聲訓詁窮六書以硯爲田食無魚精義日出汩汩如丁壺乙卣悉屏除獨寶此硯如瑚璉故人所餉不可疎什襲奚啻千金儲雲龕斑駁殊蟾蜍歸然或是蠶光餘或田或井各爬梳質事求是無美譽先生韞匱而藏諸

予爲邑姓作族譜序皆不留稿其間有關於氏族考訂者不可盡付焚如也故存一二篇以見梗槩○蕭山湧湖陳氏族譜序湧湖環莊山莊山俗名長山之南陳氏聚族而居者有二居西堡者別爲一族曰西陳居東堡者則爲湧湖陳氏其先世譜系荒渺脫漏無徵不信宋元之間伯玉公自杭州遷居蕭山石版衙爲一世祖始有居址之可稽六傳至福三公卜葬來蘇鄉始有墓域之可證九傳至月軒公仕明官刑部郎中始有爵秩之可考十五傳至敦樸公始家湧湖大其族譜一修於錫元公再修於機平公三修於列宸公道光丙戌族長某等又合族衆而續修之問序於

端履

尊祖敬宗之道焉夫三代以上宗法明而官掌其事三代以下宗法廢而家自爲書降及六朝崇尚門第北地姓著崔盧南朝望推王謝甚至寒門不躋華要士庶不通嫁娶於是單寒孤畯不得不遠託雲祁近附貴盛以自張其閥閥歷今數千百年奠世系者沿其流弊仍譌踵謬而不知所返且或變而加厲郎陳姓之著望於蕭山者凡十餘族按其譜牒類皆分支湧衍衍派太邱至於源流闕隔則憑虛臆造以爲增續譜學其不可問矣獨湧湖陳氏則不然近宗始祖而不追述舊德詳列本支而不依附他族若邑東門之陳長濱之陳皆屢請通譜敘昭穆湧湖自伯玉公以來閱世二十有六而東

閱世止二十長濱世僅十七且東門祖康義公長濱祖福一公以世以祖莫之能台則與爲親同姓而別自爲譜別嫌明微之意也若埭上之陳榮山之陳雖離析轉徙舊乘不詳而埭上實出自敦睦公皆爲敦樸公之親兄弟溯本窮源遙遙可接則引與同譜而別爲一支明不得以爲宗其體例謹嚴創自舊譜而某等仍守其法而不廢殆古所謂賢子孫歟抑聞其族有義學有義田規畫燦具所以敦任鄙而厚風俗有非他姓所能企及則其收族之道固不讓滂湖之稱也非慎之至而能若是乎慎故尊其祖而不敢冒不可知之祖以爲祖慎故敬其宗而不欲援不相屬之宗之逸引養引怙熾昌寖大殆猶游海之爲桑田愈積而愈厚果蠃形之遷變使然乎亦由其祖功宗德緜緜延延引而勿替懿久而始光也端履嘗觀閩南以蠡斯之衆多喻子孫之繁衍一則曰振振兮再則曰繩繩兮三則曰蟄蟄兮若深望子孫秉仁厚之心而復深戒愼之意用能和集一堂而本支百世今丙泰等食舊德服先疇孝弟忠信克昌厥後而尤汲汲於敬宗收族之道蓋甚懼夫散者之不可復聚疏者之不可復親正有合於詩人敦勉之義故不辭而爲之序譜言有登宋度宗癸酉鄉榜今邑志不詳其名疑以傳疑可也

續修之道光丁亥裔孫丙泰等又鳩族衆而增輯焉既成問序於端履端履曰氏族之盛衰繫乎墜形之厚薄而俗之貲固之蘆山當吳越之衝瀕江逕其西浦陽江環其東北滙海尾閭洩焉特龜山爲之屏障又北則赭山峙焉瀕江舊走水之入謂之土備塘故不編入江塘字號之內土備塘胤有南塍西山之圃爲江流故道瀕汐日澎湃地漏矜不能鑿穉江塘字號不與西埭接序乃私塘也乾隆癸丑鄉先達某公與長河來姓有連黎踐斯土者大抵蓋苦煞波排磨釣海儉然偏俄家晉維菅

竟徇其請一例修築而長河之私塘遂成官塘矣試思西江塘內之田每畝歲派錢二文官爲修築今長河圈入之田曾否派江塘歲修費乎即此一端而論恐某公亦無辭以對矣

仁和關東皋 瘴嶺南隨筆載嶺南瘴有四瘴於春夏者曰青草瘴曰黃梅瘴於秋冬者曰新禾曰白茅四者均病人而青草黃梅尤毒蓋春草方生百蟲並出結而爲非煙非霧之狀初起極微漸且四布遇之者務閉口塞鼻伏土中乃不爲害至於入九月間白茅際天熱毒伏地人略沾染輕則寒熱往來爲瘧重則鬱火沉結爲熱毒甚且失音爲啞瘴又木樨開時有木樨瘴亦拇奇花瘴誤吸之毒不可救治之之法利在閉

者開之結者下之粵醫常用苦硝大黃以是故也然惟質厚者當之未可概論

又言測颶之法總於立春立夏日值鬼宿即知是年必颶作所謂一鬼打節二鬼打節也起於弱而勢極凶猛者颶即止以其未純乎陰也起於暮而勢頗柔緩者一發必七日采本陰之體暮又陰之極也颶周四方遇南風輒回者風以南爲正也颶起得雷便不成颶成後得雷亦止者一爲陽所制一爲陽所搏也七日後無雷亦止者七日來復陰陽之道也

顛藏厓州山中地有颶穴土人善禱之稱爲息風山又有颶草爲蟲所化南人即以葉之折數占颶數颶神稱甲者颶合

四方之風爲風故以甲稱之

又言花蕪出雷州西湖其色紫巢荷花中雷州謠云蕪蕪蕪飛入荷花尋不見荷花落盡蕪無依歸去猶銜花一片明年有蕪泥

偶檢舊篋得絕句四章失載原題憶爲悼李橋東令君葬○令君雲南昆明人嘉慶甲子舉於鄉端履亦以是年以優行貢成均故敘年誼頗篤令君以嘉慶己巳科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先任嚴州分水縣移劇蕭山 題其尊人省園先生小照也錄之於後琴堂

深處舞萊衣飲露餐英樂古稀雨載板輿會小駐衙齋長記

陰蔭暉歸來三徑尚依然松菊盤桓又五年豈做羲皇成小

隱淵明何似竹林賢扶杖吟秋舞色怡望雲五色祇期頤鯉

庭桃李知多少培養都蒙雨露滋椿堂向日頌恒春新錫

恩綸荷 紫宸遙指湘湖着子舍花裁滿縣似安仁 橋東後以乞養

饑里今不通

音閒有年矣

今人但知廢爲興廢宇非廢之本義也說文广部廢屋也段注廢者屋鈍置無居之從广發聲段若膺大令 王裁云頓之言鈍謂屋鈍置無居者也引伸之凡鈍置皆曰廢淮南覽冥訓四極廢高誘注廢頓也古謂存之爲置棄之爲廢亦謂存之爲廢棄之爲置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云廢置也於無聲者爲廢謂廢頓不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

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須市井之所廢莊子曰廢一於
堂廢一於室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貲殖列
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廢之爲器如貯之
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法去之爲藏端履案今世以兄弟析
流俗習焉不察竟以著爲名著字失之遠矣 居爲析著猶存古義也
族曾亂母汪太孺人撫孤守節事詳家乘其子允達暨孫曾
輩累乞人題詠以闡幽光端履亦敬賦二律云烏衣巷口崇
坊樹大母流芳百廿年筠栢榮垂 旌節錄薈薇盥誦贈言
編上頭黃鶴題雀顯題詠多館閣前輩 下走青雲附馬遷尚願文孫
勤採訪西河手稿好同傳節母墓誌毛西河先生所撰端履
曾得其手寫付節婦元孫摹收 會稽徐氏刊本

藏椽筆袁貞越女吟人間流落劇傷心一朝歸趙成完璧諸
題詠眞蹟頗多散失近始陸續收歸此事推韓定鑄金子勸又庭仿汪氏雙節
堂墨刻體擇其佳者鐫石以 孤子允達秉母遺訓舊秘笈增祀典與
爾雅全書區分五藥種類周禮天官疾醫五藥 別著釋藥一
篇如甘草見釋地應 已得數十條今老病侵尋知不能備此
羊見釋獸之類 都符太史輯軒採珠
玉行看滿藝林

春秋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即祝其地地理志濟南
縣志於萊蕪下云夾谷峪在縣南三十里春秋定公會諸侯
于夾谷即此 端履案夾谷之會止定公及齊侯耳此云諸侯亦誤 於淄川下又云夾谷
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萌水出焉名祝其左傳定公十年公會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又子贛抗下云夾谷山在縣西四十里
左傳祝其實夾谷今祝其縣故城在縣西五十里一地而三
異其處何其莫知適從耶 又洪志於江蘇徐州府邳州葛嶧
孤桐班固云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於山東兗州府鄒縣嶧
山下又云在縣東南二十里禹貢嶧陽
貢嶧陽孤桐班固云騶縣
嶧山在北亦茫無定見

爾雅所載多古藥名即以釋草言之如薜山蘄爲當歸赤柧

蘮爲蒼耳萑雚爲益母葵委葵爲蕨薜荔隱荵爲桔梗之類
其與今名同者如茵貝母蕳亭歷茨蒺藜芣苢黃藻貫衆之屬 尤不可勝數嘗欲取

海帶潮聲入夜聽只恐謗書騰薏苡捷音飛遞馬兜鈴皆黃
連日動風塵滿地梅花未見春附子家書希早達白頭翁老
又家貧最憐少婦鬱金香知母情懷也感傷莫怪從軍無遠
志使君子細爲商量

居易錄載周中丞（即吾邑石公先生）說明萬歷中浙江某提學試士於郡謁聖廟畢坐明倫堂顧階砌古槐蔭極濃鬱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埽難開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紅杏出墻春色滿園關不住提學擊節歎曰子必狀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楊（慈谿楊諱守勤慈谿縣籍）

會稽章寶齋先生（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深於古文法律端

履偶以此條質之先生曰說部記載無關文義然亦不可草草如云試士於鄧鄧字當作甯波以楊慈谿籍若僅試鄧士則楊不得與矣且提學校士試甯波閩屬非僅試鄞也楊崑阜庶子下當增時尚爲諸生五字不然竟似庶子對提學言矣有是理乎會狀兩元當省作狀元二字上云子必狀元及第下云會狀兩元則會字從何雜出耶先君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自然精審不苟矣

阮相國師浙江詩課錄青田端木子疇（國瑚）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七律二首尚嫌刻劃題字未免着迹因各擬試帖

一篇存爲家塾規範○風暖鳥聲碎（芳樹風初暖閒聽鳥聲唯）
盡眞其碎布穀催耕緩似千絲斷香如百和成柳堤兼細
雨花塢報新晴小弄吭猶澀初調韻未清翦來憑社燕囀處
想流鶯葉細還裁柳簫吹並賣餘一枝棲（閨苑春色滿蓬
瀛日高花影重）遲日高飛彩春光卓午逢低翻花四照深護影千
重馳隙駿停繼尋香鶴避蹤倚闌看兩面對鏡似雙峰掠趁
銜泥燕忙輸釀蜜蜂乍騰初旭上未許夕陽春風力隨絲軟
煙痕入檻濃晚來梨院靜坐對月溶溶

鬯鳥解變碎作新聲響積環花氣一籠吟午寂草香滿院話
春閒韻流扇影爭歌處薰入琴絲對拂閒天籟無端破詩趣
酣人正爾未開關○日高花影重出檻花枝勢不齊幾重影
日午高低蝶鬧空裏緣香誤鳥入閨邊爲翠迷十丈游絲難

到地一天飛絮未沾泥濃陰不
豐潛移處又見關干月射西
（端履）案子彝詩既云烏入閨邊又云關干月射西未免重
複夜然風簷寸晷之作原與抱膝長吟者不可同日而語正
如吾師浙士解經錄序所云邠卿複壁所以見諒於後人
也

本草述三十二卷潛江劉雲密（若金）所著前有吳曠譚瑄陳
訏毛際可諸序刊刻精工紙墨堅潔其持論皆粹然儒者之
言非俗醫所能窺其堂奧卽第一條雨水云立春節雨水本
時珍謂宜煎發散及補中益氣藥是因虞搏謂其得春生發
之氣也如梅雨水時珍則謂其皆受經熱之氣鬱遏熏蒸釀

爲霏雨人受其氣則生瘡物受其氣則生瘡故此水不可造酒醋卽此說觀之則梅雨水不宜用矣又液雨水立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云　時珍主治殺百蟲宜煎殺蟲消積之藥甚因此雨在嚴冬而百蟲皆伏蟄故取此義爾此書雖多糾時珍之失然實足與本草綱目相輔而行也

嘉慶戊午阮相國師以春草七律限元韻賜陽湖諸生科試杭郡士子佳作美不勝收然大約綠情賦物旖旎芊緜惟錢塘陳文淮一篇云雁塞龍堆道路長客愁如海更茫茫煙濃古戍思盤馬日落荒原正牧羊萬里平沙春似繡千秋漢塚土猶香遙知紅袖刀環夢歌到蘼蕪已斷腸聲調悲壯有一洗萬古凡豔之例各錄一二聯於後紅豆空迷游客夢玉鈎誰弔美人魂錢唐陳文杰　好夢又催前日句倦蹄重踏去年痕仁和陳甫梅花夢後春纔到燕子歸時客未還南浦從來牽別恨絕勝楊柳不禁攀錢唐陳鴻壽　南浦有情偏送別東風無客不思家仁和湯禮祥亦將綠意迎歸雁詎有春心寄落花錢塘姜寔綠楊細雨清明路紅杏春風上已山錢塘孫夢麟　十里亭邊春一片小紅橋外路三叉連天風雨迷寒食半徑生香飯落花錢唐葛青連柳線煙三徑紅襯桃花水一村仁和朱方蔚　回首隋堤接楊柳消魂青冢怨琵琶海寧徐紛　吟成綠意渾無賴生出紅心別有根仁和孫同元　小雨微風皆入畫新苔嫩柳並生香簾波款款搖流水院落陰陰正夕陽錢塘梁　　恩

余邑學署多方竹道光壬寅春雪連旬盡遭壓折端履因從何星橋學博乞得數株製以爲杖愛銘之曰伊會稽之嘉植兮別種類於貢篙繼虛心而勁節兮質獨抱夫直方不隨俗而轉圜兮象符於震之蒼筤似太皞之創成兮肯踦矩而磨光恐譖諛於羣卉兮爰託迹於宮牆冀四時而不改柯兮用則行而舍則藏泰嶽巖巖而違俗兮竟見欺於雪霜被摧殘而挫折兮匠者不顧於道旁幸君子之憐材兮出塗泥而承筐有類於截肪仗遊遨而散步兮免中道之彷徨離羣而獨立兮確然自守夫故常惟我與爾有是兮交訂君子毋相忘又製方竹爲杖贈陸紉菴芝祥　　與籍并勝以四絕云君亦年餘五十袁孤懷難與世相宜但須扶杖看山色我得貧窮贈一枝此君秉性最剛方娟潔原殊世俗裝只與幽人最相契不因塵俗便和光北幹峯高一徑通仗伊導我過橋東行吟也覺相須急枉被人誇矍鑠翁不扶麟角不持藜藉爾平安手自攜海上方壺眞咫尺借斟美酒倩人提

有請予第四詩曰此眞俗語所稱海話矣或解之云今之

話無往而非海矣與其局促於江湖何如放懷乎溟渤故
古今記載之書潘自牧曰記纂淵海王應麟曰玉海陸楫
曰說海予笑謝曰欲河之量不過滿腹敢效本元虛之賦
海哉

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叔一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
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
楚人戰于柏舉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
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
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
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

曰以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

爾雅釋蟲蠆朾螳郭注赤駿蛣蜣王伯申尚書弭之曰蠆之
言厲也古者謂雜色爲龐或借龍字爲之周官牧人用龐犬
故書龐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爲厖或讀爲駹皆謂雜色
又巾車龍勷鄭注龍駹也又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先鄭同
龔讀爲龐故螳之赤色斑駁者謂之蠆義與厖同也朾之言賴也
賴赤也螳色赤駁故又謂之賴螳釋文朾本又作虰玉篇虰
丑輕切今本輕蠆虰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並與賴
同說文赬赤色也或作賴或作赩朾並從丁聲故字亦相
通也玉篇以蠆虰二字連讀段氏說文注謂蠆朾爲螳之一
名讀爾雅者誤以朾螳爲句皆非也蠆朾螳蛣蜣二句文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朱註僅引武成釋之而無所分別端履案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孔傳謂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是民與五教分爲二事又云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是食喪祭三項又統注於民蓋緣爲一惟字所誤耳論語孔傳則云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則是民食喪祭四項並列朱註既未明晰似當依論語孔傳爲是或以民字絕讀以食喪祭三項串入民字中蓋本尚書孔傳後誥或以民食連讀與

喪祭並列爲三則未知所本也

江西巡撫吳公文鎔奏稱江西鄱陽湖面寬濶著名險要通省漕艘均須由此經行溯瀾之左素稱尤爲極險向有元將軍廟一座靈應顯著往來船隻無不肅恭祀事以祈神佑前於嘉慶十四年間欽奉　上諭江西鄱陽湖面寬闊素稱極險每遇春漲較盛風信靡常各幫船於銜尾渡湖之日往往猝遇暴風無從收泊以致人力難施殊堪憫念因思該處湖神向昭靈感著該撫親往虔誠祝禱俾此後各幫平穩渡湖以迓神庥而昭呵護等因欽此經前撫臣先福遵　旨致祭奏蒙　勅部封號經部移會內閣撰題覆奉　硃筆圈出顯

事詳府縣各志

水神管轄各有分地浙江則靖安公張夏司之公吾邑人也

家菶甫弟得家舊藏十里梅花一草堂印章因繪爲圖徧徵同人題詠予賦詩云十里梅花一草堂玲瓏篆石發光芒蓋餘小集親鈐徧兼與文孫韞匱藏族伯顧繪宣公詩冀名畫餘小草　新圖舊澤其綿長十里梅花一草堂瓜埭種餘兩株樹春來老屋逼險每遇春漲較盛風信靡常各幫船於銜尾渡湖之日往往猝遇暴風無從收泊以致人力難施殊堪憫念因思該處湖神向昭靈感著該撫親往虔誠祝禱俾此後各幫平穩渡湖以迓神庥而昭呵護等因欽此經前撫臣先福遵　旨致祭奏蒙　勅部封號經部移會內閣撰題覆奉　硃筆圈出顯

寒香南陔師寄先君詩有何時瓜埭種梅花及種得梅花可當家句瓜埭繪宣公葬地　論詩最愛陳無已意足不求顏色似十里梅花一草堂前身從古多如此時家弟仲彊議其篆形未肖　五嶽游難舊願償頻年婚嫁尚平忙何時清福同君享十里梅花一草堂　茗甫賦詩見答意有未盡復成四絕十里梅花一草堂中藏養老壽親方覩顏有喜知難老汝已含飴我弄璋

紙窗竹屋劇荒涼十里梅花一草堂畢竟壯懷消不得論交
時約我聯牀詩囊太富宦囊羞誰憐司馬青衫溼十里梅花
一草堂樓蓑箬笠相逢揖品味曾將百艸嘗賦成藥性擅岐
黃何須更講廬山面十里梅花一草堂恭甫復以詩
來再酬四絕十里梅
花一草堂當年馬糞盛諸王琅邪風調今誰在巷口烏衣尙
夕陽老槐已壞柏亭荒予宅先族侍郎公所居恭甫宅先族
玉息公所居子宅舊有槐故侍郎公
以茂槐自號今此宅分屬族敬甫弟余幼時耆輩尙名其地
爲槐樹下今無知之者恭甫宅旁柏樹爲玉息公手植舊有
亭名柏亭今樹向婆十里梅花一草堂此盡流傳百年後歸
挈而亭久已頹廢矣
然也並魯靈光百花留待孝先探戲言嘉話君知否道光戊
赴試省垣南陔師贈詩寵行端履爲其先人作傳以光家乘端履曰必無諛辭無愧辭方可
花留待孝先探次年子敬果游邑庠今歲科試列前茅行食
以應命也致雲等許諾乃各據實而爲之傳○禮賢王公家

傳公諱公璧字禮賢姓王氏世居蕭山苧蘿村父立階公生
三子公其仲也少厚重好學制行淸樸事父母能得歡心友
于兄弟無間言伯父渭熊公無子立階公命以長于公璇爲
兄後公故爲家督佐立階公理家政乃舍學援例爲國子生
非其志也立階公素謹愿或欺其懦中以事經歲不解公推
誠相與搆釁者愈服願修舊好公待之如初無纖芥藏怒人
益推爲長者與人交未嘗疾言遽色而御家有則門以內無
嘻嘻聲村處邑南隅地磽瘠居者率力田自給公卑服勤操
作苦樂與僮僕同會計出納視歲豐儉以制用或議其勞力
公喟然曰吾不能學而得祿願可使耕而餒乎公族爲邑著
姓多秀良遊庠序者林立鄉試輒擯於右司公期望肫切糾
族衆醵金月課宗人於家祠而督諸子學尤嚴每日暮自塾
歸必命取所業而背誦之稍艱澀則厲色責其熟習至夜分
不輟曰吾以家累故廢學但歷世積厚于孫當有以科第起
家者吾不敢姑息負祖宗培養也由是諸子力於學嘉慶

餘又六章從此右軍眞誓墓不敎煩惱擾枯腸
右六章前有煞尾詩一首因太涉游戲刪去不錄
道光戊子邑苧蘿王氏修輯宗譜其族致雲進賢等各乞端
履爲其先人作傳以光家乘端履曰必無諛辭無愧辭方可
以應命也致雲等許諾乃各據實而爲之傳○禮賢王公家
傳公諱公璧字禮賢姓王氏世居蕭山苧蘿村父立階公生
三子公其仲也少厚重好學制行淸樸事父母能得歡心友
于兄弟無間言伯父渭熊公無子立階公命以長于公璇爲
兄後公故爲家督佐立階公理家政乃舍學援例爲國子生
非其志也立階公素謹愿或欺其懦中以事經歲不解公推
誠相與搆釁者愈服願修舊好公待之如初無纖芥藏怒人
益推爲長者與人交未嘗疾言遽色而御家有則門以內無
嘻嘻聲村處邑南隅地磽瘠居者率力田自給公卑服勤操
作苦樂與僮僕同會計出納視歲豐儉以制用或議其勞力
公喟然曰吾不能學而得祿願可使耕而餒乎公族爲邑著
姓多秀良遊庠序者林立鄉試輒擯於右司公期望肫切糾
族衆醵金月課宗人於家祠而督諸子學尤嚴每日暮自塾
歸必命取所業而背誦之稍艱澀則厲色責其熟習至夜分
不輟曰吾以家累故廢學但歷世積厚于孫當有以科第起
家者吾不敢姑息負祖宗培養也由是諸子力於學嘉慶

落梅花題課同
學詩無一佳者甲庚舊業勉青箱桂籍關心玉兔涼　明歲
語阿咸須努力秋風轉瞬是槐黃童洪作戲便逢場煞尾詩
月人間無此涼昨日倚樓三弄笛江城詩律太頹唐　昨以江
城五月
萬樹梅花得句忙玉昆我竟愧元方流金無計鋤明月小病
偶逢夏日長梅花與爾結緣長不斷吟情不斷香脫手彈丸
傳萬口新詩漫許鑒橙藏城市不宜麋鹿性桑麻最愛水雲
鄉邨居得遂聯牀約不種梅花種棣棠梅花吹落韻悠揚五
贖必命取所業而背誦之稍艱澀則厲色責其熟習至夜分
族衆醵金月課宗人於家祠而督諸子學尤嚴每日暮自塾
家者吾不敢姑息負祖宗培養也由是諸子力於學嘉慶

戊寅公子致雲舉於鄉道光乙酉大挑一等分發陝西試用知縣能承公之志者公生於乾隆乙酉年卒道光丙戌年春秋六十有二配韓孺人子二長卽致雲次桂蟾論曰公恂恂鄉黨庸言庸行無以表異當世端履與致雲交久睹公生平行事實有大過人者道光癸未諸暨江水驟發臨浦塘危甚公命致雲冒風雨隨衆晝夜救護塘獲無恙是歲邑大饑竈牧兩地尤甚待哺者數萬口賑有定額當事者謀於邑人士勸輸財展益之端履請於公公慨然許諾首出金爲同族倡事獲濟江塘被水嚙多陷蠻衆議修築而憚費鉅有謂宜按畝出錢者迹涉科斂仍定鳩貲興役時議捐者屢又歲歉衆多觀望公復倡捐無吝色非好義而能若是乎彼席豐厚雄視鄉里遇公事則擬擬較量簞食豆羹見於顏色公故中人貲而救災禦患爲所當爲其度量之廣隘相去奚啻倍蓰哉因據致雲來狀謹加詮次並附端履所見聞傳垂諸家乘以傳不朽焉附像贊○公子致雲等既狀公行事俾端履爲傳以垂家乘矣復奉公遺像俾系以贊惟公豐顏廣顙鬚眉修偉整肅展拜神采煥發已二年致雲行服園赴補陳西指日恩給錫類寵賚紫泥有以焜燿丹青榮施黼黻無俟端履藻飾而致雲等圖請不已乃復爲之贊曰振靈風於庭戶兮仰冠裳之格思嗟嚮茲之難聞兮瞻令色與令儀溯立身之庸德兮政由孝友而施與人恭而有禮兮復見義而必爲俾敦薄而寬鄙兮挽末俗之澆漓爲鄉黨所矜式兮痛天乎之不慭遺望老成之典型兮往者不可復追幸後昆之垂裕兮冷名思父母貽仁導城於鄧杜兮秉彝訓爲慈惠之師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匪天道之不可知公祐美而福之兮斯贊公無溢辭○

王家瑞別傳苧蘿王姓以執技來城市者子所識凡二人景昭擅繪事家瑞業攻木皆苦心志勞筋骨致小康景昭後以家累喪其貲獨家瑞終始勤力晚境益佳子孫蒙業而安未有艾道光戊子王姓藉族譜其子進賢乞爲傳以光家乘予以家瑞隱跡市廛集嘉言懿行可傳後世善辭焉進賢固請不已因思人子莫不欲顯揚其親冀一語表彰而不可得其抱恨當無終極況志有大小量有廣狹如家瑞者亦可謂竟其志而滿其量者已遂爲之傳君諱聚泉家瑞其字也世居蕭山苧蘿鄉先世潛德弗曜君生而貧習藝事隨工師營繕餘慮所入不足供饘粥迺挈家入城僦居南藥橋下治故業敦樸食力年已三十矣小屋一椽劣蔽風雨橋北達縣署東接城隍廟囂塵溷隘吏胥販夫所錯居茶肆酒樓飲食歌舞所徵逐惡色惡聲晚若塗炭君雜厠其間由然不忍去和光同塵行類柳下顧執事敬與人忠察言觀色犯而不校人故咸樂與君交業漸起子幼讀書小學樓與君屋稀隔數垣寒暑晝夜寢饋其中聞昧爽聞邪許聲自遠而近則君先匠人以舁材也子亦起盥漱畢坐南牕下旋聞斧刀斲啄聲則君先匠人以操作也漏三下子就枕聲猶未輟如是者以爲常後子書舍移於重論文齋距君居稍遠又人事牽迫無復曩時聞雞起舞之槩而君業日裕然履豐如困老而益壯不

鬱粟肉不衣裘帛脫粟縕袍不以爲恥其刻勵多類是君生於乾隆己卯年卒道光乙酉春秋六十有七配童氏繼娶倪氏子三進賢用賢進德贊曰余於君所見所聞如是耳無談辭無曲筆據事直書之義也進賢來狀將君事父母孝友于兄弟生養死葬痛不以累兄弟也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親族有負貸者未嘗取償也進賢固不能文或信有其事抑好事者爲之余故不據以立傳家弟端蒙曰孟之至今世匠人皆舍之而用矩惟治圜器者則尚用規家瑞業盤匜之屬者也其磨礲主角隨俗轉圜深有得於規之旨者乎何不以此意作贊辭然其子言規矩方員已成不及追改姑附其說於後

試昌張松生太令邦棟與端履甲戌會試同年又同出姚伯

昂師之門任新昌知縣移劇嘉善託疾去官病痊坐補原缺甲申乙酉間來署吾邑篆事出其剞劂送別圖索題因賦二律應之云天姥峯高剡曲深循良撫字最關心官箴夙凜勤兼慎清節時攜鶴與琴人在鏡中調玉燭材掄管下度金鍼親塘移著飛鳧舄去住情懷兩不禁湘湖幸遇使君來潮撼西陵日幾迴擬障風濤資莅止莊其欵民物止春臺十年臭味鷹鵰譜百里農桑仗驥材寄語沃洲諸父老棠陰一樣荷慈

塔

說文象部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从象予聲段若膺大令玉裁云此豫之本義故其字從象也引伸之凡大皆

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
然則鷸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鷸羽以爲冠也端履案鷸鳥毳
短不可以織毿以爲冠其飾今之點翠歟
偶買得今古輿地圖中有一箋七律云去年秋穫本豐穰里
社傳聞戶足糧民氣轉因鳳鵠動縣官戒解送迎忙憲沽桑
梓壽吾輩劇演衣冠帕上場同是書生無善策況兼離散石
田荒書法秀逸尚是明季遺墨邑君侯公萬福見而愛之因
舉以爲贈後侯卒於官此箋不知流落何所矣侯嘉慶丁丑
進士漢軍鑲紅旗籍

嘉慶甲子乙丑間同人歲爲消寒雅集集必徵文考獻或出
新意定爲觴政不能者罰以巨觥迄今幾四十年朋輩凋零
殆盡其酒今亦並遣忘今略記二則錄之皆所謂連理枝也

○一以四書二句以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一藥名道不遠
人參也魯人參諸侯之寶三七里之郭三七白雪之白微子去之
白臧武仲以防鳳乎舞雩防風不知爲不知毋命之知殷鑒不
遠志於道遠志仍舊貫衆皆悅之貫方寸之木賊夫人之子木賊
蹇路請子之車前日於齊車前事親爲大黃衣狐裘大黃仁者如
射干戈威揚射干長一身有半夏日則飲水半夏醫諸草木通國
皆稱不孝焉木通願車馬勃如戰色馬勃與其弟辛夷子思以易
天平華○三以四書二句依前合一縣名可合者甚多今事
實其類者

說爲大舉於詩大興荀日新陽虎欲見孔子新陽教者必以正定
而后能慮正定不侯鶩而行唐虞禪行唐詩可以興山徑之蹊閒
出止子路宿遷於貞夏宿遷遠之則有望江漢以濯之望江大夫
以旌德不孤旌德綏之斯來安而后能慮來安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河不出圖五河而未嘗有顯者來鳳鳥不至來鳳所惡於上猶
之與人也上猶彼以其富陽貨欲見孔子富陽草上之風必偃師
也辟雍遂有南陽城非不高也陽城吾斯之未能信宜民宜人
信宜誠不以富民之爲道也富民五十以學易門人治任將歸易門
德之不修文行忠信修文顯而不扶風乎舞雩扶風
觴政又有所謂並頭蓮者集經書二句以上一句第一字
下一句第一字合一物如合縣名顯以信道於義宜民宜
人合信宜文之以禮樂水信無分於東西合文是也有所謂
並蒂蓮者以上句下一字下句下一字合一物如合藥名
則以馮婦攘臂下車不敢以陳於王前合車前、膾不厭細寬
其弟辛合細辛是也此皆飛觴故事銷夏閒談偶一效顰亦
無傷於大雅也

衙雅釋艸薜山蘄郭注廣雅曰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麤
大郝懿行義疏釋文蘄古芹字麤木今作麤履案木下疑
雅本字作麤今李時珍云當歸木非芹類特以花葉似芹故
則皆作麤也
得芹名古今注云古人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

又云菰山薊即今之白菰也楊抱薊即今之赤菰也陶宏景云菰乃有兩種白菰葉大有毛而作梗根甜而少膏赤菰葉細無極根小苦而多膏郭璞分菰爲二種是也赤菰今呼爲蒼菰

又云薜白薪郭注即上山薪又云赤抱薊郭注即上抱薊郝懿行義疏爾雅別山薊抱薊之名亦呼爲蒼菰

案其名既見於前矣不知何故重出予嘗欲輯爾雅釋葉一篇說已見前今年近七旬知力有不能矣故以所釋者散見於筆錄中而釋爾雅別條亦附存

或云當歸以白者爲尚未免望文生義郝懿行義疏陶注本草云歷陽所出色白而氣味薄不相似呼爲草當歸唐本注云當歸苗有二種一種似大葉芎藭一種似細葉芎藭一名蘼蕪細葉者名蘪蕪當歸大葉者名馬尾當歸陶稱歷陽者蘪蕪當歸也如唐本注則白薪葉較細即蘪蕪可知山薪雖名甜桔梗其根與葖麻相似今拔桔梗葉較葖麻長而不圓華紫碧色與葖麻又別故陶注以別錄爲非蓋葖麻非一物也郭云似蘇有毛管子云葱葉似蘇葉以長二者復與桔梗異類篇又謂隱葱菜名似蕨

又云髦顯蘇郭註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蘇廣雅云女菰也

郝正義云髦一名顯蘇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顯勒大門冬一名顯棘是也

又云蒲蔮郭注今澤蔮郝正義云蒲一名蔮即澤蔮也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陵舄一名澤舄隨燥濕變也劉向九歎云筐澤蔮以豹鬱兮王逸莊澤蔮惡草盛於革囊無益於用也

案澤蔮今方書通用之豈漢時尚未入藥耶劉向所言又別是一種耶釋艸蘦牛唇郭注毛詩傳曰水蔮也如繞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郝晉涵正義云詩疏引云言采其蘦毛傳蘦水蔮也本艸謂澤瀉一名水蔮陸璣疏亦以蘦爲澤蔮是則蒲也蔮也蘦也牛唇也也郭意以蘦一名木唇別言其形狀本於李巡爲義也

又云蘦蘼麥冬郭註門冬共名滿冬本草云邵晉涵正義曰

藉蘆一名蘆冬上文顧薇爲今之天門冬此則爲今之麥門冬也本草別錄云麥門冬葉如韭冬夏長生陶註云根似麥麥故謂之麥門冬今所在有之蘆門音同郝義疏謂即薔薇恐非又云葍溢庚郭註旋葍似菊郝音涌正義曰本草云旋葍一名金沸草陶註云出近道下溼地似菊花而大圖經云今所在皆有二月以後生苗多近水旁大似紅藍而無刺葉似柳莖細六月開花如菊花上黨田野人呼爲金錢花

又云葅蘧蒢郭璞五味蔓生子叢在莖頭郝疏曰本草五味一名會及陶注今第一出高麗多肉而酸甜次出清州冀州味過酸其核並似豬腎又有建平者少肉形核不相似味苦亦良唐本注云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

又云野廌牀郭氏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蒯謂行義疏曰本草蛇牀一名蛇米別錄一名蛇粟一名鳧牀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蘼蕪一名蘼蕪陶注云花葉正似蘼蕪淮南氾論篇云夫亂人者芎藭之於蘼本也蛇牀之於蘼蕪也此皆相似說林篇云蛇牀似蘼蕪而不能芳是皆陶注所本

又云蒬奚顆凍郭注款凍也蔡赤華生水中郝懿行義疏曰顆凍即款冬顆款聲轉凍冬聲同也本草款冬一名虎鬚一名蒬奚廣雅云苦萃款凍也凍與冬義亦同此草冬葉忍凍而生故有款冬苦萃諸名西京雜記引董仲舒曰葍薦死於盛夏款冬華於嚴寒水經注引述征記云洛水至歲末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拔款冬葅有二種藝文類聚八十引吳普本草云款冬十二月花黃色陶注本草云形如宿蓴未舒者佳其腹裏有絲其花乃似大菊花如吳陶所說華俱黃色與郭注異唐本注云葉似婁而大叢生花出根下不言花色蘇頌圖經又有紅花者葉如荷此說蓋與郭同又本草款冬蘘吾爲一物如急就篇蘘吾款冬又爲二物顏師古注以款冬生水中花紫赤色蘘吾似款冬而腹中有絲生陸地花黃色然陶注言腹有絲者即是款冬非蘘吾則此蓋一類二種也

又云芣地黃郭注一名地髓江東呼芣音怙本草地黃一名地髓別錄一名芣一名芭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鄭注苦苦菜也今文苦爲芣說文引正作芣古人芼羹用芣蓋取新生苗葉爲其益於人也蘇頌圖經云葉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不光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今按其華葉亦全似黃蕩子唯根實形味不同耳淮南覽冥篇云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然地黃亦主生肌肉張鷟朝野僉載云雉被鷹傷銜地黃葉點之

本草綱目云生者以水浸驗之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顆凍一名虎鬚一名蒬奚廣雅云苦萃款凍也凍與冬義

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入藥沉者爲佳

說文丌部厲旱石也从丌廣雅釋段懋堂若膺大令云旱石者剛於柔石者也禹貢厲砥砮丹大雅取厲取鍛引伸之義爲作也見釋詁又危也見大雅民勞傳虞注周易又烈也見招魂王注俗以義異異其形凡砥厲字作礪凡勸勉字作勵惟嚴厲字作厲而古引伸假借之法隱矣凡經傳中有訓爲惡訓爲病訓爲鬼者訓厲卽癘之假借也訓爲遮列者訓厲卽烈之假借也周禮之厲禁是也有訓爲涉水者謂厲卽濿之假借如詩深則厲是也有訓爲帶之垂者如都人士垂帶而厲傳謂厲卽烈之假借也烈餘也

阮相國師巡撫浙江時以釋葵題試詁經精舍士子有程作葵一篇極爲精確敬錄存之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恒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恒見之而正於恒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非蔥之名而但曰藿山非莽山蔥爾正不釋葵其曰薵葵楚戎葵葵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尙恒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觀此則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卽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者以花爲玩不以葉爲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於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鶴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蓄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卽葛藟庇木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崔爲豆葉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色之葵葵嫩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南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約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稍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其種固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藸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煮食之味與藸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藸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於夏此則至秋始開其

葉不能四時中食耳

爾雅釋木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蔦邵晉涵正義云小雅頍弁蔦與女蘿疏引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案方言云寓寄也寄附於大木而生故謂之寓木廣雅云宛童寄生也扈異名也今寄生多於桑上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後漢書註云百草至寒皆彫落惟寄生獨榮於桑上

釋草蒬奚顯凍郭注款冬也紫赤華生水中又中馗菌小者菌郭注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郝一名中馗是讀中鳩上屬與郭異義又按說文菌地蕈蓋許亦讀中馗屬上與舍人同而云菌地蕈則郭注地蕈二字疑古本在正文寫書者誤入註中因加也字足句耳

·蠭案郝說非也中馗即終葵考工記玉人抒上終葵首鄭注終葵椎也凡物之豐上而銳下者皆謂之終葵菌之形正似之則中馗是屬菌言其小者則謂之菌耳菌者亦以其形言之北人謂之磨菇南人謂之香蕈蕈慈荏切尋上音上云蔨葵

蔨露草雖異種其形則一特彼有垂旒故又名繁露耳晉孟嘉傳曰食之殺人亦有冒死食之者云其味最美然未達不敢嘗也今俗隱雲棲一帶寺觀亦取以供客云出於竹根未知然否

又菉王芻郭注菉蓐也今呼鴨腳莎郝謙行義疏說文引詩菉竹猗猗今詩作綠毛傳綠王芻也終朝采綠鄭箋綠易得之菜也離騷云贅菉蔪以盈室兮王逸注用爾雅詩正義引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李巡云一物二名菜氏云菉鹿蔥也說文又云蠲草也唐本注蠲草俗名菉蔥草葉似竹而細薄蔖亦圓小按此即今淡竹葉也其葉如竹花色深碧从取汁入蠲如點黛御覽引吳普本草蠲草一名黃草蠲以其可染黃緣也

常懋璋文恪廷錫文肅溥父子並擅丹青爭予舊藏文肅畫菓一幀設色鮮麗著紙如新道光壬寅穀雨日晴牕展玩因題一絕云婀娜紅紫各爭妍富貴花前別有天春盡羣芳齊頓首始知纍菓勝纍錢

罌粟開於春末紅白異種綺爛可觀奸民擣取其汁熬成猪片貽害無窮屢奉嚴禁斆除淨盡今園亭已無復此卉矣請盡之餘又題一絕云春夢年來已化烟芳菲回首劇堪憐流傳剩有丹青筆吸著鼸詩穀雨前

嘉慶庚申欽縣曹顧崖侍郎來主吾浙試事侍郎名振乾隆所得皆知名士號履閣卷荷蒙批閱有文筆清老之與嗣以孟夔微瑕被黜道光庚子杭賈有以其所繪秋山烟靄圖來

舊者筆意濃厚水盡而山無盡雲深而樹亦深展讀之餘不
禁追思往事棖觸子懷因題一絕紀之云憶昔金風洗露天
白袍選佛竟無緣文章清老蒙廬擘舊事關情四十年
道光壬寅子輯明鼎甲分縣備考既成乃爲之序曰今世俗
稱進士及第者謂之鼎甲鼎甲云者以一甲止三人象鼎之
三足也其名不知始自何時而相沿不改習爲故常宋元以
來題名錄之存者僅有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
登科錄元元統元年進士錄三種而已不能博稽而彙考也
前明進士國子監始刻有題名泊乎
國朝著爲令典每新科進士赴監釋褐畢則大司成各以一
部授之於是名次籍貫可一覽而知也端履泰捷南宮引疴
歸養陔餘多暇思欲將題名分縣排纂而卷帙浩繁鈔錄匪
易先成明鼎甲分縣備考一卷存諸篋中以自觀省夫鼎之
時義大矣哉必克副乎詞羹之望始無慙於覆餗之議明代
由鼎甲致位通顯者指不勝屈而分宜黃子澄新淦練子甯
會稽余煌輩尤能力矢孤忠舍生取義洵無愧爲一代完人
蓋上以名求之斯下以實應之亦足見有明養士之澤長矣
至於雍容揄揚潤色鴻業此詞臣之職守不足爲諸公異也

姑不具論

爾雅釋草薃荂英光郭注英明也葉鋭黃赤華實如山茱萸
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薃荂邵晉涵正義太平御覽引吳普本
草云決明子一名草決明一名羊明廣雅云決明羊明也又
云羊蹄蔆英光也後世釋本草者以草決明羊蹄蔆與決明
分爲三物所說形狀亦與郭殊說文繫傳云決明藥菜也馬
蹄者葉銳下而實與山菜莫亦頗似華探黃色與郭註同也
郭又引或曰蔆也關西謂之薃荂者說文云蔆芰也楚謂之
芰秦曰薃荂繫傳謂關西卽秦地是也又謂許愼所註全是
菜屈到嗜芰卽決明之菜而非水中之蔆是於郭氏兼存兩
說者率合爲一未見其殽實也

道光壬寅四月初旬寒雨連日芍藥薔薇次第零謝垂簷閒
坐重展蔣文肅鶯粟畫幅又題二絕云設色穠鮮授饔庭相
門家世擅丹青挑燈重讀南沙畫細雨如絲滿院零漫將顏
色嚴春風芍藥薔薇相競紅只是榮華易衰歇一年幾日醉
花叢堪鶯粟花開最不耐久先君嘗云種花一年看花一日
何必勞勞乃爾故余未奉嚴禁之先久已摺斥不種矣又有
名虞美人者與鶯粟無異而花較小今年市攜有來售者云
鶯粟禁而虞美人不禁以其子細無漿可取故也但彼姑妄
言之子則何敢姑妄聽之揮之使去而已

論語聽其言也厲集註厲者辭之確是朱子以確字釋厲字
然古無訓厲爲確者似當從鄭註嚴正之說爲是

余舊藏方廿石華山水小幅筆墨簡淡似不經意而逸態橫

生脫盡烟雲蹊徑陸紹菴芝祥以爲僞余以爲眞雖然畫不能言紹菴以爲僞則竟僞矣余以爲眞則竟眞矣安得起甘石於地下而問之乃以一絕紀之云老年筆墨太蕭疎師續雲山竹樹枯信手拈來成妙諦轉勝節節與株株

石竹俗名六樣花以其備紅紫各色耳李時珍以爲洛陽花譌也郎爾雅之大菊蘧蔘郭注云一名蔘句薑郎瞿蔘郝懿行義疏云說文大菊蘧蔘繫傳今謂之瞿蔘又名句蔘其小而花色深者俗謂石竹本草云瞿蔘一名大菊句蔘一名巨句蔘一名大薊一名大蘭陶注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子頗似蔘故名瞿蔘然則瞿蔘一名巨句蔘郭據廣雅以爲蔘句薑似譌本草云蘧蔬一名微蕪微古讀如蘧也一名江蘺其翠葉相鮮如陶所云也

蘧瞿巨句音俱相近

釋草蒬蘆豕首郭注本草曰薟顱一名蠦蜍蘭今江東呼豬首可以煬鼈蠦郎音福正義云本草天名精一名蔘句薑一名蝦蟇蘧一名豕首別錄云一名薟顱一名蠦蜍蘭圖經云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間皆有之夏秋抽條頗似薄荷花紫白色葉如荾葉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荾香氣似蘭故名蠦蜍蘭狀如藍故名蝦蟆藍其味甘辛故名蔘句薑一名豕

釋草蒬蘆蒻郭注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毋郝懿行義疏云

釋文引孫云蔣古薄字說文蕇或作蔣菟蒲也又云茈茈母也廣雅茈母兒躍東根也玉篇蕙母草郎知母也本草一名蚔母一名連母一名貨母一名蜆母郭云一名提母提蜆蕙蚔茈知並聲借字通也陶注云形似菖蒲而柔韌葉至難死掘出隨生須枯燥乃止堪治熱病亦主瘧疾蘇頌圖經四月開青花八月結實

先南陔師經衛詩文之外兼工倚聲識南陔雜錄中今特錄花信風詞師自云信日漫成不拘舊譜即名其調爲花信風　以存窺豹之一斑云有紋有柱不及備錄梅花笑了正小寒第一番報花風信百花頭上獨先開且慢說元燈相印　蠟黃宮豔夢綠仙華須讓雪香月韻

一枝驛使寄江南分兩處林逋何遜山茶淡了正小寒第二番報花風信玉皇收拾上天宮我向曼陀羅問訊　角犀何緣頂鶴何丹兒女花名何俊海棡誰綻錦窠勻玉茗澆分紅潤水仙量了正小寒第三番報花風信攀兒梅弟作蘭朋誰夢兒淩波襪襯　中洲北渚遠望湘君更望湘夫人近漢皐解佩弄珠回交甫仙緣無分瑞香結了正大寒第一番報花風信盧山夢覺睡香名又轉瑞幻圓夢罷　綠雲畫黛紅錦熏籠紫上蓬萊幾仞動人心樹木風流半透芳心須趁蘭花夢了正大寒第二番報花風信國香空俗自舍芳況九畹余滋堪紉　荒郊遠蒔綺石清供癸丑春亭禊晉筆詩補後采

正驚蟄第二番報花風信古來唐棣是夫移偏反處人遠室
近　雀梅號混雀李名誤車下輪圖誰運關西樹子似櫻桃
常棣別標逸韻薔薇芽了正驚蟄第三番報花風信釐娟買
笑費金錢燈轉九微香運　姊兼妹十妹減姊三見笑佛頭
著糞更問丹桂一枝花圓缺都隨月暈海棠勻了正春分第
一番報花風信鴛鴦瓦上打疏鶯笑春曆釵橫亂鬢　東山
有酒西蜀無詩花上結巢藥隱樊亭未覩碧雞坊紅瘦綠肥
試問梨花靜了正春分第二番報花風信一枝六出雪霏霏
憶紅樹校書更韻　雨牆漠漠月院溶溶沽酒青旗初趁海
槳深映暖生香妝洗風流香嫩水簡膩了正春分第三番報
花榮了正清明第一番報花風信桃芭夏正記時書與月令
始華並引　丹山路遠綠水池深嫩葉柔如絲潤十三葉上
綠如花花與葉同知閨夢花來了正清明第二番報花風信
望洞庭日日征帆遠認替爺軍帖十年歸火伴驚窺雲鬢桐
釐開北地夜開南分燥溼冬春須問　七蟻成盜七盜成芒
指肘一弓塵垒粟菌來往在桑間甚熟麥黃時認柳花飛了
正清明第三番報花風信隨風如絮又如絨想枝上柔黃纖
寸　吳姬壓酒滿店生香踏過謝橋夢近鞠絲衫子惹泥香
則著緇花裙襯牡丹嫋了正穀雨第一番報花風信永嘉水

花風信揚州院裏碧紗籠想一曲霓裳風韻　此花船上波
望洞庭日日征帆遠認替爺軍帖十年歸火伴驚窺雲鬢桐
釐開北地夜開南分燥溼冬春須問　七蟻成盜七盜成芒
指肘一弓塵垒粟菌來往在桑間甚熟麥黃時認柳花飛了
正清明第三番報花風信隨風如絮又如絨想枝上柔黃纖
寸　吳姬壓酒滿店生香踏過謝橋夢近鞠絲衫子惹泥香
則著緇花裙襯牡丹嫋了正穀雨第一番報花風信永嘉水

竹子華圖三萬蓮經眾畫　天香夜染國色朝酣調進清平
新韻妓黃畢竟是花王魏紫且容后賢茶蘼動了正穀雨第
二番報花風信清於芍藥釀於梅愛品字葉中香噴　鮮同
水映輕綃染雪窺見好枝少根碧龍頭上赤蛟身一蓋萬毬
損閬棟花熏了正穀雨第三番報花風信初開三月尚餘寒
待節與博山香引　榆槐芳景桃柳韶光二十四番數盡東
風號令首梅花獨讓此花殿陣
偶檢舊篋得先南陔師寄先君手札一通亟付裝裱成冊敬
錄其文於左○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三續弟已得一冊止六
卷始西宮樂銘記處元路儒學興造記卷首刻一利字想以

盧即老矣而刻書甚易能無誤乎邵公謂盧公喜與時賢作
雖是其一蔽鍾山札記駁及許綬紂紅駢四儷六各有體裁
豈可以經義繩之爾雅考證則不直
與此等無稽之談辨也至卷首校勘姓氏有云東吳步文游
吉也稚存謂斥山師沂山原屬膠釋然作釋文考證則不直
兄海鹽吳槎客兄東吳麗豹人兄桐鄉金雲莊兄吳縣袁又
愷兄杭州汪仲連兄杭州汪季懷兄杭州孫仲芬兄仲字諗
芬先生名侍曾乾隆甲當作誦
午與先君同舉於鄉　蘇州許梅軒兄經典釋文是何等古
書乃有此九兄之稱竟同屠沽家酒肉簿都人傳爲笑枋不
可發一噱復古編自爲君罷官竟不刷印坊閒絕響閒鮑氏
有刻本似可無容遠購希與蔡君言之爾雅正義貴圖叢書
都已買得即將尊處所有與之歸時當奉還也陔餘叢考閱
過僅勝席上談天只可場中對策無補經術不必急于購求
也新刻抱朴子此間已有無所校補不及藏本遠甚俟歸後
重坐吳山懷餅就鈔矣以上八月二十四日三鼓寫　乾隆辛亥八月

先師偕先君子鈔錄道藏於杭州吳山火德廟先君子有事
先歸先師復獨留旬日此在廟中寄先君子札也時先師將
謁朱文正公於皖城節署匆匆解纜不及則里次年即由皖
入都聯捷成進士矣回憶舊事忽忽五十餘年先君子墓木
已拱先師亦久返道山手澤猶新典型尚在而音容已渺不
可追景仰之餘不禁潸然出涕也○道光癸卯重展此札復
以一絕紀之云瓊宇秋涼夜不眠寒燈如豆月如烟蟲聲急
處風聲緊校到南華第幾篇○嘉慶辛未仲夏端履春閘被

放南歸舟抵武林適吾師養痾吳山火德廟中留侍左右者
數日光陰轉瞬已三十三年矣展卷之餘復成一絕云西來
閣前雲似墨南高峯下雨如絲深
秋重坐吳山懷風景依然立雪時

竹汀先生事府少詹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是先生所著

燉煌長下蝕一字當是史字懷祖先生姓王名念孫江蘇高郵人乾
隆乙未進士官山東運河道

陳觀樓先生名昌齊廣東海康人乾隆壬申進士官浙江溫處道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邵二公王即懷祖先生邵名晉涵浙江餘姚
讀學士　人學者稱爲二雲先生乾隆辛卯進

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著有爾雅正義貴圖叢書名亮吉江蘇陽
湖人乾隆庚戌

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葛君名鳴陽字雲峯山西安邑人官戶部

縣人寄居錢塘後舉人刻有知不足齋叢書鮑氏名廷博學者稱爲
欽賜進士官戶部

火德廟藏本杭州吳山

蔡君名濱字聖涯國學生師同邑人

道藏本杭州吳山

端履敬注

道光壬寅仲夏梅雨連旬閑坐小齋展翫舊藏陳老蓮荷花
以消長日老蓮寫生半屬廢鼎此幀鉤勒圖勁題字亦得閣
帖筆法當是眞蹟無疑因系以一絕云老蓮隨意寫蓮花鐵
畫都無一點差菊竹瓷瓶同供養涼風吹過整還斜

重論文齋筆錄十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蕭山王端履

覩韙詩文端履向不存稿嘉慶癸酉新正謁庚午房師王雲溪名會清雲南蒙自人嘉慶戊辰進士官東陽縣知縣後調任蕭谿復補湖北江陵縣知縣先生於杭州行館師出一冊授端履曰吾今年四十生辰願得汝一言爲壽但不欲施諸屏幛可書於冊以詒示後人也端履謹賦五排一篇以應命云瀛海環昆洋崧高並點蒼望雲呈麗彩列宿應瑤光雛足鍾靈秀鳥衣降祉祥德門綿綬粹宇聚珪璋濟美荀名里傳經鄭號鄉徙渥鯤變化翮羽鳳翱翔射策題璇榜分符綰墨章山城榮灒水花縣擬河陽馴雉依鈐閣聞詩禮清白家風守粥館鳩杖健徵撫堇壽覽裘聽詠大羅著菊花前欣看海鶴精神湛學與沙鷗臭味聯榻平江城賢詰朝燭燃矮屋憶爭先學源深似窮銀漢俗慮鑄因對玉川器量傾必黃叔度才華低首李青蓮靈樞腧穴能分絡海鏡縱橫慣測圓集擬會昌師德裕帖摹酒化倣僧虔弓裘世業

飛鳧啟印牀板輿雙轂穆廣厦萬人望訟少庭生草年豐米倉惠心孚豈弟茂實報循良峻節廉隅厲勤施治具張朱紱聽政暇玉尺佐才量盤窟收珊網龍淵辨劍銛披沙精揀擇璠璵驟並騰驤猥採蓬梪質容陪桃李芳春風欣撰屨時雨許升堂被澤偕鄒黍留陰憩召棠椒花馨獻歲柏葉膄浮觴測海增籌算占星耀角亢陔蘭吟東晳庭莢種劉綱父母民之福升恒仕正強萱榮春爛煖椿壽景舒長鼎勒夔兼契風迫召與黃崇轅森槳戟積閾履巖廊疇衍權無極酬樂未央融暉熙誥日霄露挹瓊漿勉效三多祝難窺萬仞牆報恩惟筆札摛頌愧荒莊此詩布置尚覺委貼不涉獻諛浮辭故特錄之

徐姚翁小鳳忠錫爲鳳西年丈名元圻乾隆甲午舉於鄉公居第一成乾隆辛丑科進士歷中外後以太常寺少卿致仕之子五十生辰亦徵端履作詩侑觴

適七排一篇以應之云春風又送孝廉船早捧瑤觴徵綺筵君壽辰在壬辰正月長喆嗣因計車期近先於今年九月稱慶桂樹預占蓉夢好蒹衣喜著菊花前欣看海鶴精神湛學與沙鷗臭味聯榻平江城賢訪舊燭燃矮屋憶爭先學源深似窮銀漢俗慮鑄因對玉川器量傾必黃叔度才華低首李青蓮靈樞腧穴能分絡海鏡縱橫慣測圓集擬會昌師德裕帖摹酒化倣僧虔弓裘世業聞詩禮清白家風守粥館鳩杖健徵撫堇壽覽裘聽詠大羅天時次喆嗣正赴省秋試看花定合瓊林璧舞綵俱揚閶苑鞭有酒如淮君一醉三多載好頌延年又製一聯贈之云經術世傳王伯厚禮家舊業叔孫通以鳳西年丈官太常寺少卿又著有困學紀聞集注也

嘉慶己卯余因事到富陽舟中信宿偶成四絕以誌其風土

云沿堤雉堞短于牆城外人家傍水涼怪底江鄉無好景翻游爭賞菜花黃未到清明食已寒烹來貓筍幸登盤潮魚入饌誇珍味濁酒三杯伴早餐拍拍飛鳧弄曉寒月波澄處鴈星殘舟人何故抽帆早要趁長風到釣遂安城北如拳一點山山容平近鮮蹲攀娶知爲墅千巖處盡在東南望遠間

吾郡嗣宇楹聯有絕佳者府城隍廟云王公險設帶礪盟存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牛斗星懸蓬萊景勝十萬家烟
火盡歸此處樓臺相傳係徐天池○名已見前手筆以廟踞臥龍
山麓登高可以眺遠故也又郡中一關帝廟不塑神像僅於
壁上繪雲長上馬欲行孟德從旁贈別之狀其楹聯云亦知
吾故主尚存乎從此去走徧天涯甯肯戀萬鍾千騶曾許汝
立功乃去耳儻他年相逢歧路最難忘樽酒綈袍郡庠堂聯
云禹會諸侯三百里撰文設爲庠序以教越多君子六千賢
定霸是亦聖人之徒道光某年吾邑創建考棚爲縣試士子
之地落成子師其意讓堂聯云九萬雲程於茲發軔六千君子咸樂升堂又謁楹聯云地當夢筆橋頭聽郭外松濤風雨共春聲食薄魚鹽人在大羅天上染路旁柳

汁康莊偕
頁景星材

嘉慶丙寅予與錢唐黃鐵年超同邑陶安生定山陸香圃芝
棠何閒材培德汪蘇潭繼揚陳香樵培男約爲文酒之會可
謂樂莫樂於新相知矣不數十年風流雲散今推予及香樵
在耳偶檢舊篋得題香圖種菊圖二律撫今追昔感慨係之
因錄於左滿院黃花靜掩關餐英身世太蕭閒同心臭味蘭
才論斛光甯美掩瑜連城今特達照乘舊相須詎重思藏器
知希肯濫竽圭璋逢雅化磨鑒朗冰壺

憶赴試日與埜梅梁聯坐梅梁嫌白虹字與史記荊軻傳
相混未免刺目因酌改爲入抱夏璜供時山陰馮曉江恩
澄以夏璜秋露屬對工細迄今思之五字未免生湊故仍
用舊句存之

予檢閱舊篋所存文稿其未慊心者盡付一炬惟像贊三篇
筆墨尚不泛濫因錄於後○韓君挺奇像贊君姓韓諱維城
字挺奇世居蕭山義橋鎮鎮濱臨浦陽江爲行旅往來要津

看月生
小照　離緒將銜澱水觴時戴年推擢金華教論東裝有日矣剩有元新饒意
氣姑蘇兩度返歸航香槎久寓蘇州令有事同緇兩大
今人但知五百家爲黨非黨之本義也詭文黑部黨不鮮也
從黑尚聲段若膺大令玉裁曰屈賦遠遊篇時曖曖其曃莽
王逸注日月晻曖而無光也然則黨矇古今字方言黨知也
楚謂之黨郭注黨朗解瞑貌此義之相反而成者也釋名五
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所尊長也此謂黨同伐出都未及刊刻
嘉慶甲戌朝考端履荷蒙錄取因乞假出都○被褐懷珠
試卷今篋中尚存詩稿一篇備錄以紀恩遇○被褐懷珠
玉得珠字式度人如玉含輝氣似珠詠懷珍待聘被褐賈求
沽文采披襟現詩情尚絅殊洗心秋露潤比德白虹俱量等
才論斛光甯美掩瑜連城今特達照乘舊相須詎重思藏器
知希肯濫竽圭璋逢雅化磨鑒朗冰壺

憶赴試日與埜梅梁聯坐梅梁嫌白虹字與史記荊軻傳
相混未免刺目因酌改爲入抱夏璜供時山陰馮曉江恩
澄以夏璜秋露屬對工細迄今思之五字未免生湊故仍
用舊句存之

予檢閱舊篋所存文稿其未慊心者盡付一炬惟像贊三篇
筆墨尚不泛濫因錄於後○韓君挺奇像贊君姓韓諱維城
字挺奇世居蕭山義橋鎮鎮濱臨浦陽江爲行旅往來要津

篠落久荒涼謂安生　愁心忍翫蘇潭月謂蘇潭時三君皆先後
逝世蘇潭有風定蘇潭

帆檣鱗集居斯地者類爲商賈理舟楫操行李多以便僃爲
逢迎君生長市廛獨厚重簡默對客危坐不妄發一言顧重
然諾精會計當駔儈謔嘻貨賄塡委君均一出納無讎毫違
失人故信君樸誠事咸倚以辦君生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春秋幾十有幾君妻 端履 族姊也
君子婦又爲 端履 族姪女知君生平甚詳故不辭而爲之贊
日守鄉黨之恂恂兮斂威儀之抑抑矯塵世之囂囂兮爰知
臼而守黑譬蓮出於漣波兮大然而去其雕飾卽之而溫然
兮復淵然而不可測申禮防以自持兮主忠信而進德子與
君相知以心兮知君好義而質直洵敬愼而周密兮外遠嫌

氣張其軍胡遽仙蛻辭塵氛典型在望蔪芯芬我贈遺鉅心
忽忠信是主孝友聞嚴以臨人涇渭分不隨流俗爲同羣衆
論囂雜似聚蜃君獨以靜息其紛小人見義無勇云君獨作
君生乾隆戊子年十月初一日卒道光辛卯年十月初九日
年六十四歲景梁等以君遺像請題乃爲之贊曰君貌厚重
似少文君才弼弼無奇勳君德譔良鄉里熏洽家克儉兼克
勤忠信是主孝友聞嚴以臨人涇渭分不隨流俗爲同羣衆
論囂雜似聚蜃君獨以靜息其紛小人見義無勇云君獨作
氣張其軍胡遽仙蛻辭塵氛典型在望蔪芯芬我贈遺鉅心
而內修飭求之今而不可得兮方諸古人之陳寔○友常施
君暨配方孺人像贊君諱一恒字友常蕭山鑑山里人生乾
隆甲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嘉慶乙丑年正月初十日享
年五十二歲配方孺人生乾隆壬申年七月二十五日卒道
光甲午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三歲子俊孫二湘炳俊
筮合葬於邑大義村之原敬繪遺像而囑 端履 爲之贊曰有
肅其容有端其範襦襪外彰神明內湛猗與施公幼丁孤苦
忍性動心無怨無惡不逮事親友于兄弟以養以敎相聯一
體潛德克曜賴內助賢職勤中饋式禮莫愆公敦善行夫人
贊之公濈患難夫人捍之夫人後公三十年亡式穀垂訓畫

同樂松間鶴任招芒鞋行腳處寸步已迢迢時孫華海顧元來寺訪予即於座間次第三首韻云經年長抱病情緒益無聊嫺看雙峯色應緣十里遙舉杯年已盡策杖隱誰招明日君歸矣禪房別思迢頃之汪小米遠孫踵至又次第二首韻云知已經年別今朝見益親寒風催短棹殘雪阻重闉岸柳將舒臘山礬已放春時旌中山礬盛開○後壬寅歲端履和先南陔師花信風詞內山礬一首云山礬香了正大寒第三番報花風信憶尋舊約到西湖十八載光陰轉瞬寒風如薦快雪初晴曾記僧房鬬韻故人惆悵嘆晨星回首斷腸如寸蓋指此詩園墟吾有約莫早便抽身松光出見笑曰又待老僧了緣矣了緣松先法名乃次第一首韻云美爾題名雁塔登文章傳授續元燈入山背與芒鞋伍渡海須從寶筏乘偶仰禪關眞了了未窺智府想層層老僧何幸陪清話此福人間享未曾

嶺南隨筆載蘗蕉不一種雪蕉白蕉食蕉也嵩崙蕉葉蕉也竹蕉荻蕉飴蕉也飴之利東莞十居四陽春十居七而惟增城白蕉鍊以爲飴稱上等其他有黑片黃片赤砂白砂各名而最白者爲霜粉售之兩洋稱洋糖黃白相間曰冰糖舅人多以此致富故蕉田與稻田等

桐鄉蔡院霞　鑾揚儀部嘉慶甲戌相見於汪竹素師郎第廿載傾心一朝識面遂相與訂交未幾余乞假旋里而君遽返道山忽忽二十餘年宿草之感未能去懷吳越迢遙無從問訊其遺集未知曾付剞劂否今僅得其詩數首錄而存之○題文待詔秋山聽瀑圖秋山秀芙蓉山泉落琴筑平生五嶽游矯首付飛瀑閱茲畫圖中疑是仙人屋銀河瀉虛空劃破半天綠黃葉送吟節白雲仁幽躅不知聽者誰想見襟期獨衡山紳事工造化在其腹傾耳如有聲洗心清可掬蒼然老宇同石田與石谷卽此寄孤躅鵝溪絹一幅掩卷夢天合琤琮珠萬斛○綺懷四首寒城烟月總天涯錦瑟絃絃感蔵華我記白衣曾失路人傳碧玉尙無家分明薄命占條脫飄泊羈愁理鬢華春心託琵琶今日綠荷紅雨地有人彈淚葬秋花小樓曲死土煬遲楊柳春魂喚不知北里人來仍背鏡東堂燕去杜疎絲竹枝詔遞傳珊瑟花蔕淺涼譜蜀詞一別青門消息斷口腸聲到合歡鈴斜箋錦字修花史小冊金函注佛經閒理脂奩嫻未逢時靈鐵森沈起夜烏怕聞憔悴十圍圖生逢韓重緣猶淺晚嫁王昌命已孤後夜心情歌玉樹舊時蹤跡踏銅鋪再來振觸鐘陵感但向秋山種綠蕪吹竹彈絲罷後庭斷腸聲到合歡鈴斜箋錦字修花史小冊金函注佛經閒理玉衣銷鹽雪自過紈扇數春星年年洞上傳柑節烟雨移家總淚零○題唐子畏秋山策杖圖何人曲徑抱琴來居住綠滿疎雨一林黃葉曉半牖秋夢落空山如畫雲山落照邊板橋冷風半溪烟一笻穿杖尋秋約不辦人間貰酒錢踏破雲陰野徇長秋心檢點付奚囊遙山似與西風約吹得

數峯如許涼風蹴裙展倦游時門外青山結夢遲謹依浣花溪畔客韻寄草堂貧苓子長句自題詩意

池北偶談載穆文簡大學乎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朱程以前舊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況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爲說合於聖經無疑豈前人所及哉閻格之訓至可終廢乎曰不可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

格物說

徐養原

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論禮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埽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閻洛而詁訓具有師承或尚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物言事緣人所好來物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爲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爲正物爲去欲拔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據爾雅釋草蒁玥鉅郭注今藥草大戟也邵晉涵正義曰本草云大戟一名邛鉅陶註云近道處處有之葉似地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又云蜜藏蘇蘇郭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有高大葉有白汁花黃根似細苦參又云蜜藏蘇蘇郭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有高大葉有白汁花黃根似細苦參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晉涵正義曰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蕀蕫一名細草陶註狀似麻黃而青圖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冤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根黃色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根長及一尺濶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於他處商州出者根黑色端愿案習謝安云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以遠志處於土中小草出於土上也又云藍大若郭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堅赤有節

文固無容補耳

篤有枝相當或云藁假地黃郭晉注正義云藁與苯通一名大苦耶風簡兮云隰有苯唐風云采苯采苯毛傳俱云苯大苦即今藥草之甘草也說文苷甘艸也廣雅云美丹甘草也又云茉莔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邵晉涵正義曰車前易識之草而向來說詩者多異說有以爲似李之木者詩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圖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出於西戎食之宜子衛氏傳及許愼並同此王肅亦同詩疏引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宋是芣苢爲馬舄之艸非西戎之木也有分芣苢車前爲二物者詩釋文引韓詩云直曰車前曜曰芣苢今車前郭注爾雅亦同前卽芣苢無疑直之分以爲兩物者非也有以芣苢卽澤瀉者○文選註引韓君韓詩章句云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此據韓詩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而演成其說然澤瀉卽上文之蓄舄芣苢爲車前爾雅分釋之不得牽合爲一是以芣苢爲澤瀉者非惟詩毛傳與雅訓同斯爲得實

又云連異翹郭注一名連莖又名連草本草云邵晉涵正義曰連一名異翹今謂之連翹本草釋菘注云此物有兩種大翹小翹大翹生下溼地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著子如楮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衆草其小翹生岡原之上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寇宗奭云連翹亦不翹出衆草其子拆之片片相比

物有貴北而賤南者京都宴會酒半出葧膚餉客以爲特敬而吾鄉以之飣盤則羣譏其菲薄矣爾雅釋草芍鼠莊卽葧脢也鼠葧眞望文生義矣嵇康養生論云芍藥如指頭黑色可食齊民要術引樊光注云澤芍可食也皆指今葧脢而言今吾鄉呼葧脢爲蒲亦是一聲之轉至吳音則無不讀作勃矣若鼠莊之爲芍究不得其解

釋草樊委萎郭注葉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邵晉涵正義曰樊一名委萎後世所謂委粟也本草云女萎生山谷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女萎一名蔵粟一名玉馬一名地節一名蟲蟬一名鳥萎一名樊一名玉竹生太山山谷葉青黃相值如龍

有某學使按試楚南以不畜牛至於犬命題爲巡撫所劾子謂四書題可類對者甚多何必如此割裂適與同學會依席閒舉以爲令不能者罰以巨觥或謂子曰此襲某書而爲之者子亟索其書閱之則竟無一同者予笑曰可釋不白之寃矣今尚記一二錄之於左　秋陽氤氳顏淵後冬日烈烈閔者賜貨先有一言從而後遇諸塗如其仁一簞一瓢屢空終日乞其餘指其掌志於道三年有成其父攘羊修我牆屋請以待來年四海之內有衆逐虎易其田疇言舉斯心已而已而有能一日旦一人之身兼是爲馮婦也歸與歸與比及三年夫二子之勇無若宋人然非與百官牛羊倉廩備是也麻縷絲絮輕重同此等游戲筆墨未可刪悔因見說部中亦有載者故偶存之

近時甕器最重官窰哥窰然而無一眞者偶閱春風堂隨筆
云宋處州章氏兄弟長曰生一次曰生二主龍泉之琉田窰
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窰之類生一所
陶者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名哥窰端履案云卽官窰之類則
之器究不得其主名也哥窰余 非官窰可知而生二所陶
亦有之其質粗劣無足寶愛也

雨雅釋草蘇桂荏郭注蘇荏類故名桂荏郝懿行義疏曰荏
白蘇也桂荏紫蘇也按方言云蘇荏也則二者亦通名古人
用以和味鄭注內則薤無蔘云薤蘇荏之屬也陶注本草云
蘇葉下紫色而氣甚香其無紫色不香似荏者名野蘇生池
中者爲水蘇一名雞蘇皆荏類也今按荏與蘇同惟葉背白
非竹類可知爲衆藥通使非桂而何若是竹之類則不能

爲異蘇之爲言舒也方言云舒蘇能也然則舒有散義

蘇氣香而性散

釋木梫木桂郭注今江東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
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關無雜
木郝懿行義疏曰說文枝桂也桂江南木百藥之長王會篇
白深桂孔晁注白深亦南越也楚辭遠游篇云嘉南州之寂
兮一名菩杞一名地骨春生作葉葉似枸杞而小雅四牡云集於苞杞毛傳用爾雅左氏昭十二年傳云
我有圃生之杞乎杜注世所謂枸杞也證類本艸引陸璣疏
也權枸杞也嫩九五云以杞包瓜釋文引張氏說以爲苟杞
釋木杞枸櫨郭注今枸杞也郝懿行義疏云說文云杞枸杞
德冬雕桂樹之冬榮是桂爲江南木也郭以皮厚者爲木桂
本草作牡桂牡木皆相近也南方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阯
今人乾溼之乾皆借乾爲之 詩玉風中谷有蓷暵其乾矣
乾字傳箋及釋文皆無音釋而
不知正作干字爾雅釋木棫木干木郭注殭木也江東呼木
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衛
解釋文引字書云殭死而不朽木知干木卽乾木矣釋文引
亦者爲丹桂葉如柿者爲牡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雷公炮

樸光本作杆玉篇云杆殭木也是亦以杆爲乾矣郝懿行義疏讀棧爲棲道之棧又依樊本作杆而引廣雅杆栝釋之失之迂曲矣

子購得陳玉几撰梅花芭蕉小幅其自題云雪爛芭蕉春又芽隔牆開過老梅花此間好事能兼得喫了魚兒又揀蝦自題摹天池所畫句右有厲樊榭題跋云楞山擅鄴逢之三絕翬英騰茂客居竹西聲價隆振求點筆者恒滿戶外唯其天才亮拔無子些塵俗氣染及筆端觸手生春自然超妙天池白陽走且偃矣何況餘子落落者乎酉秋過邗上把晒多日漙行承寫此幅見貽意良可感因書數行於後以志忻幸

款云樊榭山民鶉鷁誌

予亦題一絕於其下云著樹殘梅尚戀春芭蕉分綠吐苞新依然玉几仙人筆檢做天池意象真

爾雅釋草果蠃之實栝樓鄂注今齊人呼之爲天瓜郝懿行義疏亦施於宇毛傳果蠃栝樓也疏引李巡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孔疏所引本草云栝樓一名蒿蔞一名萬蔞一名黃瓜一名澤姑一名地樓一名天瓜一名鬼瓜一名泰一名瑞一名白藏一名藟一名白藟一名天花一名黃花一名瓜蔞一名鬼瓜一名地結一名黃烏一名鬼目一名蒿瓜一名野甘草一名野葛一名水瓜一名瓜蒌一名白藟根形似栝故以栝名葉與藟蒿與蒿蔞與栝並古字通借

唐本註也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月王善生高誘注善或作瓜孤瓤也是月乃生如高誘之說則月令所云王瓜即栝樓矣

郝懿行義疏云本草別錄蔇荂陶注云根今蔇荂葉似杏葉根如沙蔓故名杏葉沙蔓又名甜桔梗陶云根味甜絕能殺毒以與毒藥其處毒皆自然歟蔇荂蔇荂

亦以聲爲義也

余年近四旬始得子嗣今已有三孫頗娛暮景壬寅三月爲長孫恕行聘定同邑韓僊甫刺史鳳修孫女因賦小詩以志喜云

年明瑞靄喜盈門樂意相關酒一尊漫說含飴眼前事十年屈指抱曾孫

差幸行年近古稀諸孫繞膝各依依試扶飭杖迎賓客暫脫荷衣換錦衣

病臥滄江歲月多光陰駒隙漸消磨關心檢點神仙傳已領蓬瀛十五科

老大頭顱白髮盈田園容我傲公卿無多詩稿叢殘甚尙擬編成付整楹

塵最後甚尙擬編成付整楹塵疊韻其二首爲謝云

海風波總不平西疇歲歲課春耕由來萬事當知足不是衰翁少宦情

氣清天朗惠風和春暖衡門任嘯歌難得一堂兒女滿競攜巵酒祝三多

右　會稽徐氏刊本

饒有圖書擁百城磽田薄與子孫耕阿翁不敢掀髯笑恐被旁人抱不平

夔夔街鼓二更支親舊團圞樂可知紅燭兩行人未散夜深還憶抱孫時

又得方竹二枝一爲杖一爲尺各係一絕云秉性何曾肯毀方居然刮垢並磨光老年不合時宜甚仗爾扶持看夕陽右杖

中郎從古擅知音契合眞如芥拾鍼漫說量才憑玉尺論文只是要虛心右尺

時族子梅生樹森在予家授讀有和作云老去襟懷益抱方肯因塵俗便和光此君標格眞相似不趁東風羨豔陽右杖

內祝圖通外或方託根原不是孤芳寸長一日誠難料

血神駒約歲貢何不并此亦輸徵蔔蔔苗蓿取種歸奚獨爽
此如薪蒸何時始入衞公手衞公持贈潤州僧爲僧道行極
孤峻談禪可以悟上乘重來便問竹方兄庶幾無恙保族恒
可惜僧人不解事破方爲圓太嘗騰世事轉移隨風俗槩雙
容易失高曾艱哉艱哉聖人嘆此意足爲當世繇其實世上
方竹少罕而見珍理則應東南之美甲天下會稽一望青雲
簽衙齋一讌今僅見無乃桃源舊種仍羣芳譜桃源又疑靈
峯仙筍化葛仙翁煉丹於定海靈峯菴筍胎移到爭薛滕要
竹筍化爲方竹見齊波志山有方竹
是吾輩無矜式天生我師爲準繩神玉鬼斧創不就人而龍
牙見未曾無端忽遭縢六忌一雪五日太欺蔑飄零敗鎩將

無數瘦損筠膚又一層枯管固春知未必兀然僵立置寒冰
先生命取一束去未信如何制作勝今朝歎服吳寬妙又比
吳寬用意增明吳寬有新製方竹杖詩○端硯案
兩吳寬字不如易作魏菴更爲蘊藉若使贈我
翦竹旆不過暑月一相憑又使貽我斑竹扇纔遇秋風便厭
簡何似隨行又隨止勝得因緣耐久朋吾道靡隅宜礪砺此
君風骨最峻嶒既得知已可不恨況善因天巧弗矜示我周
行還中矩羨他晚節不模棱回頭顧影增慙赧羞說追隨驥
尾蠅壯不如人今老矣讀書白晝如昏燈老而將智耄已及
一以反三吾何能但使賴有扶持力日報平安也服膺余依
韻答之云先生史筆同吳競先生經術媲鄭興衙齋幽邃絕
遠殊自矜以杖相較判大小鉤金與羽難模棱拘後抱方各自葆
成方四面三峯作勢頗崚嶒上有玉井之蓮花四照態濃意

吾素莫敎點筆誤作蠅方瞳翦水具隻眼讀書丙夜挑寒燈
挾山超海徵大力奚必語人我不能長篇盥誦投杖拜登龍
何幸接李膺

星橋學博又以詩示家恭甫弟恭甫亦依韻和之云治宮高
唱何痊競竹軒主人病遽興時子抱恙杜門先生
袖詩見訪爲之强起 丙翰外翰
杖可杖願排閶闔鼎足承 內翰謂家小穀兄讀兄次韻之作
自然工雅絕不爲韻所拘足與原
唱旗鼓相當子厠其間瞠乎後矣率爾
效顰聊助一時之興不計詞之工拙也 丙翰杖是太乙精兄
事赤藤弟烏藤外翰杖是般若眼負曳法音同遊陵取義概
簡投五桂戴凱之竹譜筮竹五竿見貽方竹
似桂而概節優固儀儻劣亦俾且許更移新篁
十許厥於拜
竹軒後園 直方含章至德備老撫枝葉撫得稱竹傷於雪
枝葉稱疎

入門陡覺俗塵洗拂簷尙有清香凝坐客摩挲口嘖嘖就觀
佳士車轖轖破方規圓戒德裕原詩云衛公持贈潤州
僧破方爲圓太嘗讚 攜婦
夔直思魏徵荒廚薪盡喜拜竹幹取爲杖支作蒸事固無獨
必有偶弄斧大類嘗膽僧差幸先生不吾咎貽詩說法無餘
尊翁再如先生而系之以銘曰富其姓壽其年五福來備天
乘鶴竹之次日復貽二絕句爲遷徙新篁之約。隱示嚴冬耐寒訣卓立不易雷風
假緣先生自謂窮益堅舒長但願化日延我得方竹麤如柯
恒兼許續餉栽小園句芒可期茂實騰我恐園篁素樸野蔌
亭榛節異桃枝四寸圓製以爲杖輕且便聊以一枝奉高賢
葭倚玉羞毛會息土材美耗土醜習美或使醜性戀圓神方
公騎杖去雲龍上下紓煩膺
與君步履相周旋弗矜捷足輕棄捐
時同邑富荏山茂才煥雲就館予家因以方竹杖一枝餽其
同邑韓二橋太常之錦次予方竹杖原韻四首見贈云清詩
智德原一庶幾二陸比二應東南竹箭近罕覯篠簜漸成簇
如讀孟襄陽行地儕人眼忽方我願老爲愚百姓健扶鳩影
芭蕉何期腹子芥孫間竟許植此傳雲仍此君風聞定失笑
荷龍光唫興飛騰字有光老當益壯高齋題額返春陽此君節目
笑予無乃口說膝惟予行年五十九曲不中句直廢編大匠

殊疎闊爲我瞞蹋笑大方巷口烏衣趁夕陽山花飛動帽研光羨君老不須扶杖人自圍融竹自方不知烟雨自何方路入瀟湘接水光閒說西河老詩伯一節招我起南陽端履作四絕答之云猶浦渡頭風悄悄傳家山下雨絲絲先生閉戶多唫事不爲懷人不作詩曲徑通幽半畝荒衙齋無復舊貧簷綠陰日逐年華老剩有紅牆襯夕陽我愧頭顱同筆禿每拈枯管意茫然庭前幸滴芭蕉露避暑還容住綠天新詩字字燦珠璣詠物言情體會微我欲集成方竹卷畫師難得是王翬

道光壬寅夏至家祠會課以反舌二字爲詩衆皆閣筆予曰此詠物體必須字字刻劃句句細切與泛賦反舌無聲者不同唐人竹外天空曉猴頭雨自晴相傳以爲名句若移之是題則浮而不實矣因作一律示之曰守祇如瓶出類卮相依圍丁世間絕少如田面應愧蛾眉闢尹邢食肉管城原有相大烹轉瞬祭秋丁

星橋來索觀余詩復以何字韻作四絕柬之云吉金樂石盡消磨萬事雲煙瞥眼過俗語流傳多失實休將成敗問蒼何信手輕虛樂意多況兼如琢復如磨一夔已足堪嫉老不必逢人喚柰何清陰無復舊時多太息修篁逐逝波老將據鞍猶矍鑠爐灰消遺撥陰何先生歲月著書多教授諸生各設

丁此首指何星橋學博余又以丁字韻二絕簡何星橋學博余又以丁字韻二絕簡何星橋學博云竹竿蒂落等晨星無復千霄舊日青但願先生勤保護斐翻切莫任圍丁世間絕少如田面應愧蛾眉闢尹邢食肉管城原有相大烹轉瞬祭秋丁

星橋來索觀余詩復以何字韻作四絕柬之云吉金樂石盡消磨萬事雲煙瞥眼過俗語流傳多失實休將成敗問蒼何信手輕虛樂意多況兼如琢復如磨一夔已足堪嫉老不必逢人喚柰何清陰無復舊時多太息修篁逐逝波老將據鞍猶矍鑠爐灰消遺撥陰何先生歲月著書多教授諸生各設

禮記鄭注反舌百舌鳥孔疏百舌鳥者蔡云蟲名毒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又廉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其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科詩義毛萇三禮鄭探源周易溯田何

家蓉甫弟攻余方竹尺詩二絕一依原韻一依用梅生韻　云十尺文王尺湯豈徒較短與量長此君妙得公輸意到老虛心毀譽方

十六樣難覓賞音聊從尺矩度金鍼立程與示廉隅士爲皂爲卿視寸心

孔門道德皆渾言之至子夏氏始分別大小曰小道有小道即有大道故大學言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學記言大道不器余謂道德皆兼善惡而言有吝道有左道有穢德有惡德略舉一二故朱子不備詳　故朱子論語道不同注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也惟志於道據於德此道德字當主善一邊說以下有依仁故也此亦如大學開居爲不善之小人不可太看壞彼自有致知格物工夫但不能知字即致知之知也偶與同學論題隨筆記之

錢唐奚鐵生岡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圓勁秀逸晚歲專賣用其力以至此耳朱註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此

綉繪事書名遂爲所掩又艸艸塗鴉毫不經意轉無復曩時姿媚矣余舊藏其所書朱子格言立軸以泥金寫於磁青箋上字字端楷寫婀娜於剛健之中視梁山舟學士有過之無不及因以一絕題之云杜氏甲兵羅武庫劉郎紀律作長城先生下筆眞如鑄不愧題名號鐵生

相傳先生年三十餘尚應童子試有誚之者曰此非童子試之時或赤或黑此染可以釋勞卽爾雅藏黃蓼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按此卽上文蔵寒漿華小而白卅佌作五出中亦甚黃故

音同生乃鐵生耳先生忽甚因自號鐵生遂不復赴試以布

衣終就

偶閱宋柳仲塗河東集後浦江戴瀛山學博殿瀛跋云宋景定間以賢正任蘭谿縣尉至祥符間遇難殉節祥符當是祥興之誤端履案是時蘭谿已入元代版圖不應仍奉虞山年號服用當檢史禮部墓誌校正之

爾雅釋草蔵寒漿郭註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蔵音鍼郝行義疏云玉篇蔵棲蔣釋文棲本今作寒御覽引吳普云酸漿一名酢漿陶注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色蜀本注云酸漿即苦蔵也根如蒜芹白色絕苦按苦蔵今呼苦精聲相轉也子外稃如皮弁一名皮弁草楊慎卮言本草燈籠草苦瓜酸漿皆一物也重複耳燕京野果有紅姑孃者乃紅瓜囊之譌此說得之今京師人以充茗飲可澼煩熱故名寒漿其味微酸故名酸漿矣

又釋草蔵黃蔣郭注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郝懿行義疏云蔵玉篇作蘵云蘵草葉似酸漿接蘵纖皆或體古本作職釋文蘵又作職是也說文蔣黃蔣職也通作識夏小正三月采識識草也識卽職職與識古字通樊毅修華嶽廟碑云周禮識方氏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卽爾雅蘵黃蔣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按此卽上文蔵寒漿華小而白卅佌作五出中亦甚黃故

名黃藤根味絕苦故名苦菜又名苦蘵大觀本草龍葵苦耽
則條尚云又有一種小者名苦蘵蓋苦蘵比苦蘵差小也蘵
與蘵同蘵耽蘵藤又俱一聲之轉

端履案顏云葉似酸漿則明是二種郝合而爲一非也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　終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山陰蔡元培校

元　會稽徐氏刻本

右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嘉山王小裴先生菁先生寫畱
先生洞明文史義例近古論古文義法者以吾縣章實齋先生爲大宗曉閣先生爲章先生
同學文集自覆章實齋書論文史通義又答江藩書云今
春讀實齋文史通義始悟文章當成家數從前所作都無是
處愈不敢輕易下筆本書卷十居易錄載周中丞謂云會
稽章實齋先生深於古文法律端履偶以此條質之先生摘
其三誤先君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留心自
然精審不尚矣南陔先生長於經學小學兩詩古文辭亦足名家先
生幼長潮潞及客遊皆所著文筆見甚鉅卷中結體修辭律貫
古法份份乎質有其文焉故傳假非所長閒見數則如
不經意言語文學自書分明人各有能不爲病也畱先生
序是書頗之曰學紀聞容齋隨筆則非其倫寄詞家法言皆
或詮釋名物通於經部之小學矣或泛述聞見通於子部之雜家矣頗有故經記事之文爲變
體耳錄師友遺筆必要略行狀證明本事原於詩書序及漢
書董仲舒質誼傳可云周至實齋先生云撰輯名臣章奏必
兼備始本爾文云還文者當存事實文選注倒植端件者生
平大節及本事始末聞記先正遺事質而不俚亦正氏池北偶談之亞
也原刻本頗有譌字如以刺爲祀卷三三江閘
辭有五經異義命論以蠅爲蠅卷四南陔師
說當爲今論語說以蠅爲蠅歌視若蟹科閒旁建祀以今爲命歟
爲三傳子細深衣及取二尺二十之市幅三分之以免爲冤韵
卷五大德小江閘旁建祀以今爲命歟
隨件件本子以專爲事穗絕裡付事收犯君以捐爲損卷十九沿子孫
思賢家傳頭金

倘以茆爲雅史爲科韭子曰史爲修以茆爲雅之直爲順衆從名　以足爲是蔣蔣村馮貢北陸玫但言北　卷八忘其身以及其親湯漳水是矣以覽爲覽　卷十一王科六戚見呂覽論人篇以壞爲壞黃圖書辨惡跋足　以裘爲表參稀裕科則以韭重天壞　以裘爲表衷之於外裳爲裘葛以祖爲雅　卷潛山翁朱子刊定孝經戴百字解衛疏云大雅無余爾雅　以之爲子予治科君子訓也以惑爲心　卷十沈蒲堂請亭挑北海塘外引河書而欲四肢之無心得乎　以規爲之家瑞別傳皆舍之而用矩　以今爲令　離南活兎科謂即令之通草　以開爲閒子于札坊閒緒譬　以跡爲踪　卷十二蔡浣霞綺懷舊時蹤踪隔錦鋪　以輘爲轔以後漢爲漢　卷二汪蘇潭史記闕篇補篇攷漢書班彪傳　以青爲青浴　卷九俞筠莊雙詞帖改宜春　以經說爲說經　卷四商陵師碑墓志周人說經皆爲青浴證　以經說爲說經　卷四商陵師碑墓志周人說經皆傳寫譌耳至如以魯周公世家爲周本紀　卷三侯科金臉子仁太史公周本紀

作旦　以朱柟廬爲朱子　卷四尼菴科巧　以朱子格言　朱子格言　以郝隆爲謝安　卷十二夔機薛覓科晉譙安曰處則爲建志出則爲小草　當由先生歌記既皆小失無關宏旨不敢輒易會識上方光緒十七年七月會稽徐友蘭識

益聞

散錄

益聞散錄引

向于說經外于史皆有說數紀典故亦分類及之條展卷日有益徵論益所不知即素知而遺忘者復觸之亦益也益聞散錄皆時益吾之聞者或取而觀之睫前人已有之說未及遍覩于此亦可先得其益矣

時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益聞散錄上

青照堂叢書　劉照青鏡梓　姪維翰宗臣校錄

益聞散錄上　朝邑　李元春又青著　男來瀚海觀參訂

經註遺言

尸天子　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傳尸主也

誥傳尸主也

畢公爲東伯　康王之誥疏大保召公爲西伯大師畢公爲東伯

畢公爲東伯

馬稱幣　奉圭兼幣疏

奉圭兼幣

五刑不降相因　呂刑注言各入罰

背文自古卽然　詩子衿疏傳言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背或作倍

纓環　盧令傳令令纓環聲

討羽　小戎蒙伐疏引周禮注以蒙爲討羽討擇也

噠繼　宛邱鷺羽疏引爾雅郭注白鷺頭翅上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噠擸名之曰白鷺絲

大夫乘駒　見株林疏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

涼草　下泉苞稂箋以爲稂當作涼草蕭薈之屬

麥無禾稱　七月疏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

其餘稻秫禾粱之輩皆云禾麻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按今吾鄉菽麥率皆稱禾麻則無之

善同門　常棣箋解良朋

昆夷玁狁是二　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疏玁狁大于西戎昆夷西戎也

中輩　采薇首章箋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疏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

解轡紛　采薇五章象弭箋弭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疏與菽麥則無禾稱

解轡紛疏紛與結義同

摺土　斯干正義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墻摺土摺丈牛反

墻衁　斯干正義縮約皆謂摺土摺丈牛反

衁又曰摺是以手平物之名

遇犬爲犬名　巧言箋遇犬犬之馴者疏引王肅謂兎與犬遇又曰知是馴擾者謂田犬也是不破注之例

丈夫田　甫田箋甫之言丈夫也

嘗地　甫田嘗其旨否疏引王肅以爲嘗地之美惡

旨否解上句亦以爲除草兼今集傳從鄭箋

稼如嫁女　大田多稼疏引地官司稼注稼如嫁女有所生

小人幽王　裘華序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箋小人斥幽王疏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

都人士爲命民　疏或以書傳古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

磬作　詩大明俱天之妹傳俱磬也疏引韓詩云如今俗語譬喻物言磬作然也

瓜絡　緜詩傳緜緜瓜絡也

制二兼四　皐門疏魯雉制如皐應成王褒周公使之制二兼四

時臺囿臺　靈臺疏引公羊傳說天子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何休又云天子囿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

八先　生民疏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謂之人先稷有弟妹　傳解先生如達云姜嫄之子先生者是

穆有弟妹也疏以書傳無文從鄭箋

破坐　實覃實訏疏婁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

閒閒　

伏瘞　見周禮秋官犬人鄭司農云伏瘞伏犬以埋

蠈之疏引之釋取羝以軷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分別皂白　桑柔匪言不能箋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王

西風成物　大風箋西風謂之大風疏西風成物按世惡西風者非也西風秋風無所當禾成時必有西風則物熟

渴雨　雲漢詩箋時旱渴雨拽此猶公羊言渴葬今人當旱輒云禾渴

菜殺　韓奕傳蔽菜殺也又實笾殺核箋凡非穀而食曰殺謂凡籩豆之實皆是

曲顧　韓侯顧之傳曲顧道義也

蔵草　江漢秬鬯傳鬯香草疏鬯非草傳蓋謂鬱爲蔵草

束修從遷　天作疏引書傳大王遷岐周民束修從

之

摩畀　小爾雅傳摩也摩同犘疏爾雅釋詁云

孫炎謂相犘畀大於惡也彼葬蜂作畀拿古今字

耳

信挼　殷磐山喬嶽簨皆信挼山川之圖而次序終

之

堛堛　洋水烝烝皇皇鐘皇皇當作堛堛猶徃徃也

疏引釋詁美也

后嗣爲司馬　見閒宮簨

季氏之孚　公羊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夷伯季

氏之孚也註季氏所信任

故致疾

狎敵　穀梁莊十七年傳齊人殲焉狎敵也

尸女　穀梁莊二十三年如齊觀社傳觀無事之辭

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以觀社爲辭

諸已　穀梁僖元年傳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

也諸已註諸已皆自畢語接此與俞莊公諸哉語

異

劣及是月　僖十六年公羊是月六鷁退飛傳是月

者僅逮月也注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

卓侻　公羊上傳春秋不書晦註事當日者日平居

無他卓侻解無他卓異侻戾平常之事

女器　僖二十二年左傳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

子于柯君子曰戎事不邇女器又正義云禮無二

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恣不如禮注謂會受貢賦

會正　文四年左傳曹伯如晉會政注謂會受貢賦

之政

禹皐益皆兄弟　杜釋八愷云垂益禹皐陶之倫釋八元云穆契朱虎熊羆之倫

唐虞司空兼百揆　舜舉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注禹作司空平水土

枝室　宣十五年穀梁傳注井田法一夫受田百畝五口爲一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枝室擇耆年高德者名曰父老其辨護伉健者爲里正受倍田得乘馬

家遣　宣十八年穀梁傳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注家爲魯所逐遣

佚獲　成元年鞌戰穀梁傳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

謂齊頃

錮漏　見成元年左傳子反以重幣錮巫臣注引說文今人言錮漏鍋本此

甚甚　成二年穀梁傳夫甚甚之辭焉注鄭嗣曰君子聞戰于鞌言因齊之敗遍之甚

趨風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左傳郤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趨風二字佳左氏鍊字多如此

悄矣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釋梁傳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悄矣注悄悲也

白齯　成十八年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注不慧世所謂白齯

索馬牛　襄二年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注索簡擇好者正義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

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技馬牛云索猶羽云討疏因牛連言匹摧類言之袁子才舉此等爲經書語病蓋未讀是也然予嘗論是三者如東風養萬物亦能潤酒言食猶今人曰喫酒馬云造自兼鞍轡刷飾言意固猶可通也若孟子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類眞省文連言而有語病者袁邯倘未指及

厚夜　襄十三年左傳楚子疾告諸大夫曰惟是春秋寇之事注寇厚夜也猶長夜也按今人言

終夜曰透夜字亦雅

軋辭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穀梁傳軋辭也注軋謂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

曾臣　襄十八年圍齊左傳獻子禱曰嘗臣虐註虐因諸　昭二十一年穀梁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齊故刑人之地公羊齊人故以齊語

蓑城　定元年公羊傳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苴衣城仲幾不治所主

鯛鼻　左正義解正考父鼎銘鯛口猶今人以踦向鼻黏使相著謂之鯛鼻

沒振　昭十一年左傳叔向對韓宣子言楚不可沒振注謂沒不可復振此拗句也

枚雷　昭十二年左傳南蒯枚筮之註不指其事泛卜吉凶或以爲枚雷總卜禮所謂毋雷同也

奧主　左昭十三年叔向曰國有奧主謂楚棄疾

屏攝　左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使子寬子上巡

野司寇　見前傳注士也

小廟　夏官祭僕大長復于小廟注小廟高祖以下

乞鬷　周禮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内聽期外不聽注若今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鬷

行戒　儀禮士冠禮黑屨青絇注絇之言拘以爲行戒

疑立　儀禮昏禮注主人西北面疑立正立也自定之貌亦見鄉飲酒公食大夫禮

羣酒　鄉射禮乃羣注猶設脯具所以羣酒

繁豎　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爲繁豎

半勸酒　見大射禮巵席坐行注

并夾　大射儀注鍭箭具矢著侯高八尺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益君益臣　覲禮以馬主授人註王以使人受馬者王于享王之尊益君臣之卑益臣又下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入告聽事注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

扉樞　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注徹帷扉之扉音去閉也

逼裁　士喪禮浴衣注制如今逼裁疏謂無殺

攩衣　士虞禮佐食鉤袒注若今攩衣疏攩衣以露臂

掖門　士虞禮注婦拜賓於闈門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按此卽便門也

紾如魚　有司徹魚七疏引鄭注尙書中候引春秋緯璇璣樞曰紾如魚乃糾之謂紾雖有臣無益于股肱若魚雖有翼不能飛

貨人　禮記曲禮疏司貨掌金玉稱貨人

體盤　文王世子衆至然後天子至疏尊者體盤故也

沂鄂　郊特牲雕幾注幾漆飾沂鄂也蓋當時語

鹿殽　內則宛脾疏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可身　孟子曰之於味章註凡人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梱斗　羣書遵言可射鼠見說文

離膮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云所穀食新曰離膮

大殤　俗謂死

迦互　令不得行也徐鍇曰猶犬牙左右相制也

俳夾　俗謂盜竊衆物也

圊古器　圊呼骨切古器也後世稱骨董之始

聖令　律令之書

磚埻　重聚也埻丁罪反

夜市　幽俗以夜市接如今京都西市謂之小市以上俱見說文

婆蒌　猶烽燧見史記周本紀

飪人　百里奚乞食于飪人見秦本紀

稀膏輮軸　田敬仲世家淳于髡謂鄒忌曰猶膏輮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隙

燕尾　棺小要一名燕尾見喪大記疏

苦衣　深衣完且弗費注言可苦衣而易有也

眞母　呂不韋傳莊襄王眞母夏姬
旣脫　界上屯守處見匈奴傳
導官　酷吏傳謁居導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主酒
溫庾　漢舊儀頭生三子爲疫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爲溫庾善驚
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爲溫庾善驚
小兒虎一作瘧鬼罔兩一作蜮鬼
輓輅　漢書劉振脫輓輅輓輅牽推小車
十半　枚乘說吳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謂十分有
五分無患
菴女　闕尹子嬰兒菴女金樓絳宮青蛾白虎寶鼎
紅爐皆言物欲
生貴　漢書田蚡蜺侵生貴甚注生貴自尊高
扈魯　子虛賦注張晏曰盧扈魯也疑卽葫蘆
顏行　同上猶雁行在前行者
詩細　趙曄撰吳越春秋又著詩細蔡伯喈讀而嘆
息以爲長於論衡今其書竟不傳
山郎　漢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楊惲
罷之

尤備　責備也通鑑王莽自卽位尤備大臣
白的　弩名秦昭王時募得郎中奚慶中以白的殺
白虎見華陽國志盧長公白的可與黃間對間或
作肩見楊胡解紛白間黃間皆弓弩
孤露　魏晉人以父亡爲孤露見稽康與山巨源絕
交書亦曰徧露見孟浩然送奠氏甥詩
露橈　綱目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卽今篙挑也
露蓍　見漢書張禹傳將筮露于星宿下得天氣明
曰乃用
辦嚴　通鑑吳漢每出師朝受詔夕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
若盧　詔獄也見王商傳
小步馬　西域傳烏秅國出今川馬也
鼠門　後漢書光武紀女子犯徒者出錢于山伐木
名罷山
中準　郎平準質帝時改
負負　猶愧愧見張步傳
眞劍　寶玉裝飾之劍光武賜馮異

竿磨車　董卓僭乘此注謂相逼近俗以事干人謂之相干磨

仲家　袁術僭號壽春自稱仲家見通鑑

辭觀　綱目青州人隱蕃見孫權陳時務甚有辭觀

落度　三國志楊儀語不得志貌度音鐸

纂嚴　綱目石勒纂嚴將襲王浚纂集兵也

粔籹　以麻滓浸油爲庭燎粔音莘歲時記名黃燭

鄭司農作墳燭云曰墳大也

緘兒　晉孝武時范寧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緘兒欲

撞壞耶緘兒猶小兒

將牢　將養也諸將謂姚萇將牢苻登大過故敢來

刺閨　宮中職名在宮中刺取事者陳文帝令刺閨

夜刺取外事

白著　唐肅宗時元載擇豪吏爲縣令督違負租調

籍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注今人

猶謂無故費散財物者謂之白著

雀離　佛塔之高者又有舍利者曰聚相無舍利者曰

沙門曇霍持此與人云可得仙僧亡焚化曰茶毗

私白　唐時諸道歲進閽兒名曰私白

六峯　管子伏羲作六峯以迎陰陽峯音計計算之

義

三全　亢倉子道筋骨則形全節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

入門　北魏裴植自以入門不後王肅謂人才門地

護前　梁王僧與沈約各疏粟事約少上三事出謂

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護前忌人前

雉噫　歌嘆聲似雉楊子言孔子去魯曰不聽政諫

而不用雉噫楊升菴以爲倡優之歌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迓同衙以村

里效官衙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

荀字鬼瑣　荀子非十二子篇荀同譎宇大也鬼狂

險之行瑣奸細之行

嫋徒　漢書西南夷人自稱曰嫋徒嫋音陽我也

崽子　卽變童崽音宰見水經注阮籍詩昔日繁華

子安陵與龍陽謂變童崽子

古提又僧袈裟曰水田衣錫杖曰波若眼儔檀時

獠婢　南史王琨獠婢所生獠音搔世罵人恒以此
研研然　忿爭强辯之貌北凉劉祥入言事蒙遜曰
汝聞劉裕滅秦敢研研然也
語忘敬遺　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牝朝　唐人以武后世爲牝朝
硌綿　亦作羊綿千眠光色盛也
赭繩　見商君書古匠人用赭繩卽今之墨斗
吹綸　見漢書注煖弱之類
管穴　通鑑漢和帝時陳忠山書言如其管穴妄有
譏刺且宜含容管窺篇旌旄之屬
歌案隱囊　曹公作歌案六朝人作隱囊今牀几靠
枕類
星施　見周書王會篇旌旄之屬
閭廬　廬卽閭省門從戶
宏窻　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街彈室　周名鄉今之申明亭也見周禮鄭注
露田　不栽樹之田魏書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丹的　釋名婦人以丹注面
鎒子　庖人別稱宋仁宗索漿屢顧不見鎒子問之
恐所司得罪
影國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附庸也
猴池　獼猴江佛五精舍之一王勃寺碑對雁塔寺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盤渦渦音旋
蔭戶　綱目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悅綽請罷
之
雁臣　北魏聽北方酋長秋朝春還名曰雁臣又唐

書編氓有雁戶謂流民
銀鐺　大鎖也見後漢書又有戴鞋鎖鎖有骨節者
屈戌　門上著鎖鐵嘴取屈而戌守之義今訛讀爲
窟須以戌爲戌亥之戌也又名曰烏嘴
何投　投徒鬪切句投猶句讀見馬融笛賦
樗櫟　漢五侯樗櫟物貨以罪制人而獨權取也
遙同　見唐詩卽遥和也非同遊
飛墝　寒食兒童飛石礫戲也梅都官詩窈窕踏歌
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墝墝音陀

步打　懸空劒斗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自以爲能步打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步打進士合得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不免駁放步打史作擊毬然則步打劒擊毬又唐詩上相朋分白打錢王建宮詞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齊雲論白打蹴毬戲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武林舊事宋理宗秖應人有女厥撰十八劒唐時步打之遺是步打亦名白打擊毬打拳一事也又翻

斛斗本名跟頭戲俗訛傳耳

聱牙眩人　見史記張騫傳聱牙國名眩人能吐火吞刀植瓜種木屠人割馬者其名曰眩人大抵有障眼之術以眩亂人耳明大祖時又有吞船者陶凱謂上曰臣惟見燒船走

唐梯進人　見鹽鐵論唐梯今上高梯者進人劒截身軀者

高絚　通典梁有高絚技劒今走索拔此亦曰繩妓漢劒有之

濺寒胡戲　唐中宗時有之張說奏云裸體跳足泥捕水何觀焉

撲滿　漢公孫宏爲賢良鄒長倩贈撲滿必碎其器錢始出故曰撲士大夫積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患贈此所以爲戒

磨撓堅　此秦人座右三字銘謂謹言也鄧州穀城門有石人刋其腹曰磨撓鞭慎莫言李政書座隅摩撓堅宋學士作箴堅西陽雜俎作鞬

布施馬　淳白駱馬也見後漢輿服志

身手　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杜詩朔方健兒好身手

精手　沈約自序得二千精手又見南史齊高帝紀梁書武帝紀亦曰快射手見宋書黃回傳亦曰快手見王鎮惡及建平傳今稱差役以此

火長　漢制兵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曰戶伯亦曰火伯古今注亦曰伍伯今稱差役以戶長本此

底直　唐寫詔書爲三本一曰底一曰直在中書所

司檢覆者曰正宣古人用大小二枚曰雙書

樓羅　唐書回紇傳冊可汗有含俱錄之名華言樓羅也聰明才敏之意

短陌　抱朴子取人長錢遣人短陌梁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爲一百所謂短串也今京師又有大錢小錢之異小錢五百爲串大錢滿十爲串而京北又或以四百爲串所在又通行單底雙底之說皆短陌也

飛錢　唐憲宗時有飛錢馬端臨以爲會票予謂今

錢票

氣樓　造米倉爲樓通氣防霉變也陸游南唐書盧絳傳絳未遇時從氣樓入倉盜米

冬住　冬至前一日見老學菴筆記

被池　被當也古樂府禰襠雙心共一抹袹複兩邊作八撮襻帶雖安不忍縫裁孔裁穿猶未達

養和　靠背也見松陵集亦即隱囊

皆臘　老人也見宋書

半褒　魏明帝好衣此東漢書所謂諸公繡褊古亦

假兩　漢和帝製胸褘名假兩廣博物志文王製袜肚名腰巾子謂袜肚今有之猶同名非腰巾胸褘即袄也一云袄始伊尹又倚勸窩褘也見南齊武陵王紀

哲那環　僧衣肩下所帶大環名見鄭元祐遂昌縻錄

水引餅　齊書大祖好水引餅傳云七謨曰麵游水而清引今切麵也麵字見王莽傳又古人謂切麵爲索餅饅頭爲籠餅又南齊書大廟薦起麵餅起麵發酵即饅頭而凡蒸食亦皆然搜神記以饅頭爲孔明渡瀘水作南史作扁米糊即今饅子又陸放翁有食野味包子詩云放箸摩便腹呼童破小

團

河洛　北人以菜羹和蕎麵爲和洛本唐明皇射鹿

血賜安祿山熟洛河

釘座　今之看桌也唐劉遠貌美無才用人以爲釘

座梨

錯哦　言食塞喉間也元宗與寧王同食王錯喉噴上髯黃幡綽曰此噴帝

沿夔離　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大后噴嚏近位臣僚齊呼沿夔離猶中國呼萬歲也今人兒噴亦呼千歲

沫饐　晏子春秋三戈五那茗菜而已王褒僮約舂武陽買菜吳志韋曜不能飲孫皓以茶荈代酒荼經酌茶置諸盌令沫饐均湯華薄曰沫厚曰饐按說郛茶有嶓曰蝦曰龍舌蟹眼琉璃碧玉池等名

客食　內府賜食亦曰別食

金叵羅　飲器也高齊祖珽公宴竊藏金叵羅于髻上

阿剌吉　元時名燒酒通雅再燒爲碧琳腴樂天詩燒酒初開琥珀香則唐時已有此名

玉浮梁　清異錄李白好飲此酒未甚熟但浮梁者耳

若下　秦時程林烏金二家善釀酒吳興箬溪多生箭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士人取下箬水釀酒極美曰若下酒

百末　漢時酒也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注合百草花木之末釀成之龍城錄蘭生即百末酒

索郎　續古今注即桑落酒也水經注蒲坂西劉墮釀知新錄河東劉白墮釀騎驢酒京師朝貴遣相餉遺名曰鶴觴

洪醉　南史梁元帝徐妃嗜酒多洪醉洪大也

沒巴漉　菸草也韓慕廬命庶吉士賦詩見分甘餘話

楦頭　字書無楦字方言鞮工木胎爲楦頭楼音絢俗改楦朝野僉載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楼曰今弄假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背及去其皮還是驢無德而被朱紫何以異是

大瘦生　六一居士詩話李白戲杜甫詩借問如何大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怎生好生是也

當對　世說新語王長史往與支遁語不大當對言非敵手也俗語門當戶對本此

古方言　方言轉變今古不同古有今無古且爲新

與矣袁子才又有摘出者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
邱高誘曰楚人以恨不得爲柘治淮南子云淮南
人呼母爲社蜀呼老爲波世語吳語以冷爲毋乃
滴長安志秦人以水驟長爲霸長大戴楚人冢曰
琴故皐陶冢名公琴越絶書越人謂鹽曰餘故鹽
官曰朱餘唐韻江淮之間以韓爲河匡謬正俗山
東謂衆爲洋內則注齊人呼紛爲巾喪大記注齊
人呼棺槨爲臧緼今皆無此音予杭人偶閱田汝
成炎徼紀聞杭人以快速爲鯽溜此語尙存以好

爲現薩醜爲懷五从無此音矣按老波現薩吾鄉
今有此音可見方言亦隨地轉變子雲所作宜更
有續者也

事典遺義

云爲之云訓聲 見易繫變化云爲疏詩昏姻孔云
注云旋也義自別

斥字兼美善 書疏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上世
有功名惟唐叔故以奬勵之

極古只訓中 註多詩圓有桃圓極之極傳亦然

陸爲中 左傳曰在北陸正義爾雅釋天北陸虛也
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
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

載爲識 註大明文王初載箋謂文王適有識天爲
生配於氣勢之處指洽陽渭涘也氣勢之處亦雅
者爲惡 皇矣詩上帝耆之疏耆老也人皆惡已之
老故耆爲惡

能猶伽 見民勞詩柔遠能邇傳疏解伽爲願
何休註齊桓伐楚次陘之義 註云時楚彊大卒暴

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
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
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
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
功按此正得伐而書次爲善之意亦見兵法

纚母得歸寧 杞伯姬來朝其子正義伯姬未必是
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爲夫人縱非其母亦
外孫冠朝外祖 僖五年穀梁杞伯姬來朝其子傳

何註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
子以殺直來之恥
大夫不稱君　見僖三十三年左傳疏然大夫亦有
時稱君者喪大記大夫君不迎於門外是也
王亦言叛　左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
王叛王孫蘇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
魯人以爲敏　左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無故揚其
先臣督之罪魯人以爲敏蓋笑之反以爲敏耳杜
云明君子所不與正義曰魯人魯鈍之人非

婦姜稱　左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稱婦
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疏夫人以姜爲姓舉姓
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此言氏既不明舉
姓爲姜或專言姜皆不得然則後人稱婦人繫氏
去氏俱非也不但婦人凡稱人皆然大史公列傳
皆曰姓某氏人直以爲不明姓氏矣
凡軍帥自來有家兵
左宣十二年邲戰楚熊負羈
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注族家兵
殂近不敢稱諡　穀梁成三年新宮災傳新宮者禰

宮也殂近不敢稱諡恭也以此知喪祭祝辭赴辭
稱親字爲不可
自逼昏亦禮之權　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據公羊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主人辭窮也辭窮者
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故自命
之據先儒言母不交禮毘尹師友皆可主昏若更
無有母在母主否則自主亦可又按母主昏如杞
伯姬來朝子亦其例
生代父位　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

鄭傳晉侯有疾五月立大子州蒲爲君以伐鄭杜
云晉侯稱爵生代父居位
共爲徐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魯人徐傷歸
父之無後也注徐者皆共之辭
卜筮通言　成十六年左傳鄢陵之戰公筮之其卦
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註此卜者辭正
義曰實筮也而言卜者卜筮通言耳此不用周易
盡卜筮之書更有此類按古易蓋別有繇辭當亦
同用筮而別一占法已亡之矣焦氏易林蓋擬補

之

跗注卽今套袴　見左鄢陵之戰杜注戎服也若袴而屬跗

肅手至地若今揖　左鄢陵之戰敢肅使者注拔先儒以肅拜爲婦人拜其實不但婦人也男子肅拜卽長揖右所謂揖蓋有二長揖謂之揖禮三揖三讓是也若今進舉兩手亦曰揖論語之揖所與立上如揖是也因思拜亦有不屈膝之拜所謂長揖不拜以屈膝之拜與揖對言耳但婦人肅拜亦自有屈膝之拜又疑拜手稽首亦不屈膝只是聯兩手下垂以手伏首而稽之

嗣位不居喪　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卽位于朝注朝廟五日而卽位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正義悼公自外入卽位之日卽命百官施布政教與居喪卽位其禮不同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若然禮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喪也計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緦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卽被迎迎之以爲晉君卽與厲公敵體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爲君不可責悼公以服斬也按無論隔絕與否嗣其位卽當服其服不服者逼晉國不以厲爲君耳否則君道未絕當有討賊之義矣

往殆乎晉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傳苔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疑讖于晉齊人語時苔女嫁爲鄫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苔有外孫也按六年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莒人滅鄫注謂以莒公子爲後猶莒滅之先儒書莒人滅鄫之例曰厲公見殺悼公取左傳鄫恃賂之說不信此事然可爲以異姓爲後之戒而公羊乃以爲善

夫人稱君　襄九年左傳穆姜筮往東宮遇艮之八史曰君必速出

十二年未可冠　襄九年左傳晉侯謂國君十五生

子公十二年可以冠矣疏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二加冠用天子禮晉語范文子冠時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士庶人二十而冠不言諸侯正當何年冠以例推之當在十四此言可以冠則非正冠之年也然謂天子十二年冠文王用天子禮冠十三生伯邑考俱未可據

姑姊妹　襄十二年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晏桓子曰先王之禮辭有之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正義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梁有節姑妹丈火救兄子猶古人稱祖父今人單稱祖

周巡狩不必十二年　襄十三年左傳石矦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正義唐虞夏皆十年一巡守在周陳前代法或周巡守不必十二年

女從母姓　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曰聲姬生光注顏懿二姬母姓

驂乘是同車　襄二十三年左傳范鞅逆魏舒請驂乘持帶遂超乘是同車也

兵不止言器　襄二十五年左傳蒍掩賦車兵徒卒註車兵甲士徒卒步卒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疏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顧寧人以論語足兵專指兵器似失考

家有寺人　襄二十七年左傳崔子家亂寺人御而出

以祭爲會　昭元年左傳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注往會祭之

羊舌與李同姓　世族譜羊舌氏初姓李名果以遺羊事改姓按羊舌後以叔向食楊爲楊是羊楊李皆一家又如辛董亦一家見左十五年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有董姓又耿趙亦同姓世族譜趙夙趙衰之兄也其孫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爲耿

氏

夫子稱因大夫　左昭七年正義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孟僖子語大夫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此

時仲尼未仕是邱明以意尊之而失事實如是則後世概稱夫子者悞矣

裨竈陳將復封解　左昭九年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註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畏水故爲妃相治也楚先祝融爲火正治火大火心星出於周爲五月今四月出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水得妃而與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五行各相妃合得五日成故五歲而陳復封是歲歲星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正義木畏金以乙爲庚妃金畏火以辛爲丙妃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水畏土以癸爲戊妃土畏木以己爲甲妃逐楚建陳去楚人之在陳者五行各相妃合生數以上皆得而成故曰五歲陳將

復封歲星天之貴神火得歲星之助故火盛水衰又曰陳是舜後舜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違舉顓頊裨竈知陳將復興假此以爲言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德楚之先世爲火官即以火爲楚象豈復五行官後世皆依其行此皆賢哲有以知之非吾徒所測又曰妃杜所註歲星每年行一次至昭三十二年歲星在寅未至于丑其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故服氏以爲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四分是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故十五年得超一次今杜無此義而三十二年歲星得在丑者歲星之行天之常數超辰之義不言自顯若然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歲星當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顓頊歲在鶉火而滅故裨竈舉大略言云五及鶉火不復細言歲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有五星又大微宮中有五帝座又四方中央亦有五故天數以五

爲紀按妃以五成卽河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義十干上下陰陽相配如河圖一六皆水然水以火配後成爲水餘可知也五行家五合說亦卽此天以五紀卽河圖洛書皆五居中之義宋以前河洛未出故註疏解此皆未明當吾以此見河洛之圖古卽有之後儒不信者非也孔謂神竈知陳將亡假言及歲星跳辰之說得矣然五運之推俱不可據天動物有常而無常分野之傳通儒猶不盡信何論五星行次吾謂古術家皆以理斷推驗人事間參之數抑猶有不盡應者子産曰是烏知天道後人當無泥矣

孟懿子及敬叔雙生　見左昭十一年傳註桉敬叔爲兄此似以後生爲長然據譙周之論雙生自當以先爲長

始祖兄稱皇祖伯父　左昭十二年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又遠祖稱高祖昭十五年傳王謂荀躒曰昔而高祖孫伯黶

漢水爲夏水　左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鄀注夏漢別名按漢夏音相近

行理卽行李　左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理李古字通

皐陶爲大理故其後姓李世謂老子生李下因指爲姓非

身號代號　左昭十七年疏大皞伏羲身號伏羲代號

祝鳩爲司徒卽教民主孝　左昭十七年傳註祝鳩孝鳥也按教字本從孝

父兄爲親戚　左昭二十年棠君尚謂員曰親戚爲讎

犧實用人解　左昭二十二年賓孟告王寵子朝云云言寵之如犧者實所以用人以犧寵已子何害註意殊未明

次正當立　左昭二十二年正義猛朝俱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公羊多有次正語杜取爲訛猛爲次正不知所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或母貴也

政在季氏說　左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

世矣註文子武子平子疏悼子未爲卿故不數後
儒論論語政逮大夫多本此亨向謂悼子自是一
世然朱子亦以文子忠於公室不欲有專政之名
也

古卽有騎　亨向以古有鞍字禮記有車騎証之又
左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歸杜云欲與
輕騎歸劉炫云欲單騎歸此又是確証

妾不稱母　左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正義此據庶弟而言故謂父妾爲母按以此推之
父更無適子而以妾子爲後妾子亦不得稱所生
爲母否則可自毋也

彰惡亦曰旌　左定元年季孫將溝昭公墓榮駕鵝
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吉字分別　左定四年趙簡子哀叔向曰夫子語我
九言正義曰古者一字並爲一言今一字爲一言
一言三字以上爲句按據九言之說一字爲一言
一句亦爲一言卽論語定公問一言子貢問一言
亦可見

孔仲達解華夏　左定十年正義中國有禮義之大
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佐爲承　左哀十八年巳師至楚子使子國帥師而
行請承註承佐

姊妹孫爲從孫甥　左哀二十五年彌子飲公酒納
夏戊之女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
註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按此稱於祖母
之兄弟前二年宋景曹卒爲季桓子外祖母康子
使冉有弔稱彌甥此對父之舅稱以此推之祖母
彌舅似不雅注彌遠也正義彌增冀之義或稱增
舅皆可又詩箋末章傳外孫稱甥凡異族之
親皆曰甥如爾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
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鄭樵謂甥猶生然今皆
不可用

婦亦有學　周禮天官九嬪掌之可見成周無不學
之人

侯國大夫士禮或與王朝同　周禮大行人大夫三

獻士一獻儀禮冠禮注同疏引左傳季武子曰得
現不過三獻及禮記郊特牲三獻之介是侯國與
王朝大夫士同所謂禮窮則通也
禮不必事　儀禮昏禮擯者出請事注禮不必事雖
知猶問之重慎也言雖有常事慎之不敢必定
夫婦始接情有羞恥　士昏禮婦至媵御沃盥交注
媵女從者御謂也夫婦始交情有羞恥媵御交道
其志
古殺饌皆不在席　昏禮贊爾黍授佋爾黍注祭時移也
移置席上以此知饌本不在席
酌滿爲實　儀禮如燕禮主於飲酒則言實之如大
射禮云酌不言實之畧于飲酒也
敢祭與祭行爲二　聘禮注行神位在廟門外西方
疏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
至出城又有敢祭祭山川之神按俗有五道神行
神也或說爲盜
繅有二　聘禮疏以木爲幹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
伯三采子男二采皆再行奠玉于上此無垂屈

之事一繅組尺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垂此乃有屈
垂之法又聘禮賈人亦有二行一不行
以相人偶爲敬　聘禮每門每曲揖註疏以人意相
即用耳也
存偶也
書必踵之　聘禮主人使人與客讀請門外註踵之
擊見不論上下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皆以其摯
敖繼公曰以復爲還摯
盡爲會　公食大夫禮夜簋會
饌非飯　公食大夫禮不以醬湆註初時食加飯用
正饌此食正飯川庶羞
卿亦稱士　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注士卿士也
巽尻同財　見喪服世父母叔父傳此非析箸之
謂
婦人歸宗　喪服傳疏此言女子已嫁父卒者天子
諸侯絕宗無歸宗之義宗謂小宗按女在歸父卒
歸宗服未絕也
大功同財　喪服繼父同居者傳云無大功之親注

同財者也知古來大功多同財
庶母別庶子不別　卽庶子與衆子同爲其母服可見然爲後之次自異
同室安座　喪服傳注同室不如居室之親疏同室直同舍同居又安座
飾棺爲見　既夕禮藏器於旁加見注見棺飾疏卽帷荒
足跗爲殼　見既夕禮有前後裳長及殼注
男女不共厠　見既夕隸人涅厠疏

爲尸亦須預習禮　如祝入尸謖不告尸非習禮鳥乎知
北牖名鄉　見士虞禮祝從啟牖鄉如初疏
士亦有君道　有司徹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疏
大夫近君屈已之臣名爲私人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不嫌近君
釋奠墓左在既葬反哭後　禮記檀弓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周禮冢人先祭墓爲尸疏禮地神也今行

此主人猶俟失速反而虞之義
穀亦稱財　裘大記紈財注謂食穀也
朱子解學字兼二義　訓效亦訓覺
士有德之稱　論論子貢問士章邢疏解士字該通上下得之
心者人之北辰　盡心章趙注此語最精已透事天意
以卦主歲　見易乾鑿度以大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卽首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得一歲末算卽主卦之歲
仕卽訓學　說文此可見仕學之相通
說文於佛字無釋迦稱　祇云見不審蓋釋古文古原未有佛
字可爲戒　如同田爲富分貝爲貧言從家起爲害古文亥卽爲豕　說文十二象亥爲豕據已亥爲三豕皆卽此可釋是也

小兒書爲笤　說文笤折竹筆也

外祖亦稱大父　漢書婁敬傳敬言以公主妻單子生子當爲太子其子外孫豈敢與大父抗禮

父稱子爲公　晁錯父稱錯此忿辭

人臣亦稱卽位　綝薨五辛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是代父爲上卿

門生爲婦翁　綱目張博從京房學傾巧無行以女妻之

妻房

稱名因舊　漢以前外域稱中國曰秦人自漢以來之言謂以酉字近酒以爲戒

稱曰漢人至今猶然今倭國猶稱中國曰大唐

酉日不會賓　姓原樞機杜康造酒以酉日死故忌

徙自成於憖骫

撐犁孤塗稱天子　匈奴俗元旻春秋亭讀匈奴傳亮表洪獨郡大守冢事皆辦遂使卽真

不識撐犁孤塗事一胡奴執燭問得之又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陛機閣史尙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徒自成於憖骫

重粥禹後　路史淳維夏裔夏亡遁北野隨裔轉徙號葷粥

雜遊岩廊　漢書董仲舒傳制策言無爲而治

成康不式　同上言刑措不用

夫亦稱寡　左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稱老臣爲父　通鑑文帝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

在

稱兄曰阿干　鮮卑俗也吐谷渾與慕容廆以鬬馬

之隙遠徙廆思之作阿干歌

卽眞不專指爲君　三國志楊洪傳亮表洪獨郡大守冢事皆辦遂使卽眞

撐犁孤塗稱天子　匈奴俗元旻春秋亭讀匈奴傳亮表洪獨郡大守冢事皆辦遂使卽眞

不識撐犁孤塗事一胡奴執燭問得之又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陛機閣史尙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徒自成於憖骫

酉日不會賓　姓原樞機杜康造酒以酉日死故忌之言謂以酉字近酒以爲戒

年少功名　顓頊十歲相少昊帝嚳十五相顓頊帝堯十五相摯甘羅十二相秦介子推十五相楚韋康成十五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爲諫議大夫子奇十八爲漢淮南大守賈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謁者又蒲衣八歲爲堯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列女傳澤子五歲贊禹是則最幼悟者

反支日　見王充論衡用日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

曰反支寅卯朔五曰反支子丑朔六曰反支明帝時公車反支曰不受章奏帝斷之

日食占水旱　世多云日食三日必雨按昭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食公問梓慎對曰二分二至日食不爲災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又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其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盧長公云梓慎以數斷昭子以理斷理故勝

兄有兄　越絶書舜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又象以酒酗兄見列女傳

半面識　東觀漢記應奉詣袁賀賀時將出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出半面視之後數十年應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讀等身書

諂痴符　和凝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諂痴符也

月忌說　王棠知新錄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庶民不敢用按五在十中前盈後減

往亡日　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七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四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四時初起各有一日餘各以倍加蓋時日已過之說劉裕伐南燕或曰今年亡日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

無羊月　宋制官員於寅午戌三月例減祿料今命書以此三月爲無羊月

解土　漢時繕治宮室鑿池掘土功成祀土神名曰解土王充論衡斥之

擬水　魏書甲午春詔魏武令曰臨祭就洗皆以手擬水而不盥祭神如神在吾必受水而盥也今皆不如魏武

弟子門生不同　後漢賈逵傳皆拜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漢世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

授者爲門生顧寧人曰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攷附名勢者爲門生又南史門生門下之人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南齊書謝超宗傳白從王永先又曰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古紀歲曰與今不同　顧寧人曰甲至癸十日寅至丑五十二辰凡二十二名古以紀日不以紀歲紀歲則閏蓬至昭陽攝提格至赤奮若爲歲名又洪範周禮馮相氏屈子自序其生吕才祿命書皆言歲月日不及時

國君死社稷謂諸侯　陸圍隨筆曲禮國君死社稷注謂死其所受於天子也爲諸侯言之如今督撫死一省之社稷州縣死一郡之社稷也若天子固以四海爲家矣春秋天王出居於鄭天王狩於河陽是也明懷宗不肯南遷似悞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累卽以諸侯論公劉大王皆夏商諸侯亦何嘗不遷必拘拘死社稷乎按先儒言東坡平王論悞欽宗於前又悞崇禎於後據此論天子以四海爲家是然必度其遷能圖存則可不然不如死守社

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乃復祔代宗而以敬文武同爲一代繼統統者越世可立　日知錄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絰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對晉人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之爲皇大叔蓋昉於此又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大

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
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按國統異於家社稷爲
重世可絶國不可亡故越世而上越世而下皆得
立鄭立駟乞爲子游叔父此本家事而通於國亦
繼氏非繼世也然繇弱可立長親自私族之事若
國有嫡嗣雖弱不得立長晉靈其已事也無嗣乃
取旁支旁支世不相接雖越世亦可第卽越世而
上先亦有爲臣之義生而親獻宜也惟世次不可
紊死則以別廟爲當而祭則如其世次祔之非若

兄弟可以同堂異室也至兄弟昭穆本同不得以
大小紊先後此春秋所爲以譏僖爲逆祀耳
漢人追尊近古　曰知錄大上皇高帝父也而不帝
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大子皇考而不
帝春陵節侯鬱林大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
高曾祖若父也侯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繼父不當制服　父死母嫁謂之繼父儀禮同居繼
父齊衰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傳元曰父無可

繼之禮此焚書後俗儒妄增也袁準曰此則自制
父也亂名之大者
五服皆爲衰　汪堯峯曰斬齊大功小功緦麻服遍
謂之衰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
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
否大功衰小功衰緦麻衰錫衰疑衰著見於經近
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舉無服衰者皆不可謂知
禮按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似不專指前
及服言然此父母喪服自是本制他則因此皆名

爲衰耳然古喪服皆公服制上衣下裳其制畧同
今衰服皆深衣制俗曰孝衫堯峯所謂大功以下
不服衰者不服此也
小宗適子不繼大宗　見喪服傳此各以適爲重之
義袁子才引孫速死無子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曰
重宗也爲世俗大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子所本此
古禮可變通者然使更有子則以次子繼古禮是
也且孫速所謂宗亦小宗之大宗非古大宗也
古無四拜　郊天祭地止再拜可知別無四拜禮也

考戰國蘇秦之嫂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加拜非禮之常然四拜自唐已然家禮祭神四拜明會典見父母行四拜餘則否

婿拜婦家祠廟○程子昏義有此一條張子全書以爲同居則朔望皆拜蓋即古同爨緦之義

袁子才論禮有兩歧之非　如云異姓可爲後引魏陳矯以劉氏子繼舅吳朱然以施氏子繼舅晉周逸以左氏子養於周皆非禮不足據如望溪說代祀可也姓其姓不可也云女可主喪引白下朱草

衣命女主喪事又引禮婦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在室爲父母杖以杖爲擔主之名宜可主喪不知喪無二主即無二杖專以男子言女子杖自爲女主拜女賓非主也故禮有里尹東西隣朋友主喪之說大記無男主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暫時無主或在外並無同室之隣與里尹朋友偶憐而命之出拜可耳云喪可弔引會子齊衰哭子張曾子明曰我弔也與哉則弔非也云兩夫人可並祔引唐鄭餘慶有二祖妣韋公肅議自秦以來一娶再娶皆適引温嶠三夫人並祔顏眞卿祖宝有殷柳兩夫人爲証然妻死而再娶適也妻未死而再娶妾也非適也妾有子祔猶不並祔也無子則不祔也云同姓可爲婚引康成弟子王伯輿爲其子稚宜取王處道女按王氏有兩宗後世大原瑯邪多爲婚因此然兩宗始本一也其引鄭夾漈言姓不同而氏同可爲婚如孔子之孔出孔父孔文子之孔本姓姬似於無嫌而後世氏姓不明亦正不可不慎也

昏禮可賀及用樂說　禮言婚禮不賀又有賀取妻之文袁子才又引晉罕虎如晉賀夫人謂可賀亨以爲賀於他日可賀於取之日非禮意也袁子才又引詩琴瑟鐘鼓式歌且舞謂昏可用樂亨以爲此詩自言其樂非取日用樂也

舊事辨訛

文改正朔　春秋公羊傳以經首稱王爲文王又謂始改正朔俱非左傳疏言諸侯改元亦非

諸侯有功立祖王廟　桓十四年左傳疏以此爲周禮非也

姪娣有嫡望　莊十九年公羊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不再娶註二國自往媵所以一夫人之尊以姪娣從防嫉妒重繼嗣不再娶開媵路解云謂亦有嫡之望接姪娣疏族爲媵亦可然有姊妹亦何必姪娣注謂開媵路解謂有嫡之望以媵非妾也然嫡一而已豈有二乎

井田之壞始管仲不始秦　管仲作內政井田已壞宋元陳孚題管仲井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不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

魯莊先淫哀姜而後娶　見莊二十三年盟扈及四年左傳齊侯朝於晉馬遷悞讀左傳亦有因　成三年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馬遷固以悞玉爲王有齊尊景爲王之說亦以是年晉作六軍故也

年逆婦傳注然傳末明言不知何氏何據言之

趙朔事史記與左傳乖　左傳成八年武從姬氏嵩公宮疏曰史記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爲司寇迫論趙盾弒君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爲莊姬所譖此年見殺不得與同括俱死於時晉君彊無客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爲趙氏後與左傳背違

馬遷妄說不可從

張騫乘槎本附會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沿世俗張騫悞入斗牛宮事然未之問詩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荊楚歲時記織女使問嚴君平也君平王莽時人騫武帝時人附會者多如此歧互

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之訛　劉攽曰大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五星以秦十月聚東井秦十月今七月日當在

鵲尾故大白辰星得從歲顧寧人曰此以秦之十
月爲漢之十月失追改耳
雁足傳書非蘇武事　蘇武事本常惠教漢使者欺
匈奴語元郝經使宋爲賈似道所留凡十六年有
獻雁者書詩係雁足釋之世祖得之遂進南伐二
年宋亡又古詩遺我雙鯉魚貽我尺素書本書緘
書雙鯉制繪亦寓言耳今人寄書用魚雁字多模
解

蔡邕有子　晉書羊祜爲蔡邕外甥以爵讓其男子
蔡襲蔡充別傳祖睦雍孫也司徒謨充子世傳中
郎無後非
君苗非姓應　楊升菴以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遂
以君苗爲姓不知瑒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安得
有見兄文白燒筆硯之語陸清和集云登臺賦未
成崔君苗作之是君苗姓崔也
韓壽無通賈女事　漢晉春秋與韓壽通者陳騫女
女未嫁亡乃別婚賈氏晉書似惡充故揚其惡然
騫亦以從弟雉與其子忿誣加文穢行耳

陶詩題甲子無意見　宋潛溪曰今人皆云淵明不
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模也陶詩凡題
甲子者十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尙存瑯
琊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年號其自題甲子猶今人
纂詩編也
大白無黃鶴樓詩　大白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不
復作去賦金陵鳳凰臺後有禪師用此事作偈云
一拳搥破黃鶴樓一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
不到崔顥題詩在上頭人竟悞爲李詩樂史編大
白集亦入之

大白未嘗輕杜甫　人言李寄杜只飯顆山一首以
爲輕甫不知外有沙邱城寄甫一首又有堯祠贈
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甫
韓文公稱昌黎非今昌黎　日知錄言昌黎地有五
皆非文公所生唐書本傳公鄧州南陽人稱昌黎
者以遠祖韓麒麟魏昌黎棘城人唐人重氏族故
稱其本宗世望宋元豐七年因封公爲昌黎伯皆
非今昌黎今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

立本名廣宇契丹之定州俘戶親置者

昌黎未嘗輕崔羣　韋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輕著三字經亦言之元修宋史遂沿其訛謂梁卒年九十二上距登第十九年則爲七十一登第如此則謝啟已乖其實矣細玩本傳王元之始與鄉貢梁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王拒不答梁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王大加賞初舉進士不第雍熙二年舉甲科拔元之以大平興國二年擢進士前雍熙二年只二年梁初舉不第當卽登於咸平四年辛丑年四十八先梁卒亦只二年梁依王學齒必更少於王則洪容齋駁陳正敏謂梁卒年四十二魏和公因云四訛爲九俱非無據又遍核梁之生平散見正史俱不似晚達享遐齡何前人屢論時俗猶沿其說也

歐公一娶薛簡肅　宋人詩話載歐公兩娶薛簡肅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薛公墓誌明記五女一適張奇一適喬易從一適王拱辰一適歐又適王拱辰然則大小姨夫王也歐先娶於胥偃繼娶於薛耳

八歲青雲得路多大公之二年卽淹博如王伯厚著三字經亦言之元修宋史遂沿其訛謂梁卒年九十二上距登第十九年則爲七十一登第如此則謝啟已乖其實矣細玩本傳王元之始與鄉貢梁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王拒不答梁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王大加賞初舉進士不第雍熙二年舉甲科拔元之以大平興國二年擢進士前雍熙二年只二年梁初舉不第當卽登於咸平四年辛丑年四十八先梁卒亦只二年梁依王學齒必更少於王則洪容齋駁陳正敏謂梁卒年四十二魏和公因云四訛爲九俱非無據又遍核梁之生平散見正史俱不似晚達享遐齡何前人屢論時俗猶沿其說也

歐公一娶薛簡肅　宋人詩話載歐公兩娶薛簡肅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薛公墓誌明記五女一適張奇一適喬易從一適王拱辰一適歐又適王拱辰然則大小姨夫王也歐先娶於胥偃繼娶於薛耳

自服之理

梁顥八十二登第之訛　王朝渠艾學閒譚云梁大素顥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暴疾卒時論有方當委用中塗天折之傷故朝野雜錄考少年狀元顥與張舍人老祥王尙書佐皆二十三歲中自首有倡爲八十二歲登第之說或且僞擬其謝啟云自首窮年少伏生之

蘇小妹係訛傳妻　墨莊漫錄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有辭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考蘇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璹子之才先生有詩考二書東坡止有二妹一適柳一適程俗傳爲秦少游妻妄矣

梁山泊非宋江等所據　俗傳宋江等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悞也據宋徽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謂始盧肇或謂始張莒遂爲進士故事今陝甘鄉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鄜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起事宣和間者相隔已數十年

露筋祠非蚊嚙之女　俗傳女子不肯宿人家爲蚊嚙死旦而露筋後人祀之袁子才曰宋沈倫好佛慈蚊蠶冀邀福不見南史孫謙夜無帳蚊不敢近豈蚊不嚙良臣反嚙貞女宋人是齋日記云露筋乃爐金之訛昔有朋友二人於此開爐冶金分財甚均故後人義而祀之此一說也查慎行詩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則又以爲古地名然人亦有死於蚊者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一廳吏大醉爲蚊嚙死是或死於醉也若魏胡大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又不可解

雁塔題名事訛　袁子才云予有舊搨雁塔題名記十餘皆搢紳大夫與僧流羽士之名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宴曲江多有各題名姓者今人遂指爲稱賀進士之言悞矣按唐進士偶於雁塔題名或謂始盧肇或謂始張莒遂爲進士故事今陝甘鄉舉乃皆題名雁塔又文舉入題於大雁塔武舉人題於小雁塔亦竟成故事

世傳八仙本島有　八仙說起於元一鍾離權從岡純陽者呂洞賓嵓唐永樂人嘗舉進士不第得道嘗出渡化劉海蟾王重陽張珍奴何仙姑八仙之次也一張果隱中條見召開元時與葉靜能皆言堯時爲侍中識者以爲混沌時白蝙蝠一蔰朱和嘗持木拍板唱蹈蹈歌行乞一韓湘子爲昌黎從子能開

頃刻花世傳藍關獻詩事曹國舅宋丞相彬子求
雲水出家過純陽得道何仙姑零陵市人女純陽
以一桃與之遂不饑李鉄拐名元中開元大歷間
人學道終南陽神出身爲虎殘得一跛丐尸附之
此皆好事者以傳聞附會以訂言之張果見唐書
本妄說洞賓見宋史陳摶傳亦不可盡信韓文公
姪無名湘者昔人曾有辨餘人皆不見正史即世
傳黃粱夢亦寓言耳或曰張韓呂何曹漢藍李爲
老幼男女富貴貧賤之寓言

呂翁非洞賓　王弇州云盧生所過呂翁係開元間
事時純陽尚未生厲氏宋詩紀事以洞賓爲唐德
宗朝呂渭孫按即此愈見皆傳聞附會也
余忠宣公之訛　袁子才云遼金元史於人姓名少
者合姓名書字多則書名而後以姓書於下後人
不知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爲姓如稱唐兀余闕
爲余忠宣公諱蛻以姓如稱唐兀余闕爲余之訛讀
見有八十生子者又丙吉曰九十生子日中無影
此然人不死則精不竭武王八十四生成王吾亦
四十九十始娶妻生子而貴者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訛　朱竹垞詩話野紀秦良玉
已辨之古無余字

征播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爲辨誣云綿州
知州陸遜之按營良玉冠帶佩刀出見酒數巡遜
之悵引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汪大
史舒懷駁之云良玉征播萬歷二十七年事陸遜
之按營崇禎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
玉年必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
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然爲帥領兵豈得旁無
男子如二由野錄繼司合志等書誣以男妾豈所
謂論世知人乎

舊語辨訛

唐孔氏不識甘瓠　詩八月斷壺疏壺爲瓠甘瓠就
蔓斷取而食之不知瓠無就蔓食之者斷蔓而取
白當烹食

六十閉房不可信　見公羊隱元年傳註家語亦言
此然人不死則精不竭武王八十四生成王吾亦
見有八十生子者又丙吉曰九十生子日中無影
生子有之無影之說亦不可信　國朝有享年百
四十九十始娶妻生子而貴者

諸侯五年再朝非周制　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鄭以古爲
前代疏謂此正周禮文襄之覇務不煩諸侯更制
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以說諸侯五年一朝亦謂朝
大國耳按諸侯頻朝於周天子將何如此必覇主
之制諸國因之也
文四不覲朔非示齊　十六年五月公四不覲朔疾
也注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疾屢覲朔當非一
餘不書書此明公實有疾正月及齊平使季文子

會齊非詐按此自見屢廢朔耳史書事豈常以示
外國而以此明非疾乎謂聖人於後世修史存此
亦有此意又不通矣
成王稱孟侯　宣十一年穀梁疏書傳云天子年十
八稱孟侯作康誥時成王稱孟侯年已十八此皆
妄說
屈蕩戶之　左宣十二年邲戰屈蕩戶之戶今本作
尸無止義古戶爲止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
闌免蓋立戶所以禦人故爲止楊升菴辨之是也

又九扈之扈亦謂止與此通
春秋稱天子　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左傳
疏經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三
稱並行傳無異說二傳多以此爲褒貶予謂褒貶
固不以此文亦宜書二王不稱天閻文也稱天子
字之悞也
養以之福　成十三年左傳劉康公論成肅公曰能
者養之以福注養威儀以致福疏養其威儀禮法
以往適於福玩此當是養以之福與下句對傳本

悞耳顧氏絳說是也然三國志諸葛瑾步騭連名
上疏用此與今左傳同則此悞久矣
降殺或作隆殺非　左襄二十六年子產曰降殺以
兩
夏聲非諸夏之聲　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爲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夏春夏之夏注以諸夏言諸
詩皆夏聲也
文武克殷　左昭二十五年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
武王克殷正義引服虔王肅註並作文武克殷以

下言成王康王並逮毋弟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疑此愼按上言武王下亦不妨兼言文武若言文
武克殷未免語涉誣文

賈公彥疏鄉飲酒禮亂說　解注達尊謂孟子不得
已而朝宿景丑氏明皆趙岐注解合樂以召南是
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後
天子之禮皆謬之甚者燕禮鄭注謂大王王季躬
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亦非

賈氏解周易鑿　士喪禮命筮疏以周易乾爲首取
天周匝四時

鄭氏言父篡子非名　禮記檀弓孔子哭子路注時
刪瓚簨簴而立殊不明於父子之義

以象赦爲名　祭法疏引大戴禮文云瞽瞍生舜及
象赦此皆連言之愼

趙岐以琴張誚子張愼　孟子註又曰子張善琴亦
無據

萬章愼萬子　一鄉皆稱原人節子本章之愼注孟
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鑿甚

柴籬非寨　說文徐注師行野次豎散木爲匾落名
曰柴籬後人語譌轉入去聲又別作寨字非

反璧本用重耳事　盧長公云今人作謝刺稱反璧
此本晉重耳事庸俗愼爲瞶相如遂有謹趙等字
堪爲冷齒左傳又有叔向反錦事獨不用何也

舜讓禹以鐘石笙筦之變　宋書符瑞志舜奏樂天
大雷風鐘筦亂行舜乃讓禹和氣普應盧長公曰
棠陰非甘棠　沈約碑痛棠陰之不留棠陰曰入地
語非佳人猶喜用　如瓜代本襄將亡事九頓首本
申包胥哭請師事樣筆本王珣將草哀冊諡號夔
見與事今人顧多以佳祥用之

常娥奔月亦附會　月中常娥說始淮南子及張平
子靈憲三餘帖云羿妻常娥奔月羿思之以粉米
作團呼而祭常娥遂歸今在月者乃姑蠃也此蓋
附會常儀占月之說儀娥古同音通雅淮南言羿
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奔月本坋

肉之訛葢以藥分肉也此亦一說

萱草不可稱母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人以此傅會稱母諱耳詩疏萱草忘憂風土記萱草宜男西溪叢語萱草花不雙開今人多用於縟娠之人然則母稱萱草俱非佳語也珍珠船又言萱草妒女比母悞矣此說葢本魏人吳晉本草

形名非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以爲刑罰之刑悞

宰相本不稱閣老　袁子才云唐人稱給事爲閣老按稱閣老葢自宋加閣銜始

翰林本不稱大史　通雅古大史今欽天監也故史遷自言近乎文史星卜之間今詞林兼古官僚禮官著作即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大史袁子才云隋書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此呼翰林爲大史之外非今學官也

濫觴

今學博也

玉堂非稱翰林　今人動稱翰林爲金馬玉堂按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門與文臣徵有干涉至玉堂二字見谷永對成帝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又三輔黃圖未央宮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妃嬪之所與翰林何涉或云本宋大宗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

泮水非學宮　戴氏鼠璞泮魯水也非學宮也若以泮水爲半水泮林豈是半林況魯頌泮宮乃僖公獻馘濱武之所非尚文之地據此則王制諸侯曰頖宮亦因此附會立名

教官不當稱廣文　明皇愛鄭虔才特設增於國學教官稱首蒨之詬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以詩自悼有首蒨上關干句葢見詹事等官非外非今學官也

櫺星門訛稱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櫺已久按詩小序綠衣繼室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壇置靈星門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所以

象天體用於聖廟以尊天者尊聖也移用始宋景
定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元志悞
以靈作欞後人承用遂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或曰
義取疏通直以爲窓欞之欞更悞

國子監訛稱　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
胄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秀而俊秀亦附其中漢
以前統名大學晉咸寧間始專名國子隋又改學
爲監今監中並非國子而乃猶沿其名

司業訛稱　業者枏簴大板也今學中不奏樂則司
業之名悞朱子居喪讀書人譏之以爲大功廢業
朱子曰廢業者不聽業非不讀書

四月不稱淸和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
淸小謝詩因之曰首夏猶淸和今人畧猶字竟以
四月爲淸和

忌偶年入學悞　閩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
李繪傳按北齊書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
以年俗忌約而勿許繪竊其姊筆牘遂通急就章
所云偶者偶然之偶非忌偶年也

洪容齋悞本賈氏　容齋五筆以周易乾爲首本賈
天周匝意袁氏又引之亦謂如此何以對夏殷易

后妃非大姒　癸辛雜志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后
作君子解云夫人不稱后大子夫人稱后自秦始
矣斯作廟非作頌　閩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
文明甚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悞顏師古會
証之

晉文獻狀非令獻罪狀　蓋憤駢脅之觀故云猶云
腰非專妾　伊尹爲夏之媵臣井伯媵秦穆姬是非
皆妾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云世婦皆先世御女老而無子
者命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

免非服　鄭注袒免以布廣一寸從頂前交於額又
向後繞髻程氏演繁露以免爲解除義卽免冠之
免五世袒免始死未成喪男子免皆此義

女再適不曰再醮　禮言丈醮子醴女則女再適當

云再醴

納采非納幣　采擇也擇定其人而納告人多以爲納幣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卧牛衣師古注以亂麻爲之

虢龍具非牛皮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本注龍陽幸臣也

鮑彪正之曰是幸姬前魚即易貫魚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崔鴻十六國春秋生

襲晉書載記獨鄭櫻桃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

惑之與載記云男寵不合

孫膚衛輒非名　膚以刖足稱輒兩足不相過也齊

謂之綦衛謂之輒見穀梁

王嬙非名　嬙婦官之名非昭君名也

阿堵非錢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去阿堵物阿堵猶

云彼箇

寧馨非佳語　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猶

云那樣世作佳稱非也

軒渠非笑　薤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說軒渠開

懷暢適意非笑也

老泉非明允　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

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世以

稱其父明允蓋慢於梅都官有老泉詩

考亭非稱朱子　唐黃端公葬父建陽玉梳山名其

亭曰望考亭朱子之父卜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

譜有鄭人葬父求題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則

二字與公無涉或曰朱子年六十一自崇安移居

竹林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後人遂掩

末下鹽豉　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末下地名

東坡詩肯將鹽豉下蓴羹是以末下爲末下幌

隸書非八分　庾肩吾曰隸書今楷書也張懷瓘六

體書論隸書程邈造字皆正亦曰真書幌以八分

爲隸自歐公集古錄始趙明誠駁大覺寺碑陰云

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祿大夫韓毅隸書蓋楷字

郢曲訛說　今人稱曲高者曰郢曲此幌也宋王曰

也

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但能和下曲也以其下者稱爲高謬矣

郢削之說亦據　今人求人改文曰乞郢削不知莊子郢人鼻堊匠石斲之不得云郢削也斧削猶可竹箭非一物　沈存中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非采竹以爲矢也

振濟非賑濟　振濟本左氏振廩同食之義說文振舉救也與賑異說文賑富也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笏與手板異又通考以用笏始宇文亦因遍鑑而懊遍鑑但言宇文用笏之始耳禮玉藻已詳言笏矣

省試非鄉試　唐稱省試乃尚書省之試今鄉試唐之州試也

試帖非詩　唐明經先帖文然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悵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官中瑞連詩

露布非專告凱旋　漢書注漢制書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露布州郡是非專爲武功設也

色絲非絕　蔡邕以色絲爲絕不知絕字從旁刀刀下巴非色也

纂非纂官之纂　顏之推笑許純儒解纂字爲禾則相如封禪文纂一莖六穗於庖下當麟雙觚共觝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亦非相如意如許說以云禾耶則有一莖六穗於庖矣以云犧耶則有雙觚共觝之獸矣徐楚金說文之獸不成文義故以纂爲纂官之纂作擇字解此

隨非走　隋文帝惡隨字爲走改爲隋不知隋字從辵安步隋裂肉也改此反辭爲不祥矣

昔人考核多悞　袁子才曰洪慶善注楚辭九歌組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以簫鐘爲二器一蜀士曰簫卽攝簫韶擊也楚辭以擊鐘對組瑟耳章懷大

子注漢書誤元二爲元元不知乃建初元年二年也楊彪碑中遭元二西戎寇殘草懷大子注漢書以錢塘爲漢人華信所築以錢易土故名劉義慶世說以爲晉人沈信所築竟亡忘秦始皇本紀已有錢塘之稱蔡謨候以計然爲范蠡所著書名不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計然第四等皇覽載然爲漢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志沈沈不肯自顯故稱曰計然馬總意林亦載之酈道元水經注候以中平二年街彈碑爲衛彈碑不知周禮里宰注合耦於耡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也顏之推家訓以古樂府趙李曰經過爲李夫人趙飛燕不知趙季李歆成帝時陽翟大俠也見漢書蓋諸葛等傳李善注西京賦以屬玉之館爲玉飾不知屬玉水鳥名也漢柏梁災故多以水鳥名觀見西京雜記張文潛明道雜記以嬸字爲世母切音不知世母伯母非叔母唐類函陳遵與宣帝博宣帝數負進及即位遷遵大原大守曰可償博進矣按漢書乃陳遂事遵之祖非遵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候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侍順宗一相昭宗候盤谷李愿爲西平王晟子不知西平王子愿非隱者爲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見裴晉公所撰神道碑唐別有李愿隱居盤谷又候嚴延女羅紹爲昌邑王妻不知妻昌邑者乃執金吾嚴延年非御史嚴延年一字長孫一字次卿見百官公卿表黃魯直詩月黑虎夔蕃用少陵課伐木詩序有虎知禁必昏黑摏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魯直以夔字當窺字解爲周益公題跋所譏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點作虛字用竟忘點是人名爲洪容齋五筆所譏謝眺贈王融詩陷危賴宗衮指謝安李周翰注以爲王導並云謝公同破苻堅則年代隔遠矣黃茹即河鼓之訛王逸俊候以爲牛宿趙凡夫說文長箋以懷素敗極爲笈不知須笈二字見李郃傳以翻胃釋痟不知痟痟二字見薛宣傳楊升菴候以王筠爲王融以南朝劉休賚皂莢事爲北齊事爲胡應麟所譏葛常之韻語陽秋候以曹復興爲曹

霸爲方鎭之所譏錢牧齋註杜悞以潼關爲唐所
立竟亡孔明出師表早有曹操殆死潼關之語高
似孫緯畧引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不減
洛神按劉子元卽劉知幾唐人也金樓子乃梁元
帝所作考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休
元者南平王鐵也劉宋時人水仙非花卽洛神也
汪鈍翁爲人作墓誌云爵至大傅不知大傅非爵
也官也爲閻百詩所譏顧寧人悞以衛玠擢爲
兄弟亦爲閻百詩所譏寧人又駁漢書段類爲叔
盜乎子貢與文仲亦年代隔遠矣漢孫叔敖碑君

段之後言古無以祖名爲姓者不知鄭樵通志載
以祖名爲姓者乃有二百餘人
古人有常典而悞忘者　湘素雜記忘麥秋所出不
知出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能改齋漫錄
忘首如飛蓬見毛詩而乃以左思賦爲始忘樹萌
者憂得休息見韓詩外傳而乃以爲狄梁公事劉
蓋多矣
事有屢見
嘗藥不止神農　黃帝使岐伯嘗百草嘗藥療疾經
方本草之書咸出
履跡不始姜嫄　帝王世紀大皞帝包犧氏母曰華
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生包

犧長於成紀取犧牲以充庖厨故曰包犧後世音
謬謂之伏羲一號皇雄氏又大任夢大人生文王
事亦相近
龍生不止漢高　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曰任已
有嬌氏女名女登爲少典正妃遊華山之陽有神
龍首感女登於尙羊生炎帝繼死懷納奔水氏女
曰聽詖
皐陶亦如契以鳥卵生　史記秦本紀顓頊之裔孫
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業

娶少典之女華生大費大業皐陶也大費益也
加級非始秦　僖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加勞
賜一級無下拜
焉亦吐哺握髮　通志禹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道
路恐其留吾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
湯樂亦有韶名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
酒池糟邱有三　韓詩外傳桀爲酒池可運舟糟邱
可望十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和歌三輔黃圖秦
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云在長樂宮上有肉炙

樹始皇造又曰武帝作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
可舉抵牛飲
九合不止齊桓　晉悼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買肉食子不止孟母　孟母買猪肉食孟子見列女
傳朱子小學引之禮記引曾子兒啼妻云見勿啼
吾當與女殺豕曾子知以爲教兒欺卽殺豕食兒
是先於孟母事矣然呂東萊以爲孟母買肉實信

射石飲鏃三見　一楚雄渠見韓詩外傳及劉向新

序一李廣一北周李賢皆見本傳熊渠廣皆疑石
爲虎賢疑冤也
長城不始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竹
書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爲長城
魏西有長城築此皆非北邊長城
迎佛不始漢明帝　帝王世紀秦時西域竇利房來
聘始皇囚之竟飛去漢武帝得西域祭天金人置
甘泉拜禮續大事記以哀帝時日氏使者伊存口
授弟子秦景浮圖經爲佛入中國之始尸羅朝穆

王其出青龍白虎見拾遺記又在先

黃鵠歌有二一魯陶嬰作一漢武時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思歸作

剖冰求魚不止王祥　西河王延亦嘗爲繼母卜叩冰得魚見晉書又查道亦有爲母鑿冰求鱠事見宋書

掘鼠殺愛妾臧洪先于張雖陽　袁紹東郡之圖歷年不下洪卒見執責袁紹曰袁氏事漢四世三公今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劣不能爲天下報仇時陳容在紹坐責紹同見殺在坐皆嘆曰奈何一日殺二烈士

怪李二人　王戎有賣李鑽核事嘗疑李核何以遍鑽既思之當如今世所賣雕梅還得貴價也又邦畿家有好李帝求之僅與數十此其尤矯殆不減戎

一日王濟候其人直率少年請圖共敵畢伐樹而去殊大快人意

避瘧有二桓　晉書桓鎮惡石虔威震敵人有患瘧者圖形床壁立愈

以其名怖小兒病瘧者圖形床壁立愈記又在先

吹笳退賊二劉　一劉越石崛爲賊圍數重夜吹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去又劉王喬嚼爲賈胡所窘吹笳爲出塞入塞曲賊皆泣去俱見晉書又後魏河間王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叛琛令婢朝雲假爲貧嫗吹篪乞食諸羌遂皆降見伽藍記事亦相近

用鎖子兵慕容恪在金丸术之先　擊魏主閔于常山擇鮮卑善射者以鐵鎖連其馬又候景敗慕容紹宗以短刀斫馬足亦在武穆先

王鎮惡解放舟艦即沉舟之變計　伐秦率水軍自河入渭至渭橋事

面具先見　人知狄武襄戴銅面具然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於夏口戴鐵面候景軍攻臺城亦皆着鐵面

府兵不始唐　宇文泰藉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

夢授筆數事　一梁書紀少瑜夢陸倕與青鏤一束文思曰進一齊書江淹夢郭璞授五色筆文思曰

進後又夢璞索筆遂更無佳句人稱才盡江淹事

一以爲夢張景陽先與一疋錦後索之怒其割截

顧與邱遲又唐李嶠宇巨鄉亦有夢人授雙筆事大

白亦有夢筆生花事

文章紙貴不止左大冲　大冲作三都賦洛陽紙貴

又謝莊作殷淑妃誄宋文帝覽之流涕都下傳寫

紙筆爲貴邢邵文章典麗亦一出紙貴

偷書不惟郭象　向秀注莊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卒郭象竊爲已有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

一篇餘點定文句而已宋俞炎席上嘗談云化書

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攜其書求宋齊邱序齊邱

殺之竊其書今化書序云景升化齊邱齊邱不悟

出書與之不知所終齊邱遂竊其書

文章傳異域多人　温子昇文傳吐谷渾馮介夫文

傳新羅源寂使見其黑水碑畫鶴記又傳西蕃首

休符使見寫商山記於屏張鷟文新羅日本爭購

之白樂天詩雞林賈人買之云其國宰相以百金

易一篇僞者輒辨之宋梅堯臣詩西南夷織於弓

衣魏野詩契丹得其上帙願求全部吾鄉呂涇野

掛馬鎗田理高麗上書請其文爲式

文章愈疾不止陳琳　魏武讀陳琳檄愈頭風人皆

知之漢武帝時大子體不安苦忘詔王褒等之大

子宮朝夕誦奇文及所自作疾平乃歸又按詩話

有病瘧者子美教誦夜關更秉燭相對加蔓寐二

句不止更誦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捉擲乃止是詩

亦愈瘧也

郡縣不始秦　春秋時楚有九縣蓬啟疆論晉曰其

餘四十縣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

皆郡縣之先但制不同耳

酒粟不始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王粟糧漕庾不下

十萬爲酒字初見史記秦攻匈奴飛芻挽粟起黃

腄聊邴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致一石亦其先事

輿圖不始東漢　西王母貢舜苗地圖周禮廣言土

地之圖漢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輿圖不過寸許

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輿地圖孔穎達以爲司空

郡國圖始東漢非

九品官不始曹魏　周禮已有九命文國語外官不過九品是自古已然以教極九也

從品官用笏俱不始宇文　漢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比卽從品通典謂始宇文非玉藻言史進象笏通考以笏始宇文亦非

獻生荔枝不自唐　通鑑漢時嶺南舊獻龍眼生荔枝唐羌上書上令罷之

青苗不始王安石　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說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新書大歷十一年詔青苗地頭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宋李參爲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穀熟還安石知虯縣倣此行之後引周官府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中兩輸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射潮不始錢鏐　索勵至樸蘭屯田水漫斷堤勵厲聲鳴鼓且戰且射水爲之平見水經注

海運不始元　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曰吳門持粟帛泛海達蓬萊是唐已有海運

函關有二　一在陝州靈寶縣西南十里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左右有望氣雞鳴二臺一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楊僕有大功恥爲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徙關武帝爲移於此

曲江有三　枝乘七發觀於廣陵之曲江今浙江廣陵有曲江今韶州司馬相如弔二世賦臨曲江之隥州今嫉曾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其時枚乘已卒不應見之于文至元年間試羅剎江賦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爲曲江遂冠三千八之上見升菴外集

三揚州　漢以揚州屬徐州今壽春也杜詩之何遜在揚州蓋指建安王記室時今金陵也隋開皇九年改梁之南兗州爲揚州置總管則今江都矣禹貢揚州之域所統甚廣晉書隋書均以交廣爲禹貢揚州杜佑非之以三代時尚無南越不知堯典之宅南交卽交趾也故史遷舜本紀有北發息壤

南撫交趾之郡至北朝所僑置之揚州則更紛攪矣

水精宮二見　閻閻造水精宮見述異記今蘇州也後楊濮守湖州詩有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亦此湖州亦稱水晶宮

會稽大守二人後又有倣其事者　朱買臣爲會稽大守人皆知之漢書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嘗侍讌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大守於是上問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助欲報之書張翔先投許靖之書梁鴻命葬近要離田橫門外之墳亦命葬近要離田橫門外之墳

始也吾里楊溥伯恭明宣帝謁選言事稱吉上欲知水没表裴行儉行軍亦知水至朱邑桐鄉顏斐亦戀京兆晏子以一桃殺三士南朝

大用時獨陝西布政缺開即授之有言非例者上引買臣事而不引嚴助事其與知縣不相能見之張鑽以一杯酒殺吳規戹子三人毀秀實倒用司農印以拒朱泚李崧倒用都統印以拒郭崇韜曹丕不信火浣布蕭叔之讒皇子不識火浣布已見列子郭象竊向秀之注莊何法善竊郗紹之晉中興須漢宣時有楚王侍者馮嫽錦車持節行賞賜于西域諸夷敬信之梁陳時洗夫人張綳織行南粵中亦嫁馮氏魏東阿王見邯鄲淳先傳粉裙襦

古事相類者多　袁子才曰周樸園作同書十卷桐城方氏作古事比二十卷古事原多相類者如齊母之對左氏國佐拒晉人蕭同叔子之請國策諒毅亦有平原君母之對齊威王朝周趙肅侯亦朝周魯仲連不

誦俳優小說繼乃正衣冠與論皇王大道晡長孫儉見梁使先列車儀戎服作鮮卑語日晚乃紗帽裙襦引客宴于別齋快論今古以少兵詐多一見于賈后廢大子之後梁元帝必入援于簡文被殺之餘漢蘇不韋報仇殺李嵩之妻子嵩殺不韋之子殺嵩段頫又殺不韋之子南齊朱謙之報仇殺朱幼芳幼芳之子惲殺謙之之兄選之又殺惲晉以陸玩爲司空玩笑曰玩作三公可知當代無人唐以鄭綮爲相笑曰欲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王思政自以非宇文舊人乃誓與盧

以刀橫膝文帝方止之竟一噉成盧劉信見疑於徐溫斂千唱曰苟無二心當成渾花一投六子皆赤唐明皇賜賀知章鑑湖楚文昭王賜戴偃湘湖以武將攘儒生之功者韓信之於酈食其也李靖之於唐儉也以儒生攘武將之功者桓菁之於萬洪也惟韓封侯而桓賜死微有不同宋主義隆之王曇朗漢文之宋昌也杜讓能之于李茂貞朗甚錯之于七國也突厥拒武延秀之婚朗白奴碎王莽之印也李懷光之子璀告其父反而已死之朗白天下之士相與關大平公主以

令尹子南之子棄疾也唐韋后有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之說而漢張放先有此說避戈名不得舉進士者李賀而陳之王泰爲詹事已有此說王績善酒焦革善釀飣之亡何革死其妻袁氏善釀復飣之亡何袁亦死白樂天能詩鄧魴好之亡何魴死唐衛繼魴好之亡何唐亦死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協郭爲元帥能釋怨韓世忠與王德不協韓爲宣撫能釋怨纂容照幸其妃於死後楊惰娶孝靖帝平原王訢亦然楊惰娶太人按隨后爲夫人元燕帖木耳娶泰定帝后爲夫人按隨

圍好言鄙褻此所集如纂容照楊惰事固以類及要徒資笑噱耳

古事亦有相反者　應邵風俗通有十反一篇古事如此亦多若蕭繹欲用王偉以湘東一日之檄誅之朱溫欲殺徐寅則以一眼倡夫之賦用之韋元不拜姚興而拜勃勃反爲所誅李文遠拜王世充而不拜李密反爲所重劉裕討盧循至下邳祝風息而天如之張少傑奉少帝航海祝舟覆而天如之張文孝公一生不作草字杜祁公一生不作真字張齊賢唉一桶肉爲相晏元獻日食半餅亦爲相蔡魯公一日無客則病蔡元度一日有客則病鄭仲以地衣獻秦檜而怒周恢以地衣獻王振而悅歐陽公貶官泊采石聞夜呼棄政船已而驗黃魯直貶官泊石塘聞夜呼侍郎船已而竟死晉卞望之稱郗公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治身清而大修計較好讀書而僧人學問劉實議王肅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客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唐人議李嶠亦有三

反之說其事畧同南朝陰子春終日不浴而何佟之一日十浴王濟好驢鳴孫楚于墓上作之王仁裕惡驢鳴聞必擊殺之又如李廣以寬爲名將趙括之母諫用其子後周柴克不識以嚴爲名將趙括之母諫用其子後周柴克宏之母薦用其子子賤治單父彈琴而治巫馬期戴星出戴星入單父亦治管子治齊以奢妻子化齊以儉皆其類也

事互異者難拘　同一事有傳聞互異者有昔人隨意言之者有記之不審約畧言之者亦有本非一

事而相似者何可拘也孟子子濯孺子事即左氏尹公佗學射事而不盡同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子産說苑以爲景差弒子般者左氏以爲圉人犖公羊以爲鄧扈樂裂亂行者左氏以爲魏絳國語以爲韓厥蔡聲子勸子木所返逵臣左氏以爲伍舉國語所載楚材晉用四五人又盡與左氏不合左氏哭秦庭乞師救楚者申包胥國語以爲芳肹勃蘇吳入郢戰死者左氏以爲左司馬戌淮南子以爲莫敖大心扼寶公室乃貧左傳韓厥語水經註以爲魏絳語問舜冠而不對者家語以爲哀公問孔子尙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世稱有鳥三年不飛不鳴者楚世家以爲伍舉吕覽以爲成公賈新序以爲士慶世傳老萊子七十綵衣娛親曹子建靈芝篇以爲伯瑜償債表者秦紀以爲商鞅韓非以爲吳起世傳樂巴噴酒救火漢書方技傳以爲樊曼郭子橫世傳蔡邕焦尾琴傳亦琴賦以爲司馬相如事識鼷鼠者終軍文選註以爲竇攸范巨卿與張邵爲死友水經注以爲

張邵與陳平子晉書孝武帝每賜侍臣文詞不雅謝邈焚毀之通鑑武帝好爲手詔賜人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杯中蛇影世說樂廣事風俗通以爲杜宣蒼蠅傅赦事異苑以爲晉明帝載記以爲符堅武后雙陸不勝之蔓同時而對者狄梁公王方慶新唐書以爲狄大唐說纂以爲王滿床笏多云郭令公事而唐書置笏滿床者乃崔神慶也

語有數說

女媧數說　或曰伏羲之妹或曰伏羲之妃或曰男子女音汝或曰女子離騷注女媧無夫而生子或曰女媧自別一代君

三恪二說　鄭康成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杞宋以郊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祝鬷陳杜預則以爲舜後陳與杞宋

春秋僖八年用致夫人三說　穀梁范氏解曰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因禘祭致之於廟公羊以爲僖公本娶楚女爲嫡娶齊女爲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爲夫人故因禘祭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爲成

風致於大廟立爲夫人如左氏說哀姜元年爲齊
所殺何爲今乃致之若公羊以爲齊媵女僖公賢
君豈得以媵妾爲夫人今傳云一則以宗廟歸之
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檢經傳
文同故知成風也按此穀梁義爲長亦可見媵妾
不得爲夫人卽公羊亦可見媵不必同姓不必姪
娣也

委貲二說　貲本同摯委貲猶委贄杜預讀質如字
謂屈膝拜君委贄體於地
卜郊三說　左傳言禮不卜常祀公羊言三卜禮四
卜非禮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
日然則冬至之郊不卜餘郊一卜
文王辟風雨說　何休云兩殽之間險阻隘勢一人
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杜預云古
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狀故可
以辟風雨魏武西討巴漢惡其險更鑿北山高道
續朝贈策兩說　服虔以策爲策書卽上秦君止士
會省杜預以爲馬棰正義辨服說之非而楊升菴
又取之尋閱策書當言示不當言賜且賜馬策亦
正寓已見其計策耳文家好翻舊爲新又或取舊
爲新杜翻舊楊又取舊
笠轂四說　左宣四年以貫笠轂服虔云載之蓋
笠以蔽轂上禦矢一曰笠車轂上鐵一曰兵車旁
幔喻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
以禦寒暑此言箭過車轂及王之蓋
作邱甲二說　在成二年二傳註說以甲爲鎧謂民
不能作甲而使民作之杜預以甲爲士由此知兵
亦可爲卒
士爽叔孫婼所死兩說　兩人皆以憂懼所死而得
死杜預以爲因所自裁劉炫以爲適與死會似杜
說爲長
左昭二年三老凍餒兩說　服虔云三老者工老
老杜預謂上中下壽正義曰四民士亦當恤不當
獨遺故杜不取服說
讒鼎兩說　叔向引讒鼎之銘服虔以爲疾讒之鼎
一云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

十二章分令三說　孔以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於衣服旌旗山龍華蟲四者同宗彝宗廟奏器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於裳鄭以宗彝爲一物粉米爲一物亦不同杜分華蟲爲二無宗彝餘如鄭

五祀五神分合兩說　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杜以爲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

晉賦鼓鐵兩說　服虔以鼓爲量名杜以金鐵不用量又一鼓鐵不足鑄鼎人賦一鼓又大多謂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按此於文義不明鼓當是大鼓之鼓

昏禮下達二解　鄭康成以爲媒氏通達兩氏之言敖繼公以爲天子下達庶人

干將莫邪四說　吳越春秋干將莫邪作劍夫妻俱入爐中鑄三月不成莫邪斷髮翦爪投爐中金鐵乃濡干將曰吾聞先師之作劍也必有人以頭發爪投爐中金鐵乃濡今爐火已通而金鐵不濡何也莫邪曰吾夫妻俱入爐中誠恐其不堅利故以發爪投之耳干將曰吾聞之師曰夫作劍者必以人爲祭祀然後劍可成今吾子未投其類是以不濡干將曰諾乃斷髮翦爪投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一雄一雌雄進其雌後劍悲鳴匣中王問知怒殺莫邪列士傳干將爲晉君鑄劍留其雄藏山中君覺殺干將妻生男赤鼻告以劍藏處欲報仇君因袭感捕之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刎首以奉令煮之不爛君視之客以雌劍刎君頭墜鑊中客亦自刎三夜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三王冢拾遺記吳武庫中兵鐵爲雙兔食盡擲穴得免開其腸胃皆鐵鑄腸爲劍一干將一莫邪吳越春秋又載鉤師殺二子吳鴻扈稽鬻鉤獻吳王求賞呼二子名鉤遂羅起事亦相近

鯀殛不專以治水　論衡堯以天下讓舜鯀欲得三公而堯不聽鯀怒其猛獸比獸骨爲城舉尾爲旌阻戰爲彊舜乃殛之

測天三家外諸說　測天者宣夜渾天昕天三家人皆知之今西洋法渾天遶也此外論天地有奇者唐書大宗收骨利幹其地夜短煮羊脾未熟天即明宋戴五原云嘗登崆峒巔見日光非從海出大陽之氣朝聚而圓明暮散而昏黑人恠以爲穿地入爐中鑄三月不成莫邪斷髮翦爪投爐中金鐵乃濡干將曰吾聞之師曰夫作劍者必以人爲祭祀然後劍可成今吾子未投其類是以不濡干將曰諾乃斷髮翦爪投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一雄一雌雄進其雌後劍悲鳴匣中王問知怒殺莫邪列士傳干將爲晉君鑄劍留其雄藏山中君覺殺干將妻生男赤鼻告以劍藏處欲報仇君因袭感捕之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刎首以奉令煮之不爛君視之客以雌劍刎君頭墜鑊中客亦自刎三夜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三王冢拾遺記吳武庫中兵鐵爲雙兔食盡擲穴得免開其腸胃皆鐵鑄腸爲劍一干將一莫邪吳越春秋又載鉤師殺二子吳鴻扈稽鬻鉤獻吳王求賞呼二子名鉤遂羅起事亦相近

面而過癸辛雜志載趙都統見海神黃衣頂眼目出
元史沙彌國日八聲洶湧必擊金鼓亂之否則小
兒怖死土哈國日入不一時即出季氏臺灣雜記
其東紅夷國有商泊其地無晝夜又一年至期黑
如長夜碑有字云春旦秋暮王方平云月至衆時
周圍巳滅寸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促孫大初
云今日不如古日之熱

西王母三說 據爾雅西王母本國名故竹書紀年
舜西王母獻白玉琯據穆天子傳漢武內傳西王
母文仙也據山海經豹尾虎齒則人面幾獸矣
飽焦死二說 韓詩外傳焦敝衣持蔬與子貢語言
所以貧子貢曰吾聞非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
者不生其利於是棄蔬立槁雒水之上風俗通焦
嘗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施耶遂嘔吐立枯
而死
楚宮細腰三說 韓非子以爲楚莊王又見東漢馬
廖疏集覽以爲楚靈王引國策墨子爲証劉禹錫
踏歌行爲是襄王

樹桃李語兩見 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植
棘棗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一見韓詩外傳趙
簡子語子貢一見演繁露簡子語陽虎
聶政刺韓二說 國策史記皆言聶政爲嚴仲子刺
韓相俠累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云政父爲韓王
鑄劍不成見殺遺腹生政壯知故思報仇初學琴
殺王不得逃入山學琴吞炭變音以妻識並毀齒
卒以琴謁王殺之
燒尾數說 一說河鯉登龍門雷火必燒其尾一說
虎豹夔人惟尾不化必燒之故士子初登科及初
官遷除親朋慰賀謂之燒尾唐大臣初拜官獻食
天子謂之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獨不進韋嗣立
八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令於興
慶池燒尾此則天子賜食臣下亦曰燒尾也
措大三說 一曰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
而鬻邑人以其醋馱名之一曰鄭有醋漿士人多
居其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措大李濟翁以爲
皆謬謂其舉措大事而已

嚴君三稱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母亦稱
嚴君國策秦人稱樗里子爲嚴君是並不止父母
漢王朗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又一說
考妣三稱　易遯其祖遇其妣是祖母稱妣今人多
以稱母爾雅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然東漢郭
君碑哀哀考妣追惟實靈卜商號咷喪子失明則
父母生時亦稱考妣

府君二稱　陳元方曰府君高明之君稱祖也今多
以屬父然漢碑往往稱大守曰府君邛都夷稱張
古注東城侯劉襲爲孺子所殺乃妻也杜預注左
傳南孺子亦云妻

翁之子曰類我府君
先君亦稱遠祖　今人稱亡父曰先君而孔子順稱
六世祖曰先君孔安國稱三十七世祖亦曰先君
高祖亦遠代之通稱　今人稱五世祖爲高祖而鄉
子稱始祖少皞爲高祖周景王謂蕢談曰昔而高
祖孫伯黶以九世祖爲高祖
先子數稱　袁子才引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
行祿王珡亦稱明皇曰惟三哥辨其罪裴勛稱父
之先姑又曰吾聞之先子注先子先舅也稱夫之
父益季悼子也又引爾雅舅姑在稱君舅君姑舅
坦之爲十一郎朱滔與王武俊書稱大王二兄時
節度亦有互稱大夫二兄者朱溫賀蜀王建稱八

兄皇帝朱仁宗聞李宸妃不得其死開棺驗之見
玉色如生乃諡大后靈前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
明金世宗封海陵炅爲皇伯大師元世祖呼董文
炳曰董大哥征八百媳婦兵敗曰董二哥之言驗
矣二哥者董士選文炳子也又宋書槩達國上書
稱大吉天子足下西夏自稱青天子稱中國爲黃
天子又唐明皇命稱已孔昇元好眞人宋徽宗命
稱已爲教主道君皇帝明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
大師鎭國公康陵又自稱大慶法王眞怪異不祥
矣至楊復恭謂昭宗爲門生天子則大亂矣
別稱　稱母爲少君見左氏莊曠語稱亡母爲先妾
國策臣章之對稱祖爲家公見後漢侯覇傳江東
土庶痛則稱禰禰乃父之廟號也見顏氏家訓
呼寄養父母爲郎舅見北史李憲傳稱人父爲尊
府見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
說互異者難據　宵明燭光帝王世紀以爲舜二女
淮南子以爲地名在河洲照方千里蓋燭龍含照
之義世傳大公八十遇文王宋玉賦曰大公九十
乃顯榮東方朔曰大公七十二乃用於文武公羊
以申生爲雉經死說苑以爲伏劍死呂氏春秋子
培所射者隋侯說苑以爲科雉

歷用二十四氣之始　萬充宗謂始漢之大初歷蓋

二十四氣在夏正則戾後齊信都芳

觀雲氣知氣至嘗爲二十四輪扇坦地測之不爽

七十二候之始　此見周書時訓月令有增易耳臧

歷則始自後魏

甲子之始　知新錄一甲子紀三十六甲子周定

堯九甲子到禹二十七甲子紀甲子起黃帝元年七甲子在

王四十二甲子秦始皇四十九甲子漢靈帝五十

五甲子梁武帝五十七甲子唐太宗六十二甲子

宋太祖六十七甲子元世祖七十二甲子嘉靖四

十二年七十四甲子康熙二十三年自黃帝元年

至康熙五十二年共四千四百六十年又曰歷日

後只留六十甲子其來已久宋至道二年楊文

錨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今歷木十

二月後只六十年

三伏之始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註三伏始秦周

無伏也釋名金氣伏藏也故三伏皆庚

論隻雙日之始　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及命輟朝

故朝皆雙日竹坡詩話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眞書

子夜二字之始　古詞三更出門去始知子夜變謂

半夜也舊說是女子名又云鬼夜喝子夜非

上九日始見　古樂府初七及上九嬉戲莫相忘此

言上九之始又初爲上七日見方秋崖詩二上七

日爲人雲蒸澗壑春

上巳之始　此始周公癸辛雜志巳當作十干之巳

古如上巳上丁無用支者魏後但用三日沈佺期

詩有三巳字展上巳三月十三展重陽九月十九

始唐文宗吳才老云古巳午之巳亦讀如矣

都試日始見　漢以九月爲都試日大守都尉共課

最之日也集生徒講授則曰大都試

地名所始　虎牢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舍虎獻之

天子天子命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虎常者秦

始皇曰巡狩之樂莫如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

陽關者漢將陽興敗逃出關故曰陽關見清波雜
志匡廬者漢封眞人匡俗爲越廬君以其所廬處
故也遂名其山爲廬山與焦山之名因焦先所居
同義匡字君孝見杜陽雜編錢塘者漢書朱儁傳
註引錢唐記云杭州郡議曹華信所築毎土石一
石與一錢不崇朝而集故名任昉述異記吳人賣
瓜于江畔故曰瓜步水際曰步湘中有靈妃步是
也句容山形曲而有容故曰句容見眞誥郡鄣者
言郡山至此而盡也見寰宇記餘干者梁武帝時
童謠王氣在三餘乃置餘干縣金山者唐有僧獲
金江中因建寺猶始皇埋金建業故名金陵也俱
見九域志奔牛者梁武帝掘鍾山得一僧于籠中
僵坐不動寶誌公曰此入定僧也可以磬醒之遂
起而走逐之至丹陽四十里化爲牛奔去見白醉
猶言餘杭者禹杭之訛杭舟也言禹至此舍車而
登杭也見地理音釋會稽者禹於此朝諸侯會計
天下之財幣故名見咸淳臨安志孔廟東南有雙
石闕故名闕里見水經注彭祖二子長曰武次曰

夷所居山名武夷見通雅
臺城之始　六朝時以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
官軍爲臺軍法令爲臺格使者爲臺使
官稱大學士之始　李泌傳肅宗加集賢殿崇文館
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張說已不敢當乃以學
士知院事至崔圓加大學士引泌爲僻宋設集賢
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之丁謂爲資政殿學士
在翰林學士下帝乃加大字班承旨上然則大學
士之尊久矣
協辦大學士之始　此創宋參知政事唐同平章同
三品也
學士之始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爲學士之始
唐中宗采上官婉兒之言設宏文館學士親近陪
宴以至權重于宰相李鄴侯陸宣公皆爲之明洪
武初仿宋殿閣學士之制設華蓋殿學士等名不
過五品備顧問而已自胡惟庸作相敗後廢召學
士解縉咨詢而權遂重永樂時至加師保
丞相相國之始本不同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

百官表蕭何爲丞相七年遷爲相國何傳又言使
拜丞相爲相國史記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楊
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是丞相爲佐相國之名相
國尊於丞相也

尚書尚書令領錄尚書事之始　尚書名始秦時在
殿中主發書漢武帝時有尚書令之名不過宦者
職成帝才用士人故劚堪以尚書令陞光祿卿六
朝其職漸重唐六典尚書令正二品六尚書其屬
也皆三品又置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從二品

是尚書令尊在丞相上自秦漢相國也淳化時詔
升尚書令在三師上大臣薨贈尚書令者必兼他
官惟韓魏公得單贈其正一品止司徒司空大尉
皆贈官或以大師致仕或以大尉致仕或死後加
贈起用則反免落文彥博落大師致仕平章軍國
重事是已至尚書加領之名始漢武時霍光領尚
書事有錄之名始章帝時以大傅趙熹大尉牟融
并錄尚書事和帝時大尉鄧彪以大傅錄尚書事
位上公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罷此官猶古冢宰

侍讀之始　盧懷慎薦馬懷素爲侍讀此侍讀二字
本唐而漢亦有監之名
漢始持書侍御史即柱史也漢已有之監察之職
見史傳之始
員外之始　唐書李嶠爲吏部欲市私惠置員外官
數十人此其始

主事之始　日知錄主事始後漢光祿勛有南北庭
主事其職掾史也隋有主事令史員黃梨州云宋
制六部自尚書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其主事
錄事令史書令史皆吏也而非官三省樞密皆有
之不獨六部

刺史之始　刺史始漢以六百石糾二千石居無定
所似明之巡按魏晉刺史統轄數州兼領軍務似
今之總督隋刺史猶知府知州也今州小於府止
以刺史稱知州

監司之始　監司二字始見徐邈與范甯書擇公方
之人以爲監司

學政之始　古舉士由郡府無學政宋諸路設監司
一員提舉學政元初設各道儒學提舉司正副二
員掌學校考校明初入學由巡按及布按大祖使
宋濂王禕爲江南江西儒學提舉特偶然後始設
之唐語林以得縣令爲入畨生道以得學博爲入
餓鬼道宋寧宗詔改官必作令謂之須入除毀試

三名外雖宰相子孫不宰邑是輕重無常也又按
古官尊卑多不一如秦漢侍中本丞相史不過堂

虎子捧唾壺等事而晉以後之侍中乃宰相南朝
選貌美者爲之以何偃王韜爲一雙似又與漢相
似唐同平章事處資淺之人在同三品下而宋則
以同平章事爲正相參知政事次之漢中書令不
過宦者所爲而六朝遂爲正相郭子儀力辭此職
以爲大宗曾爲中書令韓琦嘗贈中書令以爲曠
典他人贈者必兼他官唐樞密使亦宦官五代安
重誨領之遂改爲宰相之要任尚書侍郎古小而
今大檢校提舉古大而今小古內外官輕重率輕

重時異漢陳咸思入京城楊僕恥居闕外齊茹法
亮爲中書舍人出爲大司農懸職而泣唐班景倩
入爲大理寺少卿李若水送之班生此行無異登
仙乃天寶間薛邕貶左丞爲歙州刺史家人恨降
之晚崔祐甫任兵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竇佐有
忤意者薦爲臺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
元載以仕者多樂京師惡其遍已乃制俸厚外官
而薄內官常袞之始加六千緡後漢郭威以樞密
使過洛陽平章王守恩留守西京以使相白處厚

與出迎威憎之卽日以頭子命白文珂守恩方坐
館待見而吏已報新留守已視事于府然大抵內
重於外爲多
末入流之始　此卽唐所謂流外也張元素始流外
大宗問出身自覺慙恧黃旛綽見醉人卧池側告
文宗曰此令史也問何以知曰再轉便入流
丁祭之始　祭孔子用丁鄭氏以爲取文明蓋本月
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其有學始蜀守文翁有
學卽有教者袁子才以爲教官始宋慶歷非也新

官到任謁廟顧寧人以爲始何武
書院之始　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本建
朝省爲修書地後衡州李寬建石鼓書院始爲士
肄業所白鹿洞書院南唐所建也應天書院宋時
富人曹誠建也
山長之始　袁子謂名始見元史學校志丞相帖木
兒奏下第舉人年六十以上者與教授無出身者
與山長學正不知宋史已有之理宗紀何基婺州
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

書院山長蓋爲此稱者以書院始建多在山又昌黎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則自唐後已有也

試事之始　試三場始天寶十三載舉人問策外加詩賦貼經爲三場通考以爲始武后時唐宋諸州試卽用八月省試卽用春元仁宗從李孟議三年一開科八月鄉試明春二月會試中者策于廷試殿始宋初賜及第出身此始大平興國此二百八並賜中格以老賜同出身分三甲進士只賜及第又閱經十舉者賜出身不及第八品官唐宋選官不過簿尉場規亦始此凡犯御名廟諱及塗註五十字以上者不准謄錄謄錄彌封始宋景德用硃書有對讀官卷首書三代年貌貫籍用印鈐縫糊名用監試官印始晉淸泰三年　場內毋得諠譁排坐號始大中祥符時　試官漏泄試題者治罪唐試進士許帶書策後復婁杜牧李飛墓誌飛赴試聞吏唱名熟視符驗勃然曰國家如此待賢耶受如此之待猶白以爲賢耶唐武宗會昌元年定舉士人數國子明經每年二百人進士三十人又以地分多少宋大宗始南北分額歐公言欲均攤南北南人百中取一北人十中取一又言南人好文故進士多北人尚質故明經多洪武時劉三吾于

取宋琮等五十二人多南士帝怒其偏黨三吾于邊親閱試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多北士洪熙時命楊士奇定額南人十分之六北人十分之四宣德間又分南卷北卷中卷以百人爲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者四川廣西雲貴爐鳳二府也其先進士之少唐初止十九人張籍哭孟寂詩十九人中最少年是矣多者宋大宗時一舉得五百人宣和中放至百人洪武十七年詔鄉試不拘額數宣德後又或增至二百三百人主考得五百人宣和中放至百人洪武十七年詔鄉之始隋唐有京師主試官無各省秋試官宋始有漕試類試秋試之名淳祐三年分刚州郡試增差試官二員明初外省主考用教官今布按同巡撫推舉嘉靖時以張璁請方遣京官翰林部科等官每省二人萬歷四年乃用知縣分校唐制試許燒燭二條白居易奏得通宵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寶貞固請復給燭覆試王圻續通考以爲始唐長慶時錢徽知貢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詔白居易覆試袁子才以爲左雄奏

舉孝廉先試于公府重覆于端門此卽覆試之始
唐開元七年考工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誣呵帝以
員外郎望輕乃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
選士自此始然非試吏部得用則終身布衣並不
釋褐韓文公所以三試不中受張建封之辟也宋
紹聖初於進士登科後試之取不過數人此卽今
之館選明洪武初有庶吉士之選後時多時少又
時廢宏治中徐溥始請復館選以翰詹資格深者
課之謂之教習三年學成者授編檢次者爲給事
御史謂之散館試用時文歐公言之本猶指詩賦
宋文鑑有經義二篇皆倚書題有似乎論此王荆
公所定格式元皇慶三年定第一場經問五條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用朱氏章句惟卷尾以已作大
結二三場增古賦詔誥等樣明初劉基始定四子
書文倣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
八股

士人色目之始　生員本大學生之稱在鄉學者惟
稱庠生大學始漢元朔州郡縣學始後魏庫大宗

增廣生員增大學之額也宋諸路皆設學官元因
之明極盛學生皆有廩餼宣德間增廣大祖原額
又於額外附之謂之增生附生監生卽大學生但
古大學有國子今無國子則不當稱國子監明制
入國學者通曰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蔭
生曰蔭監捐資曰例監大祖取英敏者爲小秀才
明道者爲老秀才馬后置米紅倉養其妻子未娶
者賜婚聘一旦擢用便至布按兩使犯法者乃謫
遠方典史自景泰初納粟入監監生遂輕矣歲貢
優者歲貢一人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章懋
奏令提學行選貢卽今拔貢唐宋拔翠科也遇覃
恩選者曰恩貢舉人貢士名見漢昭帝建和元年
詔隋唐秀才舉進士者卽曰舉人亦曰貢士無今
秋試法宋慶元始定解額有試法不試而貢者曰
拔解卽免解也貢禮部中式經殿試始曰進士自
有殿試卽有狀元然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
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報狀元聲谷登趙昌榜

第八名則狀元唐已有之特不必第一人也探花之稱亦始唐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宴使少俊二人探花遊園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是探花亦不必第三名也李燾長編陳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宋以第三名爲榜眼榜眼非二名也今三鼎甲之稱蓋自明初始定

鹿鳴宴瓊林宴之始　袁子才以鹿鳴宴始唐時見昌黎送楊少尹序然其名義實本詩袁又云唐搢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今之瓊林宴也又有曰聞

喜宴最大者曰團宴即曲江宴又有宴主司父母兄弟子姪之宴朋僚賀酒則曰燒尾宴

匿年二字之始　今考試有已冠未冠二項有已冠仍作未冠者謂之匿年魏志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壯大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捐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關節二字之始　杜陽雜編元載姬薛瑤英之父宗閥俸始見　宋刑法志有奪俸一月之說金史選舉志言奪俸兩月三月明大祖制凡朝會失儀者下

巡鋪之始　宋大宗時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眞宗時命喬希顏等爲巡試鋪又仁宗時始有巡鋪官今所謂巡風是也

門卒始見　隨圖隨筆東漢庾乘給事縣庭爲門士郭林宗拔之入學按左傳言諸司大夫門子此本大夫之子即禮所謂諸子庶子也然今用賤吏爲門子名實本此

慈幼局之始　宋淳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今世有私立育嬰堂者亦大盛德事

六房始宋　六房固仿周六官然州縣六房之設始宋徽宗十二年

加耗之始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吏白主藏者多破家竭產明宗惻然乃詔自今每石取二升爲加耗之始

雀眼耗爲加耗之始

增俸始見　宋刑法志有奪俸一月之說金史選舉志言奪俸兩月三月明大祖制凡朝會失儀者下

本冗從義以搆賄賂號爲關節

鎮撫司獄杖之萬歷時改罰俸

婦人飾容之始　李石博物志婦人傅粉自秦始張華博物志紂作粉墨子云禹作粉李石又云三代降塗臙脂按秦始皇宮中用紅妝漢宮額上塗黃黑眉見曹子建七啓黛眉見庾信詩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妝唐詩亦曰纖纖初月上鴉黃韓文言粉白黛綠則婦人飾面五色皆用矣穿耳不知起何代據三國志諸葛恪獻孫權馬鐙其耳范曄嘲之以爲傷仁恪曰母於子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則穿耳其來已久又髮鼓假紒圈也見周禮注劍臂環古者羣妾當御用銀環娠則金環退之春秋繁露紂刑九侯取其指環是皆男女同用訶子抹胸也始楊貴妃爲祿山爪傷胸乳作此蔽之

諸衣冠帶所始　蕭嶺春漢已有之即巾幘後以蕭爲骨謂之蕭幘今涼笠也油幘陳始有之綢巾元汪澤民所作謝宗可有綢巾詩毗羽衣也劉先主

好結之開髻飾襟衫馬周爲之犢鼻褌袴也似犢

鼻有前幅無後幅便執事阮咸着之古男女袴皆

無襠漢上官皇后始使爲襠帶鈐襠上飾唐人用

金犀銀鐵明革帶合口處曰三台

瓷器之始　相傳瓷器始柴世宗然潘岳笙賦披黃

包以授甘傾碧瓷以酌醴柳子厚有代人進瓷器

表則其來已久

稱雅量二字所本　本劉表酒器三雅之名

觴政始魏文侯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

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罰以大白文侯不盡不仁

舉白浮君子謂飲酒爲令惡俗也必效此爲樂如

朱虛侯以軍法行之豈不大快

點心二字見唐史　鄭餘慶之夫人顧其弟曰我及未

餐爾且可點心

乳腐始見　穆贊兄弟四人贊爲酪酥質爲酥員爲醍

酬賞爲乳腐乳腐亦見謝諷食經知有此久矣

視由科之始　能以符呪治病南史薛伯宗徙廱於

樹此其始

瘡瘢見文字之始　古醫書無瘡說左傳史記好言人狀貌不言面麻李時珍以爲始馬援征武溪蠻染此疾名曰虜瘡惟文菟英華載陳黯面瘡初脫見清源牧詠河陽花牧戲之曰藥才面花貌胡不咏黯應聲曰玳瑁應難比班犀定不如天姚未端正滿面與妝花此言瘡之始也瘡字蓋象形又今疾有見于古者湯偏枯今半肢風也伊尹如斷菌傅說如植鰭今枯瘦也文王眼如望羊猶陳豹望覩也周公背僂今背彎也孫叔敖突禿今頂禿也晉侯

張如厠腹脹欲泄也齊侯之疽趙羅之疽瘧也孔子反羽今翻唇也徐偃王目瞻烏烏之微近視也子雲離眴今眼數動也或曰怔忡也史記樊荒侯不能爲人今天閹也范漢女開元出內庭有姿貌而幅巾今狐臭也韓女腰痛淳于意欲男子而不得思瘵也素問淡飲即瘁飲也周禮春時痟首疾說文之酸痟頭痛也

燒香本焫蕭　漢武內傳已有燒香之說蓋自前漢已變古矣昌黎有行香詩行香是行時香在手捻香則入爐內焚之朱子曰捻香不當即宜退而降拜

焚紙錢起漢瘞錢　漢世葬者瘞錢後里俗以紙寓錢唐王璵乃用以禳祓又用楮爲幣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用楮錢

紙馬之始　紙馬亦曰禺馬古祭祀用牲秦用馬淫祀浸繁始用禺焉與紙錢皆起六朝

印章之始　秦以上璽皆正字不可印印則反刻字大不過寸許用白文始于漢唐用朱文

坐像足斂後膝屈前若今之跪明初始改用主邱

瑣山廟塑像非中國之俗自佛教入盛行之

立祠立生祠立石之始　漢景帝時文翁爲蜀守終民爲立祠堂于定公之北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允民爲立生祠武帝時石慶爲齊相民爲立祠豎石德政碑始梁蕭恭爲雍州刺史時碑有漏起之怪

花押之始　韓非子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
計北史斛律金不識字初名敦苦難署改名金猶
以爲難神武指屋角令識之北書庫狄干不知書
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
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
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
名此則花押之始唐人或只用押字
稅契之始　始宋高宗建炎五年令諸州印賣田宅
契紙云自今民間爭田執白契者勿用載食貨志
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
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
行集唐肅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詩朝士和
者三百餘人徐彥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有一集止
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有數人唱和而
成集者元白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温飛卿之
漢上題襟集是也
行狀之始　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見文集
文章緣始　江淹爲宋大妃周氏行狀見文集
燃灯始見　三代上無灯字古樂府中庭生桂樹華

灯何煌煌此灯之初見
用凳始見　凳字三代亦無有世說顧和外孫瞿在
凳下此凳之初見又今有杌子宋時惟宰相始得
用杌子
文集之名始東京　隋經籍志集之名東京所創蓋
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實後人集
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
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

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
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
行集唐肅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詩朝士和
者三百餘人徐彥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有一集止
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有數人唱和而
成集者元白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温飛卿之
漢上題襟集是也
行狀之始　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見文集
文章緣始　江淹爲宋大妃周氏行狀見文集
燃灯始見　三代上無灯字古樂府中庭生桂樹華

墓志之始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隨終作文命
刋石埋墓此墓誌之始或曰顏延之爲王珍作以
其素族無碑銘故也刋于羨道則自裴子野始見
事物紀原
祭文之始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疏弔辭面
致傷辭當書於版使人讀之而奠殯前此祭文之
始
檄文之始　始周穆王令謀父作威讓之辭以責狄

八
上梁文始　溫子昇集有閶闔門上梁文
文字摹仿　袁孑才曰古人作文摹仿雖韓柳不免退
之毛穎傳仿南朝驢九錫文以驢封大鬧王諱辨
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仿北齊顏之推云桓公名白
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二目不聞改
布帛爲布皓改腎腸爲腎修也祭十二郎文汝病
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用字文讓與母書我寒
不得汝衣我飢不得汝食也柳子厚作記俱仿漢
馬第伯封禪儀記按古人固有摹仿然亦有讀書

多其中暗合者匪但文即立題亦有
紀事始昔人多有　高承增事物紀原房德懋有事
馬鑑之有續事始此皆專書而亦不無疎漏
袁子才集古事不知所本　韓詩外傳仁者好偉
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周宣王時
採薪歌曰金虎入門吸元泉歸藏易曰昔梁爲酒
尊于兩壺兩瓮飲之三日才蘇大傳曲名榻鼓殺
空桑作墨子孔子疾齊景公不用乃樹鴟夷于田
常之門莊子嘗伐宗膾胥赦尸子舜厥於常羊又
路作似智而非陸賈新語文公種米曾子駕羊淮
南子武王弔宣室湯禽桀焦門又曰成湯約於
鄴薄武王窮於畢程昇死于桃梧祀爲宗布又曰
子胥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種子貢觀魯廟之北
堂九蓋皆繼禹以身解於陽眄之河堯舉舜於童
土之地邯鄲淳受命述鴟王除壇三揖以俟古樂
府卅張辟雍鸛鵠相從又曰曰作宴頊胞腹作宛
臘饑刀作離婁僻張衡緩笛賦周公惟事七洞有

麟大象賦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虞又曰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托水變以立形鹽鐵論孔子能方而不能圓故饑於黎邱桓譚新論孔子名牲牲聞野人之歌而知之又曰子思好佩銀珮列女傳天遣白鹿乳夷齊夷齊欲食鹿鹿不來乃餓死論衡子貢滅鬚爲婦人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樊噲感狼星范冉吠於狗竇鮑申戴石而飲劉子謹獨篇顏淵夜浴不敢容崔駰賦顏淵明仁於度轂馮衍賦許由隱於負黍又皇陶漁於雷澤

孔璋曰有子重複勝裴然之志曹子建求自試表曰恐犯詩人胡顏之譏三國志秦宓傳曰三皇乘輜車出斜谷又曰成湯見野魚而有獵逐之失魏志或取証于逢公或推變于衡午晉書地理志武皇帝受八堯之禪樂論曰君子惡大陵之歌皇甫謐言紂剖比干之妻觀其胎葛洪枕中記曰二儀始分生元始天王亦猶俟召雜孚人三百鄙于艾伯之陬齊鑄鍾銘曰或再稽首受君公之錫光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場公之姊鉞公之女零生叔都都俞造面明剿場工淮南子所謂黃濛生青曾生苦菌苦菌生聖人之類也莊子注務光長八寸張仲師長尺二寸

鍼工不知何人光史李崇傳崔讓世有惡疾以呼池爲墓田呼滝爲墓田不知何疾按古書多亡故有用之不知其本者然此所記亦或用意造爲新語不必盡有本也此外不甚隱僻之事亦不盡錄

古書僞託　袁子才曰爾雅相傳周公作乃有張仲孝友水經西漢桑欽著乃有江水東經宮之語永安宮昭烈託孤處也是經甘石著有羽林郎將等名甘石周以前人羽林郎將皆秦漢官名元命苞春秋書有公輸魯班等名皆戰國時人張平子深斥其僞著碩碑李斯書中有漢兼天下語易林焦延壽作有昭君是禍等語延壽宣帝時人昭君元帝時人蘇李河梁詩獨有盈觴酒不避惠帝名俱可疑按古書僞託者多如列子本莊子寓言今其書且列莊子之前而文實平弱東晉所出之古文尚書唐孔氏宋朱蔡諸大儒俱取之近顧閻惠王諸人且橫詆此袁所記足補方氏古今釋疑所記僞書之缺獨謂出中庸出于漢儒近人亦多言之而予謂不然辨見文集中

事斷

共和不當繫年　據史記國人逐厲王將殺王子召穆公以其子代之而匿王子于是周召攝政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大子是爲宣王孔疏左傳韋注國語史遁後儒多宗之竹書紀年莊子魯連子呂氏春秋帝王世紀索隱正義羅泌路史則以有同姓諸侯共伯名和者入代政已立宣王歸國逍遙於共首予謂以理斷之史記爲是而代子之說不可信十四年卽號共和亦不當何也是時去周初未遠周召伯應秉政況穆公虎之賢見詩周公召伯屢見春秋其世相周明矣共伯之爲諸侯經未見也入代政復歸國毫髮無私是賢在且禎之上又有大功且不比周召二相輔政之爲常何孔孟亦不言也以子代王似開程嬰之先然國人逐王未嘗殺王不殺王何以必殺其子王在而國人不殺此十四年自當繫之王不當竟若無統直以共和爲號此天王出居于鄭帝在房州之義也若周召在而共伯入攝是顯以諸侯代立矣

如魯連子司馬彪說共伯梁伯即天子位宣同王莽
劉讓而乃爲簒繼非簒立之言豈不爲天下萬世
口實後雖廬火歸國何以自解近江都陳逢衡不
以十四年繫共和于義爲得但據竹書謂有共伯
名和而不信周召之共和弓不以爲然
左儒之死有三失　周宣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此不
惟非義而有三失焉君臣之義重於朋友爲友而
貽君以殺二賢之名爲臣不惜父母之遺體爲友
而死爲非子君殺其臣爲非義諫而不聽去之可

也與之同死待朋友亦過厚此皆不足爲後世訓
也
雍糾妻事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聽其母之言以
殺夫本無足深論呂東萊博議爲推本之說謂此
仁人孝子所不必遇其意高矣然萬一不幸而遇
此何以處焉兩以徵諫不然則用陰謀以撓之更
不能爲夫爲父均死之耳
左氏不達義　如宣四年以子家爲權不足又曰仁
而不武子家直有弒君之心豈止權不足倒君以
畜豈得曰仁從子公豈但不討爲不武
穀梁不識仁亦不識道　如僖二年城楚邱傳曰仁
不勝道是也宣六年傳又載陽處父語曰趙盾賢
夜姑仁
帝乙非賢君　文二年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注
二國不以其不肖而猶尊尚之
酒悞軍事　周甘人敗戎于邬乘其飲酒子反鄢陵
之敗以醉後世如此者多矣
宋伯姬節感息兵　澶淵之會徐邈以爲趙武屈建

感伯姬之節息兵八年註疏不以爲然然其說不
可不存
楚棄疾殺父　左襄二十二年楚子將殺令尹子南
子南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泣語之曰爾其居乎對
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殺
子南棄疾請尸而葬遂縊按棄疾但當乞哀於君
而請諫其父不聽勸父逃他國又不聽已自當先
死之如此是直與殺其父也
晏子應討賊　左襄二十五年崔杼之亂晏子與其

人所論自正然不應死而應討崔子不勝而死亡不可與同朝也

子產見理不明　左昭七年伯有爲厲子產立良止是見理不明也立洩又多委曲矣聖賢於此必不爲動然則何以治之曰禁民亂走而已吾以何休之言爲是鄭玄之言爲非

穿封戌巧詔　左昭十四年正義穿封戌對靈王必致死息楚此對是詔非悖也

奪子妻皆致大亂　衛有宣公楚有平王後有明皇

許止舍藥物斷　二傳以爲不嘗藥左氏曰舍藥物可也杜釋左謂藥當信醫亦當審藥既審醫足信猶必嘗之否則不如舍之俗所謂不服藥得中醫者左意蓋如此杜解非也

董安于之死以趙孟不用其言　不然是隱黨崇仇也

鄒穆公知小不知大　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秕以二石粟易民一石秕吏請以粟食穆公曰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鳧雁不可食民粟以倉粟移之民與在倉何異盧長公曰鄒君亦不知大也知食粟害民何如去雁存粟

虞卿巧于自藏　沈幼辜曰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此巧于藏拙而借以爲名者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窮愁著書固可謂賢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請封因人成事此盜名之故態也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漢庭丈夫惟樊噲　高后時匈奴冒頓遺高后書曰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令張澤報書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自汚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盧長公曰漢即弱匈奴即强來書侮慢如是復書卑醜乃不可

述辱詬足言若如噲議敗猶勝也孰謂季布以勇
稱哉漢庭將相皆婦人宜高后之爲君也

陳平不盜嫂　史記陳丞相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
十畝獨與兄伯居伯耕使平游學平長大美色或
曰平何食而肥嫂嫉平不視生產曰食糠覈耳有
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覲嫂之言孰謂平嘗
盜乎觀伯之爲平逐嫂孰謂平敢盜嫂忍盜嫂
乎

漢延賢相惟田千秋　盧長公曰武帝三大過戾大
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高鼻多鬚
有濫死者雖漢以此亡棘奴亦不能令終而事之
暢快無出于此

王夷甫張九齡知人　王夷甫識石勒于一賸一生
惟此兄嘉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請斬之
祿山大呼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失律喪師不
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
效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張湜不殺董
卓明皇苦留翠山皆千古恨事亦俱自貽伊戚當

子也好方士也窮兵絕域也田千秋上急變訟大
子寃天子乃大感悟征和二年千秋上書請罷遣
方士言神仙者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天下豈有神
仙盡妖妄耳當時所當言者千秋罷其二爲功漢
室何如作吏者謂以一言悟主旬日取卿相封侯
烏知車相之功哉

古今二快事　盧長公曰袁紹誅中官閉北宮門勒
兵捕之無少長皆殺焉有無鬚而怏死者再閱誅
石氏班令內外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
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高鼻多鬚
有濫死者雖漢以此亡棘奴亦不能令終而事之
暢快無出于此

王夷甫張九齡知人　王夷甫識石勒于一賸一生
惟此兄嘉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請斬之
祿山大呼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失律喪師不
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
效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張湜不殺董
卓明皇苦留翠山皆千古恨事亦俱自貽伊戚當
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高鼻多鬚
有濫死者雖漢以此亡棘奴亦不能令終而事之
暢快無出于此

王夷甫張九齡知人　王夷甫識石勒于一賸一生
惟此兄嘉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請斬之
祿山大呼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失律喪師不
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
效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張湜不殺董
卓明皇苦留翠山皆千古恨事亦俱自貽伊戚當

張說下賜　唐書說爲并州刺史詔事王毛仲會仲
斷不斷反受其亂誠然

巡邊大宴忽勅授尚書說喜起舞爲仲嗅靴鼻

渾瑊似汾陽　瑊性謙雖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每
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繇是爲上所親

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諮而後
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善保功名大
類汾陽卽尉遲公晚年亦正如此恃功而驕者可
勿戒哉

元祐元符建中紹興諸人　困學紀聞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

富鄭公能忍辱　人有罵公者公如不聞人告之曰恐罵他人曰呼姓名而罵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慙及公爲相嘗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周程之生應時地　困學紀聞周元公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元二開天所以續斯道之續也何義門云如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予謂此固非天有意然其巧應者亦足以彰有道矣

朱文公立言不朽　困學紀聞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祿輕所以立言不朽

許魯齋爲學者計生產猶橫渠之設井田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固爲凡民言非爲學者言世故或以爲學者計生業議魯齋然世以不能餬口而廢學者多矣魯齋於此亦猶橫渠設井田之意白爲

始學者計非使既學者亦計此也觀元史本傳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茹草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學者可以知其教矣

錢唐眞鐵漢　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隱遁山谷年躋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獻一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眞氣象山人昔在海東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辱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巳酉孟冬上讀孟子告齊宣節怒其言過甚縛草人爲孟子令金人吾射之並使罷配饗錢唐上疏諫不

聽舁棺祖胸爲孟子受射上感之命大醫療其箭瘡配享得不廢如唐者眞鐵漢也以身衛道直可從祀

王端毅謙德　端毅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詠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戒閽人謝賓客反復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問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亦呼萬歲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猝應變有餘吾終日思之不足子倉猝中能舉忠定事爲告吾不及也按此事

垂崖之才婁之學端毅之謙俱足爲法

文衡山不愧文苑　明史文苑傳衡山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明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爲人和而介巡撫俞諫欲遺之金指所衣藍衫曰敝至此耶僅曰遭甬敝耳諫竟不敢言遺金事寧王召之以病辭正德時以歲貢授翰林待詔預修武宗實錄乞歸先是文林識張璁於諸生中及用事諷附已辭

不就楊一清見之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耶正色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有慚色尋與璁謀徙徵明官力謝之乞詩文書畫者接踵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徧天下門下贋作者亦多徵明亦不禁按文苑傳中有放佚之士而少無節行者而衡山尤謹敕唐伯虎與之友後乃欲師之可知其爲人矣

文評

古文多複字　如尚書曷其奈何弗敬奈何卽何其也不遑暇食注遑卽暇也詩旣庶且多庶卽多也越語范蠡曰靡王躬身谷永陛下當盛漢之隆班氏曰高帝行寬仁之厚陳壽曰躬履清蹈古樂府暮不夜歸此類甚多古人不譏惟壽見譏於裴松之袁子才摘此外又有數條皆以爲語病予謂此自各有意且或故以複字見古拙非語病也

古文多省字　如論語惟求則非邦節問答俱省曰

字孟子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上無曰字此類亦多
如左傳王亦能軍入而能民使之年楚國第則如
勿傷魯語宗人夏父展曰君作而順則故之臧宣
叔曰齊楚同我也晉語張老曰士荀之左氏吳子
門於巢公羊無人門焉者檀弓子手弓而可東漢
郅鄲子在吾憂而不手皆省一字此類亦不可枚
舉可悟古人鍊錄之法
文人寓言　隨園隨筆如晏子一桃殺三士史記魯
連射聊城書齊將自殺優孟假孫叔敖衣冠而莊

王卽欲用之國策秦滅六國而安陵六十里以唐
睢故存戛禹之鼎沒泗水張華之劍躍龍津相如
作長門賦武帝讀之寵陳皇后如初實並無此事
他如孔稚圭北山移文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皆
偶爾興到之作孔與周交好無間而山與穉亦並
未絕交也按一部莊子皆寓言諸子而外若劉向
新序等率然卽孟子言理中譬況亦多設言兢而
求之則泥矣
公羊穀梁文多不相襲　此類甚多疑兩人同一師
承然事有絕異而文多不相襲何也
疏家多支　諸經疏多詳核不可少處於事之難據
亦有駁正處然亦多支如引一事必具全文直如
官府詳文矣
左氏書名襲文　如潘尪之黨申鮮虞之傅摯皆本
父言其子此亦文法之變不知者必以爲闕文矣
諺作俚語　左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鄢由于王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曰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衆也又如僖三十三年臼季引康
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
二十年莞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
是又如淮南子舜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淵
瀕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引之曰漁者不爭隈曰
知錄以爲此畧其文而用其意也
辭字變文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歸賵穀梁傳其
辭石尚何也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

名石尙欲書春秋請行賑貸復正也注辭猶復也
按石尙欲書名而請事畢果得書名愈於廢事者矣
古繇詞如詩中之語　哀十七年左傳衛侯貞卜其
繇曰如烏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鬬門塞竇乃自後踰衡流句形容魚將死之狀絕
倒而句法亦拘古卜筮繇詞類如此又正義裔焉
二字爲助句據此則詩亦間有不韻者然亨謂裔
字與下踰字乃隔句韻古多此體或有單句韻奸
在末句焦氏易林多效之

賈公彥注禮亂說　如解注引孟子謂孟子不得已
而朝
鄭氏不盡祖識緯　少牢饋食禮疏引鄭注禮記瑚
璉簠簋等言制之異同未聞以不信孝經鉤命決
云云則王肅謂鄭氏祖讖緯不盡然也
檀弓語病　柳莊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疏云君入廟全爲臣請尸言寡人
者作記者之言按即自作記者言亦語病即此推
之他語病甚多

鄭孔不識德字　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注疏皆以
德爲得其所
古用虛字多異　如左氏衆而後定子庚曰若可君
而繼之斬之蓬蒿藜藿公羊然而宮中甲起然而
甲起于琴如戰國策道而聞之禮記祭義語焉而
未之然國人稱願然曰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三
年問焉使倍之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史記人
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漢文屢用豈況及連用耳矣
也字唐文粹倣莊子有日而月之星而辰之等語
皆今所駭異
袁子才評諸子　商子二十六篇雖奇崛不可句讀
而殷中御史之號實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
晏子春秋偶淺已甚參入孔子會子見晏子等語
尤爲不倫管子龐雜非一人之筆或本文列前而
解自爲篇或有篇而無解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
十日齋戒召仲仲三觴三行而趨出又曰樂飲數
旬而後諫戒勿用豎刁易牙等語屢稱而屢不同
且有西施毛嬙等語年代隔遠墨子與湯難讀既

曰非攻矣乃有備城備水等篇既曰非儒矣乃有
游使衛載書甚多所染篇抄襲呂覽兼愛三篇明
鬼純盜佛經至詆孔子爲白公尤悖漢人每敷衍
湊集成書故淮南子要畧一篇全用莊子大戴禮
哀公問曾子大孝篇半抄載記保傅一篇全寫賈
子投壺一篇又倣儀禮按以是觀餘子其駁雜大
率皆同

袁子才評揚子　法言十三篇如評乎衍曰率眼之
評六國曰方肉方木間餘耳曰光初稱稱文帝曰

宮不女全是測廋猜謎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
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尤屬無恥乃前見美於韓公
後見美於溫公實不可解或云美新投閣是谷永
非雄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逮天鳳五年寧按揚子
年四十餘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次
年王根秉政薦之由永始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
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今必欲
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
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

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
帝並未祀甘泉揚子必不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
王根之薦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矣按
袁子才博學善文爲世所推而不自持品議論往
往輕薄乖理其論揚子一條獨爲允當吾鄉王山
史極右揚子所論正如袁所駁寧非之錄此可
以折矣

史記不及國策　盧長公曰史記韓媾卻知刺韓相者
千金下衍出聶政姊嫈一段謂政以已故重自刑

何肯畏沒身之誅終沒弟名因大呼死政旁夫政
皮面抉眼恐累嚴仲子也豈姊嫈之故哉姊乃呼
仲子而死是欲爲俠累報仇也有是理哉史記逞
筆生波文致縹緲而情事未當此不如國策也

漢書不如史記　盧長公曰史記刪通說韓信曰相
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
言漢書云通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
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
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乃字通意通人一易而字相

失千里矣按文之工拙在事理亦在字句以是求之方望溪於史漢取馬不取班取韓不取柳有以也予謂班木學馬而遜馬馬木學左氏國語國策而遜國策國語又遠遜左氏左氏又不可語大學中庸後人之不如馬班韓柳宜也然謂世道日降文章亦日降今人必不能如古政不然矣

文中不可用釋老　隨園隨筆韓歐文集無一字及釋老者文品最高曾蘇便不免矣蓋文正公有水陸齋薦祖先之文文文山有誕節升遐保妄等語俱非文章上乘至宋金華焦弱侯侏儒雜引江河日下矣按正如經義不可雜用子書語然亦間有粹語可取者如樂記人生而靜四句本古本老子語用以入經朱子且屢引之三年問本出荀子不讀荀子猶不知也

陸機文悞　日知錄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侯公說羽羽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大公呂后並無皇媼蓋高帝起兵時母已先亡機未詳考史文也

庾子山賦悞　日知錄庾子山枯樹賦建章三月火拔大初元年冬柏梁災春二月起建章宮是災者也予謂班木學馬而遜馬馬木學左氏國語國策柏梁非建章而三月又秦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棡陽有離別之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棡陽賦五篇詳上下文當是人姓名以爲離別之別非

王伯厚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舍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葛魯卿爲贊端良爲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間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又曰王荊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亦佳句也又曰忍過事賒喜杜收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儀引此悞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又曰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不爲之諱公

義之不可掩如此又曰羅昭諫詠松詩陵遷谷變
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昭諫說
錢鏐舉兵討梁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
猶冀士也

王漁洋論詩　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
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又曰王李自是大
方家鍾譚餘分閏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于李以
矜氣出之鍾譚以昏氣出之亦是定論又曰白何
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
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用之便不盡爾
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
用之如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直是惡道又曰
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恰是
咏白蓮詩而俗人以爲咏白牡丹白芍藥亦可此
眞盲人道黑白在廣陵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
明璫倚緑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繫纜月初墮
門外野風開白蓮一後輩好雌黃曰安知此女非
嫫母而輒云翠羽明璫耶余一笑而已按此前辨

五當文　秦漢間古瓦當皆有文後人或掘土得之
以作硯然僞者實多好古之士或集其文爲書尤

雅者有延年益壽出甘泉宮址仁義自成都司空
瓦俱出漢城高安萬世延壽萬歲千秋萬歲俱出
漢舊城長樂萬歲出未央宮萬歲毗平樂宮阿出
平樂館便字瓦出便毗衛字瓦出衛尉廬舍上林
農官右空右將皆出其署鹿甲天下出上林雙鹿
館飛鴻延率出秦飛鴻臺

千字文　舊唐書經籍志周興嗣撰子範各有千字
文一卷宋史李至傳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
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本傳則以爲王

羲之隋經籍志子範千字文其弟子雲注梁書本
傳則謂子範作蔡邕注文字傳聞各異如此又隋
書文苑傳潘徽爲萬字文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
千字文不知何人作

事例

歲節異常　漢書八月帝與羣臣祓灞上劉楨魯都
賦素節二節天漢指隅人胥祓除時七月十四日
是上巳不定三月宋廣平賀表時則仲秋日惟端
午是端午不必五月隋文帝七月與羣臣登高是

登高不必重陽大平廣記盧頊傳冬至除夜盧家
備粢盛之具是冬至夜亦名除夕
名月不紀年　漢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牛宏傳
十三月不以大簇爲宮便是春水不旺註十三月
正月也金石錄古公緘鼎有十四月戊命尊有十
九月歐公問貢父而不知王鳳洲以爲閏月是癸
日記以爲嗣王即位雖踰年不忍改元汪師退作
史記十表古秦漢之際陳涉起陳凡六月武臣起
趙凡四月皆繫以月而不年而其有四十八月三

十八月何以不年其時統無所屬不得以正元起
數故也故管子亦有二十四月之文知此則十四
十九月之說亦可以明
六更　楊誠齋詩天上歸來已六更人多不解謂宋
忌五更之讖故改作六更不知五更乃五更亥申
非夜之五更宋大內五更已絕柝鼓遍作曰蝦蟆
更亦曰六更司馬法之發朠張衡賦之楚嚴令之
發擂也
官有領行兼假　漢官以上兼下曰領以下攝上曰

行以本官任他職曰兼暫署曰假假卽今署事也
亦曰攝篆卽今實受也謂繁簡亦始漢如薛宣傳
以平陵之薛慕易鉅鹿之尹賞是已

爵官職秩　爵者公侯伯子男官者宰相尙書以下
職者一品至九品秩者光祿大夫至文林郎俸之
深淺曰秩二千石六百石則又以祿言唐宋有勳

階封號食邑實封如宋程琳碑贈大師累階開府
儀同三司是階也上柱國廣平郡公是勳也封七
千四百戶是封也賜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是號
也此本皆起唐如封開國公賜號開元功臣實應
功臣之類食邑實封如宋余襄公食邑二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是也唐實封食租稅米皆爲虛名
又有賜金紫之例則非其本秩應有之章服如南
齊任遐爲王晏乞一片金晏爲啓上賜金紫後凡
賜紫金袋賜銀青賜緋皆沿此

過堂　今選士選官皆過堂唐三銓三注後予官季
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是也今告勅卽唐告身唐天
寶初官爵濫而米粟貴所以有將軍告身易一醉

之語

貶封　古爵不上逮南北朝始有封贈祖父之例而
自父以上官以差殺未如今制之隆郭令公二十
四考中書父止贈大保權文公官宰相其祖止贈
郎中然權文嘗貶封外祖宋李昉貶封叔父

致仕官朝參　此卽孔子致仕朝服而朝之義唐貞
觀二年詔致仕官朝參在本品現任官上

移文　文書平衡者號移文此始劉歆移大常博士
三國志王肅傳辭要爲秘書丞以公事移關臺關臺

自以爲臺秘書署不得用移文移文者平等之稱
秘書爲內閣何不可移之有

礮石可破　明末吳中用兵所在多列礮石自岡王
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
布其端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
矣後常遇春取平江皆如其法或言桑皮紙厚葺
則箭亦不能入

喪事之權　喪服小記久而未葬者主喪者不除其
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魏晉祔葬未葬者不

聽服官宋何子平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
祖括之日梁殷不佞唐歐陽通元孫瑾皆然鄭志
趙商問假葬異國三年闕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
送親之終假葬後代巧僞不可以難禮晉郤詵母
亡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不
合禮左傳崔慶既死齊人遷莊公嬪于大寢古人
改嬪不以宮庭爲忌不以兵死爲嫌送往愼終之
禮如此册府元龜載後唐莊宗時遣李瓊往曹州
簡行哀帝陵寢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以年

饑止其非父母服而不服官者韋義楊仁劉衡皆
以兄喪去官范滂圍令趙君皆以兄憂不應徵曹
全譙玄以弟憂去官陳重以姊憂去官王純陶淵
明以妹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戴封以伯父
喪去官度尚以從父憂去官楊著以從兄憂去官
馬融以兄子喪去官稽紹以長子喪去官潘岳妻
喪期年既周然後之官延篤孔昱劉焉李膺皆以
師喪去官雖亦漢晉人過中之行然奪情起復者
視此亦足愧矣

衣履古今所尚不同　古衣公服皆對衿今公服皆
深衣制也古衣皆用緣今以用緣爲邪色人矣古
人有屨有襪有行縢行縢周時曰邪幅漢後曰纏
著此又著襪後著屨襪小襪也今纏惟勞力者用
之小襪惟小兒用之長則通用長襪矣古人立而
行禮皆衣履坐席則脫屨席在堂上則脫屨堂下
賓長則脫於堂上席側席在室中則脫屨戶外長
者一人脫屨戶內脫屨即脫襪故褚師韋子襪而
登席莊公以爲怒其必脫屨襪者古人盤膝坐以

屨襪履地爲不潔不嫌赤足爲汚者見賓登席必
洗足也今坐椅凳不當脫屨矣靴始趙武靈梁簡
文時嚴禮學北人著靴上殿人呵之是時猶以著
靴爲不敬今則以不著靴爲不敬矣

食飯用箸用手　古人言飯有二一稻粢之飯一蒸
食亦曰飯今吾鄉猶有此稱禮共飯不潔又飯黍
古人飯以手不澤不捼莎之恐人惡不潔宜古有匙
毋以箸疏當用匕匕即匙按黍滑用匙宜古有物以取故
有箸飯何爲以手故張子解爲有器有物以取

曰不澤手此亦專以飯爲稻粟之飯予謂不澤手謂蒸食下毋搏飯亦指此則食稻粟之飯用箸宜食黍用匙宜蒸食用手取或奉人不澤宜飼屬自古有上下通言而今不可者　師古曰古屋高大通呼殿非止天子宮顧徵君曰鮑宣爲豫州牧行部去法駕是人臣亦稱法駕裴度爲節度兼招撫以廓城爲行在是人臣亦得稱行在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晉書劉毅傳造府朝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郡縣皆得稱朝按此亦古私朝之說然在今皆不可又西林燕語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晉詔山大常尚居諒闇劉子季梁疾七日大漸憂后湛昆弟詰曰我王母薛妃登遐馮嫽爲孟嘗君焚券民稱萬歲此皆今所禁

生稱諱謚　金石錄生稱諱見石刻者甚衆孝宣元康二年詔其更諱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此在濮

已有之王褒洞簫賦幸得謐爲洞簫兮李善註謐者號也號而曰謐猶名而曰諱也史家生稱謐多是追書然如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即于其人口中自稱亦非例矣

例

名字兼稱　有加字于名上者如子玉得臣是也有加名于字上者如靳脊子弓是也有名字上下分稱者如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義眞之類漢人所未有然論語記八士非即排行名字排行　曰知錄謂此起晉宋如德宗德文義符是也

耶

老先生　漢書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才每詔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爲之對弁州觚不觚錄明代門生稱座主不過老先生自嚴分宜當國門生方有老師之稱外省司道稱巡撫曰老先生稱按院

曰老先生大人按今稱翰林必曰老先生翰林稱
先入院者曰老前輩對老前輩自稱晚生見必以
連三素手本于他人則否他官亦無此例此皆相
沿成習其實古人凡于尊長大人語之惟曰前輩
面稱惟曰先生曰大人其于父兄公稱亦或曰先
生本論語面稱亦或曰大人本曾子凡投刺亦不
過一今習俗亦不可爲例也又俗師有不聽弟子
稱先生者此直未讀四書之見

稱名多亂例　稱名亦有例而自古變亂不能一前
代拜相封公乃稱相公今則老者以稱年少近京
師以稱歌童如稱主人則反以爲怒

言之又補詳于此春秋時以稱公爲僭然不獨楚
縣稱公吾公在壑谷大夫皆稱公矣後毛遂曰公
等碌碌凡人皆稱公矣君稱豈可僭然不獨大夫
有君稱漢王陵曰諸君不在耶五代和凝妻曰君
非陸贄門生耶凡人皆稱君矣漢初對人多稱臣
乃戰國之餘習如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
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稱僕也賈誼新書有
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
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用多羅樹葉
書凡二百四十緘縛右絹字亦借爲卷也

列名題上　公羊傳序題曰漢司空椽任城樊何休

序

未詳書某　成十二年穀梁晉侯衛侯會于瑣澤范
注瑣澤某地此以未詳故云然然不如直曰未詳
一卷爲一号　道書以一卷爲一号音周與軸通陶
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
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用多羅樹葉
書凡二百四十緘縛右絹字亦借爲卷也

書不當兩序　序始書序詩史記漢書有自序左
恩作三都賦求序於皇甫謐顧氏絳曰序止一篇
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
今則累序非體不當其人亦非職也
編集不應首詩賦　隨園隨筆文以賦裝頭始文選
劉禹錫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後體物今之以賦裝
頭者非也按以詩冠首亦非例
自註其文之非　歐公譏元微之桐柏宮銘自註典
故非作者法按古典不必註或係今事人不明者
押之元微之遣春詩寒韻中用聲名老更判憶問
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先判一飲
醉如泥作平聲用刺史諸侯賚郎官列宿應爲問
彭州牧何時救急難應字難字均應仄用皆以平
古詩平仄本寬　隨園隨筆杜詩側聽中興主長吟
不世賢中作平聲用百年垂死中興時作仄聲用
漢則漢擬唐則唐於古韻亦不可不講求也
古韻今韻　隨園隨筆杜詩侧聽中興主長吟準然歷代
有歷代之韻古詩或可不拘律詩定當恪守然擬
韻西南夷兩粵傳區與驕韻楚辭大招昭與遽韻
王岐公作墓志倣之爲銘按此類亦多古音隨時
轉變詩之有叶皆當時本音即楚辭有與詩韻不
同者漢韻有與楚辭不同者唐韻有與漢韻不同
者宋禮部韻元陰時夫韻明洪武韻皆然音以時
轉亦以地異五方不同一地數十里便不相合古
同文之教書名之達因方音之自然固自甚寬隋
作切韻聚五方之人酌以求合原難盡準然歷代
有歷代之韻古詩或可不拘律詩定當恪守然擬
漢則漢擬唐則唐於古韻亦不可不講求也
古詩平仄本寬　隨園隨筆杜詩側聽中興主長吟
不世賢中作平聲用百年垂死中興時作仄聲用
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先判一飲
醉如泥作平聲用刺史諸侯賚郎官列宿應爲問
彭州牧何時救急難應字難字均應仄用皆以平
押之元微之遣春詩寒韻中用聲名老更判憶問
韻中用洞照失明鑒皆以仄押平按此類亦多足
徵古韻不同古人音韻平仄亦本寬蓋字以義分
義可通音亦可通故宁謂趙秋谷聲調譜未盡合
也而自有四聲之作古律既分律詩定當如律古
詩或可不拘秋谷論律詩大寬論古詩大嚴惟古
必拘之不與律同一言爲得其要
詩賦不拘隻偶　李德裕言詩不拘隻偶文選有五
韻者七韻者子建七音有回泥諸旅四韻王粲五

言有攀原安三韻按古詩古賦對偶用韻皆不拘
長短多寡或反用意間錯卽律詩或有隔類對法
然不可輕學古詩古賦又有一句韻法多在末句
前人直以爲無韻或亦古音之難以今音讀也
文中用韻　經書中有間用韻者如洪範無偏無陂
節禮記將入戶視必下將上堂聲必揚是也有全
用韻者如易小象傳是也後之文人或文反以賦
體行之或賦反以文體行之又如碑記宜不用韻
而或反用韻銘誄宜用韻而或反不用韻又如文

後附以詩歌此皆體無一定漢唐以來諸大家文
可覆按也井蛙之見且以爲怪矣

詩賦不可爲典要　隨園隨筆上林不產盧橘而相
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
門大守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雲隴頭水而
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唐皇
幸蜀不過峨嵋而香山長恨歌乃云峨嵋山下少
人行宣州去江數百里郡中無江而謝朓登城樓
詩乃云澄江淨若練蘇武詩有俯首江漢流之句

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按如此則曰知錄前
所言庾子山大白詩之悞似可不論然不如得其
實之爲安顏氏家訓所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是
也

古詩轉韻不轉韻可弗拘　隨園隨筆顧寧人言詩
不轉韻則板滯不靈三百篇無三四句不轉韻者
後人詩一韻到底者始於漢而終於蘇然文心雕
龍曰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
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由來久矣按轉韻固取其

靈亦便於用韻也韻果適用詩之靈亦不盡在轉
韻故此可弗拘也至轉韻或自首句入韻或以次
句易韻古人亦不拘然予謂首句卽是轉則以徑
換爲叶

詩先於樂　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
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本朝雅樂
皆先製章而後成譜崇寧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
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樂爲詩
而作非詩爲樂而作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

也顧宰人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與徒詩無別袁子才曰七言律卽樂府舊唐書音樂志章龍池樂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章卽樂府之獨不見也陳標飮馬長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楊升菴瑞草堂詞選序以唐七言律卽塡詞之瑞鷓鴣七言仄韻卽塡詞之玉樓春按塡詞卽王普所謂樂必論聲音淸濁不但論平仄也其實聲音淸濁長短高下無論何詩皆可抑揚折縮其字句隨入所製故三百篇雖採之民間婦女者無不可以入樂蓋入樂唐人如李白淸平調詞直七言絕句耳但後世精音律者少詩遂有可入樂不可入樂也今作樂府用古題謂之古樂府製新題謂之今樂府以絕句爲之或用古題或不用古題又謂之小樂府其用古題者畧仿其意而實自爲意用其調不用其調亦不拘也要必旨托諷勸詞取深穆否則亦未可妄爲矣

青照堂叢書　劉照青鏡梓　姪維翰臣校
益聞散錄下　朝邑　李元春又青著　男來瀚海觀錄

訂俗

急急如律令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末皆云如律令言當嚴遵如律令也今道家符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零律零雷邊捷鬼善走說誕怪不足信然唐詩寒山子集中昌黎祭江龍文皆有之可知此語相傳已久而用之詩文未免兒戲矣

拔河之戲　唐景龍文館記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絚繫十餘小索以力弱爲輸時七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韋巨源屢唐休璟以年老隨絚而踣不能起帝以爲笑樂此蓋見河上牽船者從泥水拔出因效之今小兒有曳牛之戲正此事然當時君臣作如此戲亦大失體統矣

石敢當　史游急就章有石敢當顏師古注石氏敢當所向無敵據此似古人名後世借以禳災耳又

羣碎錄五代劉漢時有勇士石敢當應是慕古人之名者今人立石墻頭加大山二字夫子雜錄云石敢當能暮夜至人家醫病人呼曰石大夫以此訛書大山或曰石敢當大山人

鍾馗　日知錄考工大圭終葵首終葵椎也古人以逐鬼今人戶上畫鍾馗象云唐進士死能捕鬼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又淮南王佗子名鍾葵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唐王武俊將有張鍾葵古人多以此爲名

同年不專同榜　後漢書李固傳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南陽五世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武帝紀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是同時而生或同時舉官舊皆謂之同歲同歲即同年也唐時乃以同科第稱同年憲宗謂李絳曰人於同年有情乎

絳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後
相識情於何有明季則私恩結而朋黨興矣
撒帳　漢京房女適翼奉子房以其日青羊烏雞青
牛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以
麻豆穀米襍之自是後新婦入房以麻米撒之新
安人雜果實撒帳中謂之撒帳吾鄉則擲草豆謂
欲新婦不爲食草之人而尙爲食豆之人非也
喫醋　懷鉛錄蘇子瞻嘲陳季常以河東獅子吼故
世以悍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曰食醋酣蜜
酪各一瓶喫醋本此
人中　趙文敏問陳鑑如人唇以上號人中何也曰
自此上皆一竅自此下皆一竅故曰人中三畫陰
三畫陽泰卦也

稱呼俗異　杜詩稱父母爲耶娘韓昌黎祭女文稱
父爲阿爹阿八按集韻引說文爹父也說文無父
部集韻悞引今多稱父爲爹爹本音舵南史始興
王叔陵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今
北人乃呼若迭音西安人稱父爲八夷語以稱
王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今
北人乃呼若迭音西安人稱父爲八夷語以稱
名

乾阿嬭　北齊陸令萱以乾阿嬭授封郡君此後世
有乾母乾父之始然不可訓也
外甥亦曰舅生　世說郗超未亡獻之兄弟甚修舅
生禮
稱壻布袋　孫氏日鈔宋馮布賛于舅家有事輒
曰令布代之俗遂訛壻爲布袋
歪歿　昌黎登嶽廟時手持盃珓導我擲盃珓亦曰
筊盃漢時即有筊卜今神廟所在有之多不知其

鐵　廟有鐵卜始宋末關壯繆祠然自晉宋即有典
籤官今吏書貼紅籤以便批決謂之籤押亦曰簽
押
念珠百八　取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瓦釜
漫記
土炕　日知錄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
之炕古書不載舊唐書東遼高麗傳月背作長坑
下然煴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坑也但作坑字
鈔袋　號方便囊見陶穀清異錄欽今曰撒
窩兜　今婦女首皮圈名此
頓說　杜詩頓頓食黃魚二字出荀子又前漢書一
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
骨牌　骨牌乃骰子之變宣和譜以三牌爲率三牌
六面也後人天九之戲見明潘之恒續葉子譜謂
分華夷二隊好事家又變此爲三十二葉今官署
多爲之或以爲酒令亦巧於賭矣
丫頭　二字見劉賓客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年十四
東西　南齊豫章王蕭嶷傳嶷願武帝壽百年帝曰

百年亦何可得但得東西一百千事亦濟今俗混
稱某物爲東西取東作西成之義一曰南方火北
方水不便執持若東木西金皆可手取故泛號物
曰東西
考祀
天神土神　人皆戴高履厚祭天神土神不爲僭乎
舊言之但只可爲位而祀不宜廟祭也方士有金
闕玉皇之名殊乖外此天星有可祭者如司命人
星皆宜祭故周禮有司民之祭而世反不知王勿
翦以城隍爲司民亦非也
天苑牛神　見沈氏春秋說以類推之又有天雞天
狗天豕此等皆畧有其神
天酒酒神　今作酒家兼飼豕宜祀天酒天豕二星
俗乃祀大公本封神妄書謂之金山神眞堪大噱
司祿財神　司祿星有二文昌宮末星貴人之祿也
虛北二星常人之祿也世祀財神宜爲此但以財
名神俗矣又紛紛爲人神之說妄矣
文昌祠貴相　文昌宮六星三曰貴相此文昌天神

也即總祀六星亦可世所祀梓潼帝君出道家云蜀劍州人張亞子又名善勳字霧夫與齊萬年戰沒神栖劍閣七曲山見夢於姚萇爲立廟唐元僖二宗入蜀常擁護宋淳熙時降乩自書九十七化化書遂由此出中言七十三化掌桂籍八十九化主文昌職貢舉世以爲文昌由此然事多誕妄不足信今重其祀要不可與天星混

奎星非魁　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此祀文昌兼祀奎之由世乃訛奎爲斗魁即酉字爲像非也然魁拔易言城復于隍城隍不過此一城之土神既有

第五星玉衡主文今登科爲奪魁又魁與文昌近即如世訛祀亦可杭輦浦以魁爲北斗第一樞星不主文似拘

壽星祀自周　壽星即老人星也周立祠在下杜見通典世稱南極康人壽亦言之謬而且僭

五瘟使　五氣之神或以爲黃帝子或以爲張許二公南方春初以神舟送之黃黃生有神船一章詩曉之

山神宜隨山祀　較祭人人宜行常時在山自宜祀山然各主一祀耳世俗祀韓文公取泰山北斗之義爾藍關之度妄說也又書院大學皆祀文公書院稱山長亦以此又自唐末書院如衡山嶽麓皆在山故云

城隍非人神　魏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各嚴齊會南史邵陵王祭城隍將軟牛有赤蛇自牛口出北齊慕容儼鎮鄖城城有祠號城隍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祠碑以爲城隍之祀起吳越水旱皆禱

社神故張南軒亦以此爲贊鮑至撰南雍州記云南陽城有蕭何廟相傳爲城隍神文載通典吳澄江州城隍廟後殿記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配食世傳京都城隍是文丞相蘇州城隍舊姓白或云蘇州城隍是明高祖杭州城隍胡總制又曰周御史此大抵因夢幻而傳信有之亦秖如潁陰侯之配食可耳俗以五月十一爲誕辰不知誰之誕辰也

社公社母　社祭一方之土其有賢者功被其地配

食如棗布可也俗有祉母則不必然

東嶽治鬼　知新錄仙論起周末鬼論起漢末據鹽鐵論祈嶽倡舞自西京已有之遁甲開山圖泰山在左元戈在右元戈知生梁戈知死後漢方術許峻傳峻病篤謁泰山請三國志管輅謂弟辰曰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博物志泰山主招人魂右怨詩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皆以泰山治鬼也按顧野王輿地志泰山府君以此亦言此不過因東方生育之方附會輪迴必由地獄十王有泰山王今所在亂泰山府君以此

關帝事畧　六朝時祀蔣子文爲蔣帝今已湮宋以來關壯繆侯之祀乃日益隆知新錄侯本字長生改雲長當時有范長生亦事昭烈至李特時年一百三十歲壯繆字想因范而改林鹿菴歲寒堂集言侯祖審字問之戈名毅字道遠並侯三世習春秋侯娶胡氏以光和元年生子平侯殺豪右呂熊等七人逃難於涿智僧傳陳光大中智顗於嘗陽山見關神乞地爲道場遂立神祠此佛家以侯爲伽藍之始委宛餘編則以爲事在開皇三年范摠雲溪友議荊州玉泉祠有關廟緇流不敬則大蒙痕見於面羨西溟以此爲唐貞元十八年事溯幢小品宋崇寧中道士張虛靜攝關神破蚩尤於鹽池神見形禁廷封崇寧眞君此道家立趙溫關馬四帥之始趙溫不知何代人馬是馬伏波明大祖定鼎夢神索祀雞鳴山成祖征木雅失禮見神前驅一載金陵瑣事一載帝京景物記洧夏錄載現形助破王倫事如此類歷代不可勝紀故自崇寧追封大觀二年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加義勇洪武元年復原封漢壽亭侯嘉靖時復原封漢前將軍漢壽亭侯萬歷時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並封夫人爲九靈懿德武肅英烈后長子平爲竭中王次子興爲顯忠王將軍周倉爲威靈忠勇公賜左丞相一員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張世傑道壇滅魔元帥以鄂王岳飛代佛家護國眞君以鄂公尉遲恭代　國朝順治九年帝君改稱大

帝闕聖上加忠義神武四字

宜祀人神　先炊祀燧人見論語疏今乃不祀先蠶

宜祀西陵漢書乃有菟窳婦人寓氏公主名機神

祀黃帝臣伯宗以其作衣或以爲祀織女祈祀高

祿爲女媧小說乃有三霄之名藥王會典祀葦慈

藏俗以爲孫眞人又有藥上古良醫人不知也

世俗神祀　眞武本黑帝之祀明周洪謨引圖志爲

靜樂王大子修煉武當山帝命披髮跣足鎮北方

此道家附會之言宋避諱改眞武爲元武亦取北

方方宿爲龜蛇七星劍旗亦以是三官神起張角

弟修爲人禱病爲符三通一上之天一埋之地一

沉之水故爲天地水官明一統志則以爲皆仕周

者九郎神宋人祀趙文子以救郎訛爲九二郎神

祀蜀大守李冰次子以助父與蛟鬬也蝗神俗傳

劉猛將軍爲宋紹興進士金壇將軍宰宋史有傳

曾爲浙東倉司判官字平國有惠政然無捕蝗之

說宋坤靈泉筆記宋景定四年封劉錡爲揚威侯

天曹猛將勑書除蝗則劉猛將軍爲中興四將之

一然予以爲蝗神卽入蜡中昆蟲之神張說有捕

蝗法以配享亦可南旺分水龍王爲永樂時工部

尙書永寧宋禮明史有傳又見河渠志用汶上老

人策堤城匯諸泉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

二朱國禎湧幢小品云萬歷時總河萬恭爲禮立

廟九原丈人管河瀆水怪龍蛇之神金龍大王姓

謝名緒晉大傅裔金兵熾以戚院不仕隱金龍山

咸淳時賑饑全活甚衆元入臨安義不臣赴江死

明興助傅友德與元戰呂梁洪永樂時鑿會通河

文責神神攝一書史詰示自是羞著靈應

世俗妄祀　元始天尊生大元之先度經四十一億

萬載姓樂名靜信見魏書釋老志天爺姓張名堅

字刺渴漁陽人養一白雀爲報信奪天劉爺之位

見諸皐記說大抵托自張角輩碧霞元君相傳爲

大山神女搏物志大公爲灌壇令文王夢神言嫁

爲西海郎君婦行必有風雨因灌壇令不敢過宋

崇寧五年封碧霞元君並封其弟爲炳靈公通考

以爲泰嶽有玉女池側有玉女石像是也三世佛
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並其眞神而三三涛
曰玉清上清紫清皆老子化神蓋倣三佛爲之說
起崇寧時朱子嘗斥之明鯢亦嘗正之崇應眞君
姓薛名堅蜀宋徽宗時嘗從張虛靜林靈學法而
玉樞火符天將王靈官又嘗從薛眞君傳法明永
樂時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京師附體降神乃
於禁城西建天將廟宣德時封薛眞人爲崇恩眞
君靈官爲隆恩眞君倪岳皆斥罷之泗州大聖和

尙也西域河國人見孫奕示兒編劉元城杜門屏
跡人以爲過南京不見劉待制猶不見泗州大聖
女神　地與山川之神多以婦人爲主漢書郊祀志
有媯神楚辭湘君湘夫人本指其水言神郭璞注
山海經謂天帝二女或以爲堯二女水經注會稽
禹廟有聖姑禮樂緯言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
河伯夫人姓馮名夷與淮南言馮夷大丙之御不
同巫山神女宋玉寓言水經注以爲天之季女瑤
姬洛水宓妃陳思王寄與也如淳以爲伏犧女啓
成奏華其稱爲五品眞人

臣而世多以爲天師之祖蓋別一人也據邵伯溫
聞見錄張陵造作符書授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謂
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位相付自號師君其衆
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道家言陵留侯
八世孫漢武十年生天目生拜江州令棄官隱北
邙章帝徵不起上龍虎山司符錄一統志同漢書
劉焉傳謂順帝時學道鵶鳴山見閒錄即本此天
師之名起元魏時寇謙之乾隆時左都御史梅毂
成奏華其稱爲五品眞人

遺文

易逸文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詩逸文　左襄二十一年叔向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註詩小雅正義曰今小雅無此全句惟采菽詩有上句按後人託作尼父詩本此又昭二十五年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注逸詩此等皆似撮引經語也國語單穆公引支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此全不用韻之詩史記范雎說昭王引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此亦無韻

書逸文　左文十八年季文子言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注九刑之書亡據言誓命必亦周書也又通考宋張齊賢議曰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今書與史

記佚缺

周禮逸文　左文十八年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據此則周禮非未成之書蓋缺者多矣

禮記逸文　喪服朋友麻傳疏引禮運云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朋友成之今無朋友成之句白虎通又有云六經者所以扶成五性也

孟子逸文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八之所知不如八之所不知見梁武帝神滅論君王毋好智毋好勇智勇之過禍患所生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今逸

孟仲子語　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又閟宮傳孟仲子曰是禘宮也

左傳逸文　說文私降暱燕又詩冢土箋春秋傳脤宜社之肉今三傳皆無此語

國語逸文　說文引兵不解医医盛弓弩矢器

國策逸文　史記索隱引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回輪而亡又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挑之不出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不懶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久無所得自然變改今國策皆無之

爾雅逸文　禰禰禷禷亦見說文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莊子逸文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今莊

子逸篇亦無此見御覽

墨子逸文　二三子復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見文選注

汲冢周書逸文　幽王欲殺大子宜曰使虎食之宜曰此之虎帖耳服詩疏引之

竹書逸文　杜預曰竹書七十二篇外二篇曰師春

全集卜筮語今師春篇紀諸國世次無卜筮語

淮南子逸文　禹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慢中鼓塗山氏往見

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爲石禹呼還我子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通與引之

史記逸文　漢紀大乙以昏時祀到明今民間夜遊

觀燈是其遺事御覽引樂書今無之

漢書逸文　韓信贊曰淮陰毅毅仗劍周章南朝劉之遂得古本漢書有之又古本有中篇無敘傳外

戚傳在帝紀下

後漢書逸文　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大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于中比若春種于地也十二象應和而生其施不以時比若冬種于地也十二象盡死固無生者

出師表逸句　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較三國志爲完

白虎通逸文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上以供宗廟

下以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見左傳正義

博物志逸文　李子敖身長七尺遊鵠嗉中秦胡乞身長數丈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板傷齒見御覽

重名稱續紀

堯舜文王周召孔子俱有重名字　漢有唐堯爲臨武長梁史有虞舜官大常丞建明堂議唐貞觀時新羅有宰相名文王嬪融字周公袁安字召公遍

鑑秦征西將軍孔子率兵討吐谷渾光武本紀有城頭子路晉書有顏回爲羌帥又如九張員五李廣十一王褒八王吉指不勝屈蕭繹陸善經俱有同姓名錄後多繼者予前亦有之茲更續其逸而顯者猶不能盡也

兩嬰齊　魯有仲嬰齊莊孫又有公孫嬰齊文公孫晉有兩桓叔　昭侯之叔父成師悼公之祖父捷襄公少子

兩士句　范宣子士文伯

兩優施　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穀梁夾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豈優多名施與

官名少正春秋兩見　鄭少正公孫僑魯少正卯鄭兩子石　公孫段字子石亦曰伯石印段字伯石

亦曰子石

齊一時兩賈舉　左襄二十五年崔杼之亂公鞫侍人賈舉書侍人以別于下同死之賈舉也

楚兩屈湯　左宣十二年邲戰有屈蕩爲屈建之祖父昭二十五年屈蕩爲莫敖別一人

兩史鰌　左莊三十二年虢有史鰌昭二十年齊梁邱據欲誅祝固史鰌服虔以爲欲誅祝史之固陋鬬者杜以爲兩人

兩專諸　一陳俊孫見後漢書

三公輸般　檀弓言季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般請以機封史記言公輸之攻墨子之守古樂府公輸與魯般似爲二人山海經般作弓矢又似三人此猶王良伯樂郵無卹人物表以爲三人

兩益賓　一後漢中常侍見梁商傳

兩圄皓　南朝徐伯珍兄弟亦名四皓

兩虞美人　一項羽姬一漢桓帝美人

兩宋弘　一中常侍見前漢書王嘉傳一光武姊湖陽公主願嫁者

兩楊寶　一莽河東大守爲鄧禹所斬一楊震祖飼雀者

兩昭君　一王嬙一王莽時方士

右今兩鮑謝三李杜　宋鮑昭謝朓唐鮑防謝良弼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甫

兩張華　曹魏時據酒泉郡者張恭令其弟攻之弟亦名華

兩徐邈　一曹魏徐邈一晉謝安薦徐邈爲中書舍人

兩武侯　符堅亦以王猛爲武侯又魏胡昭亦字孔明見管寧傳

兩孟敏　一後漢墮甑不顧者一北涼沙州刺史

兩杜尙　一後漢黨人一涼殿中監

兩朱買臣　漢有朱買臣梁亦有朱買臣

兩虞美人　一項羽姬一漢桓帝美人

兩宋弘　一中常侍見前漢書王嘉傳一光武姊湖陽公主願嫁者

兩楊寶　一莽河東大守爲鄧禹所斬一楊震祖飼雀者

兩王肅　北魏又有王肅亦以文雅稱

兩郭汾陽　三國時郭淮字伯濟封汾陽王不如唐汾陽之著

兩徽宗　金史景宣帝廟號亦曰徽宗

兩王偉　梁湘東王誦王偉又明初學士王偉

兩唐伯虎　宋史文苑傳唐庚字伯虎逸名字

蒼頡爲侯剛氏　見逸史

暫暇名槐　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又言其能作十二紘癡

推移大戲　桀龜勇力二人見晏子

惡來革　一說蜚廉子惡來與華一說惡來名革慕容垂也

時有杜度上草書昌黎不慊也

以字行昌黎慊用杜度不知晉衛恒傳言漢章帝

兩張衡　漢有張衡隋亦有張衡

兩郭汾陽　三國時郭淮字伯濟封汾陽王不如唐

汾陽之著

兩徽宗　金史景宣帝廟號亦曰徽宗

兩王偉　梁湘東王誦王偉又明初學士王偉

兩唐伯虎　宋史文苑傳唐庚字伯虎

逸名字

蒼頡爲侯剛氏　見逸史

暫暇名槐　見孫海門稽古名異錄又言其能作十二紘癡

推移大戲　桀龜勇力二人見晏子

惡來革　一說蜚廉子惡來與華一說惡來名革慕容垂也

容垂言于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

仲雍字　字孰哉見史記字用哉催見此
陰蔽吉祥　俱脫文王於羑里者一見稽古名異錄
一見漢賦
鄧元　賈子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
越象　王褒潛夫論由余生于五翟越象產于八蠻
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
伯韶字　字子輿見左傳注
文種字　吳越春秋字子禽
旋波移光　越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者

王良字　字子期見韓非子
論語直躬者　韓詩外傳以爲石奢
董之藥菁　戰國人三字名之語助猶庾公之斯尹
公之他也
陳仲子字　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
王粲　與李冰同穿蜀汀者
屬狄　與項羽同起兵至正時因禱雨降乩告其名
外黃小兒名　外黃令仇明子仇叔見大平清話
壺關三老名　漢武故事以爲鄭茂荀悅漢紀以爲
令狐茂
髮子　賈誼新書引其言曰大平之世父無死子兄
無死弟
東海孝婦姓名　姓周名青見搜神記
馮子都名　名殷見晉灼注
楊王孫名　名貴見西京雜記
卓文君前夫　程鄭子皐見曹宗璠文君傳按程鄭
見貨殖傳是富人女嫁富人也
高獲　與嚴子陵同徵不起見池州府志
善相者嘗相陶侃左手中指有豎理可爲公
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爲公字
薛濤字　字度宏見研北雜字
楊軻　晉隱士石虎徵之不起
絡耕道　唐隱士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右

蒲禹卿　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宗衍欲至天水上疏諫不聽不一年遂亡

虞爲一　唐嵩山隱士通鑑綱目脫一字

軒轅集　唐宣宗迎至京師問學長生對曰王者屏欲崇德自然受天遐福

鄭脩　與宋古文在歐公之先

楊世昌　道士也高似孫緯畧以爲東坡遊赤壁吹洞簫者

名姓字之異　或一名一字屈原名平項羽名籍或名二而字一鄭當時字莊張九齡字壽或以名爲字有若字子若會稽王道子字道子郭子儀字子儀姓之異者國語有猘姓韋注以猘姓爲丹朱後趙簡子問壯馳茲是姓壯也趙襄子曰莧讙犯我以義是姓莧也貨殖傳有姓偉姓姓也漢書有誰如誰姓也敝絮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前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鄭樵氏族畧有苑姓宋掌禹錫家鉉翁姓亦希而鉉翁則家父後也名之異者左傳有丁姓子孫從榮廣受春秋丁姓姓名也子姓

傳有丁姓子孫從榮廣受春秋丁姓姓名也子姓孫名也漢文時中大夫令免則名姓俱異矣名之惡者北齊有顏惡頭南唐有馮見鬼蜀有何見鬼逸皇族有西郡王名驢糞金宣宗時濮皇傳名猪糞金史忠義傳有郭蝦蟆元史有石抹徇徇郭狗狗

補說

春秋之初猶有王　以石碏語子定州吁曰王覲爲可可見

楚之强横抗中國全自子文父子始　初以鬬伯比教武王繼以子文輔莊王

虞爲西吳　左傳疏仲雍嗣大伯後武王以其庶孫處中國爲西吳後世無之虞公吳虞語亦通

左傳時補經缺　以此見杜預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之說非

江脊齋爲冕圖有前旒無後旒本漢法　見司馬彪續事亦稱前　左傳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褒公曰

漢書輿服志注

是何祥也疏引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云惡事亦
稱祥
三公非爵　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
非爵也按此亦如葉公之類後世人皆稱公由來
久矣
害道僞書　大抵多小人托以藉口如僞周書竹書
紀年之類直藏之冢中以信後世今世所傳者特
什一也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逼太甲喜大戊
殺伊尹武王斬紂頭後人或取之以爲新奇豈不

害道之甚又如梁四公子傳一曰蜀闖上攜下探入聲一
曰巘杰萬曷一曰戮黠頤滿一曰仉脅掌親故爲詭異其
實鄙俚或且託藏名山矣
女狀元　蜀臨邛黃崇嘏嘗作詩上蜀相周庠庠薦
之屢辟府縣庠欲妻以女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
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
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爲祖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
本末乃嫁之傳奇有春桃記於是有女狀元之名
又魏元又妻爲女侍中孔貴嬪爲女學士宋林妙
玉爲女進士
女孌之疑　隨園隨筆施愚山辨女孌非屈原姊天
有須女星世以使女爲孌女呂后妹名孌亦此義
屈所云從上美人生端謂下賤之女見美人遲暮
詬厲之耳然賈侍中云楚人呼姊曰孌水經注引
袁崧曰姊歸在歸州因屈原姊聞弟放逐來歸而

名高唐賦亦有姊歸思婦之句
昭君青冢之疑　漢書匈奴傳單于子雕陶莫皐立
復妻昭君生三女即王莽所召入侍者范史南匈
奴傳昭君入宮不見御因單于求女自請行與匈
奴生三子呼韓邪卒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
求歸成帝勅令從俗與西京雜記毛延壽畫昭君
索賂之說不符琴操又言昭君爲齊國王穰女端
正雅麗足不窺門年十七進宮未及見御會欲賜
單于美人昭君越席請往後不肯妻其子吞藥自
殺初潭集亦載之歸州圖經稱胡中多白草王昭
春冢獨青今有人過其地者亦不甚驗

馬肝石染鬚髮　石出郅支漢元鼎時外國貢此帝
坐羣臣於甘泉殿髮白者以此拭之皆黑漢書更
始元年王莽外示自安乃染髮鬚
般若經載五種黃門　一半釋迦有男根不生子二
伊利半釋迦此云妒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
根不生子三扇搋五皆切　半釋迦本來男根不滿不
生子四博叉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留拏半釋迦
此云割被割形者以此五者爲八中惡趣晉五行
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兼男女體能兩行八
道此山海經蠪狸之類皆亂氣所生乃世又有男
而飾女女而飾男以肆姦眞亂民矣
笑矣乎　菌類人食之得乾笑疾大白集有笑矣乎
一篇
小底　晉公談錄劉承規在大祖時爲黃門小底今
奴僕稱小底本此
酒旗　始于宋人沽酒懸幟甚高見韓非子
水車　魏畧馬鈞作翻車即水車
茶托　隨園隨筆毛西河在馮益都相國座辨茶盤
引禮記於禁爲言按周禮司尊彝皆有舟注若今
承盤蓋盤形如舟也蜀相崔寧女病茶杯熨手製
茶托此後世俗名亍謂古無茶則茶托實始崔女
今爲舟形實本周禮亦曰茶舟
剔齒　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視曹公器物牀
薦席具梳篦剔齒皆在剔齒今之牙籤也
提燈　吳獜事始以爲今之提燈即古之懸火魏明
帝詩猛燭繼望舒亦懸火之類管子弟子職捧槖
以爲緒緒即提燈
抿妝　手循笛孔也見馬融長笛賦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暮然楚叢木也
登高遠望見木杪如平地故云
銑鋧音跣現　短兵也形如小鑿陳伐齊齊用西域胡善
弦無虛發又有長鏃多力者持大刀居前隊陳人
憚之吳明徹曰若勝此齊軍奪氣矣蕭摩訶曰吾
爲君取之召降人指識胡馳馬衝齊師胡彀弓未
發摩訶擲銑鋧中其額應手仆大刀十餘人出戰

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

金人司更　元順帝紀宮女三聖奴十六人舞天魔

金人司更卽今自鳴鐘

衩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曰舉進士凝衩衣見彥昭衩初懈反廣雅捎裙衽謂之襜

衩一曰襜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衩

鐵雞　雞去勢也與宦牛閹猪扇馬同義見齊頊

綴錄又牝驢爲草驢見北齊書楊愔傳郭璞注爾雅牡馬爲駉牝馬爲草馬今人以牡馬爲兒馬

牝爲課馬則本唐時散民種馬出課或作騍又牝貓爲女貓見隋書外戚獨孤陀傳

睪丸　腎囊也見靈樞經

跉跇　攜小兒引行也

不夠　俗以不足爲不夠本魏都賦繁富夥夠夠音構

嘍囉　遊蕩脏人也今之賭博者亦呼曰光棍

踉跳　近樂器中有銷吶正德時詞曲作唠踉資治通紀劉瑾伏誅宦官之勢猶不已楚人王西樓作

一詞曲譏之曰喇叭唠踉曲曰兒小脏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

傑段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始分而三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院本雜劇始分而三之院本則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鞾履巾裝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發段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王棠曰今世有爨段二字蓋出此

雲韶班　演戲以班名自宋雲韶班始宋教坊外又有鈞容直雲韶班二樂宋大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初賜名簫韶班後改名雲韶班鈞容直軍樂也在軍中善樂者初名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爲鈞容直後世總稱爲班

合生　卽院本雜劇也唐書武平一傳中宗宴殿上胡人襖子何懿唱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北來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主

公名賢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
按元宗梨園之戲實本此今戲以生脚爲先亦本
此
淨旦末丑　懷鉛錄古梨園傳粉墨者謂之參軍亦
謂之龍龍音靜廣韻龍妝飾也今傳粉墨謂之淨
盖龍之訛扮婦人者謂之狚音旦又音達又通猶
白華經後猵狚以爲婁東廣微云猵以猶爲婦蓋
喻婦人意遂省作旦也著鶡謂之末者末北方國
名周禮四夷之樂有朝東都賦傑侏儒罷閧不畢

集蓋優人作外國裝束者也一曰末泥倡家隘語
如爆炭崖公之類又云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
末色打諢又都城紀勝雜扮或名雜旺又名鈕元
子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爲山東河
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楠子散要是也丑
脚蓋鈕元子之省文
鮑老　魁櫃本喪家樂漢時嘉會用之唐戲之首舞
也漢高困平城陳平造此舞陣間樂家翻爲戲顏
氏家訓古有禿人名郭好恢諸謔今云傀儡郭郎
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
鮑老當筵舞舞更郎當袖轉長

數紀典補
易筮貞悔二說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
卦爲悔凡變卦之主主本卦之卦而言
僕御君車之節有五　將駕一也已駕二也驅之五
步三也君出就車四也車至大門五也
大教五　祀明堂教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教弟祀
先賢于西學教德耕藉教養朝覲教臣見祭義
弔賓有五　既夕禮引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
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定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
朋友虞祔而退
非喪而以凶禮處者三　游氏桂曰戰勝以喪禮重
用兵也凶災以喪禮重天灾也去國以喪禮重去
本也
鵕冠子五至　北面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後息先
問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
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謳謼咄則徒隸者

至

侯應爲元帝言罷邊塞吏卒十不可　示夷狄犬利一安不忘危二單于犯約三諸屬降卒逃亡四生漫易忿爭之漸五從軍子孫貧困亡出六邊人奴婢逃亡七盜賊犯法走出入障塞破壞累世功不可復九單于自以保塞稍失意必成隙十

嚴尤爲王莽言窮追匈奴五難　兵不遽集師老械弊一邊糧空虛內調不及二糧重牛故人不能負三胡地風寒師有疾疫四遇險衛虜要遮前後五

桓彬過人者四　風智早成　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宜潔操也

李固駁發兵赴日南七不可　長沙桂陽被徵發復擾動一兗豫徵發迫促必叛亡二瘴氣死亡三遠涉疲勞不堪鬬四道遠多費五割心腹補四支六苦四州之卒赴萬里之難七

武侯言安南中三不易　南平中皆卽其渠率用之或諫之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食一不易夷新破留外人無兵必成禍二不易吏累有

廢殺自嫌疑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

王祉爲司馬宣王陳治畧五事　一崇道篤學使國子入大學而修庠序二欲用考試不可空論能否三令居官者久於其職四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五務崇節儉反民於樸

鄧艾策姜維必出祁山有五　彼有乘勝之銳我有虛弱之實一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兵新器仗未復二彼以離行勞逸不同三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從南安隴

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麥熟千頃爲之縣餌五

王景名子四字　默沈渾深云欲顧名思義

仇璋七無　無諸責無財怨無崇利無苟說無伐善

無棄人無書惑

封軌四戒　務德愼言違佞防姦

徐陶保身八戒　屈已任運觀行守一忘言省已存寵棄公六悔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

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捌府元龜三十一部　帝王閏位僭僞列國君儲宮

宗室外戚宰輔將帥臺省邦計憲官諫諍詞臣國

史掌禮學刑法卿監環衛銓選貢舉奉使內臣牧

守令長宮幕府部臨總錄外臣

文章正宗四目　詞令議論敘事詩賦

傳八法二十三人　蔡邕受八法於神人傳崔瑗及

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王獻之獻之

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

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東之

東之傳侄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

徐浩顏眞卿鄔彤常玩崔邈

古帖五益　一消永日法俗情二分別六書宗派三

多識古文奇字四先賢風流讀態如在筆端且可

搜其遺行逸籍交遊宅墓五不必鉤榻日與聚首

如薰修法自然得解

畫八格十二忌及請家　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

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

虬竹藏風雨十二忌布置拍密處近不分山無氣

脈水無源流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

四枝人物偃僂樓閣錯雜瀹淡失宜點染無法四

聖典型首顧虎頭精神推吳道子衛協調古薩探

微功新若曹不興張僧繇比之于書猶皇索之倫

耳二家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三品黃筌神而不

妙超昌妙而不神徐熙兼之宋畫山三家董元得

神氣李成得體貌范寬得骨法南渡後四大家李

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元四大家趙孟頫子昂吳仲

圭瑉黃可久公望王叔明蒙

算法十書　九章海島孫子五曹五經周髀緝術

古張邱建夏陽侯又有記遺三等數二書

全子樓三焚文集　子樓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

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

書籍五厄　隋牛宏謂仲尼後書緒凡五厄秦火一

王莽之亂二董卓之亂三永嘉南渡四周師入郢

五盧長公云六朝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

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其中厄於水者

二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沈沒河
中武德時王世充平命宋遵貴以舟載之漂沒風
浪十僅餘二三又書籍之盛有八春秋也西漢也
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大和也慶歷也淳熙也
士有五癖　宋梅摯官嶺表有士有五癖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癖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
獄之癖晨昏酬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癖侵牟民
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癖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

帷薄之癖
三虎三豹　王鼎遷轉使楊紘爲判官王緯在京東
慶歷時三人大稱嚴肅官吏嫉之三豹王旭黑豹
李嵩赤豹李全交白豹京師以嚴酷稱
明初三高士　山陰楊鐵崖維禎華亭陸雲松居仁
錢唐錢曲江惟善
北郭十友　高啓高遜志余堯臣王行徐賁唐肅宋
克張羽呂敏陳則
吳中四才子　祝枝山允明文衡山徵明唐伯虎寅
桑民懌悅

綠溪語

自序

士君子立言旨趣各有不同上之羽翼經籍開明理學如漢音唐宋大儒之注疏集解此立德者之言也次之通達致體講求民生利病如歷代名臣諸奏議此立功者之言也至於瑣綴曲說摭拾抄撮既無關於聖學亦罔補於經濟春鳥秋蟲時鳴時止何立言之足云乎雖然小說家亦有未易言者蓋非說之難面迺其時得遂吾說之難也予少爲父母所憐愛無饑寒顛沛之患及筮仕中州補任畿輔悉遇重熙累洽聖天子作之師德與功各建其極經學昌明化理清平道德一而風俗同爲令長者奉行成憲易於爲治每當自公退食偃游多暇而予朴拙無似於博洽玩好弋獵竹肉諸技俱無能爲役環視鄉架卷軸塵封間取而讀之隨筆紀錄以爲談助蓋度德量程功深愧言無足採又以淺見善忘亦難附於說部聚散之末然而訟閱餘閒操紙伸墨此時此景有非勞人悴士旁午瑣尾所可同年而語者沐浴光華之日月倘佯浩蕩之乾坤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事於吾說執非國家泰和之氣滌嘉之運涵濡而醞釀之者與因題爲綠溪語二卷所以幸吾之遇也是爲序

大清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下澣黎城靳榮藩書於蔚署之靜也軒

綠溪語上卷

黎城靳榮藩介人

楚辭以皐陶爲咎繇史記以皐陶爲大業論語左傳注以皐陶爲庭堅咎繇蓋昔之轉庭堅其字大業或美號如放勳重華之類耳尚書音義益皐陶子也列女傳陶子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秦本紀以伯益爲大費又以大費爲柏翳而柏翳卽陳杞世家之伯翳也秦本紀以益翳爲一人陳杞世家以秦爲伯翳之後又云鄧益變龍其後不知所封則又分爲二人故秦隱據其謬誤國語史伯曰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注翳皆作益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其說與索隱合以太史公之博雅猶有此失學者勿輕言操觚哉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文王當有兄弟矣而周本紀不載

漢高數項羽十罪以負入關之約王於蜀漢爲第一陰弒義帝爲第九是先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後公矣

范增之請立楚懷王與蕭公之請爲義帝發哀其術一也本非於楚有所愛特借以號召天下而已懷楚故君之證也豈有君初立而以謚爲號者哉於理爲不經於事爲不祥增之智豈不足以知之蓋本爲項氏謀而非爲羋氏計增之有懷王與田單之有神師無以異故羽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羽之報楚非如留侯之報韓也漢高爲義帝縞素興師而不誅英布之罪且裂地而王之魯公沛公兄弟也秦爲魯者秦滅魯者史記經文魯山王吳防編汇王英布所殺者爲是○義非國號亦非地名而以之號帝矣爲者陽聲爲義帝是不以之爲帝也後世稱兵曰義旗義師蓋本乎此非眞者爲義故五代史有義兒傳

呂后封滕何夫人同爲酇侯此非龍功臣之家也直欲爲呂婁地耳因封呂產爲呂王而後封劉澤爲琅邪王因封呂祿婁爲臨光侯而後封蕭何夫人爲酇侯果龍功臣則不使告韓信彭越矣

以夫子爲先師之專稱自太史公始也書曰昔哉夫子子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什有曰夫子欲之齊宣王曰願夫子輔吾志吳越春秋何以異於桀夫子之鈞乎鄒陽傳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誄列女傳欲以觀夫子之志耳其得稱爲夫子者衆矣自有孔子世家贊而後之人無敢僭稱夫子者是亦有功聖門處（論記之稱我於先師先師謂孫卿孫卿非訪博之不依先師倡子也孔僖傳之崇禮先師則指夫子明嘉靖中定孔子爲至聖先師孔子必臨其師者是通稱非字矣）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今開封府有兩東門南曰朝陽北曰含輝俗稱曹門宋門所謂夷門者孰是乎史記封禪書少君言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饋棗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而田儋傳贊齊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干項羽者卽嗤棗如瓜者耶抑安期生不合則隱適爲饋者或少君實無所見而鑿空耶又樂毅傳贊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夫蓋公爲曹參之師而參與項羽同時計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夫蓋公爲曹參之師而參與項羽同時計安期生教毛翕公日其不合則隱久矣何又以策干羽也將有兩安期生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史記陳豨傳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子田逆下又曰王黃受降賞之皆生得既斬黃何又生得耶而樊噲傳亦有降大將王黃語又爲傳以黃爲賞人噲傳以黃爲胡人

史記張蒼傳丞相匡衡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此可爲少年登科者下一鍼貶雖可爲繙學者之勸

有明諸縣多以驛字命名或謂當國者有意爲之然而宗支繁衍命名易復如漢書所載楚元王交高帝弟也而又有博鄉節侯交樂鄉侯交代王喜高帝兄也而又有城陽共王喜葉平侯喜沂陵侯喜成歜侯喜趙幽王友高帝子也而又有蒲川懷王友趙共王恢高帝子也而又有安道侯恢宜鄉侯恢陶鄉侯恢燕靈王建高帝子也而又有襄嚵侯建皐虞侯建燕敬王澤高帝從祖昆弟也而又有牀陵侯澤他如臨江哀王閼齊懷王閎朱虛侯章東野蹻侯

章宜處節侯章宜春侯成杏山侯成羽康侯成辦敬侯成東昌侯成浮邱節侯
不害陰安康侯不害就鄉侯不害楚孝王嚻劇原節侯嚻平干項王偃宜城康
侯偃被陽敬侯偃邯鄲節侯偃新利侯西偃陽侯偃新處侯嘉蒲領侯嘉利昌
侯嘉安鄉孝侯嘉陵陽侯嘉方梁侯嘉祝茲侯延年中鄉侯延年而以光昌驅
應名者各五六人亦足見西京宗牒之疎矣

宋書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是爲昭靈后此足
補史遷之闕突然漢武帝名徹爲通明帝名莊爲嚴呂后名雉有野雞其以諱
事神可見而申屠嘉燕王嘉順陽侯嘉江都相程嘉趙相蘇嘉賈誼之孫嘉
何不爲太上皇諱史記呂后紀封呂嘉爲呂王呂更始爲替其侯武帝紀詔曰
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何不爲昭靈后諱乎
後漢章帝紀注太上皇名煓一名執嘉顧以侯之博聞者
史記扁鵲渤海郡鄭人也徐廣謂鄭當爲鄭鄭屬河間索隱亦主其說周書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景熙傳河間鄚人也一統志以景熙爲鄭人將毋同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在衛者相中山張晏以爲司馬喜而漢時喜生談談生遷
是與遷祖同名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隤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寥疏闊
而更之令隤小張文敏照曰顏註非也隤小者即鄙陋之義言鄙陋漢制謂爲
踳駁不詳備也案疏闊正與隤小相反下文云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并出
一舉滅域外又云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此正莽之疏闊處猶云好大喜功云爾
非以漢爲疏闊而欲隤小之亦非隤小漢家之疏闊也

漢書賈誼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與車千秋傳之數公濯夫傳
之諸公晉書顧和傳之山賈諸公周顗傳之羣公皆本於詩之羣公先正然後
世史法較密此等處無薄今人也

漢書鄭崇爲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漢書叙傳以董賢爲董公王莽傳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軍二公謂王尊
王邑也後漢書樂恢何敞傳論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謂袁安任隗也袁安傳論
袁公貴氏之間乃情帝室贊曰袁公特重誠單所奉陳寵傳論陳公居理官則
議獄緩死晉書禮志江彪議郗桓溫爲桓公山濤傳贊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
與于此者哉五行志太康十年歲害二公二公謂張華衛瓘也楚隱王琺傳二
公潛圖不軌諸兇二公官南史南平王偉傳梁政漸替自公襲焉北齊魏收傳
任沈俱有重名那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
又高乾甘隆之傳史臣曰高封二公撫一人尺土之資宋史劉歆傳遷太學求
幾侍御史陳垓誡刻程公許石正言蔡榮誡刻黃之純二公謚也楚隱王琺傳二
色拔二公字雖本周書然北齊若直作之推語方合史體唐人修高封傳元人
修宋史蓋亦沿齊人宋人之語而未追改耳

漢書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觀丞相亡如也服虔曰皆光奴
漢書食貨志王莽隤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寥疏闊
而更之令隤小張文敏照曰顏註非也隤小者即鄙陋之義言鄙陋漢制謂爲
踳駁不詳備也案疏闊正與隤小相反下文云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并出
一舉滅域外又云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此正莽之疏闊處猶云好大喜功云爾
非以漢爲疏闊而欲隤小之亦非隤小漢家之疏闊也

漢書賈誼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與車千秋傳之數公濯夫傳
之諸公晉書顧和傳之山賈諸公周顗傳之羣公皆本於詩之羣公先正然後
世史法較密此等處無薄今人也

漢書鄭崇爲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漢書叙傳以董賢爲董公王莽傳嚴
明史之游七嚴年盞爲近之然嚴嵓有文武管家不知渠見孿山先生作何狀
景熙傳河間鄚人也一統志以景熙爲鄭人將毋同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在衛者相中山張晏以爲司馬喜而漢時喜生談談生遷
是與遷祖同名也

漢書食貨志王莽隤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寥疏闊
而更之令隤小張文敏照曰顏註非也隤小者即鄙陋之義言鄙陋漢制謂爲
踳駁不詳備也案疏闊正與隤小相反下文云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并出
一舉滅域外又云動欲慕古不度時宜此正莽之疏闊處猶云好大喜功云爾
非以漢爲疏闊而欲隤小之亦非隤小漢家之疏闊也

漢書賈誼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與車千秋傳之數公濯夫傳
之諸公晉書顧和傳之山賈諸公周顗傳之羣公皆本於詩之羣公先正然後
世史法較密此等處無薄今人也

漢書鄭崇爲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漢書叙傳以董賢爲董公王莽傳嚴
李陵而愈顯耳○李陵答蘇武書識者疑其僞托盞其文頗綿密不似西漢之
疏厚也然匈奴傳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面猶欲
寫比於范鑫曹沫此後人愛子長之史記而遂并寘僞於子長之所寫者耳說
者謂五言始於蘇李又有疑李詩亦後人僞爲之者吾欲删李而存蘇也
漢書枚乘傳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楊葉之大加百中焉盞距樹百步非指樹
之某葉也百發百中其非一葉可知宋史周淑傳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則更

奇終未有不見的而中之者蓋是兩屋相望試測定其約之所在

漢書西域傳贏非贏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此說部語不必入史

後漢書杜詩薦伏湛疏自行東修訖無毀玷其言東修實如馬衍傳東修其心

之語而章懷註自行東修謂年十五以上非詩本意何晏論語註以東修爲十

脛脯引穀梁傳少儀爲發朱子因之與詩疏各有所指辭蓋用夫子語而斷章

取義耳

後漢書張酺傳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讋欲拜之伏翔萬歲韓棱

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明史魏忠賢傳士大夫遮道拜

伏至呼九千歲二事相類然機得伸其清議後至三公而忠賢此事無斥言之

者忤忠賢者輒死明之亡所以速於漢和帝時也

春秋書隱公元年後無不紀元者後漢書謝弼傳初平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

訟弼忠節按獻帝紀書初平元年則傳誤也

謝恩字惟於朝廷用之范滂傳叔向罪鄢奚數之未隱羊舌有謝恩之辭趙

壹傳貽書謝恩此創見也

後漢書郭太傳皆書林宗鄭太傳皆書公業范蔚宗避其父名泰而以大代

泰又以字代名也何顒傳因林宗而并字賈偉節岑晊傳因林宗而并字朱公

叔義皆如是

後漢書周舉傳太原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業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

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是子推焚日古今異辭也

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具豚酒北乞上祭靜先人學士何焯曰瓚遠西人安得有

先墓在北芒按瓚御劉太守到洛陽因欲隨劉徙日南故遙祭先人非祭墓也

學士因下文有長辭墳壘語遂設此疑觀三而志改爲與先人辭於此義可見

矣

後漢書歐陽歙門徒三千人牟長講學者著錄數千人丁恭傳諸生著錄數千人蔡元傳門徒著錄萬六千人漢以宦者亡明亦以流賊亡漢有黨錮之禍明亦有東林及復社之獄中官亡漢以貴戚亡明亦以流賊亡漢有黨錮之禍明亦有東林及復社之獄事皆相類然明季有講孔門弟子著錄三千東林復社黨人蓋萬不叛何待著而後漢儒林未以著錄被勅蓋漢重經學故也

後漢書劉寵傳營出京師欲宿亭舍亭吏止之曰營頓遲垣以待劉公不可得也館無宿亭舍亭吏止之曰營頓遲垣以待劉公不可得也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寵皆長者然寵欲逃遁而寵方貴盛則寵尤不可及也

後漢書陳重傳除細陽令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婁去官可以見漢俗之厚

後漢書蕭恢傳除不其令民皆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閉而出呪

願悔即時殺之其一覘恢嘷吼踊躍自奮搤令放舞吏人爲之歌頌朝史張賜

傳投鉛山知縣寨鑄錐一子爲虎所啗訴於縣縣與結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

神及期二虎伏庭下賜叱曰執傷吾民法當死無舉者去一虎起欲尾去一虎

伏不動賜射殺之以舁節過一縣稱神二事極相類然恢所殺者民先獲之縣

所殺者虎自來論則更奇也

後漢書董勤傳備右刺史宋梟慝多逋叛謂涼州寡於學術故歷致叛暴欲多

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奏被詔書詰實又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

便宜願機則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張

讓誣栩不欲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皆盡帝時

事衆欲寫孝經於寇亂之際栩欲讀孝經於軍旅之中其勢緩急不同似衆止

迂論而棚爲歆說故謂有輕重然棚之死自由譏刺左右故來雖譏之譏非因論兵而致然也且十常侍正角之內主而反以內應誣棚蓋欲之以滅口耳

後漢書任文公傳王莽篡後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此陶侃運甓所本甲單緣籠又文公所本

後漢書何進傳袁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鬚而誤死者此無須之厄也唐書賢愚員傳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髭此無須之侮也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郭汜亦每存匡益然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欲東奔兗州按伯喈從卓非其本願然鼓琴贊事豈足謂厚相遇待乎中郎集有薦太尉董卓表謂不免於物議矣

獨志稱先主後主或以爲非史記蒙恬傳先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已昭周昭何不改乎

魏志諸葛誕傳注誕恪八人爲八達晉書光逸傳與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時人謂之八達而司馬孚傳之八達則以兄弟之字爲之此皆起於東漢之後顧及爵然八元八凱著在唐虞三仁八士傳自殷周書稱二十有二人舜與孔子豈爲標榜之首耶要視其人何如耳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誰之升降人之榮辱不關乎此◎世說篇目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首敘於世說者豈皆孔門之選耶而孔門四科亦豈爲世說所累處士虛聲季世禁錮閒者俱譏（通雅林傳許幽號北門人揚雄林子高焉德行舉陵吳章幼卿焉言語顏回泉王吉少音焉政事舜禹欽幼卿焉文學此本殺）

吳志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太子和既廢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胸啼泣而致於死

晉亂何氏騷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謠言晤久死立者何氏子此與明亡後福世子僞立於南京人謂其非福世子舉畧相同皆因晉亂橫淫而致然耳

晉書稱愍曰者唐文皇御撰史臣曰者唐臣之辭也於懷愍紀後史臣曰我恩不能與惇淵樹而躋於郭嘉服遂各卷之前豈其倫哉獨志潘將相無先主同

帶以放蕩之德臨之是因晉人之文而未追改耳

晉書諸志於曹操有稱魏武者有稱曹公者武乃魏人所諡晉受魏譲可仍其舊則唐人之文也武與公均非所宜宜操非以公終者而公之何耶若論史體則唐人之文也武與公均非所宜宜直書操奕操懿同類然晉書中不得不書懿爲宣帝而不可書操爲武帝嫌於與魏志同耳

晉書羊杜傳論贊詆稱羊公而推直稱名亦有未允或以叔子之德優於元凱之功耶則操之書公愈不可解也

晉劉綝爲衛瓘上書屢稱瓘爲公豈君前臣名之義耶

晉晉武定王皇后傳有僕射謝安傳不書其爲僕射

晉書桓元傳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謐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克隱元實篡晉有僞兗舞故應有僞巢許耳

光武謂馬武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然武武人生王莽之末其入綠林亦不足怪漢書甚盜之父爲羣盜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劇殺人取財物以爲好趙敬肅王彭祖使人椎埋攻劇爲姦詐豪猾縱少年時爲羣盜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爲小戴者也聖子賓客爲羣盜斯亦奇矣石崇爲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然則敵王愷之珊瑚買綠珠之珍珠皆荊州官物耶而史又稱其好學不倦何也南史邵仲孚傳家貧乃結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敢亦不發爲山陰令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史蓋勸人改過耳義縱仲孚所謂先盜財而後盜名者

晉書孫恩譙郡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東海王越書辭殊無足觀至云含奇牖於朱唇握神策於玉掌較之李斯鄒陽上書相去遠矣昔人所以謂晉無文字也

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按此事始於漢成帝班倢仔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仔也又後漢桓帝鄧后紀后少孤冒姓梁氏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

南史茹法珍傳齊東昏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

墨梁氏政姓爲蕩四年有司奏后本鄧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爲鄧氏自謁土姓
以來未有尙於此者○長齋繡說汪鈍翁每好造作其妾馬氏改爲司馬氏以
附於子長長卿之後鈍翁此事將無亦有所本
唐書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
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而崔渙傳兼稅地青苗使
以錢給百官此因青苗而斂於民者也宋史食貨志神宗用王安石爲參知政
事立爲新制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韓琦言錢一千令納一千
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又言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
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
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此因青苗而放於民者也然唐之
青苗當擾攘之日因權宜以佐軍興宋之青苗於無事之時剝赤子以擬天下
故論者不咎唐而咎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歐公五代史世多稱之唐書鮮稱之者以宋子京爲前輩歐公不欲多改易之
也然食貨志序云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量人之
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暴君庸
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
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
而聚斂之臣用又曰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
而下不勝其弊焉此雖通論古今之事然時君能樂其言則王安石呂惠卿之
邪說無由進矣是能以史諫者也或謂唐書成於仁宗崩祐五年青苗行於神
宗熙寧三年方爲史時豈能預知新法之事況安石爲諫官歐公實薦之豈能
預識之於作史之日然朋黨論所以藏往若能鑒之則必無元祐黨碑之禍食
貨志序可以知來若能鑒之則必無熙寧新法之弊吾故謂歐陽唐書其功與
五代史等

唐書仆慎傳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設曰壯繆不知漢前將軍何以亦
得此謚國朝設曰神勇宜矣
唐書崔沔傳嘗作隨室銘以見志俗但知有劉夢得銘耳
唐書穆寧傳四子贊貞質賞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
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云賓參傳申其族子也參親愛每除吏
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此皆說部語至宋史則
此類愈多矣
元人修宋史而非歷志國朝復遼金之職專司辰刻與服志樸頭惟番服則脚
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漸變平頂國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輿或服上焉又石
熙載傳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焉又呂蒙正傳國朝以來三
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又王欽若傳國朝以孟賓貴聚贈師臣集賢待讀
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幷封具興郡公又姚嶷傳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
顯行盛德皆嶷所書又吳澄傳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
授弟子皆襲用行狀家傳語耳
宋史論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故高祖以焉上得天下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
方之嘆此直似漢書語非宋史體矣
宋史葉味道傳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金史裴滿亨傳初諱虎山諱字非
史體蓋因其家傳之文而未追改者
宋史王欽若傳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論欽若欽若因言六月
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
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襄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
劄字則唐相裴度也又楊礪傳夢殿上王者乘珽南向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

異日汝主也後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拔襄王即眞宗禰之夢與眞宗
成有一德矣欽若所見之赤文與黃素將無同而裴度云更爲僊說自晉公
至欽若位宰相者不知凡幾若處處投劾何異人之不憚煩也
宋史五行志大中祥符元年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遊安仁獻五
色金玉丹棗芝八千七百十一本欽若等獻太山芝草三萬八千五十本丁謂
獻芝草三萬七千一百八本又獻九萬五千一百本明年車駕至眞源民有發
行殿獻者又一萬八千本芝果瑞草何以若是之多明史佞倖傳王金落魄無
所遇一日帝於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採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
中中使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金厚結中使得芝萬本欽若丁謂之所獻與
王金時無同耶然眞宗既自言得天書則芝所由來當自知之而明世宗五月
夜坐庭中兩獲桃於御幄後自以爲奇祥天眷謝元告嗣是眞宗欲以欺人而
世宗自爲人欺當分別觀之

纂洪語 上卷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宋史趙普傳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又李沆傳沆爲
相常讀論語曰魯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二人皆名相二事亦相類但不知所
得於論語孰多耳
宋史陳恩謨附傳若抱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勝眼若抱素
無文目爲瞎勝此譏誉詭然辨官語耳破於史則纂矣又吾崇義傳歸然三望
耳其奈不成耶勿笑有三耳全勝齋二心亦說部體也
頌君爲聖臣子立言之體非史家記事之例也宋史朱勝非傳苗劉之變保護
聖躬功居多矣體仁傳體仁引易睽豕之義以開廣聖意是亦因宋人之文而
未追改者○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主人欲明委以萬機以君爲主人不若
下文之主上眷眷未便竄遷也
宋史賈黯傳曾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嘗幸近習一言得入則將陰肆
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讒茂良傳命由中出人心讙然明末言路讙噪往往

年授副將何可剛借諸將降以妻子在錦州僞送還入錦州禾嘉知其納款狀具疏聞於朝帝於大祥欲羅縻之赦罪也亦所謂生聞而釋不問者與

宋史王居安傳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還說賊饋糧賊喜謀登還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嗣中不至公府明史熊文燦之撫賊又青出於藍矣

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潮州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鷗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教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舉小舟操網往捕鷗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予謂迅之徙鷗與劉昆桓公虎渡河同希元捕鷗與張昪仲明射虎庭下同皆異事也

宋史趙時賞傳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此與內侍稱太監者不同（按宋職官志軍器監亦祕書省少府監將作監都水監司天監之屬悉士字皆以後事多不與不足爲法）杜氏通典龍朔三年改殿中省爲中御府改監爲中尚監無太監字新唐書殿中省有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監少監而無太監止旁註龍朔二年改監爲省而已其說互異然新舊書俱無所謂太監也太監之盛其在有明時乎明史宦官十二監每監各太監一員少監一員其名稱殆不可以枚舉是以爲戒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調變多爲所牽制退敵輒先奔放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者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賠其輸明之監軍將毋同耶

宋史袁樞傳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閉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似樞於卒後又十年著書也

宋史劉燾傳方與燮卿飲燮卿宜改延年方合史臣統紀之辭而一稱字一稱名

何也

宋史陸九淵傳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之觀字下必有脫字脫句蓋傳寫者之譌而史因之耳

金史熙宗紀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章宗紀泰和八年詔移天壽節於十月十五日按天壽節本九月朔也近世署事猶任之官改易生日甚至有一年而兩慶者將毋亦有所本歟

金史楊雲翼傳祖郁考桓皆贈官於朝亦沿其家傳之文而書之者

金史梁襄傳世宗幸金蓮川有司具游衮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爲罷行是君是臣皆不可及其諫疏繁而不殺史全載之讀者可以勸矣

金史赤盞合喜傳司諫陳尚厘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人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尚字乎分爲兩耳此語爲合喜傳神頗近司馬子長非啁謔之比徒責笑柄者也

金史列女傳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嬪也初東坡顯演叔黨俱墜鄭城之小蛾嶋山救五世皆居許昌於二蘇等稱字稱號皆非史體

金史列女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双也許州破被俘至此被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於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明史列女傳以沐天波侍女夏氏終蓋仿其義

元史月魯不花傳受業於韓性先生非史體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子男二人亦非史體

元史張起巖傳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明日星孫降生於儻州降生字亦

非史體

元帝每字呼其臣如張養浩傳帝臨軒喜曰非張希孟不識吾張恩明傳帝問左右曰張士誠居工部得無快快乎王約傳仁宗謂輦臣曰事未經王書歸識者勿啓虞集傳帝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揭奚斯傳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聞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羣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斆矣

所進也蓋其時之風尚如此

元人每於君前字其臣如虞集傳幸假臣一郡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此皆於君前字之而左右識問者亦字之也

元史五行志上下卷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標其目於句中而以至元元年之嘉禾七年之瑞麥等附於後下卷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標其目於各段之前而以至元四年之瑞麥至正元年之嘉禾等附於後疑之也豈獨遼不台雪不台一人而立兩傳爲朱錫鬯所譏乎匣脫兒已有從子忽剌出附傳又有忽剌出傳亦類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上卷爲正志而下卷爲補遺未及彙入或上卷下卷不出於一人之手遂兩存之也

世多以釋老外典此爲得之

通釋老語爲內典昔人有辨之老矣元史蕭剌傳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此爲得之

道家近於墨然釋氏近於墨然釋氏皆爲我者耳無兼愛者也棄父母無妻子何愛之能兼老子爲周柱下史有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其裔採爲膠西王太傅是猶未絕婚宦非潔身而亂倫者也見周衰而去之周未衰固未必去語秦獻公以王霸之期此與嬰終秦晉何以異道德上下篇每與易之艮龍无首中庸之無聲無臭合次亦不失爲賢者過之之流曹參師其意猶足以治齊古今來有師釋氏而治者乎至於刑名法術老子之罪人也以雄文非極筆疑其有所蘊藉故雄不得候耳孟堅典引序明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詎得援班史爲子雲解嘲哉

人有宰而傳者仲長統是也范史載其昌言不及潛夫論中鑒還哲樂志論更符篆齋醮老子更未有冒之者惟釋典則以布施爲重耳陳仲醇以爲大養濟

院圃宜

唐武宗自稱承道籙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眞人宋徽宗謂道籙院上章册已爲教主道君皇帝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眞君加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眞人元虛圖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眞人元都境萬壽帝君而皇考皇妣各上道號是三君者皆爲長生計耳老子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是長生非老子所能主學老子者奚以長生爲也老子曰道常無名三君之自號所謂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與老子之教特異

漢藝文志以老子爲道家者流而列神僊十家於方技三十六家之內是道家與神僊家本非一也

莊子欲以文傳於世故其詞辯而支是與老子異趣佛非欲以文傳於世而文采奇肆陀人耳目揚雄劇秦美新文采亦無足觀不知梁昭明何以取之蓋李斯自沙邱以後倒行逆施皆極羞爲之雄本好名而作違心之語自不能如平時諸首文似相如揚莊直虛語耳

劇秦美新或有疑非雄作者張溥天如曰班史作傳未顯譏其符命之作非善諛耀頌功德者通海內莫不高三皇羣五帝子雲美新猶頗蘊藉云云然美新序中本有配五帝冠三王語其蘊藉者何在爰清靜作符命孟堅已譏之非篡位後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其文未必皆賢於雄也或非以雄文非極筆疑其有所蘊藉故雄不得候耳孟堅典引序明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詎得援班史爲子雲解嘲哉

人有宰而傳者仲長統是也范史載其昌言不及潛夫論中鑒還哲樂志論更

不足道矣漢末論著無如荀中郎悅倘論古今切中事情而王商論更爲要愿之音足與離騷相伯仲不獨申鑒奇也

中說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此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等語不問則法撓而紀綱壞明史刑法志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答命以刑而刑反重舍而足相印證當朱子之先有文中子其人者烏得以莊列荀揚例之乎老子時能合乎易文中子時能合乎聖在學者善讀之耳

中說大風安不忘危其弱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此孟子之所謂頌詩論世者

淮南子非濶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語在武侯之前矣

說苑主於博論衡主於辨惟其主於博故以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爲孔子語似乎擇焉而不精矣然說苑中勸戒之意爲多而論衡止爲談助且其雖虛異虛等篇務勝於遏迎吉從逆凶之旨幾所謂天變不足畏者諸之純臣也臨終遺令稱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雖未食西山之薇賢於操莽遠矣

懿父子遠矣

曹子建與丁敬禮書有乘輿爲書語而世止稱王子獻乘輿而來子建嘗著閒居賦而世止稱潘安仁閒居賦事之得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子建子獻不能強也

文士傳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逕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云云世止傳綿上焚山事耳然瑀若被焚不出其名當更在子推上子推不免於燔瑀果不出則不獨鄉宮諸子望若雲泥管寧田畴且遜其潔矣

太阿莽官也潘岳楊荊州誄周賴尚父殷湯太阿譬矣

世傳搜神後記爲陶淵明作而以武陵源記置其中然全書筆力似與淵明不稱又不載桃花源詩皆可疑也

梁武帝斷酒肉文其第三篇矢言最苦有云腥食衆生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苦治燕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

衆生皆成佛道弟子蕃衍猶在阿鼻地獄中臺城之禍侯景可謂苦治其身者
景固大力鬼神耶乳蜜酥酪猶未斷耶。史稱梁武帝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
豆羹糲食而已奉佛之精史册寡二而卒有臺城之禍豈其篡奪之行佛亦遽
之故不加以庇佑耶釋稱四大王居其一是君臣之倫無所逃於地天地之間
釋子亦不能外也明季之變二心者晚或飲酒食肉雖妻爲娛面自謝歸老空
門皈心釋氏以蓋其貳臣之跡是非畢佛蓋梁武而未至者歟
魏收爲東魏檄梁文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
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可云切中事情非止辭達
爲貴梁武紀太清元年二月侯景以豫章獻潁洛陽等十三州內屬十一月魏
遣大將軍慕容紹宗至寒山進圍潼州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收之此檄其在
紹宗初發侯景初王時乎收傳云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
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應指此也○檄又云毒螫滿懷妄敦戎業躁競盈胸謬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治清淨古今評梁武帝無疑此者（或云此條社刻所作）
陶通明弟子周子良天監中白日尸解陶爲降貴事蹟四卷南史載通明羣棲
三層自居一層弟子居二層賓客三層大同二年卒是子良化去在陶之前也
予題陶集一絕曰四十抽簪事違擬嶺雲松鶴偶相留子良解脫通明在閟却
登陽第二樓
宣和畫譜蓋徽宗所定也其品題應自入妙順於意貫山水有瀟灑自然之目
至云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之形勢見於分布粲然可觀馬援築米爲山川
亦有畫意惟貫亦然何其擬之不倫耶畫譜中詳於論畫略於論人至貫則謂
其喜愠不形於色節制兵戎率有紀律體貌嚴重不嚴而威進退賞罰初不見
其運動之迹故莫得而窺之人舉謂心論其人獨詳蓋因其人以重其畫者貫
足爲徽宗累并足爲畫譜累矣。宣和畫譜不收滌文忠軾蓋其時禁臧滌軾
文字并及其畫耳然文同小傳有滑川千畝語是削其名而用其靜也

絳溪語上卷終

開封府東南之吹臺漢臺也有舊聯曰誰其遊者杜高李四顧封中淮濟河
涿州南忠義店漢車騎將軍張桓侯故里也區有姓留唐名留宋六字跋云雖
陽朱仙冦武滅之
關帝廟舊見集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又吳宮花草埋幽徑
魏國山河半夕陽皆佳或登以莫恨吞吳休勞帝魏八字
永平府觀音閣舊聯北平南海東土西天
南城梅怡園雲程同年逝娟蟾廚舊聯曰思親淚落吳江冷其對句歲久遺落
神見夢於道士俾屬徐文長成之道士濡墨以俟文長適過之對以望帝魂消
蜀道難可謂工切梅又自擬書屋聯云知者動仁者靜在乎山水之間頗難爲
偶句也

盱江李文川湖中丞官通永道日題一聯於杜曰人苦不自知願諸君勤攻吾
短弊去其太甚與爾衆率由舊章此老於吏事者謂意俱佳
永平府署舊有聯曰亦有私時文課士未全廉處水烹茶吳江顧東崖我朴逑
其友人齋中一聯曰一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皆巧句
丙子歲偶得九宇云韓信王韓非楚王韓信賢以質之鶴仙来得偶句
予少時謁盧雪蒙永甸給諫匯以屬對擅名歲舉一事曰有人捲存其心養其
性題文後輒欲用互句曰成性存存請予屬對予曰何不云中心養養乎座拊
掌稱善
高西岳先生諱鴻余女兄夫原任禮淑父也丁丑歲卒余自京寄聯云先生立
世七十有一年壇坫之間都欽名德小子去鄉一千二百里傳聞之際猶切然
凝高東山先生諱倍余女弟夫幼瑛烈壁父也戊寅歲卒余自新蔡寄聯云去
年哭西岳先生京國淒涼淚點曾添春雨濕今歲悼東山前輩蔡州遊宦離心
狐絡正相須牧庵

更比肅霜寒李木齋先生諱唐奕余婿翁也甲申歲卒予自龍門寄聯云家世
高明門庭蕭寂是先子之所畏也文章爾雅道思深長非賢人而能是乎賢人
句見漢書
高冲吉先生勞謙甲子同年作蕭曰恭父也予自蔚州寄輓聯曰蔡西山以友
從師傳南宋之美談固思杖屨相隨踰卅年矣孔北海登爲鄉拜長寧東京之盛
事何期風流頓盡俱隔世乎予與冲吉有投契面作蕭先辛放云
有孝廉某習堪輿術余贈一聯曰研經自合師師古遊藝何妨景景純
宣化府之龍門城南里許曰南巖寺古刹也寺後學院於望城爲宜余題一聯
曰萬國會車書此地尚非邊邑千山圍几席斯亭可是春臺
遵安縣西北百二十里曰景忠山有三忠祠祀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三人
予題一聯曰德必有隣看丞相祀堂同升者鄂國信國忠魂不報宜名山俎豆
更永於漢家宋家

蔚州先師殿敬書一聯曰道貫百王堯舜禹湯文武經傳萬古詩書易禮春
秋
蔚州文蔚書院奎星閣成題一聯曰閣邊高鬧羅胸次山外諸山入掌中時思寺宜
化府古剎也予數登其中題一聯曰蕭寺寓中萬峯城市後出在蔚州日偶成一聯曰未若貧而樂必先拂所
爲
余暫爲六言云花氣浮如百和江流曲似九迴與爾同消萬古勸君更盡一杯
毛會侯有孟子人名詩偶仿其體春遊云律轉陽回淑氣和春垂楊林外好風
多柳下呼兒趁取芳郊遠告子斗酒雙柑滿眼過緑登夏景云消暑何妨脫小冠
夏子與來攜幼共盤桓子斷芙蕖競發漾溪水榴園漘濮南畔一樣看莊子秋興云滿林
霜葉濃深紅丹朱正好揮紋對晚風翠張直待月華當午夜時予棋奩散在脫梧巾爽秋
冬意云銕畿細柳盡皆無萍子髡雪擁藍園對盡圖文公恰喜年來無一事民息圍人
狐絡正相須牧庵

尤展成有論語詩續論語詩余於己卯歲應河南撫軍胡宮傳（晉豫）分校之試

題得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偶仿尤體一首君子陶陶

業未央滯覊身世足徜徉閉窓對月當空曬高閣憑欄與客忘歸度黃心仍在

眼天涯知己幷升堂此中得趣眞無限何必莊生說續王

余令龍門時數遊宣府之萬柳亭矣已由遷安抵宣再到亭上柳色依依如故

而同時寮僚都非舊侶集成一絕文武衣冠異昔時（杜甫詩）當年楊柳尙如絲（杜甫詩）

勒君休望令支塞（吳綺公）四國名流某在斯（沈德潛詩）

尤展成鈞天樂傳奇以魏無知程不識爲對而艮齋雜說有楊朱李白非黃

琬丙伯丁公濯夫馮婦皮豹子季豬兒韓擒虎章得象高堂生屋廬子竹垞詩

話有晁補之楊完者薛恩話杜審言張方平徐圓朗等趙桓夫寄園寄所寄有

犬子豹奴桐君桂父朱翁子祭弟孫胡仁祖豬少孫覺西門豹東方虬不得專

美於前矣余欲益之以項伯田叔王緒李紳陸雲騅雨宋隱王逸南宮适東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重（見晉殷）申不害曹無傷直不疑魏無忌鄂千秋朱百年張九齡史萬歲員半千

張九一（見明史）李八百（見抱朴子）蕭十三（見遼史）苗晉卿宗楚客劉楨楚李思齊姚希孟

斬學顏劉駒驗（後漢校街郎）韓麒麟（元魏臣）許赤虎（元魏臣）杜黑騾（劉宋將）郭假鄔（金史忠義傳）

寧猪狗（元史孝友傳）沈觀音（陳后）張婧娥（陳妃）范觀音（宋人）高菩薩（元魏臣）王羅漢（宋僧）

宋金剛（唐將，幷見南史）王文殊庾沙彌（幷見南史孝義傳）姚廣孝劉秉忠朱希晦黃子澄倪若

水安如山張豹子（見倭史綱傳）李鵬兒徐鹿卿沈麟士張公子（見漢藝文志）劉山人（見五代史）漢

吳漢唐曹唐亦云學步也又元史之和尙道童亦可爲對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或對以明史宦官傳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偶閱五代史任

圖傳孔循罵曰一則任圖二則任圖亦可爲對○按捫虱新話本以蕭何句對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耳

乾隆丙寅予致書於儉社同年張延枏（鶴亭幷爲其祖母口趙節孝詩鶴亭贈

詩曰雙魚惠我意纖綿珍重呼僮倍惘然敢以氷貞勞故友擬飛影史續新編

蕭齋風雨愁今夕上國簪花憶往年驢騎艮圖期不負相思無那隔遙天天空

期雁不成羣料理方床送日曛眼底音書疑夢寐燈前心事寄風雲悲歌燕市

誰知己潦倒箕城獨憶君却羨宗雷文酒社幾回把酒幾論文

予與南城陶（淑）秋山同官永平乾隆甲午秋山莅保安州予日尉過訪次日即

發秋山贈詩曰山城五夜駐輦鼕剪燭西窓話舊遊吏局賢勞能易白尊前感

慨氣多秋兩人全作鑿龍喻一笑眞成雪爪留君復忽忽來且去情懷無限欲

生愁

王表兄唐唐（經臣）通守荊州之沙市予贈詩曰君到江陵去章華古樹留落宮

傳勝蹴湘苑有高樓寒月隱沙路（王介甫送王龐圖詩沙市放船寒月白）青楊記市頭（何遜在沙市

掛帆尋楚澤訪俗補荊謳中表驟知己關河賦遠遊沮潭登望處還憶二潭不

高仲偕（濟）乾隆辛卯由國學中省試十六名予寄賀曰國子先生人如玉起

文院內紀芳蹋桂花原在桂花村（仲偕所居一名桂花村）辛陽才子名十六愧我浪遊十

古名有不可爲訓者如左傳之公孫無知漢書之魏無知程不識鮮于妄人（見幷

志）魏書司馬叡傳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而史記趙世家主父使

田不禮相章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尹文子莊里丈人字

長子曰盜少子曰殿更奇

後漢書周舉傳有長槃少府朱倏亦奇

魏書房法壽傳弟妓亡蔬食絙喪絰不內御弟以妓名奇矣○妓女字始見晉

書武帝紀

史記公孫宏字季後漢書注延岑字牙唐書崔衍字著父愉字叙名字皆一字

前漢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北齊顏之推字介唐書顏師古字籀弟相時字

柳柳公綽字寬季叔朋字音皆兩字名而一字字也隋書房陵王勇字暟地伐

字文虛子關字婆羅門崔宏度字摩訶衍是一字二字名而三字字也

晉宋齊梁人每以名爲字會稽王道子字道子孔安國字安國師覺授字覺授

蔡興宗字興宗江德藻字德藻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劉孝威字孝威

庾仲容字仲容任孝恭字孝恭是也東坡詩自注法帖大王書中有殷鐵石字

鐵石梁武帝時人周書王思政字思政唐書辛慶之字慶之李嗣業字嗣業劉

尤濟字尤濟高崇文字崇文魏少游字少游辛京杲字京杲張孝忠字孝忠戴

休顏字休顏張嘉貞字嘉貞侯仲莊字仲莊郭曖字曖宇文審字審劉濟字濟

李絳字絳張巡字巡宋史戚同文字同文又丁鶴年字鶴年見元詩謚鳴集吳

去疾字去疾錫師郗字師郗見明詩綜明詩綜朱無暘字無暘有經佛齋集

漢王褒字子淵周王褒亦字子淵金史張浩字浩然孟浩亦字浩然而隋書梁

士彥傳子操字孟德孟德何以得此於梁氏哉普簡文時有尚書郎王褒·梁

書王規傳子褒字子漢與周書之字子淵者一人也而字有互異蓋傳刻之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史有孟祺傳

前漢字子夏子游子貢子產者各數人伏生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後洪馬

武字子張傳變字南容伏恭字叔齊唐書郗文偉傳有歷陽高子貢晉書虞后

傳諱孟母皆希賢意也北齊神武后婁氏諱昭君則異是世傳昭君村畔女多

毀容婁后顯矯俗乃爾

南史李義傳義與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匡江何伯琪鄉里號何展禽南昌

滕拳恭號爲滕曾子此與自擬古人者不同

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晁勝之字公子安陵馬遂字王孫而宣帝時東

海龔遂字公子杜陵陳遂字長子陳遵東海嚴彭祖字公子元帝時魯國顏安

樂字公孫供林傳又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邑主傳東海白光字少子清河胡常

字少子梁楊榮字子孫儒林傳光武時潁川荀異字公孫南陽杜茂字諸公潁川

姚期字次兄陳留樓望字次子潁陽祭遵字弟孫祭彤字次孫瑯邪承宮字少

子南陽張宗字諸君彭城劉平字公子南陽李善字次孫安定梁松字伯孫淮

陽薛漢字公子南陽馮魴字孝孫陽翟郭躬字仲孫豫章陳重字景公漢末安

平劉酺字伯酺沛國施延字君子睢陽楊元字公酺平邑桑周字平王此漢字

之不可爲訓者又辛慶忌孫名次兄翟牧子名兄戚曰兄劉況

晉書范喬傳字伯孫蕭梁有新豐縣閎國子蔡令孫閎人趙叔顧北魏有平原

相房伯顧而崔浣傳父元孫季父幼孫亦不可爲訓也宋史有王次翁傳金史

有河中治中侯小叔

漢書列傳有楊王孫儒林傳有周王孫田王孫皆名也觀孟喜傳從田王孫受

易而下文又云師田生可見傳又有大中大夫劉公子與郭解傳之長安樊中

子桃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亦名也解傳又有東道它羽公子師古曰姓它名

羽字公子

姓名之奇者前漢丙吉傳師誰如遺書京兆尹孟康曰姓誰名如貨殖傳臨淄

姓偉皆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儒林傳有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

孫

秦有馮去疾漢有張棄疾翟去病劉棄疾王去疾北齊有路去病宋有辛棄疾

而楊里子名疾樂惠王之弟也漢有高梁侯顯孫拊頃侯溫疥侯邶唐書陸羽

一名疾字季疵又史記韓世家有公子蟜亂

馮婦徐夫人與魏書虛魯元附傳之彌娥皆男子而女名者也史記武帝紀太

初元年又有丁夫人章昭曰丁姓夫人名漢衛皇后名子夫西域傳岑陬尉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許后傳女醫淳於衍字少夫皆女子而男名又晉書楊皇

后小字男腊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少女豫康長公主諱次男見

南史

漢書敘傳子純慷慨激靜納說師古曰爰盎字絲子是美稱以偶句耳子加字

上惟於此見之

漢有兩貴禹兩京房兩上官榮兩王侯兩王章兩王莽兩張禹兩杜
延年兩公孫宏先是又有三公孫宏天香樓偶得言之詳矣而晉書潘安傳有
楚王瑋長史公孫宏
戰國策樂羊爲魏將而後漢列女傳有樂羊子之妻古今同名此類頗多如史
記魏相傳有使掾陳平而漢書高帝紀襄侯王陵降是又一王陵不止淮陰侯
與韓王信同名也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莆此在綿山以外者史記淮南
王安傳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此在崤以後者漢書田儋傳守相田先此在
燕太子丹以後者諸先生鄧吉傳長安中有善相工旧文此在孟嘗君以後者
而後漢循吏又有孟嘗傳史記匈奴傳代郡都尉朱英漢書王尊傳白馬三老
朱英此在平原君以後者史記陳涉世家其御莊賈非攄直時之莊賈項羽紀
廣陵人召平許慮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而齊悼惠王世家又有
齊相召平漢書昌邑王賀傳執金吾嚴延年非酷吏傳之嚴延年也霍去病傳
后之弟代王昔爲大司馬者也又陳遵傳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石顯傳鄭
令蘇建非蘇武父建漢書陳萬年傳子咸後漢書陳寵傳曾祖咸通鑑注謂非
一人也後漢書荐都爽傳朱輔遣從事史李陵藏陵竟逃腹子也漢有兩張敞一京兆尹一冀武令史三王吉一益州刺史諫大夫一
臨邛令一王莽養子爲沛相兩黃祖一北海相孔融左丞一劉表將江夏太守
而王莽傳執法杜林等非後漢大司徒杜林也續博物志光武時洨河太守趙
高與秦之趙高同名後漢書鄭興子衆與宦者傳之鄭衆同名儒林傳之任安
非與田叔同時者兩王莽一光武功臣淮陵侯一逸民也兩張超一廣陵太守
一朱儁別部司馬班超傳徐幹爲軍司馬班孟堅與弟超書得伯章書槩紛殊
工知識識之莫不快息注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非建安徐偉長魏志杜讓

傳將軍許牧撫部曲不附太祖非南陽許攸吳志虞翻傳太末徐陵非徐孝穆
也晉書景帝紀將軍李廣非漢書景帝紀武昌太守劉根皆與漢人同名而僅爲太守
李密非撰爲人漢中太守李密也晉有兩劉毅一左僕射疏論九品中正一與
劉裕同建義旗爲衛王衍一太尉爲石勒所害一侍中爲石閔所誅兩崔模一附
崔元伯傳一附崔鴻傳南史蔡景歷傳坐妻兄劉裕免官此又一劉裕也陳騰
時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漢又有上計掾秦嘉漢有長史朱買臣蕭梁有武昌太
守朱買臣漢有博士孔安國晉有領軍將軍孔安國漢有京兆尹王尊晉有右
丞王尊後漢有獨行傳李善前有學士李善後漢有衛尉張儉唐有晥城公張
儉後漢有太尉張溫疑與魏陰老父傳之何苗張溫一人吳有中郎將張溫魏有光祿大夫徐
邈晉有太子前率徐邈晉有尚書袁粲前宋有司徒袁粲晉有荊州刺史王澄
周有都官王澄石勒載記有門生主書張良苻堅載記有將軍彭越太史令魏
延與漢蜀漢人同名慕容德載記之黃門侍郎張華非張茂先慕容超載記之
金史完顏訛可傳時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一曰板子訛可元史有和尚傳
二一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封沈國公一領八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明史有兩張昺傳一靖難時忠臣一成化時南京御史也
太史令成公綏非成公子安而南史宋宗室傳奉連出建陽門爲蜀人顧相如
所殺則不止司馬長卿慕相如也

相如之字向疑長有平上兩音程周量可則從魏子存之成都詩知君蜜底多
詞賦論蜀文應似長卿則從知文切
吳錄華歆見沈友而異之曰沈郎可登車語乎休文以前已有沈郎之目世多
稱牧之爲小杜然後漢書郭躬傳注前書杜周爲廷尉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
明法律故言小杜牧之以前已有小杜之目唐書杜審權傳與杜悰俱位將相
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而杜悰入亦謂老杜相見唐語林。唐書李益
傳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盧綸傳時有兩韓翃
大蘇小蘇世艷稱之因話錄柳倘書八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
柳舍人小柳舍人明史沈度傳與弟粲俱善書時稱大沈學士小沈學士皆足
爲藝林佳話然漢書之大小馮君大小夏侯大小戴已先之矣
唐書鮑防傳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做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
弼友善時號鮑謝此在明還元暉以後者唐書楊凝傳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
者
明有兩楊榮一東楊一成化時人兩陳潛夫一洪武時人一崇禎時人俱見明
詩綜
五代史南詔蠻傳唐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是又
一李龜年也
東萊博議呂伯恭著也伯恭好問孫鎔宋史呂本中傳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則
好問之子已有之矣按孫鎔元理學宗傳伯恭金華人其先世萊州人六世祖
夷簡徙開封朱文公書碑云朱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嘉東萊非謚非號故可通
用
宋史文苑傳唐庚兄名伯虎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已在明史文苑傳唐子畏之
前矣

令人舉和靖者皆知爲孤山處士而宋史尹焞傳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道學
陸逸兩不相掩不得單言和靖矣
世謂東坡爲長公然張擊字長公夏侯勝字長公見漢書而吳
國張長公見南史梅之煥字長公見明史桓寬字次公韓延壽字長公見漢書而
次公幷見漢書又史記衛將軍傳有河東張次公南越尉佗孫名次公唐書有
淮南節度衛次公宋史楊傑字次公寇瑊字次公孫長卿字次公黃霸字次公
自寬僥外鮮有言之者
漢書如徐生韓生鄒生穆生白生之類皆非名也張耳傳孝文即位封故穆王
偃爲南宮侯子生嗣生名也
之復生之人知爲王氏佳話南史祖沖之傳曾祖台之父朔之子暀之賈希鏡
傳祖朔之父匪之此在義獻以後者
宋史有王堯臣傳又王嗣宗傳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閣
門祗候舜臣太子中舍又與同文傳王禹子渙瀆淵沖泳渙子稷臣瀆子堯臣
並進士及第是宋有三王堯臣也又种朴傳偏將王舜臣者書射是宋有兩王
舜臣予表兄弟名適與之同因識於此又宋史劉世儒傳有閤內待王堯臣○宋史劉敞傳王堯
臣其內兄也
儀禮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其言內外猶後世所云中表耳
後漢書鄭太傳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晉杜后傳中表之美高於當世山濤
傳與宣穆后有中表親魏書劉芳傳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周書賀蘭祥傳祥
與晉公護中表宋史魏野傳李濬即野中表兄杜詩他鄉惟表弟然中表亦當
有別循其義則中爲內表爲外魏野傳已合而言之近世則祇稱表弟中矣
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還使而陛下之外兄也章懷注歙光武之姑子故
曰外兄其說與儀禮合北齊崔悛傳有外兄崔慎魏收傳有外兄崔巖梁書徐
摛傳有外弟徐摛是晉以後猶有用古稱者予嘗疑魏收傳娶其舅女崔鴻之

妹又云取外兄博陵崔巖而彭城王浚傳李公統母崔氏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豪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兄稱外而妹稱內何歟若謂北齊不拘儀體其河南王孝瑜傳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而胡后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則孝瑜傳之內姊又與儀禮合何歟南史顧協傳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既稱外又稱內何歟然舅之子亦有不得稱內者隋書皇甫績傳三歲而孤爲外祖姜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唐書梁公綽傳事後母甚謹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皆以舅之子爲外則合而言之者不自魏收傳始矣

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亦有不得稱內者隋書皇甫績之兄弟爲內兄弟非古也儀禮注姑之子爲內兄弟而以施之婦兄弟可乎晉書郭默傳有婦兄卞壼傳有妻兄漢書元后傳有妻弟王莽傳有婦弟其稱爲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夫姑之子卽舅之子卽妻之舅弟也與妻之舅弟姊妹之夫何以俱謂之甥乎註謂四人敵體更相爲甥則夫與婦非敵體者乎且婦稱夫之父曰舅亦可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弟又有謂異父同母弟者左傳聲伯之母嫁於齊管於奚生二子而寡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此如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異姓姊之類耳晉鄒引此作外姊

中弟又有謂同產兄弟者墨子扁鵲曰中兄次之史記衡山王傳無采中兄弟漢書杜周傳綏六弟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吳志孫權傳中弟孝廉形貌奇偉此如句踐世家之朱公中男萬石君傳奉斯傳及漢書丙吉傳之中子耳爾雅釋親三黨婚姻備矣其見於爾雅以外者反騷注有舅卽聲伯之舅氏族譜祖魏書高聰傳有族祖悖書孝緒傳有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宋史燕肅傳有曾大父史記封禪書有大父周書晉公護傳有祖翁顏氏家訓有家公附傳有曾大父史記封禪書有大父周書晉公護傳有祖翁顏氏家訓有家公北齊廣平公盛傳有從叔祖漢書文三王傳有大母宋史方信儒傳有太母朱姚傳有祖姑梁書司馬筠傳家禮有三父儀禮有繼父梁書侯景傳

有阿錄家語有八母後漢書鄧后紀有三母晉書禮志有嗣母史記平津侯傳有後母漢書廣川王越傳有嬭章南史劉瑾哲傳有嬭母梁書韋叡傳有繼母司馬彪傳有慈母慈姑禮記有出母金史世宗紀有改嫁母漢詩有阿母有公姥陳琳詩有姑嬸晉書荀崧傳有外祖禮記有外祖母後漢書杜篤傳有外高祖晉書王后傳有外曾祖母繼祖母唐書韋緪傳有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宋史黃震若傳有外大母漢書元帝紀有外祖兄弟東京夢華錄有外公晉有伯父仲叔羣叔史記項羽紀有季父詩有諸父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叔晉李流載記有二翁周書薛善傳有七父北史河間王傳有叔梁書袁昂傳有從叔魏書程遐附傳有族叔唐書楊綰傳有族父後漢書章德竇后紀有母元史文宗紀有嬸順帝紀有叔嬸（或江南謂妻為叔或氏不始自元也）禮記有諸母有妻父妻母史記佞幸傳有丈人後漢書第五倫傳有婦翁晉書王國寶傳有婦公三國魏武志有婦翁晉書禮記有姨母有從母子姊妹之子魏書崔遐附傳有姨兄弟北齊超郡王叡傳有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之女北齊潘滔傳注有姨兄晉書王廙傳有姨弟荀晞傳有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姊妹之女北齊姨兄王慧龍附傳有從姨兄弟北齊超郡王叡傳有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之女北齊書高阿那肱傳有從母子姊妹話錄有姨妹漢書霍光傳有姊夫晉有姊丈魏書將少游傳有對門婚姻爾雅注有儀壻漢書嚴助傳有友壻北史高隆之傳有姑壻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姑子北齊書孝昭紀有親姑子魏書孟表傳有姑兒盧子潛傳有姑女晉書皇甫謐傳有從姑子羊祜傳有甥女後漢書來歙傳有祖姑晉書陝婦人傳有叔姑裴秀傳有從母夫庾友傳有有兒女慕容紹宗傳有從舅子宋史文同傳有從表弟魏書北海王詳傳有夫從母兄周嵩傳有嫂父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姑夫杜詩有曾姑魏書韋閬傳有前有姨夫北史元乂傳有姨父王逸少帖有姨母因話錄有族姨書有伯兄後漢書和帝紀有元兄史記淮南王傳有大兄宋世家有庶兄晉書西戎傳有庶長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父兄宋書袁淑傳有從兄後漢書陰識傳有前母兄晉有大弟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弟周書明帝紀有介弟晉書刁彝傳有小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後漢書杜延年傳有少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兄北海王詳傳有妻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弟魏書公孫表附傳有同堂兄弟李順附傳有族弟宋史楊億妃傳有叔弟詩有後母漢書廣川王越傳有嬭章南史劉瑾哲傳有嬭母梁書韋叡傳有繼母司馬彪傳有慈母慈姑禮記有出母金史世宗紀有改嫁母漢詩有阿母有公姥陳琳詩有姑嬸晉書荀崧傳有外祖禮記有外祖母後漢書杜篤傳有外高祖晉書王后傳有外曾祖母繼祖母唐書韋緪傳有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宋史黃震若傳有外大母漢書元帝紀有外祖兄弟東京夢華錄有外公晉有伯父仲叔羣叔史記項羽紀有季父詩有諸父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叔晉書李流載記有二翁周書薛善傳有七父北史河間王傳有叔梁書袁昂傳有從叔魏書程遐附傳有族父後漢書章德竇后紀有伯母元史文宗紀有嬸順帝紀有叔嬸（或江南謂妻為叔或氏不始自元也）禮記有諸母有妻父妻母史記佞幸傳有丈人後漢書第五倫傳有婦翁晉書王國寶傳有婦公三國魏武志有婦翁晉書禮記有姨母有從母子姊妹之子魏書崔遐附傳有族父後漢書章德竇后紀有伯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之女北齊潘滔傳注有姨兄晉書王廙傳有姨弟荀晞傳有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之女北齊姨兄王慧龍附傳有從姨兄弟北齊超郡王叡傳有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姊妹之女北齊書高阿那肱傳有從母子姊妹話錄有姨妹漢書霍光傳有姊夫晉有姊丈魏書將少游傳有對門婚姻爾雅注有儀壻漢書嚴助傳有友壻北史高隆之傳有姑壻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姑子北齊書孝昭紀有親姑子魏書孟表傳有姑兒盧子潛傳有姑女晉書皇甫謐傳有從姑子羊祜傳有甥女後漢書來歙傳有祖姑晉書陝婦人傳有叔姑裴秀傳有從母夫庾友傳有有兒女慕容紹宗傳有從舅子宋史文同傳有從表弟魏書北海王詳傳有夫從母兄周嵩傳有嫂父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姑夫杜詩有曾姑魏書韋閬傳有前有姨夫北史元乂傳有姨父王逸少帖有姨母因話錄有族姨書有伯兄後漢書和帝紀有元兄史記淮南王傳有大兄宋世家有庶兄晉書西戎傳有庶長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父兄宋書袁淑傳有從兄後漢書陰識傳有前母兄晉有大弟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弟周書明帝紀有介弟晉書刁彝傳有小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後漢書杜延年傳有少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兄北海王詳傳有妻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祖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弟魏書公孫表附傳有同堂兄弟李順附傳有族弟宋史楊億妃傳有叔弟詩有從母兄弟北齊超郡王叡傳有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之女北齊姨兄王慧龍附傳有從姨兄弟北齊超郡王叡傳有母之從母子魏書李璨之傳有從母姊妹之女北齊書高阿那肱傳有從母子姊妹話錄有姨妹漢書霍光傳有姊夫晉有姊丈魏書將少游傳有對門婚姻爾雅注有儀壻漢書嚴助傳有友壻北史高隆之傳有姑壻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姑子北齊書孝昭紀有親姑子魏書孟表傳有姑兒盧子潛傳有姑女晉書皇甫謐傳有從姑子羊祜傳有甥女後漢書來歙傳有祖姑晉書陝婦人傳有叔姑裴秀傳有從母夫庾友傳有有兒女慕容紹宗傳有從舅子宋史文同傳有從表弟魏書北海王詳傳有夫從母兄周嵩傳有嫂父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姑夫杜詩有曾姑魏書韋閬傳有前有姨夫北史元乂傳有姨父王逸少帖有姨母因話錄有族姨書有伯兄後漢書和帝紀有元兄史記淮南王傳有大兄宋世家有庶兄晉書西戎傳有庶長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父兄宋書袁淑傳有從兄後漢書陰識傳有前母兄晉有大弟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元弟周書明帝紀有介弟晉書刁彝傳有小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後漢書杜延年傳有少弟史記鄭世家有庶弟兄北海王詳傳有妻兄魏書崔遐附傳有從祖

辛紹先傳有妻妹南史司馬申傳有妻兄魏書南安王附傳有婦兄晉書朱伺傳有婦弟譙縱傳有妻弟宋史李沆傳有妻兄之子漢書元后傳有小婦弟遼史酷匹敵傳有妻弟之妻晉書王澄傳有小郎盧諶傳有妻之侄孔嚴傳有夫之兄子易有長男中男少男晉有元子幼子禮記有適子庶子宗子支子介子衆子晉書王悅傳有大郎漢書張安世傳有小男張禹傳有小子晉書索靖傳有少子漢書李廣傳有遺腹子南越傳有側室子晉書王恭傳有庶兒陶穆傳有孽子（與孟子不同）卞壼傳有前子列女傳有前妻子宋史宋祁傳有儒兒孔文舉詩有愛子金史世宗紀有出繼子易有長女中女少女詩有長子有季女國語有嫡女漢書許后傳有小女宋史王全斌傳有愛女洪皓傳有庶女魏書鄒巍傳有女郎郎君禮記有冢婦介婦晉書王恭傳有子妻庾友傳有子婦薛陶臣詩有兒婦史記李斯傳有女壻張耳傳有子婿漢書霍光傳有長女婿次婿諸婿史記蘇秦傳有少婿晉書羊祜傳有女夫魏書楊大

眼傳有側生女夫史記滑稽傳有贅婿晉書王羲之傳有佳婿唐書周紇傳有半子後漢書馬援傳有兄子壻魏書崔琰傳有兄女壻北史封隆之傳有兄壻魏書裴叔業傳有兄女夫宋史趙普傳有姪壻葛卿傳有姪女夫理宗紀有孫女夫唐書韋陟傳有甥壻漢書楊惲傳有兄子後漢書應劭傳有弟子漢書賈誼傳有兄子之子北齊陽周公永樂傳有從祖兄子魏書裴延儁傳有從父兄子祖退附傳有從兄子晉書王戎傳有從子五代史晉家人傳有小姪史記五帝紀有族子宋史陳咸傳有家子史記衛將軍傳有姊子魏書仇洛齊傳有妹子汲黯傳有姑姊子吳志陸遜傳有外生左傳有彌甥晉書鄧攸傳有外甥梁濟傳有諸甥羊祜傳有從甥唐書韋綬傳有登甥梁書劉季連傳有甥女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有異姓姊之女北齊趙郡王叡傳有姊兒後漢書趙岐傳有兄女魏書劉芳傳有弟女呂光附傳有姪女唐書竇威傳有從兄弟女宋史

曾從祖傳有姪女論語有兄之子宋史西蜀世家有弟之子晉有嫡孫漢書張安世傳有妾弟宋史李沆傳有妻兄之子漢書元后傳有小婦弟遼史酷匹敵傳有妻弟之妻晉書王澄傳有小郎盧諶傳有妻之侄孔嚴傳有夫之兄子易有長男中男少男晉有元子幼子禮記有適子庶子宗子支子介子衆子晉書王悅傳有大郎漢書張安世傳有小男張禹傳有小子晉書索靖傳有少子漢書李廣傳有遺腹子南越傳有側室子晉書王恭傳有庶兒陶穆傳有孽子（與孟子不同）卞壼傳有前子列女傳有前妻子宋史宋祁傳有儒兒孔文舉詩有愛子金史世宗紀有出繼子易有長女中女少女詩有長子有季女國語有嫡女漢書許后傳有小女宋史王全斌傳有愛女洪皓傳有庶女魏書鄒巍傳有女郎郎君禮記有冢婦介婦晉書王恭傳有子妻庾友傳有子婦薛陶臣詩有兒婦史記李斯傳有女壻張耳傳有子婿漢書霍光傳有長女婿次婿諸婿史記蘇秦傳有少婿晉書羊祜傳有女夫魏書楊大

夫唐書韋陟傳有甥壻漢書楊惲傳有兄子後漢書應劭傳有弟子漢書賈誼傳有兄子之子北齊陽周公永樂傳有從祖兄子魏書裴延儁傳有從父兄子晉書王戎傳有從子五代史晉家人傳有小姪史記五帝紀有族子宋史陳咸傳有家子史記衛將軍傳有姊子魏書仇洛齊傳有妹子汲黯傳有姑姊子吳志陸遜傳有外生左傳有彌甥晉書鄧攸傳有外甥梁濟傳有諸甥羊祜傳有從甥唐書韋綬傳有登甥梁書劉季連傳有甥女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有異姓姊之女北齊趙郡王叡傳有姊兒後漢書趙岐傳有兄女魏書劉芳傳有弟女呂光附傳有姪女唐書竇威傳有從兄弟女宋史

曾從祖傳有姪女論語有兄之子宋史西蜀世家有弟之子晉有嫡孫漢書張安世傳有妾弟宋史李沆傳有妻兄之子漢書元后傳有小婦弟遼史酷匹敵傳有妻弟之妻晉書王澄傳有小郎盧諶傳有妻之侄孔嚴傳有夫之兄子易有長男中男少男晉有元子幼子禮記有適子庶子宗子支子介子衆子晉書王悅傳有大郎漢書張安世傳有小男張禹傳有小子晉書索靖傳有少子漢書李廣傳有遺腹子南越傳有側室子晉書王恭傳有庶兒陶穆傳有孽子（與孟子不同）卞壼傳有前子列女傳有前妻子宋史宋祁傳有儒兒孔文舉詩有愛子金史世宗紀有出繼子易有長女中女少女詩有長子有季女國語有嫡女漢書許后傳有小女宋史王全斌傳有愛女洪皓傳有庶女魏書鄒巍傳有女郎郎君禮記有冢婦介婦晉書王恭傳有子妻庾友傳有子婦薛陶臣詩有兒婦史記李斯傳有女壻張耳傳有子婿漢書霍光傳有長女婿次婿諸婿史記蘇秦傳有少婿晉書羊祜傳有女夫魏書楊大

夫唐書韋陟傳有甥壻漢書楊惲傳有兄子後漢書應劭傳有弟子漢書賈誼傳有兄子之子北齊陽周公永樂傳有從祖兄子魏書裴延儁傳有從父兄子晉書王戎傳有從子五代史晉家人傳有小姪史記五帝紀有族子宋史陳咸傳有家子史記衛將軍傳有姊子魏書仇洛齊傳有妹子汲黯傳有姑姊子吳志陸遜傳有外生左傳有彌甥晉書鄧攸傳有外甥梁濟傳有諸甥羊祜傳有從甥唐書韋綬傳有登甥梁書劉季連傳有甥女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有異姓姊之女北齊趙郡王叡傳有姊兒後漢書趙岐傳有兄女魏書劉芳傳有弟女呂光附傳有姪女唐書竇威傳有從兄弟女宋史

曾從祖傳有姪女論語有兄之子宋史西蜀世家有弟之子晉有嫡孫漢書張安世傳有妾弟宋史李沆傳有妻兄之子漢書元后傳有小婦弟遼史酷匹敵傳有妻弟之妻晉書王澄傳有小郎盧諶傳有妻之侄孔嚴傳有夫之兄子易有長男中男少男晉有元子幼子禮記有適子庶子宗子支子介子衆子晉書王悅傳有大郎漢書張安世傳有小男張禹傳有小子晉書索靖傳有少子漢書李廣傳有遺腹子南越傳有側室子晉書王恭傳有庶兒陶穆傳有孽子（與孟子不同）卞壼傳有前子列女傳有前妻子宋史宋祁傳有儒兒孔文舉詩有愛子金史世宗紀有出繼子易有長女中女少女詩有長子有季女國語有嫡女漢書許后傳有小女宋史王全斌傳有愛女洪皓傳有庶女魏書鄒巍傳有女郎郎君禮記有冢婦介婦晉書王恭傳有子妻庾友傳有子婦薛陶臣詩有兒婦史記李斯傳有女壻張耳傳有子婿漢書霍光傳有長女婿次婿諸婿史記蘇秦傳有少婿晉書羊祜傳有女夫魏書楊大

夫唐書韋陟傳有甥壻漢書楊惲傳有兄子後漢書應劭傳有弟子漢書賈誼傳有兄子之子北齊陽周公永樂傳有從祖兄子魏書裴延儁傳有從父兄子晉書王戎傳有從子五代史晉家人傳有小姪史記五帝紀有族子宋史陳咸傳有家子史記衛將軍傳有姊子魏書仇洛齊傳有妹子汲黯傳有姑姊子吳志陸遜傳有外生左傳有彌甥晉書鄧攸傳有外甥梁濟傳有諸甥羊祜傳有從甥唐書韋綬傳有登甥梁書劉季連傳有甥女漢書淮南王安傳服虔注有異姓姊之女北齊趙郡王叡傳有姊兒後漢書趙岐傳有兄女魏書劉芳傳有弟女呂光附傳有姪女唐書竇威傳有從兄弟女宋史

夏日魯人爲之齊衰魏丁翁讀書雖鈔幷錄之

東方朔以妻爲滿君而西域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則又以細君爲名矣東觀記劉植從兄歆字細君後漢書包咸傳師事右師細君則以爲丈夫之字與名矣

朱子語類五峯南軒稱妾母爲少母

世俗於卑幼則行之梁書江革傳有第三兄魏楊昱傳有第四姑則施之尊於己者顏魯公顏氏家訓文

六叔劉昶附傳有第二姊周書晉公護傳有第四姑隋書鄭譯傳從祖開府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本生之稱蓋始於此

過房見朱史王彥卿傳過房兒子見元史食貨志

魏書肅宗紀熙平二年兵士戰沒者追給斂財復一房五年人家稱幾房蓋始於此

明皇有過大哥山池詩似以兄爲哥乃唐以後語然本草鷓鴣性畏霜露俗謂其鳴曰行不得哥哥漢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傳詣京師梁書陶宏景傳尤明方藥產物醫術本草宋書王微傳尤信本草而唐藝文志神農本草三卷鷓鴣之鳴不始於唐本草亦不始於唐則兄之稱哥亦未必始於唐矣

漢書文帝紀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薏本於左傳趙有側室曰穿乃自以爲側室非以薄太后爲側室也賈誼傳注臣瓚曰禮婦大夫之妾子爲側室其義相仿

至謝靈運詩始以爲小妻之稱禮記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豎降而爲妾乎周禮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左傳蓋本於此

自漢以後臣庶家無稱太祖者梁書王峻傳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

魏書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耶婆此與唐書宋璟詣鄭善果非其家奴何耶之云義各不同後人引璟傳而不引固傳蓋傳難爲解也五代史敬翔傳事陛下如郎君與璟語義同

周書宣帝紀不稱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凡族稱高祖者爲長祖皆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此與南史宋明帝之改駙馬而諱白門皆無謂也

女以母家爲氏而漢書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由陽侯根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姊淳于長母也潘岳有陽城劉氏妹哀辭陶潛有程氏妹文杜子美元日寄韋氏妹王介甫寄朱氏妹次吳氏女子韶蓋於此

晉書袁宏傳有尊公孫盛傳有尊君北齊高季式傳有家君近世多用之。世俗稱人之弟爲令弟而宋書盧江王傳司徒休仁等并各令弟謝康樂酬從弟惠連詩末路値令弟李太白感時留別從兄延年從弟延陵詩令弟字延陵杜子美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令弟雄軍佐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令弟韋中來又季夏送鄉弟韶陪崔門從叔朝謁詩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冀出杜陵人俗稱人之弟爲舍弟謝靈運傳家弟亦康樂酬從弟惠連詩末路値令弟李太白感時留別從兄延年從弟延陵詩令弟字延陵杜子美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令弟雄軍佐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令弟韋中來又季夏送鄉弟韶陪崔門從叔朝謁詩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冀出杜陵人李東川答從弟舉鄉詩吾家令弟才不羈是自稱弟爲令弟也又可對人稱弟爲家弟曹子建贈恩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孫子荊朕杜賦序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世說戴仲武曰下官不堪其婺家弟不改其樂北史杜杲傳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北齊崔遹傳家弟年少唐書溫大雅傳家弟亦康柳公權傳家弟本志慵學又可自對弟言稱舍弟杜子美臨邑舍弟書至因寄此詩舍弟悟卑邑是也。潘岳集悼我令妹勤儉備加

潘岳秋興賦用太夫人字蓋自稱其母後漢書劉般傳太夫人般俱奔長安則史家之辭矣注謂列侯母稱太夫人然其時般未爲侯也下文云其母及諸男以爲身寄絕域不宜精苦如此則上文亦當用其母字

晉書禮志哀帝欲尊崇章皇太妃江彪議稱皇太夫人其事未行蓋古今俱宋韓昌黎孟東野墓誌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是稱其母俗或以行也

稱人之妻非也

柳子厚有先友記元史劉因傳有父祖喪未葬授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葬先人之友如所謂父執者

漢書律歷志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孟康曰異類爲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爲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爲妻也食貨志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此皆新語奇字在孟堅爲變體

漢書張騫傳初天子發書易是以易字代卜字也

漢書張敞傳有倫長此語甚新若質言之則盜首耳耳

漢書敘傳咸陲厥誨睡字新

晉書王濬傳顏老之不伐顏子得稱老大奇

晉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爲愼王此語甚新

宋史洪咨夔傳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此語亦新

山西省史籍委員會印

史記爲石孤立萬石君傳而宣帝時馮揚亦號萬石君見後漢書馮勤傳

漢書終軍傳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傳當以合符軍

宋史洪咨夔傳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此語甚新

上者不獨尚書令也

潘岳爲賈門侍郎而直於散騎之省此與漢之貢門不同鮑照傳擢爲國侍郎遷秣陵令而照先有解褐謝侍郎表是前宋令有在侍郎

有轉當侍上疏與漢之常侍不同

唐書郭子儀傳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十數不能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又崔琳傳舉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隣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窮重積其上故楊誠齋詩金印如斗床滿笏是指琳事而俚俗移

使者迺前乘禭生也譙陽國志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而相如傳建節往使駟四乘之傳至蜀後漢書

琳事爲子儀且互易其子與壻之數矣北史李遵哲傳進爵安康郡公妾勝百

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自去家十有二

數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籍以識之此又在子儀以前者

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爲三事相類而丹事罕言之者

唐書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向曉復吹之賊

樂天云輸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後人舉輸林員外字者多知爲李杜矣而以

井棄圍而走又劉驎字玉孫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驎吹笳爲出塞入塞

拾遺稱子美者自高遂夫後至今相沿然太白亦曾有拾遺之命劉全白唐輸

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二事相類人但艷稱琨事耳

林李君碣代宗登極嚴拔流痒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南史臨川王宏傳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薄姬與呂綺但畏

宋史司馬旦傳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珦庶汝諧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

合肥有韋武按此與晉書宣帝紀諸葛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

以爲歷郡北唐九老按羣客揮犀文潞公同甲會時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塵風盈席素髮飄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識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予以丙午生因讀於此

宋史王居安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使賦八夕詩此題甚新杜子美有七月三日詩題則不得云三夕矣

晉穆帝年號永和而魏書肅宗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年號天啓北齊蕭明傳王琳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年號天啟金史僕散安貞傳楊板兒僭號改元天順而明人乃襲用之何也

宋史倪思傳士大夫寮屬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俯閽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諫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明史魏忠賢傳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則較宋時爲更甚矣

今制以衙繁疲難爲州縣量移之缺宋史職官志楊億上疏乞諸州並置刺史因以爲名也按此足以解簪管開花之譏矣風俗通作批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由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事正相類

遼史地理志蔚州趙襄子滅代武靈王置代郡項羽徙趙歇爲代王歇還趙立爲代安陽君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鞏遂有沙邱之屬無置代郡之事

漢書地理志代郡秦置則武靈王時無之也史記陳餘傳項羽徙趙王歇王代陳餘爲代王漢韓信斬餘復置代郡文帝初封代嘗此地此得失參半之說也

襄子滅代史記正義引魏土地記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按馬頭山在蔚州距代王城二十餘里此說是也趙世家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鞏遂有沙邱之屬無置代郡之事

漢書地理志代郡秦置則武靈王時無之也史記陳餘傳項羽徙趙王歇王代子建班婕妤賛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祋去好字此如馬卿馬遷便於書寫耳然

徐廣曰郡代縣漢書地理志代故代國此與襄子所滅之代陳餘所王之代相班馬同稱當指馬季長若指太史公當云馬班矣○庚子山豆盧公神道碑度

遼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廻王遵有忠臣之路吳明徹墓誌葛騰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綱論功業即值吳亡亦其類也

野客叢書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

言事無瑕疵者曰汝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
杜撰包彈本此此爲甚佳
北門鎖鑰人皆知爲寇萊公事然萊公自用左傳掌其北門之管耳韓退之詩
僕射領北門樂天詩守護北門牢豈預知宋代事而用之乎
劉越石答盧諶書然後知晦周之爲妄作也王右軍蘭亭序句
蓋本此
何仲言詩在背愛名山自知慵獨往王摩詰云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摩詰
十字在仲言五字之內而王句似勝此難以譬解也
何仲言詩風光茫上輕日色花中亂草光天際合霞影水中浮不如謝元遠日
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殆難名言其所以異也
詩貴含蓄不宜說盡然亦有排闥而佳者何仲言岸花臨水發江燕邊檣飛爲
杜子美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所自出而杜句更勝又如何仲言少壯輕裘
詩之流故賦可以彙詩而詩中用賦則以流入源矣顧以質之博聞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月運暮惜光輝與沈休文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同意而沈詩多爲人傳誦者孔子所貴於辭達也
謝康樂詩以消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爲最佳每一諷詠如坐翠微而挹朝彩
然令我彌思羌聲色兮娛人游子澹兮忘歸屈大夫爲不可及也。風光草際
浮亦從楚辭光風轉蕙化出在楚辭爲常語而元遠爲名句矣
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後人翻用之者周王子湎秋風吹木葉還
似洞庭波正用之者杜子美無邊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是也
庾子山春賦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陳其年
半畝園賦青天歷歷盧無兎魄之毫碧澗茫茫彷彿歷棲之氣何如巢父巢中
得寬息之鄉豈如壺公壺內有棲遲之地陳賦可謂青於藍也
庾子慎咏長信宮中草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意
似唐人五言絕句

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舊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此語甚佳

順其所引一句名世者爲最確而一聯名世者不無可商至以一篇名世者濫

與謂兩有之矣

漢賦多長篇而張平子扇賦止四句定情賦止八句魏文帶賦有十二句者登

臺賦感物賦愁霖賦喜霽賦是也有十句者戒盈賦是也有八句者離居賦玉

玦賦是也有六句者臨滿賦梭獵賦永思賦是也有四句者梭獵賦彈碁賦是

也晉子建藉田連行二賦各六句釋思賦喜霽賦各八句魏晉間人每效之然

則賦方圓動靜四句亦可云唐之碁賦矣○傅休奕答難孫子荊韓王蜚賦止

兩句必有缺文那子才李禮之墓誌止四句亦有缺文

鮑明遠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爲梅谷唳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

能作實搖湯春風姻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沈歸愚師曰以

花字聯上噎字成韻以實字聯下日字成韻格法甚奇按文王有聲之第六章

命維清烈文昊天有成命詩皆篇以不用韻爲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諸篇以無

字爲詩此則奇之又奇人不敢學

詩三百篇多以詩首二字爲篇名筮辭六篇既無字矣何緣以南陔由庚等命

之又常武六章無常武字酌桓賚般四篇皆不用詩中字又何也

華慶文章流別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異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

注茲之屬是也孔穎達止辨其九言之非然其所謂七言者亦與毛鄭箋句不

合故朱子仍用章句之舊謂慶之詩舊傳二章章三句朱子因之近時友人有

謂每章四句而分其末句爲三言二言者以乎與慶卄則可免牙與五紅反之

異而句法則如皇王烝哉武王烝哉二章不變是亦新說附記於此

黃朝英緗素雜記生民之詩以履帝武敏爲斷句而以敏字屬下句殊無義理

漢賢證樂志安世房中歌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

張見賢樂府兩與唐人聲偶相近而其長安有狹邪行中四句云路窄時容馬

林高易度車簉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平頭而字亦複見前有一樽酒行凡十

句無一用韻者詞亦俚俗何也

李太白白髮三千丈不以辭害志可也桃夭百餘尺則幾如子美之黛色參天

二千尺東坡之世間亦有千尋竹矣當分別觀之

詩家或古人自況未有以前代自署著也杜詩君不見西漢杜陵老是自以爲

西漢人

東坡自謂先生蓋本於東方曼倩客難諸少孫補史記若劉伯倫之大人先生

陶淵明之五柳先生陶通明本草序之隱居先生韓退之之圓子先生白樂天

之醉吟先生均在少孫後矣玉賦七之先生類皆假托自相如烏有先生始耳

諸先生見諸少孫滑稽傳諸老先生見史記賈誼傳而元史不忽木傳伏望聖

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則對君稱臣爲特

異矣○唐書元結傳父延祖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晉書列女傳蘇蕙爲迴文詩與他書武陵澧瀕圖記所載互有異同然蕙之詩體前後無與儷矣梁武帝硯銘凡八字迴還次第反覆讀之皆四言斷句蓋仿其意梁簡文帶紗扇銘八字亦仿武帝體爲之梁元帝後圃作迴文詩二十字此後人迴文體之權輿也

南史沈慧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遷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聯句詩慧文所作尤美此聯梁後聯句之最古者又庾肩吾何仲言王元長集并有聯句

側與平對世以上去入爲仄漢書五行志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又息夫躬傳見之仄目師古仄古側字是也。宋王禕燕翼貽謀錄詞賦依平側用韻太平興國三年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四平四仄側仄互見自宋已然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海豐張戚德映台嘗言七言近體平聲字不可單用按昌黎題昭王廟云猶有國人懷舊德送僧約云汝既出家還援援元日朝回云我服上趨承北龕和裴相公東征云敢謂相公平賊後次澶淵云剿史莫辭迎候遠和晉公云鄰豎欲歸仙仗裏示姪孫湘云欲爲聖明除弊事晚次宣溪云客淚數行原自落又云俱是嶺南巡管內酌張韶州云北望距令隨塞鴈此以第五字救三字也東坡歷卷或以杜子美風急天高鳥歷卷或又以黃鶴樓詩爲歷卷或以杜子美風急天高鳥歷卷或又以黃鶴樓詩爲歷卷迄難定論然岑詩乃臺閣第一杜詩乃山林第一崔詩乃游覽第一若於三詩強作甲乙則偏矣昔人以江瑤柱比荔支義猶是也予偶得絕句云三百篇前早有詩屬欲喜遇孰先之詩壇若祇歸窮者未見屬廷曰俞時

離騷閨中既以邅遠兮哲王又不寤王逸以帝爲天帝則哲王句仍指天帝以女喻臣則閨中句仍指賢臣注義本佳林西仲曰舊注皆作求賢君之詞是抹煞逸注矣且於求女三段不以爲比而以爲賦高辛之妃少康之妻皆欲導言爲媒毋乃開周秦行紀之謬妄耶古註之不可輕易如此

力盡時山更好宿九仙山云夜半老僧呼客起速古召飲介亭云遲暮賞心驚

杜子美畫鷹詩側目似愁胡蓋本於孫子荊鷹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註者未之詳也

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復賡漫錄歷引謝惠連之團團滿葉露謝元暉之碧蕊餘露團庾子山之唯有團階露以爲杜詩所本然團風零露溥分似更爲謝庾所本說詩者當溯其源也

杜詩絕代有佳人仇滄柱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唐人避太宗諱故改世爲代可謂名註然下文云世情惡衰歇何耶

東坡詩每用揭來陶通叩答處中書書揭來處八荒遐可遮蓋梁陳間語

隋書諱虎字故立韓擒傳然高祖紀內俱作韓擒虎諱世字故高祖紀代爲武

武川鎮司馬又云行欵避代然煬帝紀處見世字豈後人改寫古書而然歟

唐書柴紹傳以多進封霍國公康日知傳子志陸累遷大將軍討張紹以多衆

御史大夫王處傳以多擢步軍都處侯封同昌郡王多字惟唐書如此用耳

卷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綠漢語 下卷 二十

唐書盧承業傳之巨人李綱傳之纖兒卽所謂大人細人也字新而確與虬戶卽豁不同

宋史馬亮傳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又曾覿傳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宋職官志尚書省有左右僕射左僕射參門下侍郎右僕射參中書侍郎非旣贈尚書而又贈工部侍郎也

近世稱督學爲宗師蓋亦如詩之君宗書之作師莊子之大宗師也迺與漢平帝元始五年於郡國置宗師以紀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魏書彭城王勰傳每欲立一宗師崇我元族周書宇文孝伯傳天和元年遷小宗師尊拜宗師中大夫唐書高祖武德二年州置宗師一人此宗人之師如周官之少宗伯秦之宗正漢之宗伯後漢宗正卿之類耳後漢書朱浮傳尊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隋書房彥謙傳內史待郎薛道衡一代文宗近世稱譖蓋起於此若書之秩宗周禮之宗伯掌邦禮則如後世之禮部禮記之脊宗則如後世之國學皆非督學之謂明史按察司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歷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各專事證本朝因之後以京僚爲之易道爲院而側愈重矣。

元史張德輝傳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爲側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此事在元世祖未卽位以前然古今無此稱惟於元一見之也

通典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靖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隋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證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文獻通考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宋太祖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遣史南面而黃龍府官曰知黃龍事與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州官有刺史畧用唐制金諸府非參

總管府事者爲尹元世祖至元初證諸路總管府上路達魯花赤一人總管一人下路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人明初罷各路總管府皆知府領之此太守與刺史合者也續文獻通考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此府與州分者也近人稱知州爲刺史蓋蒙金以前之稱而其實非也至稱爲牧則襲後漢以前之稱而更非也後漢以前之州牧與今之督撫等後魏孝文時之刺史與今之守巡道員等北齊書漁陽王紹信爲青州刺史太守鄭道蓋謂是亦沿後魏之制者

北齊司馬子如傳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守令以下巡檢尚非官名宋史張令鐸傳宋初選馬步軍都虞候領陝州節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鐸爲東京舊域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爲鎮寧軍節度按宋職官志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又遵唐制以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

相以特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而都巡檢能得之則都巡檢爲幷官矣
令鐸在周世宗時與柴貴分爲京城左右廂巡檢恭帝時領武信軍節度蓋周
及宋初巡檢都巡檢爲武階故尊也又宋職官志中興以後分置都巡檢使都
巡檢巡檢州縣巡檢凡沿江沿海招集水軍控扼要害及地分閑遠處皆置巡
檢一員往來接連合相應援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皆以大小使臣充各隨所
在蕃州縣節制本砦事幷申取州縣指揮此南宋時之都巡檢巡檢其秩卑者
而海南瓊管及歸峽荊門等處跨連數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陸都巡檢使或三
州郡巡檢使以增重之此南宋時之都巡檢巡檢其秩優者然求若周及宋初
之重也金史百官志都巡檢使正七品副巡檢使正八品散巡檢使正九品明
以後巡檢之役曰弓兵蓋猶是武階之遺意
唐永昌中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貶譙王重福爲濮州員外刺史
皆不領州務而明史有添註侍郎員外添註猶今之額外官也
元制有官名同而官品異者達魯花赤是也戶部實鈔提舉司達魯花赤正四
品副達魯花赤正五品實鈔總庫達魯花赤從五品印造實鈔庫達魯花赤正
七品兵部管領隨路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一員隨路諸色民匠打
捕鷹房等戶都總管府達魯花赤一員管領本位下打捕鷹房民匠等戶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一員工部諸色人匠總管府諸路雜造總管府諸司局人匠總
管府茶迭花局總管府大都人匠總管府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織染人匠
提舉司大都諸色人匠提舉司大都等處織染提舉司皆有達魯花赤一員而
行軍千戶所彈軍千戶所屯田左右千戶所達魯花赤有十員者有一員二員
七員八員四員三員者其總並難枚舉府州縣皆有達魯花赤而府與府州與
州縣與縣之達魯花赤品亦有異惜元史無國語解不能知其義也
後漢書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奪權官財物七千餘萬晉書陶潛
唐書楊瑒傳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濟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
監奴第令之類近世通人鮮有謂座主門生稱韭古者於唐書楊嗣復傳領
貢舉父於腰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始於腰在考功撫浙東觀察使李師稷
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蓋昉自唐矣而後漢書竇憲傳竇帝紀韶黨人門
生故吏父兄子弟父魯丕傳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桓榮傳會百官顯騎將軍
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是又唐人所本
撫言俱捷謂之同年似唐以後始有此稱然風俗通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
與司徒長史侵遼叔同歲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應劭曰算會當
聚會於樹蔭臨別各各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三國志魏武
傳公與韓遂父同歲是漢之同歲即唐之同年也宋史馮京傳勿令齊年知齊
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是宋之齊年即唐之同年也
進士昉於禮記舉人見於論語歲貢見於周語貢士亦昉於禮記古者諸侯歲
貢士其實互相發明後漢書章帝紀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期歲不繫閭閈左雄傳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是也其以爲取士之目貢士自後齊
獻貢士於天子漢書食貨志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
始舉人進士自隋始
文獻通考西都舉人之法以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
未仕者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以此定考課之法也按宋史神宗紀熙寧
三年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是其遺意
金史宣宗紀興定二年五月策論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詔命章服
按他書皆作武舉即宣宗紀是年四月亦云特賜武舉溫迪罕斡住以下一百
四十人及第也
金史選舉志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
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昔人謂狀元三年一人不盡然矣
唐書楊瑒傳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濟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令習

春秋三家傳經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諸能通者稍加優宣獎孤學從之因
詔以三家傳義證出身者不任散官孤經之名蓋防乎此
選拔出宋史蔡幼學傳而鄭起傳類賢書爲文章拔萃登科毛洵傳又有拔萃
科是宋時已以此科取士也
近世稱諸生爲茂材俗謂之秀才然應劭漢書注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
則秀才之名古也又有不指諸生言者史記賈誼傳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
下是也唐書杜倫傳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
爲世歆美楊承慶傳時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
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可以見隋唐秀才之重
宋史吳柔勝傳長游都津人皆憚其方曉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近人用遊泮字
始此
周書崔彥穆傳伏膺儒業俗以未列諸生者爲業儒始此

任彥升有齊竟陵王行狀而魏書甄琛傳謚不應侍者博士坐卻還舉不以宪
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卻博士此行狀之始
南史王儉曰石誌不出體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名簿故以
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此以石誌爲無名位者而設也梁溪漫志溫公論碑
誌謂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鼎彝之宗廟其墓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以下始
命文人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後有銘誌埋之墓中此以碑
誌爲有勳德者而設也然誌銘實不始於顏延之晉傅休奕有江夏太守任君
墓誌銘王子敬有保母墓志已在前矣○按文選載任彥升爲劉先生夫人墓
誌而文皆四言諧韶暑如銘體徐孝穆集有墓誌三篇皆倣之文而無銘語
又不明列其家世行誼生卒年月與今文異。集古錄世言碑銘蔡邕作
近世誌墓之文纔悉必具陸佐公誌法師墓誌銘比南史梁書所載均爲簡略
蓋實誌不必以陸文傳而陸文乃傳也

近世行述家傳多用府君字後漢書王暢傳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三國志鄧
欸傳注引吳歷採策謂欸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晉書王濬傳王府君生
晉爾必勉之劉毅傳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此與古焦仲卿詩還部白府君
府君得聞之相同乃官府之尊稱如開府治事之謂非後世所謂府君也晉夏
侯孝若昆弟誄緯我后府君侯祖服哲命陸士衡有陸府君誄夏府君誄韓昌
黎沂國公先廟碑有郡水使者府君安東司馬府君兵部府君則以其家爲府
而君如殿君之君近世遂襲用之耳
司馬遷揚雄班固沈約自述其家世者具見於史師古謂雄之自敘譜牒疎謬
亦可見作家傳之難矣。家傳出後漢書列女傳敘
漢書萬石君傳子慶爲齊相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決
獄平郡中爲之立生祠號于公祠晉書荀勗傳安陽令安陽生爲立祠此生
祠之始後漢書百官志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此給扁之始

史記自序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漢書趙充國辛延年傳贊山
東出相山西出將而以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爲山西亦以華山言之耳後漢書
鄧禹傳收得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光武贊曰平定山西功效尤著此以河
東爲山西之始禹傳光武方自鄴山東未知所寄此與賈生過秦論之山東豪
俊畧同非今之山東也又鄧禹傳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宋史食貨志司馬光
曰臣陝西人也其義略同杜詩昔我遊山東謁戲東嶽陽然唐地理志今之山
西爲河東道今之山東隸河南道未以山西山東名之也一統志元置河東山
西道宣慰使司明洪武元年置山西行中書省於太原又云金改京東爲山東
始有山東之名元分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明洪
武元年置山東行中書省治青州九年移治濟南然非指一山而分東西蓋各
因金元分置之地而合以名之耳
元史地理志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省之得名由此

世說儵魚稱尾鰷鳥稱翼南史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獻赤白鸚鵡各一頭則不獨有頒其首魚可稱面也

明史禮志志城隍神甚典褒張九功曰非人鬼也安有誕辰其論明確而時莫之從北齊慕容儼傳遷鎮鄴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本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蓋傳會之說由來舊矣明史作慕容儁

居易錄舊說江以南無蝗蝻近時始有之俗祀南宋劉漫塘宰爲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則蝗不爲災俗呼莽將殊爲不經趙福密葊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晉不知身後何以煩諜如此亦如江湖間祀張睢陽作青面鬼之類而一統志順天府劉猛將軍祠相傳神名承忠吳川人元末官指揮有功後殉節投河民祀之按此與居易錄所載不同予令龍門時於雩祭後祭劉猛將軍廟見有康熙庚子春劉猛將軍降童記與一統志相合假以乩書生見後漢書王符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筆爲之者又言將軍父諱甲其文不雅馴未知孰爲傳信也蘇州府志又以爲神姓劉名銳即宋名將劉錡弟

昔人謂湯若士其君子寔元賚於簡二句題文小人賤可也對以君子猶可也爲以詩對左可見前輩未可輕議而陳大士事君數一節起講亦是用唐書陸贄傳中語耳贄傳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陳大士故舊無大故二句題文隙開事會譏亦勝之是用後漢書鄧隲傳論中語

吳江顧隨秦氏譜學詩得沈歸愚師諱授書於古儀中用雙親字沈師易以二人謂雙親乃詞曲字也然宋史吳潛之傳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則史有之矣

世多以衆生字爲釋氏語然漢書眭弘傳衆生之願無不覆也

聖上字出漢書藝文志

上司見後漢書史弼傳魏志楊林傳

多謝俗語也蓋本於漢書趙廣漢傳爲我多謝問趙君

王法見後漢書虞延傳

留神見漢書東方朔傳

子細出魏書源賀傳

商議見宋史張洎傳

絕倒出魏書李蕃傳

含糊見宋史樂志

主人翁見史記范雎傳主人公見漢書戾太子傳

君侯見漢書劉屈氂車千秋楊敞傳使君見後漢書寇恂傳

楮棘見五代史和凝傳揭曉見元史月魯不花傳及第見宋史王旦傳

書生見後漢書王符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難題見宋史掌禹錫傳出題考卷見宋史顏復傳○破題見捫虱新話○學長見宋史何基傳齋長見金史章宗紀及元史許衡傳義學見後漢書楊仁傳學房見元史釋老傳將火見元史吳澄傳

宋史唐璘傳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時文字始此○程文見揮麈錄

鄭報出宋史劉敞傳

卓異見漢書張安世傳德政見後漢書馮魴傳

履歷出宋史職官志曾鞏題傳令德堂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按此即晉夏侯湛集叔權幻書序之爵里狀也

耆爺見元史董傳哥傳

公館見元史邢律伯堅傳

作揖見元史選舉志

科頭見南史臨汝侯傳

白頭見史記田世家
頭盧見漢書武五子傳贊
拔淚出王褒洞簫賦後漢書陽球傳
雀躍喜甚見宋史燕王德昭附傳
宋史食貨志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爲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卽爲第五等又
云物力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又云雖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
五文殊非恤民之意此錢粮文之始
八折九折見宋史食貨志
賬目見宋史孫何傳
本錢見宋史食貨志
子錢家見史記貨殖傳
取利三分見宋史食貨志
打算見元史劉秉忠傳分文見元史刑法志
比限見宋史顏師魯傳
倒捲見元史祭祀志
滲漏見宋史蔡洸傳
細作見魏書前廢帝紀
小樓羅見宋史張思鈞傳
雜劇見宋史樂志
家活見宋史林大中傳
仰靠見閻見近錄
爆仗見東京夢華錄
麨糕見東京夢華錄
點心見東京夢華錄水飯見東京夢華錄饊子白餳見東京夢華錄乾進見清

異錄
問候見金史禮志
敎門見宋史徽宗紀
道士見漢書王莽傳大和尙見魏書釋老志
煽祝見金史張浩傳
演義見後漢書周黨傳
鎖紙見元史不忽木傳
足紗見元史二百一卷列女傳
云云俗字也漢書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又翟
光傳數揚言陛省中敎當云云後漢書仲長統傳何子言之云云也孔叢子稱
此云云沒有理矣齊書竟陵王子良傳近者云云定復何謂俗語蓋有所本
得隴望蜀人知爲曹操語後漢書岑彭傳光武勑彭書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
復望蜀操蓋襲用其語耳
針砭俗語也晉書杜預子錫遷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悔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
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砭中刺之流血語蓋由此起
若干俗字也分甘餘話引古穀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
求也晉事不定當如此求之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書食貨志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實註論時政疏令
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後漢書鄧隲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
之下爲小二字今人用之本此
北史李業興傳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知謬語之來舊矣
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宋史宋庠傳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
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受曰常朝則御之是其制也類篇

古者軍行有衙後人因以所治爲衙宋史侯益附傳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牓十騎白營入城居民謂擾延廣引親信數騎出衙門射殺一人悉擒其餘黨

元史崔彧傳省一官員併一衙門官府之稱爲衙門蓋自宋始

龐錯傳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晉書郭璞傳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蓋本乎此今惟於傳奇科白中見之

小生下官近惟於傳奇用之漢書朱雲傳小生適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

北齊杜弼傳刀筆小生又漢書朱博傳老生不習吏孔光傳會門下大生諸問

疑難揚雄傳鴻生鉅儒鴻生即大生也晉書孫盛傳皆希旨下之小生而踰終

爲之大死與此義解晉書周顗傳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又忠王尚之

傳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此語在南史以前高濬人天祿識餘謂梁武帝改稱

臣爲下官未知何據

元史百官志至正十八年三月日有警報京師備禦四隅俱立大都分府其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吏數觀都府減半此卽京府四路同知之權與也近人稱同知通判爲分府蓋沿乎此

近世改下官爲卑職蓋本魏書高祖紀四品以下及卑隸之職梁書沈炯傳贊

寘郎署之薄官北邑宰之卑職又宋史趙昌言傳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至元

史河渠志察定四年御史臺臣言卑職至眞州問得造船作頭則與近世之稱

謂同矣明楊大洪口奏疏又以職字代臣字

晉書瑯琊王煥傳晚生襲爵何諭於此魏書高宗紀班白處後晚生居先陳後

主與江總論管記陸瑜書晚生後學匪無墻面而宋史劉安世傳安世雖晚進猶

以爲未然此近世投刺稱晚生晚進之始。晉書東海王冲傳以小晚生奕繼

哀王爲東海王嘗與此異

世以僚友爲蓮幕見南史庾杲之傳時稱王儉府爲蓮花幕然庾爲長史長史

乃官名耳

五代史唐本紀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鎭進暖殿物今俗饋遺

移居者曰暖房蓋沿乎此

近世謂以子貴者爲封君漢書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

百是以始得封邑者爲封君而近世遂沿其稱也

史記陳勝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沈音持音此以諺語入史之始北齊太原王紹

德傳你父打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無賴里人謂之賊王八近世王之衆

傳掠死罷衙一逼死了我們救汝吃有著有等語卽乃質勝文乎

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落產俗語

本此

因話錄郭汾陽曰子儀諸兒皆奴材也俗語本此

京師以優人之科諢者爲旦末蓋本漢書且末國去長安六千八百餘里亦如

魚龍曼衍之戲附之西域傳後也檢漢書注且于余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蔚州方言以遠望爲老瞞初顧異之偶閱高濬人天祿識餘元魏改官制以侯

望官爲白覰取遠望之意將毋同

夏侯孝若苦寒詩惟立冬之初夜松隕葉於翠綠則所謂經霜猶茂者不盡然

也宣化府獨石口外有落葉松質似蒲柳孝若所詠將毋同

予初令遷安時民有控搶種田至一二頃者願以爲異然蔡寬夫詩話有北人

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卽苛繫之已而

徐詢左右乃野田也始釋之薤田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浙西最多信乎少所

見多所怪與

永平府以一百六十五錢爲一千賦役全書謂之東錢通州宣化府多以三百

三十爲一千市里細民甚至有能算小數而不能算正數者蓋習於所安也宋

史食貨志自唐天祐中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

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

以八十四錢爲百者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爲百金史食貨志世宗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乃知永平宣化俗有所本然今止行於一偶史所載蓋通行耳

里正戶長鄉書手俱見宋史食貨志斗級見元史張珪傳

宋史職官志曰吏房曰戶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皆視其房之名而主行此近世吏書之名所由昉也○老吏見諸先生任安傳

顧東崖曰俗語多有所本如鄙人督生曰經紀蜀志楊戲傳經紀振鄙恩好如初人憚煩曰不耐煩宋書庾炳之傳爲人强急而不耐煩謂罷曰罷休史記孫子傳將軍罷休皆其類也

唐韓鄂歲華紀麗月有小盡有大盡今沿用之

東京夢華錄元宵大內綵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元史武宗紀以來歲正月十五日起燈山於大明殿後延春閣前按來歲至大元年也吾鄉元夕放燈曰燈山山棚本此。鑾山見元史張養浩傳

漢書梅福傳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吾鄉初學算術者曰小九九本此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耕官俗語也蓋本於南史王敬則傳楷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

安邑宋鴻臚宜亭先生見聞瑣錄宋王伯厚先生應麟由博學宏詞科歷官翰林學士禮部尚書以道學傳所著有小學紺珠行於世今初學所讀三字經爲伯厚所著疑卽所謂小學紺珠者先生著此書必不借以經名俗相傳爲三字經耳有叙及元明事者後人所增也

千字文梁散騎侍郎周興嗣集右軍書爲之事見梁史人多知之者百家姓不知誰作明吳興凌迪知姓氏博考云晉散騎常侍賈弼宋太保王宏禪衛將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侃僧各有百家譜而其譜籍考又有梁王俊之續百家譜四卷賈執百家譜二十卷傅昭百家譜十五卷徐勉百家譜二十卷丁維皐百家譜三卷按百家姓用梁以後韻自非晉宋時書卷帙簡略豈能如梁人所譜之盛以趙爲姓首應是趙宋時所撰然宋有氏姓譜一卷又吳萬幾千姓編一卷裴揚休百氏譜一卷亦不知居其一否也村塾蒙館之書且莫由辨況於古今攷籍乎

綠溪語下卷終

曼生隨筆

子產似孔子王允似于謙易地則皆然

鄭氏六天之說荒謬甚矣巧立名目賢者不免當時侈談

封禪鄭氏亦附會之

唐人詩郎君官貴施行馬即今之前導耳吳誤吳王使令踐爲先馬亦前導也

骨粲令之曰木柄也蠻輿衛儀仗中用之

露才揚己非處世之道孔融楊脩是也

成王以姐已與周公姑妄言之耳我妄言之使人能妄聽之已自不易況操自比周公而顯然揭其所忌雖百融其能免於操手乎然融爲此語必有所指

素攻韓上黨馮亭勿能守也陰致地於趙非嫁禍也欲以救之也趙不悟其情而公然受地則特秦趙之交也平原君亦偶矣哉其時趙力足以拒秦馮亭之謀不用惜哉

王莽公當國以周孔自比范鎧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得之輒喜喜諛者必非好人

太史公以保鄣李陵薄誅自傷家貧不能贖罪又無親友爲之排解貨殖傳恒三致意焉就鞫忸怩悲惜見乎詞矣

子長爲相如立傳敘臨邛事甚悉不足取也當時以爲美談蓋亦自傷牢落之意才人薄命千古同慨非是則何以傳乎封禪書亦夸詞

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實不免厚誣聖人商羊萍實援據一二事以見孔子之多能陋矣然孔子佚事失於記載如端門血書子路毀觚怪等又其顯者

拙則遜巧則勞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勿受也舜則受之矣是由拙而舜巧也勞逸之分義利之辨而已矣

盜賊之風不息由國家之法不行國家之法不行由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不通則由於官吏之貪墨勢豪之橫賢者喫虧猶知自守不肖不逞輒思妄爲肆行劫掠煽成亂魁幸而討平元氣已創亡形立見矣孔明必親吏治於治中別爲之任必慎其選王司徒之於蔡邕以其不明是非之故二公深明治道不可以成敗議之

孔明至吳主魯肅肅固天下有心人也其餘諸臣不足當孔明之一盼

關公自請荊州敗孔明之意只重在東和孫權耳關公乃易視之然當聲振華夏之時未嘗遵書規諫亦是一失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其然豈其然乎

宮中府中聯爲一體孔明之規畫善矣後來黃皓之用事兩喪卓絕千古是天地間有數文字

孔明蓋預知之

宦官用事權振人主至稱之曰王先生除之不易江陵雖賢新鄭而能卒誅王振此才術過人處江陵當國天下富庶三十年當時顧命方隆君臣之誼重則父子之情輕翰簡諸人遑以奪情議之亦昧於知幾之哲矣

史家多文飾語古猶未遠今滋甚矣好爲之三字受禪詔也隱桓之際猶存直道燭影斧聲但存疑案不爲諱詞蓋史家衣鉢相承如此

文士將兵致有河橋之敗狃於逐北之虛聲耳馬服君不欲其子領兵事其識微矣

當鄭公使契丹還遷翰林學士辭曰願思夷狄輕侮之恥

歐新當臘不忘聽政汪立信上書賈似道謂都城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於外以守江淮文天祥建策宜分天下爲四鎮當時以爲迂闊其說不行

魏史太祖謂王朗云我不能效卿折秔米飯袁子才曰此一條甚難解按朗與操皆漢臣後乃仕魏此隱語相諷折猶折節秔與降同音觀朗對云如君當折而不折臣不當折而折也可見

項王雖不得天下然其英靈自不可沒太史公稱其婦人之仁固於言外見意蓋深惜之袁子才謂弒義帝乃平勃等所爲而嫁之項羽者余亦疑之

陳平六出奇計行反閒一也遊雲夢一也解平城圍一也

羲帝事當亦六出奇計之一則發喪亦一奇也

道險難救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馬服君閱輿之戰也韓信鼓行出井陘口亦用此法馬謖街亭之敗由未嘗臨陣之故膽先怯也關張趙雲之殆孔明事事棘手矣

魏有公叔痤卽公孫痤也太子痤未詳疑有脫誤太史公未及考耳

列女傳有徐吾婦人名

陸機草木疏薢一名治牆或作菊說文有薢饗又有菊蘜顯係二物不可混也取其便俗通作菊

子見南子或以爲南蒯非南后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實而以好德好色之言率合之朱子不辨其非而以見小

君之禮附會之

夫子矢之之矢舊注以爲陳也爲子路陳天道也否誡爲臧否之否謂道之否塞也朱子以否爲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而以南子有淫行率合之豈子路疑孔子有宋朝之行乎謬甚

穆字庚辰僅見路史他無所考

范承光御禹以巡行天下見神異經

大章豎亥見山海經

梁昭明錄淵明詩謂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此强作解人語疑閒情當作閑情所以自閑其情不可通用以害意

樊噲排闥入諫引趙高事有大臣之風漢家鑒此何至桓

靈之亂

蜀有王惲吳有岑昏魏獨無之猶見太祖家法

王莽學周孔曹操亦學周孔而有幸有不幸

先主不取荊州卒有猇亭之敗襲略不如曹操處後悟而并劉璋晚矣

虞卿謀楚陳軫謀楚二臣皆善爲謀者戰國策士若蘇張之流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

以好勇好貨好色之齊王孟子乃曰足用爲善此非獨具隻眼者不能人主之病源常積於其所諱蓋秦以諱盜賊而亡明以諱流寇而亡齊宣不諱疾而忌醫此齊宣之所以獨異也

王導之不黨王敦人多知之曹植之痛念漢家司馬孚司馬順之痛念當塗人多忽之故讀史者不可以成敗論人力有所不及也

漢有呂强五代有張承業明有王承恩宦官之庸中佼佼也

世稱陶元亮自晉亡以後用甲子編年此流傳之誤也蓋自義熙以前已然出處自有大節原不係乎編年也

非大夫揚雄死書法正是鐵案後人乃謂子雲早卒劇秦美新之文由劉歆輩託名僞作不知揚子法言早有安漢公之德其至矣乎等語是欲蓋而彌彰也

齊東昏陳後主煬帝三朝亡主如出一轍吾謂文人命薄非帝王之度使曹植蕭統爲之亦或不免所謂鼎折足

羅公倫也

先生原名紫雲字少槎繼改今名八第知其詩書畫三絕不知先生少承家學淹雅宏通固非漫無根柢者是猶隨筆若干則係先生當日授之舊拙巢同年拙巢同年以授之謝治盦明經余取而讀之覺其於乙部之學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其通達治體處并足爲後來求治者之龜鑑爰亟刊入叢書中俾世之知先生者不當但以詩家或書畫家目之云辛未季冬穀臣祝廷華識

曼生隨筆卷終　　歸江後學琳祖榮校字

薩蘿亭札記

豬孔盤雲以揚采文之至華也而野鶩瓦雀亦具羽毛關檀從風以流芬香之至貴也而苞蕭叢艾亦有臭味世之老師宿儒說經鑽才人墨客道古掊捃者固已多矣固已精矣如僕陋劣乃復伸眉搖筆振振有辭所謂雞井雹之見哉然而穿穴群言差勝博弈勒成一編可佐譙譚或者得如凡鳥小草之被色滋榮與所謂鷰禽鷁齊同游並茁於六合之內亦未可知也若謂覬附於作者之林則僕何敢

同治癸酉季春塗水喬松年自識

今人墨守講章見持古義者則訾而譁之宜爲通儒所笑然漢儒拘墟膠執如師丹因劉歆移書博士請立左氏至乞骸骨此等見識與今之章句鄙生何異

容齋隨筆謂易中所言魚皆指巽

易羣龍無首無首戒以勿先也即無爲禍始無爲禍先之意宋均曰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博雅張揖疑揖）

夕惕若厲　說文　趙景眞與樓茂齊書注　漢書王莽傳　後漢書謝夷吾傳皆以四字連讀

女子貞不字謂不孕育非謂不許嫁古人無以許嫁爲字者毛西河說良是

袁楷曰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誤雜入繫辭中當移出附於文言後說雖新而極有識

胡朏明易圖明辨謂天地之數易與洪範共之大衍之數唯易爲然洪範不得有之言大衍者不可雜以洪範此語尤精先天圖無所依據有識者多指其僞

愚按作此圖者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四語立意但其圖天南地北恐未得爲定位水火仍相對未爲不相射於此四語亦未符合也愚意說卦此語但泛論其理非非指爲方位當如此若因此語而爲圖以實之則誤矣

卦變圖及筮儀皆非朱子所作門人妄增耳

古文尚書朱子疑之而未昌言斥之明梅氏鶩作考異乃力攻其僞盡發其覆本朝閻百詩作疏證以申其說王西莊（鳴盛）又作尚書後案及後辨以竟其義後出之書以前人之書爲基繼長增高益詳且密故王震尤精此外通儒多同此議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今之古文若果爲安國所學史遷不容不見乃史記所襲用尚書之文皆今文而無一句古文是史遷並未見此古文也則非安國所學明甚據此一節即可斷其爲僞而無疑史遷所述有在今文尚書之外者疑是安國所受眞古文矣西莊後案既闢東晉古文之僞又蒐討鄭康成注於羣書而輯存之其爲功於鄭學洵大

毛西河謂古文不僞作冤詞以折梅閻此亦愛古守僞之意與其輕疑不如過信亦未可全非特作僞之顯而易見者莫甚於割堯典以爲舜典增出二十八字彼姚方興者何所受之直臆造而已臆造而割裂之致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堯之事未終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入於舜典突孟子引此語而曰堯典眞錢案也必不得已而欲强分爲二或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以下別作舜典而刪去慎徽五典斷章也　王西莊後案曰姚方興祇妄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其濬哲文明以下十六字則劉炫所妄增蓋據陸氏釋文以言之釋文曰若稽協于帝十二字爲方興所上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十六字出於王注今本之據

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陸氏之意似謂二十八字之異本姑亦行之但王肅無注蓋陸釋此音用王注也是此濬哲文明十六字王子雍無注毛西河謂此乃以聊出之於王注爲句無施也爲句謂此十六字出於王本之據如毛說則無施也一句不可通矣西莊以毛說爲非西莊是也西莊指爲劉炫所增者因炫有僞造古文孝經之疑而炫舉此二十八字割爲舜典請列學宮故斷爲炫增　西莊後辨錄數條於此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左氏莊八年莊公謂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注於皐陶邁種德下曰逸書也於德乃降曰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是德乃降是莊公語非書也　襄十一年臧武仲謂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引夏書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此蓋與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同意僞傳及疏皆非也

五子卽是五觀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古今人表啓子五人號五觀列於下中五子之歌當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非五子能作歌述厥德感時君。（愚按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御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竊意五子不肖淫未斷定）孟子引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當是湯征之文不應入勉誓又引傒我后后來其蘇復有書曰兩字必別是一篇古文乃以接於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之下謬矣（愚按孟子已引此書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北狄怨古文尚書減去二字不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此伐桀告天之詞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文以此數語入於湯誥而孔傳不援論語以爲解同一孔安國果可武王自言則不可　增面邊取論語字放心邊取孟子字　以上皆王西莊語

說文嚮字下曰月始生嚮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嚮　白虎通曰月三日成魄　此兩條以生魄爲在朔後之二三日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二月庚申朔甲子陳於牧野（一月之朔載是庚戌載是辛卯旁死魄載是初二載是初三）孟康注旁死魄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　志又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甲子王乃洮沫水　天保正義孔穎達曰月至三日始死魄而出（朔魄死而月生故孟康之意）　此數條以死魄爲在望後以生魄爲在望後兩說相反未審孰是　律歷志又謂月采篇曰三日朏近人王筠說文句讀改許君承大月承小月兩語曰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朏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亦強爲分屬無所依據西莊謂旁死魄卽哉生魄之前一日亦未合也

堯典阜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孟子說經之意大不合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親而不忠則

誓秦誓。右今文益以秦誓（自魯入舟）爲二十九篇梅賾曰二十八篇并序爲二十九篇僞泰誓出自民間不在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內愚按梅說是也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牙冏命　右古文二十五篇又析堯典之半作舜典析皐陶謨之半作益稷析盤庚爲三篇析顧命之半爲康王之誥并序凡五十九篇（孔安國序以此益之則二十九篇一篇是序明甚）

任鈞臺曰今文二十八篇多方在多士之前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多士承之曰昔朕來自奄語意相貫祇一伐耳古文以多士居前多方居後作孔傳者遂謂伐奄有三亦因膠執多方篇中奄于再至于三故謂是言夫至再至三本非實數意謂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誅殛之耳任謂多方在多士之前蓋本梅氏爲所序然史記多士在多方之前而王西

莊孫淵如所序目次亦以多士在前蓋本書序也不知梅氏所據在何書當再考之　梅氏之序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

尚書後辨說命下入宅于河辨內引白公子張不記出於何書當檢之

任鈞臺曰漢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即位之五十年也衛皇后傳外戚世家不及巫蠱事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卒於史遷之前更不知有巫蠱之獄今其序曰會國有巫蠱事顯非實也其意蓋操班志安國獻之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宮以爲確證不知自班氏乃娶其終而言之獻之是一時之事將頒於學宮而遭巫蠱不果又一時之事今作安國自語則舛矣

崔東壁（述）曰三苗已竄三危禹何爲又征之且以舜之德不能格乃舞干羽而遂格此是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尤征義和廢職罷戒之爲忠謨合皐陶之爲嘉是則稷契亦必有贊帝之言載於益稷篇中予雲獨及見之而非僞古文割裂皐陶謨爲之者

十有三年春又言既戊午而獨不言月無此文例荀子凡引書皆曰書云其引

任鈞臺曰皐陶謨無曰若稽古四字（吳草廬曰伏生本無此四字梅賾所增）

華蟲傳曰雉也愚按考工記方士摶火山龍鳥獸蛇鄭康成於鳥獸蛇下注曰華蟲傳異

書傳以作會宗彝斷句蓋以宗彝爲酒尊謂畫山龍華蟲於宗彝而被去日月星則不成辭矣孔仲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爲在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析粉米爲二至于陪尾漢書作橫尾

宋傅寅禹貢說斷力駁鳥鼠同穴之說以爲只是山名無同穴之事見亦隨而罔矣

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作君帝釐下民梅賾古文作欽若昊天今本尚書多從古文獨此兩條從今文

李善注越石勸進表引南陽聲教五字作一句

盤庚序將始宅殷東晉謂是將治亳殷孔仲遠謂東說非序是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微子我舊云刻子孔傳刻病也子謂微子王充論衡引此文云我舊云孩子謂紂孩時即性惡此解甚新而人莫引用

秦誓數紂之罪罪其官人以世三代皆世官未可爲罪也以是爲罪蓋執後世以律往古此亦作僞之一節乎

鴻雁箋引書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未言何篇或是眞泰誓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退在上位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作酒誥梓材是成王移封康叔於衛所作三篇非同時也

王諱（康成說）

康叔之康乃國名非謚也康叔先封於康後移封於衛故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若是謚無緣錫命時以爲名也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是其地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旅獒馬融謂獒作豪謂酋豪康成注亦然謂西戎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惟爾元孫某臨文不當諱此諱之者是成王發金縢而讀之史臣讀至此爲成王諱（康成說）

康叔之康乃國名非謚也康叔先封於康後移封於衛故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若是謚無緣錫命時以爲名也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是其地矣

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作酒誥梓材是成王移封康叔於衛所作三篇非同時也

文選張悛爲謝詢作求通江東孫氏守冢人表李善注引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李注以俊民作駿命連革夏作句文義勝於作俊民但李所據不知何本

任鈞臺曰武王十五年有誥沫土之誥（見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於沫邦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梁玉繩史記志疑加減字）唐孔穎達謂無稱誥

召誥畢命召誥是今文定不誤畢命雖古文而此語出自律歷志亦不誤武成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數語采於律歷志凡三段作僞武成者但襲其一而忘其二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千征伐紂僞古文襲之（粵若來三月辰旁死霸若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僞古文襲之）

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此二段僞古文遺之

中央紀聞曰余謹改正洪範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移屬之四五紀一日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意固相貫但六經不可擅爲移改即洪範內惟辟作威數句似與高明柔克不連文當移置何處耶

陸士衡弔魏武文李注引僞書高明柔克而解之曰高明謂日月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理刪去成字蔡氏乃並康誥三篇皆目爲武王矣梅鷟以爲成德之訓不及任氏之解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若曰致啓蔡氏之誤仁山此言不知何據

論衡引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多方臣我監五祀按竹書紀年三年伐奄五年遷殷民於洛營成周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愚疑此多七卽是多方竹書誤記耳此與臣我監五祀恰合

孫淵如謂伐奄一在誅武庚時一在營成周後恐非　任釣臺解臣我監五祀及夏氏而不容失官其距棄稷已數代史記誤以不窋爲后稷之子若是后稷之子何至遽失其官且其時夏政未衰也公劉是不窋之孫劉敞傳曰周自后稷十有餘世公劉遷邠斯言得之　謙周古史考已疑史記之誤

春秋繁露引書厥辟去厥祗

歐陽尚書說曰蟨猛獸也見曹子建白馬篇詩注

尚書大傳沈四海鄭曰祭水曰沈顧亭林之郊祀說注

誤愚謂四字音形相去甚遠不得謂因近似而誤此與張士然請爲孫氏置守冢表注內所引革夏駿命同是漢時別本耳

鄒陽獄中上書司馬喜臏脚於宋引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髕也今呂刑無此語注亦無此語

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禮坊記孔疏謂君陳是伯禽弟殆本於此此外不知尚有可據否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鳴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前儒論成王敎臣歸功於己非賢君之言愚按坊記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引君陳此語以爲證此理以君敎臣則不可也以臣敎臣則可也故就君陳論之則其言有弊自坊記論之則其言無弊排古文者謂古文皆采撫經子所引逸書以成文愚按於此一節其采摭之迹卽顯而可見者坊記固無臣人咸若時一句僞古文既欲用作君敎臣

之詞則不能不益此一語若果有此語坊記必不刪之也

若有一介臣釋文馬曰耿介一心端慤者公羊十二年亦作一介文選注亦屢引作一介

公劉爲后稷曾孫書武成詩大雅疏芾同愚按此之曾孫對先祖而言凡裔孫皆可稱非以卽父子孫曾孫五代計數而言也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蓋棄爲后稷而世其官故曰世后稷也及夏衰而不窋失官其距棄已數代史記誤以不窋爲后稷之子若是后稷之子何至遽失其官且其時夏政未衰也公劉是不窋之孫劉敞傳曰周自后稷十有餘世公劉遷邠斯言得之　謙周古史考已疑史記之誤

春秋繁露引書厥辟去厥祗

歐陽尚書說曰蟨猛獸也見曹子建白馬篇詩注

尚書大傳沈四海鄭曰祭水曰沈顧亭林之郊祀說注

詩之標題先題毛詩國風次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鄭氏箋孔疏謂周南關雎第一及詩國風是太師舊題詁訓傳是毛公自題毛之一字是河閒獻王所加鄭氏箋是鄭自題此亦臆造如周南關雎第一六字爲一句是太師舊題毛公何嘗於其中竄入詁訓傳三字河閒獻王喜毛學亦未必增此毛字大抵此題乃東漢學者爲之未可定爲出於何人之手至鄭氏箋尤不容自稱爲氏或謂雷次宗所題雖不可信猶勝於謂爲自題也

陸德明釋文曰舊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余按朱子詩說被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以此一段目爲大序而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直接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目爲小序是以前後兩段爲小序中一段爲大序不知何所據而斷之如此

陸德明釋文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略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愚按陸氏此言意謂序無大小之別意良是然前儒既有此目亦當求其說陸前謂舊說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也至末謂之大序此但謂關雎也自葛覃以下三百四篇之序當名之曰小序耶當名之曰大序耶在先儒似概指爲小序愚意三百四篇之序雖長短不同而非出一人之手前人或謂子夏作序而毛公足爲之或謂毛公作序而衛敬仲踵爲之序或與傳異義自非毛公所作文選錄詩序題爲子夏作固以序在毛公之前然愚細審序語其發端一二語或至三語發明大意者則古序在毛公之前者也其推闡之語則後儒衍之或即衛敬仲所附益後漢儒林傳謂衛宏爲詩序當指此耳四庫全書提要論亦如此　釋文所引鄭詩譜今詩譜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見有此語其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極爲難解小序在前大序在後豈在前者周漢兩朝合作在後者乃是本文耶其意或以關雎序爲大序餘三百四篇序爲小序乎　絲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謂鄭志答張逸曰高子之言非毛公所著以是觀之則序後揯闕之語爲後儒附益無疑

三百四篇序其後儒附益之語與毛傳不合者鵲巢傳但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而序乃曰鵲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不應一人兩義若作序時先立德可以配之義其作傳必發揮之今兩說不同知傳是毛作而序非也　陳風宛丘鄭風出其東門名物蓋羊曹風鳲鳩君子傅老序與傳皆不相應

詩序起語縱非子夏毛公作而詞句簡而有要後儒附益之語便多枝蔓即關雎首章變風變雅蓼莪之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殊不切於情事又解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要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尤不成文理將謂臣工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此只錯綜夫子所云哀樂傷淫四字湊逗成文隔寨不通既曰憂在進賢而又曰哀窈窕窈窕豈賢之別名耶而無傷善之心疏謂無傷害道之心尤不可通予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以聲音言之樂記所謂聲淫及商即此淫也絲聲哀即此哀也序以性情言之大誤此亦後儒附益之語　毛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是明以淑女爲后妃鄭箋乃迂曲其說謂后妃之德和諧則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謂三夫人以下是以一則字代是字謂后妃自爲后妃淑女自爲淑女詩遂爲后妃求淑女所作而又以好逑君子爲和好衆妾何其紆折不近情也　鄭以哀窈窕爲哀窈窕亦以窈窕無可哀也但序意以哀樂淫傷錯舉非哀字之誤　孔穎達又覺不淫其色於語氣不合乃謂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如是曲解可謂支離　朱子解詩多誤而於關雎尚得大意亦曰作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至以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人或謂展轉反側即是哀而不傷琴瑟鐘鼓即是樂而不淫解亦良得然如此遂可謂性情之正則壯男渴欲得妻者皆能之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愚謂關雎之詩原無深義文王爲世子娶婦此是宮僚侍臣獻詩如後世之催妝因而被諸管絃以付樂府迨累仁積德既受天命追溯所由遂以冠諸詩之首仍以爲吉言非以爲理語孔子所贊指其音節非謂詞句說詩者就詞句以求義理斯外矣朱子謂宮人賦思當爲何人之宮人耶王季之宮人則非體文王未必於未娶之先置宮人以爲侍故愚斷爲宮僚侍臣所作寤寐反側是假設之詞非事實所謂善讒不虐者

楊升菴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無由知大序則非

舉人不能作愚按此所引伊川先生語不知出何書以大序爲聖人作豈以爲
孔子所作耶衛儀以未有此論
雅頌皆入樂二南亦入樂獨國風不入樂耳漢儒混二南於國風於禮之哲最
南詩之以雅以南皆不敢謂爲二南乃指爲南夷之樂其誤實甚獨宋程大昌
斷爲卽二南之南最爲卓識然必欲移易毛傳篇題刪去國風二字則又非矣
左傳明言風有采蘩采蘋豈可刪哉二南雖在國風之中而可入樂餘風則徒
歌而不入樂　南呂是樂名漢儒未達斯解乃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蓋萬古
如長夜也周南召南正如大雅小雅
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侯禹於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
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
黃東發日抄曰王宇山云南是樂歌名卽大夏也黃是朱子弟子宇山名質

漢儒正雅變雅正風變風之說迂而不可通其說以爲雅者正也至幽厲之詩
不可言正則又目之爲變雅果使幽厲之詩不得爲雅則何如不編於雅乎何
必既列於雅而又別之爲變雅乎王風與變雅又何所區別乎蓋雅之異於風
者以音節不以文義不以美刺如今之唱曲同一曲文或爲崑山調或爲弋陽
調如就字句以求其所以異者則舛矣宋程大昌曰南與雅頌皆合於樂其餘
諸國之詩皆徒歌不入樂又曰詩有南雅頌猶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有其體
非命名卽有優劣也此言最爲得之
南陔六詩有序而下綴有義亡僻知作序之時此六篇未亡毛公作傳之時此
六篇已亡而鄭宏亦無從附益序語也
古語周道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刺此謂取美詞以諷之作謂作
樂之作
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
庶人皆有詩可采

日夫人姪娣御畢便抱帳還初五日夫人尊夜則與君同帳也至十六則夫人專夜十七則姪娣二人十九二腰二人二十腰之姪娣亦御畢抱帳還　所以用帳者其意謂一人同君宿一人當別一帳則雖兩人實抱一衾一褥也又以此五日一周言之若值小建則姪娣缺一夜之侍矣此

詩小星鄭箋解抱衾與褥是諸妾簡儻然行成早或夜以次進御褥者牀帳謂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洪容齋曰宮嬪何至抱衾而行況於牀帳非一人所能到此詩蓋行役使臣之詩愚按洪君此說亦如朱子之臆斷耳宮人抱衾後世不廢斯制未可非之至牀帳謂牀上之帳非謂抱牀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宋戴岷隱曰洵誠也言我心甚誠而意不得申也岷隱名溪

騶虞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處者囿之司獸宋嚴華谷謂騶是騶御引七經小傳證虞

羅摩亭札記 卷一

是虞人

深則厲說文作砅謂積石以渡此解良是有狐之詩謂在彼淇梁是矣若解作

褰衣則淇厲不可揭也

出宿於泲飲餞於禰疏當作緜謂緜酒禰謂祖禰之禰是遣女告廟之事惠棟說

飲餞於禰禰當音濔集注禰字下注音你幼讀時嘗疑之後見釋文引韓詩作

泥始知朱子於此音蓋有取於韓詩然從其讀而不改從其字何耶

六珈之制見漢書輿服志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鄭箋謂當暑袢延之服語不可解正義以袢延爲熱氣尤非是以朱子解作束縛蓋紲即縲紲之縲袢類羈絆之絆以此生義然夏日服絺而束縛之恐無是理愚按說文褻字下引詩作是褻袢也褻但作私服解袢字下解作衣無色也以此解之只是以絺爲褻衣而不染染如今人之著本色夏布汗衫耳　段懋堂說文注謂袢延是漢語蓋指靡汗澤之意亦是臆度

毚兔又按蒙彼縐絺是以展衣當縐絺非以縐絺褻服無疑若必於紲字之義求之則子羸賦有論泄之語泄即紲也亦褻檜之類褻檜婦人服見史記索隱

朱子注詩彼黍離離謂苗似蘆高丈餘課矣似蘆高丈餘者秫也俗語謂之高粱北人對謂之黍與稷相似故詩人謂以爲黍也乃是稷耳謂心憂而目眩若是高丈餘之秫不至與稷相淆　揚之水是襄平王徽弱不能使侯國奉職轉勞王人出戍若謂則平王不仇申而內德之乃爲之戍非也明言三國非僅戍申詩中彼其之子即指應戍三國之侯猶曰夫已氏云爾詳氏說

褰二十六年七子賦詩獨伯有以鶉之賁賁見斥子展賦將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未嘗以淫詞貴之昭十六年六卿賦詩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韓起亦未嘗以媟瀆譏之是爾時說詩實如小序之意而非如朱子目爲淫奔也野有蔓草小序曰思遇時也語最耐涵泳而又曰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此即爲朱子開其說矣若實指爲男女失時思會所作則何堪賦以贈答哉是以思指序末之語爲後儒附益也　子大叔賦褰裳小序曰思見正也以見韓起爲見正固無不可但其詞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毋乃近傲且狂童又誰指乎然韓起乃曰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似不可解愚爲之解曰狂童指楚子太叔謂普不即鄭鄭將折而入楚猶然楚實狂童非我所樂從也韓子善之者善其言之切於事理鄭不入晉即入於楚耳

詩齊子豈弟鄭箋作閩閩謂開明也寡下之發夕相對爲文謂方明即行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固夸美之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便用佗人宜終致謂高之禍

羔裘之詩李天生曰此是周民思其故君

無衣之詩竹垞若曰此詩之作蓋豐鎬之民望平王中興復伐西戎如南宋之

初中原父老望旌旗耳所謂王指周天子而言非棄君也晨風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周民念君之詞月出詩第二章舒憂受兮受字從丈與從又之受字不同其音本謂作到不煩改叶今本皆作受誤也惟宋槧呂氏讀詩記不誤　此詩皆取險僻之字爲後世詩人晦澀一派所託始攷其必當用受字不用受字也特擾受與天紹殊不得其解耳

天天是椓張衡曰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是天天當作天天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旦爲啓明夕爲長庚泛謂明星不指爲何星孔疏啓明是木白長庚不知爲何星鄭夾漈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然則今人以長庚爲太白者誤矣

與雨祁祁顏氏家訓引作興雲祁祁於義爲長

管臧若世銘以時文名世其說經謂姜嫄是無夫而孕商頌天命元鳥當是元

鳥氏非鳦卵也此二解雖是創論頗合事理（皆是武進人嘉慶中官御史）

大戴禮謂帝嚳四妃姜嫄生后稷簡狄生契慶都生堯常儀生摯　江鄭堂　潘

曰鄭箋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堯去嚳世甚遠是堯稷契皆非嚳子也爲高辛世妃蓋謂高辛後世君之妃也鄭堂又謂有部乃姜嫄母家嫄感帝武而孕必是其夫不以棄爲子并令嫄大歸故棄長而即有部家室迨奕世滋大遂祇推本於姜嫄之德特爲作廟不復追祀其夫以情度之理或然矣　馬融以后稷爲嚳之遺腹子亦以周人只主姜嫄不主帝嚳故爲是說如爲遺腹所生爲之子孫者豈能恝置其祖不如江鄭堂之說

爲近之也　稷契若是堯弟斷無堯不肯引以爲佐而待舜命官之理以此可破其誤　置之隘巷平林寒冰皆欲棄之而勿字也故名之曰棄鄭箋乃曰天異之故姜嫄竇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是姜嫄知置於寒冰必不死也烏有是理哉毛傳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以行語固平正然無解於隘巷平林耳

此兩事觀之知單穀即是今之亮紗見太平御覽

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於先祇謂姜嫄先

事於預宮注謂告后稷也又謂郊學也是預宮爲郊學且祀后稷因其祀后稷故告武功小學在郊此爲小學孔疏曰天子曰小學諸侯曰泮宮也按泮宮必即是辟雍王制獻馘於辟雍無可疑

簑曰紮禪也禪穀爲之句　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爲其文之大著也　愚按穀是今之亮紗加於錦上錦猶見文但不大著非全不見錦故有合於中庸之道丰詩此句下鄭箋是庶人妻嫁時之服碩人詩此何下鄭注此是道中之眼至國乃易法服雜苒是也則紮衣固非禮服孔冲遠正義引衣錦紮衣爲衣上有衣之證誤矣　單穀即是今之亮紗者洛陽令郭珍每當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穀披之袒裸其中便進酒吳主使伎女羅穀傑體踏跋衆賓皆笑以

黃之紀曰太王翦商羽勤也謂勤王家意本爾雅釋詁然釋詁曰翦鬱勤也郭注未詳其義期勤之解猶未確太王雖不必有翦商之志而周室開基推本太王亦子孫歸美先人之道正不必爲之諱而曲爲之說

左傳解詩與小序毛傳相合者如碩人爲莊姜作黃鳥哀三良秦秉爲閔良夫作以及卷耳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車舝其解非同也其稍異者無衣之詩序以爲刺用兵左傳以爲哀公爲申胥而賦文王左傳國語皆以爲南君相見序無此語斷章所引左氏之解有與序傳異者宜十五年昭十年兩引陳錫載周皆以能施爲訓成八年引退不作人以求善爲訓宣九年昭二十年兩引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至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文三年引之以喻子桑之忠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襄二十四年引之而以爲有令名也夫是皆別出一解非本旨耳　定九年引竿旄彤管假以彤管爲微物與毛傳亦稍不同宣十二年引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謂爲怙亂與箋同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謂爲忠也亦與箋同

作訓

尚書考靈曜五殼稗熟注引詩稙稺菽麥

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

陳啟源爲袁紹討魏武檄引詩無然畔換

桐城張舜卿欲更定大武七詩之序以於皇時周爲第一天作高山爲第二文王既勤止爲第三昊天有成命爲第四於鑠王師爲第五絿萬邦爲第六於皇武王爲第七（左傳引大武只三章與今本第亦不同）

朱子解詩有不如序及疏者亦有勝於序及疏者其不如序及疏者　卷耳序后妃求賢朱后妃思文王　柏舟序仁人不遇（孟子引事必情孔子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仁人不遇之謂與）朱指莊姜　雄雉序刺衛宣朱婦人思君子　靜女序刺時淫奔期會　木瓜序美齊桓朱男女贈答　君子于役序刺王朱婦人念夫行役　君子陽陽序閔周朱婦人喜夫歸　采葛序懼讒朱淫奔　丘中有麻序思賢朱婦人望所私　將仲子序刺莊公朱淫奔　遵大路序思君子朱淫婦爲人所棄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狡童序皆刺忽朱皆淫女　褰裳序思見正朱淫女語所私　丰　序刺男行女不隨朱婦人期男子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　風雨序思君子朱淫女喜見所期之人　子衿序刺學校廢朱淫奔　揚之水序閔無臣朱淫者相謂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朱男女相遇（有女同車詩七子之卒非淫詩風雨子於不夜昭廿年東門之墠序曰刺亂也此男女有不時媾而相奔一語即是古始不可信惟淫泆而一語是士女放情冶遊然娜筆謂相與歌詠事亦可笑）東方之日序刺衰孔疏女拒男朱女就男　晨風序刺康公朱婦人念夫　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配君子朱男女會遇　防有鵲巢序刺宣公信讒朱男女有私而愛　菁菁者莪序樂育人材朱燕飲賓客　其勝於序及疏者

關雎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朱美太姒　終風序遭州吁之暴朱指莊公　君子偕老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箋尊敬之如天帝朱見者驚猶鬼神　葛屨傳以好人爲女子即縫裳之人朱以爲即褊心之人　伐檀序貪鄙無功而食祿朱美不素餐者　鴇羽序傷公朱隱居自樂　株林箋以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朱問之詞以匪適株林從夏南爲靈公諱抵之詞蓋以兩句爲一句不得謂章四句矣朱以四句皆爲民相語之詞　隰有萇楚序疾君淫恣朱人歎不如草木七月女心傷悲傳箋女子感時而思嫁公子謂女公子言與女公子同嫁朱不取此說　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箋婦之新來時甚善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以戚軍士朱不取此說　伐木舊作六章朱作三章　黃鳥序刺宣王朱民適異國失所依　十月之交序刺幽王箋刺厲王孔疏亦謂厲王以豔妻爲嫡妻朱以豔妻爲嫡妻爲嫡妃　楚茨

時箋君及夫人無德故陳靜女彤管之法朱淫奔期會　木瓜序美齊桓朱男

信南山　甫田　大田序皆刺幽王朱公卿有田祿者　瞻洛　鬱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序皆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天子美諸侯天子燕諸侯
諸侯答天子燕兄弟親戚燕樂新婚　賓筵序衛武刺時朱武公悔過（定本詩題）
魚藻序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　采菽序刺
幽王朱召伯南行　生民履帝武傳從高辛行朱履大人拇迹（用鄭箋履大神之迹義）
民勞板序皆刺厲王朱同列相戒　綿高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逐申伯　烝
民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逐仲山甫　韓奕序吉美宣王朱詩人送韓侯　江
漢序吉甫美宣王朱詩人美召穆公　常武序
武朱子以爲成王誦　執競序祀武王朱祭武王成王康王　臣工序諸侯助
祭朱戒農官　噫嘻序春夏祈穀朱戒農官　雝假哉皇考箋指文王既右烈
考箋指武王朱皆指文王　閟宮朱更定章次　有瞽說本誤而朱子循之者
詩序自小弁以下至何草不黃皆以爲刺幽王朱子惟於鼓鐘白華兩篇取序
有狐綏綏箋謂婦人寡而愛是子無爲作裳者朱從之　凱風序衛之淫風
說餘皆不取愚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頍弁車舝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
蓼蕭采菽黍苗諸篇皆不見有刺譏之意惟魚藻但言王之飲酒安居或近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剌耳朱子曰鄭詩以淫奔是望文生義其詞句固近似也唐朱餘慶詩曰洞房
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本朝商賓
意詩曰託賃吳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慣尺寸細思量若不知作者何人
不知作者何意但望文生義則洞房固新婦之詩吳綾固寵妾之詩誰曰不宜
朱子目鄭詩以淫奔類此孔子謂鄭聲淫非謂詩也儒者總混詩與聲爲一故
關雎之不哀不傷鄘之淫皆誤屬之於詩關雎何幸鄘詩何寃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伯或作帛以爲裂繻之字也然古器銘有云單子伯者是子伯原有此稱但不可解耳若以爲裂繻而比之內大夫終是無理

左傳初獻六羽是侯國用六也公羊則謂公用六佾也然魯固稱公或可用公禮

左傳泰匜沃盥既而揮之盥先則奉匜沃盥後則挩而揮去之謂揮匜與盥器奉匜沃盥是妾媵之事見儀禮懷欲以匜耦自處故揮去之疏謂揮溺也謂以濕手溺其衣是誤爲重耳揮懷藏於情事不合

左傳天子經略注案土爲卦曰略謂經營此略書曰申誥郊圻經是申誥之意略是郊圻之誌今用方略智略則因六韜三略之略而衍之

舟鮫守之陳詩庭曰說文作澤之目衛鎛之重文作釱疑當作舟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杜注謂思歸愚謂魯方睦鄰豈得明言思歸此蓋傷時之無霸

左傳襄十年臨于周廟杜注謂文王廟此注誤也周公爲祖魯公爲宗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此外惟有姜嫄閟宮若別有文王廟則魯頌與禮記何故不一及之耶　趙伯循曰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更爲舉體自造典禮即援杜注文王之廟以解之亦不相合伯循之意若以爲杜注所言文王有廟是也則何不就文王廟行祭乃迎而令其下就於周公之廟耶若謂本無文王之廟但於周公之廟增祀文王而令周公退處於側毋乃不情乎伯循此語本無所據集注不當采之

春秋子野卒左傳謂毀也方望溪願棟齋皆謂是季氏所弒故書法與子般子赤一例誠能於數千年後上窺聖心　按願又引趙木訥經筌黃若晦迺說趙又引趙存耕之語此數書予皆未見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謂書其弒逆於簡册傳之萬世不能改用以爲慫此外如天王狩何陽齊豹書盜之類就舊史之文修之所謂大義數十者其餘或曰或不曰或稱字或稱名與夫尋常朝聘會盟皆是恒詞說春秋者動謂有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遂疑夫子執筆如後世作書發凡起例先立科條愚竊以爲不然夫子謂迹而不作又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乃肯自創格律以爲予奪耶其書王或曰天王或曰王正如後世或稱皇帝或只稱帝非有他義而以王不稱天爲貶夫子以侯國之臣而貶共主之王先爲戎首又何以杜亂臣乎必不然矣爲此論者總是以私意測聖人疑夫子所爲筆削者別有深文奧義大異於人者而不知夫子祇據事直書別無奇特也即如書許止弒父自是弒矣尤氏謂飲其藥而卒太子奔喪直是進既行弒耳否則胡爲出奔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揣彼時必止先委咎於藥既不能掩然後出奔君子此語正是因其委咎於藥而逆折之非曲原之也若以爲正論則凡爲臣爲子者皆不可進藥於君父矣爲有是理公穀乃謂止實不弒書弒責其不嘗藥又以書弒爲聽止書弒悼公爲救止語如兒戲穀梁至謂止哭泣歠飦瀝口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果其如此而目以弒君夫子豈不酷於張湯哉　漢儒解經迂謬類此者多宋儒固亦有廓清之功

公羊繒於言理而不善於比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通義而以論仲子桓公則疏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湯葬則舛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臟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後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論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父不受誅子復仇是也施之等夷乃可非所論伍員之于楚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也家庭則可而非所論於衛輒之拒蒯聵故專言其理未嘗不精而所指之人則謬

戾無當此皆緘若之言誠切中公羊之失世之儒生但能言理議古而不能斷事治今皆公羊之類也

十三經疏惟公羊疏不題撰疏人姓名小學紺珠以爲唐徐彥作今殿刊本從之

放不可長謂游遨也長當讀平聲謂不可恒游於外若傲爲凶德當絕去之不但不令得滋長也

是故聘人作爲禮以致人當作一句讀今以作字絕句作兩句讀非也（禮記疏人作爲）

父子君臣此句法正同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蹵客而入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爲一句主人言已當先入敷席方敢延客入是以客辭即辭其先入敷席也鄭注固辭又讓先入似以主人請入爲席爲序事之詞眞入而爲席乃出而迎客客所辭乃在讓入失其意矣集說亦未釋及

奉席如橫衡說苑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橫衡者此上之橫木蓋橫樟之軸耳

去齊尺謂以手著衣著手之處距衣下一尺蓋太下則須俯身太高則提掇不靈距衣下一尺乃爲合宜非謂距地一尺蓋摳衣但不令絆足以致傾跌不煩限摳至一尺之高也解作去地尺非也　攝齊升堂之攝則當訓攝爲整治蓋恐衣之散緩若以去齊解之謂爲摳衣亦非也

就屨跪而舉之屨於側此句承上文解屨不敢當階而言就屨跪而舉之是狀解屨之事屨於側是釋不敢當階之意至下文鄉長者而屨方是退而著屨集說以就屨爲著意其意謂以人就屨恐非　以就屨跪而舉之釋上文則六字作一句讀若以就屨爲著屨則就屨二字當作一句跪而舉之當作一句

嫂叔不通問鄭注問相稱謝也集說無問遺之往來愚謂不通問者只不身自問答耳豈使人相問而亦不可哉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正義之解不可通陳氏後一解曰此祭謂臨食之祭父不祭子謂父食子所進之食則不祭夫不祭妻者謂夫食妻所進之食則不祭假可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集說曰側席獨坐一席也一說偏設之變於正席也專席單席也席有重數居喪則否愚意專席乃是獨坐一席耳側席謂不正鄉而旁鄉非側身坐亦非移席令偏偏設之解未安

或謂曲禮牛曰一元大武一節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此句乃後儒羼入余按蔡邕獨斷引此全文正無稷曰明粢一句然則謂是後儒羼入者信而有徵

放緦公曰伯魚之母出而不再嫁者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出而再嫁者故子上無服此亦臆度之詞不如周亮工謂出母者所出之母猶之所生母也左氏康公我之自出是出字之義謂伯魚子上皆庶出伯魚爲所生母持服子思則不令子上爲所生母持服此論最愜大勝先儒

檀弓防墓崩一事江愼修曰殷俗不合葬周俗合葬孔子從周古者墓而不墳周人作墳孔子以已爲東西南北之人亦從周會稽而崩孔子悼其未從殷而從周意謂若仍從殷制則不煩慮此耳無他遊義若新城値雨而崩既崩而門人修復曾恒情無足訝者　門人後蓋因雨止修墓而返故後也可以意得之否則門人徒以墓崩告而孔子曰古不修墓豈任其崩而不顧耶無是理也

高郵孫逢人雍正甲辰舉人其論檀弓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一事爲古人所未到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爲倒句蓋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知其詳但知殯彼而不知其爲葬爲殯至是孔子母卒欲合葬於防而以父葬之深淺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葬如其葬而深也則體魄已安必不遷矣問於鄹曼父之母灼知其爲殯乃啓遷而合葬於防蓋聖人之愼、蓋殯也直是倒裝句法耳　孔子父爲鄹大夫鄹曼父之父必是邑子襄殯事者故其妻知之確

也　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定是仍用殷禮墓而不墳雖知其處而不能灼指方位必詢舊人乃知之假使無可詢者亦必於斯地前後左右發而求之矣先儒乃謂孔子不知父之葬處但殯母於五父之衢豈理也哉

縣貴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鄭注曰末之卜也故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愚謂此是公慰兩人之詞謂戰未先卜倉卒而敗末字是未字耳蓋古人必卜御與車右惟公以此語解二子之意而縣貴父仍自貴爲無勇故公誅之若公既責以無勇則不必再記貴父是無勇也一語矣禮文只言貴父之死而注乃言二人走敵而死不解何故

檜弓子思哭嫂爲位自必有兄然孔穎子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子思無兄此兄或是孟皮之孫孔蔑之子與子思爲伯仲曾祖者或疑子思有兄而先亡見鄭志

盡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謂正寢之中大故謂喪變正義周禮國

有大故謂寇災戎禍又謂外爲中門之外聖室愚謂居於內是指家室居於外是指堂室此大故是謂有寇戎禍或有他變故與家臣子弟謀慮之若謂聖室未聞家家作一聖室於中門以外以備治喪也蓋古人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此家室也所謂內也堂之兩頭亦有室此堂室也所謂外也是有疾不可出外則居於內之家室有大故不暇入內則居於外之堂室顧或疑致齋當遠婦人何故亦居於內然室固是東西房夫婦固可異處正可閉戶自精若在堂室則獨嫌褻矣　天子六寢諸侯三寢大夫之寢無明文愚疑當有兩寢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疏曰適寢猶今聽事處既曰適寢而以聽事處比之則亦必有燕寢所謂內者或是燕寢所謂外者或是適寢總不得指居外爲中門之外有聖室耳

予嚮夫涕之無從也或解之曰從謂有以副之也無以副之則哀爲虛哀負此一涕故必脫驂以副之愚按劉孝標重答劉沼書有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則

是舊解

吾子欲之則瑗請前請前謂我欲先得之伯玉謂文子欲奪瑗丘我先欲爭之言此見人苟有所爭則他人皆可相競集說謂前行以去非是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鄭注與及也是以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十四字作一句讀謬甚漢儒之拘儗於此等處可見一斑

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此是一事舊說析爲二事非

子思之母嫁於姬氏未知其爲被出耶抑伯魚卒而改嫁耶檜弓又有子上之母死一事人遂謂孔氏三世出妻愚意子上之出母謂其生母耳非其母被出也江愼修則謂先君子喪出母即指夫子謂叔梁公先娶施氏無子而出之乃娶夫子之母顏氏後施氏卒夫子猶爲之服非伯魚之母施之被出不知何據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謂一跪兩叩也然則尋常之拜乃每一叩必一跪若再拜則須兩跪矣

子姓卽子孫也　儀禮鄭注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賈公彥疏子之所生則孫是也

月令其蟲倮鄭注謂虎豹之屬淺毛其蟲毛乃注云狐貉之屬愚按虎豹明有毛有文豈得曰倮亦默也豈得與狐貉分類原鄭之意蓋以倮蟲三百六十屬聖人爲之長求倮蟲而不得強以虎豹當之考之大戴禮及樂緯稽耀嘉皆謂倮所謂倮也人貴於羽毛鱗介四物故居中央凡人以聖人爲長猶之凡鳥以鳳爲長凡獸以麟爲長也或疑凡人未必有三百六十種未思人類不同夷也蠻也閩也貉也戎也狄也氐也羌也長人也僬僥也穿胸也儋耳也交趾也以及後世之羯也鮮卑也巃嵸也倭也蜑也沙人也狨狸也猩猩也狌狌也狨也狼也狻也今之倭也白人也黑人也緬人也此外若泣珠之鮫人日南之野女徼外之馬化皆人也細析之類亦夥矣試就麟蟲觀之只龍與魚兩

種耳便可指爲三百六十人亦何不可析至三百六十耶特因家語落一聖字但曰僤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鄭君必但見家語而未尋求大戴與樂緯故敷

分淺毛之獸爲倮蟲淺毛之獸又豈能滿三百六十哉且麟鳳龜龍皆神物必聖人乃可相提並論若尋常昏愚之人豈可與麟鳳龜龍抗行乎　聖人爲凡人之長不但謂中土之義文周孔即釋迦亦彼土之聖人也即馬哈默特耶穌亦彼土之聖人也　吳草廬亦謂倮蟲即人

禮記中之月令即呂氏春秋之四時紀亦即古人所謂明堂月令也漢紀永平二年詔曰其班時令注謂月令此是漢令非謂禮之月令　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述明堂面皆稱作大戴禮盛德篇是隋以前目爲盛德篇唐以後乃以明堂篇稱

毋燒灰當是毋燒炭覩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可見且古人用堅尚未有今之石灰若棄灰於地之灰則不可禁也嘗疑七十二候以天氣上騰地氣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降爲一候閉塞而成冬爲一候強分爲二於文爲割裂於事爲穿鑿後讀五禮通考已指其謬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以爲別嫁別娶古今無此情理宜毛西河詆之毛謂使人請壻弗取爲一句蓋女家若爲辭讓壻則仍娶此女而后嫁之是仍嫁此壻義勝於墟然鄭注請請成昏是請字必應斷句愚意既云不得嗣爲兄弟有可以他娶之道壻弗取者謂壻不肯他娶女家仍以此女嫁之禮也兩字兼蜀指家女家　江愼修謂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家取之禮之常也萬一有他故不欲娶則女氏亦不能強然後嫁之此禮之權宜似亦未得經意江又謂不得嗣爲兄弟此語正是不欲其嫁此解恐非若此語是不欲其嫁則候至除喪更萬萬無弗取之理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疏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

三老五更當據蔡邕獨斷以更爲叟觀洽書嫂字作梗可見或謂老之與叟其義無別竊疑三老是國老五更是庶老故漢以桓榮爲三老李躬爲五更其各用一人者猶公孤之不必備也鄭康成謂原各一人以老人更知三德五行則合老更二字串解近於牽強

五味六和五色六章舊說謂五味益滑爲六和五色益玄爲六章愚竊以爲不然和者兩味相劑章者兩色相間六和當是甘與酸爲一和酸與辛爲一和辛與苦爲一和甘與鹹爲一和鹹與苦爲一和鹹與酸爲一和六章當是青與白爲一章赤與黑爲一章青與赤爲一章赤與白爲一章白與黑爲一章黑與青爲一章（若甘與苦甘與辛鹹與苦皆不可以和也六章以考工記推測之）　六章鄭氏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則是方土圍火山龍鳥獸彪爲七種矣何敬祖雜詩注引德產之緻也精微

郊特牲大夫殺而君殺之義也此殺乃降殺之殺非殺戮之殺注疏皆以爲殺

其大夫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非也

大蜡八注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愚按經文當以先嗇司嗇爲一而以百種爲祭之一郵與表畷當分爲二經文於祝辭言昆蟲毋作言祭並未及之當云先嗇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四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鄭注祭百種句謂嗇明穡藝之功使種藝之百穀耳祭用百穀耳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焦窮侯曰軒疑是幹之訛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證

月令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管子皆有之玉冰注素問引七十二候與今不同易通卦驗亦有之愚按後魏始以七十二候入歷

內則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此爲相對之文謂冢婦毋怠介婦介婦當敬冢婦即兄友弟恭之意毋怠不友無一語可見若襲輕於褶則不應用不敢二字予謂此加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蓋有以褶爲敬者有以襲爲敬者服之襲者充美也注充覆也謂覆其美也意欲與上文見美相對然充字訓覆它無所証此充字仍是充滿之義蓋多加一衣是充滿其美褶裘以見裘爲美觀其實似今之衣爲褶服其實如今之反穿皮袄意各有取非僅爲覆其義也衣錦絅衣二句按鑾云褶是罩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褌穀欲其文之大著庶人之妻嫁服褌穀蓋今之亮紗此特嫁服不可執以訓褶襲遂謂衣上仍有一衣裳上仍有一裘也

登席不由前作一句謂登席不得由前爲躐席爲一句乃釋所以不由前之故

陳氏集說既謂統說明白而又謂八字當作一句登席當由前與就正相反

於曲禮毋踖席亦謂登席當由前殆非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乘以拜賜句服以拜賜句皆當爲句鄭注敬君惠也四字注於服以拜之下是以乘以拜爲一句服以拜爲一句而服以拜賜之賜字一字乃作一句矣不可通也

褐裘之制孔穎達疏裘上有褐衣褐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此褐衣面不見裘蓋不悟衣所以褐裘而誤認此衣自爲其褐經文本無褐衣

之名孔自造此名遂至誤解而裼襲遂判爲二衣愚謂裘之外一衣開之則曰裼掩之則曰襲至其解爲左袒出其袖義亦未安執玉奉君之際右臂則著兩三衣左臂乃去其正服之袖是此袖必虛垂於旁而無所麗當對越趨蹌雍容俯仰之際而一袖虛垂於腋側似非禮容或者束此袖於帶間勝於虛垂然行聘時忽而裼或而襲斯須轉變使臣既手有所持必不能又自上下其袖即在授玉之後而時而貫袖於臂時而擅臂出袖亦豈美觀乎愚謂此只是開其衿以露其裘之正中不與左臂相涉衿固可以反折向內舒卷皆不甚勞也又按疏中中衣孔意既判裼衣爲二則此中衣自指襲衣不知裼襲只是一衣此際不須別立中衣之目至中衣兒於郊特牲疏未指爲何等之衣愚謂當是裘內之衣既非禮服亦非裼裘之衣也　孔疏又謂葛亦有裼衣東陬陳氏亦從其說愚意又以爲不然裘之裼者欲見裘之美也葛則何美之欲見乎且如孔之意裘外有三衣則葛之外亦將三衣且葛之內必有親身一衣是夏日凡五衣縕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之即襲矣且所謂表者愚嘗是著綌於內著綌於外合之近體之袒則夏日三衣庶合於人情或謂表而出之謂以帛若布爲裏似今之夾紗殆非也　不涉裘而言裼者禮無其文不但葛無裼衣即凡衣服除裘之外皆無取於裼耳　吳草廬曰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袒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江愼修以吳說爲非蓋主孔疏左裼之說愚則謂吳說近是但吳謂露出裼衣猶之孔疏之誤而曲領所裼者亦太少似不如愚意開其襟則曰裼掩其衿則曰襲之爲得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孔疏未及而於內則服之襲也充美也下發其義曰事父以貫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揣鄭孔之意皆以袒裼爲文也蓋泥於裼裘爲文飾而爲是言夫裼裘所以爲文者文在裘而不在裼今此之袒裼乃尊常之袒裼非禮容之袒裼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古人恐不至如是之拘滯愚謂禮經固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服盡別乎裘而言則凡春夏秋之衣皆以襲爲貴無事於裼也葛而襲者則紵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裘之外亦將三衣且葛之內必有親身一衣是夏日凡五衣合之近體之袒則夏日三衣庶合於人情或謂表而出之謂以帛若布爲裏似今之夾紗殆非也　不涉裘而言裼者禮無其文不但葛無裼衣即凡衣服除裘之外皆無取於裼耳　吳草廬曰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袒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江愼修以吳說爲非蓋主孔疏左裼之說愚則謂吳說近是但吳謂露出裼衣猶之孔疏之誤而曲領所裼者亦太少似不如愚意開其襟則曰裼掩其衿則曰襲之爲得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孔疏未及而於內則服之襲也充美也下發其義曰事父以貫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揣鄭孔之意皆以袒裼爲文也蓋泥於裼裘爲文飾而爲是言夫裼裘所以爲文者文在裘而不在裼今此之袒裼乃尊常之袒裼非禮容之袒裼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之袒裼乃尊常之袒裼非謂裼裘故曰不敢即如鄭孔之意然明著一袒字袒是肉袒經文別無他解而並指爲文天下豈有肉袒而可目之爲文者乎先儒之拘乃至於此蓋不敢袒裼懼褻也若當父母而有敬事則亦袒裼如祭射則有袒雖當父母而袒亦可也不敢袒裼敬之常袒裼敬之變而爲敬之大警如今人相見以科頭爲不敬以冠爲敬然臣之於君民之於長官又有時以免冠爲至敬試爲之說必當曰不有大故不敢免冠以此意解不敢袒裼之文斯爲得之江愼修乃主孔疏拘矣　蜀李雨村調元謂小衣是襲衣大誤又謂中衣但得襲襲衣不得襲裼衣亦不悟又近人范曾燦四書辨注疑裼裘是毛向外襲裘是毛向裏尤可哂

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以復一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爲一句夾振之而駟伐當爲一句蓋樂以象治上文既取象於左周右召故六成取象於尊崇天子崇乃尊崇之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此所謂外指君之寢內指夫人之寢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專就君言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君之燕寢二者皆謂國君與大夫不同（大夫則宿於內而異室）旅酬下爲上鄭注曰旅行也（此注今無之）白虎通引樂記曰壎坎音也管長音也鼓鼙音也鐘兌音也磬乾音也

哀公問政見家語博學之以下則子思所益非孔子對哀公者

袁子才謂孔孟每借泰山爲喻以泰山在邦域之中就近取譬也中庸乃言載華嶽而不重明是漢儒在長安就近取譬斷無子思居魯衛面思及華嶽之理此雖創論臆解却精確不易其它揣測說經處尙多不能悉合理矣

縮衣引葉公顧命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疾莊士汲冢書祭公解亦有此三語

格物之格訓來固非也訓至亦非也訓拒亦非也明穆孔暉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格字之訓最古者玉篇廣韻皆作此解又釋典經論有格量功德及如來德何可格量皆指以前語亦解作量度愚意格物之格當從此說

格物致知朱子所補之義誠爲空踈放陽明以格爲格其非心之格訓爲格拒以物爲外物然此物字承上文物有本末之物而來未可指爲外物也愚意以度量解格謂致知必須度量事物之理詩曰有物有則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皆是此物乃品節條理之謂非飛潛動植之謂自治之道至致知而止致知在格物爲致知下一注脚非如身心意知之遞加層次無論良知見知聞知皆惟恐其不合於事理必須就事物而度量之期於允當此爲真其致知之用非於致知之前別有功夫故但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也度量既審斯致其知而無弊故可曰物格而后知至也蓋惟聖人自誠而明學人皆自明而誠誠意求其誠致知格物則求其明是自明而誠之道耳朱子用力於大學中庸乃所補致知格物一傳殊不足以切理饜心不但改大學古本及三綱領八條目之非也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教人逐物意移也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故理有未窮今乃倒言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所謂極者是何境界一事有一事之極萬事有萬事之極一事之極則作詩必李杜作字必鍾王乃爲極也萬事之極

而事各有理苟於事理未審則其知猶未精也是以學者於凡天下事之至吾前者當反覆揆度所以然之故與所以處之之宜必期無所差忒而凡事皆得曲當則達於理而不誤用其知矣此謂致知在格物如此似平易淺近學者可以共喻　或言大學者大人之學固當於高遠求之不當出之於平易此殊不然所謂大者乃在治國平天下若齊家以至致知皆儒生本分無大小之別倘以格物致知爲神化之境則是先神化而後本分斯悖矣聖賢之言平實後儒執一句一字即頭目爲神奇實其受病之處呂新吾謂伯夷伊尹柳下惠只格得一半然則世無孔子即不必言格物而並正心誠意亦不假及矣平心思之作大學者果歸重格物至於如此乎譬之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詩中固流露此意錢牧齋注杜乃句句裝入此意爲讀者所惜奉聖言而妄爲深求或故爲張大皆此類也　愚又揣朱子之意亦祇是前人優而柔之使自索之四語之意措辭近於支離遂覺隔閡凡嗣人學人立言皆有習氣

理學亦不免讀之幽深元遠思之實不切於事情愚嘗謂朱子言語頗有似今之時文言之爛熟成章可觀可聽而殊無實際不但有不可行者且有不能講者　又編新吾之意是誤解知至至字又震於朱子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一語故重視格物以爲非至極不能當未思至雖訓極而窮極與止極其用稍異知至謂知在此耳非謂窮盡天地萬物也愚且謂至即是致字而脫其半古文往往不用偏傍即事有先後之後與而后之后便不同

緝熙讀爲毛傳緝熙小爲貌朱注爲不如韓詩章句緜蠻文貌　韓詩章句之解見文選景福殿賦及王融曲水詩序注

切磋琢磨分屬骨象玉石朱注以切琢爲淺以磋磨爲深非也以角代象亦非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孔疏曰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賢人也此解極合於理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解不能先爲不能早舉誤矣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母則拜即在內謂子拜母而母答拜非謂母拜子而子受之也然即是子拜母而母答拜似亦太過余意九拜固有輕重高下之不同或者子則空首母則爲手拜以答之乎朱子論婦人之拜謂古人有母拜其子姑答拜婦者蓋只跪坐在地但下手如今時之揖耳與余意正同

昏義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成據此以注周官內宰寺人九嬪世婦女御諸職謂女御即御妻愚謂昏義之說不可信夫人乃諸侯正妃之稱天子后之下不聞有夫人之稱妻者齊也從未有以爲妾之名者此內惟九嬪是天子貴妾而亦統於太宰其職曰各帥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此謂九嬪分率衆妾以時進御於王也至世婦女御皆是女官不可以侍王寢者女御之職曰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用一掌字與九嬪所帥進御者不同蓋如掖廷令記長信昭陽之事非身供幸御故知爲女官而非侍寢者天官世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蔡邕明堂論曰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之太學事有不同各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取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宗廟之中當幽隱清淨而便學者處焉射其中俘囚被耳死生交錯人鬼媟瀆非其理也蔡說爲短袁說爲長

天即上帝也然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煩求其故而不得遂有感生帝及耀魄寶之說

後儒說明堂之制多乖迕蓋取明堂陰陽以爲說故語多不經明堂陰陽亦緯書之類見藝文志及魏相傳　盛德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義也仍是

太乙下九宮之法

周禮鼓人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鼖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鼛鼓兩面鼓也

聘禮義三禮圖畫八面者一鼓而八出六而者六出四面者四出予甚疑其不便於擊且無意義宋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猶八枚六枚四枚謂以

幾枚同奏爲節此語極得其解范鎭東齋記事亦主是說

周禮酒人奄十人鄭注曰奄精氣閉藏潛未明言爲宮刑王安石新義遂謂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安石之意蓋謂擇不男之人爲之也顧安得如許不男之人以爲奄耶

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注稽首謂首至地稽留頓首謂首至地而不稽留空首謂跪而俯首至手上而不至地此三解皆是也振動謂兩手相擊肅拜若今之揖近似而未全是也吉拜謂是拜而後稽顙凶拜謂是稽顙而後拜奇拜謂是先屈一膝或謂一拜或謂倚物而拜褒拜謂是兩拜又謂是持物而拜此數解則皆未是蓋振動如唐宋之舞蹈既拜而又振動爲吉拜謂尋常之拜凶拜即稽稽顙近似稽首而以額搶地尤爲迫切奇拜即是半跪謂屈一膝非謂先屈一膝再屈一膝褒寬大也謂鞠躬深揖也肅拜如今婦人斂手之拜非如男子之揖書傳凡單言拜者皆吉拜其拜當是跪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舉手如揖又引手至地而俯首以至手上稽空首多一舉手節見如此後讀宋人爰日齋叢鈔論拜大略相似左傳文六年注頭至手曰拜手卽今之又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寺官世婦每宮卿二人鄭注三后六宮孔疏曰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士后宮之官不太多乎此每宮當是謂王與后兩宮王之宮兩卿四大夫八士后之宮亦兩卿四大夫八士庶合事理

周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九御之名正與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相襲此九御乃進御於王者與女御不同也（案昭廿九年注九御也不以九卿及女御良是）鄭君解以時御敘于王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自朔至望先卑後尊自望至晦先尊後卑是后與王同寢只在十五十六兩夜三夫人在十四十八兩夜其餘則九人共二夜若小建則在末之九人便盡一夕後儒頗以爲

譏謂王亦安能一夜御九女哉然鄭君但謂其進於王閭未謂王必盡御之特鄭君此言無所憑依以意爲之誠亦不足爲訓

天官有女史八人春官世婦下亦有女史每宮二人

內宰以陰禮敎六宮以陰禮敎九嬪以婦職敎九御明乎九嬪九御是王之妾耶

若世婦女御則不待內宰之敎豈非以其爲女官耶

內宰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古人前朝後市以朝爲陽市爲陰也然由古及今未嘗有后妃干桑孔之利者惟潘淑妃爲市正由於東昏之戲耳

鄭君既臆謂進御於王之法又臆撰夫人以下分居六宮之制謂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倘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一人從后唯其所燕息是后無定居率此三十三人周流於六宮尤非情理且又不爲三夫人作計何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此所謂內人固是王所幸御之人蓋庶妾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謂女御爲昏義之御妻注此因以內人爲女御愚意女御是女官非此內人

周禮宮刑鄭注男子去其勢婦人閉於宮中倘書孔傳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倘書刑德放曰宮者男子割其勢女子置之宮中不得出也大雅昏椓靡共箋謂毀陰毒呂刑椓黥孔傳亦謂椓是毀陰蓋指男子而言非指婦人史記目嫪毒爲大陰人男子之勢亦曰陰也惟倘書大傳甫刑鄭注乃曰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椓其陰此解殆誤矣　又孔氏謂宮是淫刑鄭氏謂是男女不以義接之刑此亦臆造於事無徵古之制宮刑與劓刖相同非專爲淫夫而設寺人孟子太史公豈淫夫哉

周禮言王日一舉白虎通言王自旦至暮四食

月令其蟲倮鄭君解爲淺毛虎豹之屬愚已辨其非矣原鄭君之意因大司樂六變致神物有鱗物與羽鱗毛介非舉又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脊者脂者膏者羽者鱗者綠此遂以鱗物當倮蟲而以爲虎豹也愚按說文於龍字曰獸名象

形於蘊字曰但也（四相字誤）重文作裸然則蘊物之蘊正當作煗保蟲之保正當作褓諸義本自判然特因煗物訛作煗物遂牽入於蘊而滋誤蘊之本字爲果蘊無袒裸之義乃既誤以煗爲蘊又誤疑蘊卽是裸故展轉謬解耳康成在祭酒後當以說文爲準　煗物之解以考工記言之卽是獸以大司樂言之與毛物非稱不知作何分別下之象物鄭君以爲四靈亦恐未是　桑扈蠶行詰者解衣般礴蘊皆當作蘊形近而訛也般礴之蘊字典引之曰或作褞螺蠃之蘊或作蘊可見從煗之字易於淆溷　扈象獸形二徐皆未釋及愚謂此字之上疑非從亡從口當是從云蓋倒子也取其突出之意肉則象其壯凡則象其抵距煗物當是有角者未敢以爲必然

王莽作大泉其文曰大泉五十見漢書食貨志周禮外府鄭注曰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注語如此謂其文爲大泉其值則抵貨泉十五也錢文本曰大泉五十而鄭言十五者誤也是實誤以大泉直十五爲一句若作此讀則下貨泉二字不詞矣且大泉五十中間亦本無直字

士喪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禪襌愚按此謂婦人於明衣之外益以中帶非謂設中帶則不設明衣也惟禪文寫作禪襌則有可疑婦人之喪不陳褻衣見於禮經胡爲設禪且明謂中帶豈可指爲禪與襌耶賈疏謂明衣之制鄭不明言當與中帶相類其意蓋誤謂有中帶則無明衣故疑二者必相類也然必非褝周時猶未有禪陸德明誤以禪爲褝耳

大戴禮之注朱子以爲鄭康成作王伯厚以爲盧辨作戴東原曰注引魏晉人說是盧辨也辨字景宣（盧辨字景宣注四卷大戴禮記解詁亦定爲辨注）

體身爲大夫諸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商頌烈祖箋）

論語集注陳引吳氏曰（貢見色大傷小德）不知爲誰　朱子門人有建安吳和仲（雉）新安吳叔夏（柟）臨川吳仲方（萊）臨江吳伯豐（必大）吳徽吳大年吳伯英旅於泰山古讀旅如魯音見後鄭注又漢書敘傳大夫盧倍師古曰盧旅聲相近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夫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嘗疑此言必爲哀公而發非爲宰我宰我旣爲弟子言而不嘗固宜教而正之豈得因其失而遂其非乎孫履齋示兒編云哀公之意謂弗用命者戮於社將謀去三桓宰我語益勸之而夫子則以爲三桓之勢已成未可遽去故以爲不說不諫不咎也哀公不能從卒致逾越此解實獲我心使民戰栗洪容齋以爲哀公之語此意雖未是然亦以爲哀公欲以越伐魯不成而終失邦其原蓋出於此楚亦以爲公意在去三桓也　何休注公羊傳栗猶戰栗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馬融謂爲太姒宋劉原父謂子不可以臣母以邑姜代之王伯厚謂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原無臣字然宋本此兩書亦有有臣字者若無臣字於義難通也就使無臣字而舉其母與舉臣爲辭終是不倫固不繫於有臣字與無臣字顯以邑姜代之亦有未安列女傳曆舉賢后周室上舉太姜太任太姒下舉宣姜獨不及邑姜惟大戴禮言邑姜有胎教於他無聞尋其迹殆不足媲太姒化行於閨之美固不可與周召諸公比烈是則婦人當爲啟人無疑蓋周才不免借之於殷乃於唐虞之際義相發明前儒固有此論而曰爲膠鬲則又未安鬲未嘗久事武王克商亦無大勳愚意殷人乃指太公望耳太公高年未入周以前固殷人殷才周用也其餘九人則周公召公畢公毛公榮公榮顯閎夭散宜生南宮括　陶潛輯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爾公不可缺一也（王伯厚曰石渠論顯有般人說）十亂中之榮公不知其名亦無事迹可見惟晉語云祿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注期般爲）

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愼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　合兩條
觀之知衆公毛公皆與周召爲傅不可去其一也　呂氏春秋武王之佐五人
高誘注以爲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蘇忿生此是以臘爲之不足爲據
論衡曰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是以於斯指周而言集注謂惟唐虞
乃勝於周固非古訓
子見南子或以爲南關昭公十二年南蒯叛計孔子之年不過二十二三歲子
路又少於孔子殆非也
子畏於匡或以爲衛地或以爲宋地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
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承
匡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在衛者名匡在宋者名承匡孔子所厄
當在衛不在宋　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謂在宋殆不足據
寢衣長一身有半卽是被耳明見說文被字下朱注誤認爲衣岡非近人有疑

爲今之短衫者謂一身有半是一身之半此尤妄說　今之短衫古謂之襦
古人引緫黛多著子曰兩字　禮記曲禮注引當暑紲絺玉藻注引素衣麑
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儀禮既夕引素衣麑裘論衡祭意篇引離疏食菜羹南
史顧歡之傳引菜羹瓜祭李善注文選引君召使擯又引狐貉之厚羅願爾雅
翼引不得其醬不食或著子曰或著孔子曰
崔子玉座右銘李善注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作子曰不作
子業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以用也言我年長於汝輩今已衰老世無用我者
矣　王符說
北齊石動筩戲謂孔門七十二賢當是已冠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蓋以冠者
五六童子六七作諧語也然漢舊儀載等祀舞人七十二冠者三十人童子四
十二人恰與動筩之言閒合　宋祁大　漢人注風乎舞雩祭且謂浴沂取象龍

出水中其以三十與四十二分舞人已冠未冠之數正取冠者五六童子六七
之義
論衡曰魯設雩祭於從水之上慕春謂四月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
皆雩祭之樂人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
饋詠歌也饋祭也歌而祭也此謂周之四月蓋夏之二月時尚寒安得浴於水
而風乾身乎夫子善點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
論衡孔子不能決公叔文子之然否心怪不信問公明賈以知其情是王充以
問公明賈爲心怪不信既問之後乃知其情則未嘗以豈其然乎爲疑詞也
召忽死於句瀆史記龍譯引賈逵注故曰自經於溝瀆句瀆乃地名非
推而納諸溝中之溝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子縛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
人莫之知是固專指召忽矣兩條是沈匏廬滴所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韋曜博奕論引之以爲懼名稱之不建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皇氏義疏曰生時無德而多馬故民無所稱譽今作證
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事對舉顯見匏瓜不食是謂
人不食匏瓜猶井渫之不可食謂非匏瓜不能食物也　翰注匏瓜爲物繫而
不食仲宣自喻懷抱無寸祿之給蓋循論語鄭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
翼往仕而得祿然語何滉論語未明指匏瓜不能飲食也朱注閒鄭意遂謂匏
瓜不能飲食矣
放言包注曰放置也　蓋謂歌不言也
論語不施其親施謂刑而陳之見左傳不施其親卽骨肉之親棄而不殊之意
周有八士邢疏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謂成王時人國語文王詢於八虞韋
昭注八士也則又是文王時人
初學記二十七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叵
論語集解序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今相承寫作帶王之王此是玉字作帶

王之王誤矣逸論語所云玉粲之璵兮其璟猛也又曰美哉璵璠云云皆問玉
籠中語也
班史食貨志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蓋以豐年不
斂凶年不發爲訓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萬鎰謂其費重言有貴重之玉而不敢師心
自彫必以付於玉人治國乃師心自用是如雕玉而不聽玉人矣何異猶言無
異也教玉人雕琢玉謂令玉人聽我教以雕琢之法也此亦易解乃朱注誤謂
萬鎰爲價之賤者而誚家又解末句何異於教玉人爲何不同於命玉人全非
語氣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引孟子曰吾善養吾皓然之氣項
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雪賦縱心皓然亦引此注趙岐注曰天氣也或
何此解甚新而確不煩移易章句次序以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總冒以故自
魯人獵較蓋將以供祭左傳襄三十年惟君用鮮衆給而已獵以作祭僭矣故
作大氣也
夫子先正祭器則獵較自止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當是泉布非布帛也
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議兵篇曰彼可作者路亶者也楊倞注路暴露也
孟子謂若不通工易事則無衣服而體露無宮室而露處矣 集注謂奔走於
道路固非舊注贏困之路亦誤句中並無贏困之意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一節蠐食實之實在李字
下將食之作將而食之文義似勝於今本
孟子百姓若崩厥角趙注曰蹶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王元感曲水詩序
引並同今孟子趙注作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 愚按有叩頭二字是此是漢 邱遜興隊伯之齋注
人語故用以釋經若稽首二字已見經文不煩再舉

馬君實者有一本下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殆後人所妄增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
趙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賤曰隨命愚按孟
子注不若援神契之精孝經分章資石齋謂分章本屬後備妄斷以理度之自
仲尼居至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爲一節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下文數節總冒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爲天子章之起句至蓋天子之孝也爲一節甫刑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至蓋諸侯之孝也爲一節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至蓋卿大夫之孝也爲一節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蓋士之孝也
爲一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至蓋庶人之孝也爲一節故自天子至於
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爲上文總結蓋以所引詩書爲每章起
句此解甚新而確不煩移易章句次序以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總冒以故自
天子至於庶人三句爲總結條理貫注實勝於相傳之分章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之予乃予我之予賚畀卜乃賜予之予
奚可同類並舉耶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愚謂卽是土戴石之崔嵬
爾近也雅正也疏訓如此相傳至今愚按詩彼爾維何疏爾邇也然則爾雅者
麗而且雅耳
爾雅釋樂重敏經迭柳離瀾渠和之類於他書無徵蓋彼時方言如說文解章
木多以俗名釋之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者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當正其名曰東旋西旋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卽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西陸南陸東陸皆在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學人有道謂之執中亦曰建極　段懋堂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楊倞注荀子曰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佛書所謂天者多指人世

日月五星高下之次土木火日金水月

斗七星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州權爲徐州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瑤光爲豫州　見博雅

嚴子陵與光武帝宿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事留匝信然就其義解之只謂忽有一星非常見者無可指名故謂爲客星非此星遂名爲客星也桑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爲災凶之星鑿而迁矣

杭州許周生鑑止水齋文集一條云西士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按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日月荷邏侯西士所新得者其卽荷邏侯歟　予

實瓶　磨蝎　人馬　天蝎　天秤　雙女　獅子　巨蟹

白羊　雙魚　此十二宮回回治歷亦用此名與西洋同

回回歷法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歲之爲義從步從戌回回歷法自白羊宮推起白羊戌之義　回回歷　步氣候

西洋謂天地間有四行水也火也土也氣也

五嶽衡山去中國絕遠常以爲疑前人固有兩說一謂是湘南之衡一謂是灊之霍詩傳書傳周禮大宗伯注皆言南岳衡山而未指其地周禮大司樂注乃曰衡在荊州此謂湘南之衡爲南岳也爾雅霍山爲南嶽郭注曰卽天柱山灊水所出說苑亦以霍山爲南岳此謂灊之霍爲南岳也風俗通曰衡山一名霍

湖在廬江灊縣隋書開化縣有衡山開化即灊所分則是霍山一名衡山詩毛傳鄭孔傳固未目爲湘南之衡安見不即指灊之衡何必定以屬之湘南乎揆鄘康成注大司樂指爲在州荊者殆因爾雅又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一條心疑衡之爲嶽既在江南則非灊之山矣故以荊州之衡當之不思此條但舉其地之名山並非指以爲嶽此五句內即無嵩山可知非舉以爲嶽何必以湘之衡代灊之霍耶自康成有此語孔穎達作書疏詩疏遂承其意謂是湘南之衡漢武移其神於灊之天柱且以爲景純所言凡九十四字支蔓線繞似關似信語意不悉爾雅郭注只即天柱山灊水所出八字那得如許煩言然顯達於書疏詩疏禮王制疏皆著此九十四字不知何所本而言之賈公彥作周禮大司樂疏中亦著此九十四字而其末案語則曰灊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或曰荊州之衡山亦與廬江灊縣者別也是公彥尚未肯決定其於大宗伯疏乃曰霍山即唐時霍山在壽州公彥此語小誤衡字有何依據以傅郭解眞郭不亦使景純抱冤乎　史志漢書廬江郡灊縣有天柱山有祠長沙國湘南有衡山有祠晉書灊有天柱山有祠湘祠未言有衡山隋書華陰有華山嵩陽有嵩山恒陽有恒山魯郡博城有岱山衡山郡有衡山而未加以岳名開化縣有衡山天山開化即灊也至唐書乃曰華陰有嶽祠登封有嶽祠乾封有嶽祠即開化衡山有嶽祠霍山即開化俱言有霍山而未言有嶽祠是唐人始定湘之衡山爲嶽也唐志於眞定不言有恒山不可解　愚按漢文時分九江爲衡山國即今六安廬江之分境霍山在其境內既以衡山名國則是霍山一名衡山炳然可知穎達謂漢武移湘南衡山之神於灊之天柱因郊祀志漢武登禮灊之天柱山號爲南嶽遂以致疑別無移神明文又揣六朝偏安江左必以爲灊之衡霍在北於方位不相稱湘之衡山在南又有踈戚

一語可循遂指湘衡爲南嶽唐人不加察遂移於湘中湘中之衡固是名山荊州之鎭但未必是南嶽正義又謂湘中之衡一名霍則於他書無徵不如灊霍之一名衡爲有據也

左傳襄三年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衡山在巢與烏程縣南此又一衡山括地志會稽山一名茅山一名衡山則又一衡山矣

洛陽爲天下中而登封尤爲至中歷代測景皆就陽城作臺陽城卽今登封大禹之世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八千里時雍本朝陳厚耀謂地徑二萬二千九百十八里地周七萬二千里

鄒子謂中國九州之外別有九州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也在秦漢時頗疑其說之誣以今觀之則海外復有九州之說殆不虛耳

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

黃帝陵在橋山漢之陽周今之中部縣也或者謂在嬀州今宜化懷來縣亦有州地與懷來相近廣甯橋山或有黃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郡陽周之橋山不在廣寧之橋山也

橋山者山海經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謂之橋山漢書上郡陽周縣南有橋山山上有黃帝冢葬曰上陵時水經注走馬水出陽周故城南橋山魏書陽周有帝唐堯廟廣寧今宣化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冢黃帝都涿鹿卽今保安橋山亦如漢書寶宇記貞甯縣卽古陽周亦引此語按漢陰周屬上郡爲今延安府安定縣地後魏移其名於趙興郡爲今慶陽府貞甯縣地寶宇記誤以魏之陽周卽漢之陽周以橋山屬之貞寧故作志及考據者皆沿其誤漢陽周地廣今安定縣爲陽周故治而橋山實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藏在祀典其在貞寧者名子午山其山脈亦與橋山相屬而非黃帝葬處也近人類書附會於古蹟也

曲沃亦有磁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太行支之山有軒轅祠山中有洞其深際無

山穴洞上如橋狀出五朝志隋書地里志亦載之寰宇記則未列此山　余按封隆之斛律金傳團喬山之寇當即此山此非黃帝所葬而亦有軒轅祠墓傳會爲之五代志霸山在澠池縣北有軒轅廟及又一山名霸山俗呼乃後漢上谷之霸陵　一山東青州府亦有喬山

帝堯陵相傳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錢籜石侍郎上疏以爲在平陽部駁其說再疏辨之終格於部錢疏大意謂史記凡古帝王薨葬地者皆非崩於所都堯都平陽即葬平陽特自呂覽淮南謂堯葬濟陰成陽者而斷以書疑志疑蓋道元不以諸家所說堯葬濟陰之言爲是乃後人轉引水經注以證諸家實爲大誤當據王充所言定爲平陽云云

予按錢說頗爲近理鞍之移北嶽於渾源之論更爲允愜北嶽獲從所請而堯陵未獲益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統志於平陽府下亦載堯陵備

臣按語云前人皆謂堯陵在濮州惟塚墓記謂在平陽家墓記雖後出然都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未明言是陵墓所在　王充論衡堯葬冀州必非今之濮州也伏滔述征賦則在城陽晉書

竹書紀年舜五十年帝陟沈約注鳴條育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海州人謂帝舜葬於海州蓋據此立說

帝堯陵在山東濮州帝舜陵在湖南寧遠掌於禮官然說者謂堯陵在平陽舜陵在安邑本朝錢太史曾疏言堯墓實在平陽請正其事爲部議所格明張萱謂舜無南巡之事當從孟子卒於鳴條爲今之安邑無疑其地猶名鳴條岡也

又引徐鼒說曰山海經謂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夫舜以唐封丹朱地與安邑相近若蒼梧爲零陵之山則丹朱何緣亦南巡而葬彼耶蓋地有同名者或鳴條一名蒼梧且舜葬蒼梧出於禮記禮多漢儒流傳之言恐不如孟子之可信也　予按竹書紀年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條有蒼梧山今海州因沈約有此語海州人遂謂舜陵在其鄉予意海與解音相近吾鄉之人讀解爲海無別沈約所謂海州恐即是解州之訛耳　因事記聞引九域志

此論　廣博雅曰舜巡狩北嶽至大茂山值大雪不能上乃遙祭之忽飛一石墮帝前祭畢又飛至曲陽遂於曲陽立廟此說不知出何書　晉書上曲陽有飛狐口唐書飛狐與蠡邱並屬蔚州則飛狐一路將千有餘里渾源之恒與曲陽之恒山脈相連固亦一山耳

孫瀏如謂嵩高山即是放驩兜之崇山不知何據孫說見一切經音義

吳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注江謂松江去吳五十里又三江環之注謂松江錢唐江浦陽江

禹貢三江漢爲北嶓爲中浙爲南新安金修撰鑾說名枋

禹入裸國則釋冕獻耒言裸國爲何地論衡曰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任訪述異記則曰桂南東南邊海有倮川桓譚新論云昆吾衣冠於倮川謂海上有裸人鄉西方亦有倮國出淮南子

舜出前溪歌辭子夜前溪在德清縣大唐傳載謂彼時尚多習樂者江南聲伎

多出於是今則不聞矣

西塞山前白鷺飛西塞是浙之西塞非楚之西塞也（浙之西塞在烏程縣楚之西塞在西陵縣）

任昉述異記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一說香水在幷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亦有香水路是西陵浴處）

杜詩石壕吏石壕即今硤石驛（見九域志）

晉書幷州名幷者以其在兩谷之間

程恩澤曰國策魏策又取蒲衍首垣此蒲乃衛蒲邑非舜都之蒲坂鮑注河東蒲坂誤

宋太原城即三交城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鑌鐵廠（名勝志）

永嘉元年劉淵築鮑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蒼衝天自者止此淵以蒼蒼高舉爲北部騰上之象築城應之

晉祠銘

晉祠在太原西山下古臺駘澤也齊神武詣祠盡禮

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祠唐叔虞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　貞觀十二年

太宗幸幷州製銘幷書勒石在乾陽門街　又明皇有御製起義堂碑亦在乾陽門街　今太宗晉祠銘尚存明皇起義堂碑則亡矣

洞渦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西流至壽陽縣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檢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合大涂水又西五里谷洞渦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於洞渦又西與原渦水合入汾又西南爲淳湖

涂水注之

渾源五臺皆出硯淡紫色保德出硯綠色垣曲出硯黑色垣曲者差良（渾武城皆香錄）

吾縣驛名同戈蓋洞渦之訛然余嘗疑水名何得作地名後閱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府十八（此縣郡府）內列洞渦之名乃悟以軍府之名名之耳

吾徐溝本清源之一鎮見元豐九域志金大定二十九年乃割其地立縣治國

朝乃省清源併入徐溝是徐溝徑清源分出而轉併清源故清源人至今不甘

山西省志以清源爲古梗陽城以徐溝爲古梗陽鄉似近於理　廣輿圖於徐溝列古地名目爲清平檢次晉平於檢次列古邑名則目爲晉陽中都涂水

郡國志煮眉閒赤之地在臨汾縣　眉閒赤事御覽引列士傳孝子傳吳越春秋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唐語林謂太原以北晨行煙霧之中見雉蝶如海市今則未聞有此異

自井陘至平定有關曰故關蘇詩故關黃葉滿行轅當即此關也

今獲鹿井陘之山路在唐謂之土門口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見太平寰宇記）

黃龍府在開原縣境五國城在寧古塔境

甯固塔即金會甯府去黃龍府一千五百里金曰上都有故城城西南角有天會年斷碑正書（吳熙載跋）

塔子溝東南三百里有瑞雲山遼於其地設海濱縣改隰州隸來州金皇統慶隰爲縣仍隸來州後來州改宗州又改瑞州元廢縣爲鄉

遼金元之利州在灤河塔子溝通判所治東北七十里俗名大城子　又呼爲小三座塔（利州即古白霤地）

興中故城人稱爲三座塔（元時屬錦州）

古北口外地於金元時屬興州宣興縣（在承德府東南四十里）　開平縣有界石（元時北開平縣界東宣興州界興州有興安宣興二縣國朝設黃旗通判治之後仍改開平縣）

遼時有兩炭山一在歸化州即今宣化府萬全縣境一在後魏之滑鹽縣即今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土人或謂鐵凱龍山或謂葛泰老山）遼史謂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又有清署炭山舟虎炭山之文皆謂興和城北之炭山其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則是歸化之炭山也

癸辛雜識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五國城也

國帝初封漢壽非獨之漢壽乃武陵之漢壽也昭烈得蜀乃改葭萌爲漢壽以封帝

漢衡山郡爲秦九江郡所分荈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晉成都王穎所封之成都乃割蜀容臨利江陵豐國四縣地別置成都非蜀之成都也見晉書荊州序

丹徒有地名諫壁　葉奕苞金石錄補載宋臨澧侯劉使君碑秦始年有葬於丹徒練壁之語任碑陰是當作練壁不當作諫壁

宿遷有地曰峒嵫置巡撿司通鑑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嵫鎮胡三省注峒達貢翻

誅紂伐奄奄卽山阜漢儒所謂淹中

吳嘉部名唐林因生於嶧縣取古地名以爲名也然荊州亦有唐林見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注

北道刊誤志君子淀多魚菱芡按此卽是今之趙北口

河間有縣曰任邱說者謂是任君之墳葬此因以名縣非也北道刊誤志引舊圖經三郡記曰漢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邱築此城故名是任邱乃人名因以名其地也

秦晉之交黃河岸旁有大鐵牛初以爲前人作之以鎭水思能故齋漫錄曰河中府有中瀆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鐵爲牛埋之地中以繫橋纜是牛乃庶物今則不復能作浮橋於黃河矣

趙州石橋甚工緻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闌皆石也並爲石獅子

隆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天后大足年默啜破定州賊欲南遁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朝野僉載張鷟有銘見文苑英華

河朔訪古錄載遒州平棘縣石橋名安濟乃李春所造橋上片石有鼈足迹世傳神仙張果老所遺果爲平山縣人距趙州近也或云鼈迹乃匠者之戲有永通橋觀安濟差小石工尤精　二水合流於橋下是汶沙兩水也　橋旁有碑乃王革撰又有小碣刻橋圖并時人題詠

自張家口至科布多凡設臺站四十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後裁定爲二十九臺

狙居背山趙璞函文哲曰似今所謂杭愛山者而非漢書右北平之白狼山也白狼山在喀喇沁右翼東北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詔曰當答者答臀如淳曰先時答背也則禁答背不始於唐太宗矣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令繫者或以掠辜飢寒瘦死獄中當從如淳注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瘦故下又云以掠笞若瘦不復言飢寒也

其開籍田應劭以爲典籍章昭以爲籍借臣瓚以爲蹈籍按以左傳蕃稽論之則瓚說爲長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大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因引鄭漢詩爲證緜熹武帝好大天漢考蓋比漢於天也非鑿漢之謂

太和元年閉城門大搜當從李奇說搜巫蠱也師古謂此時巫蠱未起前元光五年不已因巫蠱獄陳后耶二年大搜亦當從晉灼說爲搜巫蠱觀上文巫禁嗣道中可見

太始三年禮日成山登之罘浮萬歲罘知嵩不知之罘

本始四年詔曰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爲烹殺也按宰是官名省宰謂省此膳宰之官

高帝數項羽十罪前人謂先數負約後數弒義帝爲失輕重今按其語氣固是由輕而之重非倒置也

張良傳狙擊秦皇帝說文狙字訓一曰大暫嚙人者蓋突然之意應劭徐廣訓狙爲伺非也

漢書食貨志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注曰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漢家制度爲太疏闊而更之令壓小此解非也蓋言莽謂漢家制度爲疏闊

寬闊而節笑之以爲壓小故易單于印圪鞮町畽皆所以示其尊大嚴害耳

高祖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天子出行放人令觀非也謂高祖縱意觀之耳

大者王小者侯謂大則畀以王爵小亦畀以侯爵師古注謂大者爲橫小者其

徒屬亦非　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謂諸侯新受封未能圖功自効故不習法令

而致刑也師古注新立謂新即帝位失之矣　朕之不明與嘉之意謂以朕之

不明尚能供養高廟已爲可喜也嘉猶言喜耳如淳晉灼師古三解皆非

後漢書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廬囚蓋以冬至後當助陽抑陰也今乃以冬至決

囚古今不同如此

漢惠帝以舅納甥爲后後漢章德竇皇后東海王彊之外孫女也鼎宗爲東海

王之從子而以竇爲后亦以舅納甥也

時遣元二之災或謂是元兩字二乃重文或謂是元年二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是

班超表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語意謂酒泉距長安近而玉

門距長安遠也注謂玉門去長安三千餘里酒泉去長安八千餘里誤矣賢曰

去長安三千四百里得之

古封爵皆以地無以美名者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以頂羽爲魯公

封長安侯此乃美名之始趙封李牧爲武安君以擬白起亦美名之意

宦者張釋卿爲列侯是中官封侯之始

元帝時多赦政然求直言重民事拳拳致意猶勝後世之暴虐自雄者是以班

氏謂其號令溫溫有古之風烈

潘滫謂樊伾此亦侏儒覩一節之驗通鑑胡三省注侏儒優人觀其一節足以

驗其技此注非也侏儒謂短人一節謂身之一節如四支或一指之類謂以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覆者必有舛誤當求善本校之　曲逆在四十七留侯在六十二亦不可解

百官公卿表博士下謂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此語應置於奉常下誤置於此

郎中令下顏注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盾弓矢爲一兵也

與屬國下御羞如淳注揚雄傳謂之御宿愚按宿有秀音與羞相近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

矣爲第一七始華始爲第二我定歷數爲第三王侯秉德爲第四海內有姦爲

第五大海蕩蕩爲第六安其所爲第七豐草蕃蕪爲第八雷震震爲第九都荔遂

芳爲第十禹禹翼翼爲第十一磐磐卽卽爲第十二嘉薦芳矣爲第十三皇皇

鴻明爲第十四孔容之常爲第十五承帝明德爲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

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韵爲一

章亦可通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爲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韻截開

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掎掎褽褽下之美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

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俊則師德

四句截作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

郊祀歌匡衡奏罷勰赫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在惟泰元篇九夷賓將之下

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涓選休成四字提寫於天地篇天地並況之上又匡衡

奏罷勰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

行毛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入篇日出入安窮之上此亦大謬初學

讀之必爲所誤 禹貢錐指引程氏瑤田說同毛刻同

鄒生說漢高據成皋有杜太行之道據飛狐之口之語太行猶近飛狐則遠矣

不知何故連及之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宋劉昌詩

蘆浦筆記引魯自明解云內長文三字蓋而肆赦之訛而與內形相近長乃肆

之半文乃赦之半此極有理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踈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奇而紀或失實傳

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

練嶄核亦可稱良矣

元人修宋史多腐語其論事亦多迂見而不切事情略舉數則 陳安卿之言

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 猥墮而不可通與今之八比調語

無異 單煦捕二盜治之不承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不下咽者訊

之果殺人者 此亦偏見不可爲訓凶悖之徒既殺人已抵一死亦可從容飽

啖良民被誣愁懣急廸容不能食如謂不能食者必是畏罪情怯恐大誤 明

鎬巡邊軍士多挾娼者鎬欲驅逐恐傷將士心會有恐爭殺娼者吏執以白鎬

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軍士挾娼嚴治之尙恐其不

畏豈微詞示意便能戢之且鎬既不治矣彼娼又尙肯散走哉此尤不情若今

之治戎者效此所爲則軍士登將橫恣 宋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者

久不決定子指一人之契爲僞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契內

何得書嘉定元年正月其人語塞 按此語雖可折其爭但於事實尙非愜允

蓋詔書夫到之先民固已知改元卽可以之書券不必定俟詔至也 趙開領

四川財賦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有司議以死開白張浚曰相君誤

矣請加宣撫司印卽爲眞是相君獲三十萬之引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

善遂如開言 此乃極可笑譬有人冒稱職官事發不治而從而褫帶之謂朝

廷多得一士此人亦免於咎戾可乎不可乎

宋史何郯傳石介死夏竦謂其詐下京東體覆謂體察盧寶宋人恒有此語殿

板考證乃疑爲有誤胡宿傳舉將小結吏議舉將卽是舉主之意謂之將者指

方面爲帥者言之考證亦疑爲有誤鄒浩傳權發遣開封府權發遣彼時固有

此稱考證亦疑爲有誤此三者皆考證之陋也校勘時諸臣各分卷帙學識不

仲舒仲舒無恙而巫死見風俗通唐令胡僧咒傅奕正與此相似

漢高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是孔藂費將軍是陳

賀西京雜記謂假爲名號陋矣婁敬所因之虞將軍則不知其名按問

史記作黃帝合而不死 不死謂其法不滯

高帝四年令天下祭靈星此謂祭龍星 以行雩祭

田汾與韓安國共戮怒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注以禿翁指竇

嬰殊無意義當是蚡謂與安國同是禿翁當相援重禿翁謂老而髮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干支一格於共和元年上著庚申字下訖敬王四十三

年著甲子字此殆後人讀史者研益爲之非史公之舊

漢賜民爵戶一級每戶一人得爵故可轉鬻於人非盡人賜以一級也記或云

賜民爵戶一級或云賜民爵一級文有譌畧耳

越勾踐滅吳後盡有吳地與齊魯接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哀公欲以越去季氏亦必以其相近也左傳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范蠡雙姓名居於陶爲陶朱公陶爲今之曹縣亦相近也然古今目淮南皆爲楚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予意越非不能正其土宇必勾踐亡後國勢或衰爲楚所奪而不能守但譽傳無文不能知在何君之世耳

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是趙氏之廢由於莊姬史記乃爲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說不合於情理史公好奇誤采曲說宋人自以爲趙衰之後乃封程與公孫兩人可笑也

韓非子曰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度轂似是人名而不可考程嬰則可爲史記添一証佐

史記又謂鄭相有徐摯在子產之前此亦無稽之語采自小說家與程嬰公孫杵臼相類

漢書瑕注引汲冢書三段皆不見於今本 丹鉛錄

漢書高紀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晉灼以爲衍文李奇謂是繼母按楚元王交傳謂是昌邑同父弟也若是庶出可云庶弟今只言同父明乎異母而非庶出或高祖竟有繼母李奇之說不爲無見 張聲璈亦此論

母弟謂同母弟也史記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注布之舅也是以爲布母之弟但漢人多同母異父者如田蚡衛青之屬是也其爲布母之弟耶抑同母之弟耶當再考之

後漢書孝和帝名肇李賢注曰大可翻此大誤也肇字從無此讀通鑑亦承賢之誤而未改

舊何封鄧侯鄧禹亦封鄧侯見范雲辭吏部封侯表引東觀漢記

技巧六厩官技巧六厩各爲一官師古謂以技巧之徒供六厩誤矣 六厩自是供養芻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解愍意當是魯齊緯后孫毛爲六家

齊王肥尊姊魯元公主爲齊太后其時張敖尚在也夫爲宣平侯而妻爲王太后固已可怪惠帝又以魯元女爲后以舅納甥尤可怪

高后謂劉章曰願乃父知田耳師古注乃父謂高帝愚謂是指齊王肥顏說非也

燕王旦傳謂旦上疏告霍光霍光傳則謂上官桀使人詐爲燕王上書

館陶公主以董偃自侍武帝呼爲主人翁雖可笑然公主卽是陳皇后之母此時陳后已廢而帝待館陶恩意不衰不失爲厚

二疏告歸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歎息可也何至下泣耶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腰斬殆別有讒之者非觀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此語獨諱

章昭注國語曰燕召公之封姬姓

周語率狸姓注謂丹朱之後丹朱何故改姓狸春秋時亦未聞有狸姓之國

羊舌氏見於國語蓋公族也姓氏書謂本姓李因不食盜羊埋之其後發視惟

餘羊舌遂以爲號璧文立說荒唐不足據吾鄉姓員者讀若運唐世語云令公

四俊苗李崔員知唐時固已讀員爲運矣　伍員之名則讀若雲

水經注有眞人弗仲理慕仲理名護巴郡人此姓亦希有

朱文公門人曼淵曼音綏晉有寥滑見困學紀聞所謂曼滑不知在何書當再

檢之

楊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士會以范文子自謂唐杜氏取杜之半也語甚新而亦

甚辨然予不敢以爲是

赵翼雜記謂廣西有庹姓吳中謂以兩手度物曰庹余不知廣西今有此姓否

而直隸實有之

僊姓容齋五筆卷一引風俗通　異姓見丹鉛錄卷十

吳橫鄒注坊記引燕義

董子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語新而謬古

之姓皆從女非獨姬也

古人有以太公爲氏者不知何出太公謂太公任

明人有猛如虎此氏不見於前代惟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猛子圖昭二十五

卷可爲此氏之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江東矯庇子庸爲駏臂子弓之弟子漢書魯橋庇子庸爲

駏臂子弓之師子庇當即是子庸文小誤爾史公雖在前似不及孟堅留心於

諸儒源流後儒亦多引班說無引史公者當從班說爲是橋仁治禮爲梁國人

去魯猶近當是子庸之族若江東人傳易則吳人必於言游之後首屈一指東

晉以來蔑聞無聞知彼時亦不以史公之言爲是也

史記於孔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如濁鄒之徒乃弟子列傳列七

十七人而濁鄒不與何耶正義曰濁鄒不在七十七人數內蓋以濁鄒屬下句

類受業者甚衆爲一句也世家又記公良孺爲人長賢有勇力解蒲人之難而

弟子列傳乃列於公孫龍四十二人無可紀述之中亦疏也或以爲己叙入世

家不煩複見耶若孔忠字蔑說苑謂孔蔑宓子賤同時仕蔑自謂有三亡史記

但列蔑名而此事未載說苑在史記後或別有所據耳蔑即孔忠是孟皮之子　孔子世家

七十二人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曰家語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廟圖作

七十二人正義曰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則七十二人當是七十七人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按二十七人以史記校

之當是顏子閔子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張公

冶長子賤南宮适樊遲公西華原思漆雕開巫馬旗司馬牛澹臺滅明顏路曾

晳高子羔公伯寮甯武申振似皆不與以史記未列作弟子也特公伯

賓慤季路於季孫恐非及門之士序又云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勝虎亦是弟子按所謂二十七人如依史記則滅明已在其內不應複出若二十七人本無滅明在內則不知應以何人補之且以陽虎爲弟子祇可笑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陳元弟子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僚爲弟子尤可笑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陳元弟子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僚　秦冉　鄡單　申黨　鄭國　顏何（史記共七）

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　陳亢　縣亶　申續　薛邦（家語共七十六人）

縣亶即鄡單也申續即申黨也薛邦即鄭國也此三人皆可去一留一公伯僚定非弟子史公誤列耳琴牢陳亢漢儒指爲弟子當退公伯僚泰冉而錄琴張陳亢其顏何一人索隱曰家語字稱是古本家語列有此人當錄之仍合七十七人之數　漢儒亦以公伯僚爲弟子本於史記

宋時臣僚奏請以歐陽文忠司馬文正蘇文忠范文正配享孔子趙衛公謂范歐不若司馬與蘇後又有請以十人從祀者乃指胡翼之孫明復邵堯夫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事皆未果今則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皆以先賢從祀胡翼之邵堯夫范希文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皆以先儒從祀獨遺孫與蘇兩人

孔門十哲之目始於唐元宗開元八年其時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進曾子於十哲

申棖史記不在弟子之列但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續或作申績亦字周以是知家語之申續即史記之申黨漢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申棖爲申棠棠與黨近以是知申黨又即申棖故鄭康成謂申棖爲即申續蓋棖也黨也棠也續也實一人

瀛臺滅明是弟子見大戴禮將軍文子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學於孔子史記謂顏濁鄒爲孔子弟子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學於孔子

淮南子曰顏喙聚梁父之大盜爲齊之忠臣左傳哀二十七年賞顏涿聚之子以其父死於陘之役陘之戰被禽者顏庚也是顏庚顏涿聚顏喙聚乃一人漢書古今人表顏濁鄒（一本作燭雛）師古曰涿聚子也是濁鄒非即涿聚說苑正諫顏燭趨進諫景公晏子春秋燭鄒主鳥皆別是一人非此顏濁鄒涿聚喙聚燭趨燭鄒固只一人（相連爲文下文又云趙簡主烏之燭鄒此永言姓耳阮文達謂濁鄒涿聚喙聚燭趨燭鄒主烏皆別是一人非此顏濁鄒正據當以顏燭爲名涿聚二字）

殆小誤也（阮語見經籍纂詁涿字下）　韓詩外傳謂顏鄒聚主烏

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繞口故子貢至孝感拔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語

汪文端由於議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寧五人當仍從祀聖廟（本從祀明中葉罷之）　黃勉齋幹　方正學孝孺　王文恪鏊　湯文正斌　陸稼書隴其　李文貞光地　皆當從祀

黃湯陸皆得祀方王李則未得與　論者謂湯文正之學近於陽明陽明已從祀矣故文正亦得之

前明慶聖殿壞象余竊以爲不然裁園雜記謂開元八年改十哲爲坐像則唐以前已爲像矣成都學有文翁琢石像則漢時已有像矣且尊常細民必膜對神像乃生肅敬之心若只見一牌則漠然不以關懷是不若壞象之爲得也今關里孔廟壞像乃雍正間奉旨復壞者超越前明遠矣

厈臂子弓之弓是丫之變文即是玄字故與臂相發非弓矢之弓

錢竹汀養新錄曰說文解義首句有連大文篆字讀者如昧字下爽旦也明當是昧爽旦明也離字下黃倉庚也當是離黃倉庚也參字下商星也當是參商星也（離舊一訛按商一訛）顧寧人未察其故是以譏許公釋參爲商星殊不知參商是連文爲一句星也乃釋義爲一句此解新而離所舉尚有胖鰓布也泯盭下也朦嘉善肉也燧燧侯表也詁訓故言也類凝不聰明也數悚　又按僅字下佺也當連大文曰僅佺也蔓茅亦當連大文謂曰蔓茅也

說文訓伐曰人持戈也訓戍亦曰人持戈也戍當訓人荷戈龍龕手鑑於戊字注云從人荷戈疑說文戊字之持戈是大徐誤改　說文皿部盥黍稷在器以祀者太平御覽引作黍稷之器以祀者御覽是也說文在字誤耳　說文趁字趁趙久也久是久字之誤（廣韵五旨韵可証）

汗簡中有引顏黃門說文之語黃門謂顏之推也豈之推亦有說文耶

段懋堂曰說文瓊赤玉也當是亦玉也承上文玨字塞字玉也故此字曰亦玉也詩中瓊字極多傳注無一處訓赤玉者故雪賦有枝挺瓊樹之語惟陸德明張守節皆見誤字說文以爲赤玉致雪賦蒙譏實不爾也近人王筠曰赤玉是美玉之訛赤之古文爲夾與美相似說更勝於段解

余按詩木瓜瓊瑤左傳瓊弁皆無赤玉之解弁下且曰亦玉也蓋對玉綴而言李善注雪賦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亦玉兩字本不誤而以爲瓊樹恐誤則亦玉二字當作赤玉方合語意然予所見文選宋刊明刻凡三本皆是亦玉非赤玉余疑善注本只亦玉也一句後人耳食妄增環樹恐誤也一句於其下說文偶桐人也當是相人之譌見玉篇及中庶注國策鮑彪注　相人有二義一謂象人土偶木偶是也一讀平聲相目以人乃成偶也則匹偶之謂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人二字或可成文魯字筆畫繁多詎能成文於手耶後知古文魯作𠂤乃悟手文或能如是

說文婓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爲何物陳詩庭謂是鳥下　夜著之物蓋以履推之於妓以躧履推之於婓也詩有屣舞婓婓之語

說文於玫字曰火齊玫瑰也其字從文不從攴禮記瑤玫亦是此字集韵兼列兩字以玫音文以玫音枚然說文有玫無玫後人遂以集韵玫字之音竄於玫下誤矣

道書犀利攴天攴從攴音撲非攴也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轉注之義釋者雖多而終不得其解識東原曰轉注即是互訓此語簡而切當從其說

國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孫詒讓說）

說文人部但字下解云裼也衣部袒字下解云衣縫解也是裼時但裼不作袒

說文勝字引司馬相如曰淮南宋蔡舞勝喻此定是凡將篇句

此汲古刻本則舞字上增一謂字剜補之迹顯而易見新刻小徐繫傳亦有謂字且錯譌是上林賦之文愚按上林賦乃巴渝宋蔡淮南干遮非此語也蓋錯偶忘司馬相如作凡將遂以上林當之又妄增謂字毛刻解字初本不誤其後見繫傳從而增改轉爲誤矣康熙字典所引亦無謂字

顏氏家訓謂蒼頡訓詁反辯爲通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劾爲胡概音諫爲閒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仲爲辛集韻以成仍宏登合作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采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丞此類甚廣必須考校　按辯在集韻讀旁卦切又步化切是當讀作罷玉余疑善注本只亦玉也一句後人耳食妄增環樹恐誤也一句於其下也今人皆讀作敗作薄邁切卽之推所讀逋賣反也洪武正韵從之　棄韻娃說文傌桐人也當是相人之譌見玉篇及中庶注國策鮑彪注　相人有二義一謂象人土偶木偶是也一讀平聲相目以人乃成偶也則匹偶之謂讀於佳切與於乖反尚相近　劾之音免殆因免可讀問而致然蓋讀免爲問因以爲劾音也　諫讀作閒固不誤此閒謂閒斷之閒非中閒之閒也　戛讀

作糠皿讀作猛許君自注余謂勝於後世之反切不可因後人讀蜢爲夾讀皿爲閔而斥許君爲非　以采音羣誠誤今無此讀讀乘若承雖誤而今頗有作此讀者數而忘也

家訓璵璠之璠音煩江南則音藩岐山之岐音奇江南則音祇（神祇之祇）北人多以舉莒與矩同呼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

集韻璠袁切藩甫煩切是兩字異音然今人讀此兩字則作一音藩亦作蕃作蕃則音附袁切藩甫煩切是藩之作甫煩切本爲難通岐祇二字皆是巨支切遂謂讀岐爲奇則不可曉　舉莒皆居許切矩俱雨切故謂其音不同然今人讀此三字則作一音無能差別謂莒是開口呼未審厥旨

家訓又謂耶者未定之詞天耶地耶是耶非耶之類北人呼爲也字誤矣　按今世北方鄉曲之士尙有讀耶爲也者

羅摩亭札記　卷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臧東原曰魏採炎叔然（晉安人集注附玉篇）撝立反語顏之推家訓陸德明釋文史記正義皆言之而後人乃謂出於僧神琪反紐圖乃琪所作（圖附玉篇末）其自叙曰昔沈約撝立紐字之圖又言唐有陽寧公釋處忠撰元和韻譜是琪爲晚唐人遠在休文之後乃世目琪爲北魏人陋矣然琪圖尙無字母之說惟五音尙論列字四十類於今所謂三十六字母者亦附玉篇末指爲琪撰也至玉海乃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譔其人又在琪後凡中唐以前之書有反音者皆孫炎之學非神琪守溫之學也琪溫之學行而人不知孫矣或謂玉篇所載神琪序乃後人僞託琪實在前當再考之

丁杰曰華嚴字母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韻部也隋書經籍志謂之婆羅門書以十四字書一切音此書本單行後散入華嚴頭以華嚴字母名矣單行橫讀則母異韻同瑣然可聽散入各卷則或三母或四母有縱無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跲矣亦可以守溫之三十六母分配之

錢竹汀曰漢末孫叔然撝立翻語晉人以釋西域釋氏之言釋氏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而忘也

楊升菴曰榮與誉同音後人讀作營誤入庚中引淮南榮與窮叶越絕榮與終叶

斗字古與府黍叶周禮注設斗供其鬱鬯斗音主愚謂當讀如堵字耳

有鷽雉鳴鷽今讀如秩藏東原曰釋文鷽音以水反仍讀如唯廣韻誤認以水爲以小收入三十小韻中且改爲以沼反乃大誤也

顧陽（漢書地理志）孟康注曰顧音紂紅反乃廣韻誤讀音紂斷句遂讀爲紂而收入四十四有眞可怪也

谷風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不叶韻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者古人讀怨亦可作入聲耶

孟字依切韻在映韻莫更切其音近於命然舉世皆讀如夢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此則與動叶而讀如夢矣

守溫之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韻設（維城與東譯書）東得與蒸通耕青淸不得與蒸登通東得與江通陽不得與江通侵亦不得與蒸登通蕭得與尤通眞諄臻文殷魂不得與侵通亦不得與耕青淸通（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棘也本音亟作亟方金切音不與改叶）肱弓同音（職東與蒸登分配）愚嘗謂四聲分配五音乃天然對待宮爲上平商爲下平徵爲上羽爲去角爲入但苦無依據未敢自信後見紀容舒唐韻考引徐景安樂書所言正同乃自喜有先得我心者

皋繇之繇讀作遙人知之鍾繇之繇亦當讀作遙人或不察也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蓋以其父諱戲之可見爾時正讀爲遙也

過桑論周最爭注引字林曰最才勾切

旂說文曰從斤聲自當讀如斤或如芹詩小雅言觀其旂與庭燎有煇叶魯頌

言觀其旂與濞采其芹叶可證也陸德明釋文誤音爲渠希切遂沿誤至今

增筦以喻兄弟樂器亦多矣何獨取此爲喻耶張萱曰凡樂一器自爲五聲如宮磬鳴則徵磬和不籍他器獨增篪二器共成五音增爲宮而篪之徵和增爲商而篪之羽和此所以喻兄弟也

輕經兩字多有當讀作去聲者人恒忽之

楊用修謂前如凝脂之凝當作仄聲讀歷引詩詞爲證

說文臯晉人或以廣隊楚人臯之杜林以爲此麟字騶麟之語殊不可解郝文

端曰麟當是臯之訛臯古文弁字杜林謂臯字借作戲弁之臯此解極確　刻本有作麒麟者尤誤

宋人皆講學問而不講事功獨歐陽公嘗於決事蓋自作夷陵令以來深知讀書不解事之弊葉氏言事皆經歷可聽宜乎歐公所賞

柳子厚文字雄視百代而言有極迂者其時令論疑月令非聖言謂毋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豈必在於孟春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豈必在於季春豈非孟春便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其季春即可作淫巧耶此亦如虎頭之癡矣又謂管子四維言禮義廉恥不如言仁義且於管子言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又疑之而謂義若絕則廉與恥亦不存何其拘拘乎字句乃至於是古人文字但期不悖於道不似後世字櫛而句櫛之且諸子此例亦夥矣奚可泥執耶

隨園詩話謂古無志書類書三都兩京一出而紙貴者直是家置一編當類書耳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踳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述於目睫然隨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睹則得之矣但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比事也

李于鱗謂王少伯之秦時明月爲唐人絕句壓卷王元美則推王子羽之蒲萄美酒王昭上則推王摩詰之渭城李太白之白帝王少伯之奉帚王之渙之黃河詩人之高下不繫乎此宜沈歸愚譏爲旗亭優伶語然就數詩論之悲壯以渙之黃河爲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白帝黃河兩篇爲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太白之烏栖曲詞超而意深烏夜啼則詞俗而意淺賀季眞所謂可泣鬼神者定是烏栖曲或以烏夜啼當之眞大妄謬近見選家且有取烏夜啼而去烏栖曲者盲人豈可與道黑白哉

沈存中筆談譏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不合事理然詩人之言惟意所至固不必拘於尺可作算博士耳

杜老推重庾子山然庾不及杜李論仙推重謝元暉然謝不及李建安以後惟鮑明遠可稱作者其高才健筆固翛然出羣杜老以擬太白其氣骨誠相類也宋人謂俊逸鮑參軍一本作豪逸尤爲切當

王介甫曰詩爲寺言此誠得作詩之旨自南宋以來詩格日降卑靡鎖冗有若戲謔趨之者動輒介甫之言且爲之詞曰頗不如雅雅不如風何可以寺言釋小兒之學駢儷或如村嫗之話米鹽而欲命爲詩人其亦風雅掃地哉　元遺山論詩曰諱學金陵猶自可却將何罪厭歐梅斯言允矣

元白並稱元不及白溫李並稱溫不及李蘇黃並稱黃不及蘇白眞切元瑣碎而已李畯整溫綺麗而已蘇豪縱黃木強而已

李昌谷詩鉅釘成文無復義味觀其篇題當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則知其中無所得矣昔人目爲鬼仙儕之太白眞是過譽其才正當在溫岐之下耳溫有文藻猶能以意歐之李不能也

李杜亦多率意語在作者本屬戲筆以代話耳後人貪於博收遂登於集晚唐以後專務此體謬矣

俚語不可爲詩腐語亦不可爲之詩晚唐多俚語南宋人乃彙之

今世有好爲古詩者流俗或譏爲優孟衣冠譬如三館鈔胥自矜其作字之工

轉嗤菩大篋者爲摹倣依傍有識者其許之乎

清平調三章第一章是言明皇悼念武惠妃第二章是言惠妃既殁幸有楊妃代之雲雨巫山枉斷腸謂惠妃借問漢宮誰得似乃謂楊妃第三章乃全謂楊妃而解釋春風無限恨仍挽到悼亡之意若以三章皆指楊則枉斷腸釋春恨語皆隔膜而翠玉山頭瑤臺月下近於扼迷藏突

清平調曰飛燕倚新妝宮中行樂詞又曰飛燕在昭陽有意耶無意耶宜爲妃所憾也妃以壽王妃爲帝妃此外郤無穢跡金錢洗滌兒雜說家言不足爲據

然太白詩中雪讒一篇乃誠爲淫昬而指目食其嫂毒且曰如或妄談吳天是殛則妃眞有如赤鳳來之歌耶

西清詩話載蘇子瞻謂王介甫句云檀李分編夜梁謂屈宋及後賸千載乃見此介甫曰非子瞻見訣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按此誠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食之論是句淺薄不足稱介甫優處固不在此

古詩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信謂伴使也杜詩有使即寄書無使長過首正襲其語乃注杜者或謂上使字讀去聲作使令解下使字讀上聲作使令解大誤

韋穀才調集格卑詞陋七律內如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七絕內如莫學二郎吟太苦年纔三十鬢成霜撫端闘草輸鄰女更被拈將金步搖等句惡劣不堪此等選本彼時風尚所趨譬猶今人選時文阿世好耳得漁洋簡汰乃可讀

趙士麒官泰州州同有詠舜陵絕句帝子昔南巡云云王漁洋極賞之山右詩鈔載其詩數篇皆卑淺不足道乃知片言單句固不足定優劣也趙是晉人漁洋誤記爲秦人

近人施姓注元遺山詩刻之惟取中州等集畧爲詮次詩中之人於時事尚多

獨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鬟玉樹歌自昔瓊花漏后土於今荊棘臥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風綠更多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珠簾十萬家春風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酬答江聲有亂蛙明月樓臺沽美酒蒋薩寂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游處立盡斜陽一雁嗟此是明初人詩爾時揚州雖亦遭兵尚非至陋若見今日揚州不知當作何語

有朝鮮使臣以詩見貽用封字作从聲予以爲疑其人以其國詩韵相示封字果衆收入从韵余終以中國前賢未用爲从聲海外讀字未足爲據後讀庾子山詩徙勞君蟻封無事祀靈星則固讀爲从聲前人竟未論及又竹林千戶封甘橘萬頭奴似亦作从聲讀

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僕誠不解佳處安在賈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園秋僕更不解此兩語何爲三年方得也

傅元詩鵾五氣所補龜四足所支鶴氣不知所出

羅隱亭札記 卷四

王介甫謂李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此不能變也至於杜老則發揚飲抑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緒密而思深非淺近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後來無繼歐陽文忠謂杜之於李得其一節而精疆過之　僕謂兩說皆稍偏若以杜爲詩聖李爲詩仙其論爲平以學養論杜優於李以才氣論李優於杜杜之精詣猶可學而能李由天縱不可學而企也

詩有作意深求而轉失其意者至尊含笑催賜金園人太僕皆惆悵只謂畫馬傳眞馬之寵耳乃解云園人太僕知念先帝肅宗不能詩中那有此意

稱名好喚雞蘇佛廻味宜稱檄檄仙是蘇子瞻詩然陶穀清異錄列爲陶潛詩但以稱名兩字爲生凉耳豪則在蘇公之前矣

杜之秋興八首李之清平調三首予深所不解近讀田山薑集亦謂三十年來不辨其佳處安在

蘇公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翠謂鮮明乃蜀之俗語非翠色也宋人謂蜀中

樂紅經久不淪至今猶然 餘略 音之

蘇詩羅趙前頭且放書　韵語陽秋書之不工者曰羅趙張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謂崔珏羅隱元嗣名瓊　羅趙兩人列庾肩吾書品爲中下與陸機王洽陶宏景同品龐德公於忽操乃宋王逢源所擬作名 廣陵先生集

程大昌考古編曰代以樂毅論爲王右軍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帝乃曰心疑近峯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梁晉相去絕近既不以爲眞則叔景名暉元嗣名瓊　羅趙兩人竟未論及又竹林千戶封誠僞矣

快雪時晴帖愚以爲直是松雪所作非右軍眞迹

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一詩五臣注以爲征夫之婦悵夫之作其注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曰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注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曰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愚謂樂府詩不必皆如本題如後世填詞但取其律調不定賦本意也此詩蓋託朋友以思君之詞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借摹婦競媚於夫喻羣臣競結於君而不爲同僚作計也客從遠方來乃謂友人貽我書以彼之念我正見我之念彼也他詩多以夫婦喻君臣此獨以朋友作喻耳漢詩尚不易解況三百篇乎　枯桑知天風兩句五臣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不知天風海水不凍不知天寒李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不凍尚知天寒李善之語精於五臣遠矣說詩當以李善此意爲法

潘正叔贈潘安仁詩通體對句

潘安仁悼亡詩獨無李氏慙任彥升哭范雲詩何時見范侯六朝雖文勝猶有此拙語後人則不爾也

崖謚代皇太子因太平公主下嫁進食表稱伏見臣妹太平公主妾李令月嘉辰降嬪公族妾李二字一何贅乎

洪容齋曰杜詩天永秋雲薄今誤作天水愚按此句今作天際

白樂天有夜聞歌者一詩在琵琶行之前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又名羅敷豔歌歷述美人顏貌穠麗被服藻采雀翹瓊佩而中有濯足洛水之語古人臨流濯素足蓋不以爲嫌

石季倫思歸引序曰尋覽樂篇有思歸引此曲有絃無歌有絃無歌即笙詩之有其義亡其辭也

六朝談名理以老莊爲宗貴於齊死生忘得喪王逸少蘭亭序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有惜時悲逝之意非彼時之所貴也故文選棄而不取後人乃疑絲竹管絃連用前乎逸少已有之所見抑何陋也

翁覃溪王蘭泉兩先生金石之學皆極博而翁尤精予見其跋一洪殘石榻本孫楚詩莫大於殤子老彭猶爲夭此詩極拙而昭明收入選中可見棄取之所在矣

是漢劉梁碑可辨者二十餘字有博覽春秋字又有百人字似是言弟子百人宋書樂志七哀詩四句一解共七解此七哀所以命名歟

魏文帝登山遠望篇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見初學記）龍飛舊忽逢二童顏色鮮好說者乃以橘頌二子當之不知何據或且謂二子服飛龍藥致仙蓋因飛龍篇而傅會之也

王摩詰詩境高淡殊不類其爲人正如潘安仁解作閑居賦而實躁競

自香山固有近雅之詩特好爲淺近語以動時俗殆近於爲新聲以悅婦人者蘇詩得力是從昌黎化出雄深雅健獨出冠時至其流宕逸者亦只是有意炫動流俗不足尚也顧至今讀蘇詩者仍多忽其至美而以不美爲美故遺山既其門無功臣

漁洋茹古之力極深其褒饋於漢魏六朝既久乃能脫窠臼而標神韵非可以

記金石者言隋羅君墓誌君名靖而其父亦名靖父子同名爲不可曉見潛研堂跋
或乃引夷羌父子同名者以爲証余終疑中國初無此事雲麓漫鈔云碑乃其
子紹嗣善佐所立其三代就紹嗣善佐而言文中之父名靖者即墓誌之名靖
者蓋其文拙故嫌非靖之父又名靖也得此釋然　符祇自作妻墓誌而稱孤
子因方持母服乍讀之亦可訝正與此相類
凡碑帖必得全文乃可據以爲斷若只半文或展轉抄寫則疑益滋疑　舊搨
賢於新搨固矣然僻地僻碑初搨時工人藝不精搨或不全數十年後得良工
搨之所得之字或倍於前搨此理亦不可不知
顏氏家訓所載秦權銘其詞曰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嘗明之凡四十字此拓本予
見之諦審歉疑之歉蓋是嫌字其女旁在右耳
漢碑嵱出錢者姓名目之曰義士今之出錢施僧徒者刻石以志則曰信士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宗諱義或自宋改此稱乎
陶淵明季子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觀此語則季子十字碑其傳已遠
鐘繇戎路帖歙古刻叢鈔平津館舊有之　其有戎路兼行一語者乃賀捷表非戎路帖見續古文苑
癌鶴銘或以爲王逸少或以爲陶穆居或以爲顧況或以爲皮日休皆是王陶兩公者定讞矣爲顧爲皮難決也
近人李君云癌鶴銘是陶穆居撰其弟子孫文詔書見寶刻叢編未知信否當再考之　近吳子苾舉士所刻叢編闕揚州一卷
案中時有隋唐墓志出土而作僞者亦多書皆拙惟癌琴銘字極妍秀頗行於世人謂是顧南雅遒玫少年時所書

紀文達筆記載介學士贈詩有鸚鵡新班之語未知出處按鸚鵡班見元遺山詩

今俗方春繪犋牛像鬻之牛旁若神像爲一童子名之曰忙兒極爲可笑五代史補羅隱識宋忙兒不放牛何名忙兒是此語亦古

京師無賴有譯名李逵者取梁山濼盜名也因憶後漢書有李逵與許劭同里先賢傳稱祀列伊尹初未知何據繼乃知出於墨子然墨子乃設爲喻言若傳說和美之意非謂伊尹眞能隱也呂氏春秋亦有伊尹湯劑之語此似割烹之意亦非謂醫

俗以鈿爲鋼字當作鍎見歐陽文忠奏事錄韓盆兒事盧人謂之腕閣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宋人謂俗本訛作形天無千歲

蓋傳寫之誤　錢竹汀云唐等慈寺碑在汜水縣有云念形天之魂久淪長夜疑山經竟是形天後人轉爲天耳　予按此說近理刑天形天皆可解天字則不可解也若錢說是則宋本形天兩字不誤矣　閻必大二老詩話謂形天二字不誤

周禮肆長注卽今行頭

陶令閑情賦謂防閑其情檠主簿定情篇謂止定其情　定者止令不動之意皆抑情之意

人誤以閑爲閉適之閑又誤以思明皇欽鈿定情作此定情大乖原義　張平子定情賦卽此

學矣隋文帝惡隨字從走改爲隋文人識其不識字蓋乖本非走而隋字說文訓爲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爲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祟字從隋省作禭柴者積柴加牲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嬰鴝本從母三國志注引烏名嬰母未聞嬰父至狄仁傑對武后曰鵲者陛下之姓則字又從武揣其從武似因從鴝而變然則本從母耶從母耶

軍中司饋餉者謂之糧饟人或稱之曰糧臺蓋因說文解糧字曰糧故謂糧爲糧糧然糧自是祭神之精米非尋常糧米也不知許祭酒此解本自何書

古人杜撰之陋說而流爲丹青者如足下之解爲晉文公之歎介子推也不借之解爲鳳子之草履不肯借人也律令之解爲晉部推車鬼也

春秋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禮含文嘉以虙戲燧人神農爲三皇尚書大傳以燧人備天道伏羲備人道神農備地道爲三皇見風俗通是知天皇地皇人皇之說爲謬言也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誤之金謝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卒時七十一歲於事理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爲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宥前後車有附從既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爲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誤矣

晉語姊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力詆之也　狄梁公反周爲唐報國之忠爲後世所共信然以前明氣節之士處之則必不肯爲必上書指斥痛詆爲武后所殺乃爲忠然而所成者小矣

新莽時王浩王嘉棄其官見李業傳此固高出子雲之上又胡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薛方逢萌莽徵不至

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還孟獻子去顏子爲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還或是茲無還之族

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負薪者季子令取彼金披裘者瞋目拂手而責季子此事固荒忽不可信然爲此言者意謂季子令彼薪者取此遺金以自贈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爲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宥前後車有附從既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爲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誤矣

晉語姊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伊尹膠鬲與虢石父並論誠所未解

夏侯太初樂毅論曰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毅傳無此語且以文義度之當指惠王乃曰昭王誤甚

王伯厚謂御史大夫嚴延年女爲昌邑王妻袁子才訂是執金吾嚴延年之女當在效之（一字永卿一字長孫）　昌邑王妻十六人有嚴羅紈（紈音桓女也）紈與敫彼時女子美稱或名羅紈或名羅敫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敫爲羅紈不知何故盛阮亭亦未悟羅紈爲羅紈之誤而羅敫可寫作羅紈也特秦羅敫與嚴羅紈固是兩人耳

泰山無字碑前人謂碑文在內而外加石函予謂此是祭時爲之主耳非碑也道家所謂急急如律令是漢時文牘結語如今之劄到毋違張道陵二十四治後備論人苟如蘇武蚾荒十九年一世詫爲奇節然居然與胡婦生子而爲單于牧羊特不肯爲其臣耳後備論此猶以爲遺憾在彼時則祇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畢亦如此班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爲子雲回護亦不須治民治神皆用此語耳

李小湖通政好雲樓集謂應劭風俗通有孟蘭盆之語予檢之不得豈所見本

不同耶然孟蘭盆恐非漢魏所有

句讀二字讀字讀如逗見於集韻按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引說文曰投與逗通逗止也句之所止也則今之所謂句讀者當作句投而音逗（袁鈔本趙校本）殷又按周禮天官小宰宮正注鄭司農讀火絕之戚讀如本音徐音豆然此仍是前讀之義非謂半句也

今士子所祀之魁星當作奎屠論者又謂天官書奎亦不主文事不觀孝經援神契乎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仿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倉頡觀而作書此奎主文章之證且今之陟清華掇巍科者必取辦於楷書則士之祀奎星尤其宜也

援神契又謂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妄人或以俚鄙之詞託爲名人所作後人或信而收入全集李太白集中僞託者最多尤可詫者掇開白雲見青天四句因思有人刻柬坡雜文列緒肉頌有

爛煮熟時他自美之語酒肉正堪作對　或者曰李好酒坡嗜肉當獲此惡文字之報然坡公屢言蒸食之樂非嗜肉者

繆字或讀作謬或讀作穆或讀作謬之平聲無妙字音也今姓氏之繆皆讀爲妙於古無徵正字通云繆姓讀若妙非古音也然則明世已讀作妙矣　哈字讀鄂合切蓋入聲也萬姓統譜列哈姓九蟹則讀如海字今北人讀作孩瓦切與萬姓統譜又不同

雒陽之雒從各從佳魚豕謂漢人忌水作雒乃後人謂佳名二字合文大誤

博物志亦謂漢忌水從各從佳魏士德不復忌水

宋元人謂猛獸爲獰律此正是毅字見爾雅

以前皆飴糖若糖蟹糖蜜則皆糟耳理或然也

孫奕示兒編曰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不音不可作平聲讀愚意不以爲是當再考之

洞簫之洞當讀平聲說文筒通蓄也

今大名府古魏州也蓋取左傳魏大名也之語易爲大名然舉萬之魏乃今蒲州之永樂鎭後爲永濟縣若大名之魏乃魏武侯別都與舉萬之始封無涉

袁枚隨園隨筆謂古男子裹足引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愚按箋謂如今行膠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此只是今之裹髀非裹脚也隨園乃解之云行而緘足故曰行膠邪而纏之故曰邪幅以爲男子裹脚之證蓋臆造妄說隨園又謂諸師聲子韝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必赤足乃爲有禮蓋必有邪幅纏足此尤謬言書不云乎若跣弗覩地厥足用傷非赤足乎即諸師聲子韝而登席下文明云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顯是不韝則赤足故恐君見而設也若本有纏足布則聲子不去韝之罪更無可辭矣又案孔穎達詩正義謂自足至脛足即脚踝也玉篇跗足上也儀禮士喪禮注跗足上也疏謂脚背也合數則觀之則邪幅在下明是從足背之上纏至脛不併脚指脚心同纏若脚心則古人謂之蹠或作跖孔穎達倘注爲足謂蹠方是纏足今明指爲脚跗豈可解矣又案孔穎達詩正義謂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枉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悔王與會於武關遂被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可便謂纏足耶 少儀祭無跣燕則有之是燕恒跣也

許翰曰哀矜之矜當作矜而讀若鄰不當讀若兢其說甚辨然愚不敢信

王伯厚謂韓文公曹王皐碑云掎力勾卒蹶越之法勾卒見左傳宋王爲左右勾卒哀十七年三月秦之掎力未見所出愚按王說伐楚投石超距即所謂掎力矣

衛宏漢儀太史公位丞相上明于文定筆塵曰位者朝著之位如唐宋記注官在人主左右非謂其官在丞相上也

袁枚曰史記龜筴傳夸而目巧數爲象郎注引許愼曰象牙郎也象牙郎不知何官愚按郎即廊字之省文觀下文自見謂以象牙飾廊袁疑爲官名誤矣

周從不悟計昭穆至文王十四世爲穆則文王是穆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文王又是昭也

趙李相經過或是趙季李歆成帝時陽翟大俠見漢書

袁枚曰龍陽君高誘注幸臣鮑彪注幸姬鄭櫻桃世傳男寵十六國春秋謂是幸姬以魏語觀之當以幸臣爲是幸姬之說非也鄭櫻桃當從十六國春秋爲石虎之后世謂男寵者蓋據晉書載記石季龍優童鄭櫻桃而言

石鼓有以爲秦文公時作有以爲宇文泰時作汪師韓謂是宣帝時作建德二年二月宣帝爲太子曾獲白鹿於岐州是以鼓中屢稱旌又楊柳霙雨皆春景也文內既稱天子又稱嗣王天子謂宣帝嗣王謂靜帝當是大象初年侍從之臣追紀其事而刻鼓耳

開元時得默啜首者郝靈荃也白樂天新樂府折臂翁詩自注云郝靈岑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蓋用說苑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之意

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枉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悔王與會於武關遂被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此謂習水耳素隱正義兩說皆非楊升菴以墨子曰西子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謂越沉西施於江以死隨鴟夷者指伍子胥先盛鴟夷以死今以西施隨子胥也而謂西子隨范蠡者爲非愚謂越之入西子於吳原欲惑吳而亡其國今吳既滅矣在西子於越爲有功烏睚眦寡恩亦何至轉以此罪西子哉升菴之說殊非情理至墨子謂沉其美者謂晦迹耳鴟夷仍指范少伯

云爾二字古人即作如此二字解一種二字古人即作一樣二字解 今人用云爾及一種似與古人稍異

徜徊兩字見五代史王處直傳 民徜徊人名

梓楔之制見五代史李自倫傳

五事思曰睿董子作思曰容蓋容與睿相似而致誤然董子竟以覽大無不容解之則大誤矣

蔡邕琴操曰楚昭王得獨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本善注盧諶覽古詩引此書曰琴操古

和字

詩伐木鳥鳴嚶嚶未嘗指爲鶯也唐人則爲鶯矣張平子東京賦曰雊鴈麗黃關關嚶嚶蓋以關關屬鴈以嚶嚶屬鸝鶊卽鶯也此爲鶯言嚶嚶之始

漸離　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上林賦師古曰漸離無角慧按高漸離之名說文漸作鮬

當取此義

財主兩字見夢粱錄

夠字見魏都賦

轅門逃軍皆見穀梁

劉逵蜀都賦注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蜜蠟

羽獵賦追天寶李善曰天寶陳寶也引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

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糟而逃糟而逃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實雞得雄者王得雌者翻愚按糟而逃之名甚奇大似蒙古語又似海外語太

康記乃晉人所著明刻文選有三本校之皆作糟而逃定不誤也　史記索隱

引列異記作此名爲嫗太平御覽雉下引列異記作此名爲嫗或作媼者誤也

楊朴詩數個胡蝨徹骨乾此謂胡餅字義挹略謂是牛項下垂皮蓋誤解胡字

詩句鄙淺不足言亦不順考證特字義挹畧此解經字典采入故辨之

鶯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漢茂故事以爲鄉黨之曰焦而以焦孝然實之

焦山當作譙山通鑑太平寰宇記阮文達辨之甚詳今名之曰焦光更屬無稽且謂三詔

孝然是河東人不應隱京口寺中藏宋封勅則目爲焦光更屬無稽且謂三詔

不起作三詔亭誠是杜撰故實

甯馨之馨當作磬見說文

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余以爲不然御當解作用也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

妃妾接於寢皆曰御也

北俗自稱曰喒蓋方言不典然癸辛雜識已有此語續集下二十二

顏氏家訓引風俗通曰高漸離爲人傭保聞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今本

落去無字遂費解　伎癢字出此史記作徘徊非　射雉賦善注引風俗通與

家訓所引正同

孟子之愼子趙岐注名滑釐然戰國有愼子是愼到或疑愼子當名到而字滑

釐本文愼子自呼爲滑釐古人未有自稱其字者此不可通或又謂愼子乃禽

滑釐之弟子滑釐所不識蓋謂雖其師亦不謂然也毛西河則直以爲禽滑厘

謂愼是禽字之誤愚按愼子爲禽滑厘弟子記載無之或謂出於莊子天下篇

固無此語

左右佩劍相效不休見唐書而不知唐書又出自何書　周益公題跋亦有左

右佩劍之語則以爲騎墻兩可之意

蘇詩漢寨磚書作培或疑坡公之誤　按應劭風俗通林麓京陵邱墟阜培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平列則培固不誤晉語培塿舉

李德林刑獄對曰皋陶之類恒問黃沙鄰連楚刑獄對曰圄犴空虛靡怨黃沙

之罪劉藏器往代刑罰是非對曰典午承曹建黃沙而廟物　黃沙未知出處

左傳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今或誤作疆場然陳後主詩馬革報疆場固已誤矣

堂闥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漢茂故事以爲鄉黨之曰焦而以焦孝然實之

太平御覽引太公諸書筆之書曰毫毛茂茂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此非周

人語

隋志以蒼頡訓纂揚雄作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

四篇困學紀聞

公孫龍字秉莊子曰儒墨楊秉秉謂龍也

文子姓辛卽計然范蠡所師

魯連子曰宿沙瞿子善煮鹽

唐銅底人服黃

皮傳　楊子方言彊語也漢書張衡傳強相附會也

皇侃論語疏內有印可字鈍根字

接輿　說者謂其迎車而歌故謂之接輿此殆不成語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桑扈贏行伍子胥殆孕比干菹醢戰國策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由是觀之接輿確是其名無可疑者若皇甫謐高士傳謂其名陸通則決非春秋時命名之法且陸氏出自田齊當孔子時斷無氏陸者

回回宋人說部無言及者輟耕錄乃言之元楊瑀山居新語亦有二三處　錢鐵胡不思即禪似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

遼人之蕭氏蓋蕭翰之子孫蕭翰或書作小漢契丹人非眞蕭氏也鈞磯立談以爲江南諸蕭之後誤矣

童子所誦三字經兎園册子也有王相者注之謂是王伯厚所作它無所徵凌揚藻蓋勻編云乃南海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見廣州人物傳

羲和主日常儀主月儀可讀俄故訛爲嫦娥而誣以羿妻奔月然說者又謂羲和是帝俊妻是生十日浴日於扶桑是羲和亦有婿人之目不獨常儀矣

大明之詩有篤生武王之語蓋武王以後之詩汲冢書世俘解乃謂篇人奏武王入進獻明明三終明明即大明覺武王自稱其說哉

鄭人以夫子似喪家子狗見白虎通而夫子受之姑布子卿以夫子似喪家之狗而夫子辭之見韓詩外傳姑布子卿所謂是有喪之家所陳之芻狗夫子明言之矣郯人所謂似是指失家之狗與子卿所喻不同

韓詩外傳譏醜女而引傳曰目如瓣杏齒如編貝此似不可言醜亦不知出於何書

僞書劉炫作連山易張弧作子夏易傳王士元作元倉子張商英作三墳晉郎衍作晉乘楚檮杌豐坊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楊慎作雜事秘辛姚士粦作天

唐人登鍾觚嫁妹圖荒無故實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阿毗達磨俱舍論殊摩王條下注謂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誠如所言是閻羅王有妹牌於鍾進士妹之無稽

今人立馬於前一躍而過之謂之曰騙馬語似俗而出於佛典一切經音義引騙馬凡四五見特作騙耳

鸚鵡賦注引鄧蔵殷箋也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今所傳三墳無此語蓋今所傳固僞書

馬縞中華古今注說七月七日烏鵲爲橋渡織女俗說非謂流俗傳說乃書名也沈約撰俗說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背鬼有兩解一謂是酒器一謂是圖牌

千字文首曰勅周興嗣次韵或疑梁時未以詔命爲勅此實不然詔命雖未名爲勅而上之令下多用勅字固已久矣

顯凱之小字虎頭見歷代名畫記能改齋漫錄云世說謂凱之爲虎頭將軍予檢世說無此語漫錄殆誤記耳

王導小字阿超

唐薛尉不免受杖杜詩脫身薛尉中始與篪楚餅是也或爲之說曰此謂薛尉捶罪囚俗雜可厭引韓詩云穜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新扞獄敵牓發奸倫以爲證此詩固是捶囚然杜牧之詩參軍與薛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此爲捶囚耶自被捶耶囚之語不可責以中治不中治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吳聲歌曲多以歡儂對舉初以爲歡乃婦人儂乃男子後讀通典序常稱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乃悟讀書之寡愚按古詞華山畿歡若見憐時幗木爲儂開明是歡爲男子吳君何其鈍也至儂則男女皆可以自稱吳曲之儂亦皆女子自謂後世女子自稱曰奴即儂之轉耳

昆蟲　說文蜕字其音如昆本字應作蜫而借昆耳禮記昆蟲未蟄鄭注昆明也不如夏小正傳曰昆蠶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盧鄔八米或以爲八采謂八米者十穀得八米爲嘉穀也謂八采者五木之戲玉采白八爲貴

犀首司馬彪以爲魏官名予按國策屢言犀首而史記以題列傳似人名而非官名若是魏官名不得稱魏官於齊策亦不得以官比於人題列傳之卷也國策魏又有犀武當與犀首爲一族殆犀首其名公孫其族衍則其字或犀首爲字亦未可定也司馬彪又舉漢虎牙將軍以例之愚按虎牙將軍當謂畫虎於牙旗如牙門將軍之類非謂虎齒　邱遲與陳伯之書李注梁有虎牙幢主蘇隆既以之主幢更知爲牙旗矣孫暢與孟子疏謂公孫衍號曰犀首又秦本紀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其爲人名非官名無疑

賓雀老爵也見呂覽高誘注又見昭七年左傳正義

捻即斂字王鳴盛說　靡笴之靡亦此字

薇桴土鼓謂以蘆草爲桴舊說以土凶爲聊恐土由不可以扣也土鼓即缶也然其氏乃壽與吳不同楊升菴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苑囿離即古有吞道元初學記載其與天公熾今本訛爲查予所見初學記凡三本皆作喬不作吞亦不作查未知升菴所見何本竊意本是喬字訛脫爲吞高似孫所見必是吞字而又疑爲吳字之誤改而作吳耳吞雖亦氏除氏族略吞景雲外誠不再見也

璅火或謂非諸藥之藥乃鑽火作圖狀耳尚書大傳作璅又曰璅火赤也是璅火乃圜火爲一物非藥與火爲二物也

陳希夷河圖見康成大衍注但當名之曰大衍圖或名之曰天地生成圖或名之五行生成圖皆可也特不可指爲天球河圖之圖洛書乃易緯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毛西河說

韋昭曰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焦仲卿詩曰丈人故嫌遲是姑亦可稱丈人

論語太宰問孔子於子貢以列子証之當是商太宰商即宋也

鄒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曰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首坤腹震足巽股離目兌口坎耳艮手左史倚相所讀者豈即此耶殆易之類矣

今武職有都司之名宋尚書左右司謂之都司見陳叔方潁川語小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晉亦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言教太子之法曰教以春秋是楚亦有春秋

晉語鄭人以瑩伯爲將軍此將軍之始

晉語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康與唐對舉明是封地

周禮之名見於論語或爲之說曰是謂吳周陸終兩人并舉陸轉爲祿耳此意雞新不可從

屬耳

八音土器先有土鼓後有塤後世則有擊缶今秦人以柣擊甕繫子能成音節亦土音也樂府雜錄謂唐武宗時有郭道源僖宗時有吳續皆善擊甌創秦人之技

宋玉言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孟子舉徵招角招乃宋時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謂徵有音而無調予不習樂不解斯理樂府雜錄曰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來集之樵書載秦將不見於史者有嫣狄見輟耕錄 石固見紀略 俗稱溫江東王宋嗣 屠睢見淮南子 張璘見瑯琊記 柏蘭將軍見名勝志

又謂鎮江辛豐鎮有廟記秦辛冀來所見也

武陵漁人名黃道眞見武陵記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孫叔敖名饒見廣川

雞肋編 卷五 十五

書戴赤壁賦中客有吹洞簫者或以爲楊世昌或以爲李委 法苑珠林謂巨靈神名秦供海誕而鄙矣

齊頃公以婦人笑郤克左傳以爲頃公之母國語無其文但於辭後來下記郤克之言曰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慙御人御人指婦人既曰御人則非母可知

世人指金山下孤石爲郭璞墓殊可笑杜光庭錄異記謂洪州有郭璞墓

宋襲鼎臣東原錄謂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緡與古不同愚按今世俗之稱與宋又異大抵以銀一兩爲一金若漢時之一金謂一斤也 網目極干金於市高誘注二十兩爲一金

慶唐宮延生靈石刻宋敕內有該部欽此欽遵字殊可駭笑此與宋孔傳所輯東家雜記載夫子之歌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正堪作對

倘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綱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 按本名若水當作本名若冰倪若水亮直當作倪劉夢得泰娘歌其序謂是韋尚書爲吳郡時所得豈卽韋應物耶

若冰倪若水實名若冰當作倪若冰實名若水蓋冰水二字互易而差舛蓋倪
實名若水不名若冰也

賸子紀事有絕可笑者謂齊桓公背負婦人以朝桓公卽好色左擁右抱猶可
也何取乎背負婦人乎又謂衛懿公與幸姬三人同浴史魚進諫靈公以身蔽
公以身蔽兩姬又如小兒惶急之狀焉有是理哉

樂竺以徐州迎昭烈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州此公四世五公可以州與之孔
北海曰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冢中枯骨謂已死之四世
五公非詆公路爲枯骨也讀者疑爲斥公路之詞誤矣朱异曰諸貴人皆恃枯
骨見輕亦謂時貴謝其先祖爲遠官與此同意

丹鉛錄謂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愚按今本紀年沃丁八
年祠保衡之文而爲此說別無所據然於是年立祠非卽死於是年若伊尹死於是年而斷爲一百五歲則伐桀之年尹年七十六是亦如尙父之老而鷹揚疑無此事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其語蓋本於尸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
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愚按胥餘卽胥靡之意謂爲奴耳豈箕子之名哉

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鄒陽獄中上書乃謂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孕婦誠無
辜然亦何必爲修墓哉此是古人行文信手掇用故凡子書所述不可據以斜
經傳 又按書正義引帝王世紀謂紂剖比干之妻以視其胎亦因孕婦與忠
艮連舉故爲是妄說

君陳是周公子伯禽弟見坊記鄭注說者以爲周平公韓詩外傳周平公酒不
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豈卽君陳歟

奉道者自稱道民而民有兆民之稱故道士告天自稱小兆桓譚新論龍無尺

木不能升天尺木不可解乃解爲龍角上有物名尺木直是望文臆造 余謂
尺本當作尺水水木清字極易相涸誤水爲本遂不可通試以尺水解之則不
煩曲說也 余理初亦有此論

吾鄉人寄書寄物與人好用捎字人以爲笑王昌齡觀獵詩少年獵得平原兎
馬上橫捎意氣歸此可爲用捎字者解嘲莊子有秋駕之語愚按漢樂府房中
歌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是秋駕之秋亦當作此解

古公亶父古公非其稱也公亶父三字當連文如公劉耳古者昔也猶言昔公
亶父不可以古公相連此崔東壁說極允

周公謚癸辛雜識謂孔子先名兵後去八名丘　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從八不從ㅅ

焦仲卿妻姓劉見本詩序名蘭芝見本詩是合肥人見太平寰宇記

高則誠名明元至正乙酉三甲進士將仕郎處州路錄事會幡長興縣學宮碑孔子途過程子倾蓋而語賜以束帛程子名子華見袁山松郡國志寰宇記所引

寶石中有一種名碧碧玠音界　即元人所謂紅剌押忽也

十二支之寅讀如怡協恭同寅之寅乃讀如銀

赤壁賦巨口細鱗當是鱖魚　廣韻注鱖巨口細鱗有斑采

夢溪筆談引諺曰汝州風許州葱老學菴筆記引諺曰濮州鐘按此三句當是

一諺而兩書節取分載之

握槃之戲似後世之雙陸文苑英華有紹宗一賦又謂之長行般戲有格五之戲則今兒童用黑白棋子跳行以先至者勝或格五之遺意

登徒子名直職官初學

周伯琦近光集詩錄剏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樹鐵簫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作此鎮之　今琉璃河側有鐵竿倚橋而臥土人目爲王彥章鐵簡殆即鐵簫竿耳

北史儒林傳宗道暉任城王鞏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此蓋呼痛之詞今北俗呼痛聲曰阿約南俗呼痛聲曰阿威蒼頡篇脩字訓曰痛面呼也此即今之阿約

古上聲文有兒郎偉之語此蓋彼時俗語兒郎者呼傭作之夫也偉者聲詞也北史宗道暉被鞭乃徐呼安偉安偉即此偉也有音而無字者今吳下尚有斯

音

始皇本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此三皇之說差勝

經史子集謂之四部僧道文史亦謂之四部

元世謂所擄男女爲奴婢者曰驅口見輟耕錄及元典章

江西人作祠祀許眞君輒目爲萬壽宮不知其故元程鉅夫文集有洞陽萬壽宮記蓋祀旌陽即以祝帝壽想從此相沿遂爲旌陽祠專名矣

北方呼黑色爲青不知何故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黑山爲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爲青當起於宇文之世

璽臺功臣之次第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佑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十六人爲上列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十六人爲下列上列下列司馬溫公通鑑序二十八將次第誤以一上一下連綴之是以列作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蓋溫公之誤

李通竇融卓茂不在二十八將之中故祖公去此四人而取耿純四人又增名　輟耕錄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祭遵邳彤耿純王霸臧宮景丹杜茂朱佑劉隆馬成王梁銚期蓋延馬武劉植任光李忠萬修陳俊傅俊堅鐔次第又不同後漢書則傳次亦與所敘功臣本部亦異

番僧多不著袴外國婦人與苗疆婦人多不著袴中國人恒笑之然今所著袴漢謂之褌周時固宋有也經傳言衣服無言褌者惟內則童子衣不帛襦袴此袴非今之袴古人以邪幅纏脛上覆以裳裳如今婦人之裙裳在下而衣在上亦若今婦人之衣必露其裙也若不著裳則著深衣深衣者長也其長至足且古人之以邪幅纏脛當在寒時若暑必去此邪幅故深衣謂短毋見膝足矣何用切而言之曰見膝乎急就篇漢人所

作並列褌袴爲兩物顏注於袴則曰脛衣也於褌則曰合襠謂之褌蓋本於劉熙釋名袴兩股各跨別也以此觀之則褌是今人所謂之袴袴是今人所謂之衩衩分著於兩股而下合襠俗名之曰套袴者童子不須待以成人之禮不必著裳不必著深衣亦不必繼邪幅而又不可以倮故令著袴此卽兩股各別之衩袴襦者短衫也卽今之衫童子上身著短衫下身著兩股各別之袴蓋省約之意今童子之袴有制作開襠者亦其遺意禮記不涉不撅明乎撅則見體若衣之內倘有如今之所謂袴者則撅衣何傷乎國語紀龍逢事謂爲王令婦人不帷而躁之史記謂令婦人倮而躁之是不帷卽倮帷者幛裳也又明乎不著裳卽倮裳之爲不至如是儻祇是相對宴樂倘不至目爲無道之尤而論者亦不必曲恕之內無褌也自上官后防閑宮人乃令著褌男子亦漸著之而名之曰窮袴蓋有一褌便不必邪幅不必裳不必深衣誠便於貧人固宜謂爲窮袴矣說文袴字從系度其初制亦是以布繫股故從系其非今之袴益明孔叢子記陽由之妻殿陽由鄰人趨救妻不肯釋或發其裝乃得放是裝之內必倮而無袴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或謂史記趙武藏於袴中疑春秋時已有合襠之褌余按嬰兒雖么細恐難置於褌中勢不能容且將閉氣以死趙武之事不見三傳或是史公好奇之言卽以置嬰兒於袴中言之此中字當是中間之義謂兩胯之間如趙朔之妻坐於一榻置兒於兩股之間襁之以裝固爲近理若今人之袴實一嬰兒於其中則坐立皆不可其兒亦立斃矣史記之袴亦是兩胯各別之袴耳褌袴之始

古天子諸侯女無公主之稱魏公叔爲相尙主令主尊已以間昇起此爲尙公主之始

公主之稱如淳謂天子不自主婚使公主之其說迂曲不情愚按優施呼里克妻爲主季康子呼公父文伯之母爲主則主是婦人尊稱謂之公主者公子之意耳

董子曰中者天地之太極汲冢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此言太極無極之始

張茂先答何劭詩李善注引子思子詩曰嘗吾有先正其言明且哲國家以寧都邑以成愚按此四句見於緇衣而善目爲子思子玉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子思所作善語殆亦本於沈約矣　先儒有謂緇衣是公孫尼子所作者

八比文中常用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乃品目之目卽謂湖名也蓼湖名逎子必多藕藕性散血故血糞不成必別取洛水乃可成也袁曰可思湖目謂可由湖名思之當自得其故此解縴切不易古人謂得一義如得珍珠船信不虛耳　明人湘煙錄云洛水洛字恐誤疑當作湖如作湖則更不可通矣　陶氏本草注大官作鰪削藕皮落其中則不凝鰪是血糞也

漢書成帝時乘輿輦座張設屏風斐紛綷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桀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按此殆是設作交令之狀故成帝數其無道至此而班伯以爲不至如是儻祇是相對宴樂倘不至目爲無道之尤而論者亦不必曲恕之也左傳皆踞轉而數琴疏踞謂坐其上也此是踞字之義謂斐紛據妲己身上若以蹲字解之則醉跨妲己四字不成文理

參同契元武龜蛇蟉糾相扶以明牝牡意常相須龜蛇爲元武爾時已然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言利害荀子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

仙字從山從人淮南王招大山小山之徒蓋山中隱逸之流近於仙矣故世以神仙屬之

袁枚謂周禮鄭注王於夏服大裘以祀天盛暑服裘爲不近情愚按服大裘以祀天是冬至非夏至也夏至祀地無服大裘之文袁誤矣 袁盡改祀地與天同服一語洗同服指衣

莊子齊物論謂齊衆物又齊衆論齊物二字不可斷讀

服事兩字見論語又見周禮地官司徒陸士衡詩作伏事

五祀曰虎通謂門戶井竈中霤獨斷有行無井

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語近於誣然陸機豪士賦序即有此語矣

張去病爲票姚校尉師古注票頗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剽慓是兩字皆當作仄讀杜詩用作平聲今相承皆讀平聲

周禮玉璋注讀如薄借蓁之蓁此所謂游借即草履之不借也

庾子山哀江南賦曰聲超於縶表楊用修曰按晉春秋載立象以盡言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縶表者也晉春秋已亡僅見類書所引愚按此解縶表長是但不知所謂類書是何書

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側室乃庶子之稱漢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正謂己身非謂其母也後世指妾爲側室非本義 內則妻將產居於側室則又一解

汪容甫曰後漢書鄧隲傳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注曰元二卽元元古書字當亦非妾也

張平子同聲歌褰芳以狄香楊升菴解褰爲履言履之芬因用狄香蕉之也狄香遺匿之香

古無脂燭周禮閽人設門燎鄭注地燭也孔疏曰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

顏魯公湖州石柱記長興有謝文靖公墓 宋胡宿集中有知湖州日爲謝安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蘇老泉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連上由於誤讀趙岐注趙注曰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此注是兩句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爲一句汙下也爲一句老蘇幷爲一句故誤

八桂出孫綽天台賦又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

參拜字見戰國策 秦王欲見頓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佛圖澄姓濫 綠珠姓梁 見能改齋漫錄

如意古謂之爪杖初以搔癢其制甚小後世有鈲鋤制與如意相類遂移如意之名於鈲鋤鈲鋤亦作骨朶 齊高祖賜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崇王敦皆執鐵如意 拾遺記吳主見潘夫人圖象以琥珀如意撫案又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

蘇州城內舊有孔夫子巷載在邑志後人疑之改題爲孔副使巷愚按吳郡志載有孔聖坊則作孔夫子巷不爲無據必被時此坊有孔廟耳

史記於司馬談司馬遷皆稱太史公談稱太史則遷之語也遷稱太史則後人稱之惟文選載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爲不可曉遷無自署太史公之理故五臣注以太史公指談謂遷自言是其父之牛馬僕夫致書於人而自謙謂是父之下僕其事迂而不情余疑太史公三字乃後人題於篇首者牛馬走乃遷之自稱傳寫者誤連爲一致不可通理或近之

倚卓二字見網素雜記不以椅棹爲是

條脫或作條達初學記卷四引古詩繞臂雙條達

五道將軍見三國典略 崔季舒妻麗兒長人巫曰是五道將軍

陸雲與兄機書記曹公器物有剔齒機此即今所用剔齒之牙籤

南子稱益夫人見呂氏春秋

親戚二字古人皆以指骨肉同氣史記王子比干紂之親戚又淮相如傳舍人相與謀曰臣去親戚而事君王髡從軍詩曰征夫懷親戚

娠或不孕也 花關集慢移 弓底細鞋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出倉頡篇

引圖旁出下垂者龍之耑矛今碳簏之矛圖三歧或四歧也

趙伯循即趙匡是啖助之弟子唐人見論語箋義

李善注博奕論引郭璞洞極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基子各一百五十枚今棋局縱橫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字以符周天之數

今俗實勝於古但不知何時加此二道蓋文選李善本無此語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士老浦爲華顧無怪也今晉時猶未加也

太平御覽六十三臼水下引莊子南神女云云文選於此注誤神字爲祖

滕王閣序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蕭明口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部後雲集霜戈電敢無非武庫之兵龍渠犀甲悉是雲臺之杖（卅餘字十一）

史記韓生說項羽羽不從生識羽爲沐猴羽烹之揚子法言以爲蔡生　武帝思李夫人方士爲致其形論衡以爲王夫人

古以漆書未必用硯然相傳孔子有硯庾肩吾謝鋼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孔子之壇伍緝之從征記曰魯閱孔廟中石硯一枚蓋古朴制禹錫硯詩制里廟中空藏物閱方竈下豈天然李賀青花紫石硯歌孔硯寬頌何足云王嵩簫孔子硯賦旁垂積露中含僵波　高似孫緯略亦言孔硯

高麗圖大略旁以土偶記里持土爲人長而巨涂以采色皆相距里數於衣紋中愚按此即是中國之埃子羅隱埃子詩未能辭面黑祇是恨頭方又元道山詩好個路旁官埃子無言端坐看行人可見埃子是衆人爲之中國廢此制而高麗尚用之耳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以配四方而中央無所取象河圖提劉緯以五帝分屬四方配以龍虎雀武而中央黃帝則加以麒麟　體物命徵亦以麟與龍虎雀武分配五方麟爲土畜從之淮南子謂中央之獸爲黃龍不及緯書之說

孟書平原春申信陵四君之稱梁玉繩曰孟書平原春申君傳信陵以地勢春申平原是美名非地魯頌閟宮箋曰書在薛之旁田嬰封薛田文或先食其旁邑孟乃其字故以爲號信陵封邑在陳留之寧陵韓子和非書謂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趙伯循即趙匡是啖助之弟子唐人見論語箋義

李善注博奕論引郭璞洞極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基子各一百五十枚今棋局縱橫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字以符周天之數或作牸牛王伯厚曰牸與緯通

文選安陸王碑文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士老浦爲華顧無怪也今本無此語韓詩外傳曰骨類象魚目似珠今本無此語連珠注又引戰國策曰骨疑象

宋人謝表內中謝二字蓋是公共恒用之謝語不以文論故刪而不錄但注中謝二字於旁以著其概也但不知此等謝語是何詞句文選所載謝表五臣本亦有旁注中謝二字者李善本則作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字（開平原內史謝康山郡）

帝爲鷄口毋爲牛後固以後爲後緊故韓王按劍而怒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口當爲尸後當爲從言寧爲鷄之主不爲牛之從斯言固新而雅矣然不足以發洪容齋以漢書陳平之主臣例之謂主臣當連讀畳不以爲然

李長籠壽夜殺女子鬼訴而誅之漢書以爲王拙事謝承後漢書以爲交州刺史周敞事水經淮水注何敞事其亭名謝承作龍集亭列異傳水經注作觸奔事文選任昉啓事善本作鴻奔李范曄作踳事水經注又謂女子爲蘇施妻名始殊

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盲冢嗣盲乃育之訛竹書紀年沈約注育娥皇名大戴禮謂舜娶堯女謂之女匿

今本楚辭次序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九辨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歎　九思

道齋書錄解題次序不同　離騷　九辨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

居 湘父 招諫士 惟閒 招魂 九懷王逸 方 九歎 閔時命 閔思
惟賢貫 大招 九思 按王逸章句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是古本九辨在
九章之前無疑今本倒亂耳惟終篇題以漢之招諫士哀時命九歎九懷七
諫惟賢序於大招之前爲不可解
九歌九辨或以爲宋玉作焦竑侯斷以爲屈子自作大招或以爲屈子作或以
爲景差作
大荒西經曰啟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而下此與唐明皇游月宮聞仙樂無
異
浮於淮泗達於荷此是荷澤之荷說文荷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許君所見
固不誤今禹貢此句作河誤矣
五臣注選多據德謚喻巴蜀檄李周翰注曰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爲嬴猛之詞
貴狄人之情此徼之始北山移文呂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廷瀾見一人采薪謂
北山移文呂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廷瀾見一人采薪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子終此平人曰吾國學人無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
而去開寀皆無所本他書多徵吳將校文劉良注侯成小吏亦無所據
竟安王行狀食邑加千戶謚本明晰五臣誤作如千戶濤注乃曰如于猶若干
更可笑
宮鄉金虎王謚曲水詩序宮鄉昭秦句下注引惡邵漢官儀比周者宮降金虎
書小人與君爲黨堅若金惡若虎
陳琳檄吳將校文利盡西海李注引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
不以爲貪今國策作四海不若西海之爲當蓋傳寫訛西爲四
男女起運出淮南子氾論劉許慎注 慎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
金陵馬見符子晏子對齊景公曰有烏焉名曰金翹
文選謝靈運晉太子詩注引說文曰出淵爲拯今說文無此語淮南齊俗訓
子路拯溺高誘注拯舉也升出淵人也拯即拼之變文拼即拯也 出補埤蒼見揚子方言
淮南八公名在文選謝朓和王著作詩注內 水經注渭水一有淮南八公但

列左吳王春傳生三人之名

屑吾出莊子凡三見一與古聖王並舉其二謂見孫叔敖接輿是屑屑吾也

宋制官署不着牌能改齋漫錄記政和之制

小說有謂明太監王振本是教官者史傳中無之初未知其何據後見明稗類鈔皆亦如此而未注出於何書繼又見黎士宏（楨）仁恕堂筆記引黃溥古今錄謂永樂末取學官之考滿無功績者奢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乃知出處

宋宰相儀杖中有類牛頭者名憧㦸是神之象謂其神能陰護宰相見趙升朝野類要　按今達官有用龍頭者此之變制耳

愚尾諸者如今之花押作一諾字而其形如鳳尾如草隸之署勝字作五朵雲耳陸魯望乃以爲箋文必有褒異之詞且疑爲繞與給大誤吳南齊江夏王年五歲學愚尾諸下筆便工惟只是押此一字故兒童能辦

曹縣冉姓有冉子仲弓墓有冉氏五賢祠山東考古錄謂是秦相魏冉墓非冉子也一統志則載列二墓冉氏有二博士一在荷澤一在肥城冉堌但置舉祀生前未置博士蓋猶疑之也銕冉封陶史記索隱謂是定陶徐廣云封於陰字誤作陶王劭以定陶爲是即以有銕冉墓爲證愚按曹縣即定陶境故山東考古錄謂此墓爲魏冉然定陶彼時屬齊秦安能越境取以封冉冉又何能於罷相後越境以就封乎若謂是封於陰則他書又無可證水經注曰河水又南徑陶城西此陶城在猪阪城北爲舜作陶之地距秦不遠銕冉所封當在於此而非定陶亦非陰字之訛不得因誤認定陶爲銕冉封邑更不得誤認仲弓之家爲銕冉之冢也　又按水經注謂濟水徑銕冉墓前是亦指定陶之墓爲冉墓也惟水經注多顛倒錯亂前儒已言之此恐是河水之注誤置於濟水之下耳定陶如有兩墓其一是仲弓其一當是陶朱公也

王臨欲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肅宗生子冷肖以繡袍肚爲驗趙振包揉鞠得其奸詐狀並處死而元人百種曲乃有關立本后之傳奇是雖借事寓貶而實且雖開國亦嚴語難與孝肅所治王氏冷肖之獄相民爾

委巷小說嘗謂宋太祖以一棒取天下其言極鄙陋錢國山獲談天子講武以二物從一玉擧一鐵棒棒乃裝祖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然則委巷之語亦非無因

伯宗有士曰擧陽伯宗既死欒弗忌之讒舉陽逆其子伯州黎於楚以免害舉陽之孫乃復讎也祖孫皆以義烈著（舉陽事見野語）

死智伯之難者衛有長兒子魚　楚之莊善懷面死機與陳不占相似而不占獨得（莊善懷事見野語）

雞跖亭札記　卷七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賢過關語乃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以開元中冬雪彼出藍田關辨龍門寺鄭虔作關

山居新語曰閻立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平章亡後其前夫人之子拜焉朶兒赤欲以高關爲妻高麗不許伯顏太師取上旨令其子妻之高麗逃去伯顏乃嗔以故違聖旨送獄鞫問元世制閻如此然但以待關人不以待漢人也

唐宋七夕設摩睺羅所謂水拍銀蓮幷化生也見夢華錄元人雜劇中尚有此物今則無之貨郎擔頭捧土爲人以糊雞子若不倒躺亦其類耳　摩睺羅蓋取宜子之辭不倒置則無所取義

唐冠甲以藥煮成細片如魚鱗見武備志

今世婚人上衣下裳旗籍婚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帶按儀禮喪禮純衣貫韎云宋時四大書院皆陽城避雍陽鹿洞或曰徂徠金山嶽麓石鼓

不言裝者以婚人之服不殊裝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裝彼注云婚人尚專一德女子從軍偶一有之即柴紹妻起娘子軍但其妻爲軍主非全隊用女子也石虎出獵乃有女騎二千然是從獵終非當敵獨商子兵守篇曰壯女爲一軍使

盛食負壘陣而待令事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粟積屋以從從之不治而擾之使客無得以助供備是眞粟女子爲一蔑矣

左氏公羊皆謂齊頃公之母笑事致爲郤克季孫行父所辱綺閭而課伐之但氏左作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爲小異耳獨穀梁亦作蕭同姪子晉謂是頃公之母先嫁蕭國所生之女後嫁齊惠公乃生頃公是笑事者乃頃公同母異父之姊矣　穀梁又謂季叔姬與繒子通故過於防使來請諱不近情後儒有詆傳公縱女宣淫者蔽於此語也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嗣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貍乳鵠覆之人見而收之故名曰無野與穀梁又不同

宋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仍以孔子爲先師顏子孟子王安石配享而以古之工於算者從祀若風后大撓隸首容成鬼臾區以至李鼎祚甄鸞等封以五等之爵後又改以黃帝爲先師　今制有算學似可仿此制祀先師也

雞肋亭札記　卷七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白帖孔帖孔帖孔傳所作即作東家雜記者

呂氏春秋有莊子注其書今在楊至堂河朔家宋刻

客書讀筆懸忌有單忌豐忌之別不知何謂

宋紹興中衍聖公孔玠渡江而東即僑州孔氏之廟

五月不到官出雖郡風俗通

宋眞宗尊九天司命眞君爲聖祖天尊大帝此似唐之尊玄元皇帝但不知指九天司命爲趙氏何人

明金忠善卜而貴家緣單藉自鄱縣被勾爲北平衛軍與妻決別於路旁賣柳庄過之曰好自愛異日尚當也忠至燕邸預請舉之勳果至貴官常贈少師謚忠

塞子建方十歲授檢討見黃瑩覆瓿歎沙　傅奇有口口口即暗指此事耳

顧養謙冤死人所悼惜全謝山結埼亭集云養謙入獄持一藤枕夜必陳此枕

對北辰參卯拜既教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則烏有乃一藤枕也司事者朕

怪書以上陳而取他囚首以傳焉此與晉公兵解事相類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乞不痊或以爲輓退之取以爲衛中立

君苗欲奏肇祖楊升菴以爲應君苗其子才以爲權君苗其謂陸清河集中云

登高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巾與幘不同巾以絹或紗包裹頭髮如今婦女以帕裹頭古人以爲燕屋幘即

冠以竹木爲胎謂之幘者謂其胃趙也

古人巾上加幘後改巾製加四脚名幞頭其製小殺於幘亦有竹胎取而著之

遂免日日對鏡裹之頭此雖非法服還可以對客凡庶人之巾皆幞頭也四

脚二繫於上二垂於後　今俗所謂軟裹　劉智遠將此兩帶橫直之即紗帽翅也

六朝以前官以乘車爲禮以乘馬爲非禮唐以後以乘馬爲禮乘車爲非禮蓋

唐自西北起習於乘馬之故

唐時驍鷂羽衣帥開元間西京節度使楊敬述所進　白香山寄元微之詩下自注

克敵弓即神臂弓見寄齋三筆而程史云和詵知雄州上倘勝強遠弓即遠人

所畫風皇弓紹興中韓縉王名之曰克勝弓與容齋之說不同

元朝三元一人王宗哲元　事

屬嵎披屬鬼是人姓名於此築城避難未詳何代人見元和郡縣志

宋黨進初降北漢官家好將息仗劍皆

笑出後人問太尉何故作此二語進曰我要官家知我曾識艱苦來羞厝宋同教

前子贓贖必先嚼拳經旦必讀序序之起句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進習閒兒

童所誦但改朕爲臣殆如今人參天地元貴以爲曾蘇軾故可笑也然今人暨

孝經不讀此二語或多忘之世乃更爲黨進所笑

閻樂子之歌其爲人形者梁山濼黎也其謂之餅者餌也其謂之索者錢

緡也謂得其人則與以錢幾萬緡幾錠也故以一人一餅一索相與後之版者

人與餅索相離非古法矣舊日人形之上尚署葬送之名今多去之版圖雜記

卷十四言之其詳惟所記葬送之名與周公謹略有不同　此蔵余所最惡陶公憑搏捕以爲牧猪奴蔵菜子蔵牧猪奴之最下者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謂寡人不幸好色姑姊有不嫁者說苑正諫篇鮑叔謂桓公淫婢不離懷衽非文也莊子外篇桓公殺兄入嫂是桓公於姑姊妹婬嫂皆與亂也暗衆至是耶若然則親齊襄尤照何爲致疑哉非事實

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由是觀之夫差殆有外嬖嫋吳者非止西子矣或斥伯嚭爲孩童耶

舜名天子諸侯葦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於口陳以丹注面的然可識是日丹的

史記正義引列女傳曰太王謀事必於邑姜

今殿試多寄籍雖屬蔡而不能止朱子紹興十八年登科貫建州建陽縣即寄籍也

今殿試不復點落殿過差都實後列而已宋張綦翁貴耳錄曰省元徐履有心差殿試卷子蔵竹一枝題曰靈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　按徐履與朱子同榜亦在五甲是殿蔵竹未點落也

今世訃書發端必用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語語見歐陽文忠與弟書　歐書內明官制府有推官唐時凡節度觀察掌記各使皆有之蓋幕職之較崇者　見文苑英華

有妻繼統此今所謂繼統襄也又與子書目爲大哥二哥即今呼子以阿哥又謂爲幾哥兒也

咸蔵堂見唐藝文志李吉甫撰一卷　惟今之感應篇語甚凡猥定非唐人之筆其名偶同耳

今官下文書輒云飛速火速江文通集尚書所下符有飛火字

俗謂魔神曰人罪過於天帝出於流俗之咸蔵堂語固不經然陸魯望記龍文今詞年叙兄弟之誼宋邕州通判鄧容爲敎授梁蕘龍撰學記有年弟之稱

曰說者謂魔鬼以詩錄人功過上曰於天當記之以新羅祥則唐時固有此說今應選履歷兼供形貌面白面紫微鬚有鬚之類宋已如此見王明清揮麈錄

宋制杖十三是杖皆以十三爲節故有喫卻主之名最古者

今西洋之天主教即唐之祆廟也然崇時海上八閩一曰天主二曰地主此天

今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爲馬頭喬安帝時劃淮陽當塗地設馬頭郡俗語或本於此　宋書地理志

今俗語謂醫士曰大夫蔵耕錄已有此稱

唐武后時裴倩先曰胡白此即今俗語所謂胡說

今同年宴時泰集謂之謂拜團拜宇見宋崔與之洧舊集詩中題曰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侍書率同年饒拜於西湖因爲西湖之集（洧舊集其題作其詩名其集）

今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書於一牌而朝拜之大戴禮曰體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此倣以天地君親師連類事之

今人於生日必食索餅且以餉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訓謂有姑嫁石氏而也見太平御覽按此乃麵面之始見者

北人夸人物之好曰煞好乃宋時語容齋續筆序中有此語詞曲家亦用之

宋陳叔方潁川語小曰俗稱爺爹父也孃媽母也爸爸亦父也郎罷者爸之轉也娘是少女之稱非母也姐女之長者也哥聲也無其義今取以配姐爲兄姊之稱　按今世俗稱舅宋時猶不相遠　梁費旭詩不識是耶非人譏其不識父王絢避父嫌名讀論語曰耶耶乎文哉是以耶稱父爲最古

流俗之語謂世有繼子平生不孝父喪其東則反而酒父令其酉則必反而東父將死乃故爲誤言曰我死則葬我於水蓋冀子反其所言而葬於原也父既死子乃曰平生與父言相反今不忍反其遺命遂投諸水此語極鄙隨然太平御覽引荊州圖經俱子事大與相襲流俗之語固有所本

今俗初娶婦者厨案奩盥之謂之弄新婦抱朴子已載其事　（案猶人之娶婦正在少年倩娶良多其尚未娶者妒而棄之無可如何則謂其婦娶者當其娶時此新娶婦之人必曾往調誚至是亦思所以報之故其風不可止若娶婦者交游甚希亦未嘗調他人新婦則娶婦時亦必無此事也）

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不通（御覽引外傳）愚按周公此制所以附遠厚別必異姓爲姻則秦越有維繫之情氣類可通於四海斯爲附遠也不娶

同姓則姊妹之壻更嚴所以厚別也兩者尤以附遠爲重

還注鮑明遠玩月詩引冀氏風角曰木落露本此與葉落驟根相似

凡詩文得善讀者驟之倍覺其工前人論詩有幾分作幾分觀之語王堂清話

王丞相 弼 素善騷卷雖文之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經其讀者多獲高選

驟氏家訓謂江南婚女略無交游南士車馬衣服齊整而妻子不免飢寒北俗婚持門戶車乘損衙綺羅盜府金翠不可廢調而士人羸馬頓奴又曰河北婦人纖衽組訓之事辦離錦綉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今則反之何古今不同如此

家訓又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愚按此稱無可笑今人皆作此稱齊周時何故笑之不可解

歐下生人多無枕骨蓋孩時以綠豆爲枕枕之其腦後之骨漸平而不陷起南人孩稚多枕軟枕故腦後有枕骨非生質不同也晉史謂三韓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極爲可笑爲有是理

今人以端午中秋爲令節古人以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遇宋葉少蘊 夢得 詩中謂建康舊俗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遇宋葉少蘊 夢得 詩中謂建康舊俗貴重止巳重九踏青皆休沐記諺登山蓋晉唐之餘韵 遼人重端午而無中秋見遼史 宋徐度郤掃編記家祭之禮於二分二至外列元日端午重陽七月十五亦無中秋 老學菴記寒食重午冬至朝臣賜節料錢酒 南宋景靈宮以奉列聖神御制以上元結燈棲寒食設獻餻 荊楚歲時記謂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七夕設摩睺羅縱 唐以正月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任百官擇地追賞各有賜錢見舊唐書獨太宗傳 荊楚歲時記謂古人於正月七日十五日皆有登高之事

今世俗於十月朔祀其先人而焚紙衣荊楚歲時記謂之祭霜而不謂祀先唐月遊儀神或在二十三日或在二十四日范石湖祭儀詞謂是二十四日 詞 物原楊慎著是二十四日 儀神姓媒名吉利婚姓王名搏頰 段成式 酉陽雜俎 記 時 嘗疑天下孔氏皆用閥里排定行輩命名於理未合即以鄒子孔奚陳孔棠之後而論豈得與至聖同族耶元史孔思誠傳五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偪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至元時其裔復欲冒稱聖裔思誠遂會族人檢典故斥之又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則前人亦致謹於此矣

今鄉試會試士子中式者許拜考官爲師至殿廷考試不得認識卷官爲師在宋已然宋馬巨濟乃劉器之爲詳定官所取士巨濟不修門生禮或問之巨濟曰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士得以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爲座主豈得稱門生於他人耶見揮麈錄

夢溪筆談謂歲首晝鏞旛於門與今用之於端午者小異

緗畊錄宋亡後驟年江南一士於歲除歲書門聯云一門吉慶怎生呵四時平安逼殺者州縣罪其人驟之劉不解怎生呵逼殺者爲何等罵亦不解其何由獲罪後讀元典章凡彼時所奉聖旨大抵有此語怎生呵似今公文中等因前來四字逼殺者似今內閣傳奉上諭欽此二字乃悟此士用此語以爲嘲謔而卽以不敬獲罪也突辛雜識亦載之謂是驟官教驟責驟之在至元三十一年鄉志家乘多杜撰訛謬大抵好猪作官閑稽之於史多無証佐第賒求單校多授檢校清銜動輒得銀青光祿大夫實則其職任大者如督撫之武巡捕小者如京城捕盜番子止是吏職不得比於官戶又當時亦以檢財進階縣丞主簿可授柱國修志乘者但修陳仕宦如本是押衙而但書爲光祿大夫本是主簿而但書爲上柱國固未必皆驟空虛造第不明古人官制易有此失耳 家乘有寫漢人尙書郎爲尙書者亦不驟書之病

一書今人以白身納粟爲縣將加級得武驟將軍封其人元不曾服官數百年

後其雲訥乃修謂吾祖曾作將軍考信者於史策求之那可得耶然遂謂其

假冒則又非情實也

封吳微子爲周母弟微子兄也封弟也其母生微子時尙爲妃生封時乃爲后

議立太子太史終古曰微子妃之子也庶也封后之子也嫡也遂立封紂經無

理可笑可恨漢儒說經拘執膠固大率類此事見呂氏春秋仲冬紀

漢人以經斷獄傳爲美談實不可爲訓大抵出於兩途迂儒不達人情不明事

理但執半言單詞以爲斷由於拘固獪人逢迎世主巧於比附借經語爲舞文

之具者於譎詭兩者之心術不同而無當於經義則一

今宣詔宣制先徹滿文後讀漢文滿文簡鍊頓挫易於動聽漢文直詰而

已餖飣山叢談謂宣麻宣赦當曾爲吟哦之聲政和間詔止之但直道勿吟焉

是宋時已有吟哦之制固是也

三元遞嬗儒者或訾其說然乾隆年間欽定紀年表冠以三元表冠首乾隆九

年甲子實爲中元

公贈用查字爲椿考之義明末及國初皆用之高陽李相國謂是察字之譌奏

請於票旨凡應作查字者悉改察字至今遵用如該部察議具奏是也然臣僚

奏章及諭旨仍或用查字且有兩字連用者

高陽嘗問徐仲山 倬 仲山以爲查乃在字之誤此語誠是又謂可勿以察

字代之當任其誤則其持論儒臾類此

古人重婿出而輕庶出其故何也論者將謂因母之貴賤而然而不止此也蓋

古人妾御甚多所出之子或是己子或非己子殆有不能明者款於其子皆輕

而蔑之若今之人雖貴官不過兩三妾其所生子皆灼然無疑者固宜嫡庶生

子均視而無所厚薄也

古人嫁女以娣姪爲媵亦以庶出之賤者採用之凶實貴妾所嫡出者不爲也

天子後宮之媵象取異姓故禮致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左傳魯嫁伯姬齊人

世間果有此事

雜劇中打棋盤事見裁圖雜記

本朝蕉鳳毛作檜舜文姜之通齊襄謂必無其事詩人語之斯亦忠厚失之愚矣　左傳序齊襄通文姜在姜與桓公適齊之時鄭康成詩箋則謂文姜先與桓公通而後嫁

襄公通而後嫁

梁溪漫誌云東坡賦荔枝詩雲山得伴松檜老疑此句太泛後聞閩廣人云松檜之外悉植荔支

閩雁山卑而大扈跋扈者謂不由蹊徑雖山險猶欲踰之也　跋扈字見詩無羊

松阡墓鄭箋

夫人城朱序之母也漢譬尙有范夫人城　李廣利傳

王制畺畺交趾注臥則僵疏謂首在外而足相鄉內今野人之臥尙有如此者亦誤

王充論衡曰案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賊男女之性漢書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順爲之節文傳曰先生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順則生疾而隕命愚按以班史言之則男女之事非通人所譏而交接之際固有道以行乎其間後世叔僧譏言殆非古人之意王充醜賊男女之性蓋彼時已有如後世之采戰者故充以爲譏　又按班書此三樂字皆當讀作畺樂之樂不當讀作畺樂之樂所謂外樂者卽指交接而言樂在形體故曰外也其所列八家容成也務成也堯舜也湯盤庚也天老也天一也黃帝也三家內房也天一三家內房不知誰何黃帝天老容成則雜記皆謂有御女術者務成堯舜絕不聞也務成畺士或有此術堯舜長年容亦有之獨湯盤庚爲大不可解　論衡又曰畺子作養書一篇術才勝務開公基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提入

周官六夢正義有黃帝閻天老謂

女閭三百妓之始也先此無徵左傳南宮長萬弄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流否則良家婦人當不肯爲人侑觴也若雜記謂我匡是三皇

己巳之是宋時已有此誤

倉庚鸎鶯所傳也淮南萬畢術曰門多赤黍鷹苴爲丸令婦人不妒

古謂雜染之水成文章法之爲繢畫又七發謂廣陵觀濤今雜染之水無文而廣陵亦無濤古今之不同如此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五引蔡邕彈常侍謝察曰應著絳綺而察披綺不以貫足有病常體余思綺如何可披而不貫足思之未得其狀

能改齋漫錄猥多而陋如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自是湖州乃以黃州當之大誤謂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傳以名畫記謂虎頭爲愷之小字爲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物名各不同

六月六日爲兩生日見蘇詩自注

六月初一日楊妃生日

舜子以孔子爲儒畺舊藍道流以孔子爲太極上眞公　此語見幻微杖中書

本朝孔武仲謂建初慮儀尺以較大泉五十之一寸二分恰相合文人多仿製以廢古物然是漢尺也曲阜顏氏尙有周尺惜未有仿製者

程子與蘇公同出歐陽公門下而不相能可怪也

明成祖謂方正學曰卿何不念九族奈何成祖怒誅及朋友謂之十族愚按韓詩外傳秦破魏求其亡公子曰匿者罪及十族是古有此目而非大不可解　論衡又曰畺子作養書一篇術才勝務開公基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提入

以朋友爲一族耳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禮記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外閭吏胥或不解月朔甲子如正月甲子朔初三致祭則當云正月甲子朔越

時故事固荒遠且其字多作伎蓋人之有伎者若俳音樂歌舞皆謂之伎戚是
男子亦未可知不得定指爲後世之女妓也　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倡優
女妓則今之裝旦矣
驪山湯泉覆之以屋甃石爲壖然制殊陋隨人指爲華清遺迹殆不然也明皇
幸錄云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梁
及石蓮花以獻上以石梁橫亘湯上蓮花出於水際又置長湯數十間甃以文
石又於湯中壘鑿及丁香爲山以象瀛洲方丈如石蓮花瑟瑟丁香山自不
能存至今然其池必閟發石必不致今池不及半畝鑿石乃常石也其非唐作
明甚又旁引一小池僅可浴嬰兒乃指爲太子池尤陋蓋數百年來陳迹已荒
後人重作狹其制而存其名耳
明人小說名巨史者記徐海王翠翹事甚詳羅龍文以甘言誘翠翹說海出降
乃誅海而以翠翹畀士司翠翹憤投水死後羅龍文入巖黨伏誅亦紿翠翹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報讎　又言章邯李氏乃張士誠之後
方望溪家刷不爲婦人立主以爲古禮如是汪容甫論其誤汪說是也
長安慈恩寺塔未爲高峻殆舊塔燬於兵火後人改作非復唐塔高似孫緯略
圖塔膳建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是宋時已非其舊也
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教言殷亡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古未有脂燭
此脂燭之始體記所謂燭猶是柴歟
今世推西洋人能造奇器然中國張衡造候風地動儀耿詢造渾天儀以水轉
之又作禹上刻漏今西洋人不能造也河朔訪古記北齊崔士順作仙都苑堂
爲三層下層爲木人七彈箏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莫不中節中層刻
像七人一執香爐餘皆就械拈香指佛請作體興生者無異上層作佛菩薩衛
士右轉紫雲左轉終日不絕此亦何讓西洋人耶
呂氏春秋圖伊尹生於空桑有莘氏令婬人養之注圖庖人然則負鼎俎以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晉海紫曰俗謂玉皇大帝生於正月初九取陽數之極也賢元帝生於三月三日取三生萬物之原也謂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天三地八合開儀之象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普化天尊生於六月二十四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變少陽以離於晉也

張相公湖南北皆有之或以爲張良或以爲張亮或以爲張嘉貞來集之樵書謂神名六五乃張亮之裔而非亮也

雙槐歲鈔謂瀋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可以禱除蝗害彼地謂神是項託孔子之師十歲而亡號小兒神蓋以紫爲託也亦怪矣哉　曹娥僅十三歲爲神浙中神固不繫於齒耶

吳大勳川主廟記謂蜀之大神爲川主商之吏神爲何人以楊姓對大勳斷爲

李冰余按所謂楊姓者卽流俗所傳楊戩也川主卽是二郎蓋子虛烏有之楊戩事二郎之記也久矣大勳文中未直斥楊戩而於李冰尙出之於揆度斯亦陋哉

天妃爲林氏女人皆知之張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祭天妃妃蔡氏爲父投海而死後封天妃此或張公誤記耳

揚州仙女廟記杜慶卿仙女求與記與部中諸神始末不能對也余按博物志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就其處爲廟祠之曉東陵聖母　後漢志引之謂東陵有聖母太平寰宇記謂東陵聖母廟在江都縣南又謂張綱溝在東陵村東　至今張綱溝之名尙存與仙女廟正相近則杜姓者必卽東陵聖母矣斯地古謂之賢女綱搥賢女必指廟姓者一時無能得其事實當徐考之

記異列司馬之神曰劉猛將軍或以爲宋將劉錡　按景定四年封神爲揚

威侯或以爲宋僧劉漫塘　會典定爲元指揮劉承忠　按續通鑑綱目然唐宋諸人劉猛與元僧之倡和後漢亦有劉猛

道家稱電母曰秀元君凡女神皆稱元君秀之一字初未知何意後讀貫酢謂電母名秀文英乃知是稱其姓也然眞誥於星及天神皆坐以名區悶不可信

管幹傳有留公電父之語電父之稱僅見於此

道家南北宗正陽子傳劉操海蟾　操傳張紫陽紫陽傳石杏林杏林傳薛紫賢紫賢傳陳泥丸泥丸傳白玉蟾此謂南宗　呂祖傳王重陽重陽傳馬丹陽丹陽傳譚處端長真　王嚞陽處一　郝恬然升　邱處機長春　劉處元孫不二號一花七葉此謂北宗　以下缺

正一盟威之敍驅役神鬼流俗駭之然是古人巫覡之遺意非異端亦不爲奇特也楚語觀射父論之詳矣所謂倒神之處位次主是也後世尊之曰天師過矣闕之曰妖妄亦過矣處姑登仙於濟陽山見任昉述異記

七月二十六日或曰卽純陽子別號元圭　按張伯端

世傳呂先生詩賣楊樓邊吹笛時白鬢紅葉對江潯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名元圭非純陽子詩題於石照亭牆上並記歲月云乙丑

與地紀勝管謂眞年十一過邊炷點化黃金管曰能無變否邊曰五百年後當復故耳管曰得不誤後人耶邊賞歎之授以符法管終仙去今世俗乃借爲純陽子過鋪離先生事

今之小僧援斥佛老勸以孟子闢楊墨自況不知孟子之時曲學爭鳴楊墨其尤者幾幾化一世而從之故孟子大聲疾呼以與之角乃能闢之而楊墨之焰遂熄今之小僧何足以變風俗遏聖道也明矣而欲以孟子闢楊墨之心闢之固亦可以不必耳且如昌黎之排佛亦正以其炫惑人主四海爲之奔走扇動惡其所爲而非與之析理也今之闢佛者乃編謬妄之說以與之爭論心性藏於微眇之中是與孟子昌黎之意適殊道足以推其波而揚其燄且國

家頗重西僧荃釋其力以貶諸譯今之書生固未嘗一言及之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謂般若波羅密多之心也稱爲心經僅得其半若稱爲多心經更誤矣撮其目爲多心經者荃以經內多冒波羅密遂以密字絕句而不知此固以波羅密多連文也歐陽公集古錄亦誤謂多心經蘆浦筆記已譏之然目爲心經亦有未安一切經音義標目題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後則稱爲般若多心經而截去波羅密三字是可取法

古人於佛寺必置九子魔母繡民不知九子母皈佛之由見其多子以爲宜男而新子焉至今遂變爲子孫娘娘其記幾遍天下而與佛壻藥少藉避暑錄話記爭鬬母夢孔子抱送嬰兒遂生鬬而鬬之日豈有孔子作九子母耶是宋人固以九子母爲送子者矣

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爲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龍改害漫餘謂林藪作吉州安福令育漢師君三十三代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藪遂令出境而毀其廟平治都功印愚按此即張天師也陽平治都功印今尚有之未嘗被毀若謂既毀撮又重作之亦理所有惟宋時虞靖天師爲天子所重勢頗赫奕其事仍嗣其教者恐非一縣令所得收其印也漫餘之語必夸張耳

露筋烈女初不知其姓氏吳野人落紀集中過露筋祠自注烈女蕭姓蓋本於徐文長青藤荷花詞又顧黃公文集亦謂神蕭姓名荷花餘顧二公之語不知何據　酉陽雜俎但以爲鹿筋無烈女之說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一夕爲蛟所食至曉見筋故查慎行詩云昔日鹿筋梁何年記女郎然米海嶽固有文紀烈女之事今刊置詞中或後人僞託耶　沈括筆談謂鹿筋梁乃鐵梁埭之訛

張姓之爲神者除桓侯睢陽兩公外梓潼帝也英濟王也（劉山帝梁程侯附）張相公也

（梁程侯）張倫也四朝聞見錄載宋崇寧兵部郎張夏廟記杭州封安濟靈感公本朝雍正三年勅封靜安公入祀典與地紀勝孝感有昭烈廟謂神名張抗嘗與南霽雲同斷一指又同死然江南祀張大帝張王甚多殊不辨爲何神　余在常州時會旱十大夫請禱雨於張王廟予不謂然後周與地紀勝謂宜興九斗山泉水曹神嘗爲梁武帝致雨則張王乃有降雨之功然此別是一張王非廣德嗣山之張王矣　楊誠齋詩中有張王廟詩（李在吳中嗣山）當之者此是求賢人以尸之轉非事實不如目爲張渤之猶爲有據

郡竹軒偶書撫寫西時奏其地有陳王廟莫詳何代人其神顯靈助官軍擊賊命理初癸巳類稿以爲當是陳杲仁按杲仁嗣祀祇在江南不應至粵西專祠所謂陳王乃陳伯紹六朝時人爲嶺南越州刺史陳霸先呼爲叔父歿於嶺表霸先受禪後追尊爲帝令所在立廟見元和郡縣志　亦見輿地紀勝謂是臨賀人（郡縣志輿地紀勝封忠佑順聖公宋乾道中加咸通遊瑞順德公）　王象之輿地紀勝廣府

靈應順卹梓潼廟七曲山三志云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篤人因報母讎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僖宗幸蜀神於桔柏津見帝封濟順王嗣經云姚萇見張亞子之神於長安曰後九年君當入蜀後巢與楊安入蜀今蜀有三大神曰七曲曰廣利曰庫七曲又謂之梓潼王象之曰通鑑晉義熙二年符秦陷蜀蜀人張嘗起義合兵五萬圍成都與符秦戰不勝死於梓潼是時姚萇亦爲符秦統兵而來所謂相見於七曲當即此人惜後人不爲發明其舉義之節而概以神目之爲未盡耳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唐明皇幸蜀迎於萬里橋封顯濟王本朝咸平中封英顯王觀仕晉戰死之語則與張育之事合矣李義山詩云下馬捧椒漿幽深白玉堂如何鉄如意獨自與姚萇又廟碑乃天寶十年御史王岳雲撰則天寶時已有附矣　子按象之以張亞子張育爲一人恐非事實且育既死於戰何又以如意與萇耶宋人封爲英顯武烈仁文忠聖王此乃梓潼神言文之始（梁程侯附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並王之父母紀勇子孫婦女皆有封）

部郎道中之仙人是呂翁非純陽子也呂翁在先純陽子在後　黃鶴樓之仙人是費禕尤與純陽子無涉　沈既濟枕中記開元七年盧生過呂翁于邯鄲若純陽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相去遠矣純陽之先河中人（今州）禮部侍仙名洞之裔渭孫讓爲海州刺史居海州純陽則讓之後也　黃鶴樓仙人宋張舜民畫墁集謂是費禕圖經亦言費文偉登仙駕黃鶴於此惟齊諧志則謂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有謂黃鶴是人名者引李邕岳麓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劉爲證忘記指顯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矣

畫墁集又載呂仙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謂岳州白鶴寺古松令人謂是柳樹之精不知何所本今所壞柳仙像面背骨瘦初亦未知何據繼乃知亦出於輿地紀勝通州仙釋條下但言呂先生所度老木精未言是松是柳其岳州仙釋條下則仍言是古松

梁溪漫志崔府君廟（攻媿集有記）或以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滎陽令遷蒲州刺史失其名有惠政於磁州磁民爲立廟即葬其地臨安西湖上像設尤嚴與地紀勝所言略同

余按王象之又言秀王夫人夢崔府君揣一羊與之而生孝宗是神有送子之事故毛西河有崔府君廟祈子文今杭州猶有此祠磁州則絕不聞矣

畫墁集又言雙廟記張許二公也今江北江南所祀都天大帝或以爲張公之祀而許公之祀無聞

范石湖詩謂雷萬春墓在南京城南栅曰忠義雷公之墓　按宋以今之歸德府爲南京大名府爲北京

南俗所祀嗣山張大帝者見宋朝會要謂神名張渤成化杭州府志引之鎖竹汀金石跋尾亦有嗣山鐵像跋像在廣德州祠山廟有宋紹聖題字大平寰宇記載山有廣德張王嗣天寶中封爲嗣山方輿勝覽載山張王廟有顏眞卿碑其盧陵自漢已顯或云張安世也（此語不足信）明一統志云王之夫人李氏

孟蜀張素卿瓊八仙眞形乃李阿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長壽仙葛永瑣八人皆蜀產畫亦蜀人非江都相也與之同名耳相譚新論方士董仲君繫獄佯死目陷盛煙棄之遂起即此仲舒矣　王漁洋筆記已載聊復記之（出圖畫見聞誌）

元人當陽縣玉泉山關帝廟碑言宋紹聖三年賜廟額曰顯烈公子平廟額曰昭貺俗呼爲三郎蕭楚之人相傳公爲六月二十二日生平爲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遠近輻輳焉碑是李普顏立石無撰書人　按唐郎士元有聞侯嗣詩則唐時已有廟祀今北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帝生日南俗以五月十三日爲帝生日　凡祀帝必侍以周倉於古無徵惟元人碑記有乘赤兎兮從周倉之語計爾時尚無流俗三國演義之書或係古語流傳如此又按有習珍者爲零陵都尉漢末破害據地不肯降力戰死此則應祔祀者（荊州玉泉山人目爲關三郎祠北郡亦謂關三郎祠關帝行三不知何據）

猷老泉集有造六菩薩記蓋別墓時所造以祈冥福六菩薩者觀音也大勢至也天藏也地藏也解寃結也引路王也此蓋宋時流俗所品目者地藏觀音勢至今皆崇奉無復天藏解寃結引路之名天地菩薩地藏傳而天藏廟殊不可解

今之準提即是天藏今之大悲咒即是解寃結今之接引傳或即是引路王唐梁肅壁畫三像讚謂中賓釋迦如來吉祥天女在左多聞天王在右今無如此位置者亦不知多聞天王當作何狀

九龍廟其夫人相傳爲焦道女前人嘲道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意謂九龍共一妻也而實不然九龍固一人稱曰九龍將軍非九人也今黃河旁多此祀惜無好事者爲壞馮夫人之像耳

關帶先封武安王張桓侯封武顯王諸葛公亦封威烈武鄉仁濟王人或未之知也（唐封武鄉王宋加威烈仁濟）

雲麓漫鈔維揚有何仙姑世以爲謫仙王敏仲自貳卿出守會稽過維揚姑與

以一詩謂是鍾繇之筆元佑間事　潞山叢宋人題名有曰高公傑許簡嚴自
賈女廟下宿何氏仙姑宅翌日涉江游鍾宅豐仙姑得道處
女仙李騰空林甫之女
馬令南唐書深陶傳開寶中有一叟恒於市醉歌曰藍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
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還去深崖拍手歌時人疑爲陳陶
撫州紫府觀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見老學庵筆記
五通神乃宣和年間所封以通惠通澤等爲五名天下祀此神者始於鄱陽廟
曰豐龍　見輿地紀勝饒州古迹
元有木蘭翻碑謂爲孝烈將軍又謂其姓魏亳之譙人蓋無稽之談
南嶽魏夫人魏舒之女也
梅福之女亦成仙　輿地紀勝
松江記黃婆爲種木棉之神道光年間題准黃婆事見於輟耕錄錄謂先有嗣
曾毀日漸凋滅無聞不意數百年後竟列祀典也　補考木棉譜　農政全書
杭州溫將軍之神見夢梁餘謂是東嶽所部
唐宋張許二公廟謂之雙廟劉原父公是集雙廟記則是狄梁公李憩兩公廟
在蔡州　集中又有靈公廟記不知在何地　費袞梁谿漫志又作河東
城隍神見於李陽冰蕭雨記張說亦有祭城隍神文
賈閬蔣生得道化去十四年尸猶溫從外寄書與其家人劉公是兄弟皆有詩
見集中
二月八日銅山帝誕　又作十三日
二月三日北極佑聖眞君誕三月二十日東嶽誕
五月二十九日劉王誕　劉氏家譜都下封爲曰忠烈王
五月六日崔府君誕　封號曰護國顯祐福
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誕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四月初八日慶佛會　曾佑與書
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九月初一日崇善王誕　黃大王生於萬歷十一年十
二月十四日終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人目北方之白菜爲結此尺蠖也古人謂南方之菘移於北地則爲夔薑今
白菜產於北地亦不化爲薑薑不合者一又菘有紫菘今白菜無紫色者不合
者二又云秋末晚菘今白菜秋末始出不得云晚不合者三本草於菜部載白
菜一種當即今之白菜所謂菘當是芥屬
楊子方言讀謂之東西謂之蕲趙魏之間謂之大芥注曰今江東名爲溫菘　以煮
吳都賦平仲君遷平仲即即枰也　枰平仲之水實白如銀陳藏器本草拾遺杏銀杏又名鴨腳樹　司馬溫公名
苑云君遷子如馬嬭柿
宋周必大有浮圖子詩明顧清有螳螂詩此即今所食之元宵湯圓宋陳達叟
蔬食譜目爲水圓
脩鞋菊本草綱目謂之鴛鴦菊墓芳譜謂之雙鸞菊
李時珍本草引王禎農書北方磨蓾爲麵或作湯餅謂之河漏以供常食　元人
雒廬亭札記　卷八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雜曲中寫作河漏
吳白華有辣茄醬詩即今之辣椒
粵東有果曰洋桃即五敛子又名五稜見蘇詩合注
今之麵條即釋名所謂蜜餅隨形以名之
東坡詩中元修菜即今之豌豆苗　蜜餅漫鈔又以豌豆非是
五色線謂蜀土有給客橙似橘似柚亦名盧橘冷猶夜話應劭注引伊尹書箕
山之東青扈之所有雇橘瑞夏熟也此語見說文解字許慎所引雇字下
北方有草其實名紅姑娘見明薛淮故宮遺錄　今北方名酸浆者是也
齊民要術曰爲州有樂氏棗樂穀破齊自撫移種於此按穀遺燕惠王書薊邱
之植植於汶篤此棗亦其一矣
雜說中言蜀中張獻忠墓生毒草觸之則肌膚赤腫蓋戾氣所感此實不然此
草名藪草見白居易詩又見墨莊漫錄云川峽間有惡草名藪麻其枝葉拂人

卽戚痛是唐宋已來便有此草

張泓滇南新語敍滇之蓮西有草名都拉能解百藥醫砒石之烈近之卽無効

他聞皆然其形類梔子而黑

沈約詩紫茄紛爛漫此言茄之始詩以茄與瓜葅芋菘韭並舉知爲菜中之茄非蓮茄之茄

瓶把寫作琵琶相傳爲笑然琵琶固可作枇杷見風俗通

俗謂下酒之物曰案酒亦曰就飯陸璣草木疏魚蔬菲菜

脆美可案酒蘋可淪以就酒

羅浮蠔人多知之張泓滇南新語謂省城蜑山每歲孟夏蠔蟲千百萬集之有

大如輪者有小如錢者三日乃去不知今尙有之否

越絕書品五穀之次與今大異甲曰黍爲上物貴七十乙曰黍爲中物貴六十

丙曰赤豆爲下物貴五十丁曰稻粟爲上種貴四十戊曰麥爲中種貴三十己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大豆爲下種貴二十庚日瓠辛日果比蔬食

西京雜記有雜蘭事 在卷

芄蘭一名蘿摩 芭是枸櫞

汲冢瑣言王會解方人以孔鳥卽是孔雀

波源菰米沉墨黑菰卽雕胡周禮食醫曰魚宜菰亦卽是菰疏曰今南方見有

菰米蔬類如此今求此米竟不知爲何物小徐注說文瀦字曰卽今之茭苗米

本草亦謂茭爲菰然今食茭者或食其白或食其莖無食其米者且種茭者云

茭固無米也卽今之茭似非菰矣或疑爲雕苽與茭實而此兩米固與菰殊見

於說文顯非一物愚疑爲卽今俗名玉米者米粒附本周環而生又名玉黍

嵇含古今注六殳山中有本葉似豫章皮斑駁名曰六殳 爾雅殳赤厚

容齋隨筆以唐昌觀玉蕊爲米漢爲山礬鶴林寺杜鵑爲紅豔謂二花在江

東彌山亘野殆似檴莽唐昌鶴林特以希見爲珍愚豔洪說非也玉蕊略似山

礬而非卽山礬鶴林之杜鵑蓋與尋常杜鵑不同若謂因人希見而珍之則凡

州豈非江東耶 瓊花橈似今之聚八仙見王懋王堂嘉話

薄脆見容齋續筆又名甘脆見高似孫緯略

茶酒面倘荔枝酒面厥宋人煮茶乃有入鹽者荔枝或作薖頭與酥酪同食豈

小說中歎有薖蘿者初不知爲何物繼乃知爲西夾所產狀如鼠其文白黑相

爲知味乎　近人魏默深頗譜荔枝以爲虛得美名此默深之偏見也

七里香卽是山摯見丹鉛錄

顧當是爾雅之鮆鰫

甘藷有果實曰延藷果甜而不適口其本如黃連蟠結以生卽陳子昂荊玉篇

自注甘藷草木之仙人杖也（宋祁曰杖一作拔）

北方有魚俗名之曰大頭魚味甚多而少骨時正義引里語曰買魚得鱖不如

啖茄謂似餉而頭大魚之不美者則此魚是鱖也（楊又名曰鱖魚）然正義又謂徐州

謂之鱸則誤矣徐州以南之鱸頭大而昧美固非鱖之可比

刀魚卽古之子魚其字當作魦今俗名曰江鯽魚

京城外寶藏寺畜四蕃桃最佳魏默深曰其地有東四墓西四墓皆前明妃

嬪葬所訛東爲董非人名也（見其時集注中）按景泰陵去此亦不遠或卽葬案之妃

嬪耶　石窌去東四墓不遠桃亦佳

姚合有謝汾州田大夫寄芐蘆稍莆詩汾晉多產莆自昔已然

詩之捄余疑爲卽今之鵝莖詩疏捄非一必是眼前恆有之爲除鵝之外無可

擧似者鵝不栖木亦惟鵝性如此

鵱鶏似野鴨而稍小

詩譏雖有貓字而子書鞮盲狸爲一而不能辨如周以

前不辨馬之與驪

晉書夏統傳采蠃蛤以資養蛤小蟹也蠃則今之海螺耳說文蠃下曰海蟲長

寸而白可食

新韭未生卽人以密火烘而出之其色黃名之曰韭黃宋楊大年作表有鬱遏

九皐之聲門人嚴問何時得覽生菜是宋時已呼烘韭爲韭黃

五穀論謂五穀不分無注疏亦未釋及孟子五穀不登孫奭疏曰黍稷稻麥菽

周禮疾醫五穀鄭注麻黍稷菽麥豆（菽卽豆）蓋用月令五氣王食之穀然月令嘗麥

於麥中也（見正字通）

齊衛何哉爲太颠殺水引併此當卽是今之水角子正字通作餃者是也

唐人食畢羅未知是今何物楊升菴謂仰餅餛飩之屬　餛字見玉篇

韓詩外傳君子不食鰌魚本草謂鱖卽是鱖集韻則謂鱖卽是鱖與鱖人多

不食今猶古也

孔子墓有楷樹人皆知之周公墓有模樹人多不知也此木不知今尚存否

皇覽又謂孔墓有魏楷之樹

讀書小記

余誠格題

南陵徐乃昌積學齋
王先生原稿校刊

后寢亦曰路寢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謂云正內路寢者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內正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王有六寢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王薨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后六寢曰六宮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日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此先鄭以六宮自后以下至女御爲六後鄭以六宮專指后也

后宮亦曰北宮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宣言記天又引孝經緯謂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異于王之北宮而斜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配祀神州亦用大裘拔先王制禮必因乎時四時雖有祀天之事然夏秋迎氣非服

裘之時祀地之禮不同祀天牲玉且然何況衣服方澤之祀時爲夏至在周爲七月在夏爲五月是時也衣皮裘可也斷無服大裘之理經言祀天非謂四時皆服大裘也鄭雖有六天之說亦必不謂夏至服裘也夏至服裘猶冬衣裘夏可衣裘將冬可衣葛乎衣葛而祀于圜丘必不能也則衣裘而祀于方澤亦必不能會謂先王制禮强以必不能之事乎賈疏既非經旨亦失鄭義徵此拘於此遂因有夏不可服裘而天地合祭者豈先王之制哉唯冬至嚴寒之時祀天于圜故特共此服外此正月祈穀亦用之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曰昊天上帝明爲圜丘之祀五帝則爲郊

祭之名昊天上帝以對五帝言之故從示降神取義於煙煙之義故從示降神取義於煙凡祭天皆燔柴言燔柴之言柴也亦猶禮之取義於煙鄭注禮記云禮之言體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經於禮制作禮知其取義於煙煙於實柴作柴所以祭名曰柴文之互見者非柴爲柴之誤也又案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祼之言灌盥祼字取神示之義

豕盲視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聲之譌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按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小息肉即如米之謂許氏之義肉中如米即爲腥之本謂與鄭氏破腥爲星異說文又云胜犬肥也是腥臊之腥當作胜

胥師飾行僞惡者鄭司農云僞賣也疏云鄭云僞賣也者此經云飾行僞惡明僞爲賣不得爲買上文每云賣故不定也按說文僞詐也從人爲聲賣物貨也從貝是二字僞之義故不得爲賣故爲買是鄭望文爲義故不定也按說文僞賣也從人爲聲賣衒也從貝莫遮切賣余六切舊音同是二字僞之聲爲之風會謂先王之禮而忽出此乎萬充宗辨之而師義之風會謂先王之禮而忽出此乎萬充宗辨之而遂以周官爲非不知此鄭注也非周禮也閻鄭賈之說

凡賣僞者賣爲出物貨之名僞爲行旦賣之名陳於肆曰賣持而行于市以求售者則曰僞兩字自不重證賈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疏云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二祧則無寢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酒鄭申前鄭之義非易前鄭令說文證之兩鄭訓僞爲賣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

男子立乘惟安車則坐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是也婦人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周禮巾車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

車鄭注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是婦人不獨安車坐乘也

鄭氏戎右注云右者參乘疏云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左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乎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也

膳夫王齋日三舉鄭司農云齋必變食疏云齋謂散齋致齋必變食故加牲體王三太牢案玉藻云朔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太牢不言之者文不具蓋一日一太牢王之常食也齊則三太牢故曰變食司農引論語以證之則論語所謂變食者亦於常食有加也

豈不飲酒不茹葷之爲變食乎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按專即團說文團圜也从口專聲是專有圜義竹器圜則曰篿

禮再祼而酢誥侯伯之禮壹祼而酢子男之禮壹祼不酢宗伯攝酌注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亦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實乃酢王此上公之禮也

后亞祼賓客謂上公也侯伯以下則否大行人上公之禮壹祼而酢侯伯之禮壹祼而酢子男之禮壹祼不酢

陳氏祥道以大宗伯攝祼爲攝后非攝王王祼賓客自祼也鄭氏鍔謂小宰贊祼爲贊王內宰贊祼爲贊后若宗伯攝祼何用贊乎亦以祼賓客爲自祼攝祼爲攝后不祼者鄭氏以爲莫補賈疏云殷祭之禮其功大盛欲待果將肆師及果築社稷者也宗廟祼而天地不祼者鄭氏以爲莫補賈疏云殷祭之禮其功大盛欲不錄此也非錄

劉氏執中亦同此說

錄字有四音一讀由漢書貢禹傳永必不錄

與由同兩龔傳云縣是逆上指又云答皆縣嘉一讀俗
貢禹傳云以寬縣役使縣讀曰倦
一讀悠韋賢諫詩云大馬縣縣師古曰縣與悠同一義
陶漢書引皋陶皆作咎繇
伯益亦稱化益漢書律曆志云化益爲天子代焉
蔡與叔通漢書昭帝紀云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賤者之稱曰白衣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注云白衣
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圄之屬
亶與但通漢書何並傳亶容小棺師古曰亶讀曰但
遝古列字鮑宣傳云男女遝遝
據古讓字漢書蓋寬饒之傳云自倚倨慢不遜據

莫與幕通漢書匡衡傳云以將軍之莫府
婁與屢通漢書何武傳云婁蒙瑞應
楚人謂虎曰於菟漢書班固自敘作於檡
今人於文中每用今茲來茲字樣按呂氏春秋云今茲
美禾來茲美麥杜茲年也
舊唐書蕭嵩傳云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
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
今之候選於京者窘乏則必借貸期以得官乃還謂之
京債考諸唐時已有此積習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赴
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負逮不由此今三年
三銓於前仕州府得官者許還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

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到官不滯息債衣食
稍足可備清廉

舊唐書楊炎卿傳云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賽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鐍小兒甚審按西遊記載比邱國事卽本此以此知稗官小說未嘗純無所依附而無道之事特書史册閱者爲之惻然

晉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是時爲魏末晉初在王叔和之先已有傳仲景之學者

俗語云外甥多似舅按洪氏容齋二筆云有用書語而誤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云外甥多似舅卽本此

多似舅此語宋時已有之然何無忌酷似其舅則又不始於宋矣

今俚語曰送瘟後漢書周燮傳云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瘟而還

賓客往來投刺每於東面書一正字相承已久莫能考其由來王鳳洲觚不觚錄云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以爲雅既而問之知其避江陵諱也觚不觚錄又云余自癸酉起官見書劄以指濶紅帋帖其上閒書啟字今手本上有指濶紅帋書一稟字殆亦啟字之遺風耳

今人呼箸爲快兒明時已有此語明陸容菽園雜記云民間俗諱吳中爲甚如舟行諱翻諱住以住爲快兒又云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說文邊行難也引易曰以往邊客悔惜也亦引易曰以往客客邊二字通漢書景十三王傳曰晚節遠師古曰遠與玄同

俗語於病之難治者而强治之多曰死馬作活馬醫宋何邊奏渚紀聞云有名士臥病旣久其子不盡請於醫曰大人病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此語起於宋當時以爲笑近則擧習之不覺矣

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有以六經言之者景十三王傳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宋無名氏釋常談於備書二字引吳志闞澤爲人備書以證之不知班超備書已見於後漢書何未之及也

霍去病傳令短兵盧山閻下晉灼注云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麤精今世俗以麤爲麤礙瑣屑之稱

蠶與岑通張衡思元賦咸姣麗以蠶蜎今注蠶音舒說文螾神蛇也蟺蟲食苗葉者引詩曰去其螟蟺則螾爲神蛇之稱詩之螟螾字當作蟺矣張衡思元賦云螣又云余自癸酉起官見書劄以指濶紅帋帖其上閒書啟字今手本上有指濶紅帋書一稟字殆亦啟字之遺風耳

今人呼箸爲快兒明時已有此語明陸容菽園雜記云

蛇蜿而自糾

漢明帝於職官被譴者加以撾撲雖丸卿不免前明廷杖之刑殆昉於此乎

論語足恭足讀去聲後漢書馮衍傳子是特詔以他縣

紐疋石今如舊限注疋音即論反

賊字說文所無後漢書鍾離意傳云交阯太守張汎坐贓千金又云此臧穢之質誠不敢拜袁安傳云未嘗以臧罪鞫人張酺傳云受臧猶不至死又云酺願自引臧罪兩漢書中凡受賕賕字皆作臧惟蓋勳傳拔得其臧千餘萬其字作賕則後人傳寫妄加之耳

臧又與藏通荀子解蔽篇心未嘗不臧也注臧讀爲藏古字通又後漢書楊秉傳帑臧空虛則亦可讀去聲矣

說文亦無俸字按廣雅釋詁奉祿也周禮太宰祿以馭富注祿若今月奉也漢書呂后紀養錢奉邑注引韋昭曰奉祿也則祿爲奉矣

讀書小記卷下

去粟米曰奉後漢書楊秉傳云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則兩漢以來奉祿之奉無作俸者顧野王玉篇亦無俸字至陸德明經典釋文乃曰奉本或作俸是俸字作於魏晉之後矣張有復古編云奉別作俸俸並非說文然燒也或从艸雝徐鍇以艸部有雝注云草也此重出疏按後漢書侯瑾傳云爨柴以讀書注爨古然字說文火部雝字卽爨之譌

勞賞之勞讀去聲與牢通後漢書應劭傳云備其精勇多其牢費注牢稟食也或作勞功也

廖謎之謎或作稅史記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作謎

太史公季布贊云身屬典軍臣賓曰屬數也則屬爲屬之譌孟康云屬屢屢罰之也于文爲不辭閻後人望文生義之端矣

旗幟或作旗志史記淑孫通傳云設兵張旗志索隱引韋昭云今俗以紙寫錢用諸祠祭創於唐見唐書王璵傳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曾氏之說不知何本

盧浦筆記十卷宋劉昌詩撰謂孟子馮婦章當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眾逐虎爲一句周密癸

辛雜志亦同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譌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譌惟打字耳張世南遊宦紀聞云韻略無打字引黃幽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按穀梁宣十八年捽殺也注我謂捶打則吾人已有此語鍵辛楣宮詹謂打字爲打字之譌其說載於潛研堂文集

宋王觀國學林十卷以辨別字體字音字義爲主自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注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異同考求得失其字母之說甚益後學如酒酸之顧漢書食貨志及司馬相如傳皆作盧白盧之嗑漢書揚雄傳作盧雖矢之雖或亦省作盧觀國曰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爲

鎖加瓦則爲顱加目則爲盧加黑則爲驢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取義該矣近時嘉定錢坫亭教授東欲離析說文繫之以聲學者奉以爲準而觀圖字母之說實開其先

說文於沸字云水出王屋山于濟字云水出常山房子贊皇東入泜則濟爲石濟之濟與四瀆之沸自異禹貢無石濟之濟而字皆作濟

劉敬言匈奴不可擊高祖械繫之及白登圍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以困平城此與袁紹殺田豐正相反可以知成敗之故矣

一坐所尊則先祭酒稱人祭酒尊敬之詞不獨官名也

後漢書班超傳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直即間有可通者漢書呂后紀擅天下注引晉灼曰嬗古禪字後漢書楊震傳衛三獸魚續漢書及謝承書嬗皆作蟬

蘇東坡得聖散子方自言得之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悉以此投之無不愈今載蘇沈良方中葉夢得避暑錄話有論聖散子一則其略云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異人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天下信以爲然疾之豪盡不可治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

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其論甚正錄之于此

避暑錄話又云道士閻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雨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脗合輒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瑰詞非也即以作文言之絕無心得徒以五經三禮三傳臚列滿紙未有不笑之者也又或曰某處本之某處本之某處本之楊黎某處本之柳州其文必不佳何也未嘗身入其中也醫者造微之學其法至變徒以熟記素問本草爲神未必然也

俗語謂拜爲下禮宋百歲翁楓窗小牘云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鴉鬼棟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蘇東坡亂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故改作引今之書序爲敘者多矣其亦知所本乎

老學菴筆記又云今人書某爲厶皆以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按今汲古閣穀梁傳注疏本作某地引釋文無本又作某四字又按說文厶姦衰也息夷切則厶爲公厶之厶應記者自稱曰某書惟爾元孫某公羊宣六年傳勇士某者俄趨進其皇亂某子皆無有作厶者某之爲厶惟見於范甯之注漢以前無此也陸務觀以爲古字未必然

也
說文畓不耕田也从艸畓徐鍇曰當言从艸从佃从田从田則下有畓佃字相類按徐氏以佃爲由不識字甚矣說文由東楚名鍤曰由象文作由與佃聲相同而形相類
今人閣稱大拜米僧惠洪冷齋夜話云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
今以左手舉箸者眾必笑之冷齋夜話云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

德修公義皆笑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止行人
布衣相稱多曰閣下名號之混宋時已然宋彭乘墨客揮犀云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閣所以止行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德修公義皆笑之古侯伯亦有閣下之稱今則一例閣下可謂上下無別矣
古未有押字唐人謂之花書即草書其名也今謂之花押宋時多有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
馮道之前已有刻本書籍葉夢得云梓版印紙則唐固有之蜀時蜜閣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
司馬相如上林賦扈從橫行蕃娭以虞扈解扈從師古曰當言从艸从佃从田从田則下有畓佃字相類按徐氏以佃爲由不識字甚矣說文由東楚名鍤曰由象文作由與佃聲相同而形相類中列由畟二字並偶廣雅釋詁扈使也使與臣同義封氏聞見記云扈從臣下侍從至尊扈蹕豈敢扈之謂哉
枚乘七發所言廣陵曲江即今揚州吾郡江辰六國以廣陵濤揭榜其齋閤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言在錢塘不在今之揚州江都汪明經作虞陵曲江證以闢朱氏之謬按費錫璜有廣陵濤辨引證精確在汪明經之先今載貢道堂集中其略云潮在廣陵不獨枚叔稱之南齊書曰永初三年帥道濟始爲南兗州廣陵因此爲州鎮士甚平贓刺史以八月多出海陵觀濤與

京口對岸江之壯濶處也樂府長干曲古詞云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遲妾家揚子住便近廣陵潮亦若今錢塘之弄潮也南兗州記云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擊六百里至此岸側其勢稍衰南徐州記云京州禹貢北江春秋分劑竟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觀此則渙及六朝潮盛于廣陵可知錫璜字滋衡密之子也本成都人入江都籍卒於康熙間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何休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按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一金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休與史記注合高誘

生戰國策黃金萬溢云二十兩爲一溢注採十金而往
卜於市云二十兩爲一金則一金卽一溢今人謂銀百
兩爲百金一兩爲一金不大相遠乎
漢黃金一斤直萬錢當錢二十千宋王楙野客叢
書稱其時金價倍徙于漢鼓是金價之貴自宋已然
余成發雪叢說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者飛蛾
也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此說穿鑿又謂霞不能
飛其說更迂
羅大經鶴林玉露稱陸象山少時與棋局一副仰而觀
之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三
局余謂象山之棋本精耳若謂悟河圖而棋遂高吾不
信也

晉書鄧嶽傳云鄧嶽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按隸
真四岳禹貢岳陽太岳史記皆作嶽晉人之疎於
古文象高形嶽岳實一字也諱岳而名嶽晉人之疎於
詞故一至于此
說文車發百兩爲一轟又詩采薇彙云今薇生矣先轟
何以行也先轟二字始此
民之無孝並其臣僕毛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
之圉土以爲臣僕鄭箋云言王既刑殺無辜並及其家
之臣僕按箋義較勝如毛傳則幷其二字不順

從其姓爲之傳
今童子學書謂之傲必末書學生某習元史夔夔傳云
今秘書所藏神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
名習書謹呈其敬謹若此
唐諱虎字而杜牧之詩云門外韓擒虎
今人謂私有蓄聚曰私房魏書崔巨傳一錢尺帛不入
私房

讀書小記卷下終

書紫

辟記

享讀

丙子歲七月

建德周氏刊

古就李沈濤季壽著

賈子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以上新書文　濤案此皆禮緇衣文黃裳緇衣作黃黃莊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裳是禮記本作黃裳後人依詩改爲黃黃

自莊嚴堪

非古衣裳通稱黃裳卽黃衣變衣言裳者取韻協也毛詩則作黃黃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與注禮異明二文不同類緇衣作述當亦古本如是

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趣也賈子連語篇引作左右趨之亦同　案經篇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春秋繁露郊祀篇亦作左右趨之是古詩皆作趨濤案毛詩當亦作趨傳趣趨也當爲趨趨也後人誤倒其文因改經文爲趨非古趨趣通字故毛訓趨爲趨漢西嶽華山亭碑左右趨之乃假趨爲趨非詩本作趨也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以促訓趨案禮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明經文爲趨故鄭得訓爲促也毛訓趨爲趨者豐趣滿之義與賈言日以善趨合毛以此爲文王宦人之詩鄭以此爲文王郊後征伐之詩蓋賈同毛說鄭用箋義也　案露郊祀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小大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濤案此內讀爲納豐鎬論非禦篇大夫曰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

禮記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碔注碔石似玉或作玟也濤案說文無碔字玉篇玉部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珉本亦作碔或作玟則禮記本作珉其作碔者乃六朝時俗本庳元則據之以作釋文誤矣說文玉部珉石之美者从玉民聲玟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从玉文聲其一曰卽鄭或作玟之說繫傳引禮仍作珉是五代時本尙有不誤者或楚金據玉篇爲說也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已之氣乘之也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

實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
故雨少以上正義文 瀋案呂氏孟春紀淮南時則訓皆作風
雨不時據正義則此經亦作風雨不時今作雨水者刊
本誤也
后妃帥九嬪御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
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高誘呂氏仲
春紀注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
帥九嬪祀高祺耳御見天子於高禖中也瀋案御卽女
御蔡邕章句后妃將嬪御皆會於高禖以祈孕娃下文
反舌無聲章句今謂之蝦蟇易井九二井谷射鮒舜文
子夏謂蝦蟇瀋案李統卦氣圖井爲五月卯卦其候反
舌無聲是蔡義與易傳合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戮
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爲句以則字連下句讀瀋案禮緯
舍文嘉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
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九錫能和
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天子所御乃爲御見之御鄭高說非
反舌無聲章句今謂之蝦蟇易井九二井谷射鮒舜文
子夏謂蝦蟇瀋案李統卦氣圖井爲五月卯卦其候反
舌無聲是蔡義與易傳合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戮
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爲句以則字連下句讀瀋案禮緯
舍文嘉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
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九錫能和
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釋文繆音穆瀋案繆當爲蓼字之誤淮南氾論訓陽侯
殺蓼侯兩綸其夫人故大蒙廢夫人之禮高誘注陽侯
陽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隋書經籍志揚
侯綸女色而傷人是陽或作繆）
禮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甘鹹辛酸苦淡
作還相爲清瀋案注云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
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爲六和又內
則云滑鬱以滑之注桑人搜曰滑齊人滑曰鬱正義云
滑鬱之令柔滑也戴氏震曰食味言還相爲滑衣色言

還相爲賈賈如凡畫者丹賈之賈食昧衣色二者語宜有別此所引在唐以前當是古本如是

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愼貌諫仲魚作論語古訓以與集解異指爲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案恂恂恭愼貌五字乃章懷訓釋之語猶袁安傳閭閻衎衎得禮之容注閭閻忠正貌衎衎和樂貌若引古注必注明某氏注云下文引論語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脫言微小也四字非異經解鉤沈據宋本選注作魚案晉書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九二坎爻坎爲水上直魚天地魚之至大王伯厚集康成易注誤以此爲注文又攙捨星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云云故曰感動攙捨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注徵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徵鯨也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徵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小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案夫感動以下非鄭注賦云徵鯨羣中於羣猶合也閒元占經引賈子匈奴篇時人偶之相人偶卽相親愛之意蓋漢時有此語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

劉淵林吳都賦注引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鮒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眞異生一艮爻也艮爲山山下

今以義之異於何者卽指爲鄭注豈孔馬包周盡與何合乎知不然矣

禮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漢案春秋說題辭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宋均注與他人相偶合也閒元占經引賈子匈奴篇時人偶之相人偶卽相親愛之意蓋漢時有此語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每曲揖及

慢先壠反今本並爲慢慢大覩呼縛反漢案李善曰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則魏都乃張孟陽注故曰張以慢先壠反今刊本

標題皆作劉淵林注誤也

魏都賦朅朅坰野注朅朅美也詩云周原朅朅善曰韓詩曰周原朅朅莫來反今詩作膴膴傳膴膴美也釋文膴音武韓詩同錢少詹曰周原膴膴當從韓詩作朅朅

應牒聲雖相近而牒與飴牒義止時於韻尤協也濤案
張孟陽注魏都所引詩字皆與毛同下惛惛醧注引
韓詩云簟笫邊豆飲酒之醧則又明注爲韓詩此牒牒
美也與毛義正合則所引當卽毛詩蓋毛詩本作牒牒
韓詩作噆噆牒牒同聲得相通假說文噆讀若謀釋文謀音武
非唐時毛詩本誤從韓詩作噆噆故陸云韓詩同李見
毛詩作噆噆轉疑此引爲韓詩非盧學士曰此韓詩同
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曲說與釋文之例不合
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曰子夏
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象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
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
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
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
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以上皆李說　濤案周禮疏

則魯論當有病字鄭從古故無病字
聘禮出祖釋載祭酒脯注云詩傳曰載道祭也謂祭道
路之神春秋傳曰載涉山川然則載山行之名也道路
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載祭
酒脯祈告也疏云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
傳子太叔云載涉山川蠻夷犯霜露引之者證載是山行
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載涉我心則憂毛
傳云草行曰載水行曰涉以上注疏文　濤案載涉今毛詩春
秋皆作跋涉乃唐後所改周禮大駕注引春秋傳曰跋

涉山川亦當作跋釋文云犯跋蒲末反注跋涉同跋與
軷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軷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
也又案鄘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
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
行曰跋則字亦當作軷
爾疋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
爲肥水經淇水注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捷爲舍人曰
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檜案舍人注與經文正相反當
是舍人爾雅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本作歸異出同曰
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
釋畜小領盜驪注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
曰右服盜驪疏曰案彼云癸酉天子命驁八駿之乘右
疏以爲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作驁今邢本作驁陸本
作憮皆誤儀禮有司徹注應讀如
應胖之事注應與大亦一也應又詁爲大二者同矣賈
義曰釋詁文禮肉謂亦謂之憮則字本作應周禮腊人
當作應注引詩曰亂如此憮今巧言作憮傳憮大也正
軷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軷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
也又案鄘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
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
行曰跋則字亦當作軷
爾疋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
爲肥水經淇水注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捷爲舍人曰
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檜案舍人注與經文正相反當
是舍人爾雅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本作歸異出同曰
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
爲御是也今本穆傳天子命驁八駿之乘右服驁騮注
疑華騮字臧鏞堂云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
盜驪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
字矣邢叔明所引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騮與御覽所
引同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騮更非
檜案列子周穆王篇亦云命驁八駿之乘右服驁騮而
左綠耳右驂赤驥穆傳作騮而左白蘘穆傳作儀騮騮郎穆傳之
龝騮今本當是不誤穆傳又云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
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列子同是爾雅注乃右驂盜

驟之誤邢氏作疏時見注本驟誤爲服乃改穆傳以從之訛謬已甚臧文學反以今本及御覽所引爲非御覽引作驃騎乃以今文代古字不狂爲狂亦可怪矣

史記秦本紀是時畫廉爲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尙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專質之甚也漪案下文云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則此爲石非爲石槨也蓋畫廉爲紂采石北方如後世花石綱之類士安謂作石槨涉下文而誤小司馬遂謂脫文非也

詩鄭風羔裘邦之司直傳司主也漪案古史官名司直賈子保傅篇有司直之史大戴禮作司過漢書賈誼傳作記過並非

文選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藺注引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漪案今本孟子作名世趙岐注謂物來能正名于一世者善所據或劉熙本也劉熙注孟子多與趙本不同如摩厲放勳作摩頂致於踵注致至也亦見文選注

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浮杵也浮今孟子作流趙岐注言武王誅紂戰鬥殺人血流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漪案孟子當本作浮杵武成篇亦本作血流浮杵趙氏以漂釋浮蓋古文家舊訓僞孔以血流漂杵爲經文傳曰血流漂春杵是皆竄易趙注又論衡藝增篇云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武杵之說然可見經文爲浮杵不爲漂杵矣恢圖篇武成之篇言周伐紂亦見文選注

浮杵

灌王劉正義引鄭莆論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莆僖六年論僖八年莆凡三年喪畢二年爲論三年爲莆皆論在莆前漪案後漢書本傳載玄所著書有魯禮莆論義是志當爲義字之誤近人輯入鄭志非也

周書王會解獨鹿注獨鹿西方之戎也潘案孔說非是獨鹿即涿鹿黃帝與蚩尤戰之地周禮職方涿鹿在冀州其地正當幽并之閒故書亦或爲濁漳水出上黨武鄉縣東北發鳩山東流至鄴西北入清漳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寅餞納日平秩南訛敬致日中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分北三載有成分南三載有成分朱三載有成分殛三載有成分二十有七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三十有三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堯典文與竹書紀年略同而竹書紀年獨有帝堯碑然後堯乃受終文祖之文與堯典異而與竹書紀年同竹書紀年出於汲冢古東北夷故與高夷孤竹相次史記解阪泉氏徙立至於獨鹿可證獨鹿即涿鹿之誤

注亦以爲西戎地名謬誤之甚也

南齊書禮志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還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以夏正在冬至後六字爲盧注文潘案盧注當止此之謂也句然則以下乃王說耳下文又引王肅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稀烟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則祈穀也禮尊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云云是盧注引傳之證又禮祇言長日未及夏正易說亦當爲盧注所引乃申之曰夏正在冬至後耳

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眞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眞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眞潘案此文上言玉下言珠則上眞玉珠也珠字衍下璆琳當爲玼珠字之誤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存圖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潘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名孔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

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載微有異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也

潘瀾筆記

唐宋以來說部諸書雜考之屬爲例不一要皆班志所謂出於議官者也小時讀書偶有聞見亦復札記當時自謂掇獲三十年來汎覽羣籍多前人所已言蓋著書之難如此芟薙殆盡存此區區尙未審果爲我有否卽有之亦前人之潘瀾芻餘耳不足言不足言甘亭居士識於小謨觴館

周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李氏鼎祚集解無兩乎字噬氏德明經典釋文但於不成名下云一本作不成乎名而無不易世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集解作可與言幾也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集解能作而技能而古通雷雨之動滿盈集解盈作形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尙德載集解德作得虞翻曰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得積載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集解有利貞二字卽能視跛能履通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集解有利貞二字卽能視跛能履兩能字集解皆作而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集解榮作營虞翻曰營或作榮儉或作險能止健大正也集解作能健止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設險以守其國集解國作邦鄭玄但於蹇卦正邦下云中荀陸本作正國爲漢朝諱中未大也集解作中未光大也突如其來如集解突作奔明夷夷于左股集解不重夷字沈至亦未繇井未有功也集

解無井字羸其瓶是以凶也集解作井羸其瓶其形渥集解形作刑未退聽也集解作未違聽也虞翻曰坎爲耳故未違聽也列其貨厲薰心集解作裂其貨厲閽閽守門人艮爲閽閽守門人艮其輔言有序集解序作孚歸妹破能履眇能視集解能皆作而三年有賞於大國集解國作邦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集解小皆作少唐石經於力小句作力少天地絪縕集解作氤氳氤氳者禮也集解爲正文今正義本四字同異其溼渭相亂集解作有大有不可以盈集解作有大有不可以盈有无妄物然後可畜物不可久居其所集解作物不可以終久子其所小人道憂也集解憂作消以上各條異

字異讀李氏皆據荀虞舊本而陸氏釋文皆在所遺攷釋文於諸家作音固有去取至於異本則皆備列其條例云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溼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又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聞耳夫詞反義乖尙存以示博而於荀虞之顯然歧別者乃或采或遺殊不可解不特禮內則注詩韓奕疏中所遺漏鄭注如朱王伯厚所云及　國朝惠定宇所補也是盍陸氏所見本必有與今正義本不盡同者而釋文於周顯德朱閒實閒屢經田敏尹拙聶崇義崔頲陳鄂姜融周維翰諸人刊改校定其閒譌脫尤所不免惜乎不可攷矣毛氏奇齡易小帖引漢書谷永傳在中饋文襄公潛謂皆釋文誤其實此頗尙

多址不具列

易於秦火後獨完其間字句歧互見於釋文集解史徵口訣義郭京舉正此書開成石經漢魏以來諸儒傳易之本皆無且難以一二字目云仰使說文引經果有賁字而諸家皆無此說文引經之誤豈可據以補經其言切中惠氏之失嘗廢百況傳寫之誤豈可據以補經其言切中惠氏之失嘗論惠氏單研古義斷非宋以後備者空談說經所能幾及而矯枉過直穿鑿附會亦多有之其據漢碑孤文展轉通借以證經義尤所宋安不惡出也

觀象風行地上說文目部相字下引易云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濱書五行志亦云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按此卽顏師古所謂易家之別說也又說文井部刑字下引易曰井法也蓋亦易家別說禮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愼給差若毫以千里易小帖亦以爲說易家文字按此說已見大戴禮保傳篇盧辯注又漢書司馬遷東方朔傳引微異師古注謂易緯乾鑿度之言明長洲張獻翼幼于傷佚态誕卒以惡終而其說易於漢儒確深有合於聖人省身寡過之義所著讀易紀聞約說雜說臆說四種朱氏彝尊作經義考均稱未見予舊藏其臆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實倣參以齊梁體格而數華摘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推求此書行世九稀其精當者未可以人廢茲爲采掇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卷其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實倣參以齊梁體格而數華摘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推求此書行世九稀其精當者未可以人廢茲爲采掇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卷其說一種卷首有荅問摹倣解嘲實倣參以齊梁體格而數華摘藻一以易語貫穿可稱辭巧中分三卷其說易於漢學宋學兩無偏主惟以人事推求此書行世九稀其精當者未可以人廢茲爲采掇數條需終吉者出自穴也一卷其

指當作止以音同誤此說大非說卦取象爲指卽上文艮爲手之義而艮止也與乾健坤順諸句另爲一章健順諸文不列於爲天爲地諸象中何獨於艮而攙入一止字不倫甚矣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公用下當有弓矢二字不然何緣傳有弓矢者器語夫繫傳之文類卽爻辭而長言永歎之非句櫛字比如後人詁經之體弓矢者器自爲射字引申其義若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詎可云爻辭有功字也況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正與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一例加弓矢字則全書無此句法以不狂爲狂是亦不可以已乎

夕惕若下惠氏棟據說文謂當有賁字近高鄭王庶子引舊德則人莫與爭能何訟之有按從事无成四語見元濟本說張氏盡用泰之時君子當慕起而赴大行之會否之初君子當

毅然起而拯援之故否泰初爻與彖無異辭焉比五剛君故諸爻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强臣故諸爻宗者吝而介者吉噬嗑得金矢金取剛矣取直以九四陽德也若云古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周與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按淮南子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按此見淮南氾論訓贖以金刀應作分高誘注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而也劉歆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不爲此也按管子小匡籍有重罪入兵甲輕罪入蘭盾之文復剛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按此四語見王伯厚紀聞引李子思說坤四之无咎无譽主无咎之義爲多以時世言也故彖重无咎大過五之无咎无譽主之義爲多以才力言也故彖重无咎臨陽浸而長遂陰淩而長故二之咸臨无不利利在一身需上六以陰居上當位也彖曰不當位也彖曰之極利於剛健以出險大壯六五以柔居中當位也彖曰位不當以壯之時失其壯則不能進皆以時言之耳晉二無康侯之功而曰受介福者康侯美其成六二褒其始也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臨白虎經術大明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六二愁如豈君子之心哉二雌中正陰柔也若乾之九二則遯世无悶矣渙初六之用拯馬壯見傷之壯將濟之時出而有爲也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見傷之後入而難難也暌者乖異不合之名然六爻初自復復二遇

可爭陳寔是矣埋光鏟采无名可忌巾屠蟠是矣

王伯厚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甘露三年匈奴來朝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武德丙戌卽位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釁作於女眞顧寧人曰孔子之門四科十哲刪定贊修盛矣而老莊之書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臨白虎經術大明而佛道之教卽興於其世閻氏若璩謂王氏此論從劉元城來子謂顧氏此論亦卽從深寧叟來推而言之斯千考室之祥已伏黍離之閔崧高生申之頌卽基揚水之蹙三家分晉無衣實啓其端寺人亡秦車鄰蚤胚其兆東京宦

聖之權始於孝和之誅竇憲西晉劉石之難萌於桓帝之徙匈奴元嘉方立而子劭生普通粗安而朱异用倚伏之機千古一轍盈虛消息聖人之憂思深矣

古經奧字多通借而今易爲王弼傳費直本多竄易古文故多俗字除漢以來古義已見釋文諸書外後之說此經者獨未可以古今通用字破其正文如慎順古通而坤卦盡言順也卽馴致其道義不當作慎此辨證中已言之至升卦吉君子以順德本義云王肅本作慎予謂此亦宜作順字無疑也毛詩下武應侯順德鄭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云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益長裕而不設考工記桃氏疏引鄭注設大也經典設字訓大祇此一見且取理太迂韓注虛設亦未是按此蒙上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以上孔疏灼然可證如此苟子仲尼篇引詩亦作順而淮南子繆稱訓引此詩作慮侯慎德此或是三家本不與毛同況經中如慎不害也敬慎不敗也慎所之也君子以明慎用刑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可不慎乎慎斯術也以往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字凡九見顯然作謹慎義者皆用本字何獨於此二卦而有通借乎是不然矣蒙六三象行不順也亦當如庾仲初說讀如字爲是

康侯用錫馬蕃庶釋文本音煩多也庶如字衆也下引鄭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也則蕃音煩袁反庶音止奢反惠氏九經古義引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予謂此惠氏誤解鄭意也鄭此蕃字當讀如周官大司徒蕃樂之蕃鄭引杜子春讀爲藩取藩蔽意與師氏鄭注蕃營之蕃一例非卑蕃之蕃鄭注苑囿藩羅之材墓大夫鄭注塋壟遮列處之遮稍人鄭注苑囿藩羅以遮禽獸此其明證賈疏古者田獵皆在囿其苑囿蕃羅以遮禽獸鄭意蓋指田獵言之謂尊廣侯以錫馬而田獵猶蕃遮禽鄭意蓋指田獵言之謂尊廣侯以錫馬而田獵猶詩車攻吉日之義也鄭氏箋詩爲豆孔庶句訓庶爲脯則於蕃育義爲近而其訓他經必不盡同玉藻庶羞鄭注庶衆也此訓於古無徵難據爲說

子兩遮字尹知章注遮兼也此訓亦宜作

益長裕而不設考工記桃氏疏引鄭注設大也經典設字訓大祇此一見且取理太迂韓注虛設亦未是按此蒙上

飾裕德言長裕卽豕辭之日進无疆不設卽孟子之勿忘勿助本義所釋當矣

史繩祖學齋佔畢以卦氣起中孚爲非蓋由楊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談以卦氣起中孚耳予按史說非也卦氣起中孚乃易緯稽覽圖文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漢孟喜京房諸儒之學皆由此出不始楊雄學齋謂中孚復起甲子以乾至節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一年之卦也自中孚至未濟二十四爻爲二十四氣此自史氏一家之學耳

京氏易乾傳曰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曰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不復本位爲游魂例八卦張行

成曰乾之世爻上九不變九返於四而成離則明出地上
謝道復行故游魂爲晉歸魂於大有則乾體復於下矣子
按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云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
魂此即繫辭精氣爲物之物游魂歸魂則雖變而不離其
本也後漢書趙咨傳夫亡者元氣去體眞魂游散反素復
始歸於無端明邵氏寶簡端錄云惟物也故散必於其所
聚惟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然則變而散者常也變而
不離其本者亦常也故可以知鬼神之情狀
世說文學門劉孝標注引易乾鑿度文天地不變不能成
朝按此有脫誤當作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
成朝此孝標節引易緯文又下引鄭氏序易動靜有爲剛
愼如此豈宋以後諸儒所得而藉口哉案注記實而靜節
已引茲不復出 尚書馬鄭王三家眞古文今僅見於釋文及孔疏
所引其中互異固已多矣王充在東漢古學方盛時其持
論頗兼參古文今文家之說如論衡感類篇金縢雷雨一爲周公葬疑一爲信讒其
據本異也惠氏斷以爲今文其說亦是按雷虛篇引尚書
子惟率夷憐爾今多士篇夷作肆憐作矜其他所引尚多
小異殆亦皆伏生今文如桓寬鹽鐵論本議篇盤庚居
誥聖篇甫刑制獄之類光和石經中當有之而今無攷近
王西沚光緒鴈塔盛尚書後案以彊人十字即王啓監厥亂
爲民之證并上孩子句概斥王充爲妄竊恐未然充於永
別敘考定一篇於後亭林顧氏稱其得體至於徑改經文
辯之後讀錢氏時融堂書解固已先我而言此亦宋儒中
之篤信好古不隨俗尚者也按蔡氏沈尚書集傳於武成
詔聖篇甫刑制獄之類光和石經中當有之而今無攷近
王西沚光緒鴈塔盛尚書後案以彊人十字即王啓監厥亂
爲民之證并上孩子句概斥王充爲妄竊恐未然充於永
小異殆亦皆伏生今文如桓寬鹽鐵論本議篇盤庚居
子惟率夷憐爾今多士篇夷作肆憐作矜其他所引尚多
據本異也惠氏斷以爲今文其說亦是按雷虛篇引尚書
爲篇全與今所傳本異
予於宋儒最不信錯簡之說少時所輯經畊案中嘗詳

元中病卒尚在馬鄭之前其說豈反不足信與王楓野峯書所論漢人引經與盤庚心腹腎腸鄭本作憂腎腸文選魏都賦張孟陽注引作優賢揚歷鄭憂腎腸即優賢揚以形似而誤三國志管寧傳裴松之注可證近人已言之此卻非所見本異何氏焯校文選此注於盤庚下添一注字大非後案引作劉淵林注亦非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向來聚訟記嘉慶丙寅歲客兩淮權署曾運使取此爲經解題以試安定梅花兩書院生徒屬爲校閱予於北江專主漢鄭氏宋蘇氏之說凡引漢志水經及朱蔡諸說皆所駁正蓋本　國朝胡氏渭禹貢錐指而又參以宋儒易氏祓曾氏旼程氏大昌諸帝引孔安國曰華者花也今孔傳作華象草華無此語而花乃俗字斷非西漢人所宜有則是梁時所見僞孔傳又有別本豈如僞古文泰誓僞古文武威之皆有二本耶

家與近儒齊氏召南李氏光地諸書之說皆符

蔡傳於太甲篇中辭改正朔不改月數於泰誓引歐陽氏辭文王不改元及康誥必以爲武王時書之類說均未是予有辯論詳經攷膺案中然其於馬鄭王及僞孔諸說抉擇從違若納于大麓疏于六宗彰厥有常其在祖甲各條精審之處亦復不少其於君奭力辯書序召公不悅句漢專舊說之非尤爲特識按蘇氏軾曰召公不悅蓋以酒誥爲戒此說爲勝　惟不當以書序爲僞耳予於蔡傳悉以平心讀之不爲元人陳櫟亦不得反也細繹正文終是曲說惠棟書論書序不容誤而僞孔王肅之說實非襲求其說而不得姑識之以俟考

無逸惠鮮鰥寡孔傳云又加惠鮮老鰥寡之人鮮字與解一例稱文王慈愛反覆雖鮮訓善又訓寡皆古訓此

鮮字蓋同詩之鮮民詳鄭箋上下文義亦謂貧寡又詩小雅鴻鴈篇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饒之鰥寡則哀之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正與此鮮乏鰥寡義同蔡傳解爲生意則惠鮮與上懷保一例此眞古文必不如僞古文之動多對偶僞傳雖不足據而此卻是古訓宗鄭學者亦斷以爲非未免失攷且詩箋固鄭說也梓材敬寡屬婦亦當從孔傳不得作對文漢石經作惠於矜寡此是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不與安國古文同

所考閻百詩引禮記疏康成詩譜云子按此見檀弓太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鄭注王伯厚云他無

君万紀於太常正義引周禮司勳司常皆作太常而各本已先言之

公封於魯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云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此闕說所本然今魯頌鄭譜無此語周南召南鄭譜止言次子亦世守采地無君陳名正義曰且與爽次子名詥書傳無文雖毛詩禮記疏非盡出顨達一人之手故不同如此然亦見唐代經師不皆以君陳爲周公之子顨達疏中所引鄭譜或亦是據坊記鄭注以意加君陳字耳宋林之奇引蘇氏及陳少南之說斷鄭說爲非不爲無見若汲郡古文沈約注以周平公卽君陳此出於後人僞託尤不足據依

河圖洛書作黑白圖唐以前所無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河圖卽八卦劉向父子班固竝稱洛書有文類達正義并詳其字數至於馬毛之旋龜文之坼則宋以前諸儒所說皆同惟宋末吳人兪氏玉吾著周易集說以尙書顧命文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雅崐崙產玉河源出崐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解殊拙少時在都門及見河閒紀大宗伯閻其緒論斷以石文成字爲洛書深駁盧辨明堂九室法龜文之說不知兪氏固

周禮皆作大釋文無音按爾雅釋天郭璞注釋文大社音泰下大常同蓋指郭注引節服氏六人惟王之大常句下亦無音岳氏刊正經傳沿革例所言皆不復出

賓于四門鄭讀賓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僞孔傳以爲賓迎讀爲賓客之賓左文十八年傳賓于四門杜注作賓禮子按此賓字似宜讀若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之賓徐邈云賓音殯馬云卻也詳卻氏有擯卻義古賓字與擯通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賓于四方流四凶族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敘四凶後卽接以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疑此賓字與楚世家賓之南海義同卽擯卻凶人於四方之意不

必與上下文兩納字一例孔疏云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是也鄭注謂流四凶族在治水功成後王肅難之按左傳明以流四凶族屬舜臣堯時是當在居攝之前又疏引僖三十三年襄二十一年傳亦是確證王氏後案主於發明鄭學故於王肅難鄭不得不爲之申駁並舉孔疏所引傳文亦以爲不必泥顧家之說例固應爾揆之情事則有未允

釋文於舜典下云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七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憯撤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云云而穎達正義依劉炫本乃用姚方興所造多二十八字之僞孔傳其違異如此蘆文弨

可作注音

無逸篇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疏引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云常事曰觀非常曰視釋文於左氏傳皆無音於穀梁觀魚則曰如字釜皆作平聲按

抱經學士文弨以爲陸氏所見與賈孔諸本不盡同今取陸氏本附於注疏本中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欲省兩讀翻致兩傷斯言良是此其兩傷之大者獨怪陸氏既用王肅本經文其於姚方興所增十二字則載而辯之至阮孝緒七略所有十六字則於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而愼徽五典以下乃仍用方興之僞孔傳是陸氏一人之書又復兩傷進退無據難以理求此必後人所改非元朗之舊而近時考據家或深詆元朗爲無識或又以爲一隙之明寃矣

禹貢九州下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又按劉熙釋名州注也是州字本合有專於切一音焦氏易林謙之革西至平州與關我華廬思吾故初爲韻此其證顧氏唐韻正於十八尤州字下引魏稽康太師箴故于州稱疚不備引於十虞桴字下引魏稽康太師箴故于州稱疚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桴從古音方孑反竊謂此桴字或可如字讀魏晉人讀浮亦有作孚音者見陸機贈顧彥先詩浮與鳧爲韻周官鳧氏鄭注鳧讀爲誅是誅亦可作誅音易晉晉也明夷誅也是晉亦可作注音

史記高祖本紀縱觀觀秦皇帝集解索隱亦皆無音而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則是游觀之觀亦讀去聲意徐仙民李軌諸人或有音而陸氏削之

費誓臣妾逋逃僞孔傳男曰臣女曰妾顏達疏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曰臣妾此說非也按史記魯世家裴駰集解引鄭注曰臣妾賤役之屬本不言婦女且詳書意當指費地居民之臣妾言此逋逃者軍士毋得越逸而人得者又當敬還其主下則言非逋逃而誘之者則有常刑篇首人無譏聽命鄭注本兼軍之士衆及費地之居民語故知此臣妾非軍之臣妾也後漢公羊何休注云亦未是觀後漢書馮緄傳張儉奏緄將傳舜二人我服自隨請下吏案理

又南史徐君蒨傳湘東王嚴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
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蒨應
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此雖一時俊辨亦見婦人在軍後世亦以爲罕事孔疏附
會之說益不足憑

定公元年傳命以伯禽劉炫以爲伯禽亦是書名與康誥
唐誥爲類然詢如劉說則夫子刪書獨不錄宗國開基之
命何耶按尚書百篇之外若史記殷本紀所引有大戊伏
生尚書大傳所引有拚告漢書律歷志所引有月采豐刑
墨子非樂篇所引有武觀非命篇所引有總德之屬其名
皆不在百篇之數意秦火後亡之故司馬遷諸人僅傳有

百篇之目矣　國初孫寶侗遂以左傳此經致疑書序爲
偽益未深考秀水朱氏經義考見及之而語焉不詳茲申
其說

毛詩序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顏師古匡繆
正俗云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
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今人讀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益序釋風
考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上而下今當讀
曰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于敖顏所說所以風天下當
讀如字與釋文同其云今人讀風爲諷者乃徐邈音陸氏
所云今不用者也風風也釋文竝如字徐下音福鳳反崔

多以釋文混入注中

父母孔穎達以後漢書周磐傳所載爲確詁與韓詩外傳
義同西河毛詩寫官記解邁字凡三義說雖曲而成人乃
深

陸奎勳陸堂詩學王風辨力駁范甯序毅梁烈黎離於
風以爲誣聖謂詩乃國史繫之不始孔子詩所由繫宜據
諸文義體裁音節其言是也然考鄭氏詩譜序孔疏云楚
詩六篇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
取而范甯序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黎離若是
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不得退
之於風詩則是夫子不刪詩繫詩本國史及體裁音節之

說唐人固已言之士勳於范甯序疏又言仲尼刊正遺冏
冏風此正與朱子孔子不刪詩只是刊定之說符合降王
逢咎自是服鄭言之而疏家固不苟同陸堂蓋陰主其義
而沒其所本耳
蜉蝣掘閱傳箋義疑皆未安廣川詩故云閱通穴引管子
掘閱得玉爲證予校說文掘字下云突也引詩蜉蝣掘閱
又掘字下云兎窟也徐鍇繫傳引文子云兎走歸掘閱掘
蓋即堀字之省意詩故說爲是
匪風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傷傷疾驅非有道之車
漢書王吉諫昌邑王疏引此詩云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傷傷者校儒林傳吉詩學受於韓嬰

此乃韓詩之說亦與毛同眞漢人相傳古訓近王庶子經
義述聞據左傳杜注及廣雅訓匪爲彼遵以毛傳吉說爲
均失之近於有心立異又小雅苕柳無自曬焉據廣雅曬
病也謂當本於三家按此無以毛訓近爲非考爾雅釋言
曬晒也郭注親曬者亦數也說文日部曬日近也春秋傳曰私降曬燕又黍部黏黏也春秋傳曰不義不
黏今本作曬黏亦是近著之義又考工記弓人凡昵之類
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
爲黏黏黏也昵即曬字皆不訓病今僅執單詞孤證以蔽
經師舊詁亦恐未然
雖雖自貽伊阻靜女貽我彤管貽文本亦作詒而於既詒
我肆自詒伊戚詒厥孫謀君子有穀詒孫子皆作詒案說
文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從言台聲說文繫傳臣鍇曰一
曰遺乃與貽同音無貽字鉉本貽字在新附知詩中貽字
均應作詒不當別出俗貽字
東山制彼裳衣鄭箋云女製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何義
門讀書記云制彼裳衣者別製裳衣歸者別製裳衣
亦得爲一義子校左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
預注製兩衣也恐此制彼裳衣掌上零雨來或同此製字
然無他證未知誰得悕矣
株林乘我乘駒駒應作騁錢竹汀詹事大昕養新錄中引
說文鄭箋及皇皇者華正義以證陸氏音義之爲後人互

易此說已見臧氏經義雜記而於毛傳大夫乘駒鄭箋馬
六尺以下曰駒未爲申斷雖毛詩本古文多假借字詁訓
傳往往以正字解經而此非其例蓋後人不知騁字古音
之同駒既改正文遂舉毛傳鄭箋而并易之公羊傳何休
注卿大夫士曰駒竝同此例
漢諸葛公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魏高柔至抱文書而臥晉
周侃惜分陰梁徐勉還家大吹元魏韓麒麟置律坐旁唐
岑文本理繁簡煩不去手皆所謂匪勉從事不敢告勞者
審見高言清靜坐嘯自安晝諾則棄之實像決事則委之
屬吏虛名徒施百弊叢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每願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也

霍光之於上官父子梁冀之於孫氏諸葛恢之於鄧皇
郭璞楊駿之於段廣張邵皆以葭莩密戚援引同升于顯
攻權卒歸兩敗南山篇云琐琐姻亞則無膴仕正月篇云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秉國政者可弗鑒諸
兩無正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惠氏古義引後漢書注韓詩
淪胥作薰胥鋪作痡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使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據此則字雖與毛
異而於毛傳所云使無罪者率率相引而徧得罪其義則
同淪胥不過訓相率耳按章
作薰惠亦小誤注又引前書
薰又引音義云謂相薰蒸得
氏又據易虞仲翔本以薰通閻兼引漢書注應劭音灼諸

說及呂氏春秋高誘注以淪胥爲胥靡之刑遠斷毛公爲
誤此穿鑿之失也無論漢書諸注本有差爽未可盡憑
古攸斁云屢應
纂說疏案尚多高誘注呂氏
居在所不免如伯麗之讖
附會通借以輕議毛公并遠韓說按今漢書楚元王傳
此或是青魯二家之
說非毛亦并韓也
流無淪胥以敗抑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作何解
亦將以爲薰胥之刑乎此通彼細其愼甚矣
十月詩以下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毛以爲幽王鄭以爲
厲王謂毛公作詁訓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按此似後人
移置經文之所始然攷詩譜序疏引鄭荅張逸云詩本無

謂周因於殷禮也不得如朱子戒農官之說

毛詩漢時未立學官按前書儒林傳贊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似平帝時曾暫立學官後仍廢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義之見於著述者則若桓寬鹽鐵論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班固白虎通義王符潛夫論應劭風俗通義蔡中郎集蔡邕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爲王伯厚詩攷所未收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承不皆符合許君說文自敘言其偁詩毛氏而所引與毛異者甚多且有同偁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即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

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有分歧非全墨守此說已見鐵可盧徵君大略詩古訓自敘中子於段陸氏釋文敘例云子愚讀詩師資已駁此其證也自舉秉彝守一先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朱子作詩集傳其閎意眇指博采韓詩序儀禮圖語戰國策楚辭匡衡劉向諸說詩攷所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者蕩然具在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也學者罔羅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拘牽古義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惟決擇之間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輩誤信豐坊僞撰之魯詩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

揅梅詒其謂之毛傳於謂無訓鄭訓爲勤不若朱傳但相告語不待備禮爲是朱原本毛義也戴氏震以此爲女父擇壻之詩則謂之者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此不待備禮毛鄭皆據禮之變言若常禮則必備禮儀禮昏禮納采賈疏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不言納女氏已許也納吉男家卜吉復恐女家翻悔故更云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納也曲禮女子許嫁爲成人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壻雖不備妻禮猶爲之服齊衰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壻由上踏說推之則納采問名納吉昏禮之未成者逮至納幣請期而夫婦之義已定故笄以表其成人纓以明其有所繫屬由是而親迎而廟見牢而見舅姑事之常也其或不幸而壻死則有斬衰而弔之義禮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此斬雖弔服既葬而除然以壻齊衰對觀之則固以婦禮自處矣其既除之後從父母之命而改嫁禮之常也其有守從一之義終身不嫁且有適壻家而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者此可謂之過禮而不可謂之非禮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

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亦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子謂此論過矣今所謂受聘即古之納幣六禮至納幣已幾於成所少者請期親迎耳其許嫁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女子以身自許古有夫家禮不備而女者蓋自納采以至納徵之禮不備不聞於納幣之後而猶可謂之禮不備也善乎朱檢討之言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咸男女異室火澤相睽自委禽納幣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近時江都汪明經中著述學二卷中有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以爲昏姻之禮成於

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且云女事夫猶臣事君若使齊楚之君死魯衛之臣就呼而自殺必爲狂易失心之人以比女子許字未嫁而殉身者予謂此論九僭矣女子未嫁而殉夫此謂過禮之中又過禮焉則可而以爲狂易失心則大不可即以君臣之義擬之女雖未嫁業經受幣此如列國之士或弓招幣聘已許策名即此身尚未登朝而君臣之義固定乃於此將仕未仕之際不幸國君有故往而殉之則君子或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而已而謂之狂易失心安乎否乎又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注謂生特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而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賈

周官酒正鄭注如今鄭白矣釋文鄭白即今之白醳酒也宜作醳作鄭假借也在何反賈疏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鄼今皆作鄭所由亂也又按漢書高帝紀注臣瓚亦音南陽之鄭爲讚師古曰瓚說是也但鄭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鄭字明其音同也詳諸說是沛郡之鄭字本作鄼以鄭別有鄼音而又字形相近遂以代鄼致鄼鄭不分鄭君時二字相滑已

久遂復以鄭作醳玉篇於鄼字下云沛郡縣亦作鄭陸氏以爲假借似小誤許君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此鄭字是時俗通用未可云假借至賈疏云南陽地則本班固漢水亭碑鄭與何同韻實與史漢注讀相違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賈疏樹渠者非直溝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詳此經自以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溝即是渠不應別出渠字攷渠字在考工記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槀是以版書表物則訓車閑輿人渠三柯者三鄭注在國語則訓爲楯見吳語文犀之盾盛告深鄭注謂楯識也賈疏六槀之上皆爲楯識小旌書其槀稾之名以表之按此亦是楊槀之類但用旌用木小異向見王述庵司寇有五經楊槀一書槀本此蓋但見職金注文意取表識遂以名書而未詳究字義并亦忘其爲

注云渠瀆也高又注甲名引國語此不取　此漸字疑即史記司馬相如傳隤牆塡塹之塹兵略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此渠同塹之證又漢書鼂錯傳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苔注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如淳注引墨子師古以蘇說爲是則墨子之渠苔又非此之渠苔要皆非水所居之渠因思此經樹字乃是樹之林以爲阻固而下渠字即淮南之渠壍是坑塹之類與溝池有水者異若漢書之渠苔乃掘塹而布鐵蒺藜耳經義述聞有此條以渠爲籬落謂渠或作據又作椐引廣雅樻枸也九注枸與籬同釋名青徐謂籬曰椐爲證與鄭意異

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咨其自反覆賈疏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縣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按唐律又有主守導令囚縣異條後世所謂翻案本此

憲曰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世所謂翻案本此

周官楊槀二字如職幣泉府職金則楊槀是以版書表物銓牌子之屬如蜡氏司烜氏則楊槀是檟朩之屬楊同胰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槀者正是以版木表識故字皆从木書是緣記非典籍之謂肆師盛告深鄭注謂檟識也賈疏六槀之上皆爲檟識小旌書其槀稾之名以表之按此亦是楊槀之類但用旌用木金注文意取表識遂以名書而未詳究字義并亦忘其爲

步一苞廣九尺袤十二尺淮南子氾論訓渠幰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高又注甲名引國語此不取　此漸字疑即史記司馬相如傳隤牆塡塹之塹兵略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此渠同塹之證又漢書鼂錯傳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苔注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如淳注引墨子師古以蘇說爲是則墨子之渠苔又非此之渠苔要皆非水所居之渠因思此經樹字乃是樹之林以爲阻固而下渠字即淮南之渠壍是坑塹之類與溝池有水者異若漢書之渠苔乃掘塹而布鐵蒺藜耳經義述聞有此條以渠爲籬落謂渠或作據又作椐引廣雅樻枸也九注枸與籬同釋名青徐謂籬曰椐爲證與鄭意異

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咨其自反覆賈疏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縣即是其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按唐律又有主守導令囚縣異條後世所謂翻案本此

憲曰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後世所謂翻案本此

周官楊槀二字如職幣泉府職金則楊槀是以版書表物銓牌子之屬如蜡氏司烜氏則楊槀是檟朩之屬楊同胰不過作表識解所謂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槀者正是以版木表識故字皆从木書是緣記非典籍之謂肆師盛告深鄭注謂檟識也賈疏六槀之上皆爲檟識小旌書其槀稾之名以表之按此亦是楊槀之類但用旌用木小異向見王述庵司寇有五經楊槀一書槀本此蓋但見職金注文意取表識遂以名書而未詳究字義并亦忘其爲

非吉語

量人邦圖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鄭注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奏之遠近賈疏鄭以地中有平廣兼山川之等故云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也支謂臻湊道涂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桉晉書裴秀製禹貢地域圖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據鄭注之方圖即裴序之分率準望鄭注之山川廣狹即裴序之高下方邪迂直鄭注之支湊遠近即裴序之道里蓋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此如後世之輿地圖僅舉大槩鄭注如今司空

梓人賈疏鄭駁五經異義曰觶字角旁支汝頵之問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觚旁著氏則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觶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按說文觶從角單聲又觚字云或從辰觚字云禮經觶據此觚字即鄭所云古書觶字即鄭所云今禮觚一從單一從辰皆以爲聲即從氏亦是古音與民相近與從單從辰皆可通徐鉉本載孫愐唐韻作之義切則依汝穎師讀所作角旁支得聲古音必另有從單之切說文於禪㬎㬎彈諸字從單得聲者皆可證又說文舠小觶也從角旦聲唐韻徒旱切意觶音亦必近之今觶字玉篇僅有支義一切廣韻僅有支義一切而從單從辰從氏得聲之音遂廢雖辰古音同祁與從古雙聲假借之音依說文例凡曰讀若者或取正音或取轉音如椳字從木爰聲讀若指撝之屬此是轉音而觶字不言讀若則從單聲自有正音可知鼎臣謂從戠省乃得聲亦未是

小胥全爲肆肆古文作䎽說文希部虞曰䎽類于上帝惠氏以爲易象傳之象即此䎽字省作象彑部豕走也从彑从豕省通貫切非易傳之象予按易繫辭象者材也讀若肆乃與材協上文象也者像也下文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正是確據又按說文彑讀若豕闕象从彑亦得有近居例切一音而許君既未著从彑从豕得聲之說

後人但知通貫切一音然考互部豕豕也从互从豕讀若弛象从互从豕省藏侗六書故以爲彖象本一字說文分爲二非則豕元有弛音類篇作賞氏切又考說文心部有㤰字怨恨也从心豕聲讀若滕戶佳切臣鉉等云豕非聲未詳此正是大徐不知古音豕之从互得聲與戶佳切古音自通也易正義引褚氏莊氏並云豕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此齊梁間師讀僅知有通貫切之故若豕字則與彖繇字自可通不必定以易傳之豕字爲非

樂師詔來瞽皋舞先鄭破瞽爲鼓破皋爲告又云字或爲瞽後鄭從之按說文本部皋引周禮曰詔來鼓皋舞鼓字同先鄭而皋不作告許君與先鄭所據皆古文周官而字事潛研堂荅問據說文玉部瓚字下引作埻玉石半相埻也斷爲埻字其說是矣按此說已見惠氏禮記然說文土部埻本訓卑垣封人社壝鄭注壝謂壇及堳埻也即此埻字不作等

埤義等埻之訓於史有之而經典未見疑此將字或是錞字拔考工記此經注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校冶氏重三錞注引說文解字云錞鐏也三錞爲一斤四兩疏謂許氏以此錞與倚書鐏爲一錞鐏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鐏是錞之輕重久無明證鄭意以此經伯用將將或當作錞是以玉石輕重言之伯子男三玉二石當時必有錄兩輕重之制而今不可考此與賈疏七兩六兩之義大略相近似較等埻之義爲安或許君所見則作埻耳然錞論輕重與用龍用瓚之例又違亦未敢決姑備一義要之將字則或作誖或作悖則皋非告字矣皋則所見本又異他文放此

折聲說文手部摘投也唐韻直隻切蓋即古擲字又摘从手啻聲一曰指近之也摘與摘字異此上摘山巖之摘亦應作摘先鄭讀若作摘不過未據若字形聲爲訓而義與後鄭用石物投擲意亦同賈疏斷以爲杖摘破之故後鄭不從未詳所謂西京賦戈蔟之所攘捐蔟爲戈取此殆同鳥巢不與杖摘義然司農自訓蔟爲爵蔟之蔟猶言張賦同也

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駹與先鄭讀龍義合侯用瓚伯用將注謂龍瓚將皆雜名釋文將如字按將無雜訓錢詹事潛研堂荅問據說文玉部瓚字下引作埻玉石半相埻也斷爲埻字其說是矣按此說已見惠氏禮記然說文土部埻本訓卑垣封人社壝鄭注壝謂壇及堳埻也即此埻字不作等埤義等埻之訓於史有之而經典未見疑此將字或是錞字拔考工記此經注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引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校冶氏重三錞注引說文解字云錞鐏也三錞爲一斤四兩疏謂許氏以此錞與倚書鐏爲一錞鐏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鐏是錞之輕重久無明證鄭意以此經伯用將將或當作錞是以玉石輕重言之伯子男三玉二石當時必有錄兩輕重之制而今不可考此與賈疏七兩六兩之義大略相近似較等埻之義爲安或許君所見則作埻耳然錞論輕重與用龍用瓚之例又違亦未敢決姑備一義要之將字則

必係傳寫之誤

曲禮毋不敬句釋文毋字與毋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毋音非也按此即俗所謂圈聲之說唐以前人則用點謂之點發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守節唐初人德明又較前蓋自四聲別而點發之例興點發興而古音之通廢齊梁以來論音論義愈推愈密而俗音俗字亦由此滋繁

檀弓大功廢業鄭無注校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以上文侍坐於先生例之鄭注自確廢業句冎已見故不復著意亦同請業之業顧氏日知錄以廢業爲廢業之役使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孕者腸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吕爲令三年春詔曰蓋君人者親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勑勑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產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據此則漢律本有養幼少存諸孤之條幼少即有子不能養食者諸孤即無父母親屬者之孤與死事之孤與皆官爲稟給帝特申明之意云三代時立法必徇有加於漢若越語三人與母二人與餼乃指一產三子及雙生者而言其生丈夫女子不過壺酒犬豚非有常餼賈公彥所謂鄭引越語不必盡如其禮蓋必刖時之政視越國之法有加非轉不及也自常餼廩給之法廢而東漢之季實彪爲新息長嚴不養子之制民間乃有賈子賈父之

作折墊蓋非至管子與注疏左右手互異或所見本不同或傳寫誤倒

月令養幼少存諸孤鄭注但曰助生氣也未詳其制於周官慈幼下注云產子三人與之餼賈疏云皆是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爲此權禮鄭引之者見其愛幼少之法不必盡如其禮枝周先王時比使之保閭使之受鄭使之救州使之賙所謂大道之行人不獨子其子必無有棄而不舉者而又閭史書其名司民登其數王制有常餼門閭有委積其所以養之存之之法必有一定科條特經典未之詳載漢書高帝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不役使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孕者腸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吕爲令三年春詔曰蓋君人者親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勑勑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產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據此則漢律本有養幼少存諸孤之條幼少即有子不能養食者諸孤即無父母親屬者之孤與死事之孤與皆官爲稟給帝特申明之意云三代時立法必徇有加於漢若越語三人與母二人與餼乃指一產三子及雙生者而言其生丈夫女子不過壺酒犬豚非有常餼賈公彥所謂鄭引越語不必盡如其禮蓋必刖時之政視越國之法有加非轉不及也自常餼廩給之法廢而東漢之季實彪爲新息長嚴不養子之制民間乃有賈子賈父之作正墊故下曰鄭云折墊者卽是正除之義今注疏本亦

稱遂以王政之常經爲循良之異績矣今育嬰堂之設雖不隸於官而郡邑之好義者爲之則猶有周官比閭州鄉保受睯救之意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夫

丙則衣裳綻裂釋文綻或作裧裓後漢書崔寔傳注引此文作裧說文作袒系部無綻字近儒論元朗釋文多俗字此又其一

樂記天子夾振孔疏引王肅聖證論據家語難鄭馬昭申鄭孔晁又難馬昭然肅雖有意難鄭如此經分句卻以肅說爲優

檀弓公瞿然失席釋文本又作懼紀具反桉漢書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音居具反

後漢書何敞傳由安懼然不敢苔章懷注懼音紀俱反據此是瞿懼字皆有平去二音而玉篇懼字僅有渠句切

廣韻九魚十虞皆無懼字則章懷注中俱乃具之誤

南不盡衡山應氏鏞曰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粵未盡開也杜氏通典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謂之南越以晉隋二書謂交廣屬禹貢揚州之域爲非胡胐明本此作禹貢雖指因謂嶺南虞舜聲教所不及而史遷之不復知而秦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事又在後灼知爲周末時人之語而漢博士采之耳應氏之說非是

所謂南撫交阯韓昌黎詩所謂暫欲繫船詔石下上賓虞投壺鄭注圜者擊聲釋文其聲下其音楊楊然楊音吐鳳反按周官旄舞鄭注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閭鼙聲不過里鼓聲不過琅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鏗鏘鼓瑟鄧鼙不過閭鏗聲不過琅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鏗鏘鼓瑟禹貢潮南聲聲敔句於胡胐明之說殊有未安然閻氏引文選作鏗鏘鼓瑟李善注閭靬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

字書曰鞮鼓聲圍與鏗鞳鞺鞳古字通據此鞳鞺鞳鞺四字皆通用而楊字有鶴塲近地義亦可借作鼛聲之下鶴名　本釋故陸用之圍釋文吐剛反集韻又音湯與鍠同然則司馬法之鼛鼛卽上林賦之鼛鞳矣鼓聲不過鼛唐以後重雕宋本司馬法無之玩文義或當在嚴位篇殆唐以後佚去

重主道也鄭注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孔疏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左氏哀十六年傳使賦車反祔于西圃杜注祔藏主石函孔疏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祭法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

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姞姓春秋時惟南燕姞姓孔氏仕衞已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僭爲之耳此孔本鄭義謂大夫士無主而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記祖考何可無主此引孔悝以證大夫有主不用鄭義饋食設主見於逸禮當必有徵而今無考又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按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祔注藏主石室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注廟主石函或云石室或云石函而主則要皆用木觀哀十六

年得祔於蒙中之文似石函近之當是石室內又爲石函公羊傳作僖公主何休注諸侯長一尺則固可以置棗中也至說文大夫以石爲主於禮無考或亦出於逸禮漢時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以無師說而未注叔重固當見之後逸書逸禮雖皆亡於永嘉而北朝學者或尚有見之之人故清河王懌得據以議禮若惠氏於說文引管子山至篇云云則尚非大夫用石之明證

大學之大當讀太親民之親不當讀親身有所之身當如字說詳李恕谷塙所著大學辯業中其論格物專指博文六藝鄭君之以格訓來朱子之以物訓事皆所駁正恕谷學出毛西河而論格物則與毛據選注蒼頡篇訓量度又異毛以格物卽格其物有本末之物義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立武而惠氏士奇大學說亦同之

管子君臣篇書同名車同軌此名卽文之確據毛氏四書正事書同文條錢氏經史答問正名條皆失引此

元陳澔雲莊禮記集說於科舉所用諸經說爲下朱竹垞檢討詆爲兎園冊子納喇侍衞至特作補正以糾之然澔序中固云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可知此書不過爲鄉塾啓蒙之用本非敢與鄭孔抗衡正不必以疏漏病之明洪武時尚不用以試士至永樂中纂修大全始主澔說而以之列於學官此自胡廣諸人之陋當亦非

儀禮司射猶挾一个注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侯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侯字賈疏引作矣矣字是喪服莒經大搹左右在下注搹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左右字賈疏引作本本字是

士虞禮魚腊爨亞之注爨竈疏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王孫賈問孔子曰與其媚竈是前後異名故鄭據後決前也媚爲奧爲宇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疏仍引作媚於奧拔于字古通爲士冠禮字辭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讀于曰爲而詩作子楚宮作于楚室文選張載注左思賦李善注謝朓詩王融序引詩兩于字皆作爲知唐以前本別有作出賈公彥所見當作爲特牲饋食禮引作於兩引歧異或是後人所改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爲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乃是母嫁子未隨往或隨往而後爲異居未嘗教養成立即轉育於他人者是未有恩親故不爲之服鄭注以恩服爾正體傳義自賈疏過泥其說遂謂三者闕一雖同居亦名不同居然則已或繼父先已有子爲同財大功之內親而人情變遷萬一不能共活或繼父或雖有同財親而亦爲己築宮廟奉先祀其恩遂可置而不問乎凡民亦知其不可矣庶人無廟即代延香火者亦可

由此推之疏說非是顧氏日知錄并傳不之信亦未是又按家語曲禮子貢問篇鄰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此不同居之繼父即傳所謂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者故不爲之服齊衰三月也而同居異父之昆弟從爲之服究無定制檀弓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游夏親受業聖門而所言歧異如此鄭謂親者屬王肅難之肅又謂繼父服齊衰于降一等故大功馬昭張融駁之魏高堂隆以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即同居亦當在同爨緦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其說是矣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云舅子本在不出故得內名也外內兄弟之辨如此今人以內兄弟稱其妻之兄弟誤甚此說前人已引傳長虞陸韓鄭諸詩正之而彰彰見於儀禮者轉不之引何耶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洪興祖慶善春秋本旨二十卷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觀此數言足盡宋人說春秋之弊按與祖以忤秦檜貶韶州雖與胡氏安國竝時其說春秋必非胡氏借經義以諷時者比

九非前之孫明復後之趙鵬飛楊啖趙之餘波棄傳從經深文刻論者所能幾及而紹聖間涪陵崔子方彥直所著春秋經解本例例要謂春秋固有例而日月之例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當亦非洪氏所許也洪氏之書惜不可見今惟楚詞補注行於世洪氏又有周易古今考異釋疑一卷見宋史藝文志古文孝經序贊一卷見明鄭世子書目今亦不存

左氏紀事與他書違異者孔疏一以左氏爲斷此雖疏家之例然亦可省異同轇轕之疑略舉數例於此晉趙莊姬傳疏史記又稱有屠岸賈云云妄說不可從后羿自鉏疏夏本紀不言羿泥事是馬遷說之疏也啓蟄而郊疏據傳傳稱其善屬文故其持論可以文章騷賦列於立言之科異乎後之藉口儒林鄙夷文苑者

昭二十七年傳是無若我何疏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

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予家自漢長平侯
師事張禹以治易名著有易傳見冊府元龜而今諸經疏
中未傳其隻字此孔疏所引乃我家經師之僅見者
鄭文夫人姜氏羋氏疏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
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僭奢態不知禮也後世劉聰
三后天元五后乃於此濫觴
哀八年傳何故使我水滋釋文本亦作茲子緜反濁也字
林黑也按說文茲下引此經則茲乃本字水旁爲後人所
加釋文多俗字此亦其一呂氏春秋謹聽篇觀世篇兩引
太公鈞于滋泉竝應作茲
公羊徐彥疏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
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荅
曰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制作之意
故用夏殷之易矣按儀禮冠禮筮人執筴賈疏引演孔圖
卜得陽豫之卦謂大夫卜筮皆不常據一代此殆是也若
如徐疏所說則聖人身當周代豫懷貳心棄文王周公之
書而信災祥小數乃生今反古爲下而倍之九者知其說
之必不然
漢建初時左氏尚未立學官賈景伯至附會圖讖明漢爲
堯後之見於左氏以求道通見左傳其處者爲劉氏句孔
疏後漢書鄭范陳賈傳論注
此在東漢緯學方盛之時欲藉此以興立廢學事或有之
獨怪何邵公生當桓靈之間公羊自西京以來久立於學

雖以鄭衆陳元賈逵之言卒不能奪又當時曾禁讖緯故
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見賈疏而邵公又遭黨禁廢錮
何取乎動引尨緯文致受命之祥如獲麟注一則曰制作
道備當授漢再則曰爲漢作撥亂之法若媚世之所爲乎
況傳稱邵公追述李育意呂難二傳而李育在永平建初
間呂前世陳元范升更相非折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
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邵公既述育意九不應多引圖讖
與育乖違竊意東漢當桓靈時傳仲師景伯之業者居多
皆習左氏古學而范書稱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
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以
求合其私文者必其時公羊家如戴宏之徒師傳漸微不
敵左氏邵公自序中所謂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且恐
亦有私行金貨以謀奪公羊者故專以申公羊爲己任欲
申公羊不得不侈陳符瑞以求當於世主且以壓伏纂傳
其用心蓋與景伯之於左氏同時主既不重經而重讖後本
漢書章
懷注儒者即假內學以求通非徒習尚蓋有隱衷此蔚
宗之論所以爲可悲也晁氏公武但以隨傳何世病之淺
矣始知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諸人眞豪傑之士
穀梁傳范甯序石渠分爭之說釋文云漢宣帝時使諸儒
講論同異於石渠閣也按漢書劉向傳會初立穀梁春秋
復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儒林傳迺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

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同慶丁姓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顯
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由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臣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
梁之學大盛師古注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
則所謂大議殿中者卽在此閒范序所云分爭之說卽指
公穀兩家竝論之事故下文云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
辯訥也而楊士勛疏乃云分爭者若劉歆欲專立左氏移
書太常博士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
喧譁是也此是前漢哀帝後漢光武時欲立左氏學之事
於宣帝石渠講論無涉九與立穀梁之學事無涉是楊氏
之誤又楊疏以石渠爲漢之學名亦誤

范甯作集傳獨主左氏兼取公穀欲矯當時之弊彥周論詩
多宗蘇氏而盛稱玉川之傳則與子由所見又違
如曹伯終生卒引徐乾說則直不信傳季友手搏之事此類正范
言師傳引江熙說則直不信傳曲護非若何休墨守公羊至於附
會謬誕故晁氏說之晁氏公武黃氏震王氏應麟家氏鉉
翁呂氏大圭諸儒皆稱甯注之長而文中子則已先言之
書程典篇引參分天下有其二皆古志遺文非夫子撝言
孝經諸句亦是此類而王氏應麟云左氏粗聞閭里緒言
中說天地篇云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此
正明范氏說經之善下又云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欵向
之罪也春秋之失自欵向始也棄經而任傳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推文中之意雖欲棄傳從經而
不仍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也傳又不可廢也然則文
中但不欲人泥三傳以說經非盡排三傳而逞臆見也自
陸淳承啖助趙匡之說不信左氏然猶左袒公穀至韓昌
黎贈盧仝詩遂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此宋元諸儒厭
傳空談之所祖論者皆歸咎於啖趙不知其說實自文中

得不驟今文孝經而崇古文釀爲爭端垂數百年以予考之皆後人之失也當日溫公作指解雖主古文而全載元宗今文注知古今文本無甚殊若朱子則古文今文均所致疑其作刊誤不過姑據溫公注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此元吳氏激之言雖意主今文故有此論而朱子之書具在於傳之六章兼用今文且全書刪去古文三百五十三字此自是朱子一家之學於今古文兩無偏主後人不詳究朱子義例遽欲黜廢今文是不但非唐司馬貞所料即朱子而在亦不以爲趧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至和其民人七句與今文孝經諸侯章一字無異黃東發云無度之說此重言也元宗正以不知重妻子之義故王后廢承諫死麗妃以倡進武楊以寵升若如閨門章比妻子

臣妾於百姓徒役正可援爲口實黜陟自由而何廢經啓

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予謂周末時所見如此益足解朱子之疑且可證孔壁古文之必無大異說文用古文孝經而尻字下引仲尼居無閒字亦一證毛氏以說文爲本杜林漆

有而未詳檢知幾元議遂有此失王伯厚以鄭注爲小同之說亦未審是否

諫諍章是何言與下俗刊有言之不通也五字此溫公指解中語誤入經文王伯厚已言之今注疏本尚不誤而近有刻古文孝經全文者乃仍其誤此非何郡公所謂失其句讀甚可悶笑者耶

孝治章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可見聖人不以臣妾竝妻子邪鳧疏引哀公問九是確據宋熊禾序董氏鼎孝經大義以司馬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疵此重言也元宗正以不知重妻子之義故王后廢承諫死麗妃以倡進武楊以寵升若如閨門章比妻子

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載孝經一篇十八年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云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今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然則長孫氏亦傳今文孝經亦止十八章明甚而隋經籍志稱長孫有閨門一章此語他書未見未詳所本疑卽劉光伯之徒相承有此說而唐初修隋志因之後儒遂據此以定閨門章之非僞殊不敢信當更質諸博雅者

山崧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歟夫知幾明言薛瑩袁山崧皆無鄭注孝經何又作疑詞蓋朱氏徒以范書鄭傳章懷光伯僞造書百餘卷送官取賞詳見隋書本傳前人已備論之而明成化閒廣山周木作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於閨

注云謝承書不言注孝經但舉謝承未及袁薛故疑其或

門章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一句此又光伯之罪人已

鄭康成論語注參合古齊魯二家書定之其校從古論皆有識別見於釋文按儀禮冠禮賈疏云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竝之若從今文則今文在經於注內壘出古文若從古文則古文在經注內壘出今文皆逐義强者從之子謂周官注引故書月令注分古今亦此意而論語注尤明晰可爲注經之法何晏雖兼習諸家而中引孔馬包周之說如孔馬則全乎古文包周則本張侯論參用齊魯今但引其說而不爲分別其經文之同異遂使桓譚所云四百餘字之異文皆無可考惜哉

黃伯思東觀餘論洪适隸釋俱載漢石經論語殘碑記諸家異同之語如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又隸釋魯詩殘碑跋云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盡毛包周之比也可見漢儒於經文諸家同異絲豪必辯如此編意平叔之於論語亦猶而分出之則善矣

張禹兼習齊魯善者從之而漢志稱爲魯安昌侯說隋志稱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考之齊古爲之注本作亦可宗敬也此似涉孔安國注文而誤羨一字

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崇高倣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侃義疏采掇信近於義一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厚固韻義與禮

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以拒人師也禦故

吾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沈愛而親仁按梁皇侃義引晉樂肇曰聖人設備備擧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貴而立衆焉意亦同蔡較苞氏友交沈交廉成備衆爭卑之說爲優

後漢書翟酺傳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章懷注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此恐是章懷誤引如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亦是記憶之誤若張皓王龔傳論引折枝一段與今孟子文小異則是引有刪節與文選注齊右作齊后放踵作致於踵浩然作皓然爲孟子異本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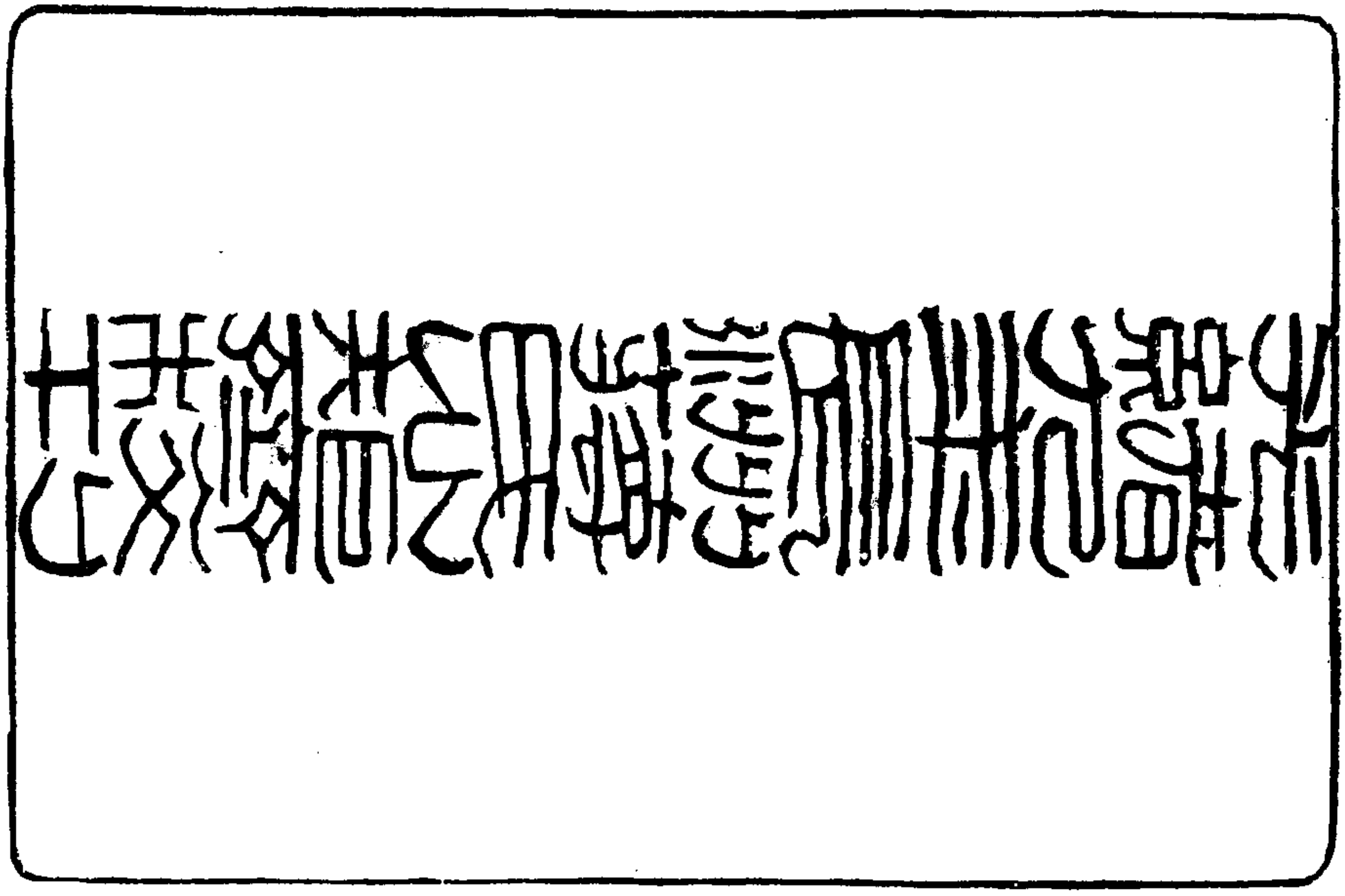
爾雅釋宮屋上薄此據明吳元泰本吾友顧千里廣圻重刊者原出宋槧 唐石經作薄錢少詹謂經典衆薄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宜公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子按後漢种暠傳召署主簿宋本及今汲古閣本皆作薄錢氏失引而唐石經簿字亦未糾正

日知錄莊嶽一條已見宋費袞梁谿漫志但彼以曹參傳嶽市卽是莊嶽未免附會

隋書經籍志載梁黃門郎沈璇集注爾雅十卷釋文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按梁書沈約傳約有通言十卷而於子旋則稱集注通言行於世則似旋所注者卽約所著之通言隋志有伶說雜說皆稱約撰疑卽是通言非爾雅隋志釋文與梁書南史必有一誤

釋詁隰之爲濕錢氏荅問據晉馬融注陰隰義爲證是矣子按集韻陽卽陵之重文吳志步騭字子山正取升義揚之爲濕荅問謂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濕子按益稷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承上作歌來歟古通揚亦是訓濕正與下文賡歌義一例僞孔傳大言而疾之訓非是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義竝同

潛潤筆記卷下 終



友有向慕而終不可見者禾始非神交也余自蜀歸晤錢少詹曉徵王侍御懷祖盧學士紹弓因知曲阜有桂未谷者學問該博作漢隸尤精而不得見覩其南來或可見之已而未谷由山左長山校官成進士出宰雲南永平以爲是恐難見矣余僑居姑蘇久壬申海遊新安而歸得晤山陰李君柯溪刻未谷所撰札樸十卷方成屬余序之余甚喜以爲未谷雖不可見而猶得見其遺書也未谷溪於小學故經史子集古言古字有前人言之未能了了而一旦若然理解者豈非訓詁家斷不可少之書耶況其考核精審有資於博物者不可枚數

柯溪亦宦滇與未谷時多商搉論定柯溪之告歸也未谷以此書授之俾刻之江左未谷是年汲於官而柯溪乃於十年後解囊刻之不負鄭重相託之意是眞古人之友誼可以風示末俗者矣抑柯溪言未谷尚有說文正義六十卷爲一生精力所聚今其棄藏於家吾知海內必有好事者取而刻之持贈後學庶不見未谷之全也哉嘉慶十八年七月中元日金壇段玉裁書於閶門外枝園

古之學者有四曰義理之學曰經學曰史學曰辭章之學而考據不與焉非無考據也考據即寓於四者之中也我朝學者始有考據專門其大要本之三通玉海等書蓋以百餘年來欣逢

稽古右文之主惟時在朝在野者能以實學相尚其所撰述俱作神益治體沽溉藝林故治經者有李安溪方望溪諸君考古者有閻百詩沈自南諸君訂譌者有毛西河胡鳴玉諸君辨證金石與山川古蹟者有王竹雲錢竹汀顧亭林陳宏緒諸君今讀曲阜桂未谷大令之札樸而服其學之有兼長也大令負穎異之姿博極羣

書自六經諸史象緯輿地財賦河渠算數曆律之學與夫六書聲韻方言風俗之類罔不根究其原委剖悉其疑以似列書目有六首溫經以漢唐注疏爲本參以各家之說其折衷之權當則安溪望溪也次覽古其援據之宏富考覈之精詳則百詩自南也次匡謬嚴而不失之苛辨而不失之鑿則西河鳴玉也次金石文字其搜羅墨本有出於集古金石錄之外者則可與竹雲竹汀鼎足也次鄉里舊聞次滇遊續筆則方駕乎亭林之營平地名記宏緒之江城名蹟記也雖曰考據專門而引證奧博詞藻古雅實能兼義理經史辭章四者之長而自成一家之言豈剽賊陳言者所敢闖其門逕哉昔人

論朱竹垞工詩古文詞而兼長考證以大令視之其何能多讓乎大令以名進士出宰滇南退食之暇撰成是編行不能付梓乃以艸稾授同寅山陰李柯溪少尹少尹風雅好古敦氣誼重然諾遂出己財屬浙西鮑渌飲先生校刊時先生年八十餘終日不釋丹鉛見此書以爲得未曾有乃潛心細對凡五閱月而剞劂奏功先生于所刊本雨過鶯脰湖委余爲序大余與大令神交二十餘年每以未得與之上下其議論爲憾今得讀其平生之著述差足慰向慕之心也余竊惟爲學而至於考據考據而至於如是之精確其爲傳世行遠固鑿然而無疑者況又得少尹與先生資助而告成之其有功於

大令豈淺鮮哉而余得附名卷末亦厚幸矣若欲弁言簡端則我豈敢

嘉慶癸酉歲大暑節前二日吳江翁廣平拜手撰

溫經　採
罔　輿說輶
襏　日中見沫
覃隆　旬
舁　卦氣值日
冶容　靜言
甲拆　六宗
平秩　載
昏墊　予弗予
文選引書自注　卷一　札樸目錄　二　心矩齋校本　一九〇九
臣哉鄰哉　邁
夔夔　下土墳墻
赤埴墳　略
東出於陶丘北　雲土夢
三江　漪革羽毛
怪石　刻
執夷　考終命
蒙　不昏作勞
度乃口　自
宅心知訓　無逸
咸和萬民　天命自度
耽樂　翼日翼室
罔可念聽　不克開於民之麗
子造天役　天閟毖我成功所
既底法　越茇棘
斁倦庸庸　須
師聽五辭　泯泯棼棼
擾　格命
惟貌有稽　徐奄
撲舉　罔攸賓
簡　亶
詮波　芼
慁　椓杙
湘　蔀
蘊結　鶉之奔奔
聊　謏草
剿襲　爝爓
鼯　訊
芑　讐讐
會朝清明　無醳
名　緡
厭厭　平平
馬祖　赫
卷一　札樸目錄　三　心矩齋校本

踩澗　禮天子所御
善走　柞
啃啃淒淒　澀縶
淵回　抗
夜何其　弗
靡神不宗　譬
九折之澤　騁
媚　掃
墊　茶
謹就　駒駒牧馬
疹　忖度
服箱　雙
道　偈
升氣　唐棣
細縈　藝
演安　厭
啐　苟敬
韋當　緎
揩　絹綱耳
豐　捃
楣　聘禮記脫誤
修止　種麥

鵠　廋室
樞室　失色
相保　求牛
澀縶　師都
槃　五盾
巀嶭　忌
琢駔　師都
譬　求牛
弗　失色
抗　澀縶
夜何其　槃
靡神不宗　相保
九折之澤　巀嶭
諛　琢駔
騁　忌
掃　五盾
駒駒牧馬　師都
茶　求牛
忖度　失色
掃　澀縶
駒駒　槃
騁　相保
諛　巀嶭
伯用將　琢駔
靸落　忌
駔琮　五盾
要辭　師都
儦　求牛
要辭　失色
駔琮　澀縶
靸落　槃
雉　相保
次舍　巀嶭
呼　琢駔
桃菽　忌
子卯　五盾
樑　師都
示諸掌　求牛
脩　失色
均田　澀縶
麻鴳　槃
廋室　相保
失色　巀嶭
求牛　琢駔
師都　忌
五盾　五盾
忌　師都
琢駔　求牛
巀嶭　失色
相保　澀縶
槃　槃
澀縶

往咨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
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誚之書攤皆俗書周君
戲言著述不愼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也他日又言
宋元人小說盈箱累案漫無闕要近代益多枉費筆
札耳今與君約無復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
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
據卽我
朝之日知錄潛丘札記皆能霑溉後學說
部非不可爲亦視其說何如耳棄慶紀元之歲由水
展是也左傳正義云子夏易傳輾車下伏菟也今人謂
之車展形如伏菟以縆縛於軸因名縛也馥案伏菟卽
鄒本之輾也名縛者輾也孔君以縛與伏菟皆爲輾誤
小畜輿說輻釋文云輻本亦作輾馬云輾車下縛也
菟陸
菟陸史虞翻本作菟陸云菟說也菟讀如夫予莞爾
而笑之莞陸和陸也案詩新臺燕婉之求說文引作曊
婉曊目相戲也
日中見昧
廣韻昧莫撥切星也引易日中見昧昜韓文云昧徐武
蓋反又亾對反微昧之光也宇林作昧亾太反云斗杓
後星王肅云音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予夏侯
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馥案此言鄭及子夏
脩地官司徒竝作拼
褫
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鄭本褫作拕淮南人閒
訓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注拕奪也
輿說輾
大畜輿說輾鄭本作輹云輹伏菟考工記輈軫輿輹焉
鄭司農云輹謂伏菟也疏云伏菟漢時名今人謂之車
展是也左傳正義云子夏易傳輾車下伏菟也今人謂
之車展形如伏菟以縆縛於軸因名縛也馥案伏菟卽

作昧與宇林王肅異轉寫誤爲昧若果作昧則與字林
王肅同無乖煩言矣釋名曉末也說文謎或作昧春秋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竝作昧文七年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昧以聲求之當從本末之末說文
無昧字或脫漏

玉篇昧莫割切星名又有兩昧字一音莫潰切冥也
昧爽旦也一音莫蓋切明也又斗柄此爲宋人重修

所亂

舁

玉篇舁馬糅足馬後左足白具此二義易乘馬驪如馬
融曰驪如不進之貌震爲馬舁足故驪如馥謂此縣足

之說也說卦其於馬也爲舁足虞翻曰馬白後左足爲
舁震爲左爲足初陽爲白也馥謂此後左足白之說也

旬

豐卦雖旬无咎王注旬均也馥案說文旬徧也均平徧
也釋詁旬均也田也釋文云本或作晌字林云均均田也

冶容

太平廣記引易豐容誨嫮南都賦侍者雜嫻五臣作冶
嫻一切經音義云聲類豐弋者反周易作冶冶容誨嫮
劉歆曰冶妖冶也西京賦妖豐豔夫

卦氣值日

京氏易以卦氣值日其法精密余考之易軌而得其說
盍以坎震離兌四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主二十四氣
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餘五日四分日之
一以通閏餘

甲坼

解卦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本作甲宅注云皮
曰甲根曰宅馥案蜀都賦百果甲宅

靜言

堯典靜言庸違傳云靜謀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文十八年左傳說共工云靖譖庸回注云
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諼諼善諄
言何休云諄猶撰也馥謂靜靖諄皆假借當爲諍謂其

善爲諍語說文訐下云諍語訐訐也

平秩

平秩東作大傳作辯秩周禮馮相氏辯其序事以會天
位鄭注辯其序事謂若仲春辯秩東作仲夏辯秩南訛
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詩采菽平平左右傳云
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兒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傳云言辯治

六宗

六宗鄭氏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案月令孟冬
之月天子乃新來年於天宗鄭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鄭注

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雷案歸既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宗今又以爲佐其說天宗則日月星辰兼有豈天宗六宗各別不相涉耶蔡氏月令章句說天宗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蔡說天宗與賈六宗同賈說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司馬彪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諸說雖異要當以天宗歸於六宗也

昏墊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傳普天下民昏暫墊溺昔困水災也張景陽詩洪潦浩方割人獲昏墊情李善注引孔傳以爲人病水災案謝靈運遊南亭詩久痗昏墊苦此言久病並無水患成六年左傳民愁則墊陷杜注墊陷羸困也襄九年傳夫婦辛苦墊隘杜注墊隘猶委頓唐張廷珪上疏或謂人窮不足憐而使兆獄離愁苦昏墊則無以率上矣

載

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云言奮起其功以廣帝業之事甘泉賦上天之綍李善注綍事也引詩上天之載案說文宰辠人在屋下執事者載緐訓聊其義出於宰

文選引書句讀

文選應貞詩晉敎南監李善注引尚書地理志夏后氏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南泮於江漢朔南暨聲敎案漢書賈捐之曰西被於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敎言欲與聲敎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蓋謂自漢至唐皆以聲敎絕句宋人始屬下讀

予弗子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釋文子鄭將更反案列子說符篇禹惟荒土功子產弗宇孔傳閒啓泣聲不暇子名之皆與鄭讀同禮內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說文咳小兒笑也李善文選注引宇林同史記扁鵲傳會不可以笑日漸長矣呱呱而泣初生未久也一言泣一言笑皆謂名子事也

臣哉鄰哉

皐陶謨帝曰吁臣哉鄰哉鄭玄傳云鄰近也言君臣迫近相須而成馥謂鄰卽下文欽四鄰之鄰傳以四鄰爲四近是也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邁

莊八年左傳引書皐陶邁種德杜注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馥案借邁爲勱書立政用勱相我國家傳云用

勉怡國家釋文云勘音邁左傳距躍三百杜注百猶勵也釋文作屬音邁

蕞蕞

大禹謨蕞爾慢正作憬憬方言憬悟也

下土墳壚

禹貢豫州下土墳壚馬融注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鄭注壚疏也梁州厥土青黎王肅注青黑色黎小疏也馥謂壚黑剛土今說文壚下脫黑字埤蒼云青黑色

赤埴墳

徐州厥土赤埴墳埴鄭本作戠注云戠讀曰熾熾赤也案赤古文从炎土作墊禹貢古文當作墊鄭訓赤義同

略

胡渭曰嶋夷既略略字必有精意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馥案略字見左傳者除胡所引尚有七處莊二十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注云略界也僖十五年傳東盡虢略注云東盡虢界也此二處皆訓界又隱五年傳吾將略地焉注云略總攝巡行之名宣十一年傳略基趾注云略行也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注云略行也此三處皆訓行又僖十六年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宣十五年傳蒍艾猘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此二處亦行義馥謂禹貢略字當主巡行經略其畫疆定界卽經略之所有事也漢書地理志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吳都賦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

東出於陶丘北

導水東出於陶丘北說文陶下引作東至于陶丘無北字李善注文選應貞詩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說文亦無北字丘古文作坵或以坐之一字誤爲丘北二字鄭鄭氏云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據此則鄭本

亦作至于矣禹貢下文云又東至于菏是先至于陶丘又至于菏卽澤也鄭氏詩譜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此言曹在丘北非謂水出丘北

雲土夢

荆州雲土夢作乂傳作雲夢土解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案夢溪筆談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又案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縣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馥謂杜古多省作土韓詩徹徹桑杜今詩作桑土是也

三江

揚州三江既入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案

三孔鄭讀爲荆州九江孔殷之孔鄭彼注云九江從山
谿而出其孔衆多是也史記孔殷作甚中與鄭異
四瀆本作四瀆謂四孔史記孔殷作甚中與鄭異
齒革羽毛
齒革羽毛惟本傳云毛旄牛尾案旄牛出西南夷不屬
揚州此因荆州厥貢羽毛齒革傳以爲與揚州同也荆
州兼四川之東界則有旄牛矣
齒革羽毛
襄十四年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不產旄牛
怪石
青州鉛松怪石傳以爲怪異好石山傍山之谷此蒙上
文偕歟言之今泰山不出怪石青州之博山益都萊州
之掖縣平度即墨登州之萊陽福山棲霞皆出異石色
備五彩堅光如玉
怪石
刻
微子我舊云刻子傳云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晉書業
志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刻
執夷
牧誓如虎如貔傳云貔執夷虎屬也郭注爾雅陸璣詩
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陸德明禮記釋文引書傳作執
夷反案執夷固可爲貔之反語但作傳者方託於孔孔
時無反語豈得不知後人因釋文多反語遂加反字
執夷
考終命
大傳五行傳不聖厥咎雰厥罰恆風鄭注雰圍也君臣
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案洪範咎徵曰蒙恆風若疏引
鄭注蒙晃圍亂也馥謂雰無冒義說文罔冢而前也冢
覆也洪範借蒙爲冢五行傳之雰亦當爲冢因前曰雰
當作蒙稽疑之蒙當作雰其義各異
蒙
蒙晃圍亂晃當爲冤說文冤突前也蒙冤連讀
之文致誤也鑒稽疑曰蒙五行傳作曰雰也告徵之蒙
不昏作勞
鑒庚不昏作勞孔傳昏強也鄭注昏讀爲敳敳勉也釋
文昏馬同本或作敳音敏爾雅昏敳皆訓強故兩存馥
案當爲敳說文敳彊也
西京賦何必晉於作勞詐綜注晉勉也
庳乃口
鑒庚庳乃口釋文庳徐如字亦作婢案婢傳寫之誤當
爲敝說文敝閉也言閉口毋浮言傳訓法度非是

札樸 卷一 十一 心矩齋校本 三日五十九

卣

秬鬯一卣卣周禮作修春官廟用修

宅心知訓

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此言老成人多識前言居心求之自明訓教又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此又言遠求之古人故鄭注謂古先哲王虞夏也傳解知訓謂知訓民馥以訓民當爲保民之義知訓則專屬康叔與訓民無涉

無遜

無遜漢石經作勿玉篇勿穆也漢書作佚

咸和萬民

咸和萬民傳云皆和萬民案說文諴和也引周書丕能諴於小民此咸亦當作諴諴和竝言古語多如此

天命自度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漢石經度作亮案亮篆作㫐說文㫐事有不善言㫐也益太戊敬畏天命自㫐也

耽樂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論衡語增篇說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匡毒而死無遜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漢書谷永傳引云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遊於遊田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漢書谷之誤漢書翟義傳引書予遭天役遭有遘義故馬注訓大誥予造天役釋文引馬注造遭也案遭當爲遘傳寫

予造天役

遘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孔傳訓造爲遭是造遭以聲借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

爾知(靈)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傳云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案此傳不了閟無慎義訓慎者乃毖字所云慎勞以勞解勤字而閟竟無訓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傳云天亦勞慎我民故知以慎訓毖以勞訓勤也

既底法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案底法疑底定言父已定基址子不肯爲堂構下文罔敢易法王莽簒攘矯虔鄭注有因而盜曰攘費誓無敢寇攘鄭注因亂也

越茲蠢

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馥案釋詁儴因也馬注皋陶謨襄因也

格命

洪範用靜吉用作凶大誥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案蠢即洪範之作釋詁蠢作也

儉儉庸庸

洛誥無若火始儉儉梅福上書引作庸庸注云庸庸微小兒也案昭十八年左氏傳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杜注東北曰融風淮南地形訓東北曰炎風高注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馥謂儉儉當爲炎炎庸庸當爲融融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馥謂此雖言風義通於火

頒

洛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釋文引馬曰頒猶也猶下脫一字若與鄭義同則當云頒猶分也

師聽五辭

呂刑師聽五辭傳訓師爲衆馥謂師士師

泯泯棼棼

泯泯棼棼傳云泯泯爲亂棼棼同惡遞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注泯芬亂也馥案泯正作愍說文愍愾也愾亂也

攘

奪攘矯虔鄭注有因而盜曰攘費誓無敢寇攘鄭注因亂也

格命

庶有格命鄭注格登也案方言洛登也此鄭所據然格洛借字當爲假曲禮天王登假列子天下大治而帝登假漢華山廟碑思登假之道皆以登假連文假即假之省說文假至也周易王假有廟訓假爲至孔傳庶幾有至命亦以格爲至格假無至義訓至者皆假也

惟貌有稽

惟貌有稽傳云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案說文緇旄絲也引周書惟緇有稽旄當爲旋集韻旋絲曰緇言簡有衆

如治旋絲也

徐奄

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傳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昭元年左傳周有徐奄杜注徐卽淮夷服注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說文魯東有郯城又云周公所誅郯國在魯公字後人加之當是周所誅也郯郯並在魯境成王所謂徐戎

擭穽

杜乃擭敉乃穽鄭注山林之田春始穽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周禮雌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爲塹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器也堅地阱淺則設柞器於其中賈疏云柞器者豎柞於中向上器器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器國語魯語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禽玉篇楞穽也

罔攸賓

多士予惟四方罔攸賓釋文賓徐音殯馬曰賓郤也案賓當爲覯說文覯蔽不見也莫結切廣韻與殯同必刃切正合徐音今俗作擯戰國趙策六國從親以擯秦又作賓史記六國表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

簡

說文簡下云簡存也從心簡省聲讀若簡徐鍇繫傳引

尚書簡在上帝之心馥謂書古文作簡謂帝心存之也今借簡字玉篇簡音萌爾雅釋訓存存萌萌在也邢疏萌字書作蔑說文作簡

亶

書誕告用亶其有衆又亶聰明作元后傳並云亶誠也詩亶其然乎又斯父亶不聰又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傳並云亶誠也

餘波

李善注鸚鵡賦引書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或以波爲被之譌余曰李引經每與今本不同被讀如被孟豬之被宜存此說

芼

詩關雎左右芼之傳云芼擇也案新唐書韋陟傳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馥謂芼从毛擇物以羽毛古有此訓故毛公用之

慆

甘棠召伯所慆釋文云慆本又作憇案憇當爲憩說文憩息也

椓杙

宪罝椓之丁丁傳云丁丁椓杙聲也案六韜椓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尚書大傳椓杙者有數隋書元弘嗣傳每推鞫囚徒或椓弋其下竅漢書酷吏傳禓著

其姓名顏注楊朾也椓朾而書死者名也

湘

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湘亭也廣雅雝饎也漢書郊祀志皆嘗鬺亭上帝鬼神顏注鬺亭煮而祀也玉篇鬺與薌同湘乃借字

蘭

鄭風方秉蘭兮毛傳云蘭蘭也太平御覽引韓詩蘭也蘭非蘭訓蘭者蘭香草蘭之屬也案蘭卽蓑山海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蓑草說文蓑草出吳林山廣韻蓑香草蘭同上馥謂蘭卽蘭字盛宏之荆州記都梁縣有山發案爾雅諼忘也施乾說爾雅菱忘也此卽忘憂之說也

剝棗

幽風八月剝棗前賢說剝義未了說文剝裂也勞剝也卉坼也言棗孰蒂坼裂而落有似於栗也

爛爛

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

蓑又與菅通吳越春秋于將曰後世卽山作冶麻紵蓑服陳書徐陵傳京邑丘墟蓑蓬蕭瑟

蘊結

檜風我心蘊結小雅我心菀結皆謂鬱結也集韻慍悤音徒冬反韓詩作炯炯燼音徒冬反說文赩赤色也從赤蟲省聲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同蟲聲相近故炯或作燼燼廣雅炯熬也熬當爲熱說文赩赤色也從赤蟲省聲詩變赤從火而蟲則不省蓋燼炯皆赩之或體

鶴之奔奔

鄘風鶉之奔奔鄭箋奔奔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禮表記引詩作賁賁爭關惡貌呂氏春秋引詩亦作賁賁高注賁賁爲其色不純馥謂高義爲長

聊

衛風聊與之謀箋云聊且略之詞廣雅聊苟且也案字當作憀李善注笙賦引聲類憀且也

諼草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說文藼令人忘憂草也引詩安得藼草或从煖或从宣王伯厚詩考據爾雅音義引詩作萱案爾雅諼忘也施乾說爾雅萱忘憂之說

餲

角弓如食宜餲毛傳餲餿也鄭箋王如食老則宜令之飽馥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杜注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是餲飫義同說

文餽作醃飫作餥竝音依據切

訊

采芑執訊獲醜傳云訊辭也箋云訊言也案禮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與傳意合傳益讀如秋官小司寇訊羣臣之訊說文辭訟也

芑

薄言采芑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尤美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蘠苦葵青州謂之芑初學記引夏小正采芑注云芑遽也馥案遽當爲蘧說文蘧菜也

謷謷

板聽我謷謷傳云謷謷猶謷謷也箋云謷謷然不肖受馥謂當爲不省受廣韻謷不省語也楚詞九思傷尹兮謷謷王逸云不聽話言而妄語也說文徐鉉本謷不肖人也韵會引徐鍇本作不肖人言也馥謂不肖當作不省

會朝清明

假師武億曰楚辭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注云爭一作請案鼂朝同字說文鼂讀若朝旦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詩萬鳥不可與明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作問盍云羹云明當爲盟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毛鄭以爲日之清明非是

鴞炙

韓奕炰鱉鮮魚箋云炰煏鱉以火熟之也正義云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煏烝也通俗文曰烯煮曰煏然則炰與煏以火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鱉者音皆作煏然則炰與煏熟之謂烝煮之也此謂炰字音皆作煏者徐音甫九反是也箋謂炰以火熟之者亦煏字義玉篇煏火熟也是也陳啟源曰毛燒不可施於鱉炰作煏爲當馥案煏正作炙說文炙烝也炙轉爲炰者孚包聲相近包或作罗浮或作抱胚或作胞呂氏春秋炙人卽庖人公羊傳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浮丘伯臨饑論作包丘子是也內則鮒鱒蒸雞燒皇侃疏云鮒鱒二魚皆蒸熟之雞是小鳥火中燒之是則魚烝鳥燒自昔皆然鱉亦魚類故宜炙也

名

齊風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爲名釋訓同郭云眉眼之間孫云目上平博玉篇引詩作顯云眉目閒也韵會引說文顯眉目間也今說文無此文或引玉篇誤倒說文也字又作昭西京賦昭藐流眄注云昭眉睫之間

緝

抑荏染柔木言緝之絲傳云緝被也案說文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緝

厭厭

載芟厭厭其苗箋云厭厭衆齊等也案集韵稽稽苗齊等也

平平

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兒案漢書敘傳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卽韓詩閒雅之意

馬祖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漢書敘傳類禡厥宗應劭曰禡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穀梁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釋天天駟房也郭注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赫

大雅反予來赫鄭箋曰拒人謂之赫釋文赫亦作嚇許嫁反毛音許白反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注云怒其聲恐其奪已也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晉涼武昭王諱志賦穢鴟鳶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案廣韻嚇呼格切怒也漢舊律有劫略恐猲科其字作猲猲赫聲近赫借字嚇俗字晉書音義猲相恐也史記王子侯表葛魁節侯寬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漢書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猲良民顏注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戰國策恫疑虛猲高誘注猲喘息懼皃晉張裴上律表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猲通作曷又作喝僖十四年公羊傳注杞王者之後尤微是皃恐曷而亾戰國策橫人日夜侍御史楊瑒廷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

蹂躪

大雅或簸或蹂箋云蹂之言潤也正義云蹂委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馥案蹂當爲揉揉說文揉復也謂揉抄也文字集略煣撋猶揉抄也考工記鮑人進而握之鄭注謂煣撋之也是潤當爲撋正義以爲水潤米失之

禮天子所御

生民傳云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鞹授以弓矢於郊祺之前鄭注月令亦引作禮又引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鞹禮之祺下馥案禮蔡氏月令章句作醴云飲以醴酒後漢禮儀志注引作飲之以禮皆沿毛傳之誤

善走

駉以車繹繹傳云繹繹善走也釋文作善走云繹崔本作驛漢書音義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中足爲馳

置下足爲乘置馥謂高足卽善足

柞

周頌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周禮夏官柞氏掌攻草木馥案柞依字當爲槎經柞槎督相近集韻柞與槎同說文槎衰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中庸疏擭謂柞樗也柞樗亦衰斫之木

喈喈淒淒

淒其以風又風雨淒淒說文引詩作喈喈又北風其喈毛傳云喈疾貌子虛賦作淒涕亦疾貌

滅滅

施罛濊濊釋文引馬云濊大魚網目大豁也馥案馬義引詩施罛濊濊若詩施罛濊濊馥謂說文濊濊當爲濊濊又加讀若二字遂使詩與說文竝失其義矣說文濊下引詩施罛濊濊後人加之非許所引也

淵回

秉心塞淵其心塞淵其德不回求福不回徐方不回回猶違也左傳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塞淵卽左傳昭德塞違也會稽典錄虞翻稱丁固塞淵好德

抗

燔之炙之傳云炕火曰炙正義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馥案漢書揚雄傳炕浮柱之飛榱顏注炕與抗同舉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

夜何其

夜何其曲禮梁曰鄰其注云其詞也釋文云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詞也案檀弓何居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然則其箕居姬音義同

弗

弗祿爾康矣郭注爾雅引作祓祿案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

廱神不宗

廱神不宗後漢順帝詔作廱神不榮案禮記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當爲榮榮之言營也

譻

無言不譻毛傳譻用也案集韻譻古文作周馥疑毛傳以周釋譻譌周爲用

九折之澤

鶴鳴于九皐韓詩章句九皐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馥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言折二字竝當作皋皋乃皐之正體隸作罩因譌爲澤

翳

皇矣其菑其翳釋文云翳韓詩作殪案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

媚

文選江賦蜦蠙蝹蜌李善注云蝹食之顏色有愛媚案詩思齊思媚周姜毛傳云媚愛也卷阿媚於天子下武媚茲一人鄭箋竝云媚愛也宣三年左傳人服媚之杜注媚愛也

揥

象之揥也廣韻從木作楴云楴枝整髮釵也繹名謍枝也因形名之也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邸注云邸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案邸抵通宋玉風賦邸蓼葉而振氣史記河渠書西邸瓠口皆以邸爲抵邸卽廣韻之楴詩從手廣韻云揥佩飾或因詩爲義但揥楴俱不見於說文吾友莊君述祖欲纂毛詩凡假借字各還本體寫至揥字不得其義舉以見問余謂楴卽擿之異文說文引詩在駉之野駉馬盛肥也引詩四牡駉駉牧馬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案玉篇駉與駉同詩釋文云駉古熒反說文作駉考說文駉牧馬也引詩四牡駉駉兩字竝音古熒切馥謂四牡駉駉後人亂之當爲駉駉牧馬毛傳腹幹肥張卽說文盛肥義詩以駉代駉又以坰野代駉野讀者茫然幸有玉篇釋文可爲推正說文雖亂尚能理之

疹

釋文引韓詩胡密疹我以旱疹重也案疹通作畛釋言畛重也隱三年左傳憾而能畛者鮮矣杜注不能自安自重

忖度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當爲刋劀說文刋切也劀判也玉藻瓜祭上環注云上環頭忖也釋文云忖本又作刋切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注云當如茶

札樸 卷一 三十八 心矩齋校本

也漢書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韋昭曰刌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爲之節制也

服箱

大東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傳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載侕曰挍毛鄭皆以服與箱爲二物說文俾以箱爲牝服詳詩人辭意服如服牛服鹽車之服謂星雖有牽牛而不可用之以服車箱也段案後漢書張衡傳羈要裹以服箱

孌

車舝思孌季女逝兮傳云孌貌案說文孌慕也與思孌意合

札樸 卷一 三十八 心矩齋校本

遒

長發百祿是遒傳云遒聚也案訓聚乃揔字義說文引詩作揫破斧傳云遒固也廣韻揫固也是詩借遒字長發遒字亦訓固爲得

優

瞻卬天之降罔惟其優矣傳云優渥也箋云優寬也信南山既優既渥箋云潤澤饒洽案說文優饒也漫澤多也瞻卬之優箋義得之信南山之優當爲漫

升氣

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箋云朝有升氣于西方案釋名蝃蝀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札樸 卷一 三十九 心矩齋校本

唐棣

論語引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本草拾遺枎俗木花反而後合劉氏新論明權篇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

緆縈

角弓翩其反矣傳云不善緆縈巧用則翩然而反案荀子非相篇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枉注云韓侍郎云枉者縈枉也匡弓弩之器也

埶

行葦舍矢既均傳云已均中埶質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注云藝準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弦矢分埶謂射的即今之埻上質也埶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覆案藝臬聲相近寘或作嶭是也

札樸 卷一 四十 心矩齋校本

演安

士昏禮贊洗爵酌醋主人注云醋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尸注云酳安食也昏禮合巹而酳正義云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覆案演或作衍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云酳猶衍也

厭

鄉飲酒禮賓厭介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疏云引手凡揖皆推手至

於揎卽引手爲巽也馥謂厥引手卽揎也

啐

士冠禮啐醴雜記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嚌嘗啐醴正義云啐入口是嚌至齒啐入口書顧命傳云嚌至齒啐至於齒馥謂啐當爲嗼說文嗼小歠也集韻嗼小歠又云少飲酒也卽啐字義

苟敬

燕禮記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賓爲苟敬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注大射儀云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案敬從苟苟音己力切說文苟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包省從口口猶愼言也

苟矣亦解爲苟且之苟苟馥謂苟與下逝字失韻詩亦從羊之苟蓋謂無曰已能愼言也

敬姓分爲二姓一曰苟一曰文敬從苟攴非苟文二姓皆失之

韋當

鄉射記楅韋當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濟陽張簡庵說云韋當者以韋束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也馥謂卽兩當釋名其一當胷其一當背是也今謂之背心

縪

旣夕記冠六升外縪謂縫著於武也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方言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爲鉄旣夕所謂舉大者謂之綦注云鹿車也馥案鉄當爲縪外縪玉人所謂中必言縫縪而約束之

揯

大射儀揯三挾一个注云揯扱也案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注云晉猶揷也馥案揯晉義同抑馬猶言收馬扱亦收也漢書刑法志負矢五十个孫炎漏刻銘累箇三階馥謂箇亦矢也續漢律曆志孔壺爲漏浮箭爲刻王衮賦挈壺司刻漏尊寫流仙叟秉矢隨水沈浮

絹綱耳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侯有上下綱其耶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疏云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絹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絹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當用繩爲之又以布爲絹籠綱然後以上个下个邊緣著絹兩頭以綱繫著植維者於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有角又以小繩緣角繫著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離著絹也釋文云絹劉侯犬反又於貧反一音古縣反又古犬反馥案扞人絹作縜釋文音於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

古犬反是釋文不能定其字與音也說文縜持綱紐也引周禮縜寸廣韻縜爲贊切繩紐玉篇縜維持繩紐細者馥謂鄭注兩絹字竝當作縜傳寫譌謬賈氏沿襲不察爾雅綱耳當爲綱紐

豐

嘉定錢君大昭有古瓦頭禪文曰糈案豐古文從糈是糈爲古文曲爲小篆今說文豐言象形後人亂之儀禮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其爲字從豆豐聲疏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豐聲疏云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此聽說也本從俎豐當作豐豆之豆非木豆字豐當作豐下著豆今諸經皆以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當作年之字豐當作豐者承尊之器象

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馥案賈氏謂曲爲承尊豐爲豐年其說本自明了俗本互誤讀之意晦今爲正其三字則賈說暢然矣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說文秅下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所引即聘禮記之文乃知二百四十斗當爲斤又脫爲秉二字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誤以爲斗斛籔秉米之總數不知古本二百四十斤曰秉乃由秉加重至秅爲禾之權數也

捉

喪服苴絰大搹鄭注搹捉也案捉卽搹之或體字不應以或體釋正文馥謂當爲揔士喪禮苴絰大高鄭注高揔也中人之手揔圍九寸是也揔捉以聲相通後漢書班固傳捉猛噬注云說文曰揔捉也音厄揔與捉通

楣

聘禮公當楣再拜注云楣謂之梁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注云楣前梁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楣堂則物當楣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書無逸乃或亮陰鄭本作梁闇注云楣謂之梁葛洪喪服變除云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著地謂之柱楣楣一名梁馥案諸楣字竝當作楣釋宮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橫梁釋文云楣忩悲反或作楣亾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楣之橫梁馥謂郭注乃楣義寫者誤爲楣說文楣門楹之橫梁

聘禮記脫誤

種麥

鄭注遵人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齊民要

術作三斛麥麴法烝炒生各一斛種即鄭所云種麥

鵧

司裘王大射設其鵧注云謂之鵧者取名於鴟鵧鴟小鳥而難中大射儀注云鵧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鴟鵧知來寨鴟鵧驚也說文鷺雉鷺山鵧知來事鳥也廣雅鴟鵧鵧也廣韻鴟鵧知未來事喙則行人至鵧字或作鵧馥謂今俗呼乾鵧是也

方言齊魯間謂題肩爲鴟鳥案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然則所云征者正也俗加鳥旁正鵧皆鳥之捷黠難中者

凌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案鄴中記冰井臺有冰室三

榛室

邁人朝事之籩其實膴鮑魚臑鄭注鮑者於榛室中糗乾之戴侗六書故引作榛室案說文穅以火乾肉棄韻穅或作榛熇亦作燋馥謂榛室作糗榛熇乾肉之處從木者寫誤也

失色

內饗鳥燋色而沙鳴雠鄭注失色不美澤也馥案玉篇燋牛色不美澤此訓即襲鄭注鄭之失色蓋牛色之譌

相保

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鄭注保猶任也馥謂保正作乎說文乎相次也徐鍇曰五家爲乎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通作保說文什相什伍相保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馥謂相比相連即相次

求牛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馥謂求當爲絿說文終下云絿絲也

槀人凡飼種疆槀用黃注疆槀疆堅者案襄二十五年左傳數疆潦賈逵注疆槀墝确之地廣韻作墐云墐地之堅也玉篇作壈云疆壈堅大

師都

司常師都建旗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聚也疏云師眾也都聚也主鄉遂民眾所聚故謂之師都也案說文引作率都率與帥通周禮本作帥都寫者誤作師賈疏遂傅會其說鄭注不言作師也率都者鄉遂大夫爲民率者也

琢駔

春官典瑞駔圭璋壁琮琥璜之渠眉先鄭云駔外有捷

盧也皆爲開渠爲眉璩後鄭云駔讀爲組渠眉玉飾之溝璩也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璩以組穿聯於其中也馥案眉璩溝璩並當作從土之壕壕耕發土也玉篇璩圭有圻鄂先鄭所謂璩有圻鄂璩起壕卽圻鄂說文琢圭壁起兆琢也兆琢當爲珇珇亦琢也說文珇琮玉之琢卽考工記所云琢琮也考古圖有駔琥猶珇琮疏謂以組穿聯非是

忌

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謂忌也案賈誼書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忌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翦闑

夏官圉師茨牆則翦闑注云茨蓋也闑所以蔽謂闑借字正作蔽說文蔽蓋也

五盾

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案釋名盾大而平者曰吳魁爲魁帥所持也隆者曰須盾須所持也約脇而鄒者曰陷虜狹面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馥謂五盾之名此或是與

歲

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歲秋官士師職曰凡刉酮則奉犬牲此刉酮正字與馥案歲本作歲故鄭以爲正字若歲甸字乃假借何得爲正體說文歲以血有所刉涂祭也

椁

秋官職金注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疏云皆謂守城禦捍之具釋文椁宅耕反集韻作椁云木琴

司剌

司剌注云剌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案其職云一剌曰訊羣臣再剌曰訊羣吏三剌曰訊萬民司剌與漢之剌史義同主廉察也漢書燕王旦傳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剌候朝廷事

司剌職云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馥案三法謂三剌三宥三赦是三剌非刑殺也在三法之內也然後刑殺是三剌三宥三赦是三剌

骳

蜡氏掌除骳注云故書骳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殬謂死人骨也馥案漢書婁敬傳徙見齊老弱史記作羸瘠貪貨志國亾損瘠卽骳字呂氏春秋正月紀捐骸露骸高注骸讀水漬物之漬馥謂脊瘠殬漬皆與骳聲相近

枯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案荀

札樸 卷一 三十四

字正論篇云斬斷枯槀注云韓子曰宋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卽枯也葭案說文殆枯也玉篇殆乾通作辜說苑枎者揚其灰未枎者辜其月

要辭

卿士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案襄十年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云要契之辭葭謂要者約也說文契大約也史記高祖紀要束卽約束

軏

考工記軏前十尺而策半之注云書或作軏㚔謂軏是軏法也葭案當云軏法也軏卽范之借字

札樸 卷一 三十四

駔琮

玉人之事駔琮注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案上文琡圭璋牙璋下文琡琮皆言文飾此駔琮亦文飾未必如鄭破爲組也當依說文作坦

伯用將

玉人之事伯用將釋文將如字劉音陽案說文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埒謂爲將劉音失之

髮落

曲禮乘髦馬鄭注髦馬不鬄落也案落當爲絡說文絡髮也今人言落髮爲僧亦當爲鉻梵書須髮自鉻

緣緣

檀弓黃裏綠緣說文緆下云禮有緆緣戴侗曰禮止有緣緣緆聲相近豈卽一字與

雉

申生雉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案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絓鄭司農云絓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

經

經也者實也鄭注儀禮喪服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釋名經也傷催之實也

宂舍

札樸 卷一 三十五

反哭於爾宂注云宂舍也案周禮天官掌宂疏云宂則舍也言宂止言舍謂舍息

學官

漢五經立於學官學官卽教官說文敎覺悟也篆文省作學檀弓叔仲皮學子柳注云學教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學所以學士之宮

呼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鄭注呼虛憊之聲葭案列子書則呻呼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

陵躐

故喪事雖遽不陵節注云陵躐也馥案楚辭九歌凌余陣兮躐余行

桃荄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荄執戈惡之也鄭注荄茞茇可壞不祥襄二十九年左傳乃使巫以桃荄先祓殯杜注荄茞茇也芟草也鄭注茞郎茞黍穰案說文梨黍穰荄芳也芳草也鄭注茞郎茞芳今人稱茞香當爲芳帚後世易之以黍穰古皆用芳鄭說是

防墓崩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謹案崇四尺謂墳也鄭注土之高者曰墳是也防墓崩謂墓域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是也庾蔚謂防守其墓備擬其崩馥謂防守塋域恐其崩則修治之非修崇四尺之墳也檀弓又云易墓非古也鄭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巨陵也正義云墓謂冢旁之地又曲禮適墓不登壟注云壟冢也墓塋域馥謂墳爲巨壟墓爲坏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子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簣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賈注補說者謂防墓崩即新封四尺之墳遇雨而崩此非馥

與鄭同案翼奉風角云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以爲忌翼氏之說卽杜賁所云子卯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子卯五行之忌尙不舉樂況大臣有喪更大於子卯矣漢書藝文志有五行奇胲刑德二十一卷又案駁鄭者云紂以甲子死武以甲子興桀以乙卯亡湯以乙卯興何爲疾日

漢有剛卯文曰疾日嚴卯此與正月剛卯不同非輔劉之器乃厭勝也故以卯爲疾日

倞

郊特牲索祭祝于祊祊之爲言倞也注云索求神也倞猶索也馥案倞或作掠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謂求索於郊野

棹

喪大記大棺八寸屬六寸棹四寸從外鄉內親身也會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棹從注云親身棺曰棹檀弓君卽位而爲棹注云棹謂柂棺親尸者增韻棹棺謂之櫬御覽引說文櫬附身棺也襄四年左傳定姒薨無櫬杜注櫬身棺後漢書鄧騭傳乃肉袒輿櫬注云櫬親身棺也

謙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自足朱子以爲快也足也馥案莊子天運篇盡去而後慊呂氏春秋知接篇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高注慊快示諸掌

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案仲尼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馥謂示諸掌當如禮樂相示之示猶指示也故仲尼燕居亦云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洩

振河海而不洩復古編洩別作洩非集韻洩漏也吳質答東阿王書言辭漏洩是也隱元年左氏傳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林注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漢書貨志粟有所洩王莽傳憤眊不洩顏注竝云洩散也枚乘七發精神越洩周書禹洩七十川大利天下是也

脩

春秋脩其祖廟鄭注脩謂埽糞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注脩埽除糞洒昭三十一年左傳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

五庫

月令審五庫蔡氏章句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晏器庫馥案商君書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色兵儀武也

益其長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長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飯食馥謂長卽帳內則五十異帳釋文云帳糧也

令月令

鄭注月令鴻鴈來云令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則呂氏春秋又云坿牆垣高注坿猶培也月令蟄蟲坯戶鄭注坯益也呂氏春秋作坿高注坿猶培也月令蟄蟲坯戶鄭注坯益也呂氏春秋作坿牆垣

屑俗作也依字當爲㪷說文㪷於湯中瀹肉
晉書載荀生傳活燖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又借燔字儀禮有司徹乃㪷尸俎注云古文㪷作燔燔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燔者有膚釋文燔一本作爓
畛于鬼神
韻會畛說文告也从耳彡聲或作祗通作畛禮記畛于鬼神注云告致也玉篇祗之忍切埤蒼云告也禮記曰祗于鬼神亦作畛馥案徐鉉說文無畛祗二文當出徐鍇本玉篇引禮記作祗所見者古本也
箭笄
喪服小記箭笄終喪三年案謝靈運山居賦其竹則二器西南上綪士喪禮綪絞橫三縮一注云綪讀爲綷屈也又陳饋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注云綪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爲綷史記楚世家王綪緻蘭臺徐廣曰綪縈也音爭馥案綪竝當作綷小爾雅詘而反之曰綷說文綷紵未縈繩紵詘也一曰縈也鄭注兼詘縈二義

箭殊葉自注云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笄箭細葉
綪
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云綪屈也結又屈之既夕器西南上綪士喪禮綪絞橫三縮一注竝云綪屈也又陳饋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注云綪讀爲綷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爲綷蘭臺徐廣曰綪縈也音爭馥案綪竝當作綷小爾雅詘而反之曰綷說文綷紵未縈繩紵詘也一曰縈也鄭注兼詘縈二義

札樸卷第一終

溫經　寤生二事
闕隧　扞衛
鋤口　毀
蜮　越
慝　駢脅
周旋　不咸
鵜　距躍三百
貫三人耳　泜水
在胸曰靷　魯人
盛

振廩　丹漆若何
郯鄅　殖戍殷
重人　芟夷
駢旄　鬪閻
勇爵　腎
男女以班　使公冶問
復陶　褚
蠱　選
離衛　野合
天札　卞縣
戲陽　會有表
著　坻
庸　藉
逸詩　五侯
幹　匕矢鏃
鑿　漠然清靜
龍輔　貍製
麋　及貆而卒
衷甸　發聲
及　無棣
屈產之乘　介雞
誦　灼
記曰　暴桑
昧　側
詒　未盡
嘔血　末滅
距堙　人名誤字
貆恭　復言
德　雖欲勿用
汝上　亾
歲諫　畫寢
嗇　文史辭達
鄰人　約

政事　躁
憮然　稻
晉書說論語　遠庖廚
蓮門　易其田疇
布縷　隱几
晝　好勇鬬很
範我馳驅　檮杌
挫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李善引孟子　擴充
惘　稱貸
撰　折枝
追蠡　殽饌
函人

心矩齋校本

札樸卷二目錄終

溫經

闕隧

隱元年左傳潁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杜氏云隧若今延道於闕地無注襄二十一年傳闕地下冰而牀焉吳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注云掘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闕文選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五臣云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履哉詩蜉蝣掘閱鄭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也然則掘闕小字本譌改房九切兩邑之間謂兩邊高中央下故字从兩邑晉文公請隧及郊外有隧竝當作闕經典變作隧便於隸體耳

心矩齋校本

寤生二事

程魚門編修言鄭莊公寤生苦無比照閱數年余搜得二事而編修歿矣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

余初疑寤當作牾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矣

餬口

隱十一年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注云餬鬻也正義云說文云餬寄食也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予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名馥案釋言之餬本作鬻杜意以餬爲鬻故訓鬻當從說文寄食之義

扞衛

桓十二年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杜注扞衛也馥謂扞當爲敦說文敦止也言無止采樵者

蜮

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服虔劉向皆以爲短狐案沙隨春秋例目云考隸古春秋作蚘音特又案呂覽任地篇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朦後漢書明帝紀去其螟蜮沙隨之說信爲有徵短狐非魯地所有也

毀

莊三十年傳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杜注毀滅也馥案毀謂破家蒼頡篇毀破也

札樸 卷二 四百四十五

所謂韅靭鞅靽杜所謂在胸曰靭者兩靭字皆靳之譌正義失於研審耳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鄸之靳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馥謂此說得之杜所云在胸卽說文之當膺

靭靳形似易誤小戎傳靭環釋文云靭本又作靳沈云舊本皆作靳

泜水

僖三十三年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注云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釋文音雉馥案泜借字當爲滍說文滍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廣韻雉滍同紐竝音直几切

盛

文十二年經盛伯來奔莊八年公羊經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何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字通作郕廣韻郕地名也在東平玉篇東平亢父縣有郕鄉隱五年經衛師入郕穀梁云郕國也杜注左傳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公羊所謂魯之同姓桓十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鐘杜注夫鐘郕地馥謂此與魯孟氏之郕邑遠不相涉說者牽合爲一失之

孟氏郕邑杜注謂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括地志謂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

魯人

文十五年傳魯人以爲敏注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正義云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馥謂此說得之之人馥案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傳云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是經傳皆無貶詞華耦以其曾祖督有罪自以爲罪人子孫不敢與魯公宴可謂自審故魯人稱其敏敏審也僖二十三年傳辟不敏也注敏猶審也華督名在冊書世所共知何爲揚其先祖之罪乎文十八年傳云魯人謂之哀姜豈亦魯鈍之人耶

振廩

文十六年傳振廩同食注云振發也案說文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顏注漢書昭帝紀廩穀所振人也

丹漆若何

宣二年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案莽華元驂乘歌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故役人云縱有皮其如丹漆何荅甲以丹漆爲飾也襄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注云組甲漆甲正義云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

鄍鄍

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郟鄍案京相璠曰郟山名鄍地邑也寰宇記邙山在河南縣一名平逢山亦郟山之別名也史記索隱鄍謂田厚褥

殪戎殷

宣六年傳引周書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案成二年傳左輸朱殷注云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謂赤黑爲殷色馥謂殪戎殷殷亦血色猶言血流漂杵皆史之盛詞也中庸作壹戎衣齊人言殷聲如衣

重人

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注云重載之車案宣十二年傳楚重至於邲注云重輜重也正義云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欲飲此酋酒也若酋位豈二臣所敢干與

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襄十年傳稱秦堇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馥謂重人言待我不如捷之速是重人亦挽行挽重故不能急避

芟夷

成十三年傳芟夷我農功案說文斐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斐夷薀崇之馥謂芟夷當爲斐夷夷平也讀如塞井夷竈之夷

駢胣

襄十年左傳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胣以故其字從肉旌之盟正義云旌謂尾也其旌旗之用故其字從从旌旗行而從風偃也馥謂旌借字當作髦史傳髦皆借旄字此駢旄謂牛牲非駢牛故應稱髦不稱尾髦猶剛鬣柔毛耳

闉闍

襄十七年傳吾儕小人皆有闉廬以辟燥溼寒暑杜注闉謂門戶閉塞馥案晏子春秋作闉閭吳王名闔閭亦作闔廬

勇爵

襄二十一年傳莊公爲勇爵注云設爵位以命勇士案勇爵以爵酒獎勵勇士如二桃也故殪綽郭最欲與焉欲飲此爵酒也若爵位豈二臣所敢干與

臂

廣雅臂膊也宇林臂膊腸山海經無臂之國在長股東爲人無臂郭注臂肥腸也馥案襄二十三年傳啓牢成御胠商子車御大殿商子游御杜注左翼曰胠右翼曰胠大殿後軍馥謂啓卽臂三者皆取名於身殿卽屁謂胖也胠卽胳掖下也

男女以班

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馥案鄭伐陳亦在襄二十五年陳侯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此言因繫男女將爲鄭僕妾竝非賂鄭據此則劉之規杜是也

使公冶問

襄二十九年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讀問字絕句獨斷云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蔡讀璽書屬上

復陶

襄三十年傳使爲復陶杜注主衣服之官昭十二年傳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注復陶秦所遣羽衣也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案釋名翿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復陶蓋以羽爲之有似於翿故可障雨雪也

褚

襄三十年傳子產爲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注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案褚伍對言皆謂子產褚之伍之上文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是取衣冠褚之也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是取田疇伍之也說文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子產使衣冠各有題識限以等級不得僭亂故輿人怨焉定十年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吾米敢以出注云物識也

蠱

昭元年傳穀之飛亦爲蠱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饒熱生蟲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蠱

選

昭元年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毋曰弗去懼選杜注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馥案盤庚世選爾勞傳云選數也詩不可選也傳云不可數也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相贊作何足選也馥謂選當爲巽說文巽具也算從具云數也舉從廾從頭頭與巽同頭下云選具也選亦當爲巽

離衛

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注云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云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馥謂此因二人執戈遂爲臆說也是年傳又云魏舒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豈五陳亦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耶離卽魚麗之麗麗旅行也

野合

史記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鄭行人請墠聽命楚太宰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又使圍蒙其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杜注告先君馥謂墠在城外除地行婚禮卽野合也故曰野賜之

天札

昭四年傳民不天札注云短折爲夭天死爲札釋文云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曰札字林作殤此下凡殤字皆作壯列反云殤短折曰天未名曰昏釋文云札側八反一音截天死也昏天死也又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注云天死曰札小疫曰所云天死爲札當爲大死釋文引注天死曰札亦當爲大死玉篇殤天死也與字林同廣韻殤死卽大死周禮大司樂大札令弛縣鄭注札疫癘也說文疫民皆疾也民皆疾故曰大死大死曰札小疫曰瘥大死對小疫

卞縣

昭七年傳吾與子桃注云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襄十七年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注云弁縣東南有桃虛案卞弁皆破體篆作㕣韓勅碑作卞楷書之弁由篆變也卞由隸變也

戲陽

昭九年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杜注魏郡內黃北有戲陽城後漢光武紀二年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蒲陽章懷注引左傳戲陽竆案說文蒲作莆引左傳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則知坻當作陵阪之坻矣

卽蒲陽

會有表

昭十一年傳會有表注云野會設表以爲位正義云俗本表下有旗謬也野會設表以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竆案說文朝會東茅表位曰蕝引國語致茅蕝表坐正義引觀禮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及周禮大司馬教大閱門立四表又嫌不合大夫之會乃云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竆謂國語表坐之言顯有按據何謂無文

著

傳又云朝有著定杜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劉炫規過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案劉說是也十二年傳云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杜云著位次十六年傳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服虔云孔張先祖配廟食案

坻

昭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杜注淮水名坻山名劉炫謂山無名坻者以坻爲水中之地竆案劉氏規杜固多是處惟此說未允孔氏正義謂坻之小何得對淮之大水是也案坻依字當爲阺說文秦謂陵阪曰阺傳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則知坻當作陵阪之阺矣

庸

昭十六年傳庸次比耦案方言庸代也庸雅次比代也

藉

昭十八年傳鄫人藉稻案史記武安侯傳今吾身在也

而人皆藉吾弟注云藉昭也說文藉下云艸不編狼藉

逸詩

昭十九年傳諺曰無過亂門呂氏春秋引詩同高誘曰逸詩案古者謠諺皆謂之詩其采於道人者如國風是也未采者傳聞里巷凡周秦諸書引詩不在四家編內者皆得之傳聞故曰逸詩或謂逸詩皆夫子所刪此淺學之臆說也

五候

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伍候董遇本作五候云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案周禮環人察軍慝鄭注慝陰姦也謂軍中有爲慝者馥謂國中軍中其令一也

幹

昭二十五年傳唯是褊衷以藉幹者案僖二十三年傳駢脅正義引說文骿脅并幹也廣雅脅幹謂之肋春秋元命苞人膀八幹杜有寂賦脯則正脅通幹

七矢鏃

昭二十六年傳射之中楯瓦縣胸汰輈匕入者三寸注云匕矢鏃也正義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爲匕馥案方言凡箭其廣長而薄鎌者謂之鍥或謂之鉅郭注云江東呼鏑箭馥謂匕鏑聲近字異物同

鑒

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鑒而乘於他車以歸杜注鑒一足行正義云說文鑒金聲也蓋擊金爲聲文鑒讀若春秋傳曰鑒而乘它車是傳本作鑒故杜訓一足行轉寫通作鑒正義望文爲義失之今說文闕鑒字玉篇鑒一足行貌廣韻鑒一足跳行梅聖俞送密卿令張沆詩襲學林雍鑒

五經文字鑒金聲也又一足行貌其說與正義同

莫然清靜

昭二十八年傳引詩莫其德音而說之云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案說文漠清也今詩作貊傳云貊靜也釋文引韓詩作莫樂記引詩亦作莫豹即貉貉釋詁貊靜也又云貉絜也莫箋云求民之定釋言漠清也樊光云漠然清貌楚辭遠游漠虛靜以恬愉兮此皆清靜二義

龍輔

昭二十九年傳獻龍輔於齊侯杜注龍輔玉名正義云說文云瓏禱旱玉也爲龍文馥案龍輔謂龍節以玉爲函輔非禱旱之瓏

貍製

定九年傳衣貍製杜注製裘也案裘當爲褒字之誤也哀二十七年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說文褒艸雨衣褒裘形似故誤也同一製字

此訓雨衣彼訓裘杜氏不應矛盾後人因貍可爲裘妄改之

麋

哀二年傳羅無勇麋之八年傳及潞麋之以入杜注麋束縛也釋文音匕隕反今吾鄉猶有此語其字作麼玉篇麼束縛也廣韻云左傳無勇麼之束縛也

及貟而卒

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貟而卒吳人云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芋尹蓋曰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馥審其前後之言貞子歿於水杜注孔疏皆未之及

無棣

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馥謂管仲此言盛稱踐履之遠欲以威楚不皆齊境京相璠曰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管仲舉此者以曾伐山戎也齊語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韋昭注二國山戎之與也管仲特舉無棣使楚知畏實非齊先君踐履之界若但舉齊之四境不足威楚出言何謂且楚自知之無煩界量矣

又記齊世家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集解引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

征伐所至之域馥謂小司馬說是也管仲舉楚境之穆陵以證齊伐楚非無因涉其地穆陵既爲楚境則無棣定非齊境矣

屈產之乘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杜注云屈地生良馬案屈產者馬之產晉地者也屈卽士蔿爲夷吾所築之屈也其後夷吾與秦戰乘鄭所獻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佼憤陰血周作張脈償輿外彊中乾進退不能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馥謂以屈產爲寶爲其晉產不同於異產也服虔亦以屈爲地名產爲產生惟何休謂屈產之地

出名馬

介雞

介其雞說者謂介爲甲韋昭云以芥傅雞羽案應場鬬雞詩芥羽張金距褚玠詩芥羽雜塵生梁簡文帝詩芥羽忽猜儔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庾信詩芥粉口春場周王褒詩猜羣芥粉生竝作芥字

今雲南人鬬雞猶以辣椒傅其羽欲傷敵雞之目也

誦

子產相鄭有輿人之誦案襄四年傳臧紇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晉語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孔叢陳士義篇孔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云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云馥謂此與鄭輿人之誦略同詩誦言如醉王融策秀才文進講誦志以沃朕心注云誦言也

灼

桓八年公羊傳夏曰灼何氏云薦尚麥魚始熟可灼故曰灼案可灼當爲可灼釋天夏祭曰灼郭注新菜可灼本何氏爲說也

記曰

僖二年公羊傳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何休云記史記也馥案記與志同左傳所稱前志軍志史佚之志皆是也

暴桑

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注云暴桑蒲蘇卽槃娑詩山有扶蘇傳云扶蘇小木也馥謂扶蘇扶胥卽蒲蘇亦曰扶疏說文扶扶疏四布也暴樸聲相近詩芃芃棫樸傳云樸棫木也箋云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釋木樸棫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爲棫詩所謂棫樸棫樸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馥謂本之叢生者始有扶疏之態李時珍曰樸樕者槃娑之貌

其樹偃蹇其枝芃芃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爲樸樕以此尉繚子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欹樸樕蓋以蔽霜露漢書息夫躬傳僕遫不足數

方言樸聚也郭注樸蔟相著貌易繫子苞桑釋木如竹箭曰苞郭注篠竹性叢生釋木枹道木魁瘣郭注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釋文云道迫也謂叢樸迫而生

昧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昧雉彼視何云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釋文云昧舊音朱又音鹿案文從音末本末之末傳寫或從午未字者誤玉篇昧莫割切廣韻昧莫撥切春秋吳子夷昧卒釋文昧音末馥謂昧訓割以聲爲義今俗謂刎爲抹脖子

側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爲菑何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衞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云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大學辟雍所讀者是側字案辟雍當爲廱廱卽牆也言漢以大學之廱廱名爲側非大學廱廱讀此傳文爲側也

詒

定元年穀梁傳夫清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范注詒託猶假寄馥案詩子寧不嗣音嗣卽詒詩作詒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未盡

哀二年春秋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馥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言不盡卽穀梁未盡

嘔血

哀二年左傳吾伏弢嘔血賈注面污血曰嘔杜注嘔吐也釋文云嘔本又作謳吐也晉語作毆血韋注面污血曰毆此本賈說案毆或作喀新序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馥謂弢吐血上伏而污其面故曰面污血曰嘔

末滅

說文徐鍇本濩下云滅濩拭滅皃鍇繫傳曰左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濩滅本此字今作末假借馥案滅濩當爲泲濩末滅當爲濩泲集韻濩下云泲泲也玉篇作泲泲讀若茶機之機史記倉公傳望之殺然黃徐廣讀殺爲蘇葛反馥謂濩泲猶抹機漢書谷永傳末殺災異是也

距堙

兼堙而窺宋城注云堙距堙上城具櫓距堙見孫子兵

書魏武帝注云距堙者踊土少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言土山卽孫子所謂距堙是也

人名誤字

諸城劉衞川泌爲余言士會當爲士會本杜姓去木存士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趙衰當爲趙哀其字子餘釋詁哀多也易謙卦君子以哀多益寡是也穀當爲穀故宇堯于鄭公子喜宋樂喜並字子罕罕借字當爲衍故宋公子衍字樂父

艮恭

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皇侃疏行不犯物謂之良馥案釋名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皇疏又云和從不逆謂之恭馥案賈誼書接遇愼容謂之恭

復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案哀十六年左傳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馥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

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案德本作悳說文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雖欲勿用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案說文亯用也書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汲冢周書用紂於南郊春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云或曰用然後郊僖十九年邾人執繒子用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左氏傳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又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又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憚爲人用乎又得用焉曰獲公羊傳於其歸焉用是乎河說苑韓褐子濟于河津人告曰夫人過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杜注此水次有妖神蓋殺人而用祭穀梁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范注取鼻血以釁祭社器馥案呂氏春秋湯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割其爪以爲犧未嘗殺身穀梁說是也唐武后有疾令閤朝隱禱少室山朝隱沐浴伏身俎盤爲犧此亦用之之義吐蕃傳三歲一大盟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於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馥謂殺人爲牲羌夷之俗中國不應爾定四年左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注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未至其心伍輯之從征記臨沂厚丘閒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是鄫子處相承雇貧人命齋潔祭時縛著社前如見

牲犧

汶上

則吾必在汶上矣玉海引曹氏曰汶在齊南魯北言欲北如齊也馥案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

臼

臼之命矣失臼讀如無漢書宣元六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顏師古曰蔑無也

新序作末之命矣失末蔑聲相近說文苜讀若末

幾諫

事父母幾諫案曲禮不顯諫鄭注謂明言其君之惡不

幾微

晝寢

宰予晝寢舊說晝當爲晝謂刻畫寢室案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晝朽木說日一時不可以充棟梁之用也此本論語

嘵

廣韻嘻弔失國嘵弔失容論語由也嘵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嘵疏云舊注作呶嘵字書云呶嘵失容也馥案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弔新宮之奄映彥璧臺之蕪踐左氏春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釋文唁音彥

文史辭達

文勝質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

數味以稻作之皆黏乃眞稻矣凡穀皆以黏爲上秫稷之黏者也黍紅而黏芑白而黏與秬秠竝稱嘉穀是也穀貴黏者爲其可以釀也聘禮注凡酒秬秠上黍次之粱次之說文秬一稃二米所以釀也嘗以秬釀鬱艸黍禾屬而黏者也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酒之用大矣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

漢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馥案稷謂秫也

秫爲稷之一種故秫亦得稱稷杜康始作秫酒

晉書食貨志引論語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疹氣應之也案潘岳關中詩師旅旣加饑饉是因

遠庖廚

孟子遠庖廚案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正義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閤右夾室五閤玉藻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踵門

踵門而告文公趙注踵至也案莊子德充符踵見仲尼郭注踵頻也說文踵往來皃馥謂踵門頻至門也

易其田疇

易其田疇注云易治也案檀弓易墓非古也注云易謂芟治草木

布縷

有布縷之征案周禮廛人掌斂布鄭司農云斂布列肆之稅布

隱几

隱几而臥趙注隱倚其几而臥案檀弓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隱正作雪說文雪所依據也讀與隱同

畫

風俗通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瀘史記田單傳燕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封以萬家水經注淄水云王蠋墓在瀘水南山西馥謂孟子宿於晝當作瀘蓋地以水得名傳寫省水作晝又譌作晝廣韻瀘水名在齊

好勇鬬很

好勇鬬很以危父母正義云好勇暴好爭鬬很以危父母案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鬬也謂爭訟也唐書高麗傳今男生兄弟鬬很通鑑辛毗論袁譚袁尚兄

弟譲閱胡三省注閱闕也很也戾也譲謂闕很卽爭訟
非爭闕頑很

範我馳驅

吾爲之範我馳驅孫氏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馭謂范當爲笵笵法也馳驅有法故曰笵氏與考工記稱某氏同後之世其業者卽爲笵姓所見古銅印笵姓皆從竹隸體竹艸不分今爲從艸之范矣

檮杌

楚之檮杌借杌字當爲檮柮說文柮斷也檮斷木也引春秋傳檮柮徐鍇繫傳柮之言兀也楬柮短木

挫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秦策甘茂曰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史記蜀守馮當暴挫注云暴虐以挫人淮南說山訓君子不入市爲其侳廉也高注侳辱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山徑之蹊閒介然絕句文選長笛賦是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五臣注云竹閒介然幽深無蹊徑人迹稀至也襄九年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杜注介猶閒也閒介連文不得以介下屬又案法言山經之蹊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注法言所云山經賦所云石徑卽井陘之陘爾雅山絕陘是也孟子山徑亦山陘

李善引孟子

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剖心摩踵李善云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李善云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注放至也案今本作放踵又放平四海趙注放至也

擴充

知皆擴而充之矣字又作擴集韻擴充也或借鞹字新序譬之其猶鞹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馥謂依字作張弩使滿也

丹封案禮記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疑竝橫之借字

憫

睧窮而不憫注云憫懣也案廣雅憫懣也說文悶懣也易乾卦遯世无悶

稱貸

又稱貸而益之案漢書食貨志當其有者半價而賣已者取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舉也俗謂之舉錢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先鄭云稱責謂貸子

摽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案莊十三年公羊傳曹子摽劒而去之何注摽辟也

折枝

爲長者折枝案續說苑宦者田鵬爲周人所獲問齊王所在紿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愈厲四支俱絕而死醜案枝支皆借字當爲肢孟子折枝猶今之按摩動搖其四肢也周人折支拉斷其四肢也

追蠿

考工記鳧氏爲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案幹所以制旋者字當爲幹說文幹蠿柄也醜謂卽孟子所云追蠿

觳觫

吾不忍其觳觫周成難字云斗撽穀槩也穀音都穀反

讀音蘇穀反

函人

函人惟恐傷人案陳琳武庫賦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振錐韋人製縫

札樸卷第二終

覽古　濼水　忮
密山　孝
咨事爲謀　侀
瓜裂　幹
盬　青黑
木頭　乎
坐　贏微
類　撙
蜾蠃　栻

狂屈　醓
豹直　篤
穴吾　寒具
優　李尙隱
通之　薦杜
女字繫姓　鼯
東閣　相和
朅來　班劒
象輅　黑水
頡頏　涮
膚寸　列

先游　胠
撰　蠶
飲器　充隱
援　貂
麗齷　診
假　趙
咍　張仲景
何侯　蔡文姬
安車　緹縈
闕塲　職儀
油火　夭

憚　卯蒜
三刀爲州　油油
離樓　行藥
忽　抬
錢　蛫
料　簍
蜀先主名字　耗
酌　灌佛
釋詁釋言釋訓　刊山
以舟量物　生
穴閒　獨斷

補文選注
嵇
點
列口
需
涉蹈
風不鳴條
雪桃
漸離
染輪
施
按
都市
猜白馬

猰
邇近
加治點
帶
專輒
水冶
涎
彭越
貼帖
椳楷
莫
剉
白疊布

札樸卷三目錄終

覽古

灤水

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從水需聲人朱切廣韻濡水名出涿郡乃官切通鑑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注云濡音乃官翻馥案濡水卽灤水卽灤水酈注水經云汙水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通鑑開元二年薛訥擊契丹行至灤水山峽中爲伏兵所敗卽濡水也

隸體需爽相涸故有人朱乃官二切

枝

玉篇枝下云攲枝害心漢書地理志民俗攲枝鑱論枝害不恭詩雄雉不枝不求傳云泉傳云枝害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論語引詩不枝不求馬融曰枝害也

密山

穆天子傳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郭注云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卽馥案西山經作崙山又云崙山多丹木黃華赤實陶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乃在崙山陽崙音密以同音借密字詩詁云凡玉之生有榮有英有華榮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

俗書學字作孝亦有所承宋景文云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以文子爲學馥案孝乃孳之變體孝通用學漢碑作學變爻爲攵其來已久不始於北齊

谷事爲謀

魯語谷事爲謀韋注云事當爲難傳曰咨難爲謀馥謂事卽難事不煩改就傳文詩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爲謀是也又案春秋繁露聽作謀謀者謀事也呂氏春秋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鄭注大傳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凡此皆主事言

側

家語刑政篇刑側也側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鄭注云孝經說刑者側也過出罪施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側也過出罪施者下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馥謂著人身體故壹成而不可更

瓜裂

釋草黃蒢瓜御覽引孫炎云一名瓜裂釋草下文云菰冢首孫以菰字上屬御覽誤作裂說文藪不云菰藪馥疑釋草當是黃蒢瓜瓜菰表二名說文云蒢瓜不及瓜菰者但舉正名耳

幹

淮南時則訓令百工審金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

無有不良案幹借字正作榦長笛賦作箭羣是也周禮夏官有羣人掌弓弩之事考工記矢人爲矢以其笴厚

鹽

樂府昔昔鹽鹽借字當爲豔郊特牲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注云鹽讀爲豔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

青黑

或問青黑異色今呼黑布爲青布何故昔之曰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

也馥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木頭

木以頭俛取義於人頭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云矩法也所法者人也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引易巽爲宣髮疏云下云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柯欘皆從宣上取數故云頭取名焉猶言取名於頭也馥謂柯欘諸器初以人頭取度其後無度之本亦沿頭俛蓋古者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故半矩法人頭工師伐木必有度隨俛木頭

考工記車人爲車轂長半柯輻長一柯有半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馥謂柯既有準工師遂用量物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平

周禮以參互攷日成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掌舍設梐枑再重故書枑爲柜杜子春讀爲梐枑脩閒氏掌比國中宿互檠者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互巨易譌故隸變互爲平

坐

文選張茂先雜詩蘭芽坐自凝李善云無故自凝曰坐張景陽雜詩百籟坐自吟李云無故自吟曰坐

熹微

文選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李善引聲類熹亦熙字熙光明也案管子修靡篇古之祭有時而星熄注云熄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馥謂熄爲星光晨星將沒故微也

類

周書大開武曰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案王注楚辭類法也

撙

廣韻撙挫趨也案此注兩義當云挫也趨也戰國策伏軾撙銜注撙挫也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注撙猶趨也

嫘姬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曰君月如煥赫嫘姬注云煥赫謂日嫘姬謂月言日月光媚也太元瞢瞢之離不宜熒且出不宜熒然若月之將毀案韓詩本此而意實不同說文姬嫘姬也一曰弱也本兩義韓詩嫘姬謂美好古樂府珠佩嫘姬戲金闕是也大元熒且姬則弱意也

杕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庾開府詩楓子留爲式桐孫待作琴廣韻楓木名子可爲式

欸

允吾

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案允吾蠻夷充耳或作琉琥又名琱琉廣韻琉充耳玉吾讀若牙

寒具

千寶說司徒儀吏死祭用麶麶麶麶三十韻會麶麶麶麶餅也卽今寒具集韻鞬餿寒具又云寒餌餅屬廣韻膏糗粔籹楚辭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以蜜和米麪煎熬作粔籹也餦餭膏糗今以麪作先煎以膏次和以蜜著手易汗故看書畫不復設寒具

僸

方言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僸高誘淮南注緩椓塊椎也三輔謂之僸案集韻僸與嬞同說文嬞遲鈍也關嬞

酴

韓退之伊尹曰酸而不噉說文噉食辛噉也酴見聞錄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比五日眾官皆出此人獨留曰豹直案豹卽貗廣韻貗直史官集韻貗越也漢制新到官府併上直謂之貗今俗謂程外課作者爲貗工酸案漢制疑作唐制周志有之

篇

余過湖南見潭上安小鑾鬟聞楚謂筏上居曰篇此是

亦如之馥謂椓塊椎鈍器也故謂之田儇

李尚隱

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李尚隱字略或改作尚隱案舊唐書開元二十八年六月太子賓客李尚隱卒新唐書亦有傳

通之

張謙中復古編跋尾有篆書數行署曰通之不知爲誰後見董史皇朱書錄云張察字通之成都記云成都人嘗帥鼎州以篆名今成都題榜往往通之筆也案董史字更良其自序在淳祐壬寅跋尾在咸淳乙丑

薦枉

南齊王敬則傳材官薦易殿柱案工欲換柱先承以他木而薦其下使高於舊柱則舊柱方可抽去薦猶藉也

女字繫姓

後漢書班昭字惠班荀采字文荀此猶左傳稱敬姜懿嬴盍女子既嫁從夫之姓故繫以本姓明其所出

贅

通鑑宋前廢帝入廟指世祖像曰渠大贅鼻如何不贅立召畫工令贅之注贅壯加反鼻上皰也南史前廢帝紀肆罵孝武帝爲髑奴玉篇作齇壯加切鼻上皰也俗言粉鼻人不飲酒枉受虛名卽贅鼻也廣韻又作皶

東閣

漢書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主禮謂雲曰在田野邑事可留我東閣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說者謂公孫弘開東閣延賢人宣亦欲致雲於客館馥以爲果如所言則雲不應有相吏之語案丞相掾屬有祭酒欲置雲爲東閣祭酒耳曹操作相猶有軍謀祭酒胡廣注漢官篇武帝時丞相設四科以辟人德妙爲第一科乃猶南閣祭酒考南閣祭酒爲太尉西曹掾許叔重曾官此職隸釋司空孔扶碑有東閣祭酒丞相亦當有之魏書羊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棺和

廣雅棺當謂之牀又云牀棺頭玉篇作秤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謝惠連祭古冢文中有二棺兩頭無和

集韻變沙巳絕水橫流也

場來

張衡思玄賦回志揭來從元謀陸機弔魏武帝文詠歸塗以返旆登崤澠而揭來案揭去也揭來猶去來故陶公有歸去來辭

班劍

漢官儀班劍以虎皮飾之晉公卿禮秩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三十人持班劍焉案通鑑宋太子劭使

班劒排江湛注云班劒持劒爲班列在車前又唐高祖葬平陽昭公主詔加班劒四十人注云班列也持劒成列夾道而行也宋書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與人曰我車邊猶少斑劒物

象輅

本朝鑾儀凡有事於天地壇則象輅先行九馬僅牽一輅一象駕之如輕車焉案晉諸公贊云南越致馴象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

黑水

山海經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醜案黑水謂洲澤西山經長沙之山洵水出焉北流注於洵澤郭注洵水色黑也西次三經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洵水南之列洵云云案司馬遷報任安書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李善引說文列分解也望崑崙醜案經言南望是崑崙在黑水之前矣

顓頊

揚雄解嘲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夏侯湛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案頡頏猶上下浮沈也詩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揚雄長楊賦魚吉而鳥斮

淵

淵或作淵又作制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猶或作鯛淮南氾論訓猶狗之驚以殺子陽折亦作制莊子庚桑楚尋常之溝而鯢鰌爲之制注制折也小魚得曲折也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引作折折則刑論語折獄魯論作制折獄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敘帝紀乃設制折聲相近

脣寸

公羊傳脣寸而合尚書大傳作扶寸鄭注四指爲扶案此言雲之薄小也應休璉與從弟書扶寸者脩味適方寸

列

任昉彈劉整文輒攝整囚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傳云沈約彈王源文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傳云案司馬遷報任安書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李善引說文列分解也

先游

鄒陽獄中上書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李善云談或爲游案先游卽先容故下文云素無根柢之容

脃

鹽鐵論羊淹雞寒曹子建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云寒今脃肉也案廣韻脃與鯖同卽五侯鯖楚辭煎鯖膇雀

撰

唐書百官志史館修撰掌國史今以作文爲撰文案古無撰字說文僎具也晉書音義引字林詮具也謂具說事理馥謂僎具亦作此解魏文帝與吳質書僎其遺文都爲一集此編集朋友之文亦曰僎

詔

史記天官書其詔者類闕旗晉書音義云詔字見蒼頡篇

飲器

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注云溺器或曰酒器案溺器是也晉書載記姚方成三斬徐嵩漆其

首爲便器

充隱

顏運生誦舊句云市多充隱客朝有噉名僧案晉書桓玄傳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援

謝康樂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激湖代汲井插槿當列墉晉書桑虞傳虞園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盜驚走致傷使奴爲之開導餘案援籬也音于眷切

貂

或問釋名云貂短也其義何解荅之曰貂嘗爲貂貂短尾犬也晉書張天錫傳從事中郎韓博有口才桓溫使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案貂刁聲近故借爲說

齷齪

史記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漢書鄒食其傳握齷好苛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韋昭曰握齷小節也晉書張茂傳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高九仞俯矢紹諫曰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案紹意以修臺爲不急之小事與韋說合樂府放歌行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秋仁傑對武后曰豈文士齷齪不足以成天下務哉

詵

集韻詵輕也江東語案晉書趙王倫傳愚闇輕詵淮南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注詵輕利善趨者說文詵下云一曰詵獪案即狡獪廣雅詵獪也

假

趙盾將朝尚早因假寐卻訛葬其母於所住堂北壁外謂之假葬潘岳爲楊駿主簿駿誅嵩坐公孫宏護持岳

謂之假吏

麵

晉書皇甫謐傳況臣棟麵糅之雕胡玉篇麵與麵同大麥也一切經音義麩麥麵也齊民要術旱稍法宜五六月暵之以擬麵麥

哈

廣韻哈笑也呼來切胡注通鑑云哈呼來翻楚人謂相嗤笑曰哈案古無此字蓋即嗤之異文楚辭九章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束晳玄居釋束晳閭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談隱几而哈含豪散藻考撰同異馥謂楚辭與志爲韻之呼來切乃轉音也

張仲景

今醫家以張仲景爲宗主而見俛於前人者絕少惟皇甫謐釋勸云若皇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謐又云仲景論伊尹湯液爲十數卷案玄志有湯液經法三十二卷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商伊尹

何侯

晉書王祥傳文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盡敬今便當拜也案何侯謂何曾曾與

高柔鄭沖入見晉王曾獨致拜盡敬柔沖揖而已

文帝

晉書天竺國傳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或問鬬場所在案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君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見晉書禮志

職儀

太平御覽多引齊職儀案梁書周興嗣傳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當即與嗣撰也

楚辭九懷蹇英衣兮縕袍注縕衣也覆謂此據說文爲說後漢書應劭傳縕袍十重注云縕絮謂舊

周禮玉后有安車漢徵年老有道之士亦以安車晉書與服志坐乘爲安車倚乘爲立車

縕紵

弟

安車

蔡中郎其生幾女不可考而文姬則其少女也嫁上黨太守羊衜者年長於文姬即晉景帝羊后之母羊祜傳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油火

余油紙百翻越歲取用皆有火炷小孔友人言其油衣
亦自焚案梁書樂藹傳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
厥草惟絲傳云絲茂也釋文引馬融注抽也馥謂油絲
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
當爲絲說文蘇艸盛皃
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
灰時伺其博物宏恕焉
易坤卦其所緜來者漸矣又繫辭文緜之辭所以明
得失韋昭云緜由也吉凶所由生也漢書文帝紀列
侯亦無緜教訓其民顏注緜讀與由同
離樓
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撐李善注離樓櫺聚衆木之貌馥
案說文廔屋麗廔也囧窗牖麗廔闓明此賦言窗艇疏
牖離樓梧撐皆異文也梧當爲牾牾當爲
行藥
文選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服藥行而宣
導之馥案潘安仁閒居賦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
加舊痾有痊行藥卽勞以宣藥也李善引左傳注宣散
也
猋忽
張平子思玄賦乘猋忽兮馳虛無舊注引服虔甘泉賦
注猋風也五臣云猋忽虛無皆空也馥案說文飈扶搖
風也颮疾風也猋忽卽颮颮之省文
晉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臣易上政弦謂不順厥風
大猋發屋
井三刀幸起來議者謂魏師盛於冀州此亦以三刀爲
州
作少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爲三刀慕容詳時童謠云八
作卯又於祿上加州
三刀爲州
晉書王濬傳三刀爲州字州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
亦也馥謂說文水出貌象流水小別之形

拾

班孟堅幽通賦匪黨人之敢拾兮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案儀禮鄉射禮取弓矢拾疏云遞取弓矢也禮記投壺左右告矢具請拾投疏云賓主更遞而投也

籤

今於神前求籤問卜卽讖緯之遺說文讖籤竝訓驗

蜿

上林賦衛胡豰蜿李善云蜿未聞案山海經卽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骨名曰蜿是可以禦火

料

蜀都賦神農是嘗盧附是料五臣注扁鵲俞附皆料此藥而用之馥謂料量也蓋言料量藥之升勺銖兩今猶謂合藥爲一料

簍

爾雅釋宮連謂之簍郭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簍廚連觀也東京賦諺門曲榭五臣注宮室接謂之諺西京賦聯以昆德李善注引說文聯連也廣韻楗簍也馥案簍諺正作諺諺門高誘注諺別也說文諺離別也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儻然則東京賦之諺門因諺臺得名薛綜以諺門爲冰室門未審所據或以爲連或以爲別據郭注則小屋連於大屋實別成一構其義相

通

蜀先主名字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備謂五采備考工記畫繢之事五采備謂之繡詩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馥案五色至黑乃備故字玄德

糕

張華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糕案玉篇糕力才力咨二切麤毛也亦作氂綵馥謂竝當作麤說文麤行超遠也从三鹿省來聲

酗

以箸相酗玉篇酗許具切酗同上案句當讀鉤音非章句之句鉤

凶聲相近春秋考異郵唉凶合韻是也

灌佛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案灌佛鑄金像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碎千灌李善注灌謂鑄之王粲刀銘灌以數文云開皇十九年四月八日鑄佛日也顏運生得一銅佛有

釋詁釋言釋訓

趙宧光曰通古今曰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訓

刊山

隋書徐則傳陳太建時應詔來又解入天台山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案刊山卽摩崖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以舟量物

魏志鄧哀王沖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而刻其水痕所至倜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覆案古有此法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此事在魏太祖前蓋後人之智偶合於古耳

生

魏書儒林張吾貴傳曾在夏學聚徒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又徐遵明傳師事張吾貴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馥案漢經師多倜生如伏生歐陽生是也賈誼董仲舒皆倜生史記吾聞之周生後漢書黃憲傳陳蕃周舉倜憲爲黃生潘岳秋興賦善乎宋生之言七略禮家先軫有恒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膠東庸生之遺學鄭康成書序贊我先師棘下生又案先生或單倜一字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顏汪生謂先生也古今人表嚴先生徐廣曰生一作先漢書梅福傳叔孫先軫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此傳末有鄧公漢書作鄧先顏注鄧先猶言鄧先生也

亢闘

說文闘門高也新附闘字云闘闘高門也甘泉賦閌闘其寥廓兮魏書明元六王傳高允曰易倜亢龍有悔窮高曰亢詩縣釋文云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閌周禮閽人疏引詩作亢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閌李善注云毛詩皐門有伉與閌同案說文伉闘也閌伉當爲阬

獨斷

南齊書禮志云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又云晉初荀覬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續此製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馥案虞之決疑與蔡氏獨斷同意皆一代朝儀也今獨斷已非完書後人不知爲史家典要等之稗官說部豈不誣乎

補文選注

隋書禮儀志指南車大駕出爲先啟之乘漢初置俞兒騎竝爲先驅左太沖曰俞騎聘路指南司方志又曰沈約云親幸耕藉御之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卽潘岳所謂紺轅屬於鶩耜者也馥謂此二條可作藉田賦注李善五臣皆漏引

玆

詩螽斯羽薨薨兮又蜚飛薨薨玉篇玆蜚飛也

玆

莊子枝指崔云音歧謂指有歧也馥案或借枳字釋地中有枳首蛇馬郭云歧頭蛇也孫云蛇有枝首者

彊近

隋書許善心傳單宗少彊近虛室類原顏案彊謂彊盛近謂近幸李密表外無期功彊近之親王僧孺與何炯書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月令蜚有黃戚近習注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點

袁宏三國名臣贊如彼白圭質無塵點司馬遷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北史李彪傳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甄琛傳緇點皇風塵鄙王化隋書裴政傳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房彥謙傳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王孝籍傳追究執事有點清塵宋書庾炳之傳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魯爽傳兄弟閽門淪點僞授徐湛之傳豈不知醜點難嬰仗劍爲易謝莊傳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魏書道武七王傳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晉書郭璞傳塵點日月穢亂天聽沈約彈王源文點世塵將被比屋通鑑唐太宗曰寸雲點日何損於明馥案點與玷同

漢志樂浪郡有列口縣鄭方言所倆洌水

帶

周易訟卦釋文云蒲音帶亦作帶禮雜記率帶釋文同馥案帶漢碑作蒂楷書變作蒂非異文也詩都人士釋文作蒂

需

周易釋文需從兩重而者非案漢碑需多作耑故曰重而

專輒

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蓋習語也王濬上書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顧

專輒之罪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甯傳甯若以古制宜崇自嵩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北史楊愔傳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又崔鴻傳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南齊書盧陵王傳凡諸服章自今不敢吾卻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檀弓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徒音夾爲賴亦爲專輒晉王蘊爲吳興太守郡荒人飢開倉贍恤主簿執諫蘊曰專輒之愆罪在太守

涉躐

漢時書少學者皆能專精晉宋以後四部之書卷袤千萬遂有涉躐之學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性愛涉躐啟

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水冶

彰德府西行四十里有地名水冶蓋昔人作水排處因以名也排謂排囊以韋爲之鼓風吹炭用冶鐵巧者以水代人故曰水冶張璠漢記杜詩爲太守爲冶家作水排後漢書杜詩傳造水排鑄農器注云冶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鼓之武昌記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廢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顏光以塘數破壞難施功力因廢水冶以人鼓排謂之步冶魏志韓暨爲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長流爲水排利益三倍今彰德水冶久廢昧其名義故土人不知也

排玉篇作橐云吹火囊蒲拜切廣韻又作韝云韋囊

吹火

風不鳴條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

涎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俗作涎賈誼書垂涎相告又作嚥文選江賦噴浪飛嚥案涎次聲近張平子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塗薛綜注羨延也周禮膳羨以起度

鄭司農云羨長也史記衛世家其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云羨音延

雪桃

家語黍以雪桃蓋桃有毛以黍沐之玉藻沐稷而醴粱正義云取稷粱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列子齊景公雪涕晏子春秋作刷涕釋詁刷清也釀謂當作厮說文厮拭也韓非子管仲雪桓公之恥千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楚世家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孟子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唐書李靖傳足澡吾渭水之恥矣蕭銑傳是以痼

心疾首思刷厥恥謝莊詩雪怨圖邑埽恥瀘縣李華樂
生讀氓佐翳燕削恥南伐稻康琴賦懲躁雪煩然則厥
也洒也澡也沐也掃也削也皆雪也高注淮南云雪拭
也

爾雅釋木桃曰膽之孔穎達曰桃多毛拭治去毛令
色青滑如膽也

彭越

漢有彭越卽彭蜞崔豹古今注彭蜞小蟹也嶺表錄異
彭蜞哭呼爲越蓋語譌也晉書夏統傳或至海邊拘蠏
蜞以資養醯案古人名多取物名故知彭越取義彭蜞
也古今注又云彭蜞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劒俗謂之越

王劒醯謂蜞轉爲越故俗又傳會爲越王耳集韻彭蜞
似蟹而小或作蜞

漸離

史記刺客列傳有高漸離廣韻蠐螬蟲名

貼帖

玉篇貼字云以物質錢案宋書何承天傳時有尹嘉者
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南齊周顒傳販傭貼
子權赴急難魏書肅宗紀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
鋪貼店肆爭利城市任昉奏彈劉整云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又額外更加
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又額外更加
爲帖通鑑隋崔仲方上書今惟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

染輪

子虛賦割鮮染輪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染車
輪鹽而食之賦又云脟割輪焠聶昭曰焠謂割鮮焠輪
也郭璞曰焠染也醯謂染輪田獵血祭之禮春官大祝
辨九祭六曰擩祭注云擩讀爲虞芮之芮醯謂芮焠聲
近焠輪卽擩祭說文蕤染也史記荆軻傳使工以藥焠
之索隱曰焠染也宋書南史以蠕蠕爲芮芮胡注通鑑
芮芮卽蠕蠕魏呼柔然爲蠕蠕南人語轉爲芮芮

梁書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楷酒而作擭字昉問杳
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醯案張衡南都
賦樓棗若榴廣雅楷榴杀也集韻擭直忍切木名汁可
爲酒楷擭音別自是兩物作擭者是

蔨

幽通賦安怡怡不蔨兮曹大家曰蔨避也醯謂義本周
易肥遯釋文引子夏傳肥饒裕疑古周易別有說

蕈

五經文字艸部有蕈字云見禮經注案士冠禮注簞簋
蒩從竹說文口盧飯器以柳爲之或从竹去聲亦不从
艸類篇口或作蕈

校

玉篇挍報也此與顏子犯而不挍合郭忠恕佩觿分挍爲二字周禮夏官校人釋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是比挍之字耳

韌

字林韌柔也通俗文作朏云物柔曰朏管子筋朏而骨強

都布

後漢書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案通鑑漢明帝行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注云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紵都布布之美者也纂文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白氎布

史記貨殖傳荅布千匹注云荅布白氎也趙書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獻白氎魏略文帝詔曰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大末布爲白故不如白氎布鮮潔也宋元嘉起居注毘加黎國奉細氎兩張哭時外國傳諸薄國女子織作白氎花布梁書高昌國有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繭名爲白氎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唐書高昌有草名白氎撚花可織爲布又云婆利出吉貝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又云杜薄國女子作白氎花布金毘利逝國衣朝霞白氎隋書眞臘國常服白氎王維詩手巾花氎淨杜甫詩光明白氎巾是也玉篇作氍云毛布也廣韻氍細毛布廣志白氍布毛織王建詩毛氍家家織梅堯臣詩童袍毳氍鮮是也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刺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唐書驃國傳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氍縷爲藥又云樂工皆崑崙衣緋氍朝霞爲蔽膝溫庭筠詩錦氎空林委墜紅是也南史扶南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氎敷前方回詩坐寒乏氈氍是也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緜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蠻人織爲巾卽古所謂白氎布

緬白馬

顏延年緬白馬賦注家不言馬從何來馥以爲高句驪所獻宋書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緬白馬宋高祖踐阼又遣長史馬叟等詣闕獻方物馥案宋時所獻雖不明言有馬以晉時方物考之知緬白出高驪

札樸卷第三終

札樸卷四目錄
覽古
彆
輕脫
梁起雙闕
料數
埤
均
緒
縛
盈縮
札樸卷四目錄
纓
娟
撲
桔槔
澆
滔
濫
槁暴
大白小白
竹
慭
芩冷雫
長
裨
摘
空罰
厥
沈
望羊
楚
便程
刀風
洪祀
什給
秭
許所
建瓴
病鉤
纕
抵
棊
札樸卷四目錄
意
虛
孰何
窾
巃
大谷
晏
準
衝
嬉
烝豚炙豚
臚脹
豽
豲
獃
昆侖
槭瑟
屭
欻
袒
綠醽
劬
靈舍藏
衍
隱書
譏
徒
鐫于
冰
跕跕
炀
暴
駙
旁唐
顴髮
傚
顯
噫
嫗
衣急
臣瓚
鰭
廟寢

琮
吳句
木變石
古瓦文
顏氏石杯
筆柱
腰扇
帶鉤
棨
龍矜
昭文帶
銅池
有罷
銑鋭
密印
銷
研
生草
笙簧
笙席
隱囊
契囊
小兒汲瓶

札樸卷四目錄終

覽古

雩

王充論衡說論語風乎舞雩爲行雩祭鄭注論語同月令大雩帝公羊傳大雩疏並引論語舞雩冠者童子案大雩在四月卽周之六月龍見而雩是也其他爲旱修雩多在秋冬無暮春雩祭之禮賈逵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豈山川之雩不關龍見邪

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二年冬大雩襄五年秋秋九月大雩成三年秋大雩七年秋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十六年秋大雩二十年秋九月大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二年秋大雩

鄭注玉藻云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馥案襄五年左傳秋大雩旱也杜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

論衡又謂浴乎沂當爲沿乎沂古人無入水浴體之事宋書禮志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禳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禳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洎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馥案蔡以浴沂爲祓禊是知所書石經不作沿也

洪祀

晉書孔嚴傳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洪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鼏嚴諫曰洪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

乎又江逌傳逌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又曰按洪祀之文准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馥謂此二傳當錄附尚書大傳後

輕脫

三國志多言爲將輕脫案僖三年左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算謀無禮則脫人險而脫文不能謀能無敗乎杜注脫易也

汁給

集韵歲在未曰汁給童子逢盛碑作協給爾雅釋天作協洽案五帝叶光紀史晨碑作汁光紀樂緯叶圖徵或作廿圖徵洽給亦以聲近相借

梁起雙闕

梁書丘仲孚傳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案何脩傳脩謂王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挾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沈約上建闕表云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縣法無所覩謂梁起雙闕當因諸臣表請而建議者何脩爲之始

秭

徐岳數術記遺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風俗通千生萬萬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馥案此言京生秭秭生垓垓與徐氏京垓秭次第不同說文十萬曰意又云數意至萬曰秭此皆下數數意至萬曰億十億秭者猶言萬意曰秭也今以下數計之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百億也十兆曰京京千億也十京曰秭秭萬億也故曰萬億曰秭與風俗通京生秭次第相符徐氏所列垓在秭前未知其審

料數

玉篇料數也說文數計也秦策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高注料數通鑑舉宋濫錢之弊云市井不復料數

許所

淮南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李獻吉曰西土人謂著力幹此事則呼爲所馥謂所許聲相近詩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也

埤

一切經音義埤增也厚也助也案說文溼字云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此增義也詩北門政事一埤益我傳云埤厚也此厚義也節南山天子是毗箋云毗輔也王肅作埤廣雅埤助也此助義也

建瓴

漢書高帝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案戴侗云瓴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

均

國語出均立度案樂叶圖徵云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也馥案京房作準以定律準以竹均以絲

病鉤

趙策武安君曰緣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也馥謂病鉤猶病弩漢書音義如淳曰弩病兩足不能相過鉤弩皆取象爲名

繕

廣韵繕補也釋詁繕善也案三蒼繕治也繕之言善也詩叔於田序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縫人注

同

纏

玉篇纏帶也案離騷既莭余以蕙纏又爲馬腹帶國語懷挾纓纏

縛

釋典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案廣雅縛束也地官羽人十搏爲縛注云縛羽數束名也

抵

列子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漢書項籍傳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應劭曰抵相歸抵也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又云大氏皆遇告顏注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

盈縮

國語盈縮轉化盈當爲縄通作贏國策縮於財用則匱注云縮贏之反也班固幽通賦故遭罹而贏縮

綦

綦有四義一曰履廣雅綦履是也二曰履飾漢書揚雄傳履機槍以爲綦顏注綦履下飾也晏子景公爲履黃金之綦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七寶綦履後漢書劉盆子傳俠卿爲制直綦履章懷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爲飾是也三曰屨系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約純組綦繫於踵鄭注綦屨系也所以拘止屨是也

四曰履迹班婕妤賦俯視兮丹墀思君公兮履迹晉灼曰綦履迹也張景陽雜詩庭無貢公綦是也

繯

廣韵繯下引韋昭云繫也漢書揚雄傳虹蜺爲繯顏注繯系也李善注文選繯旗上繫也方言所以縣棣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繯

長

說文嫣長兒婬長好兒豔好而長也娉弱長兒論衡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史記蘇秦傳後有長蛾美人兩雅委佗美也孫炎云佗佗長之美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登徒子好色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洛神賦穠纖得中修短合度靃謂櫬短不如織長楚王所以愛細腰也

娟

娟本作嬛廣韵嬛嫿眉兒宋玉神女賦眉聯娟以蛾揚洛神賦修眉聯娟

搉

漢書五行志搉其眼以爲人彘注云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案史記刺客傳秦始皇惜高漸離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索隱云以馬矢熏令失明集韵矐或作瞲

撲

字林手相搏曰撲通俗文爭倒曰撲晉中興書石勒與李陽共相打撲是也又秦漢之刑曰囊撲說苑陛下車裂假父囊撲兩弟東觀漢記鄧太后收杜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先賢行狀杜根伏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根以撲輕得蘇息又器曰撲滿滿則撲地破之西京雜記國人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是也

摘

淮南本經訓擿蚌蠙高注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靃案擿當爲摘說文摘有拓義增韵拓廓開也揚雄甘泉賦拓迹開統拓亦借字當爲祏字書祏張衣令大也太玄天地開闢宇宙祏祖

桔槔

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文穎說烽火云櫓上作桔槔以薪置其中有寇則然之其字皆從木通俗文機汲謂之搰槔字皆從手

空閌

莊子空閌來風司馬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又云嘄彼閌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閌空也蓋指室之牖宋玉風賦空穴來風

澆

王注楚辭回波爲澆胡注通鑑水洄狀曰澆吐谷渾有澆河呂光開以爲郡此郡蓋置於澆河洄曲處今作洮

厮

史記河渠書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溝洫志厮作釃孟康云釃分也靃謂厮卽斯斯亦分也

滔

廣雅滔漫也詩天降滔德傳云滔漫也堯典浩浩滔天傳云浩浩盛大若漫天

沈

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注云斥卽斥鹵沈卽川澤風俗通山澤篇沈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述征記有鳥嘗沈續記云齊人謂湖爲沈

濫

申鑒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案何晏曰濫溢也孟子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漢書司馬相如傳汎淫氾濫

望羊

春秋元命苞武王柔肩望羊晏子春秋杜扃望羊待於朝大戴禮武王望羊哀十四年左傳長而上僂望視杜注目望羊字又作洋莊子秋水篇河伯始旋其面目眙洋向若而歎釋文云司馬崔云眙洋猶望羊仰視貌馥案正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

周禮內饗豕盲眡而交睫腥杜子春云盲眡當爲望視傳而民雕捍少慮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馥謂殖傳而民雕捍少慮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馥案視賈疏云內則爲遙望之字李信案望陽言能望視太陽如丁謂者也心矩齋校本

槁暴

荀子木槁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馥案槁借字當爲薧考工記轂雖弊不薧鄭注薧薧暴

楚

六書故楚一名荊捶人即痛因名楚痛

大白小白

禮明堂位殷之大白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故可手執

便程

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戩戩又邁讀若詩威儀秩秩程戩邁竝從呈與秩聲相近

怍

玉篇怍慙也顏色變也分兩義論語其言之不怍馬融曰怍慙也此慙義也曲禮容毋怍鄭注怍顏色變也祭義孝子臨尸而不怍鄭注色不和曰怍此色變義也

刁風

今謂善訟爲刁風南北通行此字循習不察案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捍少慮索隱云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馥謂刁字省筆吏胥苟趨簡易用以代雕耳

慬

玉篇慬疲也聲類慬短氣皃也前燕錄慕容皝寢疾曰吾患慬頓恐不濟通鑑北齊常山王演抱王晞曰吾氣息慬然恐不復相見

苓泠零

文選七發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蓮字天官內饗羊泠毛而毳擅徐邈讀泠爲朗年反廣韵零落賢切先零西羌也漢書趙充國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注零音

憐

意

玉篇意思也憶意不定往來念也禮記大學正義云繚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禮運非意之也注云意心無所慮也正義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無慮即慮無也詩思皇多士箋云思願也正義云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也

衍

書有溢字曰衍文衍當爲羨或省作羨孟子以羨補不足詩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穆天子傳南絕沙衍沙衍即沙羨水經注江水東北至江夏沙羨縣漢書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顏讀羨與衍同史記貨殖傳時有奇羨注云謂時有餘衍也司馬相如傳功羨於五年左傳以志吾過鄭注竝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孰何

史記衛綰傳不譙呵綰漢書作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馥案孰當爲敎說文敎誰何也

識

漢石經論語賢者志其大者今論語作識案識古作志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僖二十四年左傳以志吾過鄭注竝云志古文識識記也

侹

說文允侹曲脛也易大有匪其侹虞翻云足侹體行不正書洪範六曰弱傳云侹劣昭七年左傳孟孺子侹短無良弱行注云跛也馥案此皆言足疾也一切經音義侹與允同引通俗文短小曰侹崔鴻後趙錄王讜侹短無威儀呂氏春秋明理篇盲禿傴侹注云侹短傴仰者也馥案此皆言短疾也檀弓天久不雨吾欲暴侹而奚若注云侹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僖二十一年左傳公欲焚巫侹注云或以爲侹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呂氏春秋盡數篇舊本之所多侹與傴人注云侹突胷仰面疾也馥案此

皆言仰疾也玉篇仝僂也古文苑短人賦其餘佷公劣厥僂窶馥案此皆言僂疾也荀子正論篇是猶佷巫跂匡大自以爲有知也注云匡讀爲佷廢疾之人王霸篇是故百姓賤之如佷注云字書無佷字蓋當爲佷病人也抱朴子洪稟體佷羸臧榮緒晉書山濤子淳元佷疾不仕馥案此皆未言其何疾也

瓠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瓠侯劉息徐廣曰瓠一作報漢書五行志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馥案報當爲執取其聲也集韵瓠質人切音執

窾

廣韵窾空也宋子華子論醫云空窾之塞也莊子道大窾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匱服虔曰窾音款窾空也通作款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謂足中空也莊子款啟寡聞之夫注云款空也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太史公自敘作窾窾字見於諸書音義甚明玉篇失載

癡

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辟之既見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案戶令癡瘂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爲癈疾馥謂癡爲癈疾之一人謂藍田癡故有癈稱

巃

方言車轄齊謂之巃注云車軸頭也馥案史記田單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馥謂巃籠字異義同

錞于

宋書言錞子之制上有銅馬馥謂非馬蓋駿獸也駿似馬故作馬形凡鐘上皆飾猛獸容齋續筆言所見錞于有虎鈕是也

大谷

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李善云大谷未詳案王廣洛都賦梨則大谷冬熟張公秋黃華延洛陽記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陳思王贈白馬王詩大谷何寥廓

冰

集韵冰逋孕切案李義山詩碧玉冰寒漿又琉璃冰酒缸又簟冰將飄枕唐書韋思謙傳涕泗冰須皆讀去聲

晏

急就篇屏廁清圂糞土壤顏注屏僻晏之名也馥謂晏當爲偃莊子庚桑篇適其偃注云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溲是也屏當作屏

跕跕

或問後漢書馬援傳飛蔦跕跕墮水中跕跕作何義訓

畜曰依字當作阽漢書音義加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
瓚曰阽危欲墜之意也
阽音鹽董衡唐書釋音誤作都念切

準

木工目衰視謂之準準南齊俗訓眇者使之準高注目不正因令睇又氾論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睨西京雜記鄒陽几賦眇者督直聾者磨箄班固荅賓戲離婁眇目於豪分太白陰經說水平槽云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爲天下準式

炕

漢書揚雄傳炕其氣顏注炕絕也馥案王莽傳皆炕龍翼語乘馹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晏子春秋乘馹而自追晏子此皆尊者之傳

絕氣

徽

玉篇徽面垢也淮南修務訓舜徽黑劉向九歎顏徽黧以沮敗兮

煬

煬有二義郭注方言云今江東呼火熾猛爲煬文選賦颺楓燎之炎煬此一義也列子黃帝篇煬者避竈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云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曰此又一義也

嬉

淮南時則訓湛嬉必潔高注嬉烝炊也馥案嬉借字當爲饎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鄭注炊黍稷曰饎

暴

方言烈暴也案蔡中郎聞燒桐火烈聲知爲良木火烈則暴也鹽鐵論荀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

烝豚炙豚

京師貴食烝豚炙豚鹽鐵論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廣雅燂謂之炙字書炙亦烝也詩閟宮傳云毛炰豚也鄭注地官封人云毛炰豚者燔去其毛而炰之

馹

釋言馹傳也舍人曰尊者之傳也馥案襄二十一年左傳祈奚乘馹而見宣子昭五年傳楚子以馹至於羅汭晉語乘馹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晏子春秋乘馹而自追晏子此皆尊者之傳

臚脹

急就篇寒氣泄注腹臚脹案易通卦驗人足陽明脈盛多病臚腫續漢書律曆志注小署病臚腫

旁唐

廣韵芒碭山名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珉玉旁唐顏注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碭馥謂旁唐卽芒碭說文碭文石

勞

廣雅勞屠也玉篇勞與剔同案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白虎通狄者易也淮南子俞兒狄牙即易牙說文逖古文作遏

顚髮

昭二十八年左傳有仍氏女顚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杜注美髮爲顚正義云顚即鬒也詩鬒髮如雲傳云黑髮也馥案或作縝廣雅縝黑也謝朓詩有情知望鄉誰能縝不變

昆侖

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巨案禹貢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注崑崙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馬注昆侖在臨羌西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是也

晉書張駿傳酒泉大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宜立西王母祠

儀

通俗文雇載曰儀漢書鄭當時傳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儀謂受雇賃而載運也

楸聯

楚詞九歌擣蘅橘兮既張說文橘屋檐聯也馥謂連綿也文選西京賦鏤檻文榱李善引聲類榱屋連綿即檐聯廣韵棉屋聯棉是也淮南本經訓縣聯房植高注縣聯受雀頭箸桷者釋名桷或謂之榱榱綿也綿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通鑑陳起三閣縣榱閣檻皆以沈檀爲之胡注縣榱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令人謂之挂榱馥謂縣榱即縣聯也

顆

顏氏家訓北土通呼物一凹改爲一顆馥案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顏注顆謂土塊

厲

廣雅厲重也案玉篇厲辰也辰重厚也

噫

士虞禮聲三啟戶注云聲者噫欬也將啟戶警覺神也馥案噫即欬也噫欬聲相近曲禮車上不廣欬疏云欬聲欬也聲當爲譥列子黃帝篇宋康王譥欬莊子徐無鬼篇況乎昆弟親戚之譥欬其側

欬

王褒九懷匱土忽兮塵塵西京賦欬從背天薛綜注欬之言忽也馥案俗或作欬史記索隱引孔臧與孔安國書舊書潛於壁室欬而復出風俗通義臧仲英家人作

食設案欲有不清塵土投污之蜀志卻正傳故從橫者
欲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後漢書何進傳大將軍
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夏侯湛徵
冤賦或紛欲以驚驚異苑苻堅剖周虓棺臨視虓屍欲
回眸又云句吳平川門前生青桐平惡而所殺後死桐
欲自還立於故根上魏書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
而見光自牖屬天欲然有感賈岱宗大狗賦聞林獸之
羣爭欲斷鏁而齕石顏魯公多寶塔銘下欲蜿以踴地
又須臾之客欲入芥子集異記明皇射一鶴將及地欲
然矯翰西南而逝

臲

太元臲其膏案臲當爲膃玉篇以膃爲古孕字淮南精
神訓一月而膏文子九守篇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
而生一月而膏

袒

玉篇褐馬背袒衣也馥謂袒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
之袒也孟子許子衣褐趙注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
離誘注淮南云褐毛布如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主人
林衡或濡馬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
袒褐當作但褐說文但裼也袒衣縫解也今以袒代
但以綻代袒內則衣裳綻裂注云綻猶解也

衣急

廣韵褊衣急案詩維是褊心傳云褊急也說文急褊也

緑醽

吳都賦飛輕軒而酌緑醽當作淥酃西京雜記鄒陽酒
賦其品類則沙洛淥酃文選笙賦傾縹瓷以酌酃李善
引吳錄地理志湘東酃水以爲酒有名張載酃酒賦匪
徒用法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齊民要術有作酃酒法
水經注耒水云酃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
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荆州記長沙
郡酃縣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又云
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鳥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
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郭仲產湘
州記衡陽縣東南有酃湖土人取此水以釀酒其味醇
美所謂酃酒碧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是也宋書庾炳
之傳在尚書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夏仲御川傳爰
有天水玄酎長安清醇雜以東酃碧素芯芬北史長孫
嵩傳劉裕遺以酃酒通鑑陸納破丁道貴於淥口注云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甘
美謂之酃淥淥口卽酃湖口也

臣瓚

漢書注有臣瓚水經注稱薛瓚案後秦記姚襄遣參軍
薛瓚使桓溫卽其人也
李信案陳霆兩山墨談曰案晉中書監和嶠嘗領命

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傳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語此於臣字雖著實而穆天子傳文無與漢書可通薛瓚之說爲優

劒

劒者人所帶兵也其末謂之鋒又謂之鍔其刃謂之脩亦謂之劉中央隆起謂之脊通謂之身亦謂之莖所以受莖謂之夾所以飾夾謂之縥以韋謂之鞞鞞其鼻謂之鐔亦謂之珥鼻玉謂之璏首飾謂之鐶其柙謂之削亦謂之鞞亦謂之橾亦謂之室又謂之廓所以韜橾謂之衣衣謂之祑又謂之秩祑其帶謂之緊

鐔有兩義廣韻屬侵部者訓劒鼻屬覃部者訓劒口說文鐔劒鼻也廣雅劒珥謂之鐔釋名劒其旁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王逸注楚辭玉珥謂劒鐔也司馬彪注莊子鐔劒珥也鮑注國策鐔珥鼻也此皆主劒鼻言之三蒼鐔劒口也集韻劒口謂之鐔顏注急就篇鐔劒刃之本入把者也又注漢書韓延壽傳鐔劒喉也鄭司農注考工記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此皆主劒口言之

幨

小爾雅幨謂之童容案襜亦作幨淮南子渠幨以守高注渠甲名幨幨所以禦矢

琮

三禮圖所謂琮八出陳祥道禮書云體方而四角漢碑所圖則五角或十角

宥器

家語魯桓公之廟有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觀案文子守弱篇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命曰侑卮周禮春官膳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是侑與宥通侑卮即宥坐之器

魟句

刀有號魟句者案鮫鮫魚名禹四海異物大都魚刀鄭注魚刀魚兵如刀者也

銑鋧

陳書蕭摩訶傳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案集韵銑鋧小鑿也說文銑小鑿

木變石

青州都統慶公見惠黑龍江木變石刀子爲言古木沈水年久化爲石故俗呼木變石舉示坐客無能稱其物也案周書王會夷用闓木孔晁注夷東北夷也木生水中黑色而光其堅若鐵馥謂木變石卽闓木但孔謂生水中與都統目驗者異集韵闓木名此據王會爲說闇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㝡古塔與肅慎相近木中木變爲石卽石砮也榆變者上松變者次之說與都統合

古瓦文

秦漢瓦頭文有蘭池宮當宗正宮當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璫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又李尤平樂館銘棼梁照曜朱華飾當廣雅棺當謂之牑又云牑棺頭然則瓦當謂瓦頭也瓦文曰很千萬延卽琅玕也漢書王子侯表皋琅侯邏地理志西河郡作皋狠瓦文曰衛屯張平子西京賦衛尉八屯警夜巡畫五臣注屯營也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言此八屯皆衛尉掌之晝夜巡警瓦文曰樂當大萬或以萬字下半反書例應左行讀作大萬樂今緬江亦有木變石與黑龍江所出同

魏志景元三年肅慎貢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所稱魏尺邪周尺邪晉時肅慎每貢其矢亦言一尺八寸若仍是周尺荀最何不據以定樂豈肅慎之尺亦隨時變與魏晉等邪

蜜印

古官印有歿後隨葬者吳志孫琳傳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是也有繳上者晉書陶侃傳遣左長史奉送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是也若追贈之爵則用蜜印示不復用魏王基碑贈以東武侯蜜印綬晉書山濤傳策贈司徒蜜印紫綬唐音癸籤贈官刻蠟爲印謂之蜜印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蜜燭二百枚卽今之蠟燭

多垂長

鎗

說文鏦鎗鏦也集韻鐺釜屬通作鎗南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欲壞鑄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覆案鎗卽鎗鏦今之鐺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古人有元日上壽酒具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注云雅酒閒

顏氏石杯

吾邑顏氏有石杯其家相傳石出外國可鍊成金案顏說乃鍮石鍮石似金可鍊出波斯國鍮石可引水銀惜未試之

談藪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鍮石香鑪蓋鍮音如偷

研

廣韻研承衡木也案南齊書王敬則傳從市過見屠肉研欻曰災興昔無此研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覩以爲屠家稱肉用研以承衡

筆柱

傅玄謂漢末人筆豐狐之柱秋兎之翰崔豹古今注古以枯木爲管鷹毛爲柱羊毛爲被王羲之筆經探冢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覆案筆柱卽筆心也筆墨法云作筆當以纖梳梳兎豪毛及羊脊毛羊脊爲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

生草

莊子讓王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案生謂鮮草未乾卽牽雜補屋之意

腰扇

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注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覆案腰扇如腰鼓謂中腰瘦減異於團扇韋昭說屏攝云攝形如翼扇高注淮南氾論訓云翼狀如今要扇

笙簧

先鄭注春官笙師云笙十三簧說文廣雅三禮圖竝同惟高誘注呂氏春秋五月紀云笙十七簧案郭注爾雅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宋書樂志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然則高所云十七在十九十三之閒笙正月之音陽聲也故三七九皆奇數

帶鉤

余見古銅帶鉤數十枚皆作螳螂形卽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牒螳螂以相拘

笙席

梁書顧憲之傳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
笙席棄之路旁案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劉淵林注
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

案

玉篇案几屬也食器也馥案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善曰玉案君所憑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初拜有漆
金漆足奏案一枚江表傳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
復有言迎曹者與此案同東觀漢記更始韓夫人侍飲
見常侍奏事怒起抵破書案廣韵曹公作欹案臥視書
又上雜物疏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南史江秉之
爲臨海太守作書案一枚梁簡文帝書案銘性廣和平

文彫非曲廁質錦帳承芳綺縟被召通令按奸治俗刻
香鏤采纖銀卷足馥謂此皆言几屬也方言案陳楚宋
魏之間謂之樹自關東西謂之案急就篇楯杅槃案柘
閤盌顏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考工記
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祭粟十有二列注云祭粟實於
器乃加於案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
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漢
書萬石君對案不食貢禹傳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
所以食臣下也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相談常對案不
食又云蔡彫在遼東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
沓鹽鐵論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又云常民

文杯畫案又云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蹤耒躬耕者之勤
也燕丹子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烈士傳魏公子無
忌方食有鳩入其案下古文苑僮約濵杯整案注云案
以設飲食之具孟光舉案齊眉吳志步騭傳征羌作食
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惟菜茹而已曹瞞
傳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涔巾幘神
仙傳吳與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
玉杯藥賜羲夢書夢見杯案賓客到也馥謂此皆言食
器也

隱囊

今牀榻閒方枕俗呼靠枕卽隱囊也通鑑陳後主倚隱

囊置張貴妃於席上注云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輭置諸
坐側坐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馥案隱讀如孟子隱几
之隱昔人用於車中說文紕車紕也急就篇鞄靽鞮鞾
鞍鑣鐊顏注靽韋囊在車中人所凭伏也今謂之隱囊

攏綺

今於足衣外復著短綺謂之攏綺馥謂攏當爲斖說文
鷮羽獵韋綺雲南人用韋爲之

契囊

漢書趙充國傳張子孺持囊簪筆事孝武帝張晏云囊
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隋書禮儀志云中世
以來惟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

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爲袂囊緩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朝服蕭驎子云名契囊

筆

晉書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間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手板卽古笏矣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南齊書輿服志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傳帝問象劒尺寸通鑑開成元年郭畟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注云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貝刀之儀而已馥謂儀刀猶象劒也

良十七年左傳不釋劒而食正義云劒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劒履上殿周世已然亦不敬也據此則劒履上殿周世已然

小兒汲瓶

或問俗以金銀或桃核造爲汲瓶縣小兒腕間何所依據余不能荅及檢左傳急就篇始得其說昭七年傳云賂以瑤甕急就云璧碧珠璣玫瑰甕顏注玫瑰玉名甕汲瓶令人以雜寶爲甀之屬帶於嬰兒頸下此古之舊事云云是卽汲瓶之所由來也其以桃核蓋祓除之遺

銅池

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霤也案檀弓池視重霤鄭注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

覽古
貶
資
標籤
凹凸
效
苦窳
杪
椹
主章
靈殳
答
肰
敕
卓犖
摩跌
獸頭
鉤鑲
里十爲術
墝埆
體洨
兵馬司

裁
銚
藝極
危
喉牌
搖舉
紡
緯耒
榛
磬
佛拂
趴
謬經
諺嚴
詢詢
診高
蘆頭
叢祠
卵箕
髑鵂

俞
甕城
跨竈
履歷
長尺大斗
砍石
赤棒
屠各
寬韜
累墜
狂藥
仰藥
恨恨
穭
薜荔
莖蔓
水芹
豫章
青楸
梯
苞筍
鸛鶇

簡練
鵲岸
蒟蒻
薇
雞蘇
藍
杉楊
棧
竹箭
檳榔
白鷳

斫
橫刀
唐權量
咄嗟
珂
刀把
縱縮
拍
稽輿平肩輿腰輿
賜惡姓
尚書刪定郎

朱雀
鶸鶸
鷓鴣
鴟
雉聞雷
貙豚
蜢
屈造
蠑
鐵蛫
食牋
蟲蝮
赤鯉
鮂
鯆鮲
札樸卷五目錄終

旱蔕
鴻鵠
鵜
鴝
八哥
系蹄
麂
蛤
含脂蠢
蟊賊
蚜蠆
蝘
舫
河洛魚
鯢鱷
復粢

覽古

昱

說文無昱字而見於左傳者凡六七處隱十一年君若辱昱寡人僖十五年女承筐亦無昱也文四年君辱昱之成十二年昱之以大禮昭六年不敢求昱定九年吾昱子杜注竝云昱賜也襄十年其何昱如之杜注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栽

廣韻栽祖才切種也又倉代切築牆長版中庸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故栽者培之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覆謂栽種栽築古竝讀去聲

資

史記索隱引字苑資積財也案鄭注復卦云資貨而行曰商又注地官司市云販夫販婦朝資夕賣

軨

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車枕之枕案一切經音義云枕聲類作軨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鞿橫木皆曰枕是也

標纚

唐書馬懷素傳是時文籍盈漫纚牖紛舛覆謂標纚當爲標幟字林標識也幟標幟

藝極

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案晉語貪欲無藝韋注藝極也

字苑凹陷也凸起也案蒼頡篇容鳥夾反墊下也突徒結反突也

危

春秋後語魏人將殺范痤痤登危而說案危當爲仜說文仜屋桮也秦謂之桷齊謂之仜

效

曲禮諸侯相見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雁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云效猶呈也文八年左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注云效猶致也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注云效授也襄謂三訓雖異而意實同

疾脾

易通卦驗人手陽明脈盛多病頭腫喉痺注云喉脾字誤也當爲喉痹痹喉病爲痹覆案春秋考異郵痹在喉壽命以苦竄

考工記辨其苦良齊語辨其功苦史記五帝本紀器不苦窳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桔不便利者弱注云窳

器疾也音庚釋詁倫勞也郭注勞苦者多情倫今字或作癆同覆案癆當爲臚說文臚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庚玉篇臚勞病也苦臚言器微弱不堅牢也

子華子佼麗之苦瘵也而醜則堅牢詩四牡傳及采薇箋竝云驟不堅固也鵲羽傳云鹽不攻敔也正義云鹽爲盬字異義同釋詁苦楛鹽皆假借當爲盬杜注左傳皿器受盬害者爲盬是也

搖舉

漢書禮樂志將搖舉誰與期注云言當奮搖高舉覆案搖舉猶言招搖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莊子駢拇篇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皆以招爲揭舉律曆志體招搖

若永望

杪

西京賦杪木末薛綜注杪猶表也案說文杪木標末也標木杪末也二字聲義相近賦以杪爲標故訓爲表禮記投壺司射前爲勝者樹標

枋

廣韻引以木堰魚爲枋案元和郡縣志建安九年魏武在洪水口下大枋木爲堰因名枋口

椳

類篇椳囚械也周禮封人設其楅衡鄭注元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椳狀也賈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椳故舉之以爲況衡者也覆案囚椳俗作枷字施於項與牛之鼻衡不同然皆械也

韋束

夏小正農緯厥耒沈約郊居賦緯東菑之耒之日於耜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

主章

漢書百官表有章曹掾又有東閤主章令丞顏注主章掌大材也史記貨殖傳木千章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縣

榛

詩鳲鳩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說文榛木也一曰叢也徐鍇繫傳稽字云說文無榛字此卽榛字也一切經音義云說文榛叢木也是唐本有榛字矣羣書言榛叢者竝記於比廣雅木叢生曰榛服虔注漢書榛木叢也高誘注淮南叢木曰榛高唐賦榛林鬱盛李善注榛林栗林也此誤以爲棗栗之棗七啟於是磧塡谷塞榛藪平夷說苑其入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揚雄疑易甕羊觸藩其男童烏曰大人何不言荷載入榛王粲從軍詩城郭生榛蘭左思招隱詩果下自成榛謝靈運山居賦除榛伐竹潘岳關中詩荊棘成榛天台山賦披荒榛之蒙寵蕪城賦崩榛塞路五臣注榛叢木也趙景眞與稽茂齊書披榛覓路劉氏新論

均任篇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宋書長沙景王道憐傳有舊溝引滻水如睢不治積久樹木榛塞伐木開榛水得通注舊唐書劉贊爲歙州刺史有老婦人捆拾榛蕾鬬猛獸將噬之贊叱獸救之說文蕞聚會也從取最聲或作蕞穀梁傳積木稱叢木稱茷茷木檀弓蕞塗龍輔以椁釋文云蕞才宮反正義云蕞聚也宋玉招魂蕞菅是食王逸注柴蕪爲蕞

靈殳

漢書王莽傳剛卯注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文云靈殳四方又云化茲靈殳案韓詩外傳齊桓公出游見一丈夫帶桃殳桓公怪而問之丈夫對曰桃之爲言亡也

夫日日愼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

拳

廣韻拳曲也廣雅拳詘也淮南人間訓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縮高注縮屈也漢書鉤弋倢伃兩手皆拳上自披之卽時伸詩大雅有卷者阿漢書劉向傳客星見昴卷之閒卷詘卷舌星也拳縮卷義通

荅

古無荅字合卽荅也釋詁合對也宣二年左傳華元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丹封案爾正釋詁郎注云皆合會對也郭注云皆

相當對似卽封荅之義

佛拂

易願卦顚頤拂經於丘頤詩大雅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佩也言無復佩戾者文選長笛賦牢刺拂戾曲躓獻鳥者佛其言鄙注佛戾也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正義云佛戾也酸案說文違衺戾也佛拂弼督相近詩佛時仔肩論語佛肹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皆讀若弼

胅

廣雅胅腫也案郭景純說犦牛云領上肉膞胅起高二尺許一切經音義今江南言領頭胅額乃以領爲後枕

高胅之名也

眇

古妙字皆作眇眇小也漢書昭帝詔胅以眇身獲保宗廟是也易繫辭眇萬物而爲言荀子王制篇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楚辭九歌美要眇兮宜修漢書元帝贊窮極幼眇

敕

事詁敕勞也郭注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覆案敕當爲勅說文勅勞也隸體敕多作勅此又以敕爲勅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俗字也字林作敕書勅天之命詩嗟嗟臣工傳云嗟嗟勅之也周禮詔

來舊皋舞先鄭云來敢也漢韓勅字叔節程勅字伯

嚴並借勅爲敕

繆絰

廣韻關喪之降殺案檜弓衣衰而繆絰正義云謂絞麻爲絰廣韻言降殺謂繆絰也說文鬮絰繆殺也絰繆皆絞殺論語自絰於溝瀆漢書孝成趙皇后傳卽自繆死

卓鷙

莊子在宥篇天下始喬詰卓鷙釋文云卓向音篤崔云卓鷙行不平也顧案說文鷙不行也鷙類篇引作縶然則樊縶卽篤縶莊子假借字

誇嚴

史記日者傳公見夫談士辯人平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師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徐廣曰嚴一作險馥謂嚴當爲詻說文詻誕也史記借嚴字

摩跌

文選舞賦附蹋摩跌李善引字書跌足蹠也案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跌失蹠也戰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怒跌踶而去後漢書邊讓傳修短靡跌注云跌蹉也

詢詢

廣韻詢眾語也案荀子解蔽篇聽漠漠以爲詢詢呂氏

春秋先識覽誠能決善眾雖譁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詢詢耶國之殘亡亦由此也故詢詢之中不可不昧也中主以之詢詢也止善賢主以之詢詢也立功漢書東方朔傳君子不爲小人匈匈而動

劉毅傳天下諠諠但爭品位

獸頭

神像大帶有獸頭卽鞶囊也晉書鄧收傳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以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顧案古者大帶皆有獸頭鞶囊班固與竇將軍箋固於張掖縣受虎頭繡鞶囊一雙東觀漢記鄧邊破諸羌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是也鄭中記石虎改虎頭鞶囊爲龍頭

莊二十一年左傳鄒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子之杜注鞶帶而以鑑爲飾也顧謂男子飾以獸頭婦人飾以鑑

詊高

文選西京賦通天詊以竦峙李善注通天臺名詊高也顧案詊借字當爲杪說文杪木標末也高也

鉤鑲

急就篇矛鋋鑲盾刃鉤釋名鉤鑲兩頭曰鉤中央曰鑲案謝承後漢書江漢還丹陽太守修整戰具鉤鑲刀盾大戟長矛

蘆頭

今謂人瘦爲蘆頭案說文蘆蘆蒲也一曰薦根張有復古編云蘆蒲根似薦苐案名醫別錄薦苐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劉禹錫新論愚與直相像若薦苐之亂人參服食謂蘆蒲薦泥皆與人參相亂故人參謂之蘆頭

里十爲術

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謂術術當爲遂舉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遂地官大司徒五縣爲遂王圖內有六鄉外有六遂月令審端徑術術亦當爲遂地官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兵馬司

通鑑李克用囚康君立於馬步司注云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舊案京師五城正副指揮主刑不主兵而謂之兵馬司者猶沿舊稱歟

俞

釋名俞踰也氣踰出也漢律厤志會者黃鍾律之實也踰微動氣而生物也

趼

莊子釋文引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案說苑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甕城

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案唐書及通鑑竝作甕門胡身之注云門外築垣以蔽甕城門今之甕城是也

橫刀

新唐書王及善傳除千牛衛將軍帝曰爾佩大橫刀在

卷五 十一 光緒戊寅長沙王氏校刊

討巨業維權業所以飾簨縣鐘磬捷業如鋸齒契約亦刻齒故鑿契謂之簨陰卯俗呼鋸簨

体漢

北方謂粗鈍人爲体漢案廣韻体麤皃又劣也蕭本切今轉爲莆悶切通鑑唐懿宗葬文懿公主賜餅餤四十囊駝以飼体夫注云体夫輦柩之士也

兵馬司

通鑑李克用囚康君立於馬步司注云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舊案京師五城正副指揮主刑不主兵而謂之兵馬司者猶沿舊稱歟

俞

釋名俞踰也氣踰出也漢律厤志會者黃鍾律之實也踰微動氣而生物也

趼

莊子釋文引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案說苑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眾也

甕城

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甕門案唐書及通鑑竝作甕門胡身之注云門外築垣以蔽甕城門今之甕城是也

橫刀

新唐書王及善傳除千牛衛將軍帝曰爾佩大橫刀在

朕側亦知此官貴乎通鑑唐太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注云橫刀者用皮鞶帶之刀橫於掖下案今宮門侍衛及督撫輿前材官所帶者卽橫刀也

跨竈

馬能跨竈舊說不一淮南子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方言梁宋齊楚北燕之間謂櫪曰阜史記鄒陽傳牛馬同阜漢書音義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莊子編之以阜棧釋文云阜櫪也一云槽也昭十二年左傳康王跨之注云過其上玉篇跨越也馬生而越過阜非凡馬矣竈借字也赭白馬賦跨中州之轍迹

唐權量

友人謂孫思邈千金方升合銖兩與今不同難以準用案唐制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凡權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陳氏禹謨曰二十四銖爲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爲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爲今一兩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

咄嗟

晉書石崇傳嘗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案左思詠史詩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此言蘇秦李斯忽而榮華忽而凋枯也莊子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王逸少蘭亭敘俛仰之間以爲陳迹曹子建翔風詩別如俛仰脫若三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馥謂咄嗟便辦猶言一呼卽至耳豆粥難成惟崇家立具稱其疾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李善云說文咄叱也聲類唶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夭喪也李密謂楊玄感曰若決機兩陣之間唶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案李善所引出字書又引說文咄咄相謂也一切經音義引同玉篇咄叱也字林咄相呵也趙策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叱嗟猶咄嗟也

長尺大斗

尺寸升斗皆後大於前今所存漢建初尺大於周尺宋三司布帛尺又大於漢尺是也齊建武二年魏主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案魏去漢已久其尺斗當大於漢乃依漢志改用而謂之長大是魏尺小於漢矣或者魏處遠荒猶存古制不似中原數爲改革惜乎魏之尺斗不可考矣

珂

通俗文馬勒飾曰珂案隋制武官馬加珂其字從玉與勿珧同蓋辰貝之屬類篇雕入海爲珂

硩石

硩石有兩處晉書劉牢之傳淮淝之役苻堅遣其弟融攻陷壽陽謝元使胡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硩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經山硩中謂之硩石案侯景爲募客紹宗所敗與腹心數騎自硩石濟淮又唐李世勣步卒度淮拔壽陽次硩石是也通鑑爾朱榮自馬清西硩石夜渡注云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崤縣又有硩石山唐志陝州硩石縣本崤縣有硩石鴈通鑑注云休官屠各二種通鑑又云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置百官又州硩石縣又云羅士信襲王世充硩石壘拔之注云水經注穀水又東經雍谷溪回嶢縈紆石路阻硩故亦有硩石之稱此又一硩石也

刀把

友人佩刀犀裝其把隆起十數圍余謂此古劒鼈盧遺製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鼈盧形宋制諸侯王劒不得爲鼈盧形是也

赤棒

今捕撫儀仗皆有紅杠卽古之赤棒也通鑑元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轅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又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

縱緛

爾雅釋詁縱緛亂也郭注縱放掣緛皆亂法也說文緛緩也緛亂也一曰斷也馥謂緩急皆不中度故亂

屠各

古印有漢屠各率衆長魏屠各率善仟長晉屠各率善仟長余編繆篆分韻誤釋屠杏案屠各羌之一種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子續爲屠各所殺通鑑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據上邽東城反氐羌休官屠各皆起兵應固會注云休官屠各二種通鑑又云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置百官又云石虎院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注云屠各匈奴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卽匈奴五部之衆通鑑又云慕容農使趙秋說屠各舉聰聰與屠各卜勝等各率部衆數千赴之又云禿髮傉檀圍人駱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又云隴西屠各王鎮文叛魏署置王侯討平之徙其類三千餘家於趙魏

隋煬帝詩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屠卽屠各

拍

通鑑晉干寶吳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

軍艦皆碎注云戰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通鑑又云程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又云楊素造大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又云呂忠肅據荆門之延州楊素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覆案拍竿須預安機臨時發之既發則機不及再安故西軍發拍皆盡也

寬韜

通鑑梁元帝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注云今人謂器幣有餘用者爲寬韜覆案今俗言韜聲轉如潮其實皆綽之轉音也

穠與平肩與腰與

通鑑梁南康王會理所乘穠輿施版屋冠以牛皮注云穠音農八以肩舉之又陸納推李穠音農愚反穠與者與捆施穠人以肩舉之又唐寶懷貞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既戮其尸改姓毒洪雅爲主使秉平肩輿列鼓吹又王導使琅邪王睿乘肩輿注云平肩輿也以肩舉之而行齊江夏王寶元乘八捆輿注云八捆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輿不帷不蓋又梁謝州刺史徧發民丁使擔腰輿又唐玄宗爲改姓蝮氏又有改名者左傳楚滅若敖氏克黃自齊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通鑑高句麗送宋冕於燕燕王赦之更名曰活又有改官者元魏宦者苻承祖坐贓禁錮改除悖義將軍封侯濁子

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爲衷辜猶未改信案永樂間有哀姓者上憫其名爲賜改作衷見寄園寄所寄鳳藻案原刻江陰李信校正此條案語即其所加

攀肩鞚呼曰穠

韻集衣系曰穠庾信鏡賦霜斜假穠又羅紹威偕遣

人斷牙軍甲穠

累墜

世謂重遲者爲累墜當作儽謹說文儽懈也又云疲也釋言謹諉累也列子注謹諉頗重皃

賜惡姓

古銅印有斬俞之印案斬非本姓蓋以罪賜惡姓也隋楊玄感作亂弟玄獎等皆梟磔公卿請改姓爲梟氏宋竟陵王誕既誅詔貶姓雷氏梁豫章王綜投魏有司奏絕屬籍令其子改姓悖氏武陵王紀既死上命絕屬籍賜姓養養氏北齊巴東王子響有罪絕屬籍易姓蛸氏唐竇懷貞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既戮其尸改姓毒使復其所改命曰生通鑑高句麗送宋冕於燕燕王赦之更名曰活又有改官者元魏宦者苻承祖坐贓禁錮改除悖義將軍封侯濁子

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爲衷辜猶未改信案永樂間有哀姓者上憫其名爲賜改作衷見寄園寄所寄鳳藻案原刻江陰李信校正此條案語即其所加

狂藥

王倫之黨人人若狂口中但叫殺殺此皆飲藥使然通鑑元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是也

尙書刪定郎

通鑑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齊永明九年詔獄官詳正舊注尙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注云魏以來尙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復謂此說是也梁天監元年命尙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爲梁律陳永定元年置刪定郎治律令

仰藥

漢大臣有罪多仰藥死南史宋明帝遣使賫藥賜王景文死景文正與客基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盡耳

兩飲之此卽仰藥

簡練

秦策簡練以爲揣摩高注練濯治案當爲鰊凍說文陳也考工記㮚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恨恨

文選李陵詩恨恨不能辭五臣注恨恨相戀之情案恨卽懇懇誠款也慕容翰謂逸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

鵲岸

杜注左傳鵲岸謂廬江舒縣鵲尾渚宋陶亮屯軍鵲洲

蒴藋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蜀都賦其圃則有蒴藋茱萸劉淵林注云蒴藋醬也蒴草也其根名蒴頭

葍

說文葍雨衣一曰蓑衣一曰草蘭似烏韭徐鍇本作草虨似烏韭葍案草虨卽草荔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有草荔狀如烏韭而生魯石上亦緣本而生食之已心痛郭注草荔香草也烏韭在屋者曰昔卽在牆者垣衣草荔或作薜荔楚詞令薜荔以爲理兮懌舉趾而緣木王

注薛荔香草齊語身衣襟襞草注襞積以薛荔爲蓑衣也楚詞緣木與山海經同王注薛蓑香草與郭注草荔同名醫別錄垣衣主治心煩柳子厚詩密雨斜侵薛荔牆是皆以烏韭爲薛荔與山海經及郭注不合

蕨

釋草芨菱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芨菱卽此類釋文云菱字又作芨廣雅云根也馥案玉篇蕨黃芽根芨同上芨蕨也今江東人呼藕根爲蕨說文芽根也又案廣雅蕨芨蓑根也馥謂爾雅木作芨轉寫譌爲芨釋文兩存之廣雅蕨卽蕨之異文廣韻蕨芽

根

廣韻三十一巧蕨字兩見一云草根亦竹筍也或作菱一云郭璞云江東呼藕根亦作菱馥謂此宋人據誤本廣雅闕入者旣有竹筍一訓又出篾字云筍竝謬

蔓菁

釋草葖蔜蕫郭注一名曰蔓菁釋草又云蔓赤莧馥案范子計然云黑出地赤心者善赤心言如赤莧也

雞蘇

賈民要術引詩義疏謙沛人謂雞蘇爲蒹案方言蘇其小者謂之蘸菜郭注蔓菜也說文蔓讀若饋又蒹蔓菁

爾雅作蘆曼華徐鍇謂蘆菜音同然則蘆蘇爲菜者卽郭注之蔓菜也

水芹

舟過湖南食水菜極香美問其人曰水芹案楚辭江蘺也玉篇蘼芎蘑苗芎蘑有山生水生二種此水芎蘑也

蔓

劉鴻臚京師篤齋有山蒲陶一架實小蔓蔓也詩葛藟陸氏草木疏云似燕薁廣韻云葉似艾玉篇謂之蔓藤毛詩題綱葛藟一名燕薁藤馥案燕薁實如龍眼黑色似蔓而非蔓也

唐書方技姜撫傳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黃甘守誠曰繁滋者以本枝麻麻之多馥案葛蔓二草蔓卽玉篇之蔓藤杜謂葛能蔓蔓非是

豫章

漢書司馬相如傳其樹楩柟豫章顏注豫章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案豫章一本也漢有豫章郡應劭云樹生庭中遂以名郡禮斗威儀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豫章常爲生文選養生論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戴耳李善引淮南子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集韻楩柟枕木名馥謂顏注

當云豫章枕二木今本脫枕字枕正作樴說文樴崑崙河隅之長木也

集韻桂木名似豫章其小似桃故生七年乃知馥案此又一似豫章之木

移楊

漢書揚雄傳檓桂椒鬱移楊顏注移唐棣也楊楊樹也馥案古今注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是移楊一木名小顏誤分爲二

青棡

袁州山中有木其葉乾黃至春不凋問土人云青棡也案集韻棡桐橫牆木當云牆棡木也說文楨剛木也書孔

傳楨當牆兩端者也唐書資州獻梅清棡二木合成連理說文梅柟也後人以爲酸果遂加可食二字不知柟梅乃大木非結果之某篇海棡高木也此豈可食之某所能連理者

棧

廣韻棧香木集韻作醆案梁書林邑國出沈木香沈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木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棧香也又狼牙脩國偏多櫞沈婆律香等

稊

長山徐君述行曰楊春塘甲陟地如毛盡俗呼沒事忙

乃木始萌也萌古讀如忙馥案易枯楊生稊亦訓萌之秀也說文無稊字傳寫脫漏文選風賦被稊楊柳末有稊夏小正柳稊是也桑楮皆有稊或借荑字謝靈運登石門詩目玩三春荑從游京口詩原隰荑綠柳夏小正三月委楊宇或借作樟易遯卦驗楊柳樟注云樟讀如枯楊生稊狀如女桑委然也

竹箭

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爲劉淵林注吳都賦云箭竹細小而勁實通竿無節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馥案劉所謂通竿無節者俗呼通天竹戴所謂節間三尺者卽謝康樂山居賦注所例

苦箭大葉者也故字統云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馥於雲南見箭竹葉長尺許寬二三寸高及丈

苞筍

東觀漢記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馥案苞筍謂其筍叢生釋言苞稹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釋木如竹箭曰苞郭云竦竹性叢生

檳榔

南齊文獻王嶷臨終戒其子曰三日施靈惟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馥謂檳榔設供何殊嗜芰扶南國傳獻琦琨檳榔柈一枚上林賦仁頻并閒孟康曰仁頻卽檳榔

鷸鴠

舟行由江西至湖南見水中多小鳥沒水食魚了不畏人案方言野鳧其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鷸鴠或謂之鳧也

白鴈

定三年左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融云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觀案歸藏云有鳧鴈鵝有鴈鵝鵝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鵝鵝裘就市人貰酒或借以名白鴈

朱雀

五方神鳥西方鵝鵝西方色白或借以名白鴈

四象朱雀居南方即天文之朱鳥春秋孔演圖鳳爲火精在天爲朱雀觀案五方神鳥南方焦明鳳屬也焦明即朱雀南方色赤故曰朱雀

阜螽

陸璣毛詩疏鶪一名阜螽白傅六帖作旱羣案陳藏器本草人探巢取鶪子六十里旱能羣飛激雲雲散雨歇陸疏亦云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是阜螽乃旱羣也廣雅阜螽蠰雀也阜螽與阜螽意同陸疏又似不誤

鶪鶪

釋鳥鶪鶪郭注鶪屬案鶪鶪兼鶪稱郭氏不言所出亦似望文爲義訓鶪爲鶪耳鶪當爲鷷乃雕也詩小弁鞠

允彼桃蟲傳云桃蟲鶪也箋云鶪之所爲鳥題肩也陸璣疏云今鶪鶪是也其雛化而爲鷹故俗語鶪鶪生鷹觀爾雅之鶪即毛鄭之鷽爾雅之鶪故俗語鶪鶪生鷹即陸疏之鷹借鶪爲鷷

鴻鵠

陸璣詩疏鴻鵠羽毛光澤純白觀案亦單稱鴻顏注急就篇鴻水鳥也其色正白盧思道孤鴻賦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是也又單稱鵠莊子天運篇夫鵠不日浴而白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是也江淹上建平王書鴻亭之鬼即列異傳之鵠奔亭

鶐鴒

釋鳥鶐鴒鶺鴒郭注短尾案許注淮南原道訓云屈讀如秋雞無尾屈之屈觀謂短尾故名鶺鴒

鴒

玉篇鴒鷹鶪二年色案魏彥深鷹賦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鴒千日成蒼

鵖

秋冬之際每聞鳴鏑聲乃鵖喙曹景宗所謂箭如餓鵖叫是也鵖鷹類尾齊廟殿鵖尾象之喜回翔而不甚高俗呼餓狼鵖

白帖鵖不飲井及泉水惟雨中潤翮則得水飲

唐會要漢相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虬魚尾似鵖

激浪即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詳時人遂謂之鵂
鶹

八哥

詩人詩花名十姊妹鳥號八哥兒案字書鵂鶹謂之鴝
鵒鳥戴侗說鵒鴝云南人以白者爲鵒鴝綠者爲鵒哥
然則八哥者鴝哥也

雉聞雷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傳云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
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說文雉雄雉
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漢書五行志雉者聽察先
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月令章句雷在地中雉性精剛

故獨知之應而鳴也公羊解詁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
當聞於地中其雉雉論衡雷動而雉驚啟蟄而蛇出感
陽氣也覆案雉能聞地中之雷者雉爲蛇所化龍蛇知
雷故雉獨聞雷聲書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
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蜕焉異苑太元中
汝南人伐竹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夭鄧桐廬民伐竹
見一宿竿成雉頭頸盡就蛇身未變此亦竹爲蛇爲
雉也

系蹄

兼州獵者以繩羈獸足初縱之既覆牽制之待其疲而
後獲之嘗羈一貔貔急自齧斷其脛亡去余聞而歎曰

四足之美有鷹而足之美有鵰

蛭

廣雅蚁苦蠆胡蛭蠭蝮蛸蟆也案蛭即蚱蛭一切經音義
云蚱蛭字書云淮南名去父即蟅蠭也

蛤

蘇長公嶺南詩稻涼初吠蛤案嶺表錄異嶺南呼蝦蟇
爲蛤有人見羣蛤走入地中掘之得銅鼓其紋象蝦蟇
形是也

屈造

夏小正鳴蜮傳云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淮南云鼓
造脾兵高注以爲蝦蟆文子上德篇蟅諸脾兵壽盡五

月之望周應蜦氏先鄭云蜦讀如蛾蛾蟆也

含脂蟆

曩在京師孔定州招食含脂蟆是關東蛾蟆腹中脂也後看太平寰宇記亦云關東食此物案說文蝦水蟲也蔵貉之民食之集韻龍類似蜘蛛出遼東土人食之又蝘蜓似龜出遼東又譬鷹似鵰體肉美多膏馥謂所食即蜓鷹也

蝝

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蝝蝝先孕而後交荀子蜩以爲母蝝以爲父釋蟲蜮蜩孫炎云蜮即是雄蜩即是雌馥案蠶婦謂蔪之形長而首銳者出雄蛾即蝝也

蠹賊

後漢書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章懷注云蠹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案說文蠹蟲食木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京房易傳臣安祿茲謂貪殃災蟲蟲食根李巡曰蠹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馥謂蠹賊之生由於吏之貪冒岑君能察吏故遏止使不生非借喻也

蠓蟲

一切經音義今江北通謂蚤蟲之類曰蠓蟲亦曰蚉蠓馥案陸璣詩疏螽蚣蝑也揚雄云蚊黍也幽州人謂之蚊蚉

蚉蟲

玉篇蚉蚉蟲也蠶蛘也廣雅蚉蠶蝑蛘蛘也蚉蟲也廣雅蚉蠶可以飾劒晉書輿服志漢制百官朝帶劒晉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蚉

食朧

太平御覽引王隱問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朧郭注方言螳螂又名齕朧高注呂覽作齕朧疣本草桑螵蛸一名蝕朧案朧疣古今字謂贅朧也螵蛸能治朧故名蝕朧作朧者譌也

蠅

玉篇蜃井中蟲廣韻作蠅云蠅蚉蟲東晳玄居釋羽族

翔林蠅蛸赴涇覆案蠅當作孑卽孑孑蟲郭注爾雅所謂井中小赤蟲是也

虫蝮

虫蝮有數種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此土虫也陶注本草蝮蛇黃黑色廣頷尖口毒最烈陳藏器云蝮蛇形短鼻反錦文詩斯干維虺維蛇正義云今蛇細頸大頭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山海經猨翼之山多蝮虫郭注蝮虫色如綬鼻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又大咸之山有長蛇其毛如彘豪郭注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鬣此其類也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爲虺其尾似頭其頭

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三蒼解詁蝮蛇色如綬文文間有鼈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有牙最毒鄉司農說周禮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楚詞招魂蝮蛇蓁蓁王逸注蝮大蛇也大招王虺騫只王注大蛇淮南說林訓蝮蛇不可使爲足高注蝮蛇有毒螫人不可爲足爲足益甚漢書貢禹傳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魏志陳泰傳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鹽鐵論蝮蛇有螫人忌而不敢輕博物志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蟄螫斬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樵采設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抱朴子蛇種雖多惟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論衡言毒篇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辰爲龍已爲蛇辰已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元和郡縣志駱谷中多反鼻蛇青黴蛇一名燋尾蛇常登竹木上能十數步獵人人中此蛇者即須斷肌去毒不然立死孔叢子云梁丘據遇虫毒三旬而後瘳搜神記阮瑀傷於虺艱其瘡而雙虺出鼻中郡國志馬嵓山嶠多虺蛇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屑著瘡內即活易林江南多蝮螯我手足寬煩詰屈痛徹心腹又云虺蛇來聚難以居處毒螯痛甚瘡不可愈

此南方所出之大虫也爾雅釋地中有鼈首蛇焉郭注歧頭蛇也楚詞天問中央其牧后何怒王注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其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噆吞人以益其心些此九首之虫也

魴

以編爲魴始誤於詩毛傳魚勞則尾赤之一語孔疏遂斷云魴尾木不赤獨說文以魴爲赤尾魚余在沅江買得一魚鱗白而尾赤肉細多脂形似赤鯉此眞魴也益信許說有據郭璞陸璣竝失之釋魚魴魾紅大艬爾雅何害以魴爲編耶古今注白魚雄者曰鰬余所得即雄者重四斤非鰬而何今之編豈無勞者絕不見赤尾是知魴編不同物矣

赤鯉

鯉鱣也今赤鯉冒鯉之名猶蛇鱓冒鱓之名姑舉赤鯉數條玉篇鯉今赤鱓急就篇鯉鮒蟹鱓鮎鮑鰕顏注鯉即今之鯉魚也本草圖經鯉魚即赤鯉魚也其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

六鱗古語云五尺之鯉與一寸之鯉大小雖殊而鱗之數等是也爾雅翼云案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古今注苑州人謂赤鯉爲赤鱗青鯉爲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騂馥案魯君賜孔子鯉不出此數種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魚上負冰獺祭魚許注皆云鯉也

河洛魚

海魚有名河洛者謁呼也張融海賦則有何懼鯖鮨

鮨

玉篇鮨與鱓同魚似蛇後漢書楊震傳蛇鱓卿大夫服之象說文蟹下云非蛇鱓之穴無所庇南齊書周顒傳或作鱓不知其爲鮨也

鮨之就脯驟於屈伸馥案蛇鱓人所惡食多誤書作鱓

鯢鱦

說苑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馥案鯢名人魚故不忍食異物志人魚似人形是也韓詩外傳作鱦魚案本草鯢魚鰻鱦故通作鱦

鯆鱘

晉書夏統傳操施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鰌鮫躍後作鯆鱘引何超音義引埤蒼鱘鮑魚出樂浪潘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曰出江有兩乳徐鍇說文鮑魚出又引說文鮑魚出江有兩乳徐鍇說

札樸卷六目錄
覽古
連山　葬經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長者　提
桌　怙
何當　膏燭
索寒　亂詞
書館　羅經納音
紀尚書語　劍器
說文統系圖　畫像
吹篇圖　船經載石
說置　咯觀大義
瞽碑　贏扁
刻符　草書急就篇
正隸散隸　史篇史書
執筆懸擊　行狀
漢律　漢書眞本
後漢書訓纂　金谷書序
桃花源記　孟東野墓志
裴務齊切韻　李舟切韻
玉篇　玉篇廣韻
雪賦　錦繡段
連璩　唐詩高格
詩人因物起興　學詩
雜詩　四愁詩倚
秋懷詩　詩意徵婉
來茲　風光
沈詩　李詩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詩月日
杜禹廟詩　孤標
王杜意同　白傳詩詩意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白李二家詩意
歷塊過都　吳體
杜律起承　宮體
連句　同作
短韻　轉韻
偶體轉韻　樂歌轉韻
墓銘分章　沈炯表
武虛谷二文　鄭國處誦辨虛谷文一
玉圭說虛谷文二
札樸卷六目錄終

覽古

連山

太平御覽所引連山不似上古文字余竊疑之案隋書劉炫傳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或卽炫僞造之易邪

葬經

葬經署爲郭璞作案隋書蕭吉傳著葬經六卷或卽是也

都亭都門都街都市都巷

都亭者都城之亭也漢嚴延年母到洛陽止都亭不肯入府後漢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漢典職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通鑑王行瑜殺韋昭度李谿於都亭驛注云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是也都門者都中里門也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是也都街者卽洛陽二十街通鑑蕭寶夤至洛陽置閭閻門外都街之中是也都巷者都中通巷也通鑑梁邵陵王綸遣人刺何智通於都巷注云都巷猶言京巷是也都市卽都街也通鑑斬万俟醜奴於都市又云斬仇尼道盛於都街注云都街卽都市是也

長者

長者貴人也史記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魏書文帝詔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通鑑馬援曰但畏長者家兒又曰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云長者指貴戚梁松謂鄭衆曰長者意不可逆此長者指太子諸王

提

魏文帝俾漢明帝察察章帝長者此云盛德也郭林宗呵門生魏昭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此謂師長也鄭泰謂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此言端重也史記刺客列傳以藥囊提荊軻集韻提大計切擲也通鑑漢明帝性褊察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胡身之注云提讀如胃絮提文帝之提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馥謂提荊軻提文帝讀大計切提曳之提當讀杜奚切明帝怒御史寒朗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此所謂尚書以下至見提曳也

桌

今俗以案爲桌當作卓通鑑孫權引魯肅台榻對飲注云榻牀也江南呼几案之屬爲卓牀榻臥榻爲高也台榻猶言合卓也卓牀卓高也以其比坐

怗

北魏高湛墓志全怗民境怗字不曉釋者或闕或疑案

廣韵怙安也晉書謝鯤傳鯤對王敦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怙然矣北史柳崇傳郡中畏服境內怙然崔亮傳勞賚綏慰百姓怙然袁翻傳北京制置求皆允怙南齊書陸厥傳峴嵁安怙之談劉係宗傳以時平蕩百姓安怙唐書魏徵傳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仇士良傳帝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其字並從立心又作帖公羊傳卒帖荊王逸楚辭序事不安帖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晉書載記王猛至鄴遠近帖然通鑑元魏邢巒上表邑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任城王澄收陸叡

等繫獄民間帖然梁王琛馳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又作貼李泌謂達奚抱暉賓佐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注引史炤云貼伏也亦作帖馥案帖帖貼皆俗體字本作聒說文聒安也長笛賦氐巴聒柱

何當

何當當也唐太宗詔王遠知曰省所奏顯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夔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杜子美畫鷹詩何當擊凡鳥

膏粱

今俚富貴郎君爲膏粱子弟柳芳論氏族云凡三世有

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

索寒

唐呂元泰上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贏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案索寒即乞寒睿宗時詔作乞寒戲其俗本於薩末鞬唐書康者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是也元宗因四夷來朝復作此戲張說上疏曰乞寒未關典故裸體跳足泥揮水盛德何觀焉

亂詞

騷賦篇末皆有亂詞亂者猶關雎之亂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鄭注亂謂失行列也記又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馥謂亂則行列不必正進退不必齊案騷賦之末煩音促節其句調韵腳與前文各異亦失行列進退之意

書館

今以教授館爲書館讀如書籍之書案當如學書三冬之書謂小童習字之館論衡自記篇充爲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或以書舘得數充書曰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復謂充以學書之館爲書館其受論語尚書之處別是一館不得書館

者必有其父兄師哀之曰童子欲書可書耳

羅經納音

羅經所排納音子位甲丙戊庚壬丑位乙丁己辛癸此偽造皇甫謐之書邪又云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所載虞姬歌是五言詩在蘇李之前者甚多君既編詩話何不引此又云古人雖無四聲秦始皇名政讀正月爲平音便可避諱是古人音讀原有部分不容亂矣

劒器

姜君元吉言在甘肅見女子以丈餘彩帛結兩頭雙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問何名曰劒器也乃知公孫大娘所舞卽此

說文統系圖

余嘗乞羅兩峯作說文統系圖自許慎至吾丘衍十餘人或謂生各異代不應同在一圖案後漢趙邠卿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本朝方兩止作四壬子圖畫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執詩卷請教此皆前事也

畫像

昔人圖形寫兒但得其率意流露處雖背後追摹亦能神似梁書上使畫工圖康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此卽背後追摹者也今之畫手令人對坐如木偶半日不得動轉其人之精神意態已頹喪如枯禪所以兒似而神亡也

吹簫圖

元人畫美女吹簫圖左手持簫右手持織物長數寸同年張船山問此何物余曰搔頭也吹者心有所思思之不見則搔首耳吹簫神理難見故借搔首示意猶棧道圖人馬登陟旁有漁翁垂釣正以此翁之閒適寫征人之勞劇也此乃畫家三昧

船輕載石

梁江革乘臺所給一舸艙偏欹不得安臥或謂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艙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斤以實之案宣城施愚山罷官苦船輕不能渡江載以石灰既登岸賣其船同時諸公爲作賣船行與前事相似

隱隱此則未立先刻者

謝朓過候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乃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馥謂管寧與華歆割席兩事相照人宜知所自處矣

設置

文選鮑明遠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冤兎五臣注罝網也設網守兎喻懷德待祿案五臣以罝爲網是作罝字解矣廣韵置設也詩意言儒生守拙有如守株待兎耳

略觀大義

古人於書略觀大義蓋能通其意不事章句王氏聽講毗蠡經未半便云已解卽向法網自講法網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馥謂如此方是略觀大義

書碑

古碑皆先立而後書李綽尚書故實東晉謝安石素族之樹貞石初無文字南齊書文獻王嶷傳謝安南有孔子舊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水經注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或疑碑立則下段逼地人不能書若陷地數尺人在陷中乃可書或又疑自左書起然乙瑛曹全皆首行字大當自右起或又疑橫排案漢碑年命二字垂脚長過二三字此非橫排所能預計也河南於土中得曹魏王基碑僅刻中段上下丹文

贏扁

篆書易成修體徐騎省自謂晚年始得贏扁之法言如蝸贏之扁也崔融禹碑贊贏書扁刻

刻符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初學記刻符施於符傳摹印施於印璽案符如銅虎符竹使符是也傳如槃傳是也六朝有符節令有印曹

草書急就篇

世所傳草書急就篇無署名以予考之蓋北魏崔浩書也北史浩上五寅元曆表曰臣解急就章考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又云浩旣工書人多託

寫急就章自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又云崔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供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于邈邈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馥謂浩世傳草書又寫急就特多見重當時故流傳至今自唐宋以來不知凡幾刻矣

正隸散隸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馥案魏書江式傳呂忱字林六卷文得正隸不差篆意知其意皆詣公車孟康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元帝紀贊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是史篇即史書其稱蒼頡史篇者揚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是也

執筆縣擊

古人作書無不縣擊者童而習之也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衆異說文觚字云書兒拭觚布也案觚以竹爲之八稜既書以布拭去可重書觚高於案不縣擊則筆莫及是童子學書時第一字第一筆已縣擊矣所謂習慣成自然也今幼童用紙擊伏紙上及長學作大字始欲縣擊而膽怯木強了無自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也

余教小童先於粉板上作盈尺大字欲不縣擊得乎今蒙館初寫指頂大字擊既不縣且橫其肘安能用

力昔人云前伸左足回轉右肩蓋肩回轉則擧能直
出上下左右莫不得力矣
行狀

通鑑梁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勿上行狀
注云行狀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謚北史李
士謙卒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巨園條其行狀詣尚書
省請先生之謚羊祜卒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
謚爲景侍中矦剛給事黃門郎元纂駁之元端臺龍
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
董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形迹外有所求去狀去

稱將何所準又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
曰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中正修其行迹功過承移言
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
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今之
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
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
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覩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
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自今以後明敕太
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
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馥
謂今之行狀溢美過譽百無一實或移他人之令閨飾
爲本生之善舉見者掩口聞者捧腹既不請謚立傳何
煩行狀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律

陳書沈洙傳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
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
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馥案王伯厚采集漢律
獨遺此條

漢書眞本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
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
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

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
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
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
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
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
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
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
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黃
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殺殺杖劍
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
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馥案

趙吳興所藏宋槧漢書進入內府曾於金壇于相國坐上見之汲古閣影宋本今在大興朱孝廉錫庚家馥亦見過皆非班氏之舊矣

杖劒南史誤作伏劒

後漢書訓纂

嘉慶丙辰需次吏部東吳黃君 恩長 攜有惠定宇先生後漢書訓纂稾本余亟繕寫將登板矣乃銓除雲南永平縣道遠力屈吞歎而止案梁書劉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書九十卷王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當梁時諸家漢書俱在故卷帙浩博今惠氏搜采零散以資補綴僅得若干卷然亦勤矣

天津吳君人驥願刻此書余以寫本付之今聞其歿不知書歸何許矣

金谷詩敘

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李善注引石崇金谷詩敘即安仁代作實非崇文晉書王羲之傳人以潘安仁金谷詩敘比其蘭亭敘甚喜

桃花源記

桃花源記稱南陽劉子驥案晉書隱逸傳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澗水南有二石梁時已非顧氏原本永樂大典有孫強本大廣益本是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馥謂陶公有感於此事特寓之桃源耳

孟東野墓志

韓退之孟東野墓志皆來哭弔韓氏讀者誤於弔字絕句余告之曰文公聞東野之赴爲之主故皆來弔韓氏也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云爲之主也檀弓又云伯高死於衛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魏書畦夸傳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

裴務齊切韻

增韻引裴務齊切韻即增加陸法言本宋人采入廣韻者

李舟切韻

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案徐鍇說文韻譜徐鉉所加切音即李舟切韻舟建中初爲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喻劉文喜及梁崇義者也

玉篇

梁書蕭子顯傳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案愷爲子顯第二子附其父傳然則玉篇在梁時已非顧氏原本永樂大典有孫強本大廣益本是

玉篇已改三次矣

野王受敕撰玉篇表云謹嘗端笏擁篲以俟嘉猷又上玉篇啟云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是此書體例定自梁主野王照例排纂而已

玉篇剩力一切斷也削也截也剩孚妙切削也截也剩字宋人重修所加類此謬者不可悉舉廣雅剔削也蒼頡篇剝截也

玉篇廣韵

四書辨疑通志堂刻本速於置郵而傳命條下云南北玉篇江南廣韵置字上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有訓驛處猶於事多難合中原廣韵韵略與毛晃韵略俱兼訓驛蓋於置安置也驛也設也此即中原本兼訓中原廣韵毛晃韵略皆訓境上舍今廣韵張士俊刻本置安置也驛也設也此即中原本兼訓玉篇亦張氏刻置立也又驛者也郵境上舍又與江南本合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館安置郵引說文境上行書舍皆與辨疑所說合但不辨南本北本矣

廣韵脂木置石投敵也增韵引作壘石此亦江南中原兩本異文又漆下引說文沛之也與明刻小字本作漆沛也與說文同又至部櫍下云稻禾黏也案玉篇無櫍字糞糞形近而誤不黏也黏部膠下引說文小疪有蓄偽作禾黏也黏部膠下引說文小疪有蓄訓同以從專之字誤從尃聲隨形異謬亦甚矣

胶下云排囊柄也說文同上案胶當爲膠說文膠冶鬻餘也毛刻說文作冶鬻五音集韵引作冶鬻冶家用以吹火以皮作之今易以木謂之風箱今廣韵胶上乃函字膠函不同函上又越兩字有膠下云似瓶有耳所云說文同上者謂膠膠同也膠本在膠下今隔三字次於函下亦傳寫之誤玉篇膠似瓶有耳與韵中膠字訓同故知膠即膠也今說文關膠字蓋說文膠膠同物同訓而廣韵則訓膠爲似瓶有耳訓膠爲排囊柄與說文異故特注云說文同上言說文則膠膠不分二物也

魏魚祭切執之入切形聲各刖廣韵鑿脂利切引說文羊筆也聲陟利切車前重也案鑿說文並從埶廣韵緝部又收鑿字音之入切引廣雅羊筆也是自亂其形聲矣至部摯贄鷙蟄四字並從執非至部字蠷下云蜬蛸刖名又蠷蛸蜬刖名又蛸下云蜬蛸刖名案方言蛸蜮自關而東謂之蜮蜮或謂之蛸蜮或謂之蜮蜮趙魏之間或謂之蚘蚘北燕謂之妊娠蠷蚘蚘皆雙名廣韵蛾不連蠷蚘不屬蚘單舉一字以爲刖名此皆重修之失也

棟下云赤棟木名桑谷切此音大謬爾雅桃赤棟釋文云棟又作楝同山厄反郭霜狄反本從東乃誤從束繩之束玉篇音山革切不誤集韻沿廣韻之誤

勩字韵中凡四見其屬緝部者一音之入切一音泰入切竝訓怖也其屬葉部者音之涉切引司馬彪莊子注勩不動兒其屬怗部者音奴協切不動兒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勩熊釋文云勩之涉反司馬云不動兒覆案不動當爲心動所謂怖也初誤於莊子注餘皆因誤而誤

雪賦

漁洋山人論詠雪詩極推羊孚傾耳無希聲在物皓已

絜馥謂謝惠連賦素因遇立汙隨染成更有言外之恉

錦繡段

古詩美人贈我錦繡段段當爲鞶說文鞶履後帖也或從糸徐鍇繫傳云帖後跟也急就篇履舄鞜袠紱緺細顏注緺履跟之帖也紱緺以紱爲緺也

連瑣

左太沖詩嫣語若連瑣又吳都賦畢罕瑣結顏注漢書青瑣者刻爲連瑣文韵會凡物刻鏤罥結交加爲連瑣文者皆曰瑣覆案左詩連瑣猶言語如貫珠也

唐詩格高

唐人詩晉陽已陷休囘顧更請君王猶一圍通鑑周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告急者驛馬三至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避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案通鑑據高阿那肱馮淑妃二傳詩但述其事不溢一詞而諷諭蘊藉格律極高此是唐人擅長處

通鑑齊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日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齊主以淑妃北走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城至於是復走覆於此事亦有詩云莫怪君王愛小憐軍中粉鏡自翩翩平陽城陷干何事裝點休教巧未全

詩人因物起興

古詩孔雀東南飛此鳥非自綢者終不相合強以雌雄同籠岠如仇敵古詩又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東西既已乖違而燕喜雙飛伯勞雙飛性尤相背此皆詩人起興之意

學詩

晉宋競尚詩歌當其時耳目漸染雖不學者亦能出口成章如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及逼令作詩眾坐稱其辭意之美今讀其詩有先民之質素無後來之華藻然則學詩者貴通其大意聞其風恉至於妃配對偶表飾典實抑末矣

附慶之詩徵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

雜詩

唐人才調集題云古律雜歌詩案文選王仲宣劉公幹魏文帝陳思王嵇叔夜傅休奕張茂先棗道彥左太沖張季鷹張景陽陶淵明王景立皆有雜詩李善云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卽言故云雜也

四愁詩倚字

文選張平子四愁詩路遠莫致倚逍遙五臣云倚立而逍遙不得志也馥案下文倚惆悵倚踟躕倚增歎皆語詞與倚通詩魏風河水清且漣猗書秦誓斷斷猗無他伎疏云猗者足句之詞不爲義也莊子爾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漢書孔光傳猗違者連歲詩衞風猗重較分釋文云猗依也小雅雨驂不猗疏云不相依倚此皆倚猗相通之證知五臣爲臆說也

秋懷詩

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願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皆一人複見劉越石贈盧湛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亦然潘安仁河陽縣詩修芒鬱岩嶢後一首又云崇芒鬱嵯峨皆不以重見爲嫌陸倕石闕銘縣書有附委篋知歸李善云縣書則縣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案此體漢已有之易林屯公顯

倒巫臣亂國

詩意微婉

劉表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唐人詩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夔之言正而直詩之意微而婉

來茲

文選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李善引吕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馥謂來茲卽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深思往事以戒來今圓覺經無起無滅無去來今

風光

文選謝玄暉和徐都曹詩曰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五臣注風本無光草上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李善注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是李善本作光風今本爲人所改俗以日華風光爲對不知古人之詩不如是板滯也上文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迴瞰結軫何以不對

沈詩

沈詹事古意誰知含愁獨不見唐詩品彙改作誰謂案柳惲有獨不見一篇末二句云奉帚長信宮誰知獨不見沈詩正用其語

李詩

李太白詩脫君帽爲君笑初不解其義通鑑元魏城陽王徽脫爾朱榮帽歡舞盤旋注引李詩爲證云脫帽歡舞蓋夷禮也友人請說太白朝辭白帝詩釀曰但言舟行快絕耳初無深意而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飛越若無此句將不得爲才人之作矣晉王廙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廙倚舫樓長嘯神氣俊逸李詩卽此種風概

杜工部馬詩鷹詩

杜子美馬詩竹批雙耳峻說者解批爲削案周禮夏官庾人散馬耳注云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世故顚有飄薄之歎

孤標

杜詩顏氏之子才孤標案北史胡叟傳叟孤飄坎壞未有仕路杜詩本此後人改爲標耳謝靈運稱應瑒流離

王杜意同

杜詩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又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此法唐人多有如王昌齡送別魏二云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猿夢裏長不述己之離緒反念魏二別懷與杜意正同

白傅詩意

樂天楊柳枝詞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老病故託興于楊柳又有不能忘情吟蓋欲遣素而未此爲樊素作也素善歌楊柳枝人以楊枝呼之時樂天能也又有別柳枝絕句是樊素終去也又有春盡日詩云春隨樊素一時歸又云思逐楊花觸處飛此素初去

雜杜詩

杜禹廟詩古屋畫龍蛇又云雲氣生虛壁嫌其意複文苑英華本乃是雲氣噓青壁嵇叔夜琴賦丹崖嶮嶬青壁萬尋杜以雲氣青壁萬尋馬岌石壁銘丹崖百丈青壁萬尋杜以雲氣青壁賦山江聲白沙賦水皆廟外景物與廟壁無涉結句疏鑿二字雙承山水

而猶縈念也又有苔夢得詩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花向別人家誰能更作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又有詠懷詩云院靜留僧宿樓空放妓歸衰殘强歡宴此事久知非去後不得已之決絕也漢武秋風辭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何樂天蓋有感于此

白詩用天凝汗三字

白傅阿崔詩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夭字讀於兆切又酬李十二郎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凝字讀牛餧切又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汙汗字讀烏故切唐人辨四聲皆本于切韵白傅尤精密

白李二家詩意

樂天浦中夜泊云暗上江隄還獨立水風霜氣夜棱棱回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自家泊舟之景却是自家從隄上回看得之船中人不知也此意最婉曲義山夜雨寄北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眼前景反作後日懷想此意更深

歷塊過都

杜論詩絕句歷塊過都用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迹一舉千里杜詩即此意

吳體

杜詩七言拗律題下自注云戲效吳體案梁書吳均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杜所稱吳體蓋謂均也清拔言不拘聲病

杜律起承

吾讀杜律詩而知起承之法未可廢也宋元以來不復講矣今就其詩舉其例且爲之說曰有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者如武衞將軍輓詞云舞劒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願猛噬失騰騰鋒利則所向如意承舞劒箭中則猛獸失威承鳴弓游何將軍山林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承渚接羅承走馬用山簡傳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事也又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不好武承書千能文承樹用世說謝車騎語子弟如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秦州雜詩云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空庭老樹承寺一邑清渠承泉又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變縣軍幕井乾候火承戈縣軍承路恨別云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劒外兵戈阻絕老江邊行劒外承四千里老江邊承五六年遣意云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花落承枝水生承渚水檻遣心云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葉潤承雨衣乾承晴簡王明府云葉

縣郎宜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挨後
漢書湖陽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宜上聽列宿出宰
百里此指王明府也漢書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
封而太史公流滯周南不得與從事古之周南今之洛
陽杜公曾居洛借以自謂也後漢方術傳王喬爲葉令
有神術詩中神仙承葉縣流落承周南范員外呉侍御
特枉駕閣展待云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
略衰白已光輝簡略閣展待也承往比鄰去光輝特枉
駕也承二妙歸酬嚴公寄題草堂云拾遺曾奏數行書
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
奉引承拾遺幽棲承水竹居拾遺掌供奉故騎馬奉引

也嚴中丞枉駕見過云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
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西川使節承
元戎南北流萍承野亭公白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也
九日寄嚴大夫云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
節何路出巴山不眠承愁思何路承險艱泛江送客云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煙
花承二月舟楫承東津望兜率寺云樹密當山徑江深
隔寺門霏霏雲氣動閃閃浪花翻雲氣承樹密浪花承
閬朱果爛枝繁溪承水果承園樹間云岑寂雙柑樹溪
橋春聚船市承郭船承溪送元二適江左云亂後今相
送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碪衣寒交柯承雙柑垂實
承婆娑有歎云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

江東客未還兵承壯心客承白黃鶴注江東客公自謂朱長孺引元日詩不見江東客謂弟豐在江左未還非是冬深云花葉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早霞類影承花葉天意寒水依痕承江溪石根仇滄柱云初疑寒水與石根緊承早霞與花葉似不相貫後見杜臆方悟霞狀變化如花如葉耳南征云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楊升菴云桃花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樹林用楚詞招魂事避地承桃花適遠承楓樹馥案歸夢詩云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詞招蔡氏編此詩在湖南諸詩中與南征一篇先後作然則升菴之說信而有徵矣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云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分符承州牧同舍承署郎江漢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天共遠承江漢客月同孤承一腐儒小寒食舟中作云佳辰强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鵾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朱瀚謂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境蕭條故看花目暗此頷聯分承上二句須於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諸友云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黃生謂途窮在水闊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暗承覆案游何將軍山林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酒醒衣冷皆因陰雪瀑泉此亦暗承也有三句承二句四句承首句者如游何將軍山林云棟樹寒雲色因陳春滿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脆承因陳陰承棟樹贈田九判官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秦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馬肥苜蓿承降王將數嫖姚承使節憶幼子云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節換承鶯歌聰慧承驥子有客云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避俗承卜宅疎快承患氣雲山云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神交承音書望鄉承京洛作賦客即不寄音書之人或謂指斑固司馬相如非是酬李都督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件客更覺老隨人愁承悲春老承力疾秋盡云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陶潛菊承茅齋指成都草堂袁紹杯承東行謂李梓州爲主時由綿入梓也有感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勞聖主承兵戈報皇天承恩澤皇天比君也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損益不禁愁黃生謂途窮在水闊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暗承覆案游何將軍山林云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天一笑承投壺

物皆春承能畫天笑用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事
翟唐懷古云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
從月窟來山裂承崖開江來承壑注入宅云宋玉歸州
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淹老病言久
留白帝豈才名言不如宋玉題終明府水樓云虛子彈
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
流今在茲承家承終軍爲政承虛子秋野云秋野日疏
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繫舟承江卜
宅承野八月十五夜月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
蓬行地遠擧桂仰天高轉蓬承歸心擧桂承明鏡舍弟
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云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眞

傳解我愛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鴻雁影
來承消息眞傳鶺鴒飛急承弟達荆州宴胡侍御書堂
云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
書籍閣閣承日微花絮輕輕承春暮過洞庭湖云蛟室
圖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櫂舞神鴉吳齊賢
云青草湖白沙驛皆地名護隄承沙迎櫂承湖有三四
浦澄承秋夜星月皎潔故珠連鏡升承玉繩自閬州領
妻子却赴蜀山行云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
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鼉魅捕弓落狖鼯穿竹入雲
承行色隱見鼉魅狖鼯捕弓落狖鼯穿竹入雲呼轉石
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
亂水通人懸崖置屋承路高城西陂泛舟云青蛾皓齒
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牙檣錦纜
承樓船歌舞承笛簫擣衣云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
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窗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苦
寒長別承成不返擣衣寄塞承拭清砧散愁云久客宜
旋施興壬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
入竇區望匪他蜀星江雨謂異地淒涼承久客百萬竇
區望河北休兵息戈寄杜位云近聞寬法離新州想
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
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萬里十年言流竄久

遠承新州眼塵頭雪言離亂堪傷承百憂遣悶云異俗
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
爲態新知已暗疎烏鬼黃魚承異俗舊識新知承難居
江邊星月云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
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雨後氣清故河白
浦澄承秋夜星月皎潔故珠連鏡升承玉繩自閬州領
妻子却赴蜀山行云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
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鼉魅捕弓落狖鼯穿竹入雲
承行色隱見鼉魅狖鼯捕弓落狖鼯穿竹入雲呼轉石
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
人說山光見鳥情催別放船言臨去時承雲安農事山

光曹移居時承白帝吹笛云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
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
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風飄律呂月傍關山承風
月北走南征承斷腸有三四承二句五六承首句者如
游何將軍山林云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鶻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卑枝接葉承
夏木鮮鯽香芹承風潭贈畢曜云才大今詩伯家貧苦
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
知飢寒顏狀言窮而且老承家貧官卑同調誰惜論文
自知言調高和寡承才大詩伯宿贊公房云杖錫何來
此半池蓮放逐蜜蜂性

歸有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者如雨云微雨不滑道
虛空不離禪菊荒蓮倒承秋風放逐虛空承杖錫秋野
云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
衰老甘貧賤榮華有是非魚樂深水鳥歸茂林則物性
不違矣貧病自甘榮華不羨則生理易識矣雨云冥冥
甲子雨已廢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才
有色風引更如絲輕箑纖絺怪其乍暖承立春添色引
絲形其細微承雨有三四單承二句者如酬郭十五判
官云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
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藥裏承臥病花枝承春生有中
本興誤作興不但游山無指且不對官字矣登樓云錦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朝廷不改承天地春來寇盜相侵承古

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添線動灰承冬至舒柳放梅
承春來西閣雨望云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
面出湍減石棱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沙面石棱
承水菊蕊松林承山有三四承首句後四承二句者如
秋野云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
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
香掉頭曝背言檢身之疏承禮樂風落四句言野處之
樂承山林雨云物色歲將宴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
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
舊短書稀朔風寒雨承物色將晏多病四句承天隅未
歸有三四承二句後四承首句者如雨云微雨不滑道
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影寒
江舊落聲紫屏臨野碓半逕搗香杭崖黑鳥明承斷雲
秋日四句承微雨有五句承三句六句承二句者如陪
李梓州泛江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釉凌風爽
金壺引浪偏凌風承野曠引浪承江清樸上云皇輿三
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擒材媿杞柟攀擒杞柟
輿擒材承身事送裴二尉永嘉云故人官就此絕境興
誰同隱吏逢梅福游山憶謝公隱吏承官游山承興俗
本興誤作興不但游山無指且不對官字矣登樓云錦
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朝廷不改承天地春來寇盜相侵承古

今雲變王嗣奭解云錦江二句止作過脉詔耳言北極朝廷如錦江春色萬古常新西山寇盜如玉壘浮雲倏起倏滅也有五句承四句六句承三句者如早起云貼石防隄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丘藏曲折承開林步有躋攀承貼石送裴五赴東川云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東行承蜀北望承燕寄章侍御云指揮能事退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能事峽中覽物云才强兵言將略關羽承强兵寇恂承能事峽中覽物云傳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周書庾信傳父巫峽忽如曛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洞口經春長薛蘿舟承江洞承峽有五六承首聯七八

承頷聯者如題柏學士茅屋云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圖傾蓋秋水汙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晴雲秋水承巖居五車承萬卷有後四承前四者如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云江水東流去清尊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鄰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卽爲家亭臨山水承江流煙對浦沙承日斜狂歌形勝承晏賞醉卽爲家承京華言醉鄉可留不問舊京矣

齊梁原有此法謝朓郡內登望詩山積陵陽阻撰流紆餘流長之貌也酸鼻威紆承溪嶼餘承山此法宋猶不廢如蘇長公舊隱宅圖云巢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聞古亦無五訟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池上竹承首句輞川圖承次句又如陸放翁感憤云形勝嶠遠在其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三句承次句四句承起句

宮體

梁書徐摛傳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爲太子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陳書徐陵傳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周書庾信傳父子並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徐庾體卽宮體徐庾父子並在東宮故稱宮體武帝聞宮體之名召摛加讓蓋自摛始

連句

近代連句人各一二句意或不暢謝家詠雪雖祇一句而妙在何所似差堪擬未若諸盧宇相承昔人謂兩句一聯四句一絕人各四句則意了詞達宋書謝晦傳晦與兄子世基並伏誅世基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潮爲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此格最善

三人共賦亦有不用虛字連貫者桓玄顧愷之殷仲堪共作了語顧云火燒平原無遺燎桓云白布纏槊樹欲棲殷云投魚深淵放飛鳥

同作

唐人詩題有遙同之作案魏書裴伯茂死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置酒設祭乃各賦詩一篇寄以示魏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此卽遙同之作也

短韵

宋書索虜傳太祖詔曰感慨之來遂成短韵今案其詩十三韵短韵云者猶唐人稱短引耳南齊書武陵昭王

曄與諸王共作短句詩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然則二韵乃爲短句

轉韵

古人用韵於每段之末卽豫轉下韵如說文敘倂頌漢禮本五韵乃了上四明中滂方相叶末卽轉爲傍與下段年字合韵又自述本三韵乃了上二門山相叶末卽轉爲才與下段疑字合韵又如陶淵明詩天集有漢眷於慇矣下轉云於赫慇矣運當攀龍又在我中晉業融長沙下轉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此皆古法也

偶體轉韵

隋孫萬壽贈京邑知友詩本比偶體惟轉韵處皆散起

初轉云飄飄如本偶乘置同爲狗次轉云牛斗盛妖氛乘彪已成羣又轉云羈游歲月久歸思嬰攝首又轉云心絮亂如絲空懷嘆昔時又轉云昔時游帝里弱歲逢知己又轉云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又轉云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又轉云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釀謂此卽偶體轉韵舊格近代忽忽不講矣

樂歌轉韵

南齊書樂志云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竝多八句然後轉韵時有兩三韵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韵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竝四韵乃轉得賒促之中馥案此爲樂章言之尋常詩歌不在此例若必八句轉韵則無舒緩煩

急之變矣

墓銘分章

梁書伏曼容傳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云云馥案一章謂一韵了卽轉一韵爲一章

沈炯表

李密陳情表排側動人陳書沈炯傳有上文帝表可與前文竝美錄附於左

本傳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紹泰二年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云云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毋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毋子得逢興運臣毋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毋妾巳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巳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屬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網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趄荏

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未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爾迫近時懷懼之新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宸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

武虛谷二文

偃師武虛谷億既罷官與余游濟南各出橐草相質難虛谷讀書得間多所推正今聞徂逝不禁車過腹痛之感偶於故書中見其鄭國處留辨玉圭說二篇讀之未終淚漬行間爲錄於此

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武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億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

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與斗城其地竝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於遠御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黎歷華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斯以觀虢鄶其二君者婚於欲而日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華城爲古華國故以是推之

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酈固亦其舉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酈途於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玉圭說

玉圭一具賈客得自孟津質水蒼色首中起剡旁左右起剡身中起鄂旁左右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開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棱其長短厚薄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左剡長二寸二分右剡長二寸左剡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剡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

上左右剡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剡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紐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剡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緑繢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於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剡而已更無圖所謂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繅之繅謂以紐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衆聘

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棱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緣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繅藉采就所束約於此與未可知也駔圭璋璧琮瑗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即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紮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傅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儀出始知康成氏讀儀尊爲娑取訓於鳳鳳毛羽婆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方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觀圖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

此圭之出其爲資證疑舛者豈不益可珍也與

札樸卷第六終

庄謬
小學
引經
棐
引取土
悔
重修說文
秀
亮
沙鳴
嘶
戴國
雉震响
妒媚
疏
蟄
萬物利
卻
難
鏗
養之以福
左傳補注
逗撓
南陵沂水
潛水
音初
淩
宛
協洽
獠
霑
河墳
汝爲瀆
櫝
薤蒻
白芷
莞
蔓葉白
萩蒿
牡
糜舌
佳其
狗
緇脂
滿
階
鉌
婺
潛夫論
適
申池
頂撮
連
駾駾
祭紆
貸
不內顧
寮
夔魖
藉田賦
百草含葩
黜春
鄆亭
翰
劉墉
胄母
滿
貢
水南曰陽
宋書
鐵戈斬山
巾車
形天
散宜生
越郭君
飾巾
喑噁
沙音蔡
鷰
蝠蛇
卑
彼
蕩
李善引書
卉

秘
誚
僱工
究
操弓
陶遂
挴
鐵鈇
獸
粊柯
餖飣句豆
采梠
暘稍
櫺星門
毛詩拾遺
巾卷
秦
嶼
踸
止衛
揵
觸龍言
慘亮
庸峭
愁素
虞猛獸
跕
駴
僭時
鐵幕
誅
煸模
粟秒
箩
藍衫
匾
集韻脫葮字
脚
唐
皈
棘梁
褒節
衮
齋速
府種
女屻山
乖居
楫枷
掌技
摻
釋文引字林
襠
幽騎
區種
辟姓
棋蘗
梩
騽鏑墉
鍾
辣虎
顏子驕
札樸目錄卷七終
痕耗
杜探
鳥喙
宇母
蕉衰
鸛
魚泣津
練
憂艱
王姓
口占
高橇
灘脩
驏
枋
黏蜩
陸德明

匡謬

小學

古人於小學童而習之兩漢經師之訓詁相如子雲之辭賦皆出於此今以小學經學辭章之學判爲三途經學不辨名物辭章不識古字吾不知其可也然其弊不自今始義疏起而訓詁廢議論開而辭章亾盡破古人之藩籬者其在趙宋乎

引經

古人引經畧舉大義多非原文如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引詩兄弟雖閱不廢親也引書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說文引書洪水浩浩此豈詩書之本文哉今人多據書傳所引以增改經文雖曰治經實亂經也可不愼乎

三國志注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說文引禮及左傳尤簡略洪容齋引說文曰圖圖升雲半有半無以爲尚書逐文更謬案曰圖乃洪範之文其下七字許氏解說

棐

說文棐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棐誓兵媚切玉篇棐卽冀切惡米也棐音祕說文曰惡米也又地名棐同上廣韻棐惡米又魯東邳地名說文作棐棐上同馥案玉篇廣韻所引說文皆宋人重修據徐鉉之本玉篇棐字在粗下粒上與說文次弟無異然則玉篇所據之說文從非不從北猶轟本從非俗從北廣韻從比又因北致譌也

引取土

說文捋引取也玉篇引作引聚也詩緜釋文云捋說文引取土馥案取土乃誤分堅字爲二說文聚土積也禮運人情以爲田注云田人所捋治也疏云謂以手捋聚馥謂釋文本作堅乃許氏原文玉篇改作聚詩捋之陾陾篾云築牆者捋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

悔

洪範曰貞曰悔儀十五年左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杜注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正義云乾之上九稱元龍有悔從下而上物極則悔是外爲悔也馥案悔本作斜說文斜易卦之上體也引書曰貞曰斜正義謂物極則悔是直作悔字解矣易繫辭震无咎者存乎悔韓康伯以爲悔過其誤與正義同晉語筮之得貞屯悔豫唐六典內卦爲貞朝占用之外卦爲悔暮占用之此皆借悔字康成鄭氏云悔之言晦也馥謂晦猶終也言上體終也

重修說文

元豐元年詔知禮院王子韶光祿丞陸佃同修定說文今所傳小字本在安邑宋葆淳家李燾據以作韻譜者卽元豐

重修之書雍熙本炷讀若回口迴切李燾本回作回口迴切案爾雅釋文炷字林口頰反顒口井烏鼎二反王陸改爲同迴者據字林口頰之音也案郭景純於爾雅炷音恚於方言炷音口類反乃知頰爲類之譌又因口又改耿炯省聲舛益甚矣

秀

漢諱秀說文無釋不知所從毛刻徐本篆作脩此誤也當從尸木部杲從尸云與采同意子部孛亦從尸三字楷書皆變從乃今遂不知爲尸矣又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案禾粟與禿無意秀則禿矣後人因取其聲三字遂改粟以就之不知秀禿聲相近當作象禾秀之形

說文莠蓡作蓡皆因不知從尸故誤作尸又作尼

亮

說文綠事有不善言綠也棘變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尼亮司馬牛之憂集韻誰就也韓詩室人交徧謫我案就乃諒之譌諒或作亷與就形近致誤

沙鳴

周禮鳥鼿色而沙鳴鬱廣韻沙所嫁切案老子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玉篇嗄聲破馥謂嗄沙音義同太元柔兒於號三日不嗄嗄當爲嗄老子俗本亦誤作嘆

斯

玉篇嘶馬鳴也說文斯悲聲斯散聲馥案嘶俗作也南齊書蕭坦之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癆又張璠傳宋孝武問太極殿前鍾聲嘶此二嘶字並當作斯

魏書黃門侍郎山偉臨元順喪悲慟無已帝怪問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

戴國

隱十年春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云伐載音再字林作載云故國在陳留馥案釋文爲人所改當云伐戴音再字林作載說文載故國在陳留字林當同

雉震响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傳云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案初學記兩引此文竝云雊者鳴也震者鼓其翼

妒媚

顏氏家訓太史公論英布云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媚漢書外戚傳成結寵妾妒媚之誅二媚字竝作娟

疏

顏注急就篇紕織紕爲布及疏之屬也疏當爲練顏注地理志紕織紕爲布及練也

蟄

釋名下濕曰隰隰蟄也蟄濕意也馥謂蟄當爲墊墊下

也下故濕

萬物利

六韜天之爲天達矣地之爲地久矣萬物在其閒各自利馥案利當爲列說文地下云元气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

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疇也謂疇列種穀之處

郠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縣應劭曰左氏傳曰畢原鄠郠文之昭也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云文公城荀

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恂索隱云縣名屬扶風音荀故文王封其子之邑河東亦有郠城元和志三水縣下云栒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卽漢栒邑縣屬右扶風古郠國也左傳云畢原豐郠文之昭也釋文選注毛晉所刻有脫謬一本云字林貌小也孩小兒笑也毛刻脫三字惠氏不檢遂沿其誤

迢遞

漢書韓安國傳迢遞當斬服虔曰迢音企應劭曰迢曲行避敵也顧謂迢遞當爲迟遞說文迟曲行也綺戟切

遞曲木

南陵沂水

鐸

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硜硜以立別論語子擊磬于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案說文磬硜一字磬謂器空皆非聲也嘗作罄罄說文罄餘堅者與釋名聲堅義合

說文罌字訓疑有闕文

養之以福

成十三年左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厤志養以之福酸棗令劉熊碑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宋書吳喜傳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敘引前箴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馥案宋書據杜本左

傳與漢本異

漢書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當據律厤志改正

左傳補注

王石臞給諫曰惠松崖左傳補注引字林貌小兒笑也此本李善文選注毛晉所刻有脫謬一本云字林貌小也孩小兒笑也毛刻脫三字惠氏不檢遂沿其誤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穆案沂當爲沂正作溯玉篇廣大也充滿也秦穆公欲以章霸功之開拓充盛故名溯水後世讀溯爲桑故切但主溯洄一義遂不解先歷反爲何字矣師古曰茲水者師字衍文茲亦謂宇當云古曰產水滻作產猶潰作養產茲形近致誤視予孫下當有師古曰三字蓋先歷反乃顏所釋字音也

潛水

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於江酈注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馥案出宕渠者說文作灊水灊涔已道是也酈注以爲潛水失之

音初

莊君述祖曰蔡中郎明堂月令論引樂記音初即呂覽之意始意誤爲音也初即始

淩

釋言淩慄也郭注淩懍戰慄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陵埤蒼云淩慄也馥案此多誤字以意求之郭意作惾埤蒼亦作惾淩冰凍也樊注作淩凍當爲瘃說文無此四字但云或曰卽今夜獵載鑪照也馥謂獠猶燎也四字當在或曰下

蜀都賦荆雞獠者劉逵本作僚云僚獵也馥謂燎誤爲僚

霧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文云霧字林作霿本

亦作霜馥案霜從目見說文至諸字書韻書並無從口之字蓋誤也玉篇曰部有瞀字云亂明字林當從曰作霧

河墳

釋地墳莫大於河墳李巡云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詩汝墳傳云墳大防也箋以爲汝水之側淮濱傳云濱涯也箋以爲淮水大防正義謂墳從土濱從水故其義有別馥案說文坋大防也濱水厓也字異義同詩爾雅借墳爲坋李巡謂狀如墳墓臆說也詩正義謂從土從水義別淺說也

汝爲濱

釋水汝爲濆又云女有濱案說文涓下引作汝爲涓因有濱譌作濆

櫾

釋木柮櫾釋文柮女九反吕郭並汝九反櫾字又作儭說文云櫾梓屬也詩隰有柮楰陸璣疏云柮櫾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取名於億萬材可爲弓幹也馥案說文櫾杶也櫾梓屬大者可爲棺椁小者可爲弓材是詩之苽蘭說文苽蘭菱也苽蘭菱皆野蔬美品故棄之可惜

蕸葉白

詩言刈其蕸陸疏云其葉似艾白色余目驗其葉青色背乃白色疏當云背白色疑轉寫脫謬本草綱目蕸蒿

二月發苗葉似嫩艾正面青背白

萩藭

戰國策趙策公宮之垣皆以萩蒿楛楚顏氏家訓常買萩尺寸折之然明夜讀陸璣詩疏蕭萩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莊子釋文蕭萩蒿也馥案萩當爲萩監本俗雅蕭萩釋文音秋唐石經作萩左傳伐雍門之萩是也

牡

釋草蔚牡蒿郭注無子者陸璣詩疏謂卽牡蒿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本草卽馬先蒿唐本注云實八月九月熟圖經云郭謂無子陸云有子二說小異又唐注本草牡荆云莖勁作樹不爲蔓生故稱之爲牡非無實之謂也馥案牡藭牡茅皆非無實郭說未允

麋舌

莅麋舌郭注春生葉有似於舌案釋鳥鵨麋鵚鵚從昏音古活切故司馬彪云亦呼鵨搰是也麋舌卽麋鵚草與鳥同名者郭以爲口舌音義兩失

佳其

釋鳥佳其鵚鵚釋文云佳如字雖或作隹佳旁加鳥乃正文何得爲非陸氏所謂如字者如隹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隹旁加鳥作鵻也益中作洲而小不可止住者名滀水中地出也說文郭圖皆連上文爲義今爾雅五句各爲一節後人亂之也

階

說文階下云如渚者階丘水中高者也馥案渚字後人妄改爾雅如階者階丘郭注水中小洲爲階子虛賦且

齊東揩鉅海李善引聲類階武作清是李以揩海爲階
海說文揩下引爾雅小洲曰渚亦後人加之又泚下云
小渚曰泜坻下云小渚也爾雅並作階

鍏

玉篇鍏與錡同史記周本紀其翻百牢注牽卽鋸也釐
案鋸當爲錡尙書呂刑鋸字亦錡之誤

婺

廣韻婺下引詩傳三女爲婺詩見此棗者釋文云字林
作婺釐案說文攸字云三女爲攸然則字林亦作攸釋
文廣韻兩婺字竝當改從說文

潛夫論

王符潛夫論引書使羞其行羞作循案此無義可尋羞
羞以聲誤爲脩又因脩循形近誤爲循耳

適

書康誥乃惟眚災適爾賈傳治安策以是爲適然耳案
適卽匿也玉篇匿飯堅柔調也今作適說文飯剛柔不
調相著讀若適釐案說文無適字此誤當作才才調適調也廣韻
作餅堅柔相著餅乃飯之誤

申池

文十八年左傳齊懿公游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
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釐案爾雅十藪齊有
海隅淮南云申池在海隅高誘注海隅藪史記集解引

左思齊都賦注申池海濱齊藪也然則懿公所游之申
池謂海隅藪杜以爲城池失之

項撮

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會撮指天注撮頂椎也案宇當
爲櫛玉篇櫛木錐也徂活切撮纂聲相近尸子行險以
撮撮乘載器音與鑽同禮喪大記君殯用輴櫛注輴乘
柩之車櫛猶蔽也尸于所謂撮卽禮之櫛

連

文選于虛賦微矰出繳繳施弋白鵠連駕鵠李善云言
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鵠也案善意以爲連及非是淮南
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誘云蒲且子楚人
善弋射者釐謂連以繳繳牽連之也

駾駾

甘泉賦崇丘陵之駾駾兮李善注駾駾高大貌也案說
文駾駾駾也駾馬搖頭也我頃頓也頗頭偏也釐謂駾
駾言丘陵偏頗之狀

縈紆

李善注西都賦引說文紆縈也又云縈紆猶回曲也釐
案賦申紆字當作迂說文迂避也避回也李注望文爲
義不爲破字失之

貸

急就篇貰貸賣買販肆便顏注貸假與也釐謂貸當爲

貢說文貢從人求物也貨施也貢貨連文與施義違今說文貢下云貨也貨亦當爲貢

不內顧

張平子東京賦夫君人者蔚縟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云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云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馥案論語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魯讀卽魯論語然則張賦李注本無不字後人據今本論語加之薛注尤爲明顯車左銘亦是車中內顧藝文類聚俗本改不字其車右銘云內顧自敕知左銘亦是內顧

李善西京賦注引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

寮

西京賦交綺豁以疏寮薛綜注疏刻穹之也靈光殿賦天窗綺疏張載注疏刻鏤也景福殿賦編以綷疏李善云綷疏謂綸五彩於刻鏤之中馥案說文㮚門戶疏窗也寮穹也

薛注窈窕寮類貙虎亦食人

貙類貙虎爪食人

羹魋

東京賦殘羹魋與罔象薛綜注羹木石之怪如龍有角說文曰魋耗鬼也馥案說文羹神魋也羹魋是一物賦下文野仲游光皆一物名羹魋不得爲二此沿孟康揚雄傳注之誤矣

潘安仁藉田賦晉書本傳思樂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桑芳農聲不相近文選作茅是也東哲勸農賦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踐職美莫富乎勸農可爲比照文選垂髫總髮與戾齔二韻不合本傳作總髫是也

集韻羹憎俱屬冬部獽嶩懵俱屬豪部

百草含葩

李善注琴賦云思玄賦曰天地煙煴百草含葩鴟鶴交頸雌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感案後漢書張衡傳作

百草含蘤古音與和爲韻

熙春

閒居賦熙春寒往李善引廣雅熙熾也馥案熙正作㷜說文㷜說樂也老子萬物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大牢亦借熙字

鄅亭

郡國志琅邪國東垣有鄅亭劉昭注引左傳公處鄅馥案魯有東鄅西鄅在東垣者爲東鄅趙孟所謂莒魯爭鄅是也公所處之鄅在廩丘縣東左傳昭公至自乾侯居於鄅成公特於鄅是也此乃西鄅與鄅亭無涉劉注

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故罍郵邑世變其字非也

翰

釋名觀翰也望之延頸翰翰也案翰當爲翰說文看或作翰翰也翰望也

劉擔

漢書百官表千鐘侯劉擔史記作劉搖案擔當爲搖天文志星搖者民勞也

肯毋

七發厲骨母之場李善注引胥母山疑骨字之誤案隸書胥作骨與骨形近此致誤之由晉書揣次又譌作揕

次亦因骨旦形近

慲

四子講德論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李善云樂動聲儀文也馥謂兩滿字竝當作慲下文云是以刺史感慲舒音而詠至德故知作滿者字之誤也慲謂憤懣史遷云詩三百五篇大抵忠臣孝子發憤之所爲作也

貢

幽通賦賈潰而貢憤兮曹大家曰貢潰也憤亂也潰亂於善惡案貢憤當爲愩憤愩憤也集韻愩悁憤悁悁兒說文憤亂也又廣雅愩愩憤也愩當爲憤既質之王紿諫說與余異

附王紿諫荅書

承示廣雅愩愩憤也憤爲憤之誤文選幽通賦賈潰而貢憤兮曹大家訓憤爲潰是也亦有恐懼之義廣雅訓愩爲憤是也欲知廣雅憤字之義當於愩字求之說文愩悁二字求之說文悁悒也春秋國語曰于其心愩然鄭注易云惕懼也是愩爲恐懼之義廣雅愩愩憤恐也是憤亦有恐懼之義方言蛩惧戰慄也荊吳曰蛩惧又恐也廣雅魑蛩惧畏恐懼也魑愩忌畏恐也愩愩憤也轉相訓釋而其義自明憤恐蛩惧聲近而義同也若改愩爲憤則與愩字之義不類廣韻愩意愩愩也此尤足證愩字之不誤又案憤字亦有潰亂之義是以夔鄭言亂氣狡憤是以曹大家孟康皆訓憤爲亂字通作賁荀子彊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韓詩外傳作憤是憤與潰同義說文憤懣也懣煩也煩亦亂也李奇注漢書敘傳云憤懣也是憤與愩亦同義似無煩改憤爲憤也肅此覆侯裁酌不宣念孫頓首

水南曰陽

江賦浮磐觀乎陰濱五臣注云生北岸故云陰濱水南曰陽襲案此後人妄改非本文也穀梁傳水北爲陽詩在治之陽五臣豈不熟聞未應荒陋至此說文陰字云

水之南山之北也此亦注家習知者

宋書

宋書列傳第十九卷有張暢傳第六卷張邵傳後又有暢傳事雖同而文簡且無史臣論又稱魏爲魏主與前傳稱虜文異此定非沈氏原文案目錄趙倫之傳後有到彥之傳今彥之傳闕當是後人竄入張暢傳也張邵傳中已附其子敷傳第二十二卷又特立張敷傳此則史家謬亂不容他委

鐵戈斬山

史志賀齊傳夥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當爲弋弋橜也可賴以陟險鐵弋用以開掘也斬山當合爲暫字謂以鐵弋開拓暫前修成緣道也

巾車

陶公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案江文通擬陶田居詩曰暮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淮南地形訓西方有形殘之尸高注云形殘之尸於是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馥謂形天當作形夭唐等慈寺碑作形夭蓋形夭即形殘也張邵傳中已附其子敷傳第二十二卷又特立張敷傳此則史家謬亂不容他委

散宜生

散宜生說者謂散氏宜生名案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據此則散宜複姓

越鄂君

李義山詩繡被猶堆越鄂君案說苑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楫而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召越譯楚說之鄂君子皙乃擁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懽盡意焉據此則越鄂君說矣當作楚鄂君

飾巾

後漢書陳寔傳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案飾當爲帥續漢書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帥巾待終而已說文帥佩巾也

皆惡

形天

巾名集韻抻巾覆物也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案喑當爲喑
喑大聲也信陵君傳晉鄙嚵喑宿將正義引聲類嚵大
笑喑大呼

沙音蔡

水經注渠水下云沙水音蔡馥案蔡當爲察說文譚長
說沙或從止止子結切察止聲相近周易釋文云沙鄭
作沚沚即沚之譌

鴽

呂氏春秋三月紀田鼠化爲鴽高注鴽鵪青州謂之鵪
鵪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鵪也馥案鵪當爲鶉鶉鵪鵪
爲鵪鶉釋鳥鵪鶉鴽毋郭注鵪也青州人呼鵪毋

蝙蛇

後漢書崔琦傳蝙蛇其心注以蝙爲蝙蝙馥謂蝙蛇即
蝮蛇借蝙字

肆

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水
宜舟陸宜車沙地宜楯草地宜窮廬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楯山用樏釋音云肆乃鳥切
推板具馥謂肆當爲肆之譌呂氏春秋愼勢篇作沙用
鳲尸子作行沙以軌

彼

玉篇彼邪也廣韻引論語子西彼哉馥案詩彼交匪敖
左傳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
紓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馥謂彼竝當作
彼彼匪通者匪亦邪也易所謂匪寇是也集韻引埤蒼
與玉篇同

蕩

廣韻蕩徒朗切大也又水名出湯陰蕩吐朗切水名在
鄴今蕩陰縣單作湯馥案說文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
黃澤从水易聲徒朗切蕩大竹也從竹湯聲徒朗切廣
韻竝以爲水名謬甚張遷爲蕩陰令其碑從艸

李善引書

李善所引蒼頡篇三蒼聲類字林諸書多依隨文選俗
字非本書原文如引說文仿佛作髣髴輾作輔隤作頹
玓瓅作的礫此類不可悉舉或據爲本書左證則因誤
而誤矣

卉

上林賦卉然與道而遷義郭璞曰卉猶勃也馥謂當作
奔說文奔草木奔字之皃

祕

洞簫賦憤伊鬱而酷祕李善引蒼頡篇祕憂貌奴谷切
案五臣本作祕玉篇祕音溺愁面也無祕字賦又云時
恬淡以綏肆李善云綏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綏也馥
案綏當爲緌字之誤也五臣云綏安也非是舜典眚災

肆赦傳云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莊二十二年左傳肆大眚疏云肆緩也李善云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恬安也汲古閣本六臣本俱誤作說文曰淡安也賦又云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擢以舊弃五臣釋舊爲舊迅馥案拔擢分散也舊弃當爲棄弃弃除也賦又云佚豫以沸潰李善本作怫憒注引埤蒼怫憒不安貌案玉篇廣韻作怫憒並與埤蒼訓同汲古閣刻李善本作沸潰後人亂之也六臣本云潰本作憒又笙賦中佛鬱以怫憒李善五臣二本並從立心賦又云時橫潰以陽遂李善引禮記注遂達也馥謂遂當爲隊隊樂記上如抗下如隊

僇亮

笙賦勃慷慨以僇亮李善云僇亮聲清也聲類云僇且也案僇且義達當爲漻說文漻清深也

謂

金石錄金鄉長薛石頌君諱詣字公謀宋本作謂案陸機辨亾論謀無遺謂淮南本經訓設詐謂高誘註謂謀也

庸峭

宋人小說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語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具木經蓋梁上小柱有曲折峻峭之勢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馥案此溫子昇語也子昇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庸通二字並非此義當爲傭峭廣韻峭好形皃出字林今猶謂白衣容儀者爲賣峭

僱工

玉篇雇今以爲雇僦字雇傭也馥案今俗作僱工矣後漢書光武紀女徒雇山歸家注引漢書音義合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慤素

文選舞賦懷慤素之潔清李善引說文慤愿也馥案慤當爲設說文設素也又樸木素也設素謂樸素

究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案究當爲鬾顏氏家訓古者大博則六箸小博則六箸又作瓊鮑宏博經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投謂之瓊史記蔡澤傳君得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集解云投投瓊也索隱云言夫博弈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是也

虡猛獸

漢書賈山傳縣石鑄鐘虡顏注虡猛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爲此獸後漢書董卓傳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注云鐘虡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縣石鑄鐘虡前書音

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馥案虞非獸名當爲虡說文
虡或從金虡聲司馬相如說虡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
畢墓漢書本作鐘鏞故顏注及音義竝以虡爲獸寫者
改爲鐘虡又改虡爲虞失之

操

家語子路初見篇操弓不反槃操當爲燥說苑燥弓不
返於槃

跕

今以官路置驛馬爲跕案當作棧莊子我善治馬編之
以皂棧司馬彪曰棧若櫈牀施之溼地也豬白馬賦幾
於內棧李善曰棧櫈也五臣曰棧以板禦溼而承馬足

鐵幕

韓策甲盾鞮鍪鐵幕鮑注鐵幕以鐵爲臂脛之衣史記
蘇秦傳當戰則斬堅甲鐵幕馥案幕謂以鎧覆於衣外
也釋名甌幕冀州所名大褶至鄴者也甌幕牢也幕絡也

言牢絡在衣表也

獸

周易中孚卦釋文云畜本或作獸馥案獸當爲獸匡謬
正俗譌獸即六畜字今周易注疏本作獸因獸誤也

誅

廣雅戕殺也廣韻戕與列同陟輸切注云列殺字從歹
馥案此言列與說文從刀之削異也經典以誅爲殺說
文誅討也廣韻誅責也撫殺意經典假借誅字也當作
列或作戕說文形似之字多爲人削除故刀部有削無
列廣韻定非無據

王逸注悔貪也馥案悔當爲挴廣韻挴貪也

僣時

漢書敘傳戾伯僣時應劭曰秦文公造西時祭天是也
馥案文公當爲襄公封禪書襄公作西時文公作鄜時

鐵鉄

急就篇鐵鈇鑽錐釜鍑盤顏注鐵鈇以鐵爲莖刃也槃
鑽錐鍑釜盤皆鐵器不應專屬鈇馥謂鐵當爲鐵廣雅
鐵銳也亦錐類

儀圖鄴城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搆棧而居

陶遂

後漢書杜篤傳糠糈陶遂注引韓詩陶暢也馥案禮記
祭義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
貌

駴

玉篇駴雷鼓鼓也馥案當云擊雷鼓也西京賦駴雷鼓
夏官大司馬鼓皆駴王黎英雄記整兵駭鼓

挴

方言挴貪也廣雅同楚辭天問穆王巧挴夫何爲周流

牂牁
廣韻歌部牁所以繫舟戕陸云上同唐部戕牁亦作牂案陸云者或陸法言切韻或陸詡字林不可臆知益陸以戕與牂同俯廣韻者誤與牁同也戕當爲牁玉篇弋部牁子郎切繫船大弋也又戕牁郡亦作牂又呼各何切牁呼郎切牂牁也

牖櫋
廣韻牖牖櫋模當爲橫集韻牖牀橫桄篇海牖音光牀橫木也案牖牀版也牖牖之橫者也

餖飣
餖飣句豆
餖飣當爲逗訂字林訂逗遛也句豆長笛賦作句投杜子美詩遠投錦江波一本作逗

稟秒
說苑度量衡以粟生之數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說文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爲重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案十粟何止一分說苑有脫誤疑作十秒說文十二秒亦應作十秒因下十二粟致誤

采棁
埤蒼稻自生也通鑑注棁與稻同禾不布種而自生曰稻晉書郭舒傳采棁湖澤以自給夏統傳每采棁求食北史宋世良傳徵內稽生桃棁字或作旅語林劉道真於河側見一老嫗采旅梁書武帝紀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許頃庾沙彌傳襲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毛刻三國志凡稻字皆誤從木梁書王僧辨傳其夜軍人采棁失火亦誤从木

旁
廣雅榜擊也音彭通鑑光武謂第五倫曰聞卿爲吏旁婦公注云旁音彭後漢書陳寵上疏斷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章懷注旁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案說文招擊也兩招字皆誤從木旁音彭即彭拼之彭

陽稍
通鑑祖逖使人潛鑿斛律光家得陽稍二注云明非私藏兵器馥謂兵刃有陰陽陽者露出陰者潛縮此稍稍之陽刃者也

藍衫
舉貢弟子服藍袍呼爲藍衫此誤也當爲襴衫唐制士人以柴苧襴衫爲上服馬周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請加襴袖襈裾長孫无忌議服袍者下加襴裨紫皆視其品馥謂今秀才袍加青邊是其遺製

儒星門

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案學宮孔子廟前有櫺星門蓋取得士之義古字靈櫺通莊子釋文云編木作靈似牀曰棧後人以漢祠靈星所設題辭曰槐木者靈星之精益知靈星改爲櫺星矣

今之屍牀呼爲靈牀本作櫺管寧坐櫺牀上司馬彪莊子注棧若楯牀定九年左傳載慈靈正義云賈逵云慈靈衣車有慈有靈然則此車兩旁開慈慈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謂編豎木爲櫺子

囧

莊子釋文卻曲字書作迟廣雅云迟曲也集韻作囧物曲也一曰曲受也顏案匚傳寫之誤當從匕曲字古文作凸此變爲匕也

毛詩拾遺

太平御覽所引毛詩拾遺皆謂出於郭璞案北史高允作也

集韻脫葯字

集韻緝下云說文芰也謂茅根一曰藕梢案此乃葯字訓編脫葯字誤屬緝下又失緝之本訓也廣韻葯藕根小者

巾卷

余題齋額曰巾卷蓋取顏延年詩巾卷充衢也見者多依李善解爲巾箱書卷惟袁簡齋先生知是頭巾爲作跋尾欲舉解巾二事而忘其人名案後漢書彪傳解巾之郡北史高乘傳解巾司空行參軍是也南齊書王儉傳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劉衛尉史儀容甚盛顏延年秋胡詩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李善注云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通鑑宋文帝令雷次宗以山褐侍講胡三省引羅含別傳注巾謂巾幘

胛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胛肩甲也玉篇胛背胛也後漢書張宗傳襲赤眉中矛貫胛注云胛背上兩膊間通鑑齊宣城王胛上有赤誌注云肩背之間爲胛南齊王奐傳頸下有傷肩胛烏黵梁書狼牙脩國其俗男女皆袒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案戴達及子顒善造佛像宋世丁鎬銅佛像面恨瘦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水經注赤岬山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韓偓詩酥凝背胛玉搓肩楊萬里詩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逕到胛釋名肩堅也甲閘也與胄皆相會閘也通鑑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酸棗史載云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歐陽永叔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載歲月纔如熟

羊胛用以爲韻通鑑脾譌字也

秦

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一曰秦禾名案禾名當爲木名字之誤也文選風賦離秦衡李善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馥案說文榛木名蓋榛通作秦也

唐

漢書揚雄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引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馥案應說非是當讀如周語陂唐汙庳之唐謂醴泉出而成池唐也靈光殿賦玄醴騰湧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景福殿賦醴泉涌於池圃蓋甘露下零故被於階庭醴泉上涌故流於池唐

嶼

謝靈運詩孤嶼媚中州郭璞江賦石帆蒙龍以蓋嶼五臣注侯都中山曰嶼劉逵注吳都賦石帆生海嶼石上相鶴經行必依洲嶼馥案嶼俗作也當爲渚上林賦行乎洲渚之浦李善注引方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渚也

敭

江賦鴟鴞鷗敭李善本作敭引山海經敭其狀如鳧郭璞音他達切案文選琴賦觸擸如志李善注擸音他達切敭音步末切或以敭與下文擸蒲結切玉篇蒲結普雜一切廣韻蒲結普雜一切無普雜一月聒翔沫豁碣爲韻五臣音近是玉篇敭大鳥也廣韻

擸

說文擸徐鉉音匹齊切案文選琴賦觸擸如志李善注擸蒲結切玉篇蒲結普雜一切廣韻蒲結普雜一切無普雜一以爲厄裹也厄音五果切

音曹憲有文選音李善受學於憲其音當出於憲大徐音學不如曹李遠矣廣韻不收曹雞一音良是

衮

說文衮從衣公聲此誤也當從台說文台讀若沇州之沇沇隸作兗魏受禪碑韗衮龍其字從兗省不從公故知當從台

俗書變台爲公船鉛從台今作舩鉛與衮作衮同

觸龍言

史記趙世家觸龍言願見太后案龍言乃讋字誤分爲二趙策有觸讋

齋速

楚辭九歌吾與君兮齋速注訓齋戒案離騷反信讒而齋怒注云齋疾也馥謂齋速亦疾也

府腫

呂氏春秋先已篇身盡府腫高注府腹疾也又盡數篇處腹則爲張爲府高注府跳動皆腹疾馥案府當爲疛玉篇引作疛說文疛小腹病

瘵耗

急就篇鶡癃瘵癈迎醫匠顏注瘵損耗也說文瘵減也一曰耗也一切經音義衰耄字體作瘵同所龜反禮記年五十始瘵瘵憐也古文耄耄二形今作耗同莫報反馥案當云耄古文耄耄二形耄俗作耗篇癃瘵癈皆老病顏謂損耗失之

女岘山

廣韻岘下云女岘山名弱水所出案弱水所出此卽楚詞之名岘說文岘下云山也或曰弱水所出卽楚詞之窮石十六國春秋謂之藺門山在漢張掖刪丹西南女岘別是一山九域志女岘山在河南府壽安縣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仙是也

杜探

說文敘漢興有草書注引徐鍇曰齊相杜探作案鍇本作杜操趙宧光長箋同陳君熠曰操字伯度始作草書周興嗣千字文所稱杜藁是也避魏武帝諱改稱杜度

韓退之諱辨云漢之時有杜度卽其人也

乖居

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者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案乖當爲乘列女傳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

烏喙

小爾雅廣器衡捉也捉上者謂之烏喙案喙當爲啄釋名烏啄向下乂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

楫枮

高注淮南云輯推也讀若楫枮之枮案當云讀若揖付之揖說文揖推擣也輯反推車令有所付也讀若苶

字母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案十四字當作四十字謂華嚴字母四十字也然則字母自後漢以入中國至魏始大傳於世

掌技

文選嵇叔夜養生論衛生之經有四一曰清虛靜泰二曰少思寡慾三曰無榮於內無矜於外四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五曰愛精節慾六曰除五情去六極七曰無憂無樂心氣平和八曰官事不邇智用不疲九曰外物不撓內志不傾十曰神仙可學形骸可變此十者修之於己而已矣若乃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

文選嵇叔夜養生論衛生之經有四一曰清虛靜泰二曰少思寡慾三曰無榮於內無矜於外四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五曰愛精節慾六曰除五情去六極七曰無憂無樂心氣平和八曰官事不邇智用不疲九曰外物不撓內志不傾十曰神仙可學形骸可變此十者修之於己而已矣若乃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又曰呼吸吐納服氣養形之術蓋上古有養性之法而王喬赤松之儔得其道而神仙之事信矣又曰若夫導引行氣以養其生則有彭祖老聃之壽愚謂此十者養生之大較也

向注云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案下文云飛兔騄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王良伯樂兩人則掌技亦當爲二後漢書禰衡傳作臺牧注云未詳孔融集作堂牧

癟衰

札樸 卷七

漢書禮樂志是故繼徵癟瘁之音作注云瘁一作衰顏案瘁當爲癟說文癟減也故樂記作噍殺殺亦減也癟噍皆借字當爲譙譙盡也

摻

後漢禰衡傳衡方爲漁陽參撾章懷注云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楊氏談苑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監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閒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

天中記同

天中記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三 元和姓纂校本

鵖

釋文引字林

爾雅釋文引字林鵖大鵖似鴈案此有脫誤當爲以胃

鳴

魚泣津

續漢郡國志犍爲郡南安有魚泣津范書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戰於魚涪津案泣涪皆誤當作腊說文鮨魚腊臘也出蜀中

禫

阮籍大人先生傳動不敢出禪禫案禫本作當遞也遞前後也上古有載但知祔前不知祔後故復作禪而加當其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三 元和姓纂校本

兩福亦應作當前當心後當背也

練

晉書王導傳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之不售導乃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隋書姚察傳門生送南布花練類篇引後漢書禰衡傳作練巾今本誤作疎巾

鰡騎

管干輕重戊篇車數鰡騎連伍而行注云鰡齚也言其車轂往來相齚案說文鰡齧也齧齚也注與齧義合但伍受縻司馬相如諫獵書云猶時有銜縻之變張揖曰縻靡馬口長銜也

憂艱

今以父母卒稱丁憂丁艱若移於兄弟夫妻世多非笑案漢人有遭兄弟憂去官者潘安仁楊仲武誄云德宮之艱此謂其妻楊肇女卒於洛陽德宮里也

區種

氾勝之書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解也李善引此文云區音鄔侯切覆案廣雅區剖判也謂剖地作方坎以下種使容糞且耐早與墝田殺種迥異

種瓜皆剖坎又先於秋日取新刈高糧稈浸洿池中種時尺斷其稈深插坎之四隅最耐旱

王姓

廣韻王姓二十一望以北海陳留爲齊王田和之後案惟北海一望爲田和後王莽傳齊人謂之王家是也陳留則畢萬之後曹子建王仲宣誄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李善云陳留風俗記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案廣韻又以高平京兆爲魏信陵君之後

辟姓

廣韻辟姓也漢有辟子方黃小松司馬拓示北魏造像趨名有薛姓始知辟當爲薛俗楚約易省草耳

口占

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適對嘉賓口授不悉五臣注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案陳遵常召善書吏於前治私書謝親故馮几口占子建亦授吏代書即書中所謂書事小吏非授使者也

媒蘗

集韻媒詆媒漢書媒蘗其短案司馬遷傳作媒蘗孟康解爲酒媒麴蘗是也作媒則蘗字無著漢書枚皋作賦

誤娸東方朔誤娸娵兩義集韻訣合爲一

齊人名麴媒曰娸徐邈讀媒爲去嶽反廣韻痤酒母

高橇

北方伎人足繫木竿上跳舞作八仙狀俗呼高橇案列子說符篇有異伎張注云僑人又山海經長股國郭注云今伎家僑人像此馥案說文僑高也當言高僑左傳長狄僑如僑如者高如也

㭎

廣韻㭎樹木立也案㭎當爲菑考工記輪人察其菑蚤不齟鄭司農云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轅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戴博立梁基亦爲菑

灘脩

淮南天文訓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高注涒大灘脩萬物皆脩其精氣馥案兩脩字寫誤竝當爲循高注呂氏春秋序意篇歲在涒灘云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涒灘

鰡鎦塯

關東謂甑爲鰡梁州謂釜曰鎦堯舜飯土塯皆不典之文俗因鎦而改作之

甕

襄九年左傳備水器注云盆甕之屬玉篇甕大盆也續漢書益伏於甕下案甕甕皆俗作也當爲鑑周禮凌人

春始治鑑注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說文鑑大盆也

鍾

毛氏增韻鍾下引說文當也又酒器又量名徐鉉本無當也量名二義徐鍇說文韻譜鍾當也又酒器亦量名案韻譜非鍇原本乃其兄據李舟切韻增訂者廣韻鍾當也酒器也又量名與李舟切韻同毛氏不知出切韻以爲說文疏矣洪武正韻又沿其誤

㪷

瀘奎律髓有宋子京春宴行樂圖詩云圖㪷初乾小雨泥注云㪷人去聲是讀認矣廣韻證部認㪷同紐認音而證切又而振切謂認又屬震部非謂㪷亦而口切也

讀人去聲者或因認字致誤

辣虎

湖州菜莢醬謂之辣虎集韻豬撏菜莢爲之味辛而苦馥謂虎乃苦音之譌

黏蟬

張船山同年云高麗人言漢黏蟬縣蟬讀如提新城王尚書詩何以押入先韻馥案服虔應劭本音提廣韻齊部有磾鵜二字皆從單聲而不收蟬字此韻家之疏也集韻蟬田黎切黏蟬縣名在樂浪可補廣韻之闕

顏子騶

史記孔子弟子顏高字子驕索隱引家語又名產案鄭

子彥名儀是子驥當爲子儀儀高也

陸德明

陸氏經典釋文敘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余友丁小雅謂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之開皇三年覆案隋書許善心傳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竝加品秩授爲學官考大業元年爲乙丑去開皇癸卯已二十五年新唐書本傳云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亾歸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遷國子助教據此則陳後主時僅爲常侍不得言上庠也與魯達共會門下省即善心所薦也國子助教即授爲學官也皆與癸卯不合或以癸卯爲貞觀十七年案本傳又云泰王辟爲文學館學士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經德明編析其要遷國子博士案高祖時已遷國子博士不待貞觀癸卯始承乏上庠也及檢舊唐書云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然後知國子博士太宗所授非高祖所遷新唐書刪易舊文遂不明了敘所稱實貞觀之癸卯也德明已爲唐臣不應於陳隋往代而曰承乏曰上庠其爲本朝近事無疑此文立言之體也

金石文字
羊子戈
慮虎
銅弩機文
銅鐸
古鏡文
犢鈕
別部司馬印
單祭尊印
唯字印
麃字印
武平侯印
騶驤將軍印
唐留後印
韓勅碑
孔宙碑
婁壽碑
楚相孫叔敖碑
史晨碑
鄭固碑
唐公房碑
商鞅
銅弩機尺
銅梁桔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瓦
銘印
石洛侯印
少內印
妻字印
玉璽羨印
淩江將軍印
主爵印
嶧山碑
韓勅後碑
張遷碑
衡方碑
乙瑛碑
史晨後碑
華山廟碑
孟郁堯廟碑
石門頌
夏承碑
北海相景君碑
曹全碑
造橋碑
郭巨石室畫象
伯瑜泣杖象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魏王基碑
西門豹碑
齊鄉党舉孝義碑
小鄭公雲峰山尊舊迹摩崖
隨造橋碑
楊震張壽二碑
孔龢碑
魏元丕碑
李君殘碑
魯峻石壁畫象
武祠畫象
武氏石闕
魏上尊號碑
晉孫夫人碑
高湛墓志
鄭道昭摩崖二刻

札樸卷八目錄終

金石文字

羊子戈

顏教授崇榘藏古銅戈文曰羊子之船戈船古文造字

尚書顧命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鄭注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唐韋皐鎮蜀所進兵器皆鏤定秦字不相與者造成罪名陸暢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因此得釋馥謂羊子亦造戈人也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勒刻也刻工名於其器或釋船戈爲服戈馥謂當作造又見一戈文曰衛公孫呂之告

戈告卽船之省文大戴禮矛銘云造矛造矛亦可證造字

何承天上表計丁課仗凡戰士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戈亦有銘文十數字者此則執戈人所作與匠名不同

商國

顏教授有古銅器翁閣學釋文曰愕作距末用釐商國定爲商器阮閣學謂商國爲宋國引哀九年左傳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爲據馥亦於左氏得二證僖二十二年傳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昭八年傳自根牟至於商衛注云商宋

地魯境接宋衛也

通鑑拓拔魏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注云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又居商丘馥謂殷之稱商據契始封亞乙遷耿皆不爲稱號矣

虙虎

吾邑孔戶部尚任有漢建初尺文曰虙虎銅尺案魏書於商丘則等之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不爲稱號矣

虙虎

吾邑孔戶部尚任有漢建初尺文曰虙虎銅尺案魏書地形志永安郡有驩夷縣注云二漢屬太原曰慮厎古今注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馥謂此錢十枚積尺二去其二寸則尺可準矣

銅弩機尺

余所見弩機四五具皆有尺當今工部尺二寸又半寸案潘岳射雉賦算分銖商遠近蓋弩開幾分射及若干步皆準於尺尺盡則引滿矣隋志載十等尺而無弩尺余謂古尺可憑者惟弩尺及建初尺皆以銅作之歷久無燥溼盈縮也

銅弩機文

程君敦於西安得銅弩機有金錯隸書十二字曰右中郎將曹稅赤黑間卷輓臂陸君繩剔其金而拓以示余按弩有稱黃間者史記李廣傳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裴駰引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韋昭曰角弩色

黃而體大也小司馬從韋說漢書注服虔曰黃肩弩也
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張衡南都賦黃
間機張劉劭趙都賦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潘
岳射雉賦捧黃間以密箟又有稱紫間者陸機七導操
紫間之神機審必中而後射又有稱白間者後漢書班
固傳招白間下黃鵠韋懷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
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下文云
出比目白間與文竿對稱定非謂鳥此云赤黑間者考工記弓人凡相幹
欲赤黑而陽聲當取此義然則稱間備五色矣卷韜臂
者卷正作絭借作拳說文絭纏臂繩也繩毛晉刻本誤作攘玉篇繩收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符子云令衡官橋而量之淮南
衣袖漢書李陵傳賜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絭共一

臂也又矢盡道窮士張空拳交穎曰拳弓弩拳也小顏
曰拳字與絭同司馬遷傳張空拳李奇曰絭弩弓也小
顏云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文選閒居
賦谿子巨黍異絭同機五臣注絭發箭處也李善注言
弩絭雖異而同一機也說文冑司馬法從革作鞮此鞮
變由從冑又加寸說文躰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
斛十四觼謂銅觼亦以容水定輕重也淮南云窺面於
槃水則圜於栝則橢萬畢術注云栝有耳此器橢有耳
故知即栝也

銅鐸

馬秋藥比部得一銅鐸修六寸三分口狹而橫侈體薄

與淵相當大射儀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限注云
限弓淵也釋名箭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觼
絭鄉射禮右執箭注云箭弓末也大射儀於弓外見
鏃於弣注云弣弓把也曲禮右手執箭左手承弣注
云箭弭頭也弣把中

銅梁棓

司馬舍人亶得銅器形椭圓有兩耳觀者目為羽觴絭
漢書音義羽觴作生雀形非此也底有隸書云漢銅梁
棓重若干蓋受水稱物之器猶今天平法馬謂之梁者
梁即衡也申子權衡以稱輕重漢書鄒陽傳縣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符子云令衡官橋而量之淮南
云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注橋桔槔上衡也曲禮奉席
如橋衡注云橋上檠槔衡上低昂說苑為機重其前輕
其後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周禮職方衡山雒雅
作梁山然則衡也橋也梁也其義同漢有水衡官說文
水準也故以水稱物至準也棓即栝字新唐書禮樂志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
觼十四觼謂銅觼亦以容水定輕重也淮南云窺面於
槃水則圜於栝則橢萬畢術注云栝有耳此器橢有耳

而聲濁馥以爲塔鐸也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爲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馥案此器非牛領所懸非司馬所執非道人所振故知爲塔鐸也凡塔鐸皆金舌下系木片風搖木則金振故曰狹

銅器中有五銖錢

銅器有柄有流蓋沃器也腹中多五銖錢小而薄觸手易碎案北史高恭之傳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馥謂此錢似之蓋正光以前物也晉書載記石勒時掘得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新唐書謂之塵錢此皆墓中物也

古鏡文

古鏡文有太平元年五月丙午字梁與遼同以太平紀年其元年五月皆無丙午世所傳漢銅帶鉤文曰六年五月丙午惠帝呂后文帝其六年五月皆無丙午安知出高景之世又一器曰景初元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建初口年五月丙午造又二器一曰永平口年五月丙午造又漢鏡二一曰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一曰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日案景初元年五月永康元年正月丙午日吳歸命侯晉安帝元興元年五月皆無丙午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亦無丙午論衡陽燧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銅鍊五石銅鑄以爲器乃能得火搜神記亦云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虞喜志林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是則五月丙午治家之吉日良時也又帶鉤一器無年月但紀丙午異聞集周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以五月五日午時於揚子江心鑄之白傅詩百鍊鏡銘範非常規宿晨值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馥謂五月丙午與五月五日午時同意是年遇丙午則吳越春秋鑄劍所謂候天伺地也若不遇丙午亦取其利市耳群燭所稱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轂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豈眞有是事耶白傅所稱宿晨相值安得五月五日恰逢日月合宿之會乎

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馥案穆天子傳吉日戊午群燭所稱吉日良時亦謂午

銅瓦

阮閱學得銅瓦文曰漢朝正殿筆爲銅瓦案晉懷帝永嘉二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淵死子聰立咸康四年李雄從弟壽僭立自號曰漢壽死子勢立瓦卽此僞漢時造其字作楷體有古格故知爲晉時物玉篇竊卽雀字

史記司馬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馥每見古印鈕大首無角不審何獸今知是犢

銘印

昔人言銘題印璽案秦璽文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印云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又云永祐慶長壽康此卽銘也吾邑孔岸堂農部得一銅印文十六字云口子魚印承天德獲休禔永安窟傳無極錢唐黃小松司馬得一銅印文九字云孔少子信印大貴長壽此亦銘也子魚少子皆表德又備一例

別部司馬印

銅印惟別部司馬極多案續漢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

石洛侯印

同年諸城李君仁煜得漢官印於土中黃金龜鈕文曰石洛侯印李君跋云史記王子侯表石洛侯劉敬城陽頃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漢書世系及始封月日皆合惟以石洛爲原洛劉敬爲劉敢元狩爲元鼎轉寫致異馥以印文證之原字固誤敬敢無考元狩作元鼎漢表是也本紀元狩元年五月晦爲乙巳四月丁卯立皇太子以晦日推之則丁卯在四月下旬以丁卯推之則四月不得有戊寅矣史記誤

史記元狩元年十月乙酉封甘井侯元漢書元鼎元年七月乙酉封甘井侯光史記元狩元年十月辛卯封鉼侯成漢書元鼎元年七月辛卯封鉼侯成是則史記元狩漢書皆改元鼎不但石洛之封也

單祭尊印

古銅印有始樂單祭尊萬歲單祭尊案始樂萬歲皆里名祭尊鄉官猶祭酒見困學紀聞集韻難或作單通作儺凶惡也周禮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難讙何切難却馥謂單祭尊里中主儺祭者單儺聲相近故讙從單聲

玉篇飇古文儺

剛卯文云庶疫剛瘨莫我敢當東賦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瘨必斃薛注瘨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

少內印

古銅印有曰少內者漢官印也鄭注周禮天官職內云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賈疏引王氏漢官解詁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馥案少內與倉庫諸官印皆長而小下吏卑職不得用徑寸方印也

唯字印

古印有曰唯印者又有長年唯遲年唯酉年唯少年唯長利唯此乃閒欵印如日年大年大利日利之類又有

東虛唯頓丘唯中里唯輸符唯此皆地名

妾字印

紀宗伯云王常集古印譜以四聲編姓氏去聲有妾姓妾乃婦人自稱猶男子印傳臣耳不是姓

盛字印

古印有毒惠或釋作王廣山按玉篇有蠪字印文移山於下耳

玉璽羨字

晉書禮志太和元年洛邑掘地得玉璽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按羨慕也卽孺慕義

武平戾印

李君宏信出示玉印龜鈕文曰武平戾印平字案此爲反書

曹魏公所上故印也文選冊魏公九錫文云今更下傳璽其上故傳武平戾印綬李善云旣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又見一銅印平字篆作𠂤與此印平字反書同李信校文高平作平

凌江將軍印

濰縣友人遺以凌江將軍印余別見二鈕凌字並從水宋書褚叔度傳淡之自假凌江將軍字亦從水而魏書劉庫仁傳宋書蕭思話傳並作陵通鑑晉王加羅憲陵江將軍胡身之注云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爲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襲平吳會也通鑑又云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與陵江將軍姜飛伐西域注云陵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授羅憲

蠪驤將軍印

余在洛陽得古銅印涂金龜鈕文曰蠪驤將軍章德州封氏有北魏高湛墓誌石刻亦作蠪驤六朝文字好增加偏旁無他義也

主爵印

萊州修城掘得銅印文曰主爵私符案隋書元壽授尚書主爵侍郎隋志主爵侍郎屬吏部尚書新唐書韋挺閻立本韋季武張均皆爲主爵郎中司馬希象韓休皆爲主爵員外郎蓋隋唐間印也

唐留後印

古銅印長 寸 分廣 寸 分其文單行隸體直書八字曰右策寧州留後朱記考新唐書兵志永泰元年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分左右廂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案印文曰右策卽以右神策軍出鎮者也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改北地郡爲寧州貞觀元年置都督府案印文曰寧州卽在京畿西北者也通鑑廣德元年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者有叛將自稱留後之名始此嗣是有以節度子弟爲留後者亦有朝命卽以留

後爲節度使者新唐書兵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道有大將一人曰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及安祿山反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以功起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案印文曰留後卽竄州之都督府也唐時印泥非一色印文曰朱記以別於他色耳其印長而不用篆文蓋非頒於朝乃自造私記也烏呼此一印也盛衰繫之唐之府兵一變而爲神策再變而爲留後方鎮既強京師已弱然猶有北軍衛衙朝廷所謂左右龍武軍左右

神武軍左右英武軍皆是也及魚朝恩以神策居北軍右而天子之勢孤矣又以神策鎮邊境而神策之柄重矣夫所謂留後者果皆受命於朝邪據險恃強自出號令土地人民甲兵財賦俱非天子所有甚至互相侵擊朝廷莫能制迨其後神策廢主宦官劫帝方鎮圍王師昭宗於此時始知誅宦官廢神策而已晚矣吾故曰此一印也盛衰繫之

周震甲曰新唐書方鎮表肅宗乾元二年以南山平膚此使者曰張君緒曰白敏中曰畢誠共三人君緒卽通鑑所稱三年秋取蕭關者也舊書列傳白敏中由邠寧爲四川節度使畢誠由邠寧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皆不言留後而三人亦非神策軍不審此印誰所造也馥案元和中王承宗反詔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諸軍招討處置使此亦以神策掌外兵者也

嶧山碑

通鑑魏主至鄒山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馥案此在野火之前蓋先仆而後焚也

韓勑碑

韓勑碑云復顏氏弁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按復讀如瀆井復民之復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又注王制養老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繇釋有樊穀復畢下民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書光武紀幸南陽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靈王之邦其復譙租稅二年魏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略顏斐爲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十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修建二陵隔四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過復一年田租陳書文帝紀可蠲復丁身夫婁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此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也繇俗作徭說文作繇隨從也又或作繇史記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詩民亦勞止箋云繇役頻多漢書宣帝紀流人還歸毋算繇事發謂調發管子大匡篇野爲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眾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每被詔書可爲此碑作證者也

碑云遊棆禁壹繇釋以棆爲栝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爲索又釋禁字引禮器大夫士棳禁酸按棆卽棳字玉篇棳几屬也廣韻棳無足俎也棆木名可爲簡符調發無得徵發單父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云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司馬相如傳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公孫弘傳北發渠搜顏注北則徵發於渠搜後漢韋彪傳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鎭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脩傳自爲營塹不肯應

調發無差漢舊儀竹使符出入徵發新序魯君命有司無得徵發單父禮記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云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司馬相如傳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公孫弘傳北發渠搜顏注北則徵發於渠搜後漢韋彪傳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吏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鎭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脩傳自爲營塹不肯應

蓋隸體借棆爲棳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棳引三禮圖棳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陵君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畫陵君華飾刻鏤其足爲褰帷之形據此則有足爲禁無足爲棳與玉篇廣韻相合禮器注云棳斯禁也謂之棳者無足有似於棳棳足象名故既夕禮云設棳於東堂下注云棳今之輦也又注特牲云棳之制如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爵之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有四周故既夕禮注云棳今之木爵矣士有四周棳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棳耳是則遵棆禁壹皆禮器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棳禁而不識棆字蓋疏於借體誤以栝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爵形相栝凡八器雷罍也罍作雲雷象故借雷字禮

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釋文云罍音雷潘尼釋奠頌
陳罍洗於阼階之左是也湯觴也說文觶實曰觴又
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也鹿角也韓詩說四升曰
角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
人洗角禮記舉爵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是也相卽俎字皆借體變體也
顧藹吉曰廣雅溫杯也集韻音凡或作盭甀與柸同
音碑或借柸爲溫
潘岳馬汧督誄置壺鐳瓶甀以偵之鐳卽碑之雷士
冠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甀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
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

有禁注云禁所以庪甀者
碑又云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詠其德案士仁卽士
人隸書及古文士士無別說見武氏石闕跋論語其
爲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作人又觀過斯知仁矣
吳祐傳作人
碑側題名云廬城子婁氏字源不收云字金薤琳琅
釋作元按云卽卞字魯國有卞縣卞篆作㔾隸作云
俗作卞徐鉉云蚪今作抃是也孔宙碑於云時廱借
卞爲變
韓勅後碑
後碑云庫室中郎吾友武君億曰室卽室字宣十四年
左傳屨及於室皇當爲室皇漢書坐堂皇上顏注室無
四壁曰皇是也馥謂隸體從宀之字改從穴者如窄窹
牢竈不可枚舉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釋文魯讀窒爲室
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
一作窒
晉書王浚傳及石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
莊十九年左傳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
皇注云經皇家前闕正義云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
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
孔宙碑
孔宙碑云君諱宙字季將後漢書孔融傳父佾泰山都

尉案晉書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此與季將義同英雄記
陳留孔伷字公緒別是一人以緒爲字者廣韻伷系也
楚詞九辨恐余壽之弗將王注將長也以將爲字者系
緒綿長之義詩湯孫之將又承系緒義季將本名伷碑
作宙隸體相通玉篇宙或爲伷九州春秋公緒名作胄
又借胄字
此碑篆額非漢法疑後人補刻碑無額者則首行有
標題此碑既有標題又有篆額漢無此例篆作脩體
唐宋人筆也
張遷碑
張遷碑書體爲既且或疑後人重書非漢刻馥案古人

書石誤則仍之李翕碑時府二字本係題名之首誤接年月作大字於是題名遂無時府二小字北魏高湛墓志痛矣長離誤書離長此在銘詞之末何難改寫而亦仍之既且亦誤書不復改耳書石者不盡通人難免誤謬故華山碑遺書佐察書銅器欵識多出工師之手碑亦倣書所爲與

碑書覽作覽案堯廟碑博覽眾來督郵班碑攬生民之上摻並從臨碑作臨又臨之變也續漢書盜伏於覽下漢書陳遵傳注作覽葢隸體從監者多變從臨韓詩外傳覽乎陰陽之交覽本或作臨

雙碑作雙隸喜塡滿故以三點補空

城碑作城隸體土旁加點作圡又變爲圭曾見銅印文睦字土作圭繆篆原與隸通

臟正之際曩讀爲蔡蔡叔之蔡既思章帝詔云春秋重三正愼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然則臟正非行刑時當讀爲際成陽靈臺碑口口之際道小衰沮孔耽神祠碑初魯遭亾新之際

婁壽碑

婁壽碑云徘徊衡門孔彪碑餘暇徘徊徘徊卽栖遲或從尸尸古文夷字漢書揚雄傳俳佪招搖靈遲迟兮顏注遲音栖迟文夷反宋祁引張揖字詁云迟今遲徐也說文犀犀遲李翊碑棲迟不就繁陽令楊君碑徘徊樂志皆犀遲之變也

衡方碑

衡方碑葎隋在公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舍人云葎葎者心之美是舍人本作葎字

楚相孫叔敖碑

碑云楚都南郢考衞公子郢字子南是古有南郢之傳矣夢溪筆談云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葢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馥案寰宇記云荆州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遂破楚則是先攻紀南而後破郢也馥謂南郢在紀南之南杜預謂郢卽紀南未知所據

乙瑛碑

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廡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隸釋以麟廡爲人

名東漢無二名隸釋非是案廉卽槩舉官制有廉訪使
漢書多言廉得某情是也

史晨碑

史晨碑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
敝遭衰黑不代倉 闕流應聘嘆鳳不臻案倉卽蒼省艸
隋書李德林傳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
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案讖書
隋時猶存故所據與碑同

史晨後碑

後碑言孔瀆顏母井瀆卽寶襄三十左傳自墓門之瀆
入釋文瀆徐音豆傳又云乃殺子糾于生竇史記作笙
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牴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
何不云荷戟入榛讀此始知烏是字而法言亦稱烏者
猶曹孟德稱子建也漢遼西太守趙苞母伐呼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威豪苞字也通鑑纂
容竇之子曾宇道通竇謂眾曰道通年少豈可當專征
之任孫策母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母魏略單固
繫廷尉見母不仰視母字謂之曰恭夏晉書衛瓘母曰
我不能舍仲寶去也隋書皇后忿然曰睨地伐漸不可
耐睨地伐房陵王字是父母皆字其子也

桓譚新論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亾其兩男
哀痛之皆特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
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
令多費而致困乏

南齊書太祖本紀王絢小字童烏

掌山廟碑

掌山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曾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衛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元年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愿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譽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不可略碑云京兆尹敕監掾水掾郭香察書京兆尹敕監掾水掾鄭逢是逢立此碑因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華嶠後漢書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子陽太尉陽會

書作陽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王沈魏書袁紹卽逢之庶子術卽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靚案魏志袁術傳術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通鑑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又云孫策與袁術書使君五世相承注云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是紹術異產甚明王沈誤也

蔡邕有袁逢碑李善文選注引之

碑云武帝思登假之道登假卽陟遐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

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歿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

碑辭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案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淮南本經訓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之物者也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建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碑辭實出於此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宅諸紀皆繫於斗此又高注之所本也

唐公房碑

梁州記聞水北聞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所廟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登仙故以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者也博物志唐公房升仙雞犬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也酸棗縗漢郡國志漢中郡褒中注云有唐公防祠神仙傳仙人李八伯者欲授唐公房仙術乃爲作傭客

孟郁堯廟碑

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匽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後漢靈帝紀熹平六年河南孟臧爲太尉注云字叔達酸棗臧郁古今字敬叔形近史譌作叔

石門頌

楊君石門頌遷寻弗前隸釋云寻卽礙字案廣韻寻五纸切引釋典无寻也南史注與礙同陳書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設無寻大會天嘉四年設無寻大會於太極前殿梁書大同三年幸長干寺設無礙食酸謂寻尋並當依碑作寻

夏承碑

梁書中大通元年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陳書永定元年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無遮卽無寻遮寻皆遏止義

楊震碑長子牧富波侯相案東觀漢記光武封皇考姊子期均爲富波侯張壽碑遷竹邑侯相案彭城靖王子阿奴封竹邑侯

夏承碑

夏承碑藝字從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衛張表碑雅藝攸載孔龢碑經通一篆皆從垚丁勑史晨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變作圭未有從幸者此荅重刻譌謬與約紹同也說文埶艸木不生也埶當爲藝不生當爲才生木部樸或從藝火部爇從藝徐鼎臣謂說文無藝字當從埶省聲是戴假髣而席武安矣

孔龢碑

孔龢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韓勑碑孔子近聖爲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版蕩麟爲漢制作許沖表深維五經之妙皆爲漢制班固典引蓋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論衡程材篇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說云巨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敎圖錄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亾之異漢與之瑞公羊解詁云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

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漢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馥案碑及諸書出於中候演孔圖視大聖人之大經大法等諸後代術士作爲豈不誣哉

班彪王命論是故劉氏承堯之族氏族之世著於春秋班固漢書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爲堯後因見信用范蔚宗謂賈逵能傳志同晉地理志作朐腮後漢書吳漢傳作朐徐鉉說

曹全碑云巴郡朐忍令張納功德敘西嶽華山亭碑雍勸闕亦作朐忍漢地理志巴郡朐忍縣小顏音劬郡國志同晉地理志作朐腮徐鉉說文新附朐字云朐蟲名漢中有朐腮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从肉旬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姍順切腮字云朐腮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朐腮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朐腮又謂曲蟮蚯朐曲同聲馥案玉篇肉部無朐腮字其爲俗作無疑顏戴與碑合徐裴謬也

魏元丕碑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篆額歷城郭敏磐得之案隸釋存五百一十三字今存四百九十五字俗手裝背翦斷七字包郡德匪倒置一字歁隸釋闕載者七字逝隱類字土丑察不之教祖碑云僊去仕晉借僊爲遷又云平原曹鼓卽稈字又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刺史又誤釋者二字

順切腮尺尹切按嘉話錄瓊州地名胸腮胸腮是蚯
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乃胸忍之轉音當
以顏注爲定審矣
李濟翁資暇集作胸腮李巽巖胸腮辨引杜氏通典
作胸腮音潤蠢皆謬
碑云重親致權曹景完案東漢多以七言作標榜語
於句中爲韻如枯容碎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接骨
問事不休賈長頭達五經紛綸井大春丹五經縱橫
周宣光舉五經無雙許叔重愼厥德仁明郭喬卿賀
關東觥觥郭子橫憲關中大豪戴子高頁後進領袖
有裴秀難經伉伉劉太常愷解經不窮戴侍中焉殿

中無雙丁孝公鴻避世牆東王君公德行恂恂邵伯
春訓五經復興魯叔陵平道德彬彬馮仲文勃萬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庸有胡公廣椁鼓不鳴董少平
宣飯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丹不畏強禦
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膚關西
夫子楊伯起震說經鏗鏗楊子行政素車白馬繆文
雅斐洛中雅雅有三俊劉梓宇純嘏宏宇終嘏潢宇沖嘏洛中英英
荀道明閻殿上成羣許偉君宴天下清苦羊興祖綸

仕宦不已執虎子蘇則多伎多能祖孝徵斑能賦能詩
裴讓之壇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贇
天下俊秀王叔茂暢以官易富鄧元茂麗德行堂堂
邢子昂顒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豐論
難僠僠祁聖元關東說詩陳君期闓此類不可悉舉
又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諸名目互相譽揚而
黨禍遂不可救申屠嘉比之處士橫議可謂有識矣
又如講義兩行得中郎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講書論
易鋒難敵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入粗
入細李普濟能賦能詩陽休之日下燦爛有裴漢五
經無對有陸乂上殿不下有賀雅人中爽爽何子朗
以計代戰一當萬疑然稀言江應元盛德絕倫郗嘉
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
德仁此皆沿襲東漢之舊習者

李君殘碑

漢故李君之碑篆書有額有穿其文僅存六行闕下段
李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人拜郎中遷雒陽長史換
雖爲元初五年卒褚峻金石錄補遺云碑在寶雞縣西
二十里雍正乙卯訪得之再往不見蓋爲人所毀馥案
銘辭備李君自非門生故吏所立其先隸富波後有遷
徙故碑在寶雞世人因不見著錄遂疑其僞考漢篆多
兼隸體如波作皴行作衍假使僞作自必謹守偏旁何
敢出入漢碑凡於穆於鑠於我並作於此作于我更非
僞筆矣

造橋碑

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云荷杜仁又云荷賊曹掾杜仁又云荷吏代誦案荷即苛蓋稽察之吏都鄉正衛殫碑吏無苛擾之煩亦以荷爲苛

魯峻石壁畫象

魯峻畫象有鈴下有鮮明騎案通鑑庾冰至浙江蘇峻賜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泝流而去又云呂布遣鈴下請紀靈等注云鈴下卒也在鈴閣之下有警至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續漢志五百鈴下侍閤門閤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晉書楊方傳初爲郡鈴下威儀程大昌續演繁露云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續漢志又云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又云黃綬武官五佰文官辟車又云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劒槊戟爲前行又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佰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案鮮明騎謂騎吏辟車謂頭踏孟子行辟人可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避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漢書辛慶忌傳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成二年左傳辟女子杜注使避君成五年左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釋文辟重之辟匹亦反曰辟之辟音避

郭巨畫象

郭巨畫象船上人持竿舉鼎繫紲兩耳分輦之一耳脫案藝文類聚引南越書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刺史劉道錫嘗使人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紲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覆謂此事與畫象相類但近事不入漢書武虛谷云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鼎見於斯水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今畫象左旁一龍蜿蜒仰噓其上鼎耳已折與此事合又一石畫車落水中案隱三年左傳齊鄭盟於石門鄭伯之車僨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紀異也正義云車踣而入濟是風吹墜濟水非常之事

孔子見老子畫象

綠續言孔子見老子畫象人物七又言老子車後一人回首向外今觀石本共九人向外一人之後又有向內二人乃知洪所見非完本老子後一榜原無字亦非漫滅宋君葆湾云洪言中間復有一雁非雁也漢畫多以鳥獸補空如武祠畫象專諸朱明妻孝孫父其上各有鳥無鹽醜女義漿羊公其上各有獸是也

武祠畫象

武祠畫象標榜云子騫衣寒御車失棰案棰即箠猶邁作檛也公羊釋文負箠本又作棰梁書何思澄傳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出其典籤親事

仍加鞭棰其字並從木又一標榜魯莊公案係叔敖碑
莊王置酒以爲樂莊變艸爲屮莊又變屮爲疒王純碑
徹衣易裳洪氏謂卽裝字

伯瑜泣杖象

黃小松司馬拓寄韓伯瑜泣杖象案隋書梁彥先傳有
滎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
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
母力弱對母悲泣之象通遂感悟旣悲且媿後改過勵
行卒爲善士褒謂圖畫以示觀省此可徵其效矣

伯標榜作柏案漢書人表柏益柏譽柏虎並木旁作

武氏石闕

武氏闕在嘉祥縣武宅山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
書桓帝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斑碑二月辛巳朔
此闕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
有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
瑤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於
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文牽
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高賢闕
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薦吏士哮虎之怒薄伐
云云闕云士女憙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闕文載金石
錄芙殺誤作云歿棘聾請開明爲其兄立闕今詳闕文
乃開明兄弟四人爲父立者若爲兄立則始公何以稱
孝子乎

闕云士女憙傷又云仕濟陰皆以士爲士史晨奏銘
百辟卿士鄭固碑弱冠仕郡吏孔宙碑告罔致休亦
然葢古文士士通借盥和鐘以士爲士牧敦以士爲
士襄公九年左傳相士因之竹書及世本作士尙書
呂刑有邦有士史記作士詩周頌保有厥士卽厥士
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或謂歸於圜
士呂覽任地篇子能吾士靖而刜浴士乎高誘注士
當爲士韓勑碑四方士仁隸釋云卽士人婁壽碑太
常博士卽博士又馬江碑仕喪儀宗靈臺碑魚師衛
仕此則以仕爲士矣

漢石經魏三體石經

范氏後漢書以三字石經爲漢刻洪氏隸釋力辨其誤
然襲范說者爲多北史劉芳傳昔漢氏造三字石經於
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此亦以漢爲三字石經
傳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又
云陳留邯鄲淳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
體復宣此則以三字屬魏矣

唐書鍾傳傳彭玕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
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案隸釋所載
漢石經未審卽玕募求者抑玕未之見耶

魏上尊號碑

魏上尊號碑云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今本隸釋作福祿之福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副字本爲福從衣畐聲張平子西京賦仰福帝居東京賦順時服而設福傳寫譌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葴案裴松之魏志注載獻帝冊魏王詔曰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語意正與碑同漢隸分韻屋部福字外有從衣之福注云魏臣奏蓋隸釋元從衣寫誤也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音副尹宙碑位不福德武榮碑爵不副德借副爲福申鑒政體篇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亦當從衣廣韻福敷救切衣福收入屋部者誤

左傳復陶釋文云復音服一音福馥謂福亦當從衣

碑云伏讀詔書於邑益甚於邑卽於悒說文於鬱也悒不安也故碑又云大夏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張衡思元賦愁鬱悒其難聊楚辭心鬱悒余侘傺又云長呼吸以於悒太史公報任安書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續急就篇建號垂統解鬱結憂悒者今皆紓解也曹植求自試表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詩澤陂傳云悁悁猶悒悒也先鄭注考工記蜎讀爲悁邑之悁吳質荅東阿王書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通鑑殷仲文悒悒不得志又宋廢帝謂左右曰我卽大位以來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隋文帝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或作歍唱歍唱謝朓驛隋王箋岐路西東或以歍唱

魏王基碑

武虛谷見魏王基殘碑案後漢書鄭康成傳其門人東萊王基章懷注云基字伯輿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魏志基本傳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云云初不言爲鄭之門人基卒於景元二年年七十二其生當在初平元年鄭以建安五年卒基時十一歲卽已列鄭門邪晉書景帝紀正元二年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文帝紀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碑但云遷荊州刺史至與州泰分鎮則未言及鄭袤傳司空王昶辟袤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明皆命之咸至大位有重名劉毅傳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太常鄭袤舉博士此二事又可補碑與本傳之闕

晉孫夫人碑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隸書在新泰縣宮山之陽額無太守姓據碑夫人在羊氏知爲羊姓碑言父位列

卿封亭侯爲吏部尚書案盧毓傳毓爲吏部尚書使毓
白選代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碑又云舉侍中管
寧傳侍中孫邕薦寧顧謂邕歷官與碑同疑爲夫人父
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
濟南孫邕少事之據此知邕爲濟南人碑例濟南孫氏
是也鮑勛傳帝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案碑言父爲
勃海太守不云陳留惟此小異碑例長沙人桓伯序伯
序卽桓階階序義合故以表德本傳作伯緒張纘南征
賦桓伯緒之匡濟皆借緒字碑云昔臧武仲先犯齊壯
不令與已邑案左傳齊莊公將爲武仲田與之言伐晉
武仲以鼠爲喻遂不與田碑指此事謚法武而不遂曰

莊此莊字寫誤本作壯通鑑北周謚楊敷曰忠壯胡注
引謚法武而不遂曰壯歷考漢之趙充國常惠蜀之關
羽魏之曹休桓階許褚張郃龐德徐晃文聘州泰晉之
胡奮王遜北魏之楊播宋之王鎮惡卞天與劉康祖劉
鑾遇梁之王神念裴之橫康絢張齊曹景宗北周之崔
說隋之張定和李崇馮慈明見新唐書馮元常傳唐之劉感王同
皎並謚曰壯是知齊莊當爲齊壯嚴訢碑兆自楚壯謂
莊姓出於楚莊王漢諱莊故改俾壯晉無所諱而碑作
壯自非莊之借字矣

姚萇謚苻堅曰壯烈梁王譽卽皇帝位謚邵陵王綸
曰壯武

晉士弱字莊伯當是壯伯合於退名進字之義檀弓
衞有太史柳莊漢書人表作柳壯

釋文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關嫗其四關姓關別關
族遂以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
世濟其休夫人少有淑質純靜不關寡仁足以容眾
明敏足以辯物九歲喪母少爲父所見慈撫終喪哀
毀坐不易位關有隱括傳母之訓關以加焉父時未
關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
之伏氏年少有國色然非所好而顧遑尊關莫之能
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
詔報關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遑而得道
者也父悅入謂關曰昔臧武仲先犯齊壯不令與已
邑今我不犯尊而獲優詔同歸殊途尒關代伯序爲
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故夫人關二父爲勃海太守
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寡六關時夫人見二家止父令留
而謂之關三而退雖天之道然事君不懟關能爲吏
部尚書多關老成先帝舊臣舉關五忘君三舉君爲侍
中關四過窮關二情爲人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關二
有關度承上接下衆皆悅之任城非關四生夫人由此
關師孝關二之謙勤戰戰臨深此念不關四是以舅姑嘉
其淑婉婦姒關其德音關二人爲婦冊餘載言無口過

闕無怨惡故也闕四慈闕五下惟詩人刑于之言曙前闕仁率由弗違以御于家邦終始以孝聞闕二夫人之闕七闕二闕子闕期弘將闕四幸早亾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此之化皆闕義闕九十二月甲申闕嗣子迅哀懷永絶闕四道惟闕六歎曰古者鐘鼎二所以章君之令德也又有號謚亦闕八我先妣闕六不朽可沒而無稱哉於是乃追而三闕之辭曰奠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闕不彌綸和樂色闕八問日新喪難弘多仍羅闕二十八遺孤辟踊靡及曰古闕七以告哀下闕

西門豹碑

西門君之碑頌篆額有陰在彰德府西門豹祠內石已漫滅無立碑年歲文有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宗室高岳爲清河王岳案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元年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岳本傳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州牧五年加太保碑不稱太保是在五年以前碑陰題名云散騎常侍趙郡王州都勃海高下闕案高琛封南趙郡公後至天統三年以子敳追贈趙郡王此碑闕處乃敳名非琛也獻傳云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遷散騎常侍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不言儀同是在三年以前又一行云彭城縣開國公州都魏元韶案元韶魏孝莊之姪襲

不稱信都而屬勃海誤矣盖脩縣至後漢始隸勃海故此志以滏屬勃海晉書地理志勃海有脩縣元和志云本漢滏縣晉改滏爲脩案惟亞夫傳作滏功臣表已作脩字漢蔡湛頌蕭滏而雲浴蕭滏卽蕭脩也

志稱驢驢將軍驢字從馬余在洛陽得銅印文曰驢驤將軍章案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須下遠近永爲楷式驢亦新字也

齊鄉党舉孝義碑

泗水縣有大齊鄉党舉孝義碑案姓譜後秦姚弋仲將嘗耐虎呉越春秋甘蜜百党變嘗爲党金党懷英書姓亦作党鄉黨俗亦作党

萊州掖縣雲峯山平度天柱山俱有鄭道昭摩崖刻其父義墓表傳曰文公榮通鑑義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義雖窟有文業而治閨廉清尚書何乃情違至公宦違明典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曰文靈褒案表但傳文竟削靈字皇皇詔語孰不聞知豈子孫所能掩飾者哉

小鄭公雲峯山尋舊迹摩崖

北齊光州刺史鄭述祖登雲峯山尋父道昭舊迹賓僚題名刻石山在城南道昭記其事以隸書刊山光州今萊州雲峯山在城南道昭先爲光州述祖復臨其地父子有惠政州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對父故傳小也碑云述祖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嚴祖之第三弟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案魏書鄭羲傳羲子道昭道昭子嚴祖敬祖述祖遵祖順祖悉與碑合但傳言敬祖著作佐郎不及豫州順祖太常丞不及北豫州史之闕也碑言隨父時年始十一及爲光州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遂率僚佐同往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興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咷哀纏左右悲感傍人

事關州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州刺史鄭述祖字恭文卽魏鎭北將軍祕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文慕公燮陽道昭之子魏大鴻臚卿北豫州刺史司空二嚴祖之第三弟先君之臨此州也公與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同至此鎭於時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臨海未嘗不從常披鹿皮裘于此州人士呼爲道士郎君及長官歷司徒左長史再履尙書三爲侍中滄瀛冀趙懷兗行正得此十州刺史公之所撫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欽羨只爲前蹤誠所願也便以此夏斯願方遂忻慰登塗若歸桑梓入境歎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

者今盡零落唯吾一人重得來耳於是悽感殆不自勝因南眺諸嶺指雲峯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舊迹未幾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對碣觀文發聲哽塞臨碑省字與言淚下次至兩處石詩之所對之號仰彌深彌慟哀纏左右悲感傍人雖復會閔之誠詎能過也但石詩年久字皆辭落賓從尋省莫能識之公乃曰此時吾雖幼小略嘗記憶此當是與道俗十餘人論經書者遂口持百餘言諸人聞此乃共彼拂從首及末無一訛舛父之方昇于此此處名曰山門左闕仍仰視斯峯曰此上應有九仙之名卽遣登尋果如所說此山正南卅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號以其孤上干雲傍無嶼嶽因以名之其山上之陽先有碑碣東闕石室亦有銘焉從此東北一十二里大基山中復有雲居館者亦是先君所立其四峯之上鐫記不少悉有誌錄殊復可觀今因游此闕彼竟異其考闕迹永闕二沒者矣

隨造橋碑

隨開皇六年兗州高平縣石裏村仲思那等四十人造橋之碑水經注泗水又南徑高平縣故城西洗水注之案高平故城在今鄒縣西南五十里村西南五十里村臨白馬河卽洗水此碑爲洗水造橋也碑言漏佛而坎謂碑首多深刻佛像而卽滿字漏謂佛身彫鐫通透月

令其器疏以達鄭注器疏者刻鏤之象碑又云剋已精誠汏尸毗之救鴿案洛陽伽藍記惠生西行七日渡大水至如來爲尸毗王救鴿之處吳越錢忠懿王金涂塔鏤尸毗王割肉飴鷹救鴿像卽此事也

札樸卷第八終

鄉里舊聞
爭門
蕃縣
車輿冠履
侍翰林
平原郡鄒平縣
明湖
歷山
鄒山嶧山
龍山
豹子崮
峱水
蝹水
湖上
旬橋
高梧橋
魯城雙闕
雲壇
眾
防嶺
古夫于亭
左巨明墓
宗聖侯
樂舞
正身
火麥
稽桑
蠶不逾朔
麥重秀
黍戟
白石
黑梁
彈子渦
絳
魯相
江豬過河
泰山高四十里
鹽盆
戶
柳圈
絪線
麥飯麥粥
麨
科斗
酸酒
起麪餅
楷
杏
青皮梨
六月菊
銅蟹
鮑魚
菰蓬子
憨飽
鯨魚
菑
鄧
五大夫松
火灰
鼻具
赤豆
主券
阿
寒粥
蘇糊
梅
鹹棗
篠
榛
黃背草
地壤
烏鰂卵鮪魚子魦鯕乾
牛牛

鴿
蟻蜂
鬧鬧
凍
偏髦
錢幕
淹纏鬼風流腫
先聖墓碑
乙瑛碑
劉衡碑
鄭康成碑
燕許二頌
顏氏
馥宇
飲食
器具
疾病
雜言
紅姑娘
春姑姑
結羊
寒毛
細
鋪
孔彪碑
孔文舉碑
兒寬碑
范式碑
孔氏
桂氏
身體
服飾
禾稼
名稱

札樸卷九目錄終

鄉里舊聞

爭門

公羊傳魯爭門嘗爲淨門蓋以水得名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案淨水發於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誤以爲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奄里

皇覽奄里在魯城內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寰宇記曲阜縣奄中續漢書郡國志云古奄國史記云從弟出魯奄中張茂先云即魯之奄里字或作淹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顏師古曰淹音奄自有奄里非商奄之國鄭注書序謂奄國在淮夷之北不言在魯城內案帝王世紀云皐陶生於曲阜曲阜偪地故帝賜姓曰偃然則偃即奄豈偃奄同與

蕃縣

左傳釋文引白虎魯國記云陳子邀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詩改曰皮

龍門

春秋感精符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

車輿冠履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負郭田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叩以侍郎爲誰則漫舉顏之推按之推不葬於曲阜此誤也侍郎者石南語轉耳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南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然則當時有石南之異故呼石南林後譌爲侍郎林也此地正在古城中與任說合但任以爲顏回墓亦誤回不得葬魯城中今防山之陽有回墓任所見即今之侍郎林而以爲回墓矣

沂泗交流

吾邑沂水徑南門西注論語浴乎沂是也至滋陽城東金口壩入泗隋書薛胄傳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前明架石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益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碑案今沂泗合流經滋陽城南轉而西注陂澤盡橋以便行旅石橋東南苑莊程邨一帶周回五六十里

地皆沒下卽大澤矣

平原郡鄒平縣

通鑑隋大業七年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注云鄒平縣宋所僑置平原郡爲平原郡而鄒平實隸齊平時屬齊郡案煬帝改德州爲平原郡不屬平原益隋之平原與宋之平原幅員不同

剛城

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曰剛平後改治剛城案今泰安鎭陽之間有剛城故城水經注濕水下云干延水又東徑岡城南史記蔡澤傳號爲綱城君

明湖

濟南明湖乃歷水陂在城東北隅今皆目爲湖矣前人賦詩城與湖並拈閒古古云一望樓臺水半城王漁洋云荷芰扶疎水半城顏幼客云月上秋城煙滿湖余亦有句云城外青山倒入湖劉少宣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雖不言城奔亦佳

趵突泉

林古度題趵突泉云動中存至靜平裏得全奇邵蕙畦云倒翻廬阜瀑長湧浙江潮張雲莊云平地忽堆三尺雪四時長吼半空雷

歷山

歷城有歷山舜勵附會無徵之說也魏書太宗紀至廣甯登歷山鄒舜廟而地形志又言歷城有舜山祠

千佛山

濟南千佛山石崖多佛像此齊梁人所爲也隋唐魏晉明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永平中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北齊主鑿晉陽山爲大像靦謂愚民仿效競鑿山像佛以求祿利靑兗諸山皆有之但不及此山之多爾

鄒山嶧山

魏書地形志魯郡鄒縣有嶧山鄒山分鄒嶧爲二山案水經注魯國鄒山卽嶧山通鑑李孝伯曰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注云鄒山多石穴士人謂穴爲嶧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此亦言嶧卽鄒山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固卽此山乃濟南之咽喉也

龍山

薛長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索干飲酣乘興云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鄆國古城在西南龍山鎭相對此卽薛詩之龍山也在宋爲鎭今但倂龍山在歷城章丘之間

女郎山

章丘縣西北有女郎山余每與邑人登眺觴詠案魏書地形志濟南郡平陵縣有章丘城女郎山祠

豹子崮

蘭山縣有高山俗呼豹子崮即抱犢也通鑑淮北民桓磊砢破魏師於抱犢固注引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馥案相傳有人抱犢登其顛結庵獨居犢大耕以給食有田有泉無求人世亦小桃源也

祊水

費縣有祊水土人呼之聲如崩案春秋左氏經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杜注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祊魏案魚吾聲相近成十八年左傳西鉏吾釋文云吾音魚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漢書溝洫志吾山水經注作魚山哀帝紀部鄉侯蘇林曰郚音魚晉語暇豫之吾吾注云吾讀如魚列子黃帝篇魚語女張注魚當作吾

喻水

費宇記曲阜縣喻水在縣北四十二里源出九山東南流入洙水馥案洙水已絕今入泗水鄉人莫知其爲喻水也九山亦呼九龍山成二年左傳齊侯圍龍史記晉世家齊伐魯取隆索隱引劉氏云隆卽龍也魯北有隆山

湖上

曲阜縣治東三十里有地名湖當爲鄗玉篇鄗魯地名湖上其地無水不應有湖

鄒縣曲阜之間有地名旬橋案集韻潾水之橋因以得名

高梧橋

滋陽西北三十里有水梁曰高梧橋案通鑑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注云高梧卽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馥案魚吾聲相近成十八年左傳西鉏吾釋文云吾音魚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漢書溝洫志吾山水經注作魚山哀帝紀部鄉侯蘇林曰郚音魚晉語暇豫之吾吾注云吾讀如魚列子黃帝篇魚語女張注魚當作吾

魯城雙闕

史晨碑孳闕式路虔踞案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

雩壇

魯邑沂水之南壇上有石刻曰舞雩壇蓋因論語附會耳南齊書禮志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雩祭五帝粗可依放馥以舊壇高大定非雩壇蓋魯侯郊祀之壇也

眾

泗水有淵在今陳家寨秋冬之際漁人投木枝以聚魚施罘圍而取之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趨者扣舟高注扣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

防嶺

曲阜城西十六里地名防嶺邑人傳爲防山之嶺案防山去此四五十里實不相蒙其地亦無山嶺而郰南有呼防嶺詩遵彼汝墳墳大防也

古夫于亭

長山爲漢之於陵其地有夫郎郎齊之夫于邑漢於其地立于亭杜氏左傳注及郡國志皆云於陵西北有于亭是也新城王尚書題其晚年之詩曰古夫于亭纍覆謂古有夫于邑無夫于亭漢亭名于不名夫于

左丘明墓

今沂州有左丘明墓誤也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有左丘明冢

宗聖侯

魏修孔子廟碑云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魏志武帝紀初置名號侯文帝紀黃初二年封孔羨爲宗聖侯馥謂宗聖卽名號之一也

樂舞

吾已夫子廟庭凡大祭樂作有舞八左執籥右秉翟謂之樂舞學使每試取樂舞四人入學馥謂當稱籥舞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獻籥鄭注所謂籥舞也檀弓萬入去籥注云籥籥舞也宣八年春秋萬入去籥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

正身

曲阜孔廟掌門戶掃除人謂之正身案漢官舊儀宦者及郎署長各顧門戶擇官奴赤幘部領作者掃除曰正火麥

青州小麥有一種早熟者俗呼火麥案火當爲稞集韻青州謂麥曰稞

李信投堯與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仲夏之月大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今吳越間以夏令打菜子去油以滓爲餅曰火餅蘇之太湖蠏社湖洪澤湖凡夏月出魚皆曰火魚今曰火麥者亦疑初夏耳方言煤火也郭璞曰楚語轉也皆此意也

稽桑

鄉人謂桑無葚者爲稽桑案王楨農書荊桑多葚魯桑少葚此地氣之殊也馥謂魯人不知魯桑猶越人不識橘李當爲橘也

蠶不逾朔

萊州秋蠶生雜色蠶長寸許首皆向上時在六月望後

老農云此蟲壽盡月杪不能遁湖余於晦之前二日往
視首皆向下閱日再往不見一蟲矣望前數日多西南
風動蟲生信矣

麥重秀

余官長山時春霜殺麥富農皆拔去別種秋苗貧者東
手待之後乃重秀案南齊書武帝紀永明四年臨沂縣
麥不登刈爲馬芻至夏更苗秀此皆老農所宜知者

檗戟

吾邑孔子廟大成門舊列二十四戟有衣漢書匈奴傳
有衣之戟曰檗顏注以赤黑繒爲之項安世家說檗戟
殳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馥案玉篇檗戟衣也當作

檗戟

白石

少昊陵前大道之南有白石檗他石上其底有刻文乃
大中祥符奉敕安玉石聖像諸官題名所謂玉石聖像
蓋景靈宮之像後人因在少昊陵前又刻金天玉鉦四
字於石側白石惟萊州有之非吾鄉所出考容齋三筆
云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眞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
役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
石萊州之白石然則此石乃自萊州運致者計程千里
矣

東阿出石版有文理中作几案俗呼花版石魏志高

堂隆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
穀城之文石穀城卽東阿文石謂花版

魚梁

嘗遍嶧縣見水中石堰空中爲關水出關折而斜下對
關設坎魚順急流奪關必陷於坎人呼爲梁子按周禮
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爲關以笱
承其空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
魚者詩有狐在彼淇梁傳云石絕水曰梁谷風毋逝我
梁毋發我笱傳云梁魚梁笱所以捕魚蓋梁子卽魚梁
今廢笱爲坎也隋煬帝攻遼東城造布囊百餘萬口貯
土欲積爲魚梁大道言築道似魚梁也

彈子渦

蓬萊閣下海中有白石大者如鴟卵小者如雀卵人多
取以鋪地或砌壁用之不盡卽東坡所云土人謂之彈
子渦也其仇池石詩云藉以文登玉自注云以登州海
石如碎玉者附其足馥案此卽彈子渦白石坡詩所云
我持此石歸裏中有東海是也

鯨魚

登萊人言古有大魚死於岸上兩目無睛案卽鯨魚也
春秋孔演圖海精死彗星出注云海精鯨魚考異郵鯨
魚死彗星台注云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將有
兵相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吳都賦嶰鯨鼇中於

羣犀攫搶巢出而相鬬爭善引淮南子鯨顙死而彗星出然則鯨非無故而死也古今注鯨魚眼精爲明月珠廣州記鯨目卽明月珠死不見有眼睛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俗云其目化爲明月珠也吳錢儼江神文掬鯨魚拔其眼中之寶曾毘觀濤賦目落爲明月之珍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卽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唐書黑水靺鞨傳大佛涅槃開元天寶間獻鯨睛艘謂鯨爲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亾矣故無目

絳

虹俗謂之絳裴注三國志虹音降吾鄉聲譌如醬他處又譌如杠高注呂氏春秋虹充州謂之訂馥疑訂字寫誤當爲訌訌中止也禱雨有應致祭曰謝絳亦譌作醬音荅虹出則雨霽不出則雨足故得雨而謝絳也

薖

鄭司農注考工記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薖聲如戴魯相

鬣相

風俗通魯相石扶風臧仲英

白馬

望氣家言魯雲如馬馥謂孔顏登泰山所見之白馬亦是也

江豬過河

吾鄉夏夜有黑氣如羣豕渡河漢謂之江豬過河得雨之兆襲以爲沛水之氣晉書天文志沛水氣如黑狗是也沛水伏流性沈陰其氣旣升則陰陽交接故雨

五大夫松

秦封泰山松爲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晉書載記石勒課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是晉時猶有此官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肖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踵前人之謬而不知其失也

泰山高四十里

泰山高十四里作四十者誤也余登絕頂覽其來脈之磊落護衛之宏闊可謂大矣而不可謂之高杜詩泰山夫如何夫當爲大下文齊魯青未了又云一覽衆山小皆言其大也

义灰

周禮掌屋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义灰疏云屋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义取以爲灰故爲义灰馥案吾鄉匠人以石灰和土亦謂之义灰

鹽盆

海邊鹽場有大銅盆俗傳爲管仲煮鹽之器此妄也案魏書食貨志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

鹽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疑即此時所造後世毀之未盡者

本草圖經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鐵爲之馥案黃魯直得巴官鐵盆是也

鼻具

牛不服牽者以鐵鉗其鼻吾鄉謂之鼻具案具當爲拘音譌也廣韻絭牛拘說文牛鼻中環也

戶

捕鳥者繫生鳥以誘之名曰戶馥謂字當作囮音當爲戶戶即化之本音也說文囮從口化讀若譌此又化聲之轉當云從口化聲

赤豆

鄉俗每冬春之際令小兒食赤豆余兒時不欲食但飲其汁亦不解食之何意初學記引歲時記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人癘畏赤豆故作粥以禳之雜陰陽書正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令疫病不相染乃知鄉俗本此

柳圈

清明插柳枝於門又編柳圈戴小兒頭上案唐景龍文館記上巳日上賜侍臣柳棬各一云帶之免蠆毒馥謂鄉俗亦此意但清明上巳不同耳

圭券

瑩兆正穴俗傳圭券初所未詳及見徐文長集中有太康瓦券今在二湖家其文言大男楊紹向土公買地一區四至極遠交錢極多蓋紙錢也乃知與神立券其券即藏地中故傳圭穴者爲圭券

絭線

吾鄉女工刺繡五色線謂之絭線音所買切案考工記鮑人之事察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讀線爲絭釋文云線思賤反注絭同馥案西有先音故絭與線同聲今讀所買切聲轉也

阿

廣雅阿練也案李斯上書阿縞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之朝食飯供夏之餔食

繒帛所出也

麥飯麥粥

大麥粒和豆煮曰麥飯小麥屑和豆煮曰麥粥粥供冬

寒粥

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楚語設糗一筐以羞子文韋云糗寒粥也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也馥案乾粥即寒粥此皆糗之未擣而和水食者吾鄉行人炒大麥小麥麵夏則和冷水冬則和熟水俗呼炒麵亦稱麵茶即此則先麵後炒之糗名糗麵也飯而磨之

使麵碎此則先飯後麵之糗

麴

梁書高昌國人多噉麴滑國人以麴爲糧玉篇麴與麵同糗也音充小切釀菜吾鄉和蜜或鹽作餅切小方塊乾謂之粉即麴篇麴者糗也甘麴者以蜜和糗故其味甘也

蘇糊

沂州南境以大豆大麥細屑爲糜謂之蘇糊案宇當作鬻鬻顧愷之有一廚畫糊題其前亦當作鬻

科斗

濟南春初有賣科斗食者乃和粉以漏器淪於沸湯中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麵餅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作酵吾鄉猶謂麵發爲起能使麵起者謂之酵子酵酒形似蝦蟇子故謂之科斗案集韻科斗鼠也象蟲形

梅

烝米和麴以釀謂之梅廣韻梅酒母又作媒齊謂麴糵曰媒

酸酒

吾鄉造酒者既漉復投以他酒更釀謂之酸酒字林酸重醞也抱朴子一酘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字通作投梁元帝詩宣城投酒今行熟晉書劉宏傳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猥酒謂凡猥所飲李善注文選引許注淮南云猥猶凡也說文酮玉篇作醵重釀也集韻醵酸酒也一曰次釀又云酸謂之醵

鹹菜

吾鄉設酒品四圍皆甘果肴居中央謂之鹹菜案鄉射禮注云燕設啗具所以案酒邑人又俾就酒陸璣詩疏有就酒案酒之語

起麵餅

通鑑北齊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麵餅鴨臛注云起麵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麵餅入教麵中令鬆鬆然也教俗作酵吾鄉猶謂麵發爲起能使麵起者謂之酵子酵酒

酵也烝餅非酵不成

篠

竹譜篠出魯郡堪爲笙文選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張載注吾鄉小兒所吹短笙卽篠作也

楷

說文楷下云孔子冢荎樹之者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檓檀馥案今孔林中多生楷樹春芽初萌居人采以爲茗或鹽藏佐饌又或生食有兼味似橄欖之回味疑卽皇覽之五味也今林中別無五味木

榆

濟南榆樹枝疎四布與吾郡之一本挺生者各別案鷹瑛興麗惠恭書云見所上利民之術隨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廣韻榹榆堪作轂當即濟榆

杏

本草嘉祐圖經杏有數種黃而圓者名金杏相傳云種出濟南郡之分流山彼人謂之漢帝杏

棌

棌似柰而酸俗呼酸子其不酸者曰柰果吾邑產最多

青皮梨

青州青皮梨皮薄漿多味美案廣志栁齊郡臨淄梨即此一種

黃背草

苦屋之草鄉人呼黃背草廣韻作蓓云黃蓓草也說文作菩齊民要術云凡栽田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爲上時

六月菊

六月菊鄉里俗呼也即爾雅之盜庚本草之旋復花嘉祐圖經云二月以後生苗長一二尺葉如柳六月開花如菊花小銅錢大深黃色

地壤

蚡鼠俗呼地壤案地官草人墳壚用麋故書墳作蚡先鄭云墳壤多蚡鼠也

銅蟹

沂州海中有蟹大者徑尺殼橫有兩雌俗呼銅蟹案玉篇解鯛也當爲鯛解

烏鰂卵鮓魚子鮓鱐乾

夢溪筆談宋明帝好食蜜漬鯫鮚乃今之烏鰂腸也腹案登萊人喜食烏鰂卵糟藏寄遠其卵自分片柔滑美味也鮓魚子大者廣二三寸長及尺有膜包裹鹽藏不敗勝於肉脯新字林云魚子脯曰腩子萊州鮚鱐析而乾之作羹似鯛蟹肉

鮑魚

登州以鮑魚爲珍品案即鰒魚漢書王莽傳唅鰒魚顏注鰒海魚也音雹廣志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覆案其孔至十二而止即本草之石決明

雖

曩者濟南苦旱禱雨師求水蜥易得之滿塘中其蟲身有花斑案即雖也五音集韻雖蟲名似蜥蜴而有文說文雖似蜥易而大

菈蓾子

玉篇東魯呼蘆菔曰菈蓾子今吾鄉無此語廣韻又云菈蓾秦人呼蘿蔔

蕪坑

掖縣小兒貪野菜葉似目宿呼爲邊豬牙開其縣人告

不知何草余考之蓋萹茿也毛詩萊竹韓詩作萊蒔蘭郭注爾雅云齊人呼卽水萹筑郭景純謂萹筑可食是也又檢本草萹畜亦之萊人乃信蓋萹畜原出東萊

蝨飽

膠州有海蚌俗呼蝨飽初不知其何物也廚人具食中有小蟹熟則色白而背有一道紅線案郭璞江賦瑣蛄履蟹李善引南越志瑣蛄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檳榔狹合體其生爲蛄取食馥案蛄正作鮚說文鮚蚌也漢律會稽郡獻鮚醬漢書地理志鄞縣有鮚埼亭以鮚得名今萊人不知造醬皆炙食

抱樸子小蟹不歸而鮚敗述異記淮海之人呼瑣蛄

爲蟹奴

牛牛

鸜鵒呼爲牛牛或曰其角似牛故名馥案士冠禮釋文云蜀嶋劉音由然則鄉語當是蝣牛非重言牛也

鴿

余在萊州殺數鴿腹中皆有毒草萊人云鳥獸不食之廣志云鵓常晨鳴如雞道路買車以爲行節買注左傳九雇云老鳲鵓鵴趨民收麥不得舍起者也

紅姑娘

椿樹下有赤蟲蠕俗呼紅姑娘案釋蟲翰天雞以其冀赤似鶡得冒天雞之目也廣志翰似鸐蠟而五色赤曰鶡雞觀所見蓋鶡雞

蠟蜂

齊人呼蠟爲馬蠟齊人呼爲蠟蜂郭注爾雅云齊人呼蠟爲方言蚍蜉燕謂之蠭蜂字林北燕人謂蚍蜉曰蠭蜂馥謂馬蠭蠭蜂皆蟻之大者

春姑姑

暮春有鳥大如啄木頭有長毛飛則彩色備見俗呼春姑姑卽戴勝也釋鳥鵂鶹戴鶇郭璞曰鶇卽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曰戴勝一名鵂鶹月令戴勝降于桑鄭注戴勝織紝之鳥呂氏春秋作戴任高注戴任戴勝也

阿鬬

鳥色似雞而形瘦小有毛角善鳴能學眾聲鄉人籠而愛玩之呼爲角阿阿鬬無角者謂之麻阿鬬案卽鵪雀也顏注急就篇云鵪謂鵪雀一名雇今俗呼爲鵪鶉堆一切經音義云鵪雀一名鶺鵪案文云關中謂鵪鶉堆是也高注呂覽云鵪一名冠雀冠者謂其角也宇又作鷎廣志云鵪常晨鳴如雞道路買車以爲行節買注左傳九雇云老鳲鵓鵴趨民收麥不得舍起者也

結羊

俗呼剧羊爲結子案字當爲羯謂殺犗

涞

說文涞瀎也曲禮諸毋不漱瀎注云漱滌也莊二十一

年公羊傳臨民之所漱浣也何休云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馥案今濟南人猶曰涑聲如酬

嬰

廣韻齊人呼毋曰嬰今濟南人呼媽嬰聲之轉

偏髦

小兒頭上左右留髮曰偏髦燕趙之間曰羈角案既夕記云主人說髦注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玉藻親沒不髦去爲子之飾

寒毛

凡有怪異驚恐輒云寒毛起案晉書夏統傳宗族勸之

任統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戰白汗四市

錢幕

鄉語呼錢幕聲如悶蓋漫之轉也漢書西域傳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淳曰幕音漫

細

吝嗇者俗呼爲細案史記貨殖傳周人既纖注云纖儉也續志凡永和後省并創置郡縣概不言及余每謂地理家當據碑版史傳別成一書以補其闕祇如博陵郡可據桓紀定其初置再據諸碑陰列其屬縣如博陵蠡吾安平信都安國高陽南深澤七縣皆見於隸釋雖不能考其何年省并但注云某縣續志闕某縣續志屬某郡如此則兩書並行各成其美矣

孔彪碑

彪爲博陵太守續漢志無此郡案范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注云博陵郡故城在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考博野縣即今直隸保定所屬之蠡縣也永和後省并創置郡縣概不言及余每謂地理家當據碑版史傳別成一書以補其闕祇如博陵郡可據桓紀定其初置再據諸碑陰列其屬縣如博陵蠡吾安平信都安國高陽南深澤七縣皆見於隸釋雖不能考其何年省并但注云某縣續志闕某縣續志屬某郡如此則兩書並行各成其美矣

乙瑛碑

碑爲夫子廟置百石卒史案東方朔容難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碑以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得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讀故請置卒史續漢志載百官受奉例百石奉月十六斛碑言鮑君造作百石吏舍案孟郁修堯廟碑孟府君繕飾殿牆立百石舍帝堯碑百石已氏讓禮盞古帝王賢聖陵廟漢皆爲置卒史也

孔文舉碑

邑人於土中掘得孔文禮碑其弟文舉碑不見案梁書南康簡王績之子通理嘗祭孔文舉墓並爲立碑製文甚美是舊碑在梁時已失所在通理所立碑今亦無存

劉衡碑

金石錄言劉衡碑在平陵城側墓前有石獸今濟南人欲訪之不知其處余謂必在城北石趙時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當即墓前石獸之一也

兒寬碑

魏書地形志魯郡魯縣有兒寬碑案寬本傳不言官魯郡未知魯人何故爲立碑

鄭康成碑

高密有唐史承節撰鄭康成碑後失去金人重刻之石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范式碑

濟寧州近得范式碑額又得殘碑一段有陰歷城郭敏磐曾得舊拓本無陰案魏書地形志高平郡金鄉縣有范巨卿冢碑高平即漢之山陽郡神龜元年分高平置任城郡

燕許二頌

新唐書張說傳詔說撰封禪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蘇頲傳從封泰山詔頲朝覲壇世咨其文馥登泰山觀玄宗大書摩崖刻後有小隸書被明人鑿滅不可辨識當即燕許之頌今可見者尚露從封官名即張說傳所云

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是也

張九齡傳會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擢宥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興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敬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

元宗詔鏡安金藏姓名於泰華二山馥登泰山訪之未見

孔氏

宋孔父嘉名嘉字孔父說文孔字云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此指鄭公子嘉字子孔馥謂孔父亦此義路史孔父子木金父通魯爲孔氏孔子曰臣殷人也言其先爲宋人宋殷之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孔氏出自子姓商帝乙長子微子啟封於宋弟微仲衍曾孫滑公捷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以王父字爲氏防叔避華父督之難奔魯爲大夫生伯夏夏生郰大夫叔梁紇紇二子孟皮仲尼仲尼爲魯司寇攝相事

漢書人表宋孔父大金卽木金世次倒置疑後人所亂人表又有鄭孔張案鄭公子嘉字子孔生

顏氏

吾邑顏氏自謂出於邾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姓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案廣韻兩說迥非一族王儉有顏氏譜當爲顏延年作主伯禽之族延年琅邪人也廣韻本於何氏姓苑姓苑本於王儉譜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志顏文妻或作顏文姜馥案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知顏爲姬姓不得稱姜作妻是也既系姬姓則魯顏當出伯禽與邾顏無涉

漢書人表有邾顏卽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公羊謂

顏以亂魯周天子誅之則郳顏之後不容於魯矣郳曹姓周武王封爲附庸後又別封郳顏之子友居鄒是爲小郳子韓勑修孔廟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在尼山漢爲昌平亭今猶稱其地曰魯顏稱魯顏者別於郳顏也

世本郳顏居郳肥徙鄒宋仲子注云郳顏別封小子肥於鄒爲小郳子案肥遷鄒爲附庸未受爵命故莊五年經書鄒犂來來朝犂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始命爲小郳子故僖七年經書小郳子來朝仲子謂肥已封小郳子恐誤也

桂氏

吾桂氏自臨川遷曲阜迄今三四百年未有支譜臨川宗譜亦未見諸書所言受姓之始又各不同廣韻桂下云又姓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子避難居徐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九畫馥案鄭志有荅炅橫問模橫形近疑即一人傳寫誤也荅自氏族之學衰子孫無能考其家諱矣九畫者以隸體言之隸書先橫後直則中直通下夬作夬故皆九畫

元和姓纂漢衛尉荅橫彭城漢上計掾荅景雲見姓苑後漢陳球碑城陽炅橫被誅有四子守墳墓改姓荅氏一子居徐州景雲之先也姓荅氏一子居幽州曰桂貞爲秦博士始皇阬儒改姓荅其孫避地朱虛改爲炅弟四子居齊改爲炔今江東多桂姓一曰漢有城陽炅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避難徐州姓荅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姓炔四字皆九畫云

隸釋陳球碑跋姓苑載炅氏兄弟各分一姓曰炅荅桂炔字皆九畫一音引漢太尉陳球碑陰有城陽炅橫此碑亦不見之若非石損則恐是彼一碑也馥按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八人馥謂炅橫名當在此碑蓋與康成同師陳球後又師康成故鄭志有荅炅橫問也

戴埴鼠璞一姓改爲數姓者如荅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炅居徐者爲荅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炔此四姓同一荅也

通志六書略炅荅炔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貞之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音

戴侗六書故漢博士有炔欽蘇林曰音桂桂氏族譜曰桂貞爲秦博士遭秦坑儒改姓荅其孫避地又改從曰從火弟四子居齊改爲炔

宋濂桂氏家乘序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槓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槓爲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卽其名取字異而音畫同者各命四子爲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吞突遷冀南朱虛叔子曰炅奭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炅奭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記載或謂桂與桂同音而出桂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衞尉吞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與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卿仕南唐爲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於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第踰綫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係尤盛逮我國朝德樽以明經爲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南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鄱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爲九卷曰桂氏家乘

漢書儒林傳齊炔欽幼卿爲文學

魏元丕碑題名失虛炅褒

景北海碑陰朱虛炅詩字孟道

晉書音義吞音桂風俗通彭城吞景以爲計掾古有此姓

馥字

毛詩芯芬孝祀芯韓詩作馥薛君章句馥香皃也景福殿賦作馥馥芬芬馥馥卽芯芯隸體變芯爲馥也

蒼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附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中幹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節屬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南山東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其止結請爲吾兄略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起沂州諸山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等大幹水不能劫但爲所用龍爾或謂黃河南徙齊魯遂衰夫海岱東方表鎭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穿之後末節翻身回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之陪尾三爲蒙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徂徠岳之儿案也岳既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卽水口也收其近局鉅野澤卽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

南之水盡鯨辰巽其趨末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旣止於東平背乾面巽水纏戌乾亥武而去然後與大淸河衆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靑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游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沛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咯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絲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益自靑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鄉言正字 附

吾鄉言詞質野聲音譌轉循習不察有日出於口而不識其字者今舉所知分疏於左

身體

頭凶曰頂門　頭後曰腦門　頭後骨曰項煩　煩後曰顓　項曰脖　翁目曰瞽瞪　張耳曰喇瞷

腮多鬚曰鬍　指紋曰蝸牛　或作觸由　兩股曰胯　鄒骨曰髑髏蓋　踵曰後跟　跟上曰髓　髓上曰鄰寸　足骨曰踝子　聲如懷槩踝胡瓦切與蒿同音廣韻蘿又音攜故踝亦轉爲攜

飲食

豆粥曰粢　燕餅曰糗頭　乾煎曰糒　乾飯曰麨　卽麵字　酒有曰醞槩　小兒代乳曰粹　粥　燒新麥曰麵麵音誤爲碾轉　麵餅趙音貼　餅

服飾

首飾曰幅巾　新婦蓋巾曰慕　兩襠曰背心　婦人懷中小衣曰袜胃　開衣領曰祐肩　袜肚曰筎　小兒襪曰襪音藉　衣紐曰襻　鞍上曰鞦　綿鞾曰鞾　韉曰鞴　裝綿曰褚聲如緒　衣加皮裏曰裨

器具

摩田器曰鑼音如羅　木材曰樘櫨　木工平木器曰鉋　鏟木器曰鏡　杖下銅鐵底曰鐓聲如鎮　車後橫木曰枕　面可斂土曰杕　槧曰椿　履輪曰碡　筒有隔盛食品曰樏子　竹筐底方上圜用以漉米曰箄　編聲轉近鮓案方言炊簁謂之箄　編竹漉米曰笊　算子　小盆曰鑼鍋　打餅器曰整　壓酒具曰醡　大瓮曰瓩　瓮邊曰緣去聲　打油具曰榨　牀棧曰棚　牀橫木曰桄音如橫之去聲　草薦曰苫子　刈器曰芟刀　織機持經曰綜聲如宗　紡絲銓曰蓬子　瓢未解曰瓠瓜　牛柔曰鼻音如定　犛繩曰鈁音如華

拘 與夫肩帶曰髆　規木轉軸曰鑢牀局柳字作樛

禾稼

禾不實曰秕穗　不成秀曰稊稗　薑蕗曰看穀老高糧不秀曰霧衛　積穫曰稼　糠禾曰打麷　麥堅不破曰麩頭　礧礧穀皮曰麷麩

疾病

耳病曰害聾　鼻窒曰齆贈　目汁凝曰眵　歲痂目病曰瘝瞀　項回轉不便曰落頖　心惡曰悗憚　氣逆曰喝咿　肺病曰歊瘷　脹曰膨閼　腫曰疿腫　喉塞曰歊　腹疾曰痎　瘻曰脬帶　瘠曰癯瘐　手足寒裂曰皺　皮膚小起曰瘃　氣脈跳動曰瘈瘲　腰繞曰轉筋　腹中積食曰癥音宛　瘺病曰風瘨　風病曰瘲縮　女下病曰瘕　藏血曰痛　痢　痢曰下腳　後病曰脫疘　病久曰瘧瘵　病枯曰瘦瘵　病更作曰勞瘥　跛曰瘸　癰曰癤子　小疣曰瘊子　面生黑氣曰斑　面不平曰凹顩　屈手曰瘣鉤弋夫人人亦痀瘻夫人

名稱

姥曰媽媽　養嫗曰孀子　晚生兒曰磯止　粗魯曰体漢　傭力曰短工　臥結曰髮頭　小兒雷髮男左女右曰偏髦　括之曰羈角　虹曰絳聲誤如講　霰曰磔子　日旁氣曰晒耳　月暈曰

風圍　電光曰打頰　沙石曰礪　塵曰垺土　春艸初生似蠕蛄可食曰蠕蛄嘴或譌爲蝤蠐嘴　白楊生稊曰木始萌或譌爲投事柮　苦屋草曰蓄　屋檐空處曰雀牖　門牡曰欄　門上橫木加四木釘曰門鐍　門兩側曰閫　牆端曰堞　梁上柱曰火手　酒醋曰釘俗作鍞　薄金曰鏶　土塊曰撲塊　亦合土曰叉亦　刈木聚把曰一鋪　隱曲處曰閒落　小堆曰墩　積水曰畎亦曰汪　遏水曰牖　鐵生鏽曰銹鐓　漉酒曰攈　酒母曰梅　窑器上色曰泑子　擊石取火曰媒　烏媒曰四斤木五禾切吾鄉謂之潛化字一讀之轉

字又作攈音由雲南人謂之游子猶岳射雉戴恐吾游之變起聲如猶　牝牛曰牸　牯牛曰犍　勢曰劇或作剫　馬絡曰轡頭　覆鞍曰靽　小犬曰猵聲如巴　食禾蟲曰蚜蚄　蝎曰蝎　牛蟲曰牛蜮蝨　狗蟲曰狗蟘　蠅曰蠅蟘　吹竹筒聚蟲曰聲如俗作筲　布帛裁餘曰帨子　補氈匠曰鏽漏

雜言

婦產曰褥卧　攜持小兒曰將　兒含乳曰哺　人長曰脩長短曰矮　身體肥長曰腯腫　面無姿肉曰臞　體不伸曰趜趠聲如綽　欠伸曰打瞌欠

開腳曰佳儀　足擾曰排聲　蹋曰跕躂　接腳曰跋　行不正曰踠腳　保曰剝　毒手曰辣　鼻息曰鼾　氣悟解曰噯噴　物哽喉中曰痂　齒斷物曰齘　手握曰攥　兩手曰捧　單手曰抄　手披曰攤聲如　腰曲曰傴　掌挽曰打嘴撇又曰打嘴記　癃肥曰膿　虛弱曰寘寠　齒齧曰猳　髮不括曰鬠髻　日温曰煦　木實多垂曰磊蕝丁罪切　屋深曰廔　屋壞曰敝倒　礙場曰案　米不精曰粗糲　飯不精曰沙磳　米穀相雜曰糙　烝米滿飯曰泄　飲酒曰飲　貪食曰饞饞　蒜　食敗曰餲　味敗曰齖齞　醋敗曰醨醷　壓

酒曰笮酒　藥固金銀器曰釬　火乾曰燋　脆敗曰膬　土彊曰鹽　支高曰蹺　穿地曰跑　橫抉曰挑　解車馬曰卸　弦聲曰絣　木工振繩墨曰絣　摩馬曰刷鉋　脂鞘曰膏法聲　斷麤曰剿　織席緣邊曰箕　治藍曰打靛　穿地藏物曰下窖　鹽藏魚菜曰腌　酒已漉更投他酒重釀曰酘　去物垢曰葛刷　菜入湯曰瀹或曰焯　器幣有餘曰寬緯音轉如潮　灰物令乾曰炕　熱水沃曰湯他浪切　物傷溼曰潦聲若燥　水淹曰澇　火起曰著　禽獸易毛曰毵　雞不將更伏曰健窠　馬疾走曰趕　馬後起曰趁　馬不馴曰傲　鑒負曰靴　馬施鞍

曰備　鞍上曰枊音拘　騎無鞍馬曰蹬　上馬曰騙　犬食曰嗒蹅　犬求子曰走草　犬吐曰吶　呼猪曰嘘嘘聲轉焉罷　蜂蠆行毒曰螫　剖魚曰治平聲　觸傷曰創　顫曰寒澟　駭曰喬　脫褌曰倒頓　女工曰箴俗作箴旨　斀穀曰糱　練鐵曰折　大言曰詡　膺聲曰映　覺悟曰論聲如鶴　相戲曰嫽又　調諢　開談曰謔　齒不止曰齷齪　無節曰呶　言語强拗曰謏沙瓦切　怒斥曰嘵喇　疑惑曰憒憧　獨猪曰揨撞　狠曰禿楊禿音鵠促廣韻作禿髻又云鬠髮禿兒　不解而鬧曰拾沒　囂聲曰吖吖　煩雜曰遝　黠詐曰猾　不安靜曰倀狂　不曉事曰癡　不省事曰倰傖　詭詞曰支梧　孟浪曰冒冒　粗急曰譟譟　無能曰癋殘　貪鄙曰舐嗒　險邪曰乖　無廉隅曰沒棱角　擾戲曰痡瘅聲轉　不受勸解曰俘彊　硬戾曰屈彊　無志氣曰如須　憊應　情曰嬾待　迷謬曰悖戾　詭詐曰狡獪　有才畧曰俶儻　强梁曰倎儻　自大曰夸奓　容齋曰細慔　闊張曰揮攉　表飾曰賣俏　裝飾曰打扮　麥侮同類曰憒　誘人曰蹭蹬　遮而强取曰鈔掠　不儅曰撱掇　朋侵曰斀　振起曰抖擻　不中曰不著　不副曰不稱　不滿曰廉歉　努

力曰拔姤　提拔曰擢舉　拮据曰捵搦　揣量曰故嫁　泥行曰滑漣　仿佛曰儗俙（聲如倚希）習氣曰濡染　積累曰堆隊　不潔曰蝍蠌　布置曰擺撥　瑣屑曰粪煩　遏遮曰攔擋　摩挲曰揉搓　求細曰磋磨　儘可曰饁饛　取材曰打截　訊擊曰拷打　度長短曰量（長音）伎　長短相等曰儗齊（儗聲如斬）　纖微曰緇細收拾曰拾掇　畢竟曰到底　衣服不整曰樸撩小獲曰薦手　爪按曰掐（俗作摳）手撋物曰揉捼　開物曰磔　出物曰掮　收束曰繞（聲如捵）補　補綻曰軒　纏結曰紮　束縛曰縻（卯隕切）　鍼

刺曰鍛　刃斷口剮　刀刺曰劃　鍼刺曰劄　直破曰剹　剜裏曰劃　總持曰攏　裁抑曰剹　出汁曰潛　去滓曰濾　按物投水曰捵　納物水中曰醶　水中取物曰撈　對扯物裂曰撕　推入而前曰揳　兩手相切曰摩捼　去惡留好曰淘漉　以長摩幼曰折挫　捵曰揼索　補曰襯補　色敗曰黯黮　損聲曰塌崩　剝取曰刮削　振舂曰搕搥　研曰擂潠曰濆　著物曰鉆（音帖）　束物曰箍　捺物曰搭割聲曰剝　破聲曰擘　吹聲曰哼　按聲曰蒔弦聲曰繃　器破曰坡　器裂曰豐（音問）　皺聲曰

札樸卷第九終

濱游續筆
建極
山水脈絡
杉木和
感通寺
哨
火把節
煙爐
雲龍罷夷
蠻鞮
鎮鍋
獦夷布
貝
鹽獅
豆豉沈
菌
麻栗
石竹
構漿
芋
土瓜
野薑
麻竹
雉
雞
飛鼠
豪豬
鐵連甲
青竹剝
毛辣子
蟻
公魚
銅鼓
南詔德化碑
惡俗
鸚哥花
楸欖
綠鳩
山薑鵲
崇聖寺
賊
榕
農人耕田
濮人
壞
踢歌
襪
宕宕
白酒
耳塊
蘭
赤藤
醉李
婆樹
毒草
打不死
蝴蝶花
斷腸草
彭蜞
翡翠
鼠
宋盧州刺史羅君碑
鄍亭題壁詩
用刑

滇游續筆

建極

南詔傳坦綽酋龍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疑理之誤）國案事在宣宗既崩之後懿宗即位之初當是咸通元年今太和崇聖寺大鐘有建極年號

鐵柱

鐵柱在瀰渡之西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有文曰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土人建廟塑男女二像號稱馳靈景帝大黑天神案南詔志老君山南流爲瀾滄江若劒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之水皆歸之是則滇山發源於老君山金沙瀾滄兩水夾流燦若鬚眉山水具在可按而稽焉

大理府志老君山爲鼻祖觀音山爲咽喉定西嶺爲腹心瀾滄金沙爲四肢之脈絡

通志山原起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至老君山爲通省衆山之祖惟永北一府在金沙江外爲其右臂老君東入鶴慶西分順甯二府在瀾滄江外爲其左臂永昌大理正脊中出爲定西嶺爲碧藏山折而北至羅次之玉龍山復折而南至昆陽之鐵爐關又北爲邵甸折而西南爲陋山紆曲三疊旋轉如環乃又北爲邵甸折而西南爲陋山紆曲三疊旋轉如環乃又東北爲巇峴山建省治焉金沙江北折而歸四川瀾滄江南匯而入車里正東之水皆匯入達河入廣西正西之水皆歸潞江入阿瓦而禮社一江發趙州至蒙化歷楚雄而斜界其間故分爲東西兩迴此則雲南之大較矣

羅平山

浪穹縣有羅平山余自鄧川往雲龍越山而過自麓至轉爲祿豐賸草鋪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

顛屈曲回轉二十五里案即水經注所謂弔鳥山也李
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
鳥常來集其處是也今山下有邨名鳳羽俗傳鳳墮羽
於此

杉木和

保山縣有巡檢駐防之地曰杉木和此六詔舊名也南
詔傳云夷語山坡陀爲和案開元末南詔逐河蠻取大
和城貞元十年韋皐敗吐蕃克賸和城南詔碑石和子丘
城施各皮據石和城西爨有龍和城南詔居苴和
遷和皆羌夷稱和之證

點蒼山有草類芹紫莖辛香可食呼爲高和菜亦南

詔舊名

崇聖寺

太和城北崇聖寺開元元年南詔盛羅皮所造外起三
塔長慶二年晟豐佑更修之工倍於初咸通十二年佑
世隆鑄大士像高丈餘又鑄大鐘上有諸佛像并建極
紀年今俱存

咸通寺

太和城南咸通寺本名蕩山寺南詔隆舜重修因改名
寺有楊升庵畫像其轉注古音略成於寺中官路旁有
明人書靈鷲兩大字刻石

賧

余攝鄧川州事卽鄧賧詔故地通鑑沈佹之賧罰羣蠻
太甚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通鑑又云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責其租賧
注云夷人以財贖罪曰賧後漢書南蠻傳殺人者得以
倏錢贖死注引纂文作倏

哨

雲南屯戍多稱曰哨北人吹竹筒曰哨宇當作敍說文
敍吹筒也七肖切案卽洛陽亭長所吹郭注穆天子傳
敍今載吏所吹者馥謂屯戍吹敍相警俗名曰哨

槍

永平山中人築室不用甎瓦土墼但橫木柴棨爲四壁

上覆木片謂之苫片與豕所居無異馥謂卽古之槍也
家語問禮篇夏則居槍巢注云有柴爲槍在樹曰巢

火把節

六月二十五日夕家家樹火於門外謂之火把節蓋祀
鄧賧詔夫婦也五詔於是日同爲南詔焚死鄧賧詔妻
慈善夫人又長遁死土人哀之故歲祀至今不絕鄧川
州城東有渠潭潭上有故城遺趾卽鄧賧所居今名德
媛城

農人耕田

大理耕者以水牛負犁一人牽牛一人駕犁案南詔傳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則今

之耕者猶是蠻法也

燔燧

玉篇燔宇云燎除旁草也燧宇云燒也案宋書羊元保傳燔山封水保爲家利又云凡是山澤先常燔燧種養竹木雜果爲林殽案滇南歲焚山林卽燔燧也

濮人

周書王會卜人以丹沙注云西南之蠻蔡濮人也通典有尾濮木鼻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齒濮案書牧誓庸濮傳云在江漢之南文十六年左傳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巳落自聚故稱百濮也昭元年傳吳濮有釁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九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注云夷田在濮水西者傳又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注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地十七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注云南夷也

唐書南蠻傳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劖其膚使赤黑黥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爲裙貫而繫之丈夫衣穀皮

雲龍玀夷

明董難字西羽太和人云諸濮地與哀牢相接案哀牢卽今永昌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與蒲音相近譌爲蒲耳

玀夷有羅平山爲閒隔自水經注初與外人不通有鹽井無文字以皮爲衣以星辰辨四時以草木紀年歲有六年一花十二年一實者

壞

滇人謂死曰壞其父母死亦曰壞或聞而大怪之余曰古有此言釋名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顚壞曰崩薨顚壞之聲何休公羊解詁崩大毀壞之辭薨小毀壞之辭

蠻鞮

唐人詩柘枝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鞮入絳帷案蠻鞮蠻舞者所著韋鞮作南詔奉聖樂其舞人服畫皮鞮是也說文騶舞履也或從革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屨也鞮鞻四夷舞者所屏也今時倡踢鼓沓行者自有屣馥謂蠻鞮鞻之類也今雲南人以麂皮作半截鞮闕其前面既著而後結之卽蠻鞮遺製

蹋歌

夷俗男女相會一人吹笛一人吹蘆笙數十人環繞蹋地而歌謂之蹋歌案子虛賦文成顚歌注云益州顚池縣其人能西南夷歌顚與滇同馥謂蹋歌眞西南夷歌也劉昫謂今之孑篪並以木代匏無復八音蘆笙用匏古音未亾也

鎮銅

行者腰繫銅器靴水采薪養飯謂之鎮銅案通典獠俗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鎮既薄且輕易於熟食是也

氈

皇氏論語義疏氈者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靶裹兒負之背也覆案雲南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

氆氌布

漢時蠻夷以布爲賦說文實南蠻賦也檇南郡蠻夷賨布是也今氆氌所織品目甚多紋理精好粗者如綢細者如錦羊毛所織不亞羽紗後漢西南夷傳哀牢夷知染采文繡罽毦帛叠關于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

宕宕

滇人呼几案牀榻橫木曰宕宕覆謂當爲桄桄一切經音義桄聲類作軖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棚橫木皆曰桄是也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注橫讀車桄之桄集韻牖下云牀橫桄

貝

海藥云貝子雲南極多用爲錢貨易

白酒

糯米爲甜酒俗呼白酒案卽稻醪也內則有稻醴黍醴粱醴袁十一年左傳進稻醴釋文云以稻米爲醴酒

蠶蘚

雲龍養蠶其形作獅子者品最上州牧王君扁文見惠數十枚余謂卽左傳之形蠶也

耳塊

大理人作稻餅若蝶翅呼爲耳塊詢其名義云形似獸之兩耳覆告之曰當爲餌餻方言餌或謂之餈餈北人謂之養糍書八切其圜者謂之養圜重陽所食謂之養餻集韻餻餌名屑米和蜜烝之

養糍俗作糕粑滇人呼餅曰粑粑

豆豉沈

雲南人取豬血雜以肉骨同鹽豉作醢謂之豆豉沈余頗嗜此因考其字當爲鹽說文鹽血醢也從血朊聲醢記有鹽醢以牛乾腊梁籀鹽酒也覆謂豉可代梁籀

永昌人以蕈芰爲豆豉南方草木狀蒟醬蕈芰也實宇記益州蒟醬如今之大蕈芰

蘭

余訪蘭於滇不可徧知也得世餘種就土俗名目次而記之其開於春者十二曰春建葉長不折花香遠布出迴海曰春綠極朔秀出大理蒙化曰蔥蘭色淺碧葉如箭出宜良曰獨占春花最大曰銅紫蘭花小而繁色如

紫銅出蒙化順寧曰幽谷花紅葉細香最久楊升庵爲賦采蘭引出廣通曰雙飛燕每莖兩苞似雪蘭而大紫表白裏亦有一花者謂之孤飛曰石蘭花大無香曰樧葉一莖中抽花最小葉大如掌曰赤舌花色如碧玉大似虎頭蘭曰紫線葉長二三尺花色瀋白瓣有紐紋出永昌夏開者有六曰夏薰花繁葉厚處處有之曰箭幹花紫迴西多有曰朶朶香出昆明曰白蓮瓣花稀葉疎曰綠蓮瓣葉長出迴西曰絳蘭葉短花赤普洱沅江熱地所生也秋開者有七曰秋蕊花碧處處有曰麻蓮瓣出蒙化曰露蘭莖短出廣南曰大朱蘭葉廣二寸幹修三尺一幹數十花色紫生順寧深箐中曰菊件花紫瓣

長出雲南曲靖二府曰崖蘭生山谷中花藏葉底采花陰乾主婦人難產冬開者有十曰寒友花小葉密出富民曰朱沙線瓣赤舌香最烈出蒙化景東深山石壁上曰雪蘭色正白舌赤出大理順寧州者不甚白而香清舌碧又一種也曰綠幹綠曰紫幹綠曰馬尾色黃瓣不分張曰火燒蘭葉長莖短並出順寧又一種出雲州莖長而花香曰虎頭花最大品亦最下順寧又一種出水獻寺龍拔鬚血淋漓余來滇訪藤所生處無一人知者噫

赤藤

白傅贈子朝詩云清平官持赤藤杖韓吏部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又云共傳滇神廣韻栁細栗楚呼茅栗陸璣草木疏敘栗云又有茅栗木生路側結實似栗土人呼麻栗余謂麻蓋茅聲之轉花小葉纖出昆明又有風蘭根不著土或懸木石或懸戶牖皆生出普洱開化又有鶴絲蝴蝶葉有節花形如

醉李

蒙化諸山中有木大者合抱屈曲不材結實似李小如楊栗六月熟土人呼醉李余謂卽檇李

石竹

順寧山石間有草一本數十莖莖多節葉似竹葉四五月開花純黃亦有紫白二色者土人謂之石竹案卽石斛也移植樹上亦生

婆樹

詩隰有六駮毛傳以駮爲獸名陸璣疏駮馬木名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又云檀不死也郭以爲宿莽故盛於冬不死案卽爾雅卷施草拔心而棄之得土復生俗名打不死案卽爾雅卷施草拔之不死折

打不死

滇中有草似馬齒莧而葉尖莖青盛於冬拔之不死折子芋出葉榆縣魁芋無旁子生永昌是滇芋自昔俾佳蠻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馥謂滇位西南故多毒草

芋

滇芋熟早而味美蔌可作羹居人賴以充糧秦廣志百品也

打不死

滇中有草似馬齒莧而葉尖莖青盛於冬拔之不死折而棄之得土復生俗名打不死案卽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也郭以爲宿莽故盛於冬

土瓜

土瓜形似蘆菔之扁者色正白食之脆美羹卽爾雅黃蒢瓜音譌爲土瓜土瓜乃王瓜色赤不中啖

蝴蝶花

貓毬花周圍先開其瓣五出酷似小白蝶俗呼蝴蝶花中心別有數十蘂小如粟米

野薑

野薑根似薑葉似蕉葉花出葉旁紫紅色三四月開卽葉中之筍脊

鸚哥花

永昌順寧有木高數丈葉如桐多刺花色似紅蕉土人

毒草

毒草滇南極多余在順寧多有被怨家毒害告官者案

謂之鸚哥花以其似鸚鵡嘴案卽刺桐也亦謂之賴桐南方草木狀賴桐花連枝萼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賴音之譌是也折其枝插地卽生

麻竹

永昌順寧山谷有竹中實葉大節最疏土人破爲絲繩作履謂之麻竹案卽濮竹漢書哀牢夷傳其竹節相去一尺名濮竹

橄欖

蒙化順寧山中有小木高數尺葉如青棠葉結實似山楂淡綠色有回味微酢土人謂之橄欖案玉篇橄欖果本出交趾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得橄欖百餘本卽此是也又有橢圓如雞子者色青謂之青果其木頗大

雉

雉白質五采者滇人謂之箐雞青質五采者謂之翟雞馥案白質卽罽也褌衣畫之青質卽搖也揄狄畫之翬者蓄于庭喜食花

綠鳩

趙州人家養一綠鳩似斑鳩而無繡項色近鸚鵡不鮮明戴祚西征記云祚至雍巨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鸚鵡馥案鴿無綠色戴所見卽綠鳩與

雞

順寧準提寺僧養一雞喜雞鳴應更鼓五更無差蓋童雞也與牝交過鳴卽不準中甸人家牝雞伏雄雞鳴應十二時後殺其一餘不復鳴

獦夷地方有野雞小於家雞能飛聲短捕其雄與家雞交抱出雞體大而聲清呼爲獦夷雞其距長寸許

山喜鵲

小鳥大於雀形似鵲滇人謂之山喜鵲案卽雜鶩也爾雅鶩小鵲說文鶩雜鶩山鵲知來事鳥也俗言乾鵲噪行人至乾雜聲近而譌

鐵連甲

永平有鳥黑色長尾大如啄木喜栖柳樹侵晨先衆鳥鳴既栖猶鳴極可聽見鳥必逐而擊之鳥哀號遁去土人呼爲鐵連甲亦曰鐵連柳又曰鐵翅翅膀案爾雅翼云許解淮南子烏力勝曰而服於鵰禮引爾雅謂之鵰鶚秦人謂之祀祝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當作烏)許說則是今雅鳴爾郭氏解鵰鶚亦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鳥鴨今烏鴨小於烏而能逐烏俗言烏之舅也馥案此卽俗呼批夾是也高誘淮南注引爾雅作碑笠荊楚歲時記言四月有鳥如鳥鴻先雞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犁格也玉篇烏鳴似鳩有冠今鐵連甲無冠其繞喙長毛似鴝鵒鄭氏通志有鳥似鸜鵒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廚檻間今謂之烏鴨

很虎

順寧有烏夜鳴其聲骨鹿蒼黑色大如拳貍首有角俗呼狠虎即兎鴟也釋鳥崔老鴟郭注木兎也似鴟鴞而小兎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

飛鼠

飛鼠出麗江大理諸府大者長三尺許尾如狐尾唐書南蠻傳樸子蠻善用竹弓射飛鼠無不中或曰天鼠吐赭傳天鼠之皮可爲裘是也本名鼯說文鼯鼠形飛走且乳之鳥也今人取其皮已婦人難產

風獸

臨安有風獸似胡猻色黃肉翅伏樹上不飲不食但向風吸氣耳

豪豬

永昌順寧多豪豬能發豪射人或取其豪代箸遇毒輒作聲溳俗慣下毒惟此物能距之

脆蛇

傳玄神蛇銘嘉茲靈蛇斷而能續今順寧有小蛇見人水不能克也嘉慶元年抱母地名鼠皆出穴俗傳戒火或則自斷數節人去復成完體俗謂之脆蛇主療骨傷有廢炊寒食者既而大水漂沒廬舍此亦水沴故有鼠祥也

青竹剩

順寧綠蛇細而長有毒善逐人其行如飛擊以木不中惟竹之單節者能斃之

蟻

耿馬地名有大蟻結穴樹頭夷人食之味酸如酢

彭蜻

通海有蟹大如杏右螯特强紫色即彭蜎也古今注彭蜎其右螯偏大者名擁劍集韻彭蜎似蟹而小或作蜎

公魚

吳才老謂滇語呼江爲公故名江魚爲公魚案公當爲工江從工得聲也西洱河所出六七寸之小魚今猶呼工魚

翡翠

後漢書班固傳翡翠火齊注引異物志釋爲翡翠鳥馥案翡翠與火齊並言乃石之似玉者所謂翡翠屑金也今緬甸出此石大者重五六百斤小者如拳剖之白如雪青如翠美者價值千金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面多花紋撫歙誠雲南四川廣東多有康熙中或得一而百吾鄉趙秋谷贊善爲賦諸葛銅鼓歌讀其詩皆相傳臆度之詞無武侯實據後漢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林邑記曰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卽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獻銅鼓有銘此又在諸葛之前矣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爲大鼓以黃金飾之大周樂正云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有大者廣尺餘陳書歐陽頠傳何自云爾也

朱氏彝尊銅鼓跋云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苗民得此雄視一方馥按銅鼓皆蠻夷自鑄諸葛無此舉伏波毀其鼓以鑄銅馬未聞鑄鼓翁郡伯元圻云銅鼓一人擊一人以瓦器從後面收其音而縱送之其音有吉凶之別蠻夷皆能審辨吉者爭買凶者棄而不顧矣

宋盩州刺史纂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盩同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額頂之玄胄口口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

不傾夏后之盛數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口口古仁
功播於万祀故乃耀輝西岳口口鄂楚子文銘德於春
秋斑朗絡縱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蜕河東逍遙中原斑
彪刪定漢記斑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襄因氏
族焉姻姬媾於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蕭魏尚書僕
射柯南尹位口九例舒翮中朝遷運庸蜀流滯南入樹
安九世千柯繁茂萬葉雲興瞻望標於四姓逸冠顯於
上京瑛豪繼軨於茲而美祖晉寧建寧二郡大守龍驤
將軍寧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寧建寧
二郡大守追謚寧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紱充
庭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容狠瑋於時倫貞

拯超於門友溫良沖挹在家必聞本州禮命主簿不就
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石仁蔦顯於朝野
清名扇於遐邇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中口口西鎮遷
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寧太守剖符本邦衣錦晝遊
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廊朝本州司馬長史而
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萬里歸關除散騎侍郎進無休
容退無愠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
軍試守晉寧太守輶車越斧金章紫綬榮轂幢幰襲封
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遘疊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
暴狠戾縱虐場君收合精銳五丁之眾身伉矢石口
口千計蕭清邊隅君南中磐石人情歸望遷本號龍驤

遇此繁霜良木摧枯光輝潛藏在三咸慕孝友哀傷銘
迺玄石千載垂功
祖已薨背考忠存銘記良願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
等及乎哀感仰尋口訓永慕高蹤控勒在三仲秋七日
登山榮石樹立玄碑表書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
記之
寧州長子驍弘早終次弟驍紹次弟驍暄次弟驍崇等
建樹此碑
大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口嗣孫口口口口
碩口碩萬碩思碩口碩羅碩口碩俗等立
近碑府主簿益州杜長子

文建寧縣道慶作
府長史建寧縣道文
司馬建寧縣德口
錄事參軍武昌郡劉覲
功曹參軍建寧縣孟口倫
倉曹參軍建寧縣口口
戶曹參軍建寧周賢
中兵參軍爲門郡王口
　　覆案右七人上列前排
府功曹建寧縣口
主簿建寧縣孟順德
　　右中列中排
門下建寧縣連口
錄事弋陽郡舒仁
功曹參軍口口李融之
倉曹參軍牂柯謝國子
戶曹參軍南廣楊道育
中兵參軍建寧縣孫記
　　右中列前排
蛮府功曹建寧李口祖
主簿建寧孟令孫
主簿建寧孟順德
　　右中列中排
西曹建寧周令活
戶曹建寧陳世敬
省事安陽口雅口
書佐建寧孟羅
幹張孫明
　　右中列後排
錄事孟林
西曹劉道善
戶曹尹仲口
記室張叔口
朝直張世保
錄事參軍建寧毛瑋子
　　右六人上列後排
鎮獲長史建寧縣世明
司馬建寧縣口口

口下都督王道盈
口口尹頭
口口口文
口口康
右下列前排
門下張尋
錄事萬敬
西曹尹開
戶曹來叔子
省事李道學
書佐單仲
幹盛慶子
右下列後排
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褒
使君之碑在陸涼州蔡家堡褒君墓前碑高丈餘有穿
有陰額在穿上大明二年故吏趙次之杜長予等所立
文爲褒道慶作正書兼用隸法饒有樸散之趣褒君名
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州人近祖肅仕魏爲尚書僕射
河南尹君於晉義熙十年舉秀才除郎中遷南蠻府參
軍試守建寧太守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
刺史邛都縣侯卒於丙戌葬褒本蠻夷唐書所稱東褒
爲蠻西褒白蠻是也碑敘世系遠舉楚之予文漢之班
固風俗通云班姓楚令尹鬬班之後案班爲子文之子
左傳作般猶公輸般亦作班碑雖傅會亦有與據褒氏
見於載記者華陽國志昌寧大姓有褒習蜀志建寧大
姓有交州刺史褒深梁武帝以褒璵爲寧州刺史璵有
二子曰震曰隋開皇十七年叛反史萬歲征討請降
明年入朝被戮其子弘達唐武德中爲昆州刺史南詔
碑有南寧州都督褒歸王昆州刺史褒日進梨州刺史
褒祺螺山大鬼主褒彥昌南寧州大鬼主褒崇道至後
晉有褒判借與段思平兵以敗楊干貞是褒氏自魏歷
十數代未衰也故謂之大姓碑中多假借及別體字如
紹蹤作紹縱鉞斧作越斧譬纔作振纔九列作九例采
石作棻石幢薹作幢幢班作斑匪作逴淵作㵎匠作斤
驍作驍爨作褒兩顯字並作顯集古錄云漢殺民校尉
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爲顯莫曉其義馥案濕水禹貢孟
子漢書地理志並作溼宇薹隸變㬎爲㬎從益不
從盆與魯峻碑同戴侗曰唐本說文有諡無謚是從益
爲正體可證徐本說文之誤碑陰幹郎幹字漢碑陰亦
有洪氏隸續言之詳矣其頌以闖哲殺與遰外會褒爲
韻案殺廣韻音所界切禮器不豐不殺郎此音曹植黃
帝贊以哲韻制王粲誄以闓韻又是也又以霜藏傷與
融躬蹤功爲韻案東方朔七諫以當韻功陳琳大荒賦
以遑韻躬陸雲陸府君誄以章韻蹤可爲比照也

南詔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別樹元首而
定八方故知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崇高辨位莫大於
君臣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雜變覺世情而致抑天
理之常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
運機觀宜撫眾退不負德進不慚容者也王姓蒙宇閣
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
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
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宇人之
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
將軍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
訓同破劒川忠績載揚賞延於嗣還左金吾衛大將軍
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
都知兵馬大將軍二河既定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
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賄侍鐸猶騁瀘江結彼寇渠擾
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覲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
殘醜敢逆大命固請自征志在掃平梟于賄之頭傾伏
藏之穴鐸猶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浸
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
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

禮樂志 卷十 心極講校本 壹

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
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啣厚眷思
竭忠誠予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
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韋仇兼瓊
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
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
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
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竹靈倩兼破
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
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
踰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殺

禮樂志 卷十 心極講校本 貳

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
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
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僞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殺
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
信彼讒構殺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
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
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
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巂都督張虔陀嘗任雲
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爲都督而反誣戚中禁
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釁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
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

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徧欲
令譖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
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
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斂我六也於時馳
表上陳纔伸寇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暨
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撿天聽惡奏我將叛王
乃仰天歎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
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顚等連
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黠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
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
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此差大將軍王
卷十 札樸 毛心源精校本 四
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
尙伫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
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
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
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
軍羣全拔虔陀飲酖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
加眾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卽就安寧再申褒懇城使王
克昭執惑昧權繼違拒請遣大將軍李克鐸等帥師代
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
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往因張卿
譴構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眾相威
卷十 札樸 毛心源精校本 五
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
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覩向背縱兵
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嘉等於
巨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
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
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首望趙佺鄧楊
傳磨伴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獻
賛普仁明重酬效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
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
異大懇懇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竝幸咸被山

柯紓晉永固維城改年爲寶鼎元年二年漢帝又命
漢中郡太守司空龔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
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
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
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
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
郡都督兼侍御使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遥撫
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楫備
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
伏屍遍昆舍之野李寇猶不量力進逼涪川時辰州都
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蠻山我命大軍將段
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衡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
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元帥
沈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願前非而忘大
禮遂收亾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
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郎
羅于慫結爾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巂會
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慕承上命即遣大軍將
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王望羅邏王邏羅奉清平
官趙佺鄧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尚祥葉樂節
度尚儉贊同伐越巂詔親率太子潘圍適會同越巂固
拒被僚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

一月館殺六月漢復置越巂以楊庭璡爲都督兼固臺
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巂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
成滋蔓既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
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伴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
入越巂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
邛部而漢將大奔回柿昆明傾城積額可謂紹家繼業
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喀未足多也爰有尋傳
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
教所不及羲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
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判木通道造
舟爲梁擢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
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
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還碣石鹽
池鉄掌利及牂牁城邑綿涎勢連戎爽乃置城監用輯
攜離遠近因依圖闊檃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
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
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
詔佐鎮撫於是威讋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俯
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
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
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
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

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
閘三教賓四門陰陽敘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
迹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
戾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沱下隰樹園林之
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
蕩滌之恩累古蠢動珍帛之惠徧及着年設險防非懋
隘起堅城之固靈津濯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賊天馬
生郊大利流波灌錦西開夸傳椽邪出麗水之金北接
陽山會川收琛琛之寶南荒淪湊覆詔願爲外臣東爨
悉歸步頭已成內景建都鎮塞銀生於墨營之鄉候隙
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
廩明明贊普揚子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
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

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
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邛南平睥海表
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氾垠
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秋故
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亾冊漢帝而繼好
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鳳烈其詞曰

碑在大理府城南太和邨卽南詔太和城北門舊址仆
地漫漶俗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昶訪得
之今就通志府志參錄其文卽石通志稱鄭回撰杜光
庭書案通鑑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
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志稱光庭以文學教蒙
氏既卒蒙學士爨泰葬於玉局峰麓案點蒼山十九峰
玉局其一也碑言天寶七載先王卽世皇上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留襲爻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
史唐書南詔傳天寶初遣開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
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
陽瓜州刺史案天寶七載詔改巂州爲陽瓜州以鳳迦
異爲刺史其先世遷盛會爲巂州刺史巂州卽今之蒙
化南有巍山州因山得名碑言越析詔恃鐸矟云案
南詔傳鐸矟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
擊無不洞夷人寶貴月以血祭之又云越析詔酋長烝
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矟
已於龍佉河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
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矟

故王出軍必雙執之碑言章仇兼瓊遣越巂都督竹靈
倩置府東爨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
黎州刺史爨祺求州刺史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
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靈倩兼破安寧委先詔
招討再置安寧寨驟國傳爨弘達既死以爨歸王爲南
寧州都督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曰進日川居安寧城左
鄙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騷共殺築城
使者㊀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
謝罪赦之案築城使者卽竹靈倩史略其名夷人尚鬼
謂主祭者爲鬼主大部落有大鬼主也碑言李宓激崇
道令殺歸王更謀殺日進東爨諸酋乃各興師召我同
討又云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案驟國傳崇道
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妠烏蠻女也訴歸義爲興師
崇道走黎州俄亦被殺碑稱贊普仁明賜爲兄弟之國
呼詔爲贊普鍾案吐蕃俗謂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
君長曰贊普夷言謂弟曰鍾吐蕃以弟蓄之也碑言授
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案吐蕃傳其官之章飾最上
瑟瑟金次之金涂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
小級臂前以辨貴賤又于闐傳德宗遣朱如玉求玉於
于闐得瑟瑟百斤康者傳柘析城西南有藥殺水入中
國謂之珍珠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拂林傳其國以瑟
瑟爲殿柱是也碑言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謂李宓
戰破之兵唐書以爲鮮于仲通兵敗閣羅鳳敛戰齎築
京觀誤也碑言設險防非憑陰起堅城之固謂築龍首
龍尾二關也又言靈津瀹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謂鄧川
出溫泉也唐書言天寶九載雲南繼陷雲南郡都督張
虔陀死之卽碑所云虔陀飲酖也唐書言領劒南節度
使鮮于仲通自將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
願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仲通怒
囚使者卽碑所云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云府城復置
幸容自新又云切陳丹欵至於再三仲通吐發唯言屠
戮行使皆被誅呵也唐書言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
雲南蠻戰于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卽碑所

云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迷師夜遁也唐書言劒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卽碑所云三軍潰衄元帥沈江也唐書言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卽碑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也唐書言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卽碑祁鮮望風而至也唐書言越賧之西產善馬也稱越賧駿卽碑越賧天馬生郊也唐書言麗水多金麩卽碑西開等傳祿郛出麗水之金也唐書言等傳西有祿蠻卽碑爰有尋傳嘷壤沃饒又云祿形不討自來也唐書言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卽碑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景也唐書言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卽碑所云詔親

率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巂固拒被傷會同請降無害也碑言列尊敘卑位分九等卽碑九爽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兼之清平猶宰相爽猶省也碑言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卽碑陰所列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者忠國本名檢魏以戰功封清平官賜名忠國碑陰亦多漫滅今不載

唐書玄宗紀天寶九載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十載四月壬午劒南節度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十二載劒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

楊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殪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留後李宓率兵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踰險無遺天下寃之

南詔傳開元末皮羅閣逐西洱河蠻取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歸義卅爲雲南王於是徙至大和城詔賜名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遇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明年領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自將出戎嶲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骨築京觀遂北臣吐蕃以爲弟夷謂弟曰鍾故稱貲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楊酋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楊國忠使侍御史李宓討之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

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皋千贍西面降尊傳驛諸國（案舊圖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十里）吐蕃傳天寶十載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劒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通鑑李泌曰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

郵亭題壁詩

明洪武中閩中守某妻宋氏謫戍永昌賦詩題郵亭壁嘉靖十六年御史陰汝登祠而祀之御史黃中刻詩於石今讀其詩詞意率直音節悲涼有古樂府之風惜刻

石遠在邊徼流傳絕少余兒而承乏郵亭思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慙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倪首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君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做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閶闔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檠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應教僚佐怒

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餘鏹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徵賦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屬家人莫送飯嗟呼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敛錢殷勤餵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埜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入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關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尚覺春風饒誰知今日夫亡後天末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潸似秋空雲喪夫未盡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猊騎驄遠涉長安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

妾心汪汪淡如水盌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傍聞者總悽酸隔岸猿啼叫何許

惡俗

雲南之俗人頭畜鳴難以理格惟嚴刑峻法可使共畏威而不敢動前者楚雄大理永昌三府亂民蠭起蟻聚圍城邑毀廬舍扶人目焚人身官府力不能制其不釀成大事者萬萬幸此其舊俗相沿非一朝夕之故也欲革其弊先禁牛蠱所謂牛蠱者連山接寨約結黨與於深林孤廟殺牛飲血相爲盟誓一人欲動則登高吹角角聲一起千百雲集擁其衆以報復私怨挾制官長莫敢誰何此俗豈可容於

聖明之世試取牛蠱之首殺無赦取吹角者殺無赦則破其黠賊其謀絕其盟散其衆而俗一變矣

用刑

省刑薄斂理民要道人皆習知若夫因地制宜或輕或重則又在執政者裁之雲南山多於地民無儲畜其斂親他省宜更薄而刑則斷不可輕雲南舊染蠻夷之習親禮法若土苴仰刑法如雷霆布德未見其懷也示威猶見其畏也則刑爲祛疾之藥石矣昔子產治鄭鑄刑書作上甲我夫子稱之一則曰惠人再則曰遺愛又曰

述六堂九齋餘三卷

蘇州文學山房印行

釋農

洪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鄭康成讀農爲醲說文醲作䜣韓詩作莘許君豈用韓義乎案大雅縪女維莘傳莘太姒國說文女部姺殷諸侯則許君固以姺當莘故不別出莘字左傳亦云商有姺邳是縪女維莘之莘爲正文莘爲假借也然有莘氏呂覽又作有侁氏矣說文侁字解亦引呂覽說作侁而人部侁訓行皃王逸楚辭注引詩侁侁征夫是駪駪征夫之駪侁爲正文駪亦爲假借也周南詵詵兮傳眾多也說文言部詵詵訓致言亦引詩詵詵兮而馬部駪訓馬眾多皃是爨斯詵詵之詵駪爲正文詵爲假借也大雅駪駪其鹿傳亦訓眾多駪駪音亦相近說文夂部有雗引詩雗雗岡弓土部有埻郎周禮埻剛用牛之埻注云故書作墊埻之譌見十駕齋養新錄杜子春讀爲埻以是例之則說文竝無从辛之字莘字不得見于解

釋尊

說文尊訓酒器其訓尊卑尊重尊敬皆義之假借也易謙尊而光禮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皆剬字之假借也說文手部不收撙刀部收剬減也荀于不苟篇恭敬縛屈仲尼篇恭敬而僔竝同剬皆貶屈減節之義也惠氏定宇曰爾雅釋文引曹憲文字指歸曰說文尊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棟案說文尊正字尊或字無酒官法度等語則知今本

所傳說文非全書也琭案說文聲訓也噂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傳聚也亦引傳沓背憎毛公亦以噂訓聚廣疋釋詁尊總聚也釋訓又云總總傳傳葅卽葅總二傳也廣韻亦云葅艸叢生皃叢亦爲聚故字又作蕞也文重言之耳楚辭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注總總猶傳夫一字有數音音隨義轉故一字亦有數義若從尊得聲之字音頗不異義有不同如剸縛傳傳本訓聚聚及子則借爲滅及撙義皆爲滅葅噂傳義皆爲聚聚與滅義正相反此則亂訓治去訓臧之例也竊謂尊與宗聲同通用春秋傳之晉伯宗公羊作伯尊風俗通尊盧氏之後姓尊與宗通崇字从宗得聲酒誥之其敢崇飲傳大雅之福祿來崇傳本訓聚聚及相因矣而叢又崇之屬韻總有崇叢之四聲相轉也

釋附

說文附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今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作部婁釋文部蒲口反徐扶苟反婁路口反徐力侯反部婁本皐之重脣部本皐之重脣而附亦重脣讀如部琭案古音多重脣部本皐之重脣而附亦重脣讀如部也自廣雅訓附爲益則借附爲坿而附字不復有部音錢氏辛楣曰左氏僖三十年傳焉用亡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相臺岳氏本倍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旁爲正余友毛君生甫云說文坿益也今附益字从自不从土今杜注倍益也則古人陪附二字本通琭謹案先子校定說文本箸錄吳氏客槎之說曰左氏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說文作培云培敦土田山川也古音附讀如音陪培附同聲通用敦本書作散與倗字形相涉倗謌爲散說文倗用也讀若庸左傳之土田陪敦卽督頌之土田附庸句法正同也自倗誤爲散而後人多見散少見倗并據已誤之左傳以改說文而附之音讀通部通陪通培亦尠有知之者又說文木部楄方木也春秋傳曰楄部薦榦今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作楄桐釋文楄步口反與部字本音蒲口切同是陸亦讀楄如部也

釋贊

荀子問一而告二謂之贊錢氏辛楣曰贊卽曲禮長者不及毋僭言之僭說文無譖有僭訓僭互不齊也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欑車衡三束爲欑以糞溉飯爲饡琢于錢氏所舉之外得瓚訓三玉二石贊讀若纂一曰叢鄰聚也五百家爲鄰諸字是則說文从贊得聲之字俱取義于雜出不齊非一也說文贊讀若纂則贊同聲而纂取算聲算數也數之雜出不齊非一義尤顯則贊纂聲義俱同也說文纂訓似組而赤夫組亦相雜以成文蓋亦取義于算之爲雜故曰纂古書多

以从算之字與从舁之字通用而从算與从賛聲義尤近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算乃祖服與大雅烝民篇纘戎祖考句法正同乃與戎音義亦同

二十年前曾有說文引經攷之作書成八卷說亦可存特以說文倂經之書近日作者不一家誼多雷同說轉繁雜因簡爲說文引經異文解五篇乙巳春闈就正　祁大司農師而許可焉命先付刊伏惟大雅閎達進而教之

說文引易異文解

說文引易祇既平作禔古者氏是通用覲禮太史是右汪古文是爲氏小顏漢書注亦云氏與是同說文禔之重文作祇故禔祇亦通用也京房本亦作緹與說文同

說文倂易之服牛作犕牛案春秋傳有伯服史記作伯犕後漢書義眞犕乎注古文犕作服又案服與伏復音近說文紱之重文爲鞴特牲饋食禮備苔拜焉注古文備爲復則服與犕古字通用故孟喜本與說文同作犕說文引易僮牛之告今作童牛之牿僮之从人則以僮子之僮僮爲童奴之童古者男有辠則鉗其髮以自別故謂之童童者禿也童禿聲亦相近故山無草木曰童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曰童牛則童牛之童止當作童其作僮者僮字也葢以童禿爲義非以僮穉爲義也若告之爲牿則牿既从牛而牿再从牛此俗字也周禮充人注以牿爲梏梏之梏與許君牛觸人角著橫木以告人之義不合其倂雜而不純今作梏說文毋訓度踰訓越轉展相訓文異而音義俱不異其倂其牛羣今作掣者虞翻作犖云牛角一低也說文羣一角仰也又觭角一俯一仰也尒正角一俯一仰是觭犖三字音義俱同掣音亦相近尒正曳拳掣曳也郭注謂牽挽也義亦相因也說文無掣孟喜木亦與說文同作羣其倂履虎尾虩虩恐懼今履卦九四云履虎尾愬愬終吉震卦云震來虩虩恐懼古同聲通用許君以恐懼意足成之倂履卦兼用震卦義也其倂易曰井法也今雜卦傳曰井通也案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易記曰井法也又廣疋初學記引風俗通後漢書竇武傳注許君倂易孟氏故多與孟同也其倂莫暝乎火今作熯火部熯乾兒曰部暝乾也則暝熯本一字也其賁下倂易夕惕若賁翰下讀若易夕惕若厲與今本並無異文俱云井法也今本疑有譌脫耳其倂雀然今作確者說文無確字故確乎不可拔之確當用塙字孟喜亦作雀

字爲賁字倂經必有賁字遂誤多一賁字不知說文倂經如祝字解引易兌爲口以證祝字从兌省之義而所引經並無祝字塙字解引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以證塙字从士之義而所引經並無塙字庸字解引易先庚三日以證庸字从庚之義而所引經並無庸字則賁字

引易夕惕若以證賚字从夕之義而所引經句必無賚字也其倗其文斐也今作蔚者斐卽蔚之異文文選慕翠紫蔚蔚彼高藻注俱云蔚文皃與斐之訓文同義其倗乘馬驙如今作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馬融云邅難行不進之皃說文忳部屯從忳也馬部駿馬載難行也則駿驙卽肫邅今作邅者蓋从忳之誤爲从迍也其倗天地壹壹今作絪緼本又作氤氳者聲皆相近許特用孟義不收絪字其倗靮升今作允者皃朱震漢上易傳云施靷作靮施孟同受易於碭田王孫知孟亦作靮矣靮允古今字其倗包荒今作荒鄭康成讀爲康虞亦作亢仲翔五世傳孟氏易是孟亦作亢也其倗輿脫輹今作輻輿說文同作柴其倗璪火粉米今作藻火粉米蓋玉刻

輻蓋今本輹之誤字也輹與輿同輹爲車下縛轐爲伏兔衔于軸所以任輿輿說其輹不得平置于軸矣若輻爲輪轅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者若輻之說則當云輪說輻不得言輿說輻左氏亦云車說其輹不誤若夫各下倗以往各遘下又云以往遘遘各互異則以遘各古多通如麟趾之麟本當作麐从各而今通作麟从粦矣又若倗重門擊柝亦作櫜櫜柝古今字且柝下引易似非許君原本又若倗易繻有衣絜又作需今作繻有衣袾釋文云王肅音繻爲須暨傳需須也說文亦云需須也則繻需音義一也袾王弼云所以塞舟漏也說文絜縏廣雅絜塞也則袾字應从奴作絜爲長

但繻有之繻當依虞仲翔作襦而仍以說文證之說文襦雨衣也雨溫也雨衣所以禦寒也又案易通卦驗曰坎主冬至三四扗坎既濟之四扗兩坎之閒固陰沍寒不可無雨衣以禦之據是則有當爲或衣當讀去聲爲衣著之義而袾當爲絳袾矣

說文引書異文解

說文引書曰至于岱宗柴今作柴案說文火部祡祭天也馬融書注亦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是燔柴以祭天謂之柴猶之類祭爲禘祫今三禮尒正俱从木無从示者惟樊毅修華嶽碑柴燎壇埋正與說文同作柴其倗璪火粉米今作藻火粉米蓋玉刻

水藻以爲飾故从玉衣飾與玉文同故亦从玉粉本从米粉省則璪藻粉粉一也陸德明謂說文米部粉从玉部璪从米部今說文米部粉璪二字互訓絲訓繒文如聚細米則米當爲絲陸說不足信其倗商書祖甲作祖伊子篇作我興受其敗敗退文異義同其倗告予顚躋今作隮案丞部躋訓丞頓也讀若顚是說文原本作躋不作顚也阜部無隮字詩朝隮周禮九曰隮儀禮隮祔尒于尒皇祖均當从足作躋躋登也其倗勿以諉人今作儉馬融訓爲儉利佞人說文儉亦訓儉利於上佞人也此經義當爲儉許君从孔氏古文作諉者儉之假俗字

也其俪扛夏后之調今作扛後之侗說文云馬融作調
其也案禮記設同几注同之言調讀同爲調以同有共
義也又案夏爲中夏之義后爲君長之義夏后之調蓋
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此義是孔氏古文眞本僞
孔改爲扛後之侗以爲成王自謙侗稚非也其俪戩戩
善譾言又作戔戔巧言兩引互異者蓋說文本孔氏古
文而亦兼抒伏生今文以抒異本公羊引詩作諓諓善
竫言何休訓諓諓爲淺薄訓竫爲撰國語吳人諓諓賈
逵曰巧言王逸楚詞章句又引作諓諓靖言諓即戔亦
即戩靖竫皆撰之轉語今作截截善譾言其俪常岐今
作伯伯岐古今字其俪周書孜孜無怠今周書無此文

疑即漢初壁內別出之太誓其俪乃惟孺子彼今作須
而以孺子斷句須字屬下讀爲須臾不暇彼須同取分
聲亦同取分義也其俪敗我子艱今作扛一切經音義
古文戰戰捍扞四形皆同今作扛史記索隱曰扞即捍
捍亦作悍其俪敗攘矯虔今作奪檀弓齊莊公襲莒於
奪注春秋傳杞殖華還夜入且于之隊隊奪聲相近或
爲兌其俪叶疑今作稽說文稽訓留止叶訓卜以問疑
者升雲半有半無之義足成之其俪酉柏戩戩又作戔
則稽攷之稽叶爲正文稽爲俗字今稽行而叶廢矣其
俪商書曰貞曰斁今見周書洪範作悔孔仲任謂洪範
有改易故互異也其俪稘三百有六旬今作期衛包所
改也禾一年一熟从禾與秊同意其俪竁三苗今作竄
案說文竄匿也自匿曰竄七亂切納之穴中閉塞之曰

乾食大雅酒醨餱糧正謂擔以遠行小雅乾糇以愆行
餱糧與糗糧義正兩通說文無糇玉篇糇糧也論語扞
陳絕糧鄭本作糇糇本一字其俪尚書曰圂圂升雲
半有半無讀若驛今作驛案廣韵圂圂下引商書曰圂圂升雲
者升雲半有半無則今本說文脫一者字尚書疑是商
書之誤葢許君俪書曰圂圂二字斷句而以尚書家說圂
圂與糗糧義正兩通說文無糇玉篇糇糧也論語扞
餱糧鄭本作糇糇本一字其俪尚書曰圂圂升雲
半有半無讀若驛今作驛案廣韵圂圂下引商書曰圂圂升雲
者升雲半有半無之義足成之其俪酉柏戩戩又作戔
黎今作戡黎戡戔黎型古今字說文皆作戔型校書或
有改易故互異也其俪稘三百有六旬今作期衛包所
改也禾一年一熟从禾與秊同意其俪竁三苗今作竄
案說文竄匿也自匿曰竄七亂切納之穴中閉塞之曰

敦龐最切實義全別孟子作殺史記作遷莊子作投玉篇廣韵俱收槃字云放也即左傳蔡蔡叔之蔡說文槃散也散與放義合則孟子殺字是古槃字之省而說文竅疑即蔡槃音近之偕字其偁泉谷緜今作暨皋陶泉乃暨之古文也禹貢蠙珠暨魚史漢作泉朔南暨漢書亦作皋咎緜亦皋陶之古文今諸書俱作皋陶惟書大傳及離騷作咎緜與說文同其偁鵀類于上帝今作肆古今字也其偁尙狟狟古文作桓桓乃桓之假偕三體石經以狟爲古文許所引葢眞古文也其偁焯晃三有俊心今作灼說文灼炙也與焯晃義別而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魯峻碑曒矣的的與逴邏倒樂協韵是斁辭之重文从嘗嘗讀若雋雋取隹聲與雔取隹聲聲同故義亦同也

說文引詩異文解

說文偁詩巨業維樅今作虡說文虡之重文爲鐻又爲虡不辱哉楊倞注鉅與遽同其偁棘天之未陰雨今作迨棘本訓及部首隶及也爰部逮及也又部及逮也轉相爲訓音義俱同又及之古文爲𠬜古文𠬜乃聳之省文耳其偁周書來就相近其偁國步斯曒今作頻大雅不云自頻不云自頻作濱漢書集注頻或作賓易頻巽虞翻云頻顰也莊子曰滀曒感顙天運篇釋文引通俗文云感顙曰曒孟子亦有頻蹙之文作頻其偁匪鼈匪鶖匪鳧匪鴈今作匪則今本用省文而鴈則說文之譌字說文烏部本有鴈字與鴈字相次解引詩匪鶖匪鴈乃自轉寫脫去鴈篆遂以引詩句竄入鴈字解誤作匪鴈不知鴈爲五各切嫭嫪是妊身孃是無夫義與說文同其偁顚木之有曹櫬又作曹枻而爲之解云古文言由枻案古文言者言由爲曹之古文枻爲櫬之古文耳木部櫬之重文爲檕又爲栞又爲棹而獨不及枻字則以曹字解中有古文訓屮爲古文如偁爲古文旅俱于解字中見之不復於本文之下列重文也其偁烏獸毳毛褱爲文曾弔爲古文烝鼎爲古文旅俱于解字中見之不復於本文之下列重文也其偁鳥獸毳毛褱爲

鳶爲與專切諸聲之必不可通者大徐以从艸爲非聲而不知說文之自有鳶字也鳶字本从鳥戈聲說文戈聲之字多有讀入元部者如閔取戈聲而讀若縣戾取戈聲而讀若環其例也則鳶取戈聲而讀與專切又何疑乎鳶之爲字从戈如止戈爲武之武省一筆爲鳶增之又爲蕨左傳鼓子蕨鞮皆隸書之遷轉而從無以蔦爲鳶者其倆髖弁如星今作會周禮會五采注故書會爲鬠本作髖鄭司農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則髖卽會或作髻又作璯皆不見于說文其倆辮辮笣弓今作辮俗字也說文弁赤剛土也此周禮弁剛用牛之弁注故書弁爲絟絟益弁之證笣笣弓肩傳曰豕三歲獻豜于公傳亦云三歲爲豜是毛公亦

之辮本从笣从弁省今經典弁剛用牛弁弁笣笣弓弁旋弁弁獲弁牡俱作弁弁行而辮弁俱廢遂以弁字爲从辛得聲而不知其字之不載於許書也大徐於馬部新增弁字亦非其倆讙讙舞我今作坎坎古今字也說文讙籀文作欢从雚从吅雚亦聲籀文从二吅吅猶讙从二口也大徐於吅部新增欢字云古文讙非是又於雚部增籀文讙字云籀文从吅非是其倆讙讙舞我今作坎坎古今字也說文讙籀文作欢从雚从吅雚亦聲籀文从二吅吅猶讙从二口也大徐於吅部新增欢字云古文讙非是又於雚部增籀文讙字云籀文从吅非是

豜肩互用也說文豜亦訓三歲豕肩相及則豜之音肩義孚乎聲矣其倆我馬維驕今作駒駒騶聲近古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猶倆四牡騤騤今無此文騤騤盍卽駢駢之異文而駢又與驍聲近故駢駢釋文又以爲說文作驍驍也其倆莘莘征夫今作駪駪韓詩作莘許君此字蓋用韓義案說文本無莘字而手部扒字解讀若莘豈許本有莘字而傳寫漏落乎然以說文全書攷之姺殷諸侯則大雅纘女維莘之莘許以姺字當之佚行兒則駪駪征夫之駪當从人先聲而不必作莘也自環爲私是也韓詩又作惸惸从恤古人讀旬如夐僩訓致言也倆詩訓詵詵兮與毛傳眾多之訓不合猶甡

讀夐如營讀營如旋故于嗟洵兮韓作夐說文夐之重

牲其麀傳亦訓眾多牲誤皆駾之假僭也其俜戩戩大猷今作秩秩說文又有鷵字讀若詩咸儀秩秩毛詩胡迭而微韓詩作戩皆秩戩通用之證倘書平秩史記作便程廣雅秩程也是从失从呈之字本互通也其稱慦如朝飢今作訞傳云調朝也調取周聲朝取舟聲聲近義通毛本作調許君以意說詩耳其俜滑與洎今作溱滄爲正文溱爲假僭烝徒增增傳云眾也尒正同室家亦呼鵻爲鵻其俜澤之目篛今無此文慧皇昭二十年傳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文也說文御之重文爲馭左傳用重文馭馭與鮫形相涉遂誤馭爲鮫而說文又譌舟爲目亦形相涉也其俜鄭太子習今作忽忽習古今字故八士之仲忽人表亦作習其俜山木不楖今三傳俱無此文案宋本說文作山不楖無木字則此句當是引國語山不楖也說文檖即槷之重文又爲尒與木篆形相涉故槷譌爲木又倒字耳其俜長儼者相之今作翫杜注長須也說文鬣亦訓毛鬣儼則訓長壯儼儼是涼亦爲雜也其俜輔穟今作蹟俗字也說文讀若往玉篇廣韵皆同訓益取長壯者相之以示威猛若長須於義無取杜氏望文爲訓非也其俜有空鴐今無此文案說文鴐訓短衣而裯訓衹裯衹訓衹裯短衣廣韵鴐音貂釋名鶡貂也說文鴟讀若雕是从鳥得聲之字與从周从召得聲之字可互通也則空鴐當即公子裯公子謅爲空耳史記魯人立裯徐廣曰一作紹或曰空追以解左傳衆譖痛之義無當當从說文作詼詼可惡之

說文引春秋傳異文解

說文俜春秋傳之戩涼今作尨涼注家謂衣之尨雜有涼薄之意案牛之雜色者不中爲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爲太子若以尨爲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俗涼爲涼涼耳小尒疋雜言曰唪管子小匡篇注雜處則其言唪尨本訓雜而周禮水漿醴涼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是涼亦爲雜也其俜輔穟今作蹟俗字也說文讀若往俱無此文案宋本說文作山不楖無木字則此句當是引國語山不楖也說文斷即槷之重文又爲尒與木篆形相涉故槷譌爲木又倒字耳其俜長儼者相之今作翫杜注長須也說文鬣亦訓毛鬣儼則訓長壯儼儼玉篇廣韵皆同訓益取長壯者相之以示威猛若長須於義無取杜氏望文爲訓非也其俜有空鴐今無此文案說文鴐訓短衣而裯訓衹裯衹訓衹裯短衣廣韵鴐音貂釋名鶡貂也說文鴟讀若雕是从鳥得聲之字與从周从召得聲之字可互通也則空鴐當即公子裯公子謅爲空耳史記魯人立裯徐廣曰一作紹或曰空追其俜詼詼可惡之義無當當从說文作詼詼可惡之

當卽季公鳥之異文其俾鄭公孫碬字子石今作段省
文也案鍛或从金詩取厲取鍛傳云石也說文鍛小冶
也義亦不異而从石之碬則訓厲石鍛碬段三字音義
皆同玉篇碬都亂切礪石也碬下加切磋碬高下也碬
碬竝收兩字兩音甚分明惟九經字樣有碬字云音覆
見春秋是誤磋碬之碬爲厲碬之碬矣而徐氏讀說文
之碬爲乎加切則又承唐元度之誤也其俾生敖及蔰
今作澆澆敖音相近師讀各異也其俾猘犬入輦臣氏
之門今作瘈說文瘛訓小兒瘈瘲病入徐以爲說文無
悤當是从心从契省則瘈卽說文之瘛玉篇瘛與說文
同訓又訓癡則與說文猘訓狂犬之義相因故相俗也
其俾秦公子鼠者其耳下垂三傳竝無其人蓋鄭公孫
輒之譌也其俾損瀆鬼神今作貣說文遺習也摜習也
而左傳射御貫杜注國語畫而講貫韋注孟子我不貫
與小人乘趙注俱云貫習也則摜貫遺三字互通其俾
抶子辱矣今作隕云員本同字抶訓有所失隕之言損
損亦失也曾子立事篇云戰戰惟恐失損之損與隕同
从員也其俾女摯不過粢粟今摯从貝作贄亲从秦作
榛今儀禮士冠士昏篇皆从手作摯張淳所改也士相
見篇从貝作贄改之未盡也其實說文摯亦俗字執从
丮卽手也古摯字止作執若亲榛之不別其誤始于陸
元朗說文榛不也一曰荄也亲果實如小栗是亲榛明

說文示部禘春祭曰禘品物少多文詞也禘不用犧牲
用圭璧及皮幣不俾經而禘不用三語今見小戴記月
令篇說文艸部薙字解俾明堂月令蓋蔡邕以月令爲
周公所作不宜與雜書紀錄竝行旁貫互注撰爲章句
而後漢書本傳不之及隋志載有十二卷唐志亦不著
錄則其書久佚矣今小戴記月令乃呂覽十二紀之一
鄭注又多引今月令以相證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
月令則呂覽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用亦不盡
合案漢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
外若禮記之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之
其刖出于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所俾明

說文引禮異文解

堂月令蓋卽鄭君所謂今月令也今小戴月令祠不用犧牲之祠作祀大雅生民篇傳以太牢祠於高禖釋文祠本作祀亦以祠爲祀也芣地黃也禮曰釿毛牛藿芣苢薇今見儀禮公食大夫禮之記故宋本說文作禮記不作禮曰今儀禮芣作苦注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芣則苦芣音近相假而其義則當作苦苦荼可以入羹芣爲地黃不得以之毛羹也其於鶡字解俻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鶡今三禮無此文惟逸周書有知天文者冠述與鶡同聲又案續漢書輿服志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是三禮本有此文今逸之耳其於鴟字解云古者鴟鴞不踰沛不俻經今見攷工記作鸛鴟不踰濟

釋又鸛徐劉音權公羊同左傳作鸛說文曰讀若拘又讀若畏士瞿瞿則从句从瞿一也又云沛沇也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不得以沛爲濟也其於骷字解俻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骴骼之重文爲胔今小戴記月令胔用重文薶作埋其俻周禮六鼓靈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皐鼓晉鼓皆兩面今見地官八面六面之說見注蓋經師之說非經文也其俻禮記有監醢今儀禮少牢饋食禮周禮醢人俱作醢从酉不从肉說文無从酉之盬其俻周禮曰任郁地今作稍注云故書作鬱皆郁之假借也其俻周禮曰率都建旗今作帥帥蓋帥之通字率與帥亦通用其俻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今見儀禮聘禮記作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以下與說文同案此文俱言器量之事斤字或是斗之譌然下次秅字云百二十斤則二百四十斤恰是兩秅之重其俻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竈之吉凶一曰正竈二曰器竈三曰四竈四曰寤竈五曰喜竈六曰懼竈今竈俱作夢器作

錢少詹事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篆文句讀之例嘗本其說作羣經屬句舉例如詩之終善且有終和且平而知眾稺且狂之眾當爲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而知白土沮漆之沮當爲徂春秋傳此之謂甚矣佻之謂甚矣一之謂甚知書各有例在好學深思克舉其例耳因作說文舉例

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如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二至不言音筮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餘月不言音翁水音也而宮商徵角不言鹹北方味也而酸苦羊毛羽介蟲之長不言之類

說文有連上篆文爲句之例如味爽旦明也舡響布也滌盪下也脉嘉善肉也遂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顙癡不聰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鶡鳩燕也險阻難也之類

說文有讀若之字或取轉聲之例如楊弢聲而讀若芟蠅蛍聲而讀若逋秤半聲而讀若普訾少聲而讀若鼠所斤聲而讀若希霽鮮聲而讀若斯賈眞聲而讀若資般叟聲而讀若蒐翰弁聲而讀若鷹摯執聲而讀若晉倗朋聲而讀若陪之類

說文俜經有不顯著書名之例如詞之訐矣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祆不云春秋傳足躩如也不云論語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之類

說文俜經有以經文證字而所俜經竝無其字之例如

會下俜易夕惕若賚以證賚字从夕而經文無賚字祝下俜易兌爲口以證祝从兌宙而經文無祝字壻下俜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以證壻从士而經文無壻字庸下俜易先庚三日以證庸从庚之義而經文無庸字之類

說文俜經有取經師說之例如相下俜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亦俜易香下俜黍稷聲香亦俜春秋傳之類

說文俜書叶疑今作稽俜詩溍與洧今作溱俜春秋傳邑北者子也

說文分部有不以省文之例如熒本从炏省廿聲而經之一字又从熒省也从焱之字甚夥如瑩營縈糢營鶯榮瑩鎣之類說文不以焱字立部則以从焱之省省其

部而立井部以隸之皆以六書之兼二書也此說文之微悟也

說文分部有非某之屬雖从某而分歸諸部之例如宋字既立部矣而宋所收者止棄案犖犖犖五文而狹穗脽郴旐悚淶揀醹棵諸字不入宋部則以諸字之以宋得聲不以宋爲形也若宋部之五文則以宋爲形不以宋爲聲也此又分部以形不以聲之微悟也形者母聲者子也

說文分部有不以省文之例如熒本从炏省廿聲而經之一字又从熒省也从焱之字甚夥如瑩營縈糢營鶯榮瑩鎣之類說文不以焱字立部則以从焱之省省其

聲非省其形也此亦分部以形不以聲之意也

說文有兩部並收文異義同之例如足部踏部踳部跦部蹎部蹙部蹎與顛也帝諦也日實也月闕也山宣也赫之言微也之類又樂字下引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樂士楊亦即禮含文嘉之文白虎通引作春秋含文嘉

說文本有之字而世俗借爲他用者如扮拓梭俺之類說文本有之字與今俗字俗音義不異者如筵箸顯梃

之類

說文解字中所有字不見於正文者如潲鳴華覿吼倡權緷之類

說文有誤倂經文者如引詩不蔌不束當爲尔疋相時愍民當爲書之類

說文分部有有母無子之例如久部壬部寅部之類

說文有字各有義之例如龠樂之諧也諧言之諧也龢樂之和也和咊之和也柔木曲直也鍒鍊之柔也鞣革之柔也腝肉之柔也之類

伐戍音義

公羊傳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錢少詹事曰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此伐字之音有平有入也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注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本根是以言伐云賈公彥引月令毋伐大樹孔子曰伐一木以證之是伐以伐木爲正義而征伐爲借義也吳氏容槎先生曰伐字從發得聲凡征伐之事必發兵故曰發後又制會意字從人从戈以爲征伐義古書伐發通用也以其从人从戈故又借爲伐木字其實伐木用斧斤不用戈也則伐當以征伐爲正義伐木爲借義此伐字之義有正有借也璨又案伐字與戍字同文

說文戍入戈部訓守邊也从人持戈伐入人部訓擊也亦曰从人持戈是戍伐兩字不分矣竊謂戍下从人持戈當爲从人持戈是戍伐兩字不分矣竊謂戍字之殷其證也戍字之形从人在戈下象人荷戈之形伐字之形人在戈旁象人持戈之形觀於戍與伐兩文字之形知同是从人从戈其所以分別爲兩字者在此蓋戍之用戈緩止須荷戈以守之伐之用戈急必須手持戈以擊之細繹戍訓守邊伐訓擊之義而知用戈之有緩急荷戈持戈之字形亦微別不然何以別兩字乎若小戎蒙伐有苑之伐則戚字之假借也

五十音義

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作乂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案五之古文與十之篆文皆象形也本一字而指爲二字也而璨以爲此二文者象形兼指事也何以言之蓋古之記數之字一二三三皆積畫至於五則不復能積畫以相加矣乃變爲一縱一橫交午之形因而指其事於縱橫交午之邪者謂之五縱橫交午之正者謂之十蓋五縱橫交午爲象形而分交午之形爲邪正以成五十字則指事也然則交午之形何以邪者爲五而正者爲十乎曰此陰陽奇偶之義也五者天數也天體圓邪其交午之形以象天之左旋十者地數也地體方乃正其交

午之形以象地之四平故五之古文象四維而十之篆文象四正卽五與十之字形觀之而四維四正畢具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制字之義哉

十六兩爲斤

吾鄉錢溉亭先生塘之言曰數以十成而權衡獨取於十六者方圓之理也陽湖董方立孝廉祐誠駁之曰舍實理而求空言斯亦算學家之遁辭矣瑑案錢氏之說蓋卽張邱建算經今有方一尺之泥欲爲徑寸之丸法當以十六乘而九除之義也然十六乘而九除之法本不密當以廿一乘而十一除之則以十六爲權衡之率者本非是而董君亦未言權衡之率取於十六之義瑑案權衡之取於十六者蓋與銖兩爲求等法也古者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今以十六與二十四求等則等爲八十二求等則等爲四以十六與二十四求等則等爲八蓋十六之數與銖兩各有等故遂以十六兩爲斤漢志曰十六者四時乘四方之數案此爲第二義蓋既定十六兩爲斤之後而以四時乘四方求之其弟一義則由銖兩求等得十六爲兩數各有等乃以十六爲定率而爲斤也然則斤字義又何在曰此取千金字之聲相近也孫子算經曰黃金方寸重十六兩古者五金竝稱爲金而惟黃金之品久亞不生衣百鍊不輕故借其聲近之字以爲權衡之率又方寸之金適重十六兩與銖兩之求等十六數適相當遂定爲十六兩爲斤漢志又曰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則斤本取金之聲近又取於斤明之義也周頌斤斤其明斤察也皆其證也又銖及半銖爲錙八銖爲鍾與鍰鋝鈞凡權衡之義多从金則斤之取黃金方寸重十六兩爲義而兼取金之聲近斤信矣

春王正月解

春秋於魯隱公之元年書春王正月正義引公羊說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當以三教之始并公卽位爲一國之始合爲五始案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以說春秋則解春秋之春王正月統術求之春秋魯隱公元年實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是歲也距算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五百有九積終八十二歲餘八百十三以百四十五棄之得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以百四十四除之得八百十八爲積次不盈積次者九十三是爲次餘以十二除積次得六十八餘數二是爲定次起星紀算外得豕韋又以六十除積次得十三算外餘數三十八起丙子算外太歲當在甲寅而今曰己未者東漢以後廢超辰法不用故也距統首積年九百二十一以章月乘之以章閏除之積月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一閏餘六又以月法乘積月以日法除之積日三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六小餘六大餘二

十六距統首甲申入算則正月實爲庚戌朔而杜預長曆以爲辛巳朔者誤元起丙子之根也郎以四分術推之元餘九百有二郎積年也棄以章月除以章閏得積月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又以周天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棄之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積日三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從元首甲子入算正月亦爲庚戌朔以是知杜氏長曆之不足信也又三統術以策餘八千八十棄入統積年得七百四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分如統法而一得積日四千八百三十五策小餘六百十五大餘三十五知冬至爲正月十日己未則正月者乃天正建子之月王正月者周正建子當王之義也春王正月者春爲四氣之始天正以兼人正也

聲音

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用嘗取錢少詹事之說而彙爲一篇凡聲音之相近而相借通用見於經史者以天事言之如閎逢之爲焉逢旃蒙之爲端蒙彊圉之爲彊梧著雍之爲祝犁赤奮若之爲橫艾單閼之爲亶安大荒落之爲大芒駱協洽之爲汁洽作噩之爲作詻烈風之爲厲風甘露之爲膏露咮之爲注孛之爲茀以地理言之如析木之爲析支朱圉之爲朱圄鳥鼠同穴之爲鳥鼠同空若邦勿讀如窂若邦封讀如窆若邦之若讀如汋敷讀如布繁讀如蕃文讀如門扶服讀如俯俛則輕重脣之別也又有以音近而通用者如羌之爲地名之爲慶屈銀而鬬黨亦作厥黨計斤之爲計基又爲介根陵水

急之爲革戟之爲棘肓之爲荒闌之爲蟄倫之爲輪儷之爲離甫之爲父皆音近也今人所爲疊韻也又有以聲轉而通用者如翦之爲盡翦之爲祛革之爲更迭之爲遞箭之爲晉臨之爲隆箕之爲荄菑之爲側晉之爲宗皆聲轉也今人所爲雙聲也又如牆曰惠牆戾曰伊戾來曰時郷曰曩越曰於越此發聲也又如旅爲成然乘爲壽夢儀爲奚斯樂爲頭曼壽爲疾黎斯爲茅蒐此合聲也又如象也者象也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大章者章之也樂者樂也仁者仁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齊之爲言齊也徹者徹也則以義釋名也又如乾健也巽入也萃者聚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政者正也則以聲釋名也皆羣經自爲訓詁以發其聲音者也

說文

先儒訓釋偶疎而後人能據諸家傳注以正之實事求是先儒可作定當把臂許爲諍友而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即以說文言之苯地黃引禮斫牢羹牛藿羊苯豕薇案禮見公食大夫記作羊苦注曰苦苦菜也今文苦爲苯又特牲饋食記鉶芼用苦若薇注亦曰苦苦菜也今文苦作苯蓋古人以苦菜入羹苦與苯字可通用故今文作苯是字則用苯而義仍用苦爲苦菜也今許君於苯訓地黃下引禮是直以地黃入羹矣古無以地黃入羹者尒正翼地黃古以爲菜鉶羹用之此羅願承許君之誤也

榮桐木也桐榮也此轉注字許直以榮爲梧桐矣尒正榮桐木與說文同而上下文灌木叢木瘣木遒木棧木千木一例皆泛言木之形狀非實指一木案桐木之桐與童通童木小木也淮南兵略訓曰夫以巨斧擊桐薪巨斧斧之大者桐薪薪之小者此桐木義當爲小木之明證也又以說文證說文榮絕小水也營小聲也營小爲小木矣以知桐木之當爲童木而詩言齊也徹者正注云郎梧桐此郭璞承許君之誤也郭璞尒正翼鼛鼎實惟葦及蒲陳酋謂鍵爲鼛鼛重文作鼓案鼛爲借字鼓爲正文毛詩其鼓維何惟筍及蒲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則鼓爲豆實而非鼎實明矣但字借鼓作鼛古人謂鼛爲鼛許君既云陳酋謂鍵爲鼛易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曰餗鍵也左傳正考父之鼎銘饘於是則鼛本盛于鼎故字从鬲南鼎屬則許君鼎實陳酋謂鍵爲鼛之說得之特不當箸惟葦及蒲四字以致豆實之混于鼎實也竊意此注當云豆實惟葦及蒲一曰鼎實陳酋謂鍵爲鼛俾學者知鼛有兩義第一義爲鼓之假借第二義爲鼛之假借則與全書之義例合矣

若夫火部之爇燎爰既从火而燎又从火肉部之脊膂脊既从肉而膂又从肉从手从執挈从手从巩執巩與巩皆从手而又隸于手部掖卽臂夾字夾象兩腋之形說文不收腋而收掖又山部收嶧陽孤桐之嶧止當作繹此說文俗字之可議者也

又若鳥部之誤鴈作鵝而鴈字之脫漏可知鼎部之井鼏鼐爲一字而鼏字之脫漏可知石部之磇碫致誤艸部之藪蓟譋增藥治病草證以玉篇知當爲治病艸之總名火部炟火光也證以類篇知炟爲火不光也金部鍔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證以戴侗六書故知當爲十一銖又如竹部籥下之引春秋傳之曰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斛也

左氏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正義曰以五量五權之說推之合重一斛升重十斤斗重百斤斛重千斤六鈞合爲二千八百八十斤於量爲重六百四十斤以三十斤爲鈞升之量重四十斤以三十斤爲鈞斛八斗之量重一斛八斗八而一得四十斤又三之一

釋量

攷工記梟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斛案圓內容方之對角斜弦卽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爲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爲四尺三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以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斛

僧

記

贅記

王德柔云遇見贅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與彌深余三時學暇每有所得輒筆以備遺忘短書瑣語積久遂多刪存爲贅記七卷或免誚於心聾庶不仝乎耳食非敢傳之好事祇可自怡他日郎以供覆瓿所弗計也戊午三月穀雨後二日

卷一　經九十四條

卷二　經一百條　檀弓剩義十八條　說文稱經附證十五條

卷三　史百八十八條

卷四　史一百七條

贅記目

卷五　子八十五條　列女傳補勘二百十九條

卷六　詩文八十四條

卷七　雜事九十六條　日本碎語十六條

錢唐　梁玉繩

孔仲達易正義序業資九聖時歷三古依繫辭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加文王周公孔子爲八其一似宜屬禹或據魏涪干俊說數燧皇爲九然高貴鄉公已折其妄見魏志或謂夏有連山殷有歸藏指羲農黃帝堯舜夏殷文王孔子爲九不數周公者父以統子漢藝文志云人更三聖是已但正義論以連山歸藏爲神農黃帝之易不取夏殷則夏殷又不在仲達所稱九聖中矣隋書經籍志曰易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志禹敘九疇自當數禹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眞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仝而保傳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傳漢書說苑仝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並以爲逸經恐非也文子差此毫釐於彼爭丈辭義畧仝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駰謂出易緯孫奕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遯齋閒覽仝雲莊禮記集說仍之益見易通卦驗尚識緯故何休注公羊據緯解經甚至以夫子之春秋因欲授漢高預作彼是漢人或藉以求道通仲達何爲乎書孔序疏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易正義論曰緯文鄙僞不可仝

信仲達闢緯見此兩條其餘多附合康成據緯爲解亦言緯是孔子所作非惟自相乖異抑亦誣其祖矣史稱顏達正義雖詳博其中不能無謬冗學士馬嘉運駁正其失當世服其精惜不傳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仝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干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

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湯以娶
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鄫國公主銘帝唐降女天乙歸
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尚書左傳史
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
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
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即祖乙亦非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嫝武非常之變困學紀聞一引案嫝
非婦人亦非天子詳人表攷奈何儕於羿莽武嬰唐臣之誤
僞周者每以女嫝爲比故仍其說耳
頤卦疏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此晉傳休奕曰銘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
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
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
作皆漢時講師之說一公之言不全如此吾從南澗

大畜豶豕之牙鄭讀牙爲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
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豵豶
則豶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豶豕之懸於互也
震卦億喪貝王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
爲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仝一句
法五爻億無喪有事亦然
中孚豚魚注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隱
蟲二字頗新吳草廬謂豚魚是江豚將風則出舟人稱
爲風信故中孚取象焉似勝王注
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張邯解云莽皇帝名升劉
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見漢書王莽傳如此說經可發

一噱

宋韓元吉作繫辭解朱太史經義考云已佚案南澗甲
乙稾繫辭解序淳熙戊戌五年年六十一始作此解閱
再歲而僅成十年正月因序而藏于家自謂得聖人之
意蓋无咎爲尹和靖門人與朱子友善呂東萊其壻也
問學有自來矣
南澗云學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
當自繫辭始歐陽公謂文言非孔子全篇繫辭非孔子
作皆漢時講師之說一公之言不全如此吾從南澗
繫辭方以類聚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
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

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
仲達誤引之以爲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恒卦立不易
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韓伯繫辭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二字詮釋最明
雜卦晉晝也明夷誅也虞翻云誅傷也王注本義仝孫
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
夷昧也此亦一解
顧氏日知錄疑易林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
者案後漢書孔僖傳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作
易林也又方術傳許曼祖父峻字季山所著易林至今
行于世是作易林皆不止焦氏矣妹壻許周生孝廉云

名慶宗德清人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或後來有所羼入耳又月令疏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與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已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此又今本易林所無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眞者不可見蓋久逸矣或謂安國得古文祇讀而寫之未嘗爲傳似未確　但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安國說宋裴駰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敎猱子注云猱曹聲相近於夏紀引孔壙壚注云壚疏

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迥異豈諸人竝見眞孔傳歟福州陳太史壽祺云此條似有誤何晏引孔論語注亦與尚書無涉

洧之爲言汚也則當云水內曰洧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解洧爲水北蓋水北曰洧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內字爲明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洧爾雅上脫小字閻百詩謂蔡誤記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篤公劉箋疏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攷桓水有二鄰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

隴西臨洮則初發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酈注非經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能罷狐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最爲了當

蔡仲默於禹貢三江引唐仲初吳都賦注本之水經注廿八卷乃庾仲初也仲初名闡作揚都賦見晉書文苑傳世說文學下篇唐當作庾吳都當作揚都此益傳刻譌舛未必蔡氏之誤而注仲初之賦者是南齊庾杲之見水經濡水注胡朏明禹貢錐指以仲初爲杲之則眞誤矣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

金壇段玉裁明府云名若膺　豫州之雒从佳雒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溷而一之耳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間世呂覽召

類說苑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岐也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湯征一篇今存史記殷本紀中未嘗亡也不知尚書何以脫去唐白居易作湯征補亡見長慶集宋令狐楚作補湯征見畢仲游西臺集宋令狐楚作補湯征見畢仲游西臺集
太甲上篇疏謂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案呂不韋書但有伊尹並無伊摯
商中宗太戊在位七十五年三代以來天子享國未有

如是久長者其後唯春秋時杞桓公姑容在位七十年外此無之
高宗肜日祖已曰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謂高宗益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益紂爲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微子篇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引作孩子解之曰紂爲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長大爲亂不變也字義並異益今文家之說
伏生尚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僞泰誓二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殷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說見史記志疑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即眞泰誓乎孟子所引是眞本
洪範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虣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益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至魏文成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見刑罰志金本紀是又不關羣飲之故與古異

胡氏皇王大紀云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與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閱于乃邑謀介至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于一人惟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此言吾甚躗之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益畿內數之然攷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王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閻百詩以爲僞僞誠然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

坊記注中益孔疏誤也古人著書亦不能無誤如周禮巴人注引曲禮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尚爾何況他人

呂刑告爾祥刑墨子尚賢下篇引作訟刑

逸周書師曠謂太子晉火色不壽晉亦自言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益年十七而卒乃通志氏族畧王氏注云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恭爲司徒則非早卒不立矣與周書異鄭志本于唐書宰相表宗恭作宗敬恐不可信

詩冤罝序言美賢人衆多案墨子尚賢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似此詩專詠二人非泛美多賢也書大傳謂閎夭學訟於太公太公除師顛倒矣惟其填寘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粟屬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意之或云凡重文于本字下作二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異讀也考工記輈注

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竝作暴辛公蘇成公

差矣

小雅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佢井中公田孟子趙注公羊何注穀梁范注皆本漢書食貨志八家各取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說惟康成箋詩不全詳甫田篇孔疏似鄭義爲長

韓奕云鞹鞃淺幭以虎皮名淺甚奇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恒淺毛周禮春官巾車鹿淺禭是豹與鹿皮亦名淺爾雅虎毛

作二爲識矣

抑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據楚語謂武公自儆序以爲刺厲誤案此詩若但嘉儆已身則當入衛風不應登於大雅列板蕩柔桑刺厲諸什之間若說刺厲王則武公卽位在宣王十六年（孔疏引史記作三十六年誤）平王十三年卒而耄始作詩其去幽滅千戲之歲已星過一終更溯厲泝千彘之前歷七十餘載何煩追刺余疑厲乃平之譌也益平王元非中興令主徒以家嗣之故倉卒援立東保于洛外有犬戎攜王之逼內有母家申許之專武公手夷大難目擊時艱而平王幼弱不撫其民棄遺九族恐亂猶未已因作是詩以諷王託言自儆耳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指申侯用事也曰謹爾侯度戒申侯也曰實虹小子曰亦既抱子謂平王幼小也通抑詩十二章無一語似追刺如以爲刺厲則以在位三十七年之厲王而曰小子曰抱子可乎如祇以自警則以九十五歲之老公侯而自稱小子自嘲抱子可乎於情事皆不合也楚左史意在儆子亹老耄故但云武公作懿戒以自儆不及刺王一層亦未嘗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吳志孫權云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

墨子尚賢中篇引周頌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泝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豈周頌亦有逸篇邪疑是古說詩者之辭以爲周頌體不類

商頌荊楚不知何君越絕有湯獻牛干荊伯之事則其來已久益屬在蠻夷世系莫攷周初始滅地入中國能繹其再封也

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不知卽此三百篇句各有詩三言之

淮南子時則訓注引詩曰鼉鼓洋洋未識於三家何屬

王氏詩攷無之呂氏春秋季夏紀大一篇注俱引作辭

逸詩所見甚多大抵皆秦漢以前之書惟集韻類篇引詩云佼人知蟤莫知所出

汪應辰薦鄭樵狀云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著有詩傳攷

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夾漈之詩傳今不傳然前人嘗譏其師心自用不知而作獨朱子從其說文定于朱子爲從表叔故亦稱美之

儀禮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甫字或作父釋曰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嘉甫來求車是也案鄭注嘉甫指詩節南山篇家父作誦其人也古今人表政作嘉父益音仝通借賈氏以春秋求車之家父當之誤已或曰周宜作晉左傳隱六年襄廿一年並有晉大夫嘉父亦非

鄉射禮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注古文與爲豫釋曰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許其不射吳氏廷華云豈有文無武而得與飲射者或有疾不與耳衆賓亦不得止言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外府注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案漢貨志注功沽上下義仝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莽造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以錢貨一項并前所罷之錯刀契刀後所改之貨布貨泉當鄭所說布十品似曲疑注中十品上有脫字

九嬪注婦容謂婉娩而內則注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孔疏牽合申說殊未安似當依九嬪注

九嬪注言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鄭以意消息別無明文可證後儒多以爲疑謂非節欲防淫之道儻值祭祀無齊居御女之理則十五日固

不能編也惟陸稼書先生讀禮志疑一條解得最好先生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泛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節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是言其制度如此猶天子之羞百二十品特備其制爾非必徧嘗之

疾醫九藏注正藏五又有胃胹胱大腸小腸賈云此乃六府中取四以益五藏爲九膳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而鄭語九紀注以正藏及胃胹胱腸膽爲九蓋并大腸小腸二府爲一故增膳一府兩注似宜從鄭庄子齊物論稱六藏不知取六府何府意者其胃乎胃爲水穀之府尤爲人所重耳釋文云大小腸胹胱三焦謂之六府又異

地官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是古有冥婚之事故立法禁之然漢以前其事未聞直至曹魏時武帝子冲亡娉甄氏亡女合葬明帝女淑亡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唐蕭至忠殤女與韋后弟洵合葬遂有發壟歸柩之恥此皆嫁殤也若遷葬則無之宋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旌後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園札記云先太常謂當是八人魏書穆崇傳舊唐書懿德太子傳肅宗子俊傳皆有冥配事

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仝稱爲耄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即況九箇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上句九十字宜刪姜氏益據白虎通改耄篇

夏官馬質禁原甄注以爲傷馬而淮南子泰俗訓以爲

殘桑二說不仝宋史儒林孔維傳見之蔗出絲甚少再采之葉凍黃不成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

小司寇上服下服之刑當即呂刑之上服下服也鄭以上爲劓墨下爲宮刖則五刑缺一矣且大辟非上乎蓋上下應以罪之重輕論不當以形體論

大戴禮千乘篇古者殷書爲成女名屬升子公門云簡鮮今人戶版籍也簡音牽上聲猶煎書矣

文王官人篇畸鬼者不仁盧注恃禱祀而不自修也孔氏補注畸倚也歸安嚴九能名元照云荀子修身篇倚魁之行倚魁即畸鬼矣畸人見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李云奇異也方言虔儇慧也巳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點或謂之鬼廣雅釋詁東慧也畸衰也盧孔說恐未當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悼且七年政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即況九箇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上句九十字宜刪姜氏益據白虎通改耄篇

文引或本八十曰耄與秦詩毛傳仝說文釋名爾雅

注及易詩釋文竝仝詩爾雅疏引鄭易注亦云年踰七十也惟左傳僖九年杜注依馬融服虔謂七十曰耄疏引爾雅舍人注云年六十稱倶非舍人注本公羊何注十曰耄益用馬服說而誤爲曲禮

嬪者婦人美稱而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偏考經傳從無以死爲嬪之文

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爲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夭物灰字必炭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可互證淮南時則訓亦譌作灰

月令仲冬之月麋角解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天文

時則竝與禮記仝孔仲達謂說者多家皆無明據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 上諭月令有冬至麋角解之文欽天監時憲書久經沿襲登載前以鹿與麋皆解角千夏卽疑禮經傳習不無承譌嘗著鹿角記爲之辨論而未究其所由昨因時值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麈俗名長尾鹿者此時會否解角令侍衞五福前往驗視則脫角或雙或隻政與節候相叶竝將新脫之角呈覽自來疑義爲之頓釋說文有訓麈爲麋鹿之語名苑又稱大者曰麈然三者實迥然不仝北人知之而南人則弗能辨是以譌轉滋疑夫窮理格物乃稽古所必資已詳爲著說以辨竝交欽天監自後時憲書內卽行

注云今月令刑爲徑仝淮南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竈取黿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梮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爲田而呂仍作四也注云今月令刑爲徑仝淮南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竈取黿注云今月令漁師爲梮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監注云今月令四爲田而呂仍作四也

孟秋民多瘧疾注云今月令瘧疾爲厲疫而呂仍作瘧疾也仝淮南孟冬乘玄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移字之誤而呂仍作玄也命太史謁禽注云今月令曰饗禽祠衍字而呂作命太卜謁龜策無饗字也仝淮南作命太祝謁龜祠位占龜策亦無饗字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爲後人所益刪去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仝淮南作薪燎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仝淮南作薪燎注云瓜爲

菩與莫通　無休于都休爲伏季秋於矢以豲豲爲射孟子
固封疆爲壘鄭注與今居本合　淮南及獨斷御覽
並作固　案孔仲達謂月令出自後人禮記者爲古
封壘　人禮記者爲今按凱日錄謂禮月令即鈔合呂氏春
秋十二月紀之首章前無所據又謂與高誘仝時所見呂覽亦不應異仝若
窮疑所謂今　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月辰非呂覽也
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宣布　之詔行四時之
令皆霸所建是東漢自有　月令矣
曾子問曰衛靈公薨　過曾遭季桓子之喪鄭注靈公先桓
子以魯哀公二　年秋卒是出公也但
出公奔魯在哀公　五年冬閏月經書於十六年正月

相隔十餘歲安得遭桓子喪乎
文王世子載錫齡之夢余深所不信墨子明鬼言鄭穆
公見句芒神錫壽十九其妄政今
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案論語瑚先于璉也
咸鄭玄並稱夏曰瑚商曰璉賈服注左傳皆言夏尸
瑚朱子亦從舊說疑明堂位誤也
能耐二字古人互通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孰能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亂而
耐爲能也他若大戴禮易本命食水者善游能寒蟄者
食貧志能風與旱鼈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皆耐之義
傳馬不能久西域傳不能饑渴是以能爲耐也若作

郊特牲祭義皆云禘有樂而嘗祫無樂案祭無不用樂者
商頌那詩歷敘鞉鼓管磬庸鼓而終之曰顧予烝嘗湯
頌閟宮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祫祭統亦云大嘗禘升
歌清廟管象舞武夏非秋祭用樂一證也
祭義朔月月半或謂上月字乃日之譌非也朔月朗月
朔朔文爾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今本多譌作朔日
祭統庸器胡簋之賤者也鄭引周禮與鄭仝案考工記
甲吏當是函人若鞮人不瑑甲也竊疑輝乃炬字之
譌依官有司炬氏兄弟之大事也　案周庭燎故甘泉賦
傳馬不能久西域傳不能饑渴是以能爲耐也若作

學記云工四語列子亦有之云是古詩解者謂良治陶
金補器其子亦編皮補裘恐其業不全非肖似習學之
意弓箕便一例矣黃東發會疑之張氏載曰良治之子不見異
物而遷裘當爲毬沙土之範模可備一說
樂記卑高以陳數語與易繫畧全而疏引鄭易注與禮
注迥異蓋如禮注先行詩箋後改之類詩禮異注見燕
燕章及坊記疏引鄭志
詩周南召南譜疏引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當是
脫爾史記樂書家語辨樂皆襲樂記之文竝有陝字又
日本山井鼎攷文云古本分下有陝字尤足證今本之

缺
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又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端衰無
異等乃以爵之貴賤爲輕重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乃
因子貴而父遂不敢主其喪乎此其所以爲雜記也全謝山與方望溪帖子別有說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其行事無所表見惟少連
一見於論語嚴九能云嘗購得日本人物觀所著七經
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有物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
裔四字足以見君子之澤數千年而不斬也
雜記陽童某甫注鄭神不名爲之造字此果周禮歟今
世赴祖父之喪有造訃字者是以殤待之也
緇記諸侯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御柩以茅歸安鄭氏
謂茅不可御柩疑當爲旐聲之譌也此說恐非喪大記
亦云大夫御棺用茅士用功布不可爲譌蒸茅之爲物
古人尚之其用處頗多故傳曰前有車馬後有蒲菆無
爲旌識則御柩獨不得以茅爲麾乎
坊記賜侯殺繆侯注云其國未聞據淮南氾論繆侯是
蓼侯之誤矣
蒲盧有三解鄭注中庸本爾雅以爲蜾蠃朱子取沈括
以爲蒲葦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鄭注中山經又以爲螟蛉

緇衣引尹吉即書咸有一德篇名占人每意改之如國
語以康誥爲先王之令周書爲西方之書左傳以仲虺
之誥爲志爲傳稱五子之歌爲夏訓荀子解蔽稱大禹
謨爲道經乃僞古文勳人虞夏書甘誓爲禹誓恐不
鬼以大雅文王之詩爲周書以夏書甘誓爲禹誓也楊評事
可據 荀注非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穫本又作獲鄭注隕獲困迫
失志之貌似矣明確案淮南氾論伸不獲五度高
誘注獲誤也則隕者隳其所守獲者詘於所欲
祖父母爲大父母見禮深衣陸德明音大爲泰則父母
如字讀者非

先儒辨春秋春王正月四字繁冗費辭其實不必辨也
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解家豈未覩
此朱竹垞非胡氏夏時冠周正之說有詩云魯史王正
月羣疑積至今匪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

隱元年注一雉之羹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
百尺或云長四丈而皆不釋雉字之義案陸佃埤雅
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也當
以杜注爲正

左氏春秋隱二年君氏卒以爲隱公母聲子公穀作尹
氏以爲天子之大夫文殊解異余嘗疑二說皆未確毛

檢討奇齡春秋毛傳及春秋條貫篇謂鄭大夫尹氏
公與借歸者此一尹氏生則係公之惠難死則係公之
存亡故書之西河說經多鹵莽斯論頗愜然此解見吳
祭酒偉業文集中毛檢討蓋用其說尹氏之解明季本
有此說毛吳襲之

閏三月昭廿年閏八月皆違歸餘於終之例而傳獨譏
也高祖德宗欽以顯宗女爲后是其妹也惠宗王武以
長公主妻弟昭後嗣位爲光宗見東國史畧外裔無
責耳矣至魏末傳謂何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女
母妹妻松之已辨其非也見魏志曹眞傳注

左傳紀閏者六襄九昭二十廿二皆在冬末獨文元年
閏三月爲非禮不可解或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正
不得有閏故譏之近惑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
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也玆齊書武帝永明四年閏
正月明帝建武三年閏十二月梁書武帝大同九年閏
正月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
酉朔是此年閏正月金石錄載孟簡撰左常侍薛苹碑

題元和十五年閏正月湯大奎炙硯瑣談引元微之詩閏正月過二月來溧陽溪頭花亂開則此兩月未嘗無閏矣其他尚多有之不及徧檢錢竹汀詹事云古法用恒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已前卽明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頤治七年閏十一月見明史瞿式耜傳）文二年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注周書也疏云周志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案此語見逸周書大匡解

文十三年繞朝贈士會以策服虔以爲策書杜預以爲

馬檛前人多依杜注如李善文賦注繞朝贈士會馬策李太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黃山谷詩折柳當馬策願卷囊書當贈鞭惟文心雕龍書記篇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用服虔說僅見此條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杜注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杜不數伯御也其實當數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十八年時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聲姜適後二月而薨遂以爲姜薨之象劉向亦仍其說見漢書五行志夫蛇果爲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數乎如先君數者告公十八年而終也

不封莒太子僕左傳以爲季文子國語以爲里革似當依國語以斷罟泗淵例知之也行父恐不辦此

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成公之母穆姜以宣元年來歸至成公卽位之初已十九年則公卽位時應年十六七又加十六年則此時成公年三十餘矣尙得謂之幼乎成之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當亦不幼而況成公哉

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穀二氏謂鄫以莒公子異姓爲後故書滅異姓爲後古今公禁犯此禁者實自鄫始嗣是無代無之不可勝舉最可怪者三國吳朱然實乃朱治之姊子本姓施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歲孫策乞

爲嗣後治卒然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不知何以不許也

襄十八年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馬蓋師逋馬還而樂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

晉平公禱河稱會臣彪禮臨祭祀外事曰會孫某侯某以會孫爲會臣殆如史扁鵲傳虢君不稱寡人而稱寡臣皆變文之僅見者注疏謂會臣猶末臣謙辭非也穆天子傳會祝佐之亦仝斯義

襄廿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囊從寡君以朝于執事玫春秋及史記鄭簡公元年當晉悼八年言九

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而八月據傳是五月

閻百詩云覲禮仝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爲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謂周自景王以下實然乃昭十五年爲景之十八年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盡一處未必盡得當時之眞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余亦有二疑焉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三傳皆以不稱夫人不當去姜氏且元年以後凡書姜氏者九書小君文姜者一稱氏稱謚何以又不貶絕乎春秋於魯

夫人皆書薨惟文夫人不書以其出也而昭夫人孟子及哀母定姒獨變薨言卒其義安在

昭七年傳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明月二字甚別康成注檀弓徙月樂會用之因考內則曰期朝而食之左傳僖八年復期月或謂當解作一期也論語期月而已可也梁徐勉疏送終之禮殯以期日兩漢書及三國志中屢稱旬月之間又漢書翟方進傳旬歲新唐書王毛仲傳旬歲至大將軍後書何敞傳旬年之間西南夷傳少年間又戰國魏策旬五之期謂十日五日

昭十年宋平公卒疏引謚法內外賓服曰平逸書謚法解平謚有三而內外賓服乃正也孔氏誤

昭十二年楚子革言穆王周行天下觀史遷述西巡忘歸事及穆天子傳益信國語內史過謂昭王娶房后丹朱馮身生穆王頗荒誕難信然尚書稱丹朱慢游是好穆王似之豈果有怪行者必有怪徵耶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以淮坻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據孔疏是劉炫說孔陸糾之以爲荀吳非齊人何意舉齊地濰水嚴九能云淮當讀如圍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顏延年詩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江淮去國還故里迷門樹蓬藜淮藜爲韻政合古音吳氏韻補叶虛欺切非也與左傳仝顧亭林謂淮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誤案字書無从佳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昭十四年南蒯將叛盟費人司徒老鄛慮癸僞廢疾使請曰臣願受盟而疾與注以老鄛慮癸爲南蒯家臣夫蒯固季氏家臣豈家臣復有臣乎服虔以爲二人季氏家臣蓋亦仕于費者然又安知非費人中之豪家巨族哉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不足爲異

昭十九年鄭子言雲龍水火名官服虔因撰出雲龍龍五色水火配四時之號孔疏斥其虛而不經是也董含三岡識畧言閩賊建設僞官衣服以雲爲級一品一雲至九品爲九雲服說幾類是

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且曰兩足不能相過衛謂之輒夫縶爲靈公兄輒爲靈公孫不應

全名而又因公孟之足不良遂附會爲說左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以瓠名者如衛出公瓠鄭公孫瓠豈皆弱足乎說文耳部耽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瓠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繫傳本作秦公子耽耽者其耳下垂盍引鄭公孫瓠字子耳而誤者

楚賚無極譖郤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畧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間注仝杜從鄭衆云甲也呂子察微注仝當是高許兩注之異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豭服注與賈許合案應場鬬雞詩芥粉張仝

距庾信詩芥粉堪春場王褒詩猜羣芥粉生劉孝威雞鳴篇翅中含芥粉梁簡文帝詩芥豭忽猜儔褚玠詩芥豭雜塵生此數詩皆用賈服之義芥豭之法詳載周去非嶺外代荅其說云養雞者割截冠綏使敵無所施其嬖其芥肩也末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鬬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之據此則賈服之義乃鬬雞之常法正義申鄭而譏也昭夫人乃惠王適母越女是妾不得稱夫人又列女傳謂越姒句踐之女許從昭王死先自殺則安得惠王之母乎

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此有一無二之寶也乃哀十四年傳衛公文氏求向魋夏后氏之璜豈流傳不止一何以其子當夏太康之世殊爲可疑

陼廿八年叔向母言羿滅后羿子伯封奪其妻雒嬪生貉王封寒蒸與樂唐虞奚金仁山謂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稱禹命伯封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雖未可爲據然亦不應有封豕耳部耽字注云耳垂也春秋傳秦公子瓠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此又一說繫傳本作秦公子耽耽者其耳下垂盍引鄭公孫瓠字子耳而誤者

楚賚無極譖郤宛事吳越春秋所載較左氏爲詳可補傳之畧然以爲平王具酒似誤子常殺宛在魯昭廿七年平王已卒矣韓子內儲說下云飲令尹酒昭廿五年介雞賈解芥子淮南人間注仝杜從鄭衆云甲也呂子察微注仝當是高許兩注之異孔疏從鄭嚴九能曰史記作芥雞豭服注與賈許合案應場鬬雞詩芥粉張仝

屬鏤之劍鏤字釋文音力俱二反是二音皆可讀
荀子成相作獨鹿蓋聲之轉
哀十一年仲尼謂孔文子云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與對衛靈公語仝而其時前後各異當是兩事
左傳一國之人前後仝姓名者昭十二年周殺甘悼公之黨陰忌而甘六年又云陰忌奔莒以叛成十八晉右行賈辛昭廿二又有賈辛宣十二楚屈蕩襄廿五又有屈蕩莊六年衛甯跪哀四年又有甯跪隱五年鄭滑賈僖三十又有滑賈蓋皆兩人也至晉之梁弘一見桓三年一見僖卅三相距八十三年疑亦兩人而尚澹人春秋有何百二十國寶書乎

秋傳姓氏考以爲一人未知何據
魏樂詳從謝該問左傳疑義撰樂氏問七十二事杜畿爲河東太守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畿弟三子寬守務叔有春秋左氏傳解元凱之學蓋有自來其序中未嘗一及又元凱注左多本服氏乃序中歷稱劉賈許潁獨不及服何也小顏注漢書其序例無一語及顏游秦顏昭甫顏幼輿並見眞卿文忠集亦可異許周生云西晉時治左傳者皆宗服氏故有盜道周孔誤諱言鄭服非之語元凱序中云歷舉劉賈許潁之違若并及服氏則學者必羣起而爭又將加王子邕之疲於酬對矣其時服義盛行政如今之胡傳若謂元凱意存掠美萬無是理近

王光祿鳳啙至以攘竊詆之抑何不諒古人之甚也文選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天子經畧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畧分界也疑是左傳逸文朱氏經義考逸經一門只載通典博士徐禪議一條
何邵公言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六十國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也此說甚僻即以公羊證之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實星如雨不修春秋謂未修之魯春秋也則孔子之據魯史而作明矣有何百二十國寶書乎
公羊桓五年疏說縣輿致仕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車者案漢書韋孟詩天子我恤矜我髮齒懸車之義以洎小臣蓋仝此解然漢以來人臣致仕則賜安車駟馬故薛廣德縣其安車傳子孫以爲榮乃別一故事不可牽引作致仕縣車解證竊疑安車惟大臣得賜矣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議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議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現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于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仝　國初毛西河駁文從繆

之說檀弓原壤箕疏言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孔仲達錯信爲眞爾謂助陳恒尤謬

僖三十三年宰上之木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編謂冢宰宇相近而譌錢詹事云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經皆不言神主形制唯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尺二寸公穀文二年注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仝　楊疏及左昭十八年疏引衞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經又云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合此四說可得古主之制

宣六年傳周狗謂之獒注以比周解之似未確爾雅注引作善狗周有善義杭堇浦太史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鵲孫頤谷侍御云宋本爾雅注作害狗害字是博物志亦作害狗益嚴顏異文廣雅猛害也故云害狗而周與害篆文相似故字又相通書君奭篇引作帝割禮緇衣引作帝周

宣十五年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何氏所言不知何時之法與王制及漢書食貨志異

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洎注洎出表辭猶先也錢事云古書从臼从至之字往往相通則洎卽徇也左

傳帶其斷以徇于軍卽出表之意許周生云何解卽借用禮記不爲魁之義耳

穀梁僖三十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仝方言云倚踦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荀子脩身篇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書五行志作觭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慕彈之范氏解作殘暴似未允嚴九能云廣雅釋詁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曲禮曰已孤暴貴五代史記安重榮傳起於軍卒暴至富貴大戴禮保傅曰秦無道之暴盧注暴卒疾也荀子富國篇暴暴如卒

山楊注卒起之貌呂覽察今篇漳水暴溢高注卒也史記項羽紀贊何與之暴也故仝斯義

穀梁仝經論南宋時浦江鄭綺所撰竹垞經義考云已佚余嘗於吳興書船見之凡十二卷索價頗高其時以未辨眞僞且鈔手甚惡遂舍去至今以爲恨

國語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山海西山經孟山多白狼白虎郭注引外傳作虎謂虎名虨虨疑今木鹿字譌魯語臧文仲如齊告糴曰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又曰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豈魯兼祀大公乎注家皆不甚明晰

晉語趙衰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案左傳戰

城濮時卻溱佐中軍狐偃佐上軍胥臣佐下軍先
何從厠身其閒亦不應與其父仝時爲卿也
楚語鬬辛謂其弟懷曰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
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直稱先祖之名恐是作傳者
失檢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憤馮亭之不遂兮惜去疾之
遭惑呼名不諱可乎
左國記事多異文體亦殊傳玄謂國語非丘明作甚是
見哀十三疏國學紀聞六引劉炫說仝 卽如漢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
篇穀梁外傳二十篇竝佚不傳豈出二子之手乎
孝經疏辨康成未嘗注孝經其驗有十二以荀景及范
蔚宗言鄭注孝經爲非攷御覽四十二寰宇記廿三卷

沂州費縣有南城山後漢書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
於徐州仝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山
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裔孫所作也仝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迴
五丈俗云是康成裔孫注孝經處則康成會注此經而
成于後人之手荀范之說不可盡非公羊昭十五年疏
引鄭稱孝經注當別一人或謂卽康成裔孫恐不然許
周生云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
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
書亦無孝經儉答曰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
舊立置據此則鄭注孝經晉宋皆無異說疑之者自陸
澄始至唐劉子玄乃暢言之稱官侍中常爲魏明帝傳
志文帝紀注 見續漢書儀服志注及魏

論語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東周策
竝以爲三姓女朱子從說苑善說以爲臺名翟晴江教
授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
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
采邑耳案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
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
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韓子外儲左下及難二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
家據此則晴江以爲地名審矣史記公孫弘曰管仲相

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
宰子晏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畫作胡卦
反言其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
白隋人所注論語謂晝當作晝李習之筆解亦以爲晝寢
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爲韓作者
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定注手蹟今微范則非韓
作明矣 許周生云南史何尚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焉尚
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
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瑚公云宰予晝寢師弟切磋之教范甯
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基與論短喪仝意此賢儒世
之心可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當居外夜當

居內宰我晝居而未必晝 忌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
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 晝寢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皇那二氏俱引琳公云此八字通
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
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
難與言者
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閻百詩四書
釋地續以爲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
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攷漢志合鄉縣屬東海
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
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

舜五臣中皐益異族以爲父子者妄也 辨見史記志疑後漢書
馮衍顯志賦皐陶釣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宋書符
瑞志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墨子尚賢云禹舉益于陰
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可得二人發跡之概
太宰問於子貢孔安國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
也案莊子天運稱商太宰蕩商即是宋韓子說林有子
圍見孔子於商太宰事又云宋太宰貴而主斷內儲說
上又有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事而列子仲尼篇商太
宰見孔子一段與論語政合則當屬宋也康成以爲吳
太宰嚭非檀弓有陳大宰嘉
閻百詩謂當屬陳
漢書杜鄴傳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

無可間也樊遲問孝子告之以無違而又言事之以禮
閔子蓋能如是故稱爲孝後漢范升傳子以人不間於
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與杜鄴之解仝
此漢人相傳之舊訓也集解引陳羣謂閔子爲人上事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人不得有非間之言其論孝
哉之義較淺矣
周衰於東遷而子曰吾其爲東周何也孫氏示兒編云
此是反辭言必興起西周之盛宜復爲東周之衰乎頗
勝舊注蓋本伊川之說
作者七人包咸注以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實之疏引王弼謂即逸民引康成謂七爲十
賢者避世四句故解家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孟子古
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薦處士黃
錯任棠云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逸民傳序云絕
塵不及仝夫作者而李賢黃瓊傳注與王弼仝蓋皆本
于應劭風俗通其十反篇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
人也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
程子說仝岐頭別論似均不足爲據必求其人包注爲
允
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政爲難能攷春

秋[illegible]年仲孫蔑卒廿三年仲孫速卒則莊嗣獻子僅四年蓋有合於三年無改父之義也

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又字季謚惠而柳下之稱未知是邑是號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廣韻及唐書宰相表云食采柳下遂爲氏故左傳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許愼淮南子注云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莊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略注竝仝其說以爲居千柳下也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如戰國策稱梧下先生陶靖節稱五柳先生之類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

元孟子雜記云今孟子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蓋趙誤算也翟晴江作四書異余與翟公對數之實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趙多六百九十四較陳少三十一經本流傳古今不無小異未敢遽以舊說爲誤

時日害喪書湯誓害作曷古字通用趙注云害大也書傳無訓害爲大者王粟臣孝廉名庚期云疑大乃盍之譌誤脫其半耳

匡章孟子所與游者陳仲子孟子所惡者而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屈篇以匡章爲孟子弟子注淮南氾論以陳仲爲孟子弟子似皆誤

放勳曰孫氏音義云丁音馳或作曰誤路史後紀亦作日字則以爲放勳之言者非也

無罪而殺士章注語曰篤鵲蒙害仁鳥增逝案二語見漢書梅福傳上句作鳥鵲遭害僞疏謂出史記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歎語當之謬矣

余嘗辨四罪四凶非一科頃讀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有云殛鯀而放四凶別鯀於四凶之外可見是兩事元凱乃其子何注左以檮杌爲鯀乎

堯九男淮南泰族仝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二篇隋書王邵傳竝堯有十子趙岐數丹朱在九男之內故曰八庶無事不見于堯典高誘謂丹朱肖子不在數中益以九男皆庶子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亦稱庶子九人則趙氏庶之說非歟莊子盜跖篇堯殺長子釋文載晉崔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路史後紀言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是堯不止十子矣又呂去私及王劭傳言舜有子九人亦俱無考

楚史檮杌釋文於左傳序及文十八傳爾雅序竝音檮徒刀反案杜注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則當音直由切八愷中檮戴陸德明顏師古俱音疇韋昭音桃非漢藝文志公檮生霍去病傳檮余山師古皆音疇史榮隱檮杌音壽史索音桃非可互證也

西子疏引史記云酋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獻之吳王

夫差大幸之每人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史記無此事不知出何書西域記謂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政相類又不虞之譽章注引尾生陳不瞻事僞疏亦以爲史記之文云其事繁不重述邵武士人殆不信世間尙有讀史記者

校人乃掌馬者猶圉人云爾周禮夏官有校人左傳哀三年校人乘馬命校人駕乘車可證也乃孟子注以校人爲主池沼小吏不知何據豈因有畜魚之事而誤歟

校人職曰家四閑馬二種子產位上卿執國政固宜有掌馬之人矣

賈翳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賈翳來攻沈猶氏以賈翳迂曲余謂此猶左傳芻蕘之難云爾總之不離草竊者近是

孟子述獻子之友五人而忘其三國語趙簡子言獻子有闘臣五人豈卽孟子所謂五人歟然以爲闘臣與不挾貴之指不合獻子益友之而不臣之也又新序刺奢篇獻子荅韓宣子曰吾有二士顏回茲無靈似可補孟子所忘之二但獻子卒于襄公十九年安得逮見顏子恐亦不可信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貞子宋卿陳侯周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諡與史不合又以孔子爲陳侯周臣案此時孔子已過宋至陳何以主于宋卿之家若以貞子是宋卿出奔在陳則春秋傳無其事若以司城爲史記之文云其事繁不重述邵武士人殆不信世間尙有讀史記者乃宋官故屬之宋而春秋之世官名變易彼此襲稱政司空者哀七年傳言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況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是陳固有司城之官矣安得以爲宋卿左哀十五陳有公孫貞子杜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通志氏族畧四謂陳有司城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勝見左昭八）知貞子是勝之子也貞子爲陳湣公臣湣公莹有二名史名越孟子名高而周之諡湣史年表世家可證何言見滅無諡至以孔子爲臣之有

陳臣更非在陳絕橿并難言公養冀爲臣之有

莧稗僞疏禾中之莖草也案莧通作稭爾雅作稭注稭似稗布地生穢草疏云稭亦有米細小莊子稭米之在太倉是也稗說文禾別也廣韻草似穀而實細則莧與稗判然二種疏既誤合爲一而又以莖草當之尤爲失考莖名莖莧爾雅莖莧蕎乃別一種草名非莧非稗亦非生于禾中

小弁序謂太子之傅刺幽王而孟子趙注以爲伯奇之詩疑齊魯韓三家有此說猶曹植令禽惡鳥論以黍離爲伯奇弟伯封作也論衡書虛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漢書中山王勝聞樂對言伯奇流離比

干橫分亦引詩憂老數語趙注政仝必非無據若僞疏以伯奇爲宜白妄矣伯奇尹吉甫子後書黃瓊傳注引說苑又以爲王國子未聞

述齊桓蔡仜五命不但與公羊僖三年陽穀盟詞及管子大匡霸形所載異并與穀梁僖九年葵仜之令詳畧不仝似當以孟子爲定

杞梁妻善哭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於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云遇於郊檀弓云迎柩於路說苑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當依齊城解乃馬縞中華古今注以

爲長城賈休詩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哀宇記平州盧龍縣秦長城東西長萬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失骨卽此城也時代懸隔誕謬之甚或指齊長城然莊公時未築也

二女果說文作婐趙注果侍也與許愼解仝僞疏云釋果侍是惑於許說而誤益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似以果字屬下句謂實若固自有之愚案周禮大宗伯曰攝而載果小宗伯曰以待果將注果讀爲祼古者饗祀王后仝獻疑此果字是瓚祼之義

爾汝者賤簡之稱也故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世說載孫皓爲晉武帝作哥汝歌帝悔之魏晉陳奇傳陸雲與兄書引似未合

釋訓自子子孫孫引無極以下十六句皆用韻語如七言古詩此訓詁之創格也趙氏孟子章指效之黃石公三畧引軍讖內貪外廉至是爲國姦三十句一韻連用惟兩句不韻古書用韻無如是多者亦奇郭璞注釋訓篇王逸注楚辭皆用韻

釋親妻之父母爲外舅外姑然亦可單稱舅姑坊記曰舅姑承子以授壻

釋樂徒鼓磬謂之寋郭云未見義所出案釋文寋本或作謇放謇與讒嚚仝方言廣雅並云吃也玉篇難也益八音惟磬難和其聲詘然如人之口吃于言促而不舒也

釋地秦有楊陘疏引周禮夏官職方氏之楊紆改爲楊陘而謂冀州之楊陘卽雍州之弦蒲恐不然也漢地理志述職方揚紆而師古注引爾雅又改爲楊紆豈因音仝通用歟鄭與顏皆不知楊紆所在（爾雅釋文云本或作紆字非）

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案水經注四十卷霍山下引爾雅大山宮小山爲霍（爲字舊刻作曰）三十九卷廬江水下又引爾雅宮字霍字之上皆有曰字豈古本爾雅不仝乎仝謝山太史謂古人元有二種讀法晁補之作二句對解之非無據也案汲水篇引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以例此文則霍上有曰字較爲明豁若宮上亦有曰字作二句讀舉竟未安

釋木髡樛郭云未詳案凡木枝葉凋落曰髡亦謂之樛方言樛就也汪成就貌荏自榮至枯亦物之一成也

釋鳥舆頸鵯郭未詳案樊孫本舆作鷺釋文本作鷺釋鳥斯也小爾雅廣雅並云此類有三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鵯鵯必燕烏矣鵯爲頸項之義鵯爲白義詩有女如荼亦言其白

釋畜缺豕屬或疑釋獸豕子豬一條是錯簡許周生云廣雅次第依爾雅六畜篇雖有豕屬而豬貙諸條在釋獸中與爾雅合益古人著述不似後人煩密也景純注爾雅自謂沈研鑽極慮二九載然未詳者尚有百數十事偶解一二或可補闕若必備說無遺恐不免失之鑿矣

許周生云經學自東晉後分爲南北自唐以後則有南學而無北學北史儒林傳序曰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益南北之不仝如此陸元朗南方學者經典釋文不獨創始陳後主元年其成書亦在未入隋以前故序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於論語云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又其書中引北音止一再見似書成後入隋唐亦不增加故北方大儒如徐遵明諸人皆不援及元朗於貞觀初拜國子博

士據舊唐書儒學傳盧紹弓學士釋文攷證謂元朗之卒當在唐高祖之初者誤也　五經正義之作未必非元朗創議故正義于易書左傳用王注孔傳杜注竝仝于釋文正義中所謂定本者出于顏師古手　見本傳　師古之學本其祖介介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折服諸儒則據南本爲定可知也　釋文中亦間引定本及見之　是師古所定元朗猶　孔仲達本兼涉南北學　本傳稱其習鄭氏尚書王氏易至其爲正義時已有顏氏考定本在前且師古首董其事　據孔穎達傳仲達亦不能自主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此竟廢近乃有治鄭氏易書服氏左傳者紹北學于千載之下不亦難乎

讀記二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引緯書甚多朱太史經義考有必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又占經引緯曰河圖聖洽符曰雒書兵鈐勢曰詩雅度覽曰春秋渾符曰孝經周天七衡人間又曰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并缺其目豈未見悉達此書耶楚詞王褒九懷株昭云神章靈篇今赴曲相和王逸注河圖洛書緯讖文也朱氏亦失載

檀弓剩義

檀弓之文左氏所不逮見困學紀聞五故東坡得文法於檀弓紀聞十七嘗教人讀之梁溪漫志何小山物始之言梁書何子季傳尚未深知檀弓者爾特記事多失之誣解家又增乖越余愛其辭而病其義既誦之餘爲沽說二卷沽者畧也後見徐穆如檀弓通郤鶴亭檀弓疑問頗與余仝因偏攷漢唐迄今駁檀弓之語隨校隨刪僅存十餘條易沽說爲剩義錄之如左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文王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但云舍伯邑考者省文耳上言舍孫立子下言立孫其義已顯左傳潘尪之黨申鮮虞之傅摯竝省去子字淮南氾論曰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史記管蔡世家曰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孔叢雜訓曰文王舍適立次注疏謂文之立武王伯邑考見在似皆誤會檀弓之文

微子舍其孫腯　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啟生公子敬生公子朱豈卽腯之父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史記敘孔子母死在年十七以前恐不可信皇王大紀於周景王十六年書顏氏卒則孔子年二十三歷聘紀年書于二十四歲觀東西南北之人一語似稍近實益孔子早有四方之志因母在不敢遠游耳史記孔子三十歲之前已兩次去魯必是除喪而乃出行也

孔子少孤節　周禮冢人墓大夫掌墓地自王公至於士庶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族地之形勢及丘壟昭穆之處皆豫爲圖藏之後須葬者依圖以爽其造營始祖之

墓孔子會祖防叔爲防大夫卒而葬此孔氏兆域當始
營于防叔則所謂防墓者先祖之墓也所謂不知其墓
者昭穆之處也所謂合葬於防者以孫從祖也蓋孔子
三歲失父幾殯於五父之衢迨母歿而訪求墓位乃得
葬親仝處爾史記誤以合葬爲母耐父墓後儒竝據以
爲說故義有難通余著史記志疑尚仍舊解
蓋三妃未之從也　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孟子何以
有三妃歷攷漢書劉向傳後書張衡趙谷傳三國志魏
文帝終制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
集解後書李賢注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山海中山經郭
璞注路史後紀十二羅苹注竝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

妃乃別本之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宋書禮志
第四襲其說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世紀所稱舜
妃癸比本於海內北經作登比氏登北氏　豈可信哉鄭注引
離騷湘夫人尤屬乖誕蓋梧之葬本爲妄傳而二妃
不從記有明文安得神游湘浦漢地理志陳倉有舜妻
冢祠竹書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則娥皇先舜二十
年卒也育乃其名皆必育之誤　路史餘論引世紀女英墓在商州
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卒葬在焉斯固事之可信者乃
仍襲傳會或謂二妃葬湘山秦博士或謂從巡溺湘水列
傳王逸酈道元湘水注黃陵廟碑　郭璞羅泌已辨其非寰宇記百六十
二言桂州臨桂縣有雙妃冢奚足據即九歌湘靈湘夫

人是湘之神靈竝天地奈何嫁名堯女洛水宓妃一以
爲伏羲女　如淳說　一以爲伏羲妃　路史說　似古帝之子勤遭
水厄多作水神此與山海經注以湘神爲天帝之二女
路史以爲帝舜之二女仝歸荒誕矣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奔喪云哭父
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喪服小記哭朋友於門外之右寢門外也　所識於野張帷鄭注引逸奔喪禮
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
說不仝疑檀弓誤未必是殷周異禮蓋師不當哭於寢
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魯繆公立于齊宣公四十七年而莊子死于齊宣公四
十五年似不相涉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禮運曰三年之喪期
不使此後世奪情之所藉口也東漢斷大臣行三年喪
吳孫權時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
頹於百代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爲弁絰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士
喪禮喪大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文此最可

疑昔王秀之禁子孫代哭以爲喪主不能道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先王制禮教人以僞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雜記下篇亦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檀弓上篇伯高死衞節疏又云無殯當哭諸正寢似皆非也孔子謂兄弟哭諸廟奔喪曰哭父之黨於廟則無論不哭於寢而殯不在廟何以舍廟而哭於異室乎

陳子車死於衞節　陳子亢非孔子弟子陳亢乃齊大夫陳子車之弟子車卽左傳昭二十六年之齊子淵捷與陳亢字子禽者判然不仝故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

子亢分列五等六等鄭注誤認爲一人也

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　古有兩公輸般如弈後有羿之比此般與戰國策墨子諸書所稱魯般年數懸隔決非一人故樂府古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唐上官昭容詩公輸與班爾從此遂藉聲

戰于郎　郎當爲郊以字形相似而誤事見左傳哀十一年若郎之戰在魯莊十年安得有禺人及童汪踦孔疏謂戰郎戰郊俱有汪童之事不亦謬乎又以戰郎是桓十年齊衞鄭來戰于郎亦非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　陳棄疾恐非楚公子棄疾後立爲平王者蓋棄疾是時居蔡不在軍中也鄭注

陳或作陵疑棄疾卽左傳昭十二年陵尹喜之字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　杜于世族譜謂懿伯爲子服仲叔不及仲孫它似以懿伯卽惠伯父仲孫它而注昭二年傳懿伯又從康成注謂懿伯是惠伯之叔父二說不仝以予攷之世族譜誤鄭注謂敬叔於懿伯爲叔父亦誤惠伯稱懿伯叔父記有明文則懿伯者仲孫它之弟也故字仲叔疑　伯無後或辨叔父之稱對叔弓敬子爲詞猶書言乃顯考爾殊不然仲孫它爲桓公六世孫叔弓爲桓公八世孫連身數　敬叔於昭穆當呼仲孫它爲從祖安得有叔父之稱孔疏云敬叔于它字子服後遂爲惠伯爲叔父

氏故稱子服惠伯若它卽懿伯豈惠伯以叔父字爲氏乎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子服仲孫懿伯之子爲子服惠伯通志氏族畧三孟懿伯字子服並仍譜誤蓋它謚孝伯與其姪孟孫羯仝謚見襄　非謚懿伯也問何以徵之曰孔疏于子服伯子引世本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顧氏大事表高氏姓名考並據之甚是

晉獻文子成室　注謂晉君獻之謂賀也衞湜陳澔謂君賜臣不得言獻疑趙武謚文趙武兩字爲謚他無所見然以衞貞惠文子例之不敢遽斷其非若言君賜臣不可稱獻則殊未然此篇上節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君洗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散爵獻士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古原字作京傳寫譌爲京耳

漢太原郡京陵縣卽九原也寰宇記四十一九原在汾州平遙縣東七里又四十七絳州正平縣下云九原趙盾葬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節　史通申左篇謂子罕相國宋睦於晉以此事爲妄案呂覽召類載士尹池爲荆使宋見司城子罕不徙南家之牆不禁西家之溝歸諫荆王不可攻宋因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修於廟堂之上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子罕之謂乎

蓋卽此一事而傳聞異辭耳

說文偁經附證

說文引經往往與今本不全顏黃門謂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案古本各有師承所傳多異許氏從賈逵受古學必非無據翟晴江丈嘗著說文偁經證一書甫脫稾而歿今不知落何處余曾附校十數條聊記於此

亓部周禮有郊宗石室　翟云周禮未見惟通典祫禘引鬱人職文此卽鬱人之郊宗石室也　玉繩案舊唐書禮儀志御覽五百廿八引此文並作春秋左氏說則是周禮及郊宗石室然左氏傳中亦無

L部卷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者周時典禮非周官書之謂祭酒凡引緯但稱禮或稱周禮也

牛部春秋傳曰宋司馬犂字牛　翟云昭二十年少司寇犂馬字疑誤犂未聞爲司馬　案余弟處素左通曰犂之字不見傳司馬當作司寇豈因宋有司馬牛而誤耶

口部周書曰哅其耆長　翟云微子篇爲其歸周張本稱曰周書或當時嘗有師說然　案後足部引子顛躋仍是商書

言部詩曰鑾斯羽詵詵兮　案釋文曰詵說文作𧦝此既引于詵之下不應作𧦝而多部不載𧦝字其委未詳詩曰有嘒其聲　翟云今詩無王氏詩攷引列于大雅雲漢篇蓋以有嘒其星當之似不可通　案魯頌泮水

曰鸞聲噦噦毛傳噦噦言其聲也叔重顧有以傳注當經者疑此卽魯頌文而雜以傳耳

鳥部詩曰鳧鷖在梁　案大雅鳧鷖篇言在涇在沙在渚在滸在亹各用以爲韻不應有別本作梁小雅鴛鴦在梁曹風維鵜在梁又不應引于鷖字之下梁字必誤周禮曰孤服鷖冕　案春官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如公之服孤之服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則孤當作公

木部書曰竹箭如緡　翟云今書未見玉篇述說文仝案緡與箭仝音祭酒蓋云讀若竹箭而誤憶禮記爲書耳

春秋傳曰楊而書之■案周禮職幣典婦功泉府皆有書楊之文非春秋傳也

心部唐書曰五品不慁　翟云舜典五品不遜古文作慁　案漢張純陳寵稱舜典皆云唐堯之典此言唐書猶伏生大傳之題唐傳也益今舜典乃古堯典不分爲二

詩曰憬彼淮夷　案魯頌泮水釋曰憬說文作憲此依經爲憬前瞿部又引爲穬未見有作憲字者　文選安陸王碑注引韓詩作獷

門部春秋傳曰閱門而與之言　翟云莊二十三年閱而以夫人言閱字句變爲閱門失其旨矣　案魯語閽

土部禮天子赤墀　案漢書梅福傳亦引此文當是逸禮

衛大夫貞子名埜　案衛臣無名埜之人而謚貞子者惟北宮喜豈喜與埜音近當時有別稱歟

虞書曰堋淫于家　案古文朋作堋閻百詩謂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之事當是丹朱居母散宜氏喪也

戰國秦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貢之逐在文目
晉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皆不見所出燕策云陽
虎之難孔子逃于衛亦未聞
齊策孫室子陳舉注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稱號甚別姓苑
有宗
孫氏
燕策蘇代遺燕昭王書云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
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天下孰敢不聽秦齊稱帝之後
又有此游談當時已無魯連其人大聲呵之而昭王猶
善其書何哉
司馬貞補史記序云本紀十二象歲星一周八書法天

時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
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張守節論
史例襲之惟改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舉
全數餘二日象閏子長本無此語穿鑿可笑王若虛曾
斥其妄
五帝紀北發當是北戶大戴禮記作大敎不可解曲阜
孔檢討廣森補註云大大人汪芒氏之國也敎敎民也
其爲人黑山海經有焉
裴氏集解引鄭玄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左傳成十
七年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虞書孔傳全鄭意與傳相反何
也
余嘗疑少昊是古官名見史記志疑一今又得一證越絕計倪
內經少昊主金與祝融后土玄冥太皞爲五方之官則
爲官名審矣
夏本紀與河渠書及漢溝洫志竝言禹治水在外十三
年尸子言十年吳越春秋言七年三國志高堂隆傳昔
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本前
後歷年二十二載葢依史漢之十三年又并鯀九載數
之也其實當以孟子八年爲定金仁山謂兗州賦十三
載乃仝故以爲十三年說本禹貢注疏蔡九峯諸儒已
非之孔疏引馬融謂禹治水三載并鯀九載爲十三年
八州十二年平兗州十三年平未免臆撰至路史作治

水三十年九不足信
周本紀載呂刑惟貌有稽作惟訊有稽海甯陳仲魚名
鱣云說文糸部引周書作緇訓爲旄絲次緇字於細字之
下當有細義言維細有所稽攷也貌字乃衛包私改郭
忠恕汗簡釋緇爲貌失之矣史記訊字疑緇之誤說文
訊重文作鞫與篆文緇形相近耳嚴九能云古皃字作
緇故汗簡云然此古文假借非誤也古文廟作庿亦从
緇省廟者皃也
紀言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元未可深信然欲攷世表世
家年次不得不依以爲說許周生謂本紀誤竹書十二
年流彘近之

溫公通鑑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
爲天子自壞其紀綱特著篇首爲後世戒宋樓鑰獨謂
此書之作實繼左氏傳溫公不敢顯言之爾左傳以三
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攻媿此論甚確見本集
太史儋言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周紀與封禪書仝
秦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及漢郊祀志水經渭水下注
竝作七十歲余謂自始皇初生逆數至惠文改元爲六
十六年而後四年西周亡鼎入秦恰得七十年海甯錢
廣伯云名馥恰得七十既非初生復非卽位如何似當闕
秦本紀大庶長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鳥身上似脫
中衍二字不然太戊妻之當何屬而下文所謂中潏者
歸魏則本篇有足證也

秦初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史不著其目參攷漢志續志
連而史祇三十五尚缺一郡案水經灤水注云始皇二
十三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更曰燕國余據以補
郡數之缺詳史記志疑四趙誠夫水經注釋引顧亭林北平古
今記謂漢志廣陽國昭帝元鳳元年置當以昭帝置者
爲定恐未盡然孟堅志地理但舉大略文義簡古不能
盡詳卽如漢更秦廣陽爲燕國高帝時封盧綰及其子
建文帝時封劉濞武帝時封子旦直至昭帝因旦謀反
誅地入于漢改用廣陽舊名宣帝仍而不易中間凡二
次國除爲郡孟堅皆不書則其不言秦廣陽郡者畧也
秦有黔中高帝更名武陵孟堅不云故秦黔中郡亦是
脫畧不書與廣陽一例矣
始皇本紀年十三歲古無年歲竝稱者曰知錄謂古人
但云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錢廣伯云孟
子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趙策太史曰年幾何矣對曰十
五歲矣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許周生云始皇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
屯留軍吏皆斬衍死字前所衍死字疑在此漢志無遷其民於臨洮此爲一事據漢
書五行志所引止此可證以下另爲一事將軍壁死壁當
留人間遷屯留民懼禍及已故因將軍之死而反反亦
卽死故戮其屍也　呂后紀末前言東牟侯與滕公除
宮廬執戟者捕兵罷去載少帝出則宮中已無一人乃
又云代王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此十人
何自來乎且天子未出而一廬罷去今帝已出而十人
者謬言天子在宮以止代王之入轉必待太尉往諭然
後去則十人明是太尉所使俾知操縱之權實出于已
故文帝卽夜拜宋昌張武收兵柄以備不測一時君臣
情事史公以掩映之筆出之綜核上下文史公不應乖
反如此固自其微意所在爾

泰山碑曰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是
帝■而亦可稱遺詔也
嶧山碑極簡古決是秦時之文水經泗水注始皇觀禮
於魯登嶧山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曰書門其鄭
重如此且爲刻石七篇中之第一篇太史公獨闕不載
何也盧學士謂史文有脫誤其說見所著鍾山札記
春秋之法雖無事猶必書孟月史記周以後本紀是年
無事則并年逸之獨始皇紀於三十年特書曰無事此
史公創例全書亦祇一見
始皇因圖書曰亡秦者胡乃發兵擊胡而不知爲胡亥
路史後紀注引世紀曰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

誅豪傑何其類也
子長爲項羽作本紀班叔皮譏其失唐已來諸儒皆言
羽不當列本紀惟羅泌以爲得編年之法未敢謂然明
吳偉業綏寇紀畧言張獻忠自爲一文庶評古帝王以
楚霸王爲最眞盜賊之語也
高祖本紀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靳
布鄱陽全氏經史問答謂洮水當作沘水在九江布敗
于蘄反走其國又敗于沘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于番
陽許周生云別擊者擊布別將之軍非布在洮水也追
得靳布鄱陽遙接上文布走令別將追之也全氏似未
審

因卽以兵送平王此又徙東都在元年之確證也
周生又云晉文公過衛志疑據晉語韋注在衛文公十
八年以世家書于十六年爲誤案世家以晉文過衛在
衛文十六年甚確左傳晉文于僖四年十二月奔狄表書
于五年處狄自五年始十二年而行過衛則政當衛文之
十六年國語亦言蓄力一紀可以遠矣乃行過五鹿子犯
言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僖二十八年晉取五鹿則衛文十六年過五鹿內外傳所合惟內傳與文
公不禮野人與塊爲一時事而外傳以過五鹿在適齊
前過衛在去齊後爲有岐誤國語言衛文公有邢狄之
虞不必定是見伐特虞其來伐耳若方當見伐則當曰
有邢狄之變矣韋昭注以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爲

文公過衛之歲殊非文公自去齊後千衛曹鄭既不蒙見禮而宋襄楚成亦止聞乘馬厚幣之贈未嘗假館自衛至秦雖經歷多國而道途元非遠隔入秦在二十三年則過衛亦在二十三年史表所書非誤若謂傳十八年過衛則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此六年中文公淹留何國乎

鄭襄公十八年晉欒書取我范索隱本作汜左傳成四年釋文云汜音凡或音祀王粟臣孝廉云成皐之汜水當作汜濟陰有汜水音汎又音凡成皐之水與之仝字仝音故師古注漢紀謂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爲祀卽釋文或音祀說也可知祀乃俗音因汜與江有

汜之汜相近故俗呼之曰祀至今相沿不變而成皐之汜水直書作汜水何以舊音凡且左傳王出適鄭處于汜杜注鄭南汜也正義謂鄭有南汜東汜又楚伐鄭涉汜而歸又秦軍汜南俱作汜音凡則成皐汜水之宜作汜水審矣況正義謂涉汜之汜是地名

汜合

高祖功臣表昌武侯單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此漢時保辜限也今律以受傷之輕重定限期之多寡手足及他物傷者限二十日刃及湯火傷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五十日以被傷時刻爲始過一刻卽爲限外

功臣卽侯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案周成不知何代人唐志周成解文字七卷亦不言其時文選注及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亦引之

建元侯表書符離侯路博德之功曰將重會期書衆利侯伊卽軒之功曰手自劒合班書亦往往故之唐樊宗師專學此等句法

藁兒侯亦作語兒水經注引吳黃武時由拳西鄉產兒墮地便能語云天明何欲清腳折金乃生案永樂大典本天方明何欲清鼎腳折金乃生

褚少孫續建元侯表載田千秋上孝武書有堂尤畔父黃帝涉江之語漢書千秋傳無之豈刪而不錄耶

將相名臣表鴻溝作鴻渠蓋引渠水所爲故名渠非以別名狼湯渠之故水經注謂之梁溝卽陰溝水又有沙水後儀之稱焉

景帝後三年正月甲子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則云甲子太子立大事記以班氏爲誤而不知史所書是旣殯正繼體之禮班所書是始死定嗣子之儀也大事記又譏漢昭元諸帝葬前卽位謂廢自古旣葬卽位之禮然自古卽位亦不必定在葬後嗣君改元之年先君尚未及葬則先卽位而後葬先君春秋書文成兩公可見王孝廉云封禪書中嶽嵩高也志疑引周禮冀州山鎮及左傳司馬侯語辨中嶽是霍山非嵩高恐不然嵩高

爲中嶽自當據爾雅史公不誤霍山在今山西故周禮
指爲冀州山鎭冀偏西北不得言中司馬侯刱太室于
四嶽之外者以東西南北爲四嶽則太室之爲中嶽自
在其外不得據崧高之詩以駁爾雅
書金縢一篇今古文皆有太史公載之魯世家然先哲
多疑其僞余據淮南子金縢豹韜語疑古別有金縢之
書許周生云淮南子所謂金縢豹韜蓋自莊子所言金版六弢後讀宋樓鑰攻媿集
有一說極爲明通其跋金縢圖云書序武王有疾周公
作金縢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所謂金縢之匱其中
實藏占書自后稷封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
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啟籥見書正啟先世金縢
之匱也

讀記二

鄭世家言鄭君乙爲韓所滅六國表言康公滅無後而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西十里有鄭太子墓唐盧
照鄰銘太子壽者康公之子桓公二十代孫聰明仁智
邑封千戶今壽城是其地年七十八薨葬天陵南此果
可信則康公非無後矣
田完世家言田常有七十餘男小司馬引鮑昱云陳成
子生男百餘人後此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餘人勃
海王悝子女七十人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北燕馮跋
子男百餘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明代端順王奇淯生
子七十人餘不多見
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劉伯莊云猶談談王孝廉
云作談却不可解竊疑是淡之誤淡淡水平滿貌見高
唐賦與潭亦近淡轉爲潭猶談之作譚耳
弟子傳壤駟赤桐城姚姬傳郎中名經說謂卽左傳定
十年之邾工師駟赤
趙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是子蔭父也平原君傳漢奚涓死
封其母疵爲魯侯稱曰母侯是子蔭母也高祖功臣表張敖
賜謚爲魯元王是夫從妻爵也呂后紀魏志郭憙爲甄氏
後封平原侯是以異姓襲殤母之爵也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曰戰國策望作藍案藍諸君見中
山策而燕策蘇代云望諸相中山使趙韌之求地望諸
攻闕而出豈樂毅之前已有號望諸者乎疑燕策兩望
字當作藍史索反牽引藍諸作樂毅合爲一人則誤甚
矣
淮陰侯傳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萆讀曰蔽索隱引楚
漢春秋作卑益省文而顧寇溪方輿紀要謂北直眞定
府獲鹿縣西有抱犢山本名萆山韓信登萆山望趙軍
卽此則不當作隱蔽解若訓蔽則字當从竹
倉公傳趙章病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則食粥眞養生之要也張文潛
有贈潘邠老粥記言晨起食粥之妙益於老人尤宜
韓長孺傳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

郅音質三人姓名也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似漢書誤嚴九能云郅作至或省文或傳譌俱未可定

衛將軍驃騎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孝廉云得字當在千字上謂得千騎將又得王王母又得王母

日者傳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此事莫詳因考後書崔駰傳顏回明仁於度穀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孔融傳南睢之骨立三國蜀志秦宓云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晉書地理志敘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姓之禪宋書文九王建平王傳會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北周書裘長孫儉詔蕭何就

窮僻之鄉其事皆未聞後書南蠻傳爲漢鑒之結著獨方之衣章懷亦未詳

太史公自序傳申呂甫矦注以甫爲捕顧亭林謂甫乃俌字脫其旁耳嚴九能云方言趙甫小也甫有小義亭林似未攷方言以上各條固史記志疑已刻不及增改故錄此

漢書武紀元封元年登嵩高聞呼萬歲者三太始三年登之眾山稱萬歲人但言嵩呼耳

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有云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令法農忙停訟蓋始于此

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何奴傳作王

牆皆不書嬙字錢宮詹云說文無嬙字左傳妃嬙嬪御唐石經本作牆漢書王牆字亦从爿元帝紀作檣恐是牆之譌檣字說文亦未收諸藉堂云王牆蓋取古美人嬙檣牆二字古通毛嬙之名未必古無嬙字疑

平帝紀元始元年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元始元年二月丙辰封疑是誤重此卷表中高城節侯梁亦兩見誤出也

史漢侯表中安丘侯張指坐人上林謀盜鹿國除成平侯劉禮坐恐禍取雞以令買償免侯所坐亦甚微淺何遂至于削國漢法亦太重矣惟韓陽侯江喜坐上書還印符隨方七免方士張宗也其事畧見郊祀志谷永語　高昌侯董宏以侯邪免後復封而其子武嗣侯又坐父前爲侯邪免宜哉

古今人表周公僞蜀乾德六年封顯聖王見寰宇記七十七以下補人表攷

仲尼宋熙寧中欲加孔子謚至神元聖帝禮臣李邦直執不可卒從其議見王明清揮麈錄又西夏仁宗仁孝嘗尊孔子爲文宣帝見宋史夏國傳

僑極亦作喬又見禮祭法疏引大戴禮

簡遏許周生云月令疏引鄭志稱爲娥簡狄詩疏譌爲

流簡狄諫卷稱後王以爲媒官謂之高祺案月令疏高祺祀簡狄之夫而非簡狄

嫄嘗名常儀檀弓上疏引帝繫作陬氏之女曰常宜

女趙禹妃塗山氏女生啟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塗山氏爲玉京太后尊啟爲齊聖皇帝見舊唐書禮儀志

三

傳說周生云揚子雲解嘲或釋褐而傳似以傳爲大傳之傳蓋說稱傳說猶召公稱保奭也孟康以爲甯戚恐非

箕子其支子仲食邑於于子孫爲鮮于氏見顏眞卿太子少保鮮于仲通神道碑銘及通志氏族畧

魏志王肅傳

伯夷叔齊亦曰夷叔又見蜀志郤正傳晉書羊祜傳亦見

太姒錢廣伯云錢田間謂太姒是文王繼娶諫菴謂姊妹仝嫁于周恐未然詩云篤生武王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太姒爲文王元妃明甚其云文王初載者猶曰初度云爾纘女爲莘者卽所謂太姒嗣徽音也

安得以卽位之始年當之而謂中年再娶乎況禮諸侯不再娶也案諸侯再娶者甚多

散而生錢廣伯云許叔重五經異義以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非公羊二字作名之說見曲禮上正義在馬融前

晉仲稱仲父亦見晏子春秋諫下呂覽知接重言情諭

達鬱

鄭子產亦曰國產見亢倉子政道篇

顏淵妻宋戴氏見元史

孟子亦曰鄒叟見宋呂陶淨德集送范堯夫詩自注前史有謂孟子爲鄒叟皆又瓦釜漫記孟子父名彥璞

尹吉甫元豐九域志墓在滄洲

宋正考父亦曰正父見初學記十七引王粲讚

魯公子季友又作有晏盤銘殊路篇古字通用

百里奚九域志墓在鄧州寰宇記在南陽縣西南七里

介子推錢廣伯云史記弟子傳稱介山子裴注作介山子然誤也史本文然字屬下句家語弟子行作介子山又誤倒耳

荀林父庾信崔說神道碑云上軍之左實用荀林父是爲鬬穀於菟又見左傳二十年

尹子文

原憲盧學士檜弓疏稱憲子梁昭明詩中嘗稱原生李夢陽詩中又稱憲生

顏刻錢廣伯云諫菴謂史記弟子傳作顏高爲誤自無不可盍刻又作克見家語顏子貢問克字本作亢形似致譌也

然云顏氏爲魯望族不應亞時仝名有二高恐非確論晉有二士句魯有二嬰齊夫非望族乎何必顏氏不有兩高也

段干木通考一百三卷宋徽宗時封善應侯又晉書隱逸傳宋繼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

伯兇宋劉敞公是集伯冏敦贊序伯冏周公裔孫也

季隨楊升菴丹鉛錄云蕭穎士蒙山詩尚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八士中一人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

王青二友未詳金壇段明府玉裁云漢藝文志有王史氏在禮有青史子在小說大戴禮記保傅篇作青史氏或表當作王青二史歟蕭山徐北溟鯤曰漢志王史氏乃六國時人與表不合且表中無此例懋堂說不可從

狐突說苑立節謂獻公卒狐突自殺與傳異

瞥記三

公孫杵臼九域志墓在絳州

宋子牢劉孝標稱爲罕生此補五等爵子皮誤爲宋子罕

陳不占孟子不虞之譽章注作不瞻聲相近毛本作贍誤

老子唐書則天后光宅元年追尊老子母爲先天太后

伍子胥唐昭宗景福二年封廣惠侯一云唐封廣衛錢旋晉吳王武肅王奏改惠應安王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賜忠清廟額封英烈王

徽宗政和六年加封威顯高宗紹興三十年加封忠壯一云改封忠莊侯寧宗嘉定十七年昇封忠武英烈威德顯聖王一云忠武英烈作忠孝威惠一作德顯聖作顯聖安福王元封順祐一作佑

王雍正三年改封英衛公宋嘉熙三年會建英衛閣理宗御書見稽會筠浙江通志李衛西湖志

瞥記三

月吐譬如大下當爲朝廷破之已而果爲邊將所敗上欲立廟賜以司徒李泌以爲太重請贈兵部尚書

魯叔孫昭子卽叔孫婼公羊經婼作舍毛氏簡書刊誤非之錢廣伯云舍乃婼聲之轉觀惹字自明

楚伍奢伍尚宋理宗嘉熙三年封奢烈侯妻嘉應夫人尚昭順侯妻淑惠夫人見李衛西湖志十五

榮聲期陶潛集詠貧士稱榮叟亦云年九十又稱榮公飲酒十一

荆軻海寧吳槎客騫云軻墓九域志京兆府河中府並見蓋招魂而葬或不止一處歟

宋襄公與楚戰傷股七月而死韓子外儲說左上三日

而死淮南泰族訓軍敗君獲莊誤
樂陽古陽羊通用漢書五行志上武五子傳　武帝女陽石公孫賀江充傳　公孫氏詭陽泥論梟陽說文作梟羊淮南氾論訓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九年都陽馬援傳作都羊
秦武陽史記匈奴傳燕將秦開之孫
鄭子臺又作子亶釋文或作臺余弟左通云亶亶字相狀轉寫致譌
裔款蓋卽艾孔錢廣伯云艾音乂與裔音近款孔聲近
嚴九能云爾雅艾歷相也方言裔歷相也亦裔艾聲近之證
宋桓魋皇侃論語義疏本引包咸注曰桓魋宋司馬黎

也黎字疑誤增司馬牛名犁不應仝之
象亦曰象放見大戴禮帝繫象爲人傲狠因以爲號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重華之於象敖
劇辛吳楚客曰辛何以在第八
蚩尤九域志冢在京兆府
王子帶亦曰叔帶見左傳昭廿六年
蒯聵師古曰蒯音五怪反錢廣伯云釋文蒯苦怪反聵師古注八卷中無之
五快反此蓋仝之今誤脫兩此有師古注八卷中無之而簡公之諡無攷復列在石乞狐厲之黨後不若此從
其君父君母之得其所也疑彼是後人誤增
律歷志引六國春秋不知誰作藝文志不載又引漢志
曰歲在大梁此志是班氏以前之書藝文志無之大梁之名亦異
商之玄王毛鄭韋注商頌國語皆云契也而漢書禮樂志曰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師古謂非一人豈班堅以玄王爲冥乎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郊焉
地理志引鄒風曰河水洋洋師古謂無此句抱經學士云洋當作泮從楚姓之羋與瀧仝甚確
地理志交趾郡有安定縣三國蜀志張嶷傳及晉書地理志仝而司馬彪續志與魏志陳留王咸熙元年詔並作定安疑誤
新莽更改天下郡縣名目最爲可笑班志元可不載益

志據平帝元始言之故附注焉然亦有不注者如莽傳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縣莽改曰益歲屬淮陽後書邳彤傳注引東觀漢紀云莽分鉅鹿爲和成郡
居下曲陽志並無之豈傳寫脫歟
五行志引昭廿五年傳遠哉搖搖師古注不安之貌今本左傳作遙蓋搖之俗體說文無遙字
五行志建元六年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上言宜誅親戚近臣視災之甚不甚爲輕重此豈醇儒之語哉爲忌者所奏下吏幾死固其自取也好談災異未免流爲讖緯故其治春秋獨信公羊多違聖旨
五行志哀帝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六人爲侯案

惠澤表外戚傳皆無周氏且侯者丁二人傳三人鄭一人已足六人之數志誤增周氏宜衍

宣帝神爵時以方士言立隨侯珠也劒寶斬蛇劒也玉寶璧傳國璽周康寶鼎汾雕鼎也四祠於未央宮中見郊祀志劒鼎三物或以爲神而祠之珠玉何爲者明太祖封舟索爲緜三爺立廟致祭見夏原吉一統肇基錄仝一異聞

溝洫志白渠歌漢紀決渠爲雨下有水流竈下魚跳入釜二句蓋班氏刪之

史漢於諸帝之名每不盡避蓋失檢校耳然有不可解者班氏刑法志引周禮大司寇文曰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反改國爲邦何也豈周禮後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子貢曰刑新邦用輕典刑書孔穎達獨孤及傳引曾子以能問於不能四句蘇文忠上皇帝書引子夏信而後勞其民二句再上皇帝書引子貢日月之食數句俱以爲孔子語豈盡古本之異乎錢詹事嘗曰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云接聞於夫子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此說極明通

元文是邦字後人避諱改國孟堅引元文而未改猷又史皇孫進宣帝父也而宣帝賜陳遂璽書有博進語見遂傳漢紀云可以償遂博負矣豈臨文不諱之故歟

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粟賤之極無過于此史記言孝文時粟至十餘錢或斗或斛未明　嗣後惟東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三年米石八十唐貞觀間米斗四五錢梁天監四年米解一錢十二青齊間米斗三錢又唐天寶初

藝文志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孟堅不言其年顏注引桓譚新論云年百八十歲案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卒于周安王之十五年竇公爲樂工時當不甚幼而獻書文帝又未必在卽位之初卽以安王十五年至文帝元年計之已二百十歲矣張懷瓘書斷謂竇公至文帝世二百八十歲孫頤谷云新論當是年二百八十歲脫去二字耳書斷政用桓語

志載經方十一家引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今俗言不藥爲中醫本此

藝文志小說家及後書蔡邕傳引子夏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語竝以爲孔子不應班蔡皆誤引章懷疑別有所據豈古論語與今本異歟不特此也說苑建本篇引有子君子務本二句論衡語增篇引子貢紂之不善二句後書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子夏博學而篤志三句唐書孔穎達獨孤及傳引曾子以能問於不能四句蘇文

濱者困學紀聞以爲兩人竊怪王濱之莊蹻與盜仝名恐不然也後漢梁竦亦沈書以悼屈原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聖明是天子亦稱太上不獨稱天子之父也又後書李膺傳上帝震怒貶黜鼎臣則天子亦稱上帝矣

之父母文選班固辟雍詩於赫太上王褒四子講德論谷永傳日食地震對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先正今尚書有本作先王誤師古云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乃僞古文尚書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雲安得見之又黑龍見對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案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亡凡十五年永謂十六年誤杜牧阿房宮賦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始皇爲王二十五年爲帝十二年當作三十七年牧之亦誤陳茶甫太史公谷永引文侯之命非君牙也

李尋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則讖緯不始于哀平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則符籙不始于張陵楚辭王褒九懷引用緯文史記伯夷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後書鄧禹傳引作易曰差若毫氂謬以千里蓋皆易緯乾鑿度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不書姓小顏引漢紀姓令狐而三老公乘興乃誤以訟王尊之湖三老爲茂耳梁元帝仝姓名錄依漢武故事作鄭茂

漢武故事又作鄭茂未知孰是至水經注卷十謂壺關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堂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扈太子生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述其語余疑其時之誤蓋扈太子生于元朔元年後建元六年幾八載而元朔二年開朔方郡又在扈太子生後也

孝武栗太子扈園史皇孫齊紀翁主淮南蔘太子皆以母姓爲別非冒母姓也扶柳侯召平乃呂后姊子是冒母姓矣而最奇者夏侯嬰會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嬰之子孫更爲孫氏是以母之母姓爲姓并自改其姓也

杜欽傳言欽繼功臣絕世蓋指成帝紹封蕭何後事也而功臣表序以爲其子杜業疑業字誤

王嘉除舊律爲輕刑此盛德事見後書梁統傳不知班史何以不載章懷亦疑之孝和時陳寵鉤校律令除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梅福傳出爵不待廉茂廉孝廉也師古以爲廉吏恐非也若如師古解不待廉吏而舉之不可通矣稱孝廉茂才爲廉茂猶抱朴子審舉篇魏書高祖紀隋書禮儀志稱秀才孝廉爲秀孝也

梅福上書成帝謂封孔子之世以爲湯後足以得嗣末免迂闊孝成非不男也後宮殺之耳宋吳處厚因神宗儲位屢闕上書乞封程嬰公孫杵臼韓厥其事政仝龜錯傳注晉灼錯音厝小顏引申屠嘉傳序責通請錯

匪躬之故作證以晉音爲是以潘岳西征賦讀錯雜之錯爲非案韻之名無義可尋安見潘非而晉是故史索引曰錯音厝一如字讀經典中鰥寡之鰥多作矜而矜無作鰥者惟于定國傳贊云哀鰥哲獄然師古作如字解

袁盎傳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刺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工毋反而已兩稱叔父之字可乎凡子孫稱祖父之字皆在卒後未有生而稱之者晉書胡毋謙之傳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外戚傳王濛字其子之言作晏子語也韋懷三劉竝未糾駁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盎誤以莒君之名爲郯庶其韋懷謂與孟子不企又陳蕃諫校獵疏云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攢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誤合孟子兩章爲一而以孟子之言作晏子語也韋懷三劉竝未糾駁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盎誤以莒君之名爲郯庶其韋懷謂別有所據恐非

后日陛下個不念阿忠脫案半臂易斗廮爲生日湯餅耶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孝景子膠西王端一近婦人病之數月梁宣帝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史書中惟見此二人

揚雄傳解嘲注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此律未知何時所定盎爲末入官人立法二千石以上不用此律後書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漢制自文帝遺詔以日易月後遂爲常故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自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至哀帝時博士弟子父母死子窒三年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外戚傳上官安與父諸良人亂師古曰良人妾也案本傳序良人是天子妾號秩比八百石安父桀雖封侯亦

人臣爾何以稱之

西域傳鄯善國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又云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案水經注河水二東逕疊石墨鑄華妄依其說朱氏彝尊經義考曰熹平刻石山國南治疊山城則漢傳脫疊字趙誠夫水經注釋言之可補班氏之闕文政小顏之曲說

孝文帝賜南粵王書云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今作文習用離騷終古未見有用終今者

王莽崇淫祀以雞當鴈雇鹿漢書郊祀志梁武帝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愚僞一也金世宗節儉重農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見本紀上又不可以爲比矣

潛記三

漢書敘傳述西域云總督城郭三十有六後世官制有總者二字見此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穀水注云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亦非伯喈一人獨書矣孫頤谷云痛董熹平時奏求正定六經而光和刻石祇五經也當以范書章懷注爲據其詩儀禮疑是魏世所刻耳杜詩偕縣光和尚骨立和卽指石經

熹平五年冬十月壬午及中平五年冬十月壬午本紀皆書御殿後槐樹自拔倒壓時月日皆仝改元之年又仝眞大妖異也或疑史誤董亦未可知

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今不傳拾遺記載帝招

商歌甚工居然爲梁陳晴煬宋徽諸君之先驅矣本紀
及何進傳言帝耀兵平樂觀自稱無上將軍與明武宗
稱威武大將軍何異但攷祭遵傳光武建武二年涿郡
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滕撫傳順帝建康元年
陰陵人徐鳳稱無上將軍此皆近世事豈未之聞乎
鉅鹿張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
軍益古者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謂之三公故
取以爲號
靈帝紀論靈帝之爲靈也優哉蓋用莊子則陽篇靈公
之爲靈也久矣句法而皆本左傳君子是以知靈公之
爲靈也句來

劉盆子傳擊王莽探湯侯田況注莽改北海益縣曰探
湯今漢志各本皆作探陽水經巨洋水注又作滌蕩疑
陽與滌竝傳寫之誤湯古通金城郡允吾允街二縣
注皆云莽曰修遠亦必有一譌
盆子傳城陽景王之後西安侯劉孝案前志齊郡西安
失注侯國而王子侯表西安侯勝城陽荒王子孝元初
元年三月封哀侯守嗣薨亡後各本西字譌要則劉孝必是
以支屬續封其年月無考矣

朱儁察孝廉舉進士見吳志孫堅傳注引續漢書范史
本傳不書儁舉進士
劉寬不好盥浴京師以爲諺此人性之異稽叔夜十五
日不洗頭面陰子春數年一洗腳政復相類不得以四
首喪面而談詩書之王安石比也
文苑禰衡傳漁陽參撾章懷注音七甘反引文士傳撾
作槌謂槌撾竝擊鼓杖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俏孺詩
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七紺反及後文人
仝用不知何所憑也案魏志荀彧傳注世說言語篇注
俱引張衡文士傳與章懷所述小異如裴松之注前作
槌後作撾劉孝標注前作槌後作槌而參又加手作摻

文人仍用多仝王音無作平聲者如庾信夜聽搗衣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閒聲煩虜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仝夜長城下雲昏月夜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李頎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詩必投潘岳果誰賞禰衡過盍參者猶曰散曰引曰操曰弄之類摠槌竝訓擊不作鼓杖解參撾乃擊鼓曲調禰生當有所受或言本作漁陽操改爲摻字亦非若依李賢作七甘反則鼓僅三撾詘然而止安得音節悲壯聲出金石使四坐爲之怃慨耶

昔人譏范史列女不傳秦嘉妻徐淑而傳蔡琰余謂蔡邕有二女其一適羊祜之父賢而知義不知蔚宗何以舍祜母而載祀妻棄行叛丈未免倒置又酈吏亦不當入董宣樊仲華李章陽球此四人者廉明剛正未見其爲酷也

東夷傳倭國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晉書四夷傳林邑國人皆倮露以黑色爲美情事之相反如此晉惠南風劉后媚豬皆以黑爲美也

魏明帝諡山陽公爲孝獻皇帝蜀先主諡漢帝爲孝愍皇帝蔚宗作史似宜從蜀晉書劉元海載記其僭立漢王仝稱孝愍也蜀志譙周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尊配獻書袁譚曰先公廢嫡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此本生父母不稱父母之證又帝紀云諡文貞後改文宣恐誤

棲攻媿集承議郎孫君墓誌銘述其父雪齋自誌其墓云余祖生四子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七歲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百世不可變易也濮安懿王稱親當時歐陽公倡議以誤韓魏公因以誤天子其實歐陽公引喪服大記爲據非妄也殊不知六經惟禮最雜大記非周公之典何足依信服則降之名則存之其說自相矛盾矣

紹傳注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范史紹傳作將牢疑持字誤晉書姚萇載記陛下將牢太過耳可證

賈逵少孤爲鼃池令以喪祖父去官州泰頻歲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雷厥待之（鄧艾傳注引晉書鄧攸七歲喪父）

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宋史孫覺以祖母喪解官史書中言承重孫持服甚少故著之又宋楊傑劉之道墓誌銘遭祖母喪乞解官承重服隅國以來嫡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汪藻浮溪集右文殿修撰趙億墓誌銘丁祖母時氏憂卒喪除太僕寺主簿又宋史石豫傳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趙汝談傳持祖母服

何平叔不解易中九事見魏志管輅傳注南齊書張緒傳及南史並以爲七事誤也梁書伏曼容傳亦云九事

世說仝

魏志東夷傳沃沮國女至十歲壻家卽迎之長養爲婦此卽今養媳本夷俗也

翟晴江嘗云陳承祚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彥威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關其識之有高下也時也承祚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平彥威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拿蜀平司馬公通鑑朱子綱目理勢亦如是也北宋受周禪司馬公不得不以魏爲正統南渡偏安朱子不得不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蜀志陳震傳載孔明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秦御覽四百九十六引江表傳曰李嚴少爲郡職吏用情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陳孝起之言本此

龐德公之子字山民娶孔明小妹見蜀志龐統傳注引襄陽記而後書逸民傳注引襄陽記民作山人因避諱也而云娶孔明姊與裴注不仝

孔明讀書但觀大意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但可爲中人以上言之非中人以下所得妄託也

張飛字益德見飛本傳及楊戲傳錢宮詹金石文跋尾續有金承安四年重修蜀先主廟碑亦作益德并云俗傳二國演義譌爲翼錢遵王謂內府板演義猶未譌日

下書閒城此碑謂冀蓋朱得之傳抄也余案華陽國志
水經注世說品藻上篇並作冀
歎翁集浩州道中詩自注
郡境有張冀德祠亦作冀
張疑得疾困篤家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爲通厚
疑宿與疎潤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
除愈此種風義雖古人亦不多見近日畢尚書沅之待
程太史晉芳庶幾似之明吳寬傳友人賀恩疾遷至踰
旦夕視之恩死爲衣素一月
秦宓傳宜一來與州會相見今稱太守曰府會令曰縣
會牧曰州會此其始也而府會縣會之稱未考吳大和五年大
安寺鐵鐘款識府會令公
楊戲傳贊馬承伯注姚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
州復爲功曹復字一本作後恐並譌當作伷
蜀志終於楊戲以其著季漢輔臣贊可備遺事諸臣髣
髴也虞翻傳注載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一則亦足
備吳事之逸
吳志賀齊傳齊斬楊松長丁蕃而虞翻傳注引會稽典
錄有節女松楊柳朱楊松當卽松楊誤倒耳蓋卽今之
松陽吳分章安置松陽縣古字楊陽通用
孫皓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注引吳歷曰牧本名密避
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爲固虞翻傳引會稽典錄
亦云丁覽子固宇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二人不
應互相避名疑滕因封高密改名丁乃避滕改也

晉書簡文帝紀咸安元年有魏郡太守毛安之冠軍將軍毛武生案毛寶傳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更稱小字此當時之稱今以小字書于帝紀似非史法本傳固云穆之也

晉惠帝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遼主疑天閒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見金世宗紀庸暗一轍又蝦蟆官私之對晉書不言其人據水經穀水注引晉中州記是賈胤且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晉書亦不載囫學紀聞十八載汪藻詩鶴有乘軒蛙給廩

地理志秦始皇并天下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九江王盡有其地案郡非秦郡劉攽於漢志丹陽郡辨之甚悉疑楚漢之際分置觀高帝紀以郡郡與東陽吳郡並言可見而英布只封九江何會盡有三郡之地乎

輿服志序言漢世祖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是武帝時先有趙飛燕矣疑卽鉤弋夫人之名

輿服志宋書禮志耕根車天子親耕所乘東京賦所云農輿輅木也或以爲卽金根車大謬

食貨志獻帝作五銖錢有四出案漢靈帝紀中平三年

晉宋五行志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累代 異寶如王莽頭孔子履諸物一時蕩盡莽頭不足爲異寶孔子之履固可起敬起愛者也天火取之萬世而下將不得考聖人之跡矣然元楊瑀山居新話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又元王文定公渾秋澗集有孔履記言中統三年五月獲觀孔履于先進趙公學舍履長尺二寸記其形制甚悉豈流傳不止一履耶

元帝四王傳成帝詔以小晚生奕繼東海哀王沖蓋晉時呼子爲晚生故元帝於琅邪王煥令曰晚生曚弱奕卽廢帝海西公是哀王從孫故云小晚生

和嶠傳載庾敳歎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磔硪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案庾敳傳子嵩所器者乃溫太眞非和長輿也因二嶠名仝遂誤屬於和前後雙載世說亦誤

閻纘傳楊駿誅纘要潘岳崔基等其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仁和張氏燾曰駿傳誅親黨夷三族安得有從弟在且人葬其兄而告之亦非人情駿爲賈后所害則模者乃后族兄賈謐耳此語甚的諸楊不聞有楊模史稱賈模豫誅楊駿封侯則其爲賈模明矣燾字曦亮著讀史舉正八卷

王衍傳石勒使人夜排牆塡殺之案水經渠水注引晉陽秋言勒追東海王越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

焉是衍死於射也

隱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杭慨日知錄謂夏當作衛是也獨怪仲御惡見丹朱巫舞而爲賈充操柂作歌何歟雲霧杳冥風雷響集亦未免增飾太過

藝術傳佛圖澄令一童子潔齊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

錢詹事云今俗傳圓光之術蓋出于此

十六國春秋北涼沮渠蒙遜謂郎中劉炳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齊

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荒誕不經此蓋因孔子浮海之言而譌造之

宋書禮志二祼或用秋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用七月十四日也案二七謂七月七日志似誤說

符瑞志引金雌詩南齊祥瑞志引金雄記隋志郭文金雄記一卷亡而不及金雌詩攷雲笈七籤洞仙傳詩記言晉河內軹人郭文舉著書葉上晉書隱逸傳郭文字文舉

謝靈運傳載山居賦并自注載之乃史例之創見者魏書張淵傳載觀象賦北齊書顏之推傳載觀我生賦有自注仝竹汀詹事云陳壽戴楊戲季漢輔臣贊有注又在宋書之前

袁淑荅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仲華拜衮之歲又云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無爲作才語見向秉鄧禹拜大司徒封鄧侯年二十四陸士衡年二十吳滅太康末入洛年三十矣淑兩語不仝究莫知其年幾何蓋先自參錯也今有問其年而以甲子對者尙須計算況援引故事豈能卽曉才語見向實應且憎勿徒笑彭城不讀書也

宋劉穆之耳目手口齊舉固是異人後此惟北齊唐邕手口耳竝用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仝舉庶幾似之後漢陸續賦民饒口說六百餘人姓名無有差謬應奉錄囚徒數百千人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魏明帝雖左右小臣盲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其強記亦罕覯也

陶淵明傳言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宋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南史田之考陶集除桃花源詩序祭程氏妹文二篇外無標晉年號者晉書隱逸傳及梁昭明撰淵明傳皆無此語是也益年號之或書或不書隨意所在何足以論陶公集中有祭從弟敬遠文政當義熙之七年矣不稱義熙年號惟云歲在辛亥而已哉沈約李延壽之言不足信矣宋史劉豫傳載像僭位時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僞號殆欲效靖節

而誤者爾

南齊書江斅傳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晉書顗以此事令習行之不知其非也薛元鼎周待制自强基誌銘伯父舍人公諱亨無後公以一子嗣之

王僧虔傳太祖與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亦第一南史仝張懷瓘書斷引南史云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中第一語似勝

王僧虔誡子書云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馬鄭未嘗注老王西莊尤祿云老子當作老易蓋是也

周彥倫傳言何季精信佛法無妻妾南史直云無妻案

禽此可補史闕

梁書處士傳何疾妻江氏夢神告之曰汝夫應獲延期爾當代之仝南史則何非無妻但無妾耳且傳稱其子撰有父風無妻安得有子齊書高逸傳不載江氏及子撰事豈欲實其無妻之說故刪之歟南史抄撮齊梁二書未曾檢勘遂致出也

梁書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蓋用孟子而誤

避父諱改之而史通惑經篇引論語云衆善焉必察之所注當是其兄子範之作而不云蔡邕興嗣本傳言次第一陛下亦第一南史仝張懷瓘書斷引南史云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語似勝

改好爲善非關避諱豈論語有別本耶

梁書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蓋用孟子而誤

武帝天監七年詔雉冤有刑姜宣致貶蓋用孟子而誤

者當作麋鹿有刑齊宣致貶帝號博學亦有此誤

蕭子範傳南平王偉製千字文甚美王命記室蔡薳釋

之而仝獨傳周興嗣豈以成之一宿爲奇乎然此兩千字文所說不仝隋志千字文有蕭子雲胡肅二注子雲所注當是其兄子範之作而不云蔡薳興嗣本傳言次第一陛下亦第一南史仝張懷瓘書斷引南史云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語似勝

王僧虔傳太祖與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南史仝張懷瓘書斷引南史云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語似勝

顏氏家訓養生篇侯景之亂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世子名嗣梁書言嗣中流矢卒於陣不及其妻南史但云妻子爲任約侯景所禽此可補史闕

止足傳稱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檢沈約宋書欣微

在列傳二十二亦無止足名目攷隋志宋徐爰齊孫嚴皆撰宋書蓋姚氏所言非指沈書也至隋書閻毘傳云語在輿服志何稠傳云事見威儀志而隋書無二志之名乃因修史非出一手失於校改或謂今本隋書闕此二志妄矣

諸夷傳大同五年迎佛髮干扶南人競談唐迎佛骨無言梁武迎佛髮事不及十年而臺城禍至矣因考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鳳翔次年遂有宏志之變懿宗咸通十四年復迎佛骨七月崩眞不祥哉

梁臨川王宏南史極言其喪師謀逆黷貨無厭而梁書本傳皆削不書稱其爲長者豈有意諱之歟通鑑從南

蕭子範傳南平王偉製千字文甚美王命記室蔡薳釋

史
南史孔琇之清約爲臨海太守還獻乾姜二千斤南齊書作二十斤以武帝嫌其少推之疑南史誤
南史儒林王元規傳姻不失親古人所重徐楚金說文繫傳通論亦作姻見妻字注蓋因姻古通不別作婚姻解故陳書元規傳仍是因字
姚思廉作陳書以其父姚察與江總仝傳蓋以總有文名爲當時推重也然傷于浮豔日從後主游宴其陳暄孔範等爲狎客君臣昏亂以至滅亡豈可屈父爲伍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稱其德學無前則思廉何不以察與徐陵仝傳乎蕭子顯豫章王疑之子不可解顯祖名弘高祖名宏二字音義相近直似父子仝名矣顯祖生十二而立十八禪於高祖高祖纔五歲自古傳位無如此早者亦可異
李先傳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北史連珠下有論字韓子之文往往先經後傳其體類乎連珠而所謂二十二篇疑是六反八說八經也
儒林傳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因侍講佛經愜旨詔加號惠蔚法師以儒臣而加僧號可怪也柳州道州文宣王廟碑有易師沙門凝誓杜樊川有徽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菀除臨壇大德制云此亦事之僅見者固與朱利根事佛餘力通儒領生徒坐于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勉弘兩教用化新邦是又以浮屠參師儒之席尤屬異事
宮氏志太和十九年詔詳定北人姓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釋老志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似帳字始見此漢書孝武紀後書光武紀注並有計帳語北周書一篇注云拓跋氏居於北漠嘗爲蒙古語之圖卜謂正及中也　御製全韻詩魏太武魏書北史實君作亂暴崩蓋驚悸而死未定是其子實君弒之故魏書帝紀但云帝崩而已乃晉書苻堅載記謂堅討代王涉翼犍昭成名魏書北史涉作什遁還陰山其子翼圭魏書北史單名珪　縛父請降堅以其不孝遷之於蜀案珪卽道武帝繼昭成而立爲昭成嫡孫安得有縛父遷蜀之事
平文帝追尊太祖道武帝又追尊太祖二代仝一廟號不可解顯祖名弘高祖名宏二字音義相近直似父子仝名矣顯祖生十二而立十八禪於高祖高祖纔五歲自古傳位無如此早者亦可異
李先傳太宗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北史連珠下有論字韓子之文往往先經後傳其體類乎連珠而所謂二十二篇疑是六反八說八經也
儒林傳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因侍講佛經愜旨詔加號惠蔚法師以儒臣而加僧號可怪也柳州道州文宣王廟碑有易師沙門凝誓杜樊川有徽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菀除臨壇大德制云此亦事之僅見者固與朱利根事佛餘力通儒領生徒坐于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勉弘兩教用化新邦是又以浮屠參師儒之席尤屬異事
宮氏志太和十九年詔詳定北人姓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釋老志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似帳字始見此漢書孝武紀後書光武紀注並有計帳語北周書北史實君作亂暴崩蓋驚悸

蘇綽傳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人及計帳戶籍之法顏元孫干祿字書序籍帳文案皆在此後唐書百官志屢見此字

官職有從品始於元魏太和時自一品至九品皆有從前此未有也

釋老志趙郡沙門法果誠行精至太宗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之家以爲妒婦者戒如此處分較之竇皇英騎騾牛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僧封公侯奇僧有子而襲爵更奇時有沙門墨證亦加老壽將軍號

釋老志沙門道登卒高祖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催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憔喪未容卽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積素之案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引作縞素案之

監本譌脫

魏書自序言成帝世魏歆終鉅鹿太守其子悅仕於魏太武時所謂成帝者當是魏始祖成帝毛也然年代似太遠北史不言成帝諸薔堂云歆爲漢初魏無知之玄孫當是漢成帝其云歆子悅則必有脫誤也

北齊書杜弼傳弼注易上下繫攷隋經籍志不載弼書則當時已亡弼性好名理兼注老莊其說易必精未知與韓伯若何

顏之推傳云父勰案梁書周書南史北史皆作顏協獨此作勰必百藥之誤

北海王詳妃劉不妒詳母太妃杖之數十曰婦人皆妒汝何爲不妒因不妒而受杖所謂以不狂爲狂也明陸采都公譚纂言洪武中有劉指揮者年五十辛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而不畜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著光祿寺給與漆椀本杖曰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爲妒婦者戒如此處分較之竇皇英騎騾牛更快太祖事王文祿龍興慈記亦載之

北齊張景仁以善書至開府侍中封建安王可謂奇遇故史謂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漢末梁鵠以尚書見魏志武帝紀注工書王選部周書柳慶傳慶出後第四叔因薨久不及追服治遭父

憂遂苫由終喪凡未服所後之父而遇本生父之喪者自可引慶爲例亦亡於禮之禮也

獨孤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唐元貞后生高祖第七女隋文獻后生煬帝三女爲后生二天子歷三朝皆外戚實自古未有也周世宗宣懿皇后宋太宗懿德皇后皆符彥卿女亦是兩朝外戚

隋韓擒虎唐避諱去虎字止稱韓擒與古二名稱一字者不全案本傳韓本名豹故江南有黃斑之謠作史者何以不稱韓豹乎

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令俗取婦猶有此惡習案馬氏意林載風俗通汝南張妙會井亭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

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死抱朴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歷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醉不知限齊至使有傷于血流踐折支體者可歎也

則此風自漢晉以來有之酉陽雜俎北朝婚禮以杖打

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北史許智藏傳秦王俊夢亡妃崔氏相迎數日薨案俊

傳崔氏以毒王故賜死于家兩傳矛盾蓋醫家附會以

詫智藏之術耳隋書全誤

宋子京刊修唐書喜用奇僻字然皆有來歷不可妄詆

如媒蝎二字媒用漢書司馬遷傳媒孽其短蝎用外傳

晉語蝎譖野客叢書引曹植藉田論輕鑿修鉤去樹之

蝎以爲宋公本此去之遠矣又嚴九能云方言第七蝎

噬逮也蝎噬與爾雅釋言遏遾全偏旁假借耳晉語二

云陷于大難乃逮于讒蝎譖卽逮讒之義韋注失之亦

是一解

武氏奪攘神器穢褻皇居其罪浮于呂雉而英鷙智數

類之酉陽雜俎言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雄嬰豈呂後

身邪

唐以老子爲祖追加尊號最爲不經北周熊安生訟七

十二世晉河南將軍熊光古冢五代郭崇韜自言子儀

之後過墓號慟史籍書之傳以爲笑追尊老子得毋類

足明流賊張獻忠追上梓潼神尊號曰始祖高皇帝見綏寇紀畧

年號自漢武帝始前此惟紀年而已嗣後皆仍之惟北魏廢帝恭帝周閔帝金末帝元明宗寧宗無年號而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至明年四月復舊此紀號後之一變旋卽殂落非佳兆矣

僖宗之崩新書云文德元年二月乙亥不豫三月壬寅疾大漸癸卯崩舊書云三月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漸癸卯崩所說遺疾月日兩紀不全案方回虛谷閒抄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買得好馬一疋時駕方自岐陽回長安馬畜宣徽南院僖宗潛行看之巡繞馬

左右馬忽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地不蘇浪狗驚惶急取銀水盂以尿灌僖宗良久方蘇歸後稱氣疾以紿醫凡二十餘人候脈出藥皆言是胸胦之氣竝無療効脇痛轉劇臥十二日崩所言臥疾日子又異而得疾暴崩之故可補史未備

宰相表韓愈子昶昶二子綰字持之袞字獻之余家藏昶自爲墓誌銘拓本末云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紀舉進士可補史表之缺袞亦當作緄

新唐書百官志序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考新舊書曹確傳皆言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選舉志李德裕家不置文選惡其不根藝實可謂僻矣

刑法志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案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令當甚至及身登朝求改正昭穆未報皆以孫爲子者唐宋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是笞臀非始于太宗豈漢以後復笞背至太宗改之歟

孔穎達一代大儒而王世充之纂隋穎達爲草禪儀與劉歆爲新莽著符命何異阮籍爲司馬昭勸進文亦尒

高開道傳武德元年懷戎沙門高曇晟擁衆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沙門爲帝尼姑爲后殊可怪笑此尼居然爲武氏先聲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悟案漢書韋玄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各有寢園與諸帝世世奉祠後罷而復祠并食於太上皇寢廟昭哀后者高祖之姊也是有祔姑于廟者然非禮矣故先儒以不經斥之

顏籀傳祖之推終隋黃門郎案北齊書北史之推於顯祖時曾除黃門郎入隋之後祇太子召爲學士尋以疾卒此誤以齊官爲隋官也舊書言籀字師古新書言師古字籀亦不尒

德宗取順宗之子諒爲第十六子案五代閩陳洪進以子

文顯之子爲子名文瑱與父竝行劉貢父內殿崇班康君墓誌銘君生二歲失父育于大父育爲己子君念父甚至及身登朝求改正昭穆未報皆以孫爲子者唐宋之制尚主者升行與諸父等此何爲乎御覽三百五十六董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已子

楊國忠史以爲楊珣之子張易之之甥案天寶遺事國忠本易之子也易之承恩武后每休沐歸詔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蟻珠上樓遂生國忠與史不尒觀國忠奏復易之兄弟官爵或者是歟

尉遲勝本于闐國王玄宗時來朝妻以宗女祿山反率兵赴難固請留宿衛封武都王讓國于其弟飾林亭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後唐明宗時東丹王突欲歸唐拜節度使喜賓客好飲酒工畫知書自契丹來歸載書數千卷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二人千古罕見東丹王好食人血姬妾皆刺臂吮之亦異性也　即遠人皇王倍

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妄哉士許遠亦殺奴哺卒宋王明清摭青雜說曰紹興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屯淮東每遣小校數隊候望有何兼資者領五千人至六合縣西逕見軍馬自西北來兼資欲所部隱蘆荻中閒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甲出見拜問神號荅曰某唐張巡指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

貧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巡曰非殺也妾見孤城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緣珠之效死故自剔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益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箭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也此事雖未可盡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本傳相參又睢陽之陷仝時死難者三十六人史傳除張許二公外惟南霽雲雷萬春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城陷死之其氣節與霽雲等政和至乾道累封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論張王之始末甚備可補史所未及

裴度傳張權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考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書計取炎仝起事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幾千斤籍賈師憲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王鏊震澤長語載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有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則元載不足言矣李光弼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亦異相也攷酉陽雜俎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霞夢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自是生鬚數十根宣和遺事都城豐樂樓飾樊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長六七寸京尹聞于朝詔度爲女道士明葉子奇草本子元至正十一年春京師齊化門東街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陸燦庚巳編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鄖陽一婦生鬚三綹約數十莖長數寸人目爲三鬚娘朱竹垞太史靜志居詩話明孫尚書鏞母楊氏名文儷有髯年過百齡然則婦人生鬚不定是　徵矣吳陳琰曠園雜志順治間杭城油局橋詹某女七歲殁時以手摸口鬚出三髯長數寸王鍔長於部領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爲用史臣曰竹頭木屑會無棄遺今但稱晉陶侃無言

鍔者

王叔文既敗每誦杜甫諸葛祠詩未免不類若宋宗留守庶幾無媿

元載之敗也籍其家有鐘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尚書故實作九百斛）可謂貪矣然蔡京家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黃雀鮓自地至棟凡滿三楹見曲洧紀聞齊東野語襄臏間評又野語云籍童貫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籍賈師憲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王鏊震澤長語載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有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則元載不足言矣李光弼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亦異相也攷酉陽雜俎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霞夢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自是生鬚數十根宣和遺事都城豐樂樓飾樊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髯長六七寸京尹聞于朝詔度爲女道士明葉子奇草本子元至正十一年春京師齊化門東街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陸燦庚巳編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鄖陽一婦生鬚三綹約數十莖長數寸人目爲三鬚娘朱竹垞太史靜志居詩話明孫尚書鏞母楊氏名文儷有髯年過百齡然則婦人生鬚不定是　徵矣吳陳琰曠園雜志順治間杭城油局橋詹某女七歲殁時以手摸口鬚出三髯長數寸王鍔長於部領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爲用史臣曰竹頭木屑會無棄遺今但稱晉陶侃無言

無考矣通鑑二百六十四卷作二舅注延壽或據此謂
呼妻兄弟爲舅始此案三國志先主傳獻帝舅董承注
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故謂之舅是以祖母之從子爲
舅也今俗謂之表叔但董太后河閒人董卓隴西人魏
志卓傳注皇甫嵩上軍公有舅承瑣以爲鴆毒舅是卓
名然魯公識子詩前半備述官閥與長樂老何異朱子
删取入小學爲賢者諱也故後人又有稱美馮道者李
延壽於褚淵攢譏誄諸至今齒冷不啻歐陽公之傳馮
道大抵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亦士
大夫生世之不幸也

弟

宋徽宗當時書學博士董衛慕唐何超纂晉書音義
作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案姚寬注戰國策序皆引
寶子唐史釋音而不稱董音豈當時董音不著耶又攷
藝文志薛愼疑衛之譌釋音二十卷寬卒音訓四卷今寶音
失傳董音是廿五卷宋志脫五字
五代梁十六年而亡唐十四年晉十一年漢四年周十
年共十三君僅五十三年爾十三以唐末年爲元是
間竊據之國合四十一君閏五十年以唐末年爲元是
南二十六年南唐三十九年湖南五十六年荆南五十
七年西川二十二年後蜀四十年廣南五十五年河東

向諷晉平公失鵝婁子救顏燭鄒忌燭鄒之智也敬伶必嘗讀書抑暗合古人歟
宋史最無九疏畧杭堇浦太史嘗命刪削別作一書
自揆譾薄謝不敢爲遂從事史記作志疑三十六卷閻
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
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科
段分明王阮亭分甘餘話謂臨川舊本在吳興潘昭度
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云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
先爲宋史抄撮拾最富友人楊鳳苞見其殘稾十餘冊
其全書則散佚久矣
徽宗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元世

祖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悉焚毀之道書最荒誕焚之殊快道史今不傳歷觀前代大抵崇佛則黜道信道則斥佛惟周武帝獨尊儒斷佛道二教盡廢經像沙門道士竝令還俗其見卓矣唐武德時亦佛道竝黜

理宗紀寶祐二年詔太常釐正秦檜謚因諭輔臣曰謚繆很可也案檜傳改謚是繆醜

藝文志有夾氏春秋三十卷攷漢志夾氏未有書隋志謂亡於王莽之亂則此三十卷必僞撰也故今亦不傳

司馬公爲黨人之首石工安民乞免鐫名碑末恐得罪後世又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人碑見揮麈錄金完顏

亮爲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賀其生日金史承暉傳嘗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大賢名著四海雖細人敵國亦知敬慕而宣和君臣乃目爲姦黨不亡何待

杜衍之名益取漢杜周南陽杜衍人故岐公字世昌

哲宗元祐七年賜柳宗元羅池廟爲靈文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封爲文惠昭靈公文人身後褒榮勝方干及第矣

蘇子容奉詔撰契丹通好百年典章爲書二百五十卷賜名華戎魯衛信錄見曾子開肇蘇司空墓誌銘又汪彥章蘇魏公集序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

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見浮溪集書今不傳而宋史藝文志亦不載頌傳有之

劉質近異錄宋宣宗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二郡人未寢者皆見其圓如望夕太史奏爲上瑞其地當十年大稔此事宋史紀志皆不載恐亦如竹書言天再旦史記言日再中豈果吉祥善事歟

遼自太宗始建國號聖宗統和元年忽去之稱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復稱遼號見李燾長編歷代以來未見有改國號者

遼史儀衛志傳國璽漢獻帝失之孫堅得于井中傳至孫權以歸于魏案後書徐璆袁術傳吳志孫堅傳注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探得後爲袁術所奪術死徐璆致之漢朝則失璽是少帝非獻帝而璆以璽上漢漢亡歸魏非孫權以歸魏也

禮志公主下嫁賜物有送終車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得毋不祥耶

金史章宗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出題亦於題下注其本傳此善法也前輩言八股盛而六經微恐不盡然特以今之所習謬種流傳大抵因陋就寡赴速邀時二句見唐書薛謙光傳欲除文弊當行此法題注出處免却多少揣摩

載籍極博雖通人不能盡識且試人優劣全不係乎是也

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三年謚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仝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見本紀　此盛德事避周公名古今惟此一見

宣宗紀興定二年憫京師乏食死於祁寒諭有司令居獲燠所今京師冬月設有乞丐棲息之處俗謂之雞毛房蓋卽獲燠所也今名爲棲流所

宇文虛中爲人媒孽指家藏圖書爲反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多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

蒙古平定中原諸正統兵所下方域各爲已有因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世有其土惟官吏必命于朝租賦之外不許徵斂而已此又改封建爲郡縣後之一變局也

元文宗名圖帖睦爾而文宗順帝二紀兩載至元六年詔皆稱脫脫木兒必有一誤時有萬戶脫脫木兒又有荆王子脫脫木兒豈君臣仝名乎諸王表襄王脫脫太兒亦良文宗

元順帝時追封最多本紀所載至元三年封郭璞靈應侯加封周處英義武惠正應王謚杜甫爲文貞加封文始尹眞人爲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眞君徐甲爲垂玄感聖慈化應御眞君庚桑子洞靈感化超蹈混然眞君文

烈靈惠王國將亡聽于神豈不信哉

元史順帝紀二十二年三月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珍弟明二案羣雄紀畧失撰人名引明氏實錄玉珍本傳事在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明二卽萬勝其年四月萬勝引兵還重慶未嘗被擒也萬勝之死在玉珍卒後因殺知院張文炳被誅當至正二十六年二月萬勝乃玉珍義弟德安黃陂縣人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故稱明二　黃標平夏錄謂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殺勝所說又異

史漢謂春秋日食三十六自隱三年數至定十五年也

元史歷志載李謙授時歷議獨謂三十七事蓋誤併哀

公十四年一食數之而反遺傷五年一食仍是三十六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案黎崱安南志畧安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爲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爲交趾郡王傳璉濬凡三世其七年爲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其三十年爲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

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崱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昊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爲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煚時紹定三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爲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卽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三年黎維祁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國號大元取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案黎崱安南志畧安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爲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爲交趾郡王傳璉濬凡三世其七年爲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其三十年爲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崱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昊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爲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煚時紹定三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爲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卽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三年黎維祁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國號大元取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案黎崱安南志畧安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爲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爲交趾郡王傳璉濬凡三世其七年爲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其三十年爲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

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崱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昊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爲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煚時紹定三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爲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卽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三年黎維祁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國號大元取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案黎崱安南志畧安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爲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爲交趾郡王傳璉濬凡三世其七年爲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其三十年爲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

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崱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昊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爲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煚時紹定三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爲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卽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三年黎維祁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國號大元取日食矣

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亦異聞也封氏聞見記云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一尊逸少一褻孔子皆奇事

安南傳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案黎崱安南志畧安南人元順帝時內附安南古交趾郡五代之末爲丁部領所據宋太祖封爲交趾郡王傳璉濬凡三世其七年爲其臣黎桓所篡時宋太平興國五年也傳龍鉞龍廷亦三世其三十年爲其臣李公蘊所篡時宋大中祥符三年也宋

史畧全此謂李公蘊奪丁氏誤也又案崱志李傳八世共二百二十餘年其六世曰天祚宋孝宗隆興二年賜安南國名封天祚安南國王其八世曰昊昂無子立其女昭聖爲嗣昭聖立一年以國授于夫陳日煚時紹定三年也令李氏宗族與齊民姓李者更爲阮以絕民望然則阮氏卽李氏考明史建文時其臣黎季犛弒其主盡滅陳族而自立中更莫氏之變迄於明末二姓分據其地而黎氏陵夷至乾隆五十三年黎維祁失國阮光平代之是黎阮二氏皆其再興者也嘉慶八年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始改安南之名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國號大元取

管子之文厚重奧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
大不獨弟子職一篇附列也如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
之美人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以毛嬙爲古美人以西施爲夏姬豈古有兩西施乎　小問
篇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七主七臣篇
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輕重
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眞爾南宋韓無咎疏
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晏平仲問養生于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伊尹莊列爲尤甚如仲尼與
管子爲戰國游士所述諸子多寓言往往時代隔越不
衍管子尚不至此誣語句間有差齟
小問篇東郭郵視桓公與管仲口開而不闔知是謀伐

莒此事呂覽重言說苑權謀論衡知實竝載之文皆小
異字音有齒齶脣舌開合抵蹴等別周秦以前少所論
及茲乃見其一端顏氏家訓音辭篇曾舉之而房玄齡
注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卽知其言莒房注本尹
知章僞託而此注甚謬口開以音說不以字形說而呂
象脊骨之形亦非从兩口且但云兩口相對乃是呂字
何以知其更从艸耶
管子多奇字如勢陛弘地員篇　輕重甲篇　淬丁戊篇　埤戊篇　採
記之類音義皆未詳穆天子傳亦有奇字
老子下篇有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
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自此論與而商鞅遂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
見韓子和氏　韓子喻老著王壽焚書之事其姦劫弒臣篇以
誦書爲亂當世之治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至李斯竟緣此亡秦
噫孰階之厲哉
孫武兵法十三篇而高誘注呂覽上德云兵法五千言
則不獨上至經稱五千言矣
文子微明篇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上五有神人眞人
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
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
人商人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

五猶人之與牛馬也品分五等較九品之目爲簡確
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贅聾無耳注本淮南說林淮
南脩務訓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說林訓狂馬不觸
水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容齋四筆以馬
稱聾蟲爲奇不知狗與贅亦俱有此目
精誠篇梟陶瘖而爲大理淮南主術企蠙其聲嘶沙非
眞啞也宋史楊信以乾德四年病瘖至太平興國三年
卒歷顯仕十四年有童奴田玉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
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爲字玉
因直達其意無失奇人奇遇古今惟信而已南齊書蕭
嘶時號薛挺宋韓琦　嘶聲見清波雜志　坦之語聲

管子法法曰規矩者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老子下篇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上德篇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非命上篇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續短方地百里胡繇子武議篇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鶡冠子能天篇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屈十子有范睢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且荀之非孟顯著子性惡篇獨與孟敵又法言君子篇荀卿其語或世有成言未可知也

荀子禮論部夏護武汋桓簡象注簡未詳案樂舞無名簡者疑箾字之譌左傳所謂象箾南籥也

荀氏不苟篇非十二子篇以陳仲史鰌盜名爲高可謂擬不於倫然鰌著書號楨一子賴荀卿非之而聞惜無傳焉

非十二子云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下文言仲尼子弓又言子游之賤儒疑子游是子弓之譌

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朱子疑是見成語故荀孟皆用之荀卿非孟子者必不肯用其語也

案荀子王制王霸正名諸篇中多有與孟子語合者不止存神過化兩言而要非用自孟子法行篇子貢答南郭惠子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孟子嘗申明此旨而荀子明著其語之所由蓋荀卿學于子弓子弓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仝出聖門孟所得聞者荀亦聞之未必皆世俗成語故不苟篇中又有與中庸合者

困學紀聞云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見卷四無子思孟子荀卿法仲尼者而非思孟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厚齋此言似誤韓詩未嘗明引荀書安知非別引傳記故所舉十子有范睢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且荀之非孟顯著子性惡篇獨與孟敵又法言君子篇荀卿非數家之書至子子思孟軻詭哉是楊雄所見荀書有思孟與今本仝

列子瓠巴鼓琴荀子勸學作鼓瑟蓋因下有伯牙鼓琴句改爲瑟也淮南說山襲之謝靈運述祖德詩弦高犒晉師改秦爲晉避下句秦字亦類此曹子建表赦楚趙以濟其難裴松之云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

張湛注列子謂楊朱字子居案莊子應帝王陽子居釋文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又寓言篇釋文姓陽名戎字子居與老子相問答何以指爲楊朱

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穡樹藝雌不紡績織紝以男女爲雌雄甚別

天志中篇大明之道曰紂越厥夷居案非命上中兩篇引此文雖有小異而皆以爲太誓則此言大明非矣

非儒下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有異子奉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不知孔丘之與白公也景公曰嗚呼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也無論孔子與白公無半面識而以石乞爲孔子薦之白公奇以孔子比白公尤奇可謂飛談無忌

墨子奇字鞹鶴非攻下俊節用上隰葬僞天志中搋明鬼親儒非儒上說顓疾亂仆經下說下慵嘿讙蚓經上說顓耕柱蝘羅魯問物玷扤襮轠偃備城門堂廡備高臨醮高上鬻鼎揶塿陋窒穴齪葬壞備城門雜守音義皆難攷晉書隱逸傳代郡魯叔時勝嘗注墨子通志藝文略有樂臺注惜不傳外此唯荀子多古字呂子間有之今俱有釋不錄呂知士篇順字辨士莊字任地注塔字未詳

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政誤合之諺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氾論云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子天下篇稱墨子書兼愛尚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眞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爲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書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橫于楊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云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則不獨道德五千言矣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字書述老子語多不見於道德豈出自別記耶許周生云唐藝文志老子有四卷入室神策等經十種卷皆出於依託逍遙游宋榮子釋文但云宋國人卷卽宋鈃也荀子天論正論言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見侮不辱使人不鬬韓子顯學言其議設不鬬爭取不隨與莊子天下篇言宋鈃禁攻寢兵諸語政仝而韓子稱宋榮子則爲鈃無疑向戌弭兵墨翟非攻三人皆宋人其源流相貫也

德充符云據槁梧而瞑釋文瞑音眠然亦可如字讀宋子京青韻夕坐詩末句云塵機心久息盥待據梧瞑宋精小學必不誤讀盖二字音義本通也宋胡方平抑青韻詩亦有盥待據梧句

夸聖素王見莊子天道篇後世借以尊孔子因謂左丘明爲素臣而論衡定賢稱桓君山爲素丞相東坡和劉長安題辭周逸老亭詩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皆緣素臣而變言之

徐無鬼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不知秉爲誰或以公孫龍字子秉當之非也翟晴江云疑是孟子所稱子莫其人

盜跖篇孔子不見母外物篇釋文李云曾子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又論衛龍虎篇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弘明集宗炳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亦云賜滅其鬚御覽部又作子羔事　淮南說林注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顏氏家訓勸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困學紀聞七云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分疑曾子當指曾晳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景文木于家訓而變其辭豈有得聞一貫時學業尚未就耶且曾子嘗云年五十而不聞則不聞矣以三十四十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始能著書之人而顧爲是言哉　潛夫論論榮云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于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呂氏春秋當染云孔子學于孟蘇夔靖叔越絕云舜兄狂弟倣路史後紀十二注引尸子云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　震澤任氏刻尸子作養老列

女傳齊威虞姬曰亡士歎市爲之罷世說陳元方曰董仲舒放孝子符起皆不知何出　困學紀聞十二載張璽書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鄉人亦未詳所本

漢志有龐煖二篇今不傳今觀鶡冠子則二篇全在其中即世賢武靈王是煖趙人益鶡冠弟子凡書中所云龐子即煖也

鶡冠子班堅但言其居深山以鶡羽爲冠未釋其故翟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鶡者勇雉爲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即以爲名亦何義哉此鶡字疑鵾之譌漢書五行志顏注引逸周書云知天女者冠鵾冠以鵾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圖謂之術

士冠鄭子臧好聚鶡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鶡冠書皆述三才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他如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文鶡鵾字形相近譌應有之

鶡冠天權篇陸淞溺人猶陸沈也子華子北宮子仕篇餉其頤頰於人猶左傳餉曰四方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極論其僞攷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徒明理知度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僞書各篇知先秦有其人著書傳世特久亡佚爾故高誘注曰古體道人據莊子讓王呂氏春秋審爲言子華子說昭釐侯司馬注云魏人作僞者失解字義又有問黨篇昔人疑是元祐間黨人而染於荊公字說者

亢倉子即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僞也余讀其書如稱周靈王致帛璐陳懷君賓亞寢答國產哭秦佚時更顯然也韓詩外傳二稱齊程本則亦非晉人書中多代皆不相及猶云諸子多寓言不足爲訾至稱荊君熊圍欲拜亢倉爲亞尹楚官亞尹有無不可知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無名熊圍者空撰事端强安名號作僞者何不一檢史籍乎

宇宙二字有三解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見莊子音義上淮南書俗
次原道注仝皆本于文子淮南
之問注云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楊子太玄七閎天謂之
宇閫宇謂之宙
諸子中有尉繚子疑卽尸子所謂料子貴別者也又賈
誼新書數寧引鬼子不知何人漢書儒林傳傳韓詩者
有東海髮福豈其後歟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先尸
子卷兩人俊所稱非爲始皇國尉者
呂氏春秋以十一月爲暢月見仲冬紀以十月爲大月
猶左傳見任地篇差有意義他若外傳越語以九月爲
頁月
亥月自在爾雅十二月名之內以隸釋韓敕修孔廟器碑
疑卽爾雅以九月爲霜月錢詹事
之相月

呂覽上德淮南人間訓竝云晉重耳過曹曹共公欲視
其駢脇使祖而捕魚黃氏日抄以爲無此理史記晉世
家言曹共公用美人乘軒者三百人亦仝一不可信也
仲春紀注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狂癡之疾畢尙書輯校
云通精未詳嚴九能云此與淮南時則注仝聾作案釋
名疾病云眸子明而不正曰通視蓋卽通精之謂後漢
書梁冀傳洞精矘睒章懷注洞猶通也以下六條呂子校補未及載故
記此
音律篇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注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
下生畢校云蕤賓不口爲上當在林鐘之首注當作上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
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下生者三分去一
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蔵庸所引孔仲
達云五下者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已
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卽高注下者下生六上者謂大呂
太蔟夾鐘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酉之管三分益
一而上生之卽高注上者上生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
六上者以黃鐘爲諸物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
故不數黃鐘也據此則鄭注卽本呂子惟呂兼數黃鐘
爲七上五下耳淮南天文訓數十二律上下生與鄭仝
後漢志及范望注太玄竝重蕤賓上生宋書律志與淮

南合惟晉書志謂後代之音律多宗呂覽而又言算術無重上生之法以淮南爲非梁武帝鍾律緯則謂京馬鄭蔡至鞮竇莊上生大呂而班志仍以次下生班義爲乖是則鄭注之合于呂覽淮南而不合於班志明甚今明北監本汲古閣本永懷堂本周禮太師注自鞮竇至中呂上下生皆互易其字蓋校者誤以漢志改之而不知其本不合也浦聲之十三經注疏正誤反據大師注以改月令疏知矣畢尚書所校呂子但知鞮竇之上生大呂而不知鞮竇本律爲應鐘所上生如其所數則除黃鐘外五上六下與鄭注政相反

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案左傳三

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又莊子盜跖及意林引王孫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凡人中壽七十歲

必已篇不衣芮溫注芮絮也嚴九能云釋名首飾云鬠蔽荒也蓋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芮溫之義如此高氏訓絮義亦相類

知接篇楊門之扇注門名仲弟處素云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嚴九能云釋名釋車陽門在前日陽兩旁似門也畢氏疏證云考工記車人羊車鄭仲師注云車羊門也陽羊古通廣雅釋器陽門蔽簏也是所謂陽門者乃車中之蔽

簏門名木名兩解俱非

召類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案蘧史不與趙簡子尘時伯玉亦未爲相記事之譌爾淮南主術亦誤襲之諸子書往往有此乖刺

韓子外儲說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某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後世磨崖之始

外儲說左上宋襄公與楚人戰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攷春秋泓之戰在魯僖二十二年十一月明年五月書宋公茲父卒首尾相隔七月疑傳寫之譌

說林上謂晉人伐邢齊桓公以鮑叔晚救名美之言乃弗救鮑叔賢臣豈有利人之亡以爲名者況伐邢者狄也非晉也此事非實

魯孟孫令秦西巴傳子事說林載之淮南人間說苑貴德亦述其事抱朴子良規云樂羊以安忍見疎秦西過厚見親疑秦而是複氏黃山谷懷半山老人六言詩樂羊終愧巴西恐是秦西之誤

家語十卷王肅僞撰孫顧谷侍御作疏證以發其僞惟

所引顏子之言未盡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其書不載諸史藝文別傳於世至南宋猶存乎胡應麟甲乙剩言明初朝鮮國曾以顏子獻朝議以僞書卻之

孔叢子晚出蓋依託也其言頗雜多不可信并有猥褻之語斷非出於孔氏如子魚諫陳王以近事爲喻云梁人陽由者其力扛鼎然無治室之訓妻不畏憚方怒妻左手建杖右制其頭妻授以背而捉其陰由乃伏地氣絕鄰人趨而救之妻不肯捨或發其裳乃解何取喻鄙俗至此與國策秦宣太后謂韓使者尚靳之言何異

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田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水經肥水注言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仝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則八公名目又與高序異矣

俶眞云人莫鑒於流渟而鑒於止水此仍莊子德充符語莊作流水釋文崔本作沫水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許愼曰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字時則訓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注云兩未聞處處素案江都劉師峻北嶽考曰曲陽在隋爲恒陽縣恒山距縣西北百四十里若滹源州在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此兩恒山蓋指

山南山北而言猶上黨郡戰國西周策稱兩上黨也覽冥訓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注述齊寡婦事不知何出又後漢書劉瑜袁閎傳注文選求通親親表注詣建平王上書注初學記卷二並引淮南子言鄒衍盡忠燕惠王信讒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今檢無此文主術訓鳥獲薛蕃注謂皆多力人處素云薛蕃恐非人名蓋勇健之義抱朴子酒誡云怯懦者效慶忌之薛捷疑卽薛蕃

脩務云馬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注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馬牝爲草馬日知錄言之甚詳此

天文訓柔惠溫涼卽溫良也良字古與諒涼通用樂記

左傳羊斟姓羊名斟字叔羣故潛夫論衰制稱羊叔羣乃繆稱訓述其事作羊羹不斟司馬貞史記索隱于張儀傳引之誤以爲左傳此漢人解經之別竹汀詹事云攷淮南說則左傳當以其御羊斷句斟不與爲一句羊羹其御之名而字叔羣也亦似可通然與左傳下文羊斟非人羊斟之謂二語相背且子史中述此事如呂覽先識說苑貴德漢書人表皆作羊斟也

人間訓秦皇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史但言蒙恬而翁子之名不著案史始皇初年有將軍楊端和及幷天下有五大夫楊樛所謂翁子者樛平端和平抑別一人也

圭衛訓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高注云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此事甚僻若無此注恐誤解如韓子外儲右上所謂臧獲不託足於驥之類矣許周生云御爲六藝之一臧獲豈能善御高注以爲人名頗鑿其曰魯人不過以臧氏故爾非有他據也

道應云強壟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料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文選應休璉與滿炳書注引料山作獵山御覽仝然則國策作望崩山誤矣

氾論訓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餒爲上牡葬死人者衰不可以藏此二事至今如是

原道云劉覽徧照注劉覽回觀也劉讀曹連之曹非劉氏之劉也回觀之解似未安且劉曹二字仝音無所分別義亦相通故劉古作鐳毒後有曹氏劉既與曹仝而曹又與流通則劉覽猶流覽矣爾雅釋詁劉陳也又一義

說林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案南史梁豫章王綜恒夢東昏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則又何說

說山云罪當死者肥澤今俗所謂生囚肉也

說山羿死桃部注地名部卽梧字與左傳死窮門異但詮言訓亦有羿死於桃梧語注云梧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兩注不仝當是高許二家之別後人合併無從分對似依桃杖之說爲是

覽冥道應說山竝言陽侯之波注謂陵陽國侯一作陽陵其國近水溺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案漢書楊雄傳注應劭曰陽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此當別有所據然陶潛四八目本論語摘輔象以陽侯爲伏羲六佐之一主江海路史所云陽侯司海也淮南子雲所稱當指此陽侯周方叔厄林亦依斯說

揚子雲作法言二字見莊子人間世非取論語法語之言也

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案酒誥是今文竝未嘗亡揚子何以言之王厚齋困學紀聞周益公二老堂雜誌王彥賓學林曾以爲疑

竊意書序云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共一序或子雲所見本脫去酒誥二字故有此語

老子荀揚金章宗時與經史竝出題考試見選舉志可證出題考試見選舉志可謂不倫唐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今有司除茂才外有熟莊列書者亦登于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爲主其科選視明經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

韓詩外傳卷一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此指不證岑鼎之事殺字當作忘字解莊子大宗師女偊曰殺生者不死李軌云殺猶亡也

新序節士篇衞律說蘇武不降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漢書但載齧雪咽氈事此可補孟堅之遺

桓譚新論二十九篇凡十七卷其書蓋亡於宋世故宋史志文獻通考皆無之明陳氏世善堂書目有新論二卷當是後人所綴拾也仁和孫之騄搜采羣書輯成二卷昔年曾借觀于孫氏未及錄副而還之今復索已不可得矣

論衡感類篇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案震死者乃紂之曾祖武乙也帝乙賢君寧有此事史記續龜策傳言桀紂射天與此全誤亦武乙事也

論衡問孔篇最無忌憚王充之爲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說孔子畏陽貨卻行流汗亦猶莊生稱孔子謁盜跖

倘得以寓言戲談置之充又言夷齊以庶兄奪國餓死不知何據

今所傳西京雜記二卷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吳均僞撰據洪序以爲本之劉歆洪特鈔而傳之案南史齊武諸子傳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豈別一書耶王伯厚以爲賁依託見困學紀聞十二

抱朴子廣譬云晉文回輸於勇蠆而壯士雲赴案螳螂搏輪迴車而避事見韓詩外傳八乃齊莊公非晉文也

登陟篇云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因思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賊雖一時權宜或亦用此法宋陳善捫蝨新話謂今州縣獄中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漢隱帝詔殺郭威詐作詔書以置守印倒用之倒印又有此二事

雜應篇余撰玉函方百卷分別病名以類相續約而易驗雖陌之間顧眄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惜今不傳

陶元亮著四八目宋以前無異稱司馬貞史記晉侯世家索隱鮑彪戰國策注俱引之不知何時改名聖賢羣輔錄吳禮部注國策便已改稱當是宋人妄易其名也

四八目皆繇爲秋伯二字人罕用莊子知北游有大馬之稱釋文云司馬也今習言之春夏秋冬四伯本尚書大傳意林物理論天下之害莫害於女飾一頭之飾盈于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此古今之歎幽求子云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此依孟子而影撰者

周子無極之論朱陸不仝然無極二字已先見周書命訓及列子湯問非始於元公也左傳楚有費無極亦可證又周子云賢希聖聖希天案夏侯湛閔子騫贊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語蓋本此

張子正蒙純駁互見當擇取之如以匏瓜不食爲夫子

欲祿仕以從心所欲爲夢周公以爲山平地爲夫子惜顏淵進互鄉以樂正子爲不致其學以逸詩唐棣爲文王之詩而又以首句爲周公所加未免逞意强說

明鍾陵朱健字子强著蒼崖子十篇雖不免冗弱而時有新語挈眞篇云熟于用肝膽者必浮奢于使面目者必佻又云有志之士輕受人憎重于受人德英雄之流淡使人疑謹于使人信又云以人仇我爲我則亦仇人因我背人則又背我鏡治篇云人恃其壯身無壽理國狃其治祚無昌徵此數語皆近道之言不可多得至謂始皇爲聖門功臣則邪說也

列女傳補勘

劉氏列女傳向與孫頤谷侍御仲容據明張溥翻宋本粗校一過欲再加搜討刻入抱經堂羣書拾補中因循未果今抱經老人及仲弟相繼下世余與頤谷意致索然無心卒業適元和顧之逵氏重鐫是書其季廣圻作攷證附卷末多與余輩向校相仝遂取顧本參對翦其繁複祇就所未及者條錄於此以補涓錄云爾附盧學士校語

母儀傳　案御覽百三十五引列女傳云黃帝妃曰嫘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疑古本以嫘母爲首不始有虞二妃蓋今本脫缺也又案宋王回序言每篇皆十五傳今母儀篇止十四增嫘母傳乃

合十五之數矣詩齊風雞鳴疏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曰平旦纔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不知見于何傳恐是別引他書誤稱列女或以爲古本有師氏母傳未敢謂然

有虞二妃　二女乃與舜藥　句浴汪　句遂往　案唐文粹四十七陸龜蒙雜說作二女教以藥浴注一云汪一云汞而後免不可解舜之女弟繫　案繫疑鞮手二字之譌說見余人表攷三

虢曰重華　孫云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無此句

卒享福祐　孫云祐一本作祜是也與上句韻

契母簡狄　有娀氏之長女也　孫云初學記九引此

句上有帝嚳之少妃五字

啟母塗山　不入其門　孫云御覽百三十五引啟母塗山者夏禹之妃塗山之女也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啟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較今本遠勝

湯妃有娀　卒致王功　仲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注引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妃有序咸無嫉妒也御覽百三十五引湯妃有莘之女也擇德高如伊尹者爲之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妃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與今本各不全

周室三母　有呂氏之女　案呂爲台之譌御覽百三十五引作台與郤全

太王娶以爲妃　案史周紀正義引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遲徙必與後漢書崔琦傳注引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雝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皆與今本異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案崔琦傳注引作耳不聽惡聲大戴禮保傅篇盧辨注引作口不起惡言

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仲云司馬溫公家範載其事作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孫云御覽百三十五引此教之以一而識百下有卒爲周宗四字與家範合

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　仲云大戴禮注溫公家範朱子小學立教篇引皆無兩于字

才德必過人矣　仲云大戴禮注作才過人矣家範作才藝博通矣

以進婦道　案崔琦傳注引進作盡

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　案崔琦傳注引文王理外文母理內

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　次則霍叔武次則文叔處

案以管叔居周公下霍叔居成叔上而又以卒名處霍名武皆誤詳余史記志疑卷十九

衛姑定姜　夫禒衛國也夫　孫云據左傳成十四年則夫字當作天俗本以夫字屬上句非若令無神不可誣也文義較明

若有不可誣也文義較明　孫云左傳襄十四年云無神何告

兆如山林　孫云左傳襄十年林作陵是也陵與雄韻協

獲貧皇耳於大丘　孫云大誤大　仲云朱子小學引鄒孟軻母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仲云司馬溫公家範載其事作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下句亦然孟子□辭□引傳作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家範作此非所以居之也今作居處似

贊然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此非所以居處子也
眞可以居吾子矣　仲云家範作此眞可以居子矣遷
注作此可以居子矣
問日學所至矣　案日矣二字衍孟疏引孟母問學
所至
寧能依其夫子　孫云一本依作衣
而明於姑毋之道　孫云御覽五百十七作姑婦
孟子曰不敏　孫云疑當作不敢
故有閨內之修　仲云朱子斯干詩傳引作閨門之脩
魯季敬姜　敬姜守養　盧校作守義
敬姜力績　仲云當作方績

無自以怠　孫云國語自作日
則士之妻　案國語作列士則列古通
吾不自安　案吾一本作胡與國語仝之
羞隘焉爲小　案爲字衍一本無爲字
戒止妾曰　案止一本作其與國語仝
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　孫云上祀字衍國語無
繹不盡飲則不退　孫云國語繹不盡飲則退注不盡
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謂飫爲飲又衍一不字
楚子發母　王使人往江之上流　盧校作注江
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　孫云并疑半
魯之母師　臘月　孫云御覽四百三十作日上文亦
有脫文
使明請夫人　孫云御覽四百三十作朝謁夫人
魏芒慈母　何以異于凡母　案家範作凡人
遂說之　案家範說作訟
慈母以禮義之漸　案家範作漸之
賢明傳周宣姜后　妾之不才　仲云後漢書皇后紀
崔琦傳文選景福殿賦注皆無之字
敢請婢子之罪　仲云文選鷓鴣賦注引姜后曰雎鳩
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今無此文蓋即第三卷
曲沃負語
齊桓衛姬　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
仲云後漢書列女傳注引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

音以諫公文選女史箴注引與今本仝
頌桓公加焉　案嘉加古通
齊文齊姜　其能及　案外傳晉語四此似脫乎字
過曹邾鄭楚　案邾一本作宋是
彼美孟姜　孫云後魯黔婁妻傳引詩仍作淑姬
秦穆公姬　與簡璧　孫云左傳正義引與下有女字
旦告穆公　案旦一本作且是
楚莊樊姬　乃不食禽獸之肉　仲云後書列女傳注
引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與今本異
又文選女史箴及景福殿賦注引此傳多不仝疑今本
有脫文

周南之妻　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案
亟字衍
案魏文帝　漰溟酒醴　孫云說文繫傳漰作澈嚴九
能云爾雅釋言澈清也
以善從爲順　孫云文選晉紀總論注引貞順婦人之
至行也當在此句下今本脫
陶答子妻　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　仲云初學記
二引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文選謝玄暉之宣城
詩注作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
成其文章至于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與今本不同
君子謂答子能以義易利　案答子下一本有妻字此

脫又文選與朝歌令吳質書秋風辭注竝引列女傳陶
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前引一條集來字今本無此語
柳下惠妻　終不做兮　案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蔽
作做
嗟呼惜哉　孫云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作吁嗟鮑
明遠東武吟注仝
魯黔婁妻　食不充口　孫云選注曹子建張景陽雜
詩兩引口皆作虛而陶徵士誄注作口不充膚疑虛爲
膚之譌余謂虛字勝抱朴子自敘篇食不充虛蓋用此
頖布衣褐衾　案衾當叶音羌衾從今得聲易林今與
房爲韻叶居良切音羌衾今一兩

甘不過一肉　孫云選注七命引甘上有所字韓詩外
傳九仝仲云家範作所飽不過一肉
仁智傳密康公母　姓魏氏　案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姓隗氏魏字譌
楚母鄧曼　師次亂濟　仲云次字當在亂下
許穆夫人　言今者　孫云言字衍余疑意之譌
頖後果遁逃　案逃叶田黎切
曹僖氏妻　不知其臣者　孫云臣是君之譌一本作
君
晉伯宗妻　謂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　孫云上謂字
一本作諸是也此譌

諸大夫募子若也　孫云募一本作莫是
御害伯宗　仲云御上似脫三字
頌州犁弈荆　案荆叶居貢切
衛靈夫人　知此謂誰　仲云藝文類聚六十二引謂作爲
此蘧伯玉也　案蘧字从廿誤竹
敬於事上　仲云於一本作以藝文類聚是於字
魯臧孫母　同者其文錯　孫云御覽七百六十三作
同魚有文錯
是有木治　孫云御覽作是以知有木治
晉羊叔姬　是於夫子不於也　孫云句有誤一本作

不容
醜大夫而化者　盧校作大人　案文選爲袁郎檄豫州
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　案文選注引作周之康王之時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一其作
是真滅羊舌氏乎與今本異　孫云御覽作是以知真滅羊舌氏乎與今本異
而豕啄　案啄乃喙之譌
是不可褻也　案褻一本譌與圖語全此譌
晉范氏母　其三子口於趙氏　孫云三子下一本是據大
游字
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　孫云說文繫傳木部株
字注引智伯之圖多株不便於馬范氏之子謂伐之也

與此異
魯公乘姒　其族人死　盧校作其夫死
以此相一國口口政何以理之　案國下一本是據大
二字政一作眾
魯漆室女　女倚柱而嘯　孫云後漢書劉陶傳注引
嘯作啼下何嘯之悲作哭御覽九百七十九引作歎據
頌倚柱而嘯與妙字爲韻則應作嘯也
魏曲沃負　如耳未遇門　案一本門作閒此脫
此殷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　孫云殷一本作殺
是也男子御覽四百五十五作男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　孫云文選皇后紀

論注引作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王氏詩攷仝今
本康王下誤增夫人二字又謬改預見爲起興
貞順傳　丁教授杰云貞順本作愼宋人避改古通二字
秦人之妻　雖其臭惡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一其作
甚
齊孝孟姬　母醮房之中　仲云當作醮之房中
皇君夫人　頌夫人持因　孫云因一本作固是
齊杞梁妻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　孫云後漢書劉
瑱傳注引枕作就選注仝
內誠勤人　仲云文選洞簫賦求通親親表注引誡竝
作誡

楚昭貞妻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　案藝文類聚十八引作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餘亦小異

守一節而已　孫云御覽四百四十一守節而已矣

嗟夫守義死節　孫云御覽嗟乎夫人守義而死

頃上配伯姬　案伯下一本作姬

楚白貞姬　白公生之時　仲云藝文類聚十八引作白公無恙時

衛宗二順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　孫云衛無靈王未詳仲云王卽王字靈

詳何人下文封靈王世家語亦未詳仲云王卽王字靈其氏王其名故後稱靈氏葢靈公之後以謚爲氏者也

不幸早終　仲云家範不幸上有公字

無怠倦時　仲云家範作無時懈倦

夫人閨之權　盧云權意安也一本作主婦權

頌夫人慚辭　案一本作主婦慚讓

禮甚有度　案一本作禮甚閑暇

魯寡陶嬰　其歌曰　案御覽四百四十一載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十年不雙宛頸哉翼兮不與衆仝時則飛鳴兮獨行惸惸天命令然兮塊獨永傷　竝下成行

雖有賢雄兮今本脫誤當以御覽爲政　嚴九能云鵠者不可忘一本脫哀字昌黎歌陽唇哀辭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始本於此

梁寡高行　而美於行　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七美作敏

梁貴人多欲爭取之者　仲云藝文類聚十八引梁貴人爭欲取之

妾夫不幸早死　仲云藝文類聚引妾之夫不幸先夫馬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云妾之夫不幸早死先夫馬塡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疑今本有譌脫

陳寡孝婦　備吾不還　孫云備疑儻字盧云備或防之意

姑死葬之　孫云御覽四百十五姑年八十四壽乃盡

賣其田宅以葬之此有脫文

節義傳楚成鄭瞀　鄭女之嬴媵　案嬴媵未詳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卷一云鄭子瞀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

者

晉圉懷嬴　孫云懷嬴何以入節義傳史通云懷嬴失節目爲貞女

楚昭越姬　案姬字誤渚宮舊事作越姬下仝

楚昭王之姬也　案姬當作妃渚宮舊事作昭王聘爲妃

遂登附社之臺　孫云御覽四百六十八作附莊不死王之好也　案渚宮舊事好下有內字

葢將之妾　戎伐葢　孫云周圖王六年西戎滅葢見竹書

遂自殺　孫云此下疑有脫文

頌陳設五樂　孫云句未詳其義余疑指傳中忠孝仁義賢五者樂名也

魯義姑姊　幸而得幸　案家範作幸而得免

代趙夫人　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　仲云夫婦疑當作兄弟

齊義繼母　吏訊之　孫云御覽四百十六引作診

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　案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

魯秋潔婦　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　案藝文類聚十八引作五日而去官於陳文選顏延年詩注官亦宦

字

見路旁婦人採桑　案藝文類聚十八文選顏延年詩注及御覽九百五十五引見路旁有美婦人方采桑（類聚美上又有一字）

若曝采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　案類聚作苦曝

獨采桑桑下飡作下一食

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　案類聚作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公卿御覽作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

力桑不如見郎

織紝　案類聚作經織

周主忠妾　主大怒而笞之　孫云初學記十九引作主父怒

魏節乳母　殺魏王琨　案王一本是王字叚誤魏世家注引秦殺假

頌與俱遁逃　盧云疑逃遁

梁節姑姊　其友止之　案友字疑

珠崖二義　鏡奩中　孫云奩玉篇引作籢

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　仲云家範作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此作云誤

君不幸　案家範作君子不幸

哀慟旁人　盧云慟當改動

不能忍決　案家範作不忍決

邠陽女娣　案一本作邠陽是

壽會赦　孫云壽上脫延字一本有

馮翼王讓　仲云一本作馮翊是下家範馮翊上有左字王讓益飽太守也

君子謂友娣善復兄讐　案女謁友

辯通傳齊管妾嫡　昔者　孫云此上應有嫡曰二字

儽儽之魚　孫云一本儵是也

頌相遇甯戚　案一本相作桓是

楚江乙母　而失大王哉　孫云御覽八百二十引失作干

晉弓工妻　以其言　案韓詩外傳八作以爲儀而藝

文類聚六十引作以其儀御覽三百四十七引作以其言爲儀今本有脫誤

齊傷槐女　願得備數於下　案下陳脫陳字晏子春秋二有

阿谷處女　切有狂夫名之者矣　案竊誘作切

此之謂也　孫云文選琴賦注引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皐見之聘之橘柚今本無此條附記於此余案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回顧二女亦卽亡矣事與琴賦注相類仲云游女專出列仙傳選注誤以爲列女也　前都賦注引外傳全文小異

趙津女娟　趙河津之女　孫云文選顏延年侍游曲阿後湖詩注引津下有吏字

不勝玉祝　仲云當作巫祝

捐攘卷操機　升彼阿兮面觀清　孫云選注引卷作捐攘卷操機

訣阿作河面作而

齊威虞姬　佞臣周破胡　孫云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此上有諸侯並侵之句當增與下文遂起兵收故侵地句相應

齊鍾離春　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　仲云世說十八注引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結喉初學記十九引亦作長壯印鼻新序二全

年四十　案一本年上有行字與新序世說注初學記全惟楊賜傳注無行字

衒嫁不售　案楊賜傳注初學記引衒作行

自詣宣三　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此下有願乞一見四字新序亦有願一見語

莫不掩口大笑曰　孫云御覽三百八十二作莫不掩口而笑王曰

今女子　孫云御覽作夫人

何喜　孫云御覽喜作善下喜隱亦作善隱

齊宿瘤女　宿瘤駭　仲云上下疑有脫文

於是諸夫人皆不慚　案大誤不

齊孤逐女　王輟食吐哺而起　仲云初學記十九引王輟食而起謹敬

楚處莊姬　仲云浩宮舊事作莊嬙姬字誤下全

孽嬖傳殷紂姐己　諛目羣女　孫云目一本作臣是

紂乃爲炮烙之法　案盧校改烙爲格有說見鍾山札記

魯莊哀姜　與其弟叔姜俱　案弟當作娣

公使大夫宗用幣見　盧校宗下增婦字

晉獻驪姬　而楚穆弒成　案事在晉獻公後與楚平

伯虎傳稱秦穆公齊傷槐女傳稱宋景公仝一乖刺
魯宣繆姜　聰慧而行亂故諡曰繆　案此讀繆靡幼
反與秦繆公之繆音謬仝屬別解
棄位而放　孫云左傳襄九年放作姣
齊靈聲姬　佐遂奔莒　孫云左傳成十七年奔莒者
高無咎非國佐也時高無咎之子高弱以盧叛故慶剋
帥師圍盧亦未嘗圍莒
齊東郭姜　與東郭戲姜　孫云一本戲在姜下是
請就元君之廟　孫云一本元作先是
不聞　案一本作不開是
楚靈吳女　窺羣臣宗室　案史記楚世家室下有之
字此似脫
乃採雀鷙之　孫云一本鷙字下有而食二字
楚考李后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孫云史記作二十
餘年是　君用事又孫云一本又作人是也史記君貴
用事人
謹舍之言之者烈王　仲云上之字疑而字之譌國策
云謹舍而言之楚王
趙悼倡后　前日　盧校改日作嫁
續傳周郊婦人　周赧王之時　仲云一本作敬王是
出奔走　仲云走字一本作楚是
陳辯女　有鵨姜比　仲云鵨乃鴿之譌一本是鴿字
聶政姊　不去死以滅名　孫云吳師道國策補注作
不忮死
陳嬰母　棄邑屡　案堂棄古通詳余史記志疑弟子
傳
始嬰爲東陽令大居縣　案大一本作史是也嬰爲東
陽令史爲一句
霍夫人顯　言肆於惡　案肆一本作快
嚴延年母　論府下　仲云漢書酷吏傳會府論上此
作下譌
爲府丞所章結　孫云當作上章告字譌也
班婕妤　閔繁華之不茲　痛陽祿與祐館兮　豈一
人之殃咎兮　孫云一本茲作滋祐作柘一作妾與漢
書外戚傳仝此譌上文雖愚陋其庶及乎當依漢書乎改兮
漢孝平王后　婉淑有節行　孫云說文婉傳心部惢
字引作婉惢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嫕深
遠也疑舊本與漢書仝仲云洞簫賦厥惢沸潰注亦引曹注
惢深邃也蓋嫕惢惢仝一字音勠
欲只依霍光故事　仲云只字衍
因廢疾　仲云廢乃發之誤
梁鴻妻　梁伯淳之妻　孫云梁鴻字伯鸞此云伯淳
未詳
自名曰運期字侯光　案范史逸民傳易姓運期名耀

字侯光此有脫誤但侯字無意義似俟字爲勝抑俟乃
候之譌歟
明德馬后　立長秋官　孫云官當作宮
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　仲云句不解
疑志之譌孫云東觀記曰希嘗臨御窗望此脫望字耳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　仲云據後漢書皇后紀窗
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　孫云今一本作令是
異欲上不負先帝　孫云異乃冀之譌一本是冀字
身溫飽祭祀　案一本飽下有耳字祭上有今字此脫
郡國既珍　盧校既作之
梁夫人嫕　案嫕乃嫕之譌
得見龍秉　孫云龍秉一本作龍幸是
爲寶憲兄弟　孫云憲乃憲之譌
冤死年獄　孫云年一本作牢是
攬疏萬里　海內黯然　仲云一本里作機黯作曉此
誤
我目更覩　仲云一本我作栽是
榮父之媿　孫云媿一本作魂此譌也

陶詩有榮木四首梧桐也爾雅榮桐木注家皆不能證擬古詩聞有田子春謂田疇也范史劉虞傳注引魏志云字子春而三國志及水經鮑邱水注作子泰通雅卷首以爲史避作泰未知是否

靖節與仲弟敬遠詩荆扉晝常閉與絕夕等韻仝押案閒閉字而閉又音方結切故押入聲字从卞荀子外閭而不閉沈佺期長流驩州有移驩州靡詩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無論隋唐驩州非囚放驩兜得名四書釋地辨之甚詳而攷呂氏春秋韓子博物志山海經注俱謂伯鯀共工三苗讙沮禪舜得罪本屬謬說不閒驩兜沮禪被放文人多不檢勘

杜詩丈人屋上烏亦好用尚書大傳太公語也

晉趙王倫收解系兄弟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桓伊詣忠敬王遵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則豈僅所謂不愛人者及其骨餘也

宋劉與伯蘆浦筆記云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趙俶謂合移斷章童稚捧顋顯作第四句卻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爲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居易錄亦言之

杜詩千家注有東坡汪應辰文定集書少陵詩集正異云閬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朱子云閬中鄭昂僞爲之蓋此猶王梅溪蘇詩注亦僞託也

太白早發白帝城詩兩岸猿聲啼不住案水經注酈道元峽多猿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仝貉獸渡汶而不生矣則白詩誤李賀追賦畫江潭苑詩練香熏朱鵲吳正子箋注未詳或云獵犬而以香熏之亦好鶴乘軒之比似未確王孝廉謂疑是熏爐作臥犬形如睡鴨之類

元白次韻自號元和體以爲古所未有案洛陽伽藍記王肅繼妻代荅肅故妻謝氏詩次用絲時兩韻梁武帝河在今陝西綏德州卽圁水也圁字變作銀宋史神宗紀元豐四年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卽此

仝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此和韻之始

陳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無定韋莊詩蛛羅滅又光案意林傅子曰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蛛羅二字本此又可稱蛛絪姚合夏中苦雨詩蛛絪續瓦溝

晚唐詩人中辭能殿庸妄觀其詠海棠荔枝詩序柳枝詞注高自夸詡蔑視劉白不知其所謂不媿不負者何在籌筆驛詩譏諸葛武侯非王佐才直是病狂之人其遭慘禍固宜獨張乖崖重次其詩而序之曰放言旣奇

意在言外見宋祁張先能之知己惟張尚書而已

蜀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明弘光殿上楹帖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荒七之言二君如出一口楹帖是王鐸書說謂二語乃吳中老潘朱野航詩鐸蓋書舊句

詩忌蹈前人然古人作詩往往不忌用舊句如古樂府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靖節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沈佺期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老杜江邊小閣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杜詩夜足霜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云巫山夜足霜沙雨曨水春多逆浪風此類甚眾不可枚舉亦有全篇襲之者徐陵鴛央詩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央黃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鬼相倚睡秋江香山寄竹簡詩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邊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如何春來夢合眼到東川山谷裁爲兩首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二云病人多夢醫四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香山花下對酒憶川舊居諸作在名家偶戲爲之未許效顰叵耐古人多意智

先偷我一聯詩尚有議之者矣

宋呂陶淨德集三點詩云下惠爲士師子文乃令尹仕也固不喜黜之何嘗慍下惠之稱似太剖裂然有所本列女傳柳下惠妻頌曰下惠之妻賢明有文將詣下惠吾書文選作柳惠今魄孫登劉貢父詩話云劉子贈人詩妻爲之辭漁隱叢話載石林詩話引嵇康幽憤詩昔慚惠和官尚小取下惠聖之和王元之牡丹詩顏生如見此未免也饜酣自注顏回不飲酒孫頤谷云此語見莊子人間世坡翁和陶詩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案金段繼昌于新家貧而好飲一日天苦寒人遺之酒飲不盡而醉夜半忽驚起以衣衾覆酒缸僵卧榻上曰人病尚可酒病不可療也段君寬爲坡詩作實證

黃庶伐檀集詠雪云疑是天公戲都傾海作鹽陶穀清異錄凡雪仙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黃蓋用其語東坡詩每用本朝故事亦有用並時人語如是是堂詩用歐陽公非非堂記之類

彭汝礪年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人惜氣勝惜金蠹槩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詠歎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鄰方其氣盛時聲能飢狂霖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體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更雋永

溫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餘且
學思深湛余每哦忠肅此篇以為讀書之法盧仝寄男
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鄙
氣強叫吼

陸放翁哭張季長詩半年僅得陳尊卿白首臨風涕自
惜祭周益公文豈無尊卿致此薄酹尊卿二字出杜集
祭房相國文放翁蓋愛其語故屢用之

東坡謝量移汝州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
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范石湖甲辰人日病中六言詩
人應見憐久病我偏自厭餘生元遺山感事詩人皆傳
已死吾亦厭餘生郭鈺晚眺詩飢寒久已厭吾生俱用
東坡語昔人謂老杜贈嚴閣老詩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
坡語昔人謂老杜贈嚴閣老詩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

天全用晉書載記政此類也

劉後村詠彭祖詩活得如彭祖憂愁入百春頻為哭殤
叟屢作悼亡人謔而趣絕唱也

孫氏山曉閣集有贈慈航道人仝姪爾客入黃山塔藥
菴和尚塔詩我遊黃山至雲谷鐵夫邀我方丈宿松間
忽到兩肩輿一是老尼一儒服自言金姓閩客名奉姑
掃塔黃山行姑受藥菴親付囑言之未盡涕泗傾太史
正希是我祖隱士靜思是我父垂髫遭亂離我祖捐軀報故主又云金能相約成秦晉兵燹存亡斷音姓
藥菴即是我姑翁往劫沉灰休更訊人生苦海歎茫茫

友齋叢說嘉定一民婦臨終書一絕與其夫云當時二
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
女衣蘆花阮亭蓋襲之阮亭詩轉上奇鷹皆戴角御前
天馬盡拳毛時稱名作亦襲柳貫句也貫和袁學士上
都雜詩奇鷹皆戴角御馬盡飛龍

仁和王百朋錫作李白絕句誰道謫仙狂豪情託舉觴
目無高力士心識郭汾陽沈歸愚宗伯評曰青蓮大節
已盡二十字中然木千元舒士謙遜詠李詩也舒作氣
吞高力士眼識郭汾王

武進閨秀吳文璧詠虞姬云大王眞英雄姬亦奇女子
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案姬墓在靈壁縣東三十里

虹縣道南陰陵山北葢姬死于陰陵失道時也
玉凡山人陳撰字楞山以詩書名一時杭葦浦太史作
山人小傳稱其詩有逸才天然高澹所刊繡鋏集秋吟
擬古各一卷其擬古云開帙肆流覽踟躕五情熱還酹
一杯酒泣與詩書別生人寓一世欻如電光滅既罔顧
孫謀亦昧蔡澤說秋實既不采春華復凋歇何爲勞心
神矻矻縻歲月願言辭囂塵冥心寄巖穴又云世俗拘
耳聒羣和失其眞不知天下才有時還賤貧槃澗倘終
老身沒名亦湮哲人恥浮慕遠興太古鄰神交豈象合
心往道彌親泥塗苟自得軒冕寧足珍又云市門競錐
刀志士爭懷抱誠使中心安此外均草草貧賤固有分

簪裾何足道松柏本不凋何知春風好又云勞生何時
已早夜殊懵懵一朝魂魄離賢聖復何用銘旌指菟郊
喪輿遂相控親戚空追隨哭泣徒悲慟萬古一棺灰生
人遞相送又有閒堈句云疎燈燃人醉後細雨客愁中里
居云祇因吾道拙轉見世人才春歸云世事淡流水年
華負客心山人無子以弟之子仁瞻爲後家業蕩泯乾
隆甲寅仁瞻年七十四以貧病死一子震宇東起
翟晴江爲衡州教授時有鳳集于學宮移時向南飛去
未及申聞因作歌紀其事有云紀歲在戊寅乾隆二
月二十七晨光初熹微門童叩閽述橫霞坪上梧桐枝
有鳥集止超凡儀雄雞冠綏鸚鵡喙頸蛇領燕尾鵝鸛

其高六尺橫倍之體間黑白章首具五彩姿鴝鵒鵲鴟
千選相追隨初來未知自何所但聞羣鼓風雨開門
遙見兀不鳴衆鳥列侍如環堵
滕州李霞裳進士名世錫詠甘草詩歷事五朝長樂老未
曾獨將漢留侯揚州張哲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
辱北地無山婦女愁人呼張胭脂詠物雄俊不可多得
錢唐諸生洪亘村名簡字辟支工詩人無知者著有澈
提集卒于乾隆乙亥年八十餘亘村之門人汪毅山愛
其詩毅山死以其槥殉葬近人朱文藻搜錄如干首跋
而藏之余猶記其詠算盤一聯云合定二五耦分開上
下牀警絕

南海閨秀徐叶英能詩山陰何綱文客粵中强委禽焉
何母復爲聘仝里胡氏女兩未之知居粵十年生二子
偕歸胡本豪家聞之欲絕婿母利其富竟逐叶英并逐
二子幼者以悸死寄棲尼菴其後攜子熊兆藉屋卜返
粵余見其詩三卷多可嘉者一時詞人皆作歌述其事
徐閨雁詩云何處飛來絃上聲人間天上共淒清莫爭
先後爲賓主寧識炎涼有弟兄弟夢山閒闕來訪萬里翱翔雙
翼健一江搖落早寒生十年去國懷鄉客此夕樓頭夢
易驚耆菊云寒閨久病無良藥借洗秋心一字愁感懷
云少陵猶說文悕命何況詩詞屬女兒
鎮江布衣李琴夫詠佛手詩白業堂前幾樹黃摘來猶

是帶新霜自從散得天花後空手歸來總是香袁簡齋
太史以爲空前絕後之作
明魯王時大司馬張忠烈公煌言葬南屏山荔子峯下
在昌化伯邵林墓之西乾隆壬子杭人勒碑表其墓錢
廣伯弔忠烈一絕云華表何年立豐碑此日題從敎樵
采者不到邵墳西
吳縣周以豐字少蓮貧而能詩有春寒絕句云東風吹
雨百花殘不典綈袍一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
酌是春寒
吳江郭麐字祥伯磊落士也眉中有白毛人以白眉稱
之詩筆清俊嘗於嚴歷亭司馬處識其人記其過友人

村居次韻二絕云不住前郵住後郵郵邊新漲沒溪痕
野花獨背東風笑圍住一家青竹門綠蓑青笠我思存
可惜此來無酒尊若借一間茅屋住水楊柳下別開門
袁簡齋太史徵生挽詩祥伯作最詼諧痛快人間奇事
那有此隨園先生今不死無端生索挽歌詞友朋略盡
徵弟子弟子挽歌如祝嘏皆言且住爲佳耳我曰唯唯
否不然如先生者可死矣先生弱冠稱詞臣筆花四照
開陽春金門玉堂住不得天教歸作羲皇民倉山一卧
今行老始信當年挂冠好千秋之事七十身白髮多於
書帶草男兒不必定作鶴髮翁亦復不必登三公生能
快意死亦得不爾眞乃可憐蟲人間何限秋風客一日

親行至黑龍江投江而死皆與漢書不合益詞家假設
之言非關事實猶文選長笛賦所云屈平適樂國潛臺
載尸歸也
鄒陽酒賦清者聖明濁者頑駿見酉京雜記此在魏徐邈所
稱中聖人之前頑駿語亦未見人引用
嚴九能云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
距違韋云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
也王厚齋之言云爾案懷王信讒而屈子作離騷其意
政與伍舉語合然說離騷者自太史公王叔師以下從
未有及此者又離騷可以稱經王逸稱爲離騷經且解之曰離別也騷愁也經經也言已放逐離

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察其語意似屈子自著經字洪興祖云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逸說非是

郭聚五云朱子注離騷有所感也蓋注此書時在饒之餘干東山書院乃宋丞相趙忠定抑亦自傷乎此語頗得朱子注此書之衷聚五名文選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垂火井二句是一事案世說卷五注載太沖初作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曜燭火井騰光以赫曦似鬼彈火井偶對爲勝

庾子山哀江南賦棚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棚陽離別賦日知錄云漢書藝文志別棚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義當是人姓名以爲離別非也案廣韻有別姓亭林謂作賦之人姓別名棚陽亦是一解但庾賦有亭字說文邑部郍字注南陽舞陰亭徐鍇繫傳云漢志有別棚陽亭賦郍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東坡南安軍學記使弟子揚歸而敘點者三乃誤以人姓名作序次檢點解矣

蔡中郎集哀滿來年十五胡根年十歲皆爲作碑顧亭林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斯言未可以嵇伯喈東漢之末每好刊石立碑想風氣使然隸釋有光和四年童子逢盛碑年十有二稱其聞一知十才亞后囊安知胡袁二子非哲竝甘顏爲時悼惜欲借大筆以永其傳邪趙宋之制凡宗室子女殤者皆敕翰林撰碑誌故宋元憲王禹玉劉原父諸名人集中皆有宗室某墓記僅六七歲三四歲并有一二歲者則又別論矣（文苑英華作離騷草木疏亦石塔銘閩元皇帝第九子二歲而未及周）

祭統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蓋若今行狀爲孝子孝孫言之然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則非人人有銘矣今世無人不作誌傳徒爲識者厭笑元魏隱士趙逸云生時中庸人爾及死碑文墓志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長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此論深中俗弊昌黎猶譏諛墓況其餘乎白居易策林云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媿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于後則混眞僞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

王簡栖之名文選注作巾說者謂古人居服故字簡栖

困學紀聞引說文通釋以爲王中案中音徹草木初生也與簡栖之字不配吳白華侍郎云中疑當作少即古左字簡兮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或取此

徐陵爲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桓公始反筦仲親射其車不用射中帶鉤語未知所出余弟處素云考工記車人云以鑿其鉤鄭司農云鉤鉤心豈依此爲解邪

陳子昂有周受命頌何異劇秦美新杜甫封西嶽賦表祖奭爲唐宰相誤矣新唐書作從曾祖亦誤

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謂楊國忠也鄭熏作仇士良神道碑稱爲全德奏爲殊庸

顏眞卿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姚萇當作姚興

弘始是姚興年號

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案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

顏氏家廟碑郯武公名夷甫字顏案夷甫卽春秋隱元年之邾儀父名克證莊公若武公顏乃儀父先世安得合爲一人

宋汪應辰跋馮宿爲某人碑文云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今觀此文諛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案昌黎佛骨表本於傳奕其上高祖疏有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后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昌黎全脫胎於此

柳州先府君神道表曾伯祖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是爲八柳集而其遺文頗多散軼案南宋常同嘗親校柳文創刻于柳見汪應辰玉山集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厚齋之說疑出於常公也

白樂天行韓退之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數語已盡韓公一生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狐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王厚齋困學紀聞載之以爲仝一句法案管子小問篇五而六之九而十之莊子庚桑楚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吳子治兵篇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句法從此化出

孫可之爲僮志云淡面鈍口戇揖癡步八字形容不入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史稱其有先憂後樂之志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文正語本此

宋子京集有娛美人草子謂虞當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所為也意其草纖柔為歌聲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解似迂曲虞娛本一字無足為異

子京荊王墓誌銘奉樟宮自京師如河南之永安葢天子之棺謂之梓宮下天子一等則曰樟宮續漢志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宮洞朱公特進樟棺黑漆

孫季昭示兒編云世傳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卽自揣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宮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時仁皇深諳其敏速所說甚妄錢詹事云大年卒于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卽位也章獻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詞輕豔不可施于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季昭采之誤已季昭又云歐陽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觀知清江縣太守命作祭文應聲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宋曾三異公話錄云孟軻之賢母之賢也夫人有子如孟軻夫復何憾語小異公聽之甚悲感且擊節稱賞又元蔣正子山房隨筆載賈似道門客

漳守趙介如祭賈文曰嗚呼履齋死循吳丞相潛死子宗申劉宗申知循州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嗚呼哀哉尚饗余又聞明靳閣老薨翰林撰御祭文屢易而不稱旨武宗自為文曰嗚呼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卽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此三祭文體創而古辭簡而盡不可多覩然祭文格式之奇未有如張子韶祭洪忠宣文者也容齋隨筆載之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子韶文亦見俞成螢雪叢說其後趙忠定卒于揭揚有弔者其文曰某年月日某官致祭于朱故大丞相之靈曰嗚呼哀哉伏望上饗葢倣子韶為之今世盛行此事佳者旣難得劣

者徒為笑何不學張公此製省便而藏拙也又唐語林言裴晉公自為志銘曰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為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終此二銘與上三祭文仝格白虎通天子聞諸侯薨使大夫弔之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子孫為祖父撰碑誌人皆言創始于歐陽公瀧岡阡表殊不然也蔡伯喈祖攜碑後漢書注張說自為父碑唐書穆員陳子昂孫遜為其父志銘金石要例張仲方父抗神道碑白居易張公墓誌柳宗元父神道表柳集蘇子美父志銘要例永叔葢用此例又劉隨自撰高曾以遷之誌見宋元憲集劉府君墓誌銘田敏自作父墓碑見宋庾傳朱史儒林敏傳

蘇老泉上張侍郎第二書從香山泰伯吟傷友一篇蹇驢避路立數語化出

閻百詩云東坡凌虛臺記首句云臺於南山之下自然是臺字不知何人改臺爲國方山子傳云方屋而高不知何人改屋爲聳見潛邱劄記與戴唐器書讀蘇文者宜知之宋史陳堯佐傳是屋字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謂楊世昌也虞虹升天香樓偶得載吳匏菴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案坡集有西蜀道士楊世昌蜜酒歌又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盛雨詩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蓋蜀人而游于

黃州者故詩又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何必徵之數行石刻耶世昌字子京綿竹武都山道士

劉原父公是集有說犬馬一篇云由漢以來苟進言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眾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以僭乎以下刪錄夫犬馬之爲人用也功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亂國偷容之臣何以自比犬馬耶誠使桓靈惠懷之君其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

宋王珪華陽集魏國夫人陳氏墓誌銘享年六十三慈壽太后遣中人往弔之良厚遺奏以其孫公琦爲太廟齋郎婦人亦有遺奏乎文苑英華唐權德輿太傅張公夫人谷氏誌銘遺表以車服器用上獻

黃山谷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圍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攻北齊書北史武定四年神武西伐圍玉壁五旬不拔神武有疾班師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惑流涕斛律明月乃金之子斛律光也山谷誤以王壁爲敕勒川又誤以金爲明月而世本有此歌神武使斛律唱而自和之耳非斛律所作也樂府廣題云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山谷以此譽斛律者得之

殊未審郭茂倩樂府稱無名氏作者得之

宋丁寶臣與兄宗臣皆以文行稱號二丁見王半山文集不止魏儀輿之稱雙丁也二丁公登第常之武進有雙桂坊

晁補之有猪齒曰化佛贊其序云崇寧間衡州護喜縣民織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猖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色酣酷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從弟目覩其事記于后以示補之援筆爲贊按酉陽雜俎云隋帝嗜蛤數逾千萬忽一蛤椎擊如舊遂證几上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海誓不食蛤段成式有蛤像
連句兩事頗相類而奇蘇鶚杜陽雜編載唐文宗好食蛤蜊有擘之不裂者現菩薩像與段氏說相似

宋汪彥章藻爲南渡詞臣之冠宋史入文苑傳所著浮溪集賀李綱右丞啟有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瀠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之淵源不專紙上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昔李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初不臨戎永惟元勳夐絕前古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駿極亦惟李

公足以當之及李爲張浚所誣落職鄂州居住藻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侯爲一時羣小之宗昔漢棄京房罪本緜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恢醜詆至于如此小人哉藻也其行秦檜封郡侯制云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彫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矣謨而翊舜朝終賴皐陶之智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獎惡黨姦莫斯爲甚試取東坡贈王安石太傅貶呂惠卿二制

觀之眞媿死矣蓋其人有文無行隨時俯仰者也
上梁文必用兒郎偉之語樓攻媿云舊不曉其義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憑厮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憑去憑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憑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見樓集姜氏上梁文跋余又案北史儒林傳宗道暉被鞭徐呼安偉蓋猶阿瘡也則兒郎偉者邪許之聲抱經先生以爲然嘗著其說於鍾山札記王鉅野記王溥父祚召卜者問年壽能至百三四十歲祚喜曰孫兒憑切記之

樓鑰作其母汪太夫人行狀有云燈前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分不倦依經馬不知何戲
午有生祭文丞相文他不多見近時盧雅雨出塞集有生祭蔣蘿村副憲文
汪應辰修武成王殿祝文云維師尚父廟食學宮案史唐開元間立太公廟在孔廟之西宋制太公廟與國學相對豈南宋附于太學不別廟耶祝文見文定集撰向子諲墓誌銘稱美不遺餘力毫無貶詞并云

劉元城謂其必有立于世胡文定謂其氣節忠鯁徇公忘私然汪作常中丞誌銘云建炎八年秦檜向子諲請與金和潘良貴請戰上命侍從仝議子諲堅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交爭于上前常公奏事因止顧問乃曰子諲請和而附檜曲在子諲良貴請戰而忤檜直在良貴案宋史潘向二傳良貴叱子諲爲論金國報聘及冀朱震事非爲議和也且子諲以不肯附和議忤檜致仕閒退十五年以卒奈何以爲與檜仝乎文定之言不實又黃循聖墓誌云楊么據湖湘累年丞相張公出視師以公偕行官軍遣人往賊所輒被害無敢往者公自請行徧見其黨諭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賀其得爲平人眾

皆歡呼賊首乃隨公出降湖湘平案岳少保平楊么爲牛皋擒于水斬之何言黃循聖平亦非實

彭忠肅龜年策問本朝書盡摹刻往往易得得之易故索之亦不精知之不難則守之亦不固

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竹汀詹事云周益公政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填諱則宋時已有之元至正間溫州路總管陳所學壙誌其子姓所述未題楊維楨填諱見金石文跋尾續卷七又云余後見徐季海墓碑其子峴書末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知唐時已有他人填諱之例亭林考之未博耳玉繩案都穆聽雨記談朱時墓石乃子誌

父其諱處字皆略莫與誌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爲其人親書據此則古人空其諱處請人另填非若今之但具名而已（朱時不詳何代）

明王錫爵潘印川墓銘曰北郭擇里而裘是菟左傳菟裘（公羊作鯊裘）杜注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郡國志梁父有菟裘聚水經汶水注有菟裘城荊石以二字折用未知所出

今大司寇胡公季堂當乾隆壬辰司臬江蘇奏請賜封兄嫂其略曰臣先有兄三人均已授室於臣父煦年七十歲以後三兄四嫂先後物故臣父暮年惟賴臣長兄已故生員晏望之妻甘氏矢志守節奉養無違後四年

而臣始生四齡臣母卽亡臣甫八歲臣父又故孤苦零丁存亡莫保獨賴臣嫂提攜教養始能存活嗣爲臣營葬雙親又爲臣延師授室是臣嫂乃臣家存歿咸賴之人于臣父實無忝孝婦於臣實恩均慈母往歲本省撫臣以臣嫂守節已逾三十年奏請旌表今臣嫂已故六載雖 聖朝旌節之典已得叨沐于生前而微臣銜報之私猶思永酬其身後仰懇 聖慈垂憐格外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馳贈臣兄嫂云云此奏情詞眞摯不可多見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公天成（四川大足縣人）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

爭相誇鬬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
歲時伏臘觴酒豆肉竝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爲
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
齋拜會至於大小生日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
茶坊酒肆引類沈酣古寺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
以枚舉至　京師爲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
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僧肆豪華胥吏工商妄誇錦繡
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
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綾羅徧體緞履
朝靴僅供奔走之物貂裘貂帽亦隸愚賤之身此其種
種奢侈迥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數既不能食

時用禮量入爲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作奸犯
科伊于胡底此言切中時弊　聖主以爲佳奏疏也
父執翁覃溪學士名方綱大興人祭先本生司空府君文清切
可誦敬錄於此嗚呼公之經猷炳照冬官公之恪慎表
著臺端公之清節歷歷屏藩在中在外仝聲共歎識與
不識涕泪汍瀾況我仝岑誼切金蘭惻愴之情抑又甚
焉追惟仝舉今四十年惟公伯仲出自相門綠野堂陰
紫藤花繁一家詞筆奕葉蟬聯公由省郎出駕熊轓擢
居監司洊蒞旬宣　帝命公歸左右卿班文章政事終
始克全伯也蕭散養痾家園公獨肩之臣職惓惓報答
之心葵藿傾丹奉　命祭告湯陵恒山時晉告飢吏不

思古以達爾黨爲道場以色丹巴爲初祖以札達克祖咒
之術殺之術戮爲梵行其毒惱尤甚浞淫蓄名大
舊名小之酋眾舉聽命於喇嘛華言番僧視唐回鶻可汗與
金川之摩尼共國者殆有過焉彼其紅衣紅帽固已異
於黃教之宗乘而所爲且紅教所不爲貪忿瞋殺以速
其敗亡焚其旅而殲其族轉經之樓演揲之壁凡爲我
燬毀而駐兵守其中者豈可勝道而波旬之道達思拉
紅教所持經名之經曾不足以自保也二教始末略具於此
應城程拳時帥大在山堂集有靳州毀佛像記其略
云靳俗以六月某日賽二郎神神一人前導出民呼行
者舉行者名則元八小說所載孫悟空也是日靳人無

遠近皆來就觀輳市肆肅衣冠立於門出隻雞百錢爲
壽必請命于行者以致於神一不與則行者碎甚則人受其咎蓋
趫捷若生擊人屋瓦器皿應手皆碎甚則人受其咎蓋
鬼物之能爲厲也必有憑焉其附於物無定質而害之
中于人無常形雖謂悟空靈可也乾隆甲戌州牧錢侯
聞其事悉取像焚之山民始而駭既且喜稍稍置酒各
慶於家蓋自是迺知向者之爲妄云吾杭清泰門有時
爲祠行竊者祀之石屋嶺又有楊雄石秀廟其妄政仝
陸雲士湖壖雜記云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
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閘說是宋江
藏兵處　國初江濬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

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涌金
門金華將軍人以爲卽張順歸神非是

陸雲士湖壖雜記半山即皇亭山山後嘗有白蛤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蠙蛹之類也案集韻蛎蚌蛤也於蠙蛹之義甚遠楊升菴丹鉛錄云虹俗謂之蠙諺曰東蠙日頭西蠙雨婁元禮田家雜占亦作蠙明湖州守陳幼學有驅蠙碑記蠙乃魚名蓋借以呼虹耳翟晴江云爾雅釋天注江東呼蠙蛹爲雩釋文雩于句切俗呼蠙蛹若吼本于句之切而稍轉之讀句若彀書此字者當作雩似未確

杭諺九月十三晴釘鞋掛斷繩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載之案占書亦謂是日晴主冬晴柴賤故有釘鞋生日之記燕市賣鞋人以九月朔日爲鞋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極驗

文文山有小年夜詩乃十二月廿四日也今則以除夕前一日爲小年夜又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見老學菴筆記

凡溫泉必下有流黃丹砂人皆知之而亦有白礬王褒溫湯碑銘白礬上徹是也又有鹽溫泉水經注夸水東與溫泉三水合大谿此泉先出鹽於今水有鹽氣

通典中引簡地志即括地志也唐德宗名适括與适仝故諱括爲簡

語毘陵胡芋莊香昊有釘鞋生日詩又明沈榜宛署雜記燕市賣鞋人以九月朔日爲鞋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極驗

文文山有小年夜詩乃十二月廿四日也今則以除夕前一日爲小年夜又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見老學菴筆記

凡溫泉必下有流黃丹砂人皆知之而亦有白礬王褒溫湯碑銘白礬上徹是也又有鹽溫泉水經注夸水東與溫泉三水合大谿此泉先出鹽於今水有鹽氣

通典中引簡地志即括地志也唐德宗名适括與适仝故諱括爲簡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上諭金史世記桷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愼地本朝肇興東土疆域與金仝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譌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愼爲珠申之轉音也又　御製全韻詩注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于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今漢字作滿洲者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云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漳州逆犯林爽文在臺灣倡亂攻陷諸羅彰化等縣居民隨仝官兵盡力守禦或毀家紓難或爲國捐生　天子嘉之命改諸羅縣爲嘉義縣

五十二年十一月泉州各莊賜褒忠旌義里名漳州各莊賜名

恩義村五十三年三月爽文於五十三年正月被擒伏誅

嘉慶二年春貴州南籠府狆苗滋擾郡城被圍半載紳士民人隨官軍固守無虞　詔改南籠爲興義府用昭勸安籠鎮亦改爲安義鎮

俗有營造犯土之說其來已久容齋四筆嘗引後漢書來歷傳皇太子犯土禁事爲證案鍾離意傳注東觀記言意爲堂邑縣作屋功畢爲解土祝論衡解除篇駁解土一段最詳

說文祋字注引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此說甚奇不知何時之法

疑王肯所說許氏常引王肯如禘祫因以制字之類其言多不經也肯事詳人作史篇解

宋張功父有桂隱百課所謂釋名宦之拘囚享天眞之快適也然考功父四并集云三月曲水修禊一作曲水流觴六月霞川食桃七月霞川觀雲一作霞川水雲八月霞川野菊中秋摘月樓賞月九月景全軒金橘皆百課中所未有又周密齊東野語云功父園內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有挾飛仙溯紫清之意百課中亦無駕霄亭之名

文淵閣在文華殿之後乾隆四十一年建以貯四庫全書置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置直閣事六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兼充置校理十六員以庶子講讀事少詹事講讀學士兼充置校理十六員以庶子講讀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又設檢閱官八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另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兼充提舉閣事掌管鎖鑰啟閉琅函蔚煥誠千古未有之盛也

贏川蔣良驥東華錄載順治十四年二月 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始終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

比哉自後明示禁革大哉王言此禁當重申之

姜太史西溟云宋時稱狀元謂之文魁見文文山集今舉于鄉者有文魁扁棨祝之也

本朝狀元出身無戴孔雀翎毛者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大學士于敏中丁巳殿元賞戴花翎及圖形紫光閣又賞戴雙眼翎七月陝西巡撫畢沅庚辰殿元賞戴花翎前此未有也

劉原父敞撰續謚法五十取古聖賢文學之姓氏名字以爲謚如教化無方曰尼先覺重任曰摯之類殊不可訓

濟南王大司寇乾隆初 賜謚文簡三十九年十二月又奉 上諭王士正之名因恭避 廟諱而改正字與元名字音大不相近恐流傳日久後世幾不復知爲何人著改爲王士禎庶與其弟兄行派不致混淆凡各館書籍記載一體照改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 上諭獨子不准出繼本非定例前因太僕寺少卿魯國華條奏經部議准行但立繼一事專爲承祧奉養固當按昭穆之序亦宜順婦婦之心所以例載不得於所後之親淮其另立實準乎情理之宜也至獨子雖宗支所係但或其人已死而其兄弟各有一子豈能視其無後見存者尙可生育而死者應與續延卽或兄弟俱已無存而以一人承兩房宗祀亦未

始非從權以合經又或死者有應襲之職不幸無嗣與其拘泥獨子之例求諸遠族何如先儘親兄弟之子不問是否獨子令其繼襲之爲愈乎嗣後遇有孀婦應行立繼之事除照例按應昭穆倫次相當外應聽孀婦擇其屬意之人併問之本房是否應繼取具合族甘結即獨子亦准出繼庶窮黎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著爲令

乾隆四十八年之冬廣西永安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治罪籍沒江西省并其兄葉道中查封時道中爲撫州府照磨也明年正月廿二日奉 上諭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

產概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言財產未分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貲亦何以示警嗣後有獲罪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據其兄弟人數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十人每股應得一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葉道和一案即照此辦理著爲令因道中同心史冊罕傳古今僅覩良由 聖世中和位育教化涵濡是以膠庠成正士不二之志允諧巾幗有完人從一之操終遂謹據實奏聞可否准予旌表以昭獎勸奉旨賞給銀三十兩表曰義貞之門

晉孟陋喪母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

乾隆丁酉十一月兩江總督高公晉奏淮安府山陽縣監生程允元其父程勛著於康熙六十一年在京貿易

吉葢釋服之謂也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今律亦載于十惡之條卽期喪從吉猶杖六十乃世俗於簡帖直書從吉二字不亦異乎

事有過乎情而實背禮可笑者宋著作佐郎俞充祖早世祖妣陳氏再從人及卒充之母辜氏置凡筵其家而哭之持喪三年見王禹玉華陽集金世宗制子爲嫁母服喪三年見金史本紀

今之葬者以男左女右爲次不以中邊爲敘女柩夾男柩術家所忌古人無此說韓元吉宋適墓誌銘始葬歐陽夫人卜地於崇孝鄉陸村規爲三窆再娶向氏亦前卒既啟壙而納之今公遂處其中是不以左右爲次也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抱朴子云予侯劉訴坐貸穀息過律免則知取息有律而重息之罪素惡賭博而今盛行此戲無貴賤皆好之廢時失事莫斯爲甚則知此風自昔如是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語云紹聖二年五月都下有道人甚嚴以其病民也

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翻切起於孫叔然而涿郡高誘在孫之前其注呂氏春秋淮南子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已爲翻切萌芽甚嚴以其病民也

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葢諳本朝典故者宋史矣顏氏家訓音辭篇言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

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欲斷惡業當用此典廣韻注錯誤甚多如以離婁爲孟子門人合賁育作一人以賁爲姓猶其顯然者耳史記蔡澤傳索隱云賁育也今誤

律有獄囚取服辯條元典章吏制凡府司官對眾審訖取服辯文狀然服辯之名不起於元也樓攻媿先兄嚴州行狀敘折獄事云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誣服今其親筆也則宋時已有此稱宋史五衣傳有之言

以諡爲國而諡法無鄧疑卽思之異文音隨字變如齊丁公之作玎公耳但師古又音果一本作泉不音壘不可曉

字書瀷字以爲泄水門一日停水無別解也偶讀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饎百人而不瀷義不可通因疑瀷蓋與賜傝通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新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傝然無左驗後閱周方叔卮林解詩紀古咄嗟歌棄適今日賜謂瀷字仝賜與余說合方叔又引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卽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瀷又維摩詰經云鉢飯悉飽眾會故不瀷更得山谷用事所出

仲中二字古人通用然皆以中作仲而以仲作中甚少惟華山廟碑中宗作仲宗

騷與臊通山海北山經鱉魚食之不驕郭注云或作騷騷臭也

太平御覽所引諸書半爲人間未見其尤奇者立后土國語諏諫木國語臺甲孔叢子莫知何書所加名目殊不可解漢武帝洞冥記與郭子橫洞冥竝列東陽無疑齊諧記與吳均齊諧仝登又有徐衷南方草木狀皆所未聞

宋魯詰字季欽嘉興人著有夢溪已矣集見周益公省齋文藁季欽墓誌銘集名甚別王阮亭池北偶談載明

末新安妄人楊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附于孟子之闢異端政相類光先書乃闢西人之法者

柳子厚工書劉禹錫祭柳文稱其草隸繼美鍾索然頗以自矜其見於世者惟般舟和尙與彌陀和尙二碑而已見金石錄宋劉莘老摯忠肅集觀柳書彌陀碑詩子厚少年頗疎雋字合飄逸狂不羈胡爲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又云碑陰三百四十字疎瘦勁麗何精奇九十三人姓名具陳纘寶歷元年題云此柳書一碑者元和三年刋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都其事者楊與倪德清許周生家藏柳書石刻其辭云口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口醜末題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見歐集後其子發等述先公事跡劉原父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祇書程丞相神道碑及江鄰幾墓誌見劉貢父彭城集爲見行狀諸公何以惜吝不傳如是歐陽公隸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尹和靖少喜字書嘗因書碑仝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見韓无咎集書尹書東銘後想諸公亦仝此意李北海撰碑多自書且自鐫之則又何也

石刻多陰文而陽文頗少水經注卷十鄴縣西門豹祠碑隱起爲字蓋陽文也

本朝字右行造字者曰薩海沈宮詹荃嘗疏請崇祀見
程哲蓉槎蠡說引梅雪坪細書隨筆亦作達海朱竹垞
韓公茨墓碑云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
孔廟公以爲造　國書一藝爾不可從祀韓議見有
懷堂集
乾隆丁酉十月　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鷹濟南集
其詠鳳凰臺詩有漢徹方秦政句因檢北史文苑傳敘
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語始皇酷虐無道後人顯
斥其名自無不可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若漢武帝
尚爲振作有爲之主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仙
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與秦政曹丕竝論乎著交武
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改爲漢武其李鷹集亦一體更

正
世傳元人以詞曲取士攷元史選舉志及元典章皆無
其事胡震亨讀書雜錄言其友秀水屠用明藏元代皇
慶三年鄉試錄一帙所載考試程式與元志無異則元
未嘗以詞曲取士也而試錄中有一條云軍民僧尼道
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厨典雇未完等戶願試
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尤
可怪豈元時有女堪人女進士乎此條存疑
司馬溫公集科場奏論有圇毬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
之集吾翁所書碑誌中字刻諸石或有以爲創者余曰
聖教序康熙觀像論永仙觀碑畢氏謂中興金石記吳將軍碑慈雲寺詩
皆集右軍普照寺興造記集柳后墨鐫華胡武平碑集褚河
公泛
游山
雖古人多有之
世俗簡帖卻人餽遺則書璧字翟晴江通俗編歷舉歸
璧事以爲當本於儀禮聘禮之還玉恐未必然似是用

左傳僖廿三年晉重耳受殘反璧事余因思左氏昭十三年有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事則用錦字亦典

余少時在貴州遵義郡有寓公徐某賃屋居西門苦竹街取宋書徐勉語云常恐時人謂我宅久未得對余師嚴璘如先生名琪方朴山先生門人與徐皆山陰人往訪之談及此師應聲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徐大喜即書作楹帖

古人以形體命名者如頭眼耳鼻齒牙手足掌指臀腹膊脾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有視腎列子湯問有魏黑卵北夢瑣言有孫卵齋則奇矣以獸畜命名者如牛羊狗彘之屬多有之而北夢瑣言僞蜀親騎軍人有李蜻蛚郝牛屎遼史皇族表有遼西郡王驢糞金史宣宗紀有四方館使李瘸驢元史泰定紀有太尉丑驢則太不雅矣史漢高祖功臣表有繁侯張惸獨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御史中丞董忠肅墓誌銘未云女適崇福司丞張歪頭二張之名亦僻而俗元泰定紀有中書左丞灤皮

命名有不可解者姑以一二端言之箕子比干伯夷雖聖皆逢時不善者也而漢平帝名箕子見漢書諸侯王表何敞六世祖名比干見魏書杜根父安字伯夷見范史敞傳又風俗通怪神篇抱朴子酒誡篇並有伯夷杜子美之僕名伯夷見集盜跖見范史敞傳又風俗通怪神篇抱朴子酒誡篇並有伯夷杜子美之僕名伯夷見集盜跖見漢書高祖功臣表隋梁元帝作仝姓名錄唐宋以來續有撰著然古今仝姓名者何限或異代或竝時恐錄之不勝錄也昔年嘗欲與處素弟輯宗族仝名錄左傳而下若史漢若晉書魏書凡年表紀傳中宗室之仝名者偏手皆是餘不具論吾友翁誦芬以爲徒費心力無所用之遂輟不爲然有一本相承與始祖與遠祖與高曾祖父四代仝名者加齊祖呂牙而靈公太子名牙莒祖茲與期而後世有茲丕公及展與庚輿趙祖季勝而春秋時有趙勝戰國時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田齊祖陳完而陳桓之兄曰完子周高固之父名辟方而其後孝王又名辟方厲王名胡而其後僖王又名胡齊秦王嬴六世祖名賁而嬴之子又名賁漢司馬遷之先有相中山者名喜而遷之祖又名喜司馬蒯瞶之子名昭預而晉文王又名昭伏生爲宓子賤之後而又字子賤春秋蔡昭侯申與高祖文侯仝名漢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子名福其玄孫又名福平泉侯劉它之曾孫名勝其玄孫又名勝之曹操之曾祖名節其女孝愍后又名節春秋莒渠丘公名朱而犂比公名買朱鉏鄭厲公突與其祖武公掘突仝名杞文公益姑與其父桓公姑容仝名漢劉縯父名與縯長子基又字敬興魏安同父名屈其子又名屈漢韓侯留章復其子又名復廣陵孝王子廣平侯父子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楊邁羅處士父子名靖遼的魯子徒

离骨嗣爲夷离堇仍以父字爲名明劉忠武父子名江（即劉榮）豈不異哉又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名昱其音仝魏獻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音義竝仝春秋備桓公完名諡仝音五代梁末帝名友貞而年號貞明漢隱帝名承祐而年號仍乾祐夏主仁孝父名乾順而年號乾祐亦不可解（明建文君名允炆子名文奎）書中人名有用數目疊字者宋陳四四剖心療親嘉定十一年表其坊（嘉禾志）尙六六元時女妓（青樓集亦見王世貞宛委餘編）常六六明常遇春父（宋文憲閻平王碑）殷七七潤州鶴林寺道人能開頃刻花（續仙傳）李汧公勉寵妓名七七善琴箏（因話錄）嘌唱弟子張七七（東京

夢華錄）元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元史順帝紀五）陶八八授顏眞卿碧霞丹（列仙傳苏見本忠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唐書石續博物志）李懷光外孫燕八八（本傳）張十元微之有代九九詩（見集）劉九九元宋將（楊鐵崖風雅遺音序）張十十唐宮人（舊唐書莊恪太子傳）安十十伶奴也（五代史記王思同傳）又宋時一川官二僕名初三初四（張端義貴耳錄）黃仙谷有喜念四念八至京詩（山谷二弟小名）

滿洲書名多不繁姓公私稱謂截取首一字代姓呼之此固有所本也白居易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稱論公麾下慶集正心堂記稱忙哥帖木耳爲忙侯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稱謂之

間既不知其氏族又不可仝舉其名不得已而呼之如此故又有單呼下一字者如竹汀跋崑山州重修三皇廟記稱仝知州事傑烈石爲石君是已然稱下一字今世未聞（魏志管輅傳典農王弘直稱弘門校尉華長駿稱駿皆單呼下一字）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而連身數者爲多如後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勳爲六世祖是也若離身數之者顏眞卿郭揆神道碑銘五代祖顗高祖紘學士殷踐琟神道碑銘六代祖僧寶五代祖顗高祖紘學士殷踐猷墓碣銘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韓愈薛戎墓誌銘稱戎高祖德儒爲四世祖柳宗元表父神道稱高祖之父旦爲五代祖白居易李紳家廟碑銘五代祖遷高祖孝卿元微之墓誌銘五代祖弘高祖義端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五代祖休烈高祖至遠元稹韋珩母段氏墓誌銘其四代祖袞國公揚州都督贈輔國大將軍生曾祖宣州長史諱弘珪宋祁賈令公注墓誌五世祖諒高祖瑾韓元吉李文淵墓碑五世祖懷德爲閻馬步軍都總管逮公之高曾猶儒業不得仕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爲是（史書中二法竝用可不拘也）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不定稱名其來甚遠日知錄廿三卷歷舉十餘條爲證而不止乎此也伊尹名摯禮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衞將軍文子名木檀弓文子辭子游曰子辱與爾牟

之弟游祭公謀父韋昭以爲字周書祭公對穆王自稱謀父項籍字羽史記羽本紀令軍中曰楚王陰令羽誅之狐偃字子犯史晉世家偃答重耳曰犯肉腥臊何足食閔貢字仲叔後漢書八十三閔謂侯霸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安邑令敕吏給猪肝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今俗以署名爲敬以稱字爲簡蓋不足語于斯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有政和八年古革題名爲古成之四世孫案古姓最古廣韻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蜀志有廣漢功曹古朴又攷抱朴子祛惑篇有古强孔子勸之讀易西京雜記有京兆古生後漢書超傳注馬騰與韓遂結爲異姓兄弟晉書張耀靈傳張系二事亭林未及

今俗拜盟之風最爲濫雜其弊更甚於連宗三國志馬超傳注馬騰與韓遂結爲異姓兄弟晉書張耀靈傳張訓風操篇比見北人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紿父爲兄託子爲弟者此言深中其弊非周于謹以唐瑾學行兼修自周文願與仝姓結爲兄弟周文賜瑾姓于氏因人之欲改已姓而反改姓以就之尤屬異事至宋明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庚莊宗與伶人結十兄弟則誕且怪矣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之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紀注乃自明末以來風俗替弊無貴賤皆稱之如瞿曉

郅惲傳有長沙孝子古初魏書有古弼北齊書文苑傳有古道子天保時校定祕府經史道子與焉或程江古兒韓元吉南澗甲乙稾第二卷後漢東平王蒼傳有古霸

聖無加于宣尼賢莫過于顏會而賞譽之家持相推許如以楊震爲關西夫子王起爲當世仲尼黃憲爲顏回張霸爲曾子之類指不勝屈胡元瑞史書佔畢周方叔卮林載之已不免妄矣甚至有稱名取字毫無忌憚者不獨顏回爲羌帥曾參爲市人而已此豈得仝子長卿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之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紀注乃自明末以來風俗替弊無貴賤皆稱之如瞿曉

江通俗編所載者不亦大可笑乎

杭俗生子多以姑娘呼之取其易養也最爲陋習偶閱唐書見李君羨小名五娘太宗云何物女子如此猛勇則唐已有此風矣因思孟子馮婦國策徐夫人史記封禪書丁夫人佞倖傳韓嫣范史儒林包咸傳右師細君方術傳魯女生宋書魯爽小名女生世說晉謝琰小字末婢梁書馬仙婢魏書孫道登傳宗女通鑑唐宣宗大中時尚婢婢元史泰定帝紀茜酉的娘亦其類也

唐宋以來僧之貴者賜紫衣蓋始于武后賜僧法朗紫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則賜紫沙門或因漢衣赤之制歟又有賜黃者元文宗賜僧訢笑隱黃衣

俚俗有借壽之說其始昉于九齡夢錫之附會乎父既可損年以與子則子亦得減算以增親此說相沿久矣二老堂雜誌云先夫人周公謹母王氏紹興戊午棄世始聞陰陽家言壽當至四十七凡精于藝者其說舉仝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請命子天願損己十年以益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益年三十七陰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爲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耶抑有爲而然耶某嘗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病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爲荒唐矣又韓南澗魏叔介墓誌銘考諱良臣謚敏肅侍敏肅疾至剉股爲藥餌刺指血寫佛經祈以已年延父之年舉族稱其孝宋史柳約危稹皆願損壽益親官衙驅使之僕謂之長隨蓋本前明內官之名秦徵蘭天啟宮詞長隨齎到鏤金盤自注答應長隨內官之賤者職掌召對欽賜諸項奔走之役鄭曉今言司禮瑁范亨爲逆瑾所忌遣長隨王成等殺之杭堇浦大史有長隨七律四首摹繪最工

古來姦人每自儗聖賢董卓比太公曹操比文王無論已王莽事事學周公又欲比孔子故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王安石學周公亦欲比孔子其門人以堲汚面黑進澡豆安石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見夢溪筆談雖一時戲語矣兩王之相似乎金陵寶公塔院有王雱祠安石題詩云斯文實有寄天豈苟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復比其子於孔子何狂諄如是

水滸傳元本乃錢唐施耐菴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色成之或以爲羅貫中編蓋取施本增益演造未可知也見□覽志餘七修類稿莊岳委談宋史張叔夜傳止言宋江起河朔汪應辰王學士師心墓誌言政和八年河北劇賊宋江轉掠京東徑趨沭陽公擊敗之遁去俱不言人數東都事略侯蒙傳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癸辛雜志續集載龔聖與云三十六人中有晁蓋皆不云一百八人也以俗本較之三十六人中有晁蓋

孫立而無公孫勝林沖敘次多不全名號亦小異如穆橫俗作弘尺八腿劉唐俗作赤髮鬼一直撞董平俗作雙鎗將鐵天王晁蓋俗作托塔先鋒索超俗加急字鐵鞭呼延綽俗鐵作雙金鎗班徐寧俗班作手賽關索楊雄俗賽作病短命二郎阮小五俗二阮亙易浪裏白跳張順俗跳作條而宣和遺事言之甚詳其起由千朱勔之運花石綱如楊志賣刀吳學究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及受天書等事竝有之而送生辰綱者北京留守梁師寶不名世傑亦不言是蔡京壻押送者縣尉馬安國非楊志也稱三十六人爲天罡猛將以宋江爲帥不在此數三十六人中有公孫勝杜千不作遷無解珍解寶其名號多與今本全冀異惟

吳學究名加亮不名用盧俊義姓李楊雄姓王二阮爲阮進阮通李俊爲李海關勝名必勝張橫爲火船工張岑杜遷爲摸著雲杜千降後各受武功大夫分注諸路巡檢使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至所謂一丈青者據李日華六硯齋二筆乃羣盜馬皋之妻後以配張用而龔贊燕青有其名何也又王阮亭言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見香祖筆記卷十二豈亦實有其人歟宋史劉豫傳豫將閻勝與俱降金

五官不相通而古有眉語之說特虛爲形容耳若獸則有牛以鼻聽龍以角聽蛇以眼聽非人所能也隴蜀餘聞云康熙間田侍郎雯巡撫貴州時有孝廉黃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眞異相也

豚有反關有歿至近有人祇一手有脉一手無脉此理殊不可曉前人未聞論及此

阿育王譬喻經昔有國遣臣至他國市吾國所無者往至他國徧觀盡是國中所有最後見一賢者空坐肆上便問之答言在此賣智慧耳問君智慧何象賣索幾許答言直五百兩金遠人自念我國中無賣智慧與人便稱五百兩金與其人卽與說智慧之言二十字言長慮諦思維不當卒行怒今日雖不用會當有用時此與馮媛爲齊市義全一機趣勝賣癡欲矣

羅隱嘗輦胎範曰我腳閒夾筆可敵數輩此徒大言耳見十國春秋然實有以足作書者酉陽雜俎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書跡官楷不如也又秀水李奇生勺錄引綸城隨錄云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華亭董含三岡識畧云粵西全州有無臂道人者少爲將欣去二手病廢隱居方外喜學書以肘挾筆揮灑不倦士大夫甚重之每書款自稱無臂道人卒不言其姓氏二事亦奇

鄭處誨明皇雜錄開元中名醫紀明者吳人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不待診候劉貢父贈醫潘況秀才序

潘君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無病色喻于目脈喻于指聲喻于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汪聖錫與喻玉泉書王晉老不待按脈而知人病是皆神于術者淮南說山所謂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也

明木工蘇人蒯祥能主大營繕蓋都料匠也永樂中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累官至工部尚書成化十七年卒壽八十四身歷六朝可謂奇矣

今市肆有補齒鋪懸牌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陸放翁晚

聞有以補種墮齒為業者七修類稿有種齒說與今補齒不合

永城人宋獻策明末賣卜燕市遇李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走宋歸降隸旗下至康熙初年乃死見查他山人海記卽傳奇所謂宋矮兒也

太平寰宇記七十卷雅州嚴道縣周公山者老傳云昔諸葛亮征南於此夢周公遂立廟以靈驗聞僞蜀乾德六年封顯聖王武侯夢周公必有冥契之處他書不載若呂氏春秋博志言墨翟夜見周公則妄矣

梁溪漫志云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乞夢甚

靈異其猶吾杭于忠肅祠祈夢乎

杭州府署內土地祠是東坡先生鑿用蘇詩絕句此亦如射洪陸使君祠梁刺史陸弼以杜詩爲鑿也見放翁詩自注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第七有元文宗元統二年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謂木蘭也姓魏亳之譙人孝烈將軍之號不知何時所封來氏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尚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謂將軍諡孝烈然與樂府木蘭詞不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謂竝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

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于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竝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辛棄疾南燼紀聞契丹主耶律延禧語二帝曰我祖眞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每穴有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

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湯沃之取其汁灑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降天神香聞數百里當契丹爲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余謂世間恐未必有此奇物特虛詫之辟耳譬喻經云昔有夫妻無子祀神求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梅檀斗盛米二甘露瓶三寶囊四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女更生餘物便到神前重求所願神言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密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不虛國王聞之遣兵往奪其人擊杖飛擊皆悉退散無復憂患遼主之言得無類是明史西域撒馬兒罕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之可知世事

查氏人海記云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爲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穴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此器從古所未有也案御覽引衞公兵法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之外東西南北皆響見于胡祿中名曰地聽亦此類但不知胡祿是何物

蒙古方言滿洲帳房曰博斯克臊達帳房曰蒙古格利蒙古稱天曰騰格利歸化城混呼爲蒙古博

黃山谷與党伯舟帖云唐林夫作一臨書卓子中有抽替卓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今人家間有之而不知此製起於唐氏也

仝里汪翼滄鵬三至日本攜歸其國松井氏墨譜一帙所造墨數百品佛足碑墨爲最余于汪處見之小楷圖式皆絕精汪云有王衍墨長寸餘闊八分兩頭如圭凡誤書文字不假刀水直以墨就誤處磨之一埽無痕惜賸不可得

酉陽雜俎載明皇賜祿山品目有龍鬚夾帖疑卽今護書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爲之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成化間近有作僞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入扇可哂也杭堇浦識餘跋謂聚頭扇見之金章宗詞咏出歸潛志放容齋四筆載朱翌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窠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張安國書於扇翌與東坡仝時七修續稟云東坡言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豐坊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陸儼山有楊妹子書縐摺扇翟晴江通俗編引夢粱錄有周家摺撲扇鋪余又案宋王禹玉華陽集趙概墓誌銘報聘契丹席上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然則此扇流行中國起於北宋不但非僕隸所執卽揮灑書畫北宋亦已有之特不皆用紙爾而

許周生日通鑑齋紀一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梅磵注云腰扇佩之於腰即今摺疊扇據此則其來久矣江村固疎諸公亦攷之未審

明萬歷間張野塘子少塘孫聘甫俱以善三絃傳見毛西河集雨中聽三絃示女士王玉映詩明末山陰鄭岱夢憶云吳中絕技有范崑白之治三絃子楊升菴荻林伐山謂三絃始于元案通鑑後晉記五帝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當即此物恐不始于元也

古宿沙氏初煮海作鹽遂爲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謂之鹽宗尊之也宿亦作夙又作賨神農時諸侯大一筴貞明中忽生一筴半其年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郤武郡庭有石櫰一株土人以結庭氏之末世也見文子魯連子呂氏春秋淮南說苑說

文水經注路史後紀今之業鹽者不聞祀鹽神何耶

老學菴筆記南豐曾氏享先用簿糞簴鵝則粥世世守之則粥未識作法亦不解命名之義

烟之名不知起於何時翟晴江無不宜齋集有咏烟草排律三十六韻引太岳全書謂明萬歷時始出於閩廣間長汀黎媿曾名士弘康熙中官洮岷巡道仁恕堂筆記云烟始于日本傳于漳州之石馬明天崇間禁之甚嚴有犯者殺無赦今則無地不種無人不食朝夕日用之計侔于菽粟酒漿矣余案三藏法師譯毗奈耶雜事律第十卷緣在王城時常嬰疾病曾吸藥烟得蒙瘳損諸菀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菀芻不解安藥吸烟佛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不應用竹可將鐵作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吸烟用了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挂象牙杙上或笊竿上後於用時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所說穿椀之法雖異而制造器具頗與今仝其殆防于西方乎

鴉片狀若沒藥而深黃柔韌若牛膠味辛大熱有毒海外諸國并西域產之彼處名合甫融成化癸卯嘗令中貴收買其價與黃金等見明徐伯齡蟫精雋

稽神錄泉州文宣王廟有皂莢樹每州人登第則先生一莢貞明中忽生一莢半其年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海錄碎事郤武郡庭有石櫰一株士人以結

實之多少爲登科之信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本末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異均兄弟仝楊祖洽有句云不負櫰花結露枝杏林桂樹陳陳相因從未見使此二事者

明馬氏日鈔名愈字抑之吳郡人西苑闕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虬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朝封爲四指揮使其事惜薪司供柴爨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後又一固實唐武后封嵩山稼爲五品大夫見五色線柏亦嘗受封也

山谷集有與党伯舟一帖云千秋木佳物也可得數軸頭不知千秋是何木陸游入蜀記有提舉茶鹽石端義

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轉以石壓木柳柳之蠹木之至堅重者每日木名石壓天生此爲我用也斯殆彌尾青之類歟亦不知何木

余幼時見　上賜文莊公方石楯二枚其形如印楯房四合子似瓊叟後聞是葉爾奇木所貢

宋元憲感雞賦序云濮邑男子蔣福者多畜雞內一雞三足其一足拳而弗用一雞獨足與羣雞上下感物理之異而爲賦文與可王店雞詩云王店有郵吏養雞殊可笑昂然處高襟不肯以時踏官有宿此者西征待初曉雞竟不一鳴問吏吏已告云此最荒絕左右悉蓬蓼狐狸占爲宅恣橫不可道前此三四雞一遭其暴自

後始得此其若有人欵雖然謂失且似得保身要觀此二事材不材之間可以知所處矣

日本碎語

元人朱世字希賢以所歷海洋山島與夫風物所聞舟航所見各成一詩詩尾綴以古句名鯨背吟徐伯齡蓬精舊載之吾杭汪翼滄賈於海外著日本碎語一卷亦云袖海編備記彼國之山川風俗物產史家作外國傳必有取乎此余嘗慫恿鮑君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尚未果略采數則如左非希賢以詩滑稽比也

佔客所集之地爲長崎舊又名瓊浦猶中國一大都會也距王城尙三千餘里山水秀麗烟火萬家有七十二衙衙各有名又曰町町有長客舟至則町長主之適館如歸宴會無虛日

官有使院秩視二千石專司兩國通商之事帶理崎政一年而代通稱曰王家其屬曰牟行司又有高木王世守其地使院之事得協理之

坐以東面爲尊有所使令則拍手代呼聞聲而至性和緩雖甚怒無疾言遽色同安陳倫烱海國聞見錄云東洋人語言寂寂呼僮僕鳴掌則然諾

臥無被褥有寢衣亦無一定之所但用六幅短屏障之卽別內外矣枕用木名麻姑喇僅四寸許豎枕腦後不著耳故其聽較華人爲聰

席地而坐無拱揖之煩客至主人以烟盤置客前中置火爐烟盒唾壺各一聽客自取呼烟爲淡巴菰烟筒爲幾世留宴客亦人各授一器如古盤匜之屬高廣尺許酒爐製作甚精鋼表錫胎以木架承之下二層貯諸色器具名曰便道又有郊游所攜者名曰受百果茶甌頗大而點茶不過二三分酒杯如椀而斟必十分淋漓而止少則爲不敬也行酒必主人先飲而後酌客

妓風最盛宴必有妓名曰撤羹其進館以申刻點名出亦如之名爲應辦性多聰慧工修飾善事客且爲客謹出入握籌算若將終身焉以是客多惑之客納妓名曰

太由華言大夫也其俗有換心山落魂橋之諺言唐人經此心醉魂銷忘其爲旅人矣妓所居之地曰花衙有狐狸廟月祀之若優伶之家則祀雷海青云

男女俱不剃胎髮男至成童只剃頂髮留兩鬢及腦後女而晚得男者卽納壻爲長子幼子降而爲孫舉三子者過繼一二故全胞而不異姓者極爲難得

人死無棺殮用本桶趺坐其中實以檀香翼日而葬貴賤一體子若婿持服二十五日而畢

長崎在彼國稱第島然實人絕少富家資產盈十萬夜

懸一燈於門倍者燈亦倍之

書籍甚多間有中國所無之本亦建聖廟有官稱聖廟先生客有攜書往售者必由聖廟官檢閱恐涉天主教耳余購得古文孝經孔氏傳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傳之士林焉

俗禁天主教甚峻唐船初至例有讀告示踏銅板二事告示敘說天主耶教煽惑人心慮客有挾之而來者徧諭之銅板鑄天主像踐踏以明無習教之人

蔬菜中萊菔最佳有九子梅紅花千瓣一蒂九子結實時止留四五枚大如杯

鵝之大如鵝飛時百十爲羣而不畏人

海岸多鹿皆大魚所化常見魚躍出沙際不踰時而已奔之跂跂亦有鹿身魚首尙未全變者

余三到崎畏未得一游王都曾因遭風漂至一處遙望白石爲城眞如蓬萊良閒不知何國恐未必是其都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２２
作者＝
页数＝７８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